四庫全書
薈要

【經部】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第十七册

Z121.5
CH1
17

吉林人民出版社

〔漢〕鄭康成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正義

禮記注疏

ZJU001016125

浙江大學圖書館藏书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正義序　原目　傳述人）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摛藻堂

禮記注疏

目録

禮記正義序　禮記原目
三禮注解傳述人
卷一
曲禮上
卷二
曲禮上
卷三
曲禮上
卷四
曲禮下
卷五
曲禮下
卷六

檀弓上
卷七
檀弓上
卷八
檀弓上
卷九
檀弓下
卷十

檀弓下
卷十一
王制
卷十二
王制
卷十三
王制
卷十四
月令
卷十五
月令
卷十六
月令
卷十七
月令
卷十八

曾子問
卷十九
曾子問
卷二十
文王世子
卷二十一
禮運
卷二十二

禮運
卷二十三
禮器
卷二十四
禮器
卷二十五
郊特牲
卷二十六
郊特牲
卷二十七
内則
卷二十八
内則
卷二十九
玉藻
卷三十

玉藻
卷三十一
明堂位
卷三十二
喪服小記
卷三十三
喪服小記
卷三十四
大傳
卷三十五
少儀
卷三十六
學記
卷三十七
樂記
卷三十八

樂記

卷三十九

樂記

卷四十

雜記上

卷四十一

雜記上

卷四十二

雜記下

卷四十三

雜記下

卷四十四

喪大記

卷四十五

喪大記

卷四十六

祭法

卷四十七

祭義

卷四十八

祭義

卷四十九

祭統

卷五十

經解

哀公問

仲尼燕居

卷五十一

孔子閒居

坊記

卷五十二

中庸

卷五十三
中庸
卷五十四
表記
卷五十五
緇衣
卷五十六
奔喪

問喪
卷五十七
服問
間傳
卷五十八
三年問
深衣
投壺
卷五十九
儒行
卷六十
大學
卷六十一
冠義
昏義
鄉飲酒義

卷六十二
射義
燕義
卷六十三
聘義
喪服四制

臣等謹案禮記注疏六十三卷漢鄭康成注
唐孔穎達疏禮記多傳於漢儒大半為釋儀

禮之義而作而三代遺制亦錯出其中康成深於周官儀禮故其注戴記獨能得經之指歸孔氏作疏更為明暢衛湜謂晉宋而下傳禮學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范宣皇侃等北人有徐遵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生等何止數十家正義實據皇侃以為本而以熊安生補其所不備信如湜言則穎達當推尊兩家之不暇何轉譏侃以木落不歸其本譏安生以之楚而北行乎今侃與安生之書久佚不可考是湜所云實與不實未可知也明初陳澔集說與孔疏並列學官繼乃專主陳氏論者終以為不如孔疏之雅奥洵非虚美矣是書明刻本訛闕甚多乾隆四年校刊並為訂正惟檀弓曾子問禮運禮器坊記中庸大學等篇闕文間仍其舊今以何煌惠棟等所勘北宋殘本並南宋纂圖

諸本考訂流傳可資采據因悉取以補完云

乾隆三十九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禮記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醨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於是乎生動静愛惡之心於是乎在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聖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覂（方用切）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載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然飛走之倫皆有懐於嗜慾則鴻荒之世非無心於性情燔黍則大享之濫觴土鼓乃雲門之拳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典章斯備洎乎姬旦負扆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禮者體也履也郁郁乎文哉三百三千於斯為盛綱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

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綱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非禮無以事天地之神辨君臣長幼之位是禮之時義大矣哉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頹綱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竝作畫蛇之説文擅於縱横非馬之談辯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乖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岐塗詭説雖紛然競起而餘風曩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温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聞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于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聦熊安等其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

馬雖疾而去逾遠矣又欲釋經文唯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狐死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雖體例既別不可因循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審翦其繁蕪撮其機要恐獨見膚淺不敢自專謹與中散大夫守國子司業臣朱子奢國子助教臣李善信守太學

博士臣賈公彥行太常博士臣柳士宣魏王東閤祭酒臣范義頵魏王參軍事臣張權等對共量定至十六年又奉勅與前脩疏人及儒林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周玄達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趙君贊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賛大猷垂法後進故敘其意義列之云爾

禮記正義序

禮記正義序考證

其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崔靈恩沈重宣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臣名南按庾蔚之脫之字於義猶可若沈重單名而誤衍宣字皇侃姓皇而誤作複姓皇甫熊安生二名而誤脫生字則全非其人矣蔚之劉宋員外散騎常侍也隋志有禮論抄二十卷唐志有禮記畧解十卷重蕭歸散騎常侍也隋志有禮記義疏四十卷侃

陳國子助教也隋志有義疏九十九卷講疏四十八卷唐志作五十卷安生周露門博士也北史有義疏三十卷王應麟玉海引此文姓名並無差訛則知宋本尚仍古人之舊而後來轉寫刊刻其舛訛乃至於是

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臣名南按宋咸平二年祭酒邢昺上新印禮記疏七十卷是宋初卷數尚仍其舊今本止六十三卷係後人并合數篇為一卷而然

禮記正義序考證

禮記注疏原目

禮記音義（此記二禮之遺闕故名禮記）疏（正義曰夫理者經天地理人倫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禮運云夫禮必本於太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禮也禮者理也其用以治則與天地俱興故昭二十六年左傳稱晏子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但于時質略物生則自然而有尊卑若羊羔跪乳鴻鴈飛有行列豈由教之者哉是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但天地初分之後即應有君臣治國但年代緜遠無文以言案易緯通卦驗云天皇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天之用事五行王亦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也又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注云遂皇謂遂人在伏犧前始王天下也矩法也言遂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指天以施政教既云始王天下是尊卑之禮起於遂皇也持斗機以施政教者即禮緯斗威儀云宮主君商主臣角主父徵主子羽主夫少宮主婦少商主政是法北斗而為七政七政之立是禮迹所興也鄭康成六藝論云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人皇即遂皇也既政教所生初起於遂皇則七政是也六藝論又云遂皇之後歷六紀九十一代至伏犧始作十二言之教然則伏犧之時易道既彰則禮事彌著案譙周古史考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鑽燧出火教民熟食人民大悅號曰遂人次有三姓乃至伏犧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作琴瑟以為樂又帝王世紀云燧人氏沒包犧氏代之以此言之則嫁娶嘉禮始於伏犧也但古史考遂皇至于伏犧唯經三姓六藝論云歷六紀九十一代其文不同未知孰是或於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也案廣雅云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方叔機注六藝論云六紀者九頭紀五龍紀攝提紀合洛紀連

通紀序命紀凡六紀也九十一代者九頭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洛三連通六序命四凡九十一代也但伏犧之前及伏犧之後年代參差所說不一緯候紛紜各相乖背且復煩而無用今並略之唯據六藝論之文及帝王世紀以為說也案易繫辭云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案帝王世紀云伏犧之後女媧氏亦風姓也女媧氏沒次有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渾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凡十五代皆襲伏犧之號然鄭玄以大庭氏是神農氏之別號案封禪書無懷氏在伏犧之前今在伏犧後則世紀之文未可信用世紀又云神農始教天下種穀故人號曰神農案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燔黍捭豚蕢桴而土鼓又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蜡即田祭與種穀相協土鼓葦籥又與蕢桴土鼓相當故熊氏云伊耆氏即神農也既云始諸飲食致敬鬼神則祭祀吉禮起於神農也又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則有軍禮也易繫辭黃帝九事章云古者葬諸中野則有凶禮也又論語撰考云軒知地利九牧倡教既有九州之牧當有朝聘是賓禮也若然自伏犧以後至黃帝吉凶賓軍嘉五禮始具皇氏云禮有三起禮理起於太一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禮理起於太一其義通也其禮事起於遂皇禮名起於黃帝其義乖也且遂皇在伏犧之前禮運燔黍捭豚在伏犧之後何得以祭祀在遂皇之時其唐堯則舜典云修五禮鄭康成以為公侯伯子男之禮又云命伯夷典朕三禮五禮其文亦見經也案舜典云類于上帝則吉禮也百姓如喪考妣則凶禮也羣后四朝則賓禮也舜征有苗則軍禮也嬪于虞則嘉禮也是舜時五禮具備直云典朕三禮者據事天地與人為三禮其實事天地唯吉禮也其餘四禮並人事兼之也案論語云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則禮記總陳虞夏商周則是

虞夏商周各有當代之禮則夏商亦有五禮鄭康成注大宗伯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為五禮不言夏商者但書篇散亡夏商之禮絕滅無文以言故據周禮有文者而言耳武王沒後成王幼弱周公代之攝政六年致太平述文武之德而制禮也故洛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又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於天下但所制之禮則周官儀禮也鄭作序云禮者體也履也統之於心曰體踐而行之曰履鄭知然者禮器云禮者體也祭義云禮者履此者也禮記既有此釋故鄭依而用之禮雖合訓體履則周官為體儀禮為履故鄭序又云然則三百三千雖混同為禮至於並立俱陳則曰此經禮也此曲禮也或云此經文也此威儀也是周禮儀禮有體履之別也所以周禮為體者周禮是立治之本統之心體以齊正於物故為體賀瑒云其體有二一是物體言萬物貴賤高下小大文質各有其體二曰禮體言聖人制法體此萬物使高下貴賤各得其宜也其儀禮但明體之所行踐履之事物雖萬體皆同一履履無兩義也于周之禮其文大備故論語云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也然周既禮道大用何以老子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道德之華爭愚之始故先師準緯候之文以為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三王行仁五霸行義若失義而後禮豈周之成康在五霸之後所以不同者老子盛言道德質素之事無為靜默之教故云此也禮為浮薄而施所以抑浮薄故云忠信之薄且聖人之王天下道德仁義及禮並蘊于心但量時設教道德仁義及禮須用則行豈可三皇五帝之時全無仁義禮也殷周之時全無道德也老子意有所主不可據之以難經也既周禮為體其周禮見於經籍而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

（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或一篇一卷則有數條之事今行於世者唯十七篇而已故漢書藝文志云漢初高堂生傳禮十七篇是也至武帝時河間獻王得古禮五十六篇獻王獻之又六藝論云後得孔子壁中古文禮凡五十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其十七篇外則逸禮是也周禮為本聖人體之儀禮為末賢人履之故鄭序云體之謂聖履之為賢是也既周禮為本則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禮以吉禮為上儀禮為末則輕者在前故儀禮先冠婚後喪祭故鄭序云二者或施而上或循而下其周禮六藝論云周官壁中所得六篇漢書說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其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其闕漢書云得五篇六藝論云得其六篇其文不同未知孰是其禮記之作出自孔氏但正禮殘缺無復能明故范武子不識殽烝趙鞅及魯君謂儀為禮至孔子沒後七十二之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或錄舊禮之義或錄變禮所由或兼記體履或雜序得失故編而錄之以為記也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公孫尼子所撰鄭康成云月令呂不韋所修盧植云王制謂漢文時博士所錄其餘衆篇皆如此例但未能盡知所記之人也其周禮儀禮是禮記之書自漢以後各有傳授鄭君六藝論云案漢書藝文志儒林傳云傳禮

者十三家唯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在也又案儒林傳云漢興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為容孝文時徐生以容為禮官大夫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孟卿東海人事蕭奮以授戴德戴聖六藝論云五傳弟子者熊氏云則高堂生蕭奮孟卿后倉及戴德戴聖為五也此所傳皆儀禮也六藝論云今禮行於世者戴德戴聖之學也又云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禮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儒林傳云大戴授琅邪徐氏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楊榮字子孫仁為大鴻臚家世傳業其周官者始皇深惡之至孝武帝時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至孝成時通人劉歆校理祕書始得列序著于錄略為衆儒排棄歆獨識之知是周公致太平之道河南緱氏杜子春永平時初能通其讀鄭衆賈逵往受業焉其後馬融鄭玄之等各有傳授不復繁言也）

曲禮上第一

音義（本或作曲禮上者後人加也檀弓雜記放此曲禮者是儀禮之舊名委曲說禮之事）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祭祀之說吉禮也喪荒去國之說凶禮也致貢朝會之說賓禮也兵車旌鴻之說軍禮也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嘉禮也此於別錄屬制度案鄭此說則此曲禮篇中有含五禮之義是以經云禱祠祭祀之說當吉禮也送喪不由徑歲凶年穀不登又云大夫士去國如此之類是喪荒去國之說當凶禮也五官致貢曰享天子當宁而立曰朝相見於郤地曰會如此之類是致貢朝會之說當賓禮也兵車不式前有水則載青旌如此之類是兵車旌鴻之說當軍禮也侍坐於長者故君子式黃髮婦人之贄椇榛棗栗納女於天子如此之類是事長敬老執贄納女之說當嘉禮也必知執贄當婦人之贄者以其士相見鄭目錄以士執贄為賓禮故也此篇

既含五禮故其篇名為曲禮曲禮之與儀禮其事是一以其屈曲行事則曰曲禮見於威儀則曰儀禮但曲之與儀相對周禮統心為號若總而言之則周禮亦有曲名故藝文志云帝王為政世有損益至周曲為之防事為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是二禮互而相通皆有曲稱也云上者對下生名本以語多簡策重大分為上下更無義也第一者小爾雅云第次也吕靖云一者數之始禮記者一部之大名曲禮者當篇之小目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鄭氏者姓鄭名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前漢僕射鄭崇八世之孫也後漢徵為大司農年七十四乃卒然鄭亦附盧馬之本而為之注注者即解書之名但釋義之人多稱為傳傳謂傳述為義或親承聖旨或師儒相傳故云傳今謂之注者謙也不敢傳授直注已意而已若然則傳之與注各出己情皇氏以為自漢以前為傳自漢以後為注然王肅在鄭之後何以亦謂之傳其義非也

曲禮下第二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義與前篇同簡策重多分為上下）

檀弓上第三

音義（檀弓魯人檀大丹反姓也弓名以其善於禮故以名篇）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姓檀名弓今山陽有檀氏此於別録屬通論此檀弓在六國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此篇載仲梁子故知也案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又檀弓亦譏仲子舍適孫而立庶子其事同不以子游名篇而以檀弓為首者子游是孔門習禮之人未足可嘉檀弓非是門徒而能達禮故善之以為篇目）

檀弓下第四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義同前篇以簡策繁多故分為上下二卷）

王制第五

音義（王如字徐于況反）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禄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録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答臨碩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月令第六

音義（此是吕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為此記蔡伯喈王肅云周公所作）

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月令者以其紀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抄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此於別録屬明堂陰陽記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鄭旨釋之案吕不韋集諸儒所著為十二月紀合十餘萬言名為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與此文同是一證也又周無大尉唯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證也又秦以十月建亥為歲首而月令云為来歲受朔日即是九月為歲終十月為受朔此是時不合周法三證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氣則用大裘乘玉輅建太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飾車旗並依時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證也故鄭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然案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韋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後以十月為歲首歲首用十月時不韋已死五年而不韋不得以十月為正又云周書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韋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諸侯又秦以好兵殺害毒被天下何能布德施惠春不興兵既如此不同鄭必謂不韋作者以吕氏春秋十二月紀正與此同不過三五字別且不韋集諸儒所作為一代大典亦採擇善言之事遵立舊章但秦自不能依行何怪不韋所作也又秦為水位其来已

乆案文公獲黑龍以為水瑞何怪未平天下前不以十月為歲首乎故鄭以月令為不韋所作月令者包天地陰陽之事然天地有上下之形陰陽有生成之理日月有運行之度星辰有次舍之常今既賛釋其文不得不略言其趣案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易云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禮運云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易乾鑿度云大極者未見其氣大初者氣之始大始者形之始大素者質之始此四者同論天地之前及天地之始老子云道生一道與大易自然虛無之氣無象不可以形求不可以類取强名曰道强謂之大易也道生一者一則混元之氣與大初大始大素同又與易之大極禮之大一其義不殊皆為氣形之始也一生二者謂混元之氣分為二二則天地也與易之兩儀又與禮之大一分而為天地同也二生三者謂參之以人為三才也三生萬物者謂天地人既定萬物備生其間分為天地說有多家形狀之殊凡有六等一曰蓋天文見周髀如蓋在上二曰渾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包其外猶如雞卵白之繞黃揚雄桓譚張衡蔡邕陸績王肅鄭玄之徒並所依用三曰宣夜舊說云殷代之制其形體事義無所出以言之四曰昕天昕讀為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是吳時姚信所說五曰穹天云穹隆在上虞氏所說不知其名也六曰安天是晉時虞喜所論鄭注考靈耀用渾天之法今禮記是鄭氏所注當用鄭義以渾天為說案鄭注考靈曜云天者純陽清明無形聖人則之制璿璣玉衡以度其象如鄭此言則天是大虛本無形體但指諸星運轉以為天耳但諸星之轉從東而西必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星復舊處星既左轉日則右行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至舊星之處即以一日之行而為一度計二十八宿一周天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是天之一周之數也天如彈丸圍圜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案考靈耀云一度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周天百七萬一千里者是天圓周之里數也以圍三徑一言之則直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為二十八宿周回直徑之數也然二十八宿之外上下東西各有萬五千里是為四遊之極謂之四表據四表之內并星宿內總有三十八萬七千里然則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則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其中是地去天之數也鄭注考靈曜云地蓋厚三萬里春分之時地正當中自此地漸漸而下至夏至之時地下遊萬五千里地之上畔與天中平夏至之後地漸漸向上至秋分地正當天之中央自此地漸漸而上至冬至上遊萬五千里地之下畔與天中平自冬至後地漸漸而下此是地之升降於三萬里之中但渾天之體雖繞於地地則中央正平天則北高南下北極高於地三十六度南極下於地三十六度然則北極之下三十六度常見不沒南極之上三十六度常沒不見南極去北極一百二十一度餘若逐曲計之則一百八十一度餘若以南北中半言之謂之赤道去南極九十一度餘去北極亦九十一度餘此是春秋分之日道也赤道之北二十四度為夏至之日道去北極六十七度也赤道之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去南極亦六十七度地有升降星辰有四遊又鄭注考靈耀云天旁行四表之中冬南夏北春西秋東皆薄四表而止地亦升降於天之中冬至而下夏至而上三至上下蓋極地厚也地與星辰俱有四遊升降四遊者自立春地與星辰西遊春分西遊之極地雖西極升降正中從此漸漸而東至春末復正自立夏之後北遊夏至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下至夏季復正立秋之後東遊秋分東遊之極地則升降正中至秋季復正立冬之後南遊冬至南遊之極地則升降極上冬季復正此是地及星辰四遊之義也星辰亦隨地升降故

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度為三萬里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計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昏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歷與數不甚相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但禮是鄭學故具言之耳賢者裁焉但二十八宿從東而左行日從西而右行一度逆沿二十八宿案漢書律歷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若春分在婁秋分在角晝夜等八尺之表七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凡於地千里而差一寸則夏至去冬至體漸南漸下相去一十萬五千里又考靈耀云正月假上八萬里假下一十萬四千里所以有假上假下者鄭注考靈耀之意以天去地十九萬三千五百里正月雨水之時日在上假於天八萬里下至地一十一萬三千五百里夏至之時日上極與天表平也後日漸向下故鄭注考靈耀云夏至日與表平冬至之時日下至於地八萬里上至於天十一萬三千五百里也委曲俱考靈耀注凡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循天左行一日一夜一周天一周天之外更行一度計一年三百六十五周天四分度之一日月五星則右行日一日一度月一日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此相通之數也今歷象之說則月一日至於四日行最疾日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行十二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行則遲日行十二度餘自二十日至二十三日又小疾日行十三度餘自二十四日至於晦行又最疾日行一十四度餘此是月行之大率也二十七日月行一周天至二十九日強半月及於日與日相會乃為一月故考靈耀云九百四十分為一日二十九日與四百九十九分為月是一月二十九日之外至第三十日分至四百九十九分月及於日計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為半今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二十九分也但月是陰精日為陽精故周髀云日猶火月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所照魄生於日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京房云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先師以為日似彈丸月似鏡體或以為月亦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闇案律歷志云二十八宿之度角一十二度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方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方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方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方一百一十二度丑為星紀初斗十二度終婺女七度子為玄枵初婺女八度終

於危十五度亥為娵訾初危十六終於奎四度戌為降婁初奎五度終於胃六度酉為大梁初胃七度終於畢十一度申為實沈初畢十二度終於井十五度未為鶉首初井十六度終於柳八度午為鶉火初柳九度終張十六度巳為鶉尾初張十八度終於軫十一度辰為壽星初軫十二度終於氐四度卯為大火初氐五度終於尾九度寅為析木初尾十度終於斗十一度五星者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行之遲速俱在律歷志不更煩說春秋說題辭云天之為言顛也說文云天顛也劉熙釋名云顯也又云坦也地底也其體底下載萬物又云地諦也五土所生莫不信諦元命包云日之為言實也月闕也劉熙釋名云日實也大明盛實月闕也滿則闕也說題辭云星精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下生也釋名云星散也布散於天又云陰蔭也氣在內奧蔭也陽揚也陽氣在外發揚此等是天地陰陽日月之名也祭法黃帝正名百物其名蓋黃帝而有也或後人更有增是其天高地下日盈月闕觜星度少井斗度多日月右行星辰左轉四遊升降之差二儀運動之法非由人事所作皆是造化自然先儒因其自然遂以人事為義或據理是實或構虛不經既無正文可馮今皆略而不錄

曾子問第七音義

（曾子孔子弟子曾參也以其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為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曾子孔子弟子曾參此於別錄屬喪服）

文王世子第八音義

（文王周文王昌也鄭云以其善為世子之禮故著謚號標篇言可法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文王世子者以其記文王為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此篇之內凡有五節從文王之為世子下終文王之為世子也為第一節論文王武王為世子之禮下之事上之法從凡學世子至周公踐阼為第二節論在上教下說庠序釋奠先聖先師養老東序并明三王教世子又更論周公踐阼抗世子法於伯禽之事自庶子之正於公族至不翦其類為第三節明庶子正理族人燕飲及刑罰之事殊於異姓又更覆說殊於異姓之義自天子視學至典于學為第四節論天子視學養三老五更并明公侯伯子男反歸養老於國自世子之記以終篇末為第五節以其文王為世子聖人之法非凡人所行故更明尋常世子法各隨文解之）

禮運第九音義

（鄭云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及陰陽轉旋之道）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不以子游為篇目者以曾子問篇之類既煩雜不可以一理目篇子游所問唯論禮之運轉之事故以禮運為標目耳）

禮器第十音義

（鄭云以其記禮使人成器孔子謂子貢瑚璉之器是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為禮器者以其記禮使人成器之義也故孔子謂子貢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郊特牲第十一音義

（鄭云以其記祭天用騂犢之義也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別錄屬祭祀）

內則第十二音義

（鄭云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法此於別錄屬子法以閨門之內軌儀可則故曰內則）

玉藻第十三音義（鄭云以其記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糾貫玉為飾因以名之）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天子服冕之事也冕之旒以藻糾為之貫玉為飾此於別錄屬通論

明堂位第十四音義（鄭云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所陳列之位）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明堂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在國之陽其制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案異義今戴禮說盛德記曰明堂者自古有之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上圓下方所以朝諸侯其外有水名曰辟廱明堂月令說明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上圓下方四堂十二室室四戶八牖其宮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明堂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就陽位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五精之神大微之庭中有五帝坐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蓋之以茅周公所以祀文王於明堂以昭事上帝許君謹案今禮古禮各以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駁之云戴禮所云雖出盛德篇云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似秦相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蓋非古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淳于登之言取義於孝經援神契說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曰明堂者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帝者諦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實在大微在辰為巳是以登云然今漢立明堂於丙巳由此為之如鄭此言用淳于登之說此別錄所云依考工記之文然先代諸儒各為所說不一故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祭祀夏后氏世室殷人重屋周人明堂饗功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故言取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正室則曰大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圓水則曰辟廱雖名別而實同鄭必以為各異者袁準正論曰明堂宗廟大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致之考之人情失之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路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射在於廟而張三侯又辟廱在內人物眾多殆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如準之所論是鄭不同之意然考工記明堂南北七筵每室二筵則南北三室居六筵室外南北惟有一筵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既殯在路寢室外堂得容殯者路寢雖制似明堂其飾不敢踰廟其實寬大矣故多士傳云天子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為內五分其內以一為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是其閒得容殯也或可殯在中央土室之前近西在金室之東不必要在堂簷之下）

喪服小記第十五音義（鄭云以其記喪服之小義）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大傳第十六音義（鄭云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故以大傳為篇）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少儀第十七音義

（少詩照反少猶小也鄭云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小威儀）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少威儀少猶小也此於別録屬制度）

學記第十八音義

（鄭云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録屬通論）

樂記第十九音義

（鄭云名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録屬樂記蓋十一篇合為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有樂施有樂言有樂禮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今雖合此略有分焉案藝文志云黃帝以下至三代各有當代之樂名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也周衰禮壞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又為鄭衛所亂故無遺法

矣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而已不能言其義理武帝時河間獻王好博古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其内史丞王度傳之以授常山王禹成帝時為謁者數言其義獻二十四卷樂記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與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故劉向所校二十三篇著於別録今樂記所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其名猶在二十四卷記無所録也其十二篇之名案別録十一篇餘次奏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説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招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是也案別録禮記四十九篇樂記第十九則樂記十一篇入禮記也在劉向前矣至劉向為別録時更載所入樂記十一篇又載餘十二篇總為二十三篇也其二十三篇之目今總存焉）

雜記上第二十音義

（鄭云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及士之喪事）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録屬喪服分為上下義與曲禮檀弓分別不殊也）

雜記下第二十一

喪大記第二十二音義

（鄭云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大事故以大記為名）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録屬喪服喪大記者劉元云記謂之大者言其委曲詳備繁多故云大）

祭法第二十三音義

（鄭云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祭祀羣神之數也）疏

（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法者以其記有虞氏至周天子以下所祭祀羣神之數此於別録屬祭祀）

祭義第二十四音義

（鄭云名祭義者以其記齋戒薦羞之義）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祀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録屬祭祀）

祭統第二十五音義

（鄭云統猶本也以其記祭祀之本故名祭統）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録屬祭祀）

經解第二十六音義

（鄭云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得失解音佳買反徐胡賣反一音蟹）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藝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録屬通論）

哀公問第二十七音義

（魯哀公也鄭云善其問禮著謚以顯之）疏（正義曰案

（鄭目録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謚顯之也此於別録屬通論但此篇哀公所問凡有二事一者問禮二者問政問禮在前問政在後）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音義（鄭云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言及於禮著其字言可法也退朝而處曰燕居）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録屬通論此之一篇是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三子侍側孔子為說禮事各依文解之）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音義（閒音閑鄭云名孔子閒居者善其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既倦而不褻猶使一弟子侍為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録屬通論）

坊記第三十音義（坊音防徐扶訪反經文皆同鄭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録屬通論）

中庸第三十一音義（鄭云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録屬通論）

表記第三十二音義（鄭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疏（正義曰案鄭目

録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録屬通論）

緇衣第三十三音義（鄭云善其好賢者之厚故述其所稱之詩以為其名也緇衣鄭詩美武公也劉獻云公孫尼子所作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粲餐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服也我欲就為改制其衣反欲與之新衣厚之而無已此於別録屬通論）

奔喪第三十四音義（鄭云奔喪者居於他邦聞喪奔歸之禮實曲禮之正篇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赴之禮此於別録屬喪服之禮矣實逸曲禮之正篇也漢興後得古文而禮家又貪其說因合於禮記耳奔喪禮屬凶禮也鄭云逸禮者漢書藝文志云漢興始於魯淹中得古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今儀禮正同其餘四十篇藏在祕府謂之逸禮其投壺禮亦此類也又六藝論云漢興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以此言之則此奔喪禮十七篇外既謂之逸何以下文鄭注又引逸奔喪禮似此奔喪禮外更有逸禮者但此奔喪禮對十七篇為逸禮內録入於記其不入於記者又比此為逸也故二逸不同其實秪是一篇也此奔喪一篇兼天子諸侯然以士為主故鄭下文注云未成服者素委貌是士之所服故知以士為主也）

問喪第三十五音義（鄭云問喪者善其問以知居喪之禮所由也）疏（正義曰案

（鄭目録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録屬喪服也）

服問第三十六音義

（鄭云服問者善其問以知有服而遺喪所變易之節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遺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録屬喪服也）

間傳第三十七音義

（鄭云名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輕重所宜此於別録屬喪服）

三年問第三十八音義

（鄭云名三年問者善其以知喪服年月所由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録屬喪服）

深衣第三十九音義

（鄭云以其記深衣之制也名曰深衣者謂連衣裳而純之以采也有表則謂之中衣以素純則曰長衣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大夫以上祭服之中衣用素詩云素衣朱襮玉藻曰以帛裏布非禮也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明矣此於別録屬制度鄭云大夫以上祭服中衣用素者謂天子大夫以其四命與公之孤同爵弁自祭故中衣用素云士祭以朝服中衣以布者亦謂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案少牢諸侯大夫祭以朝服故天子之士亦祭以朝服朝服用布故中衣以布其諸侯之士自祭以玄端玄端則朝服之衣但其裳異耳中衣亦用布也案詩云素衣朱襮晉人欲薦桓叔桓叔大夫得用素衣者國人以國君之禮待之故欲薦素衣也其長衣中衣及深衣其制度同玉藻云長中繼揜尺若深衣則緣而已下云緣廣寸半凡深衣皆用諸侯大夫士夕時所著之服故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

庶人吉服亦深衣皆著之在表也其中衣在朝服祭服喪服之下知喪服亦有中衣者檀弓云練衣黃裏注云練中衣以黃為內是也但喪服中衣不得繼揜尺也故喪服儀云帶緣各視其冠注云緣如深衣之緣是喪服中衣用深衣則深衣緣之以采故下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繢以青之屬也唯孤子深衣純以素但以緣而已不與長衣同其吉服中衣亦以采緣其諸侯得綃黼為領丹朱為緣郊特牲云綃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則知大夫士不用綃黼丹朱但用采純而已矣無文以明之其長衣以素緣知者若以采緣則與吉服中衣同故知以素緣也若以布緣則曰麻衣知用布緣者以其稱麻衣故知也其喪服之中衣其純用布視冠布之麤細至葬可以用素緣也練則用縓也其詩之麻衣則與此別彼謂吉服之衣也所以此稱深衣者以餘服則上衣下裳不相連此深衣衣裳相連被體深邃故謂之深衣）

投壺第四十音義

（鄭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也別録屬吉禮亦賓曲禮之正篇也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禮或云宜屬賓禮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録屬吉禮亦賓曲禮之正篇是投壺與射為類此於五禮宜屬嘉禮也或云宜屬賓禮）

儒行第四十一音義

（行音下孟反鄭云以其記有道德之所行儒之言優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此注云儒行之作蓋孔子自衛初反魯之時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於別録屬通論案下文云儒有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搏猛引重不程勇力此皆剛猛得為儒者但儒行

（不同或以遜讓為儒或以剛猛為儒其與人交接常能優柔故以儒表名）

大學第四十二音義

（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此於別録屬通論此大學之篇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

冠義第四十三音義

（冠音古亂反鄭云名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録屬吉事但冠禮起早晚書傳既無正文案略說稱周公對成王云古人冒而句領注云古人謂三皇時以冒覆頭句領繞頸至黃帝時則有冕也故世本云黃帝造火食旃冕是冕起於黃帝也但黃帝以前則以羽皮為之冠黃帝以後乃用布帛其冠之年即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故襄九年左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又云一星終也是十二年歲星一終案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金縢云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十五而著弁則成王已冠矣是天子十二而冠與諸侯同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若不早冠何因下祭五等之殤大夫冠之年幾無文案喪服大夫為昆弟之長殤大夫既為昆弟長殤則不二十始冠也其士則二十而冠也曲禮云二十曰弱冠是也其天子之子亦早冠所以祭殤有五其諸侯之子皆二十冠也故下檀弓云君之適長殤及大夫之適長殤是也）

昏義第四十四音義

（鄭云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録屬吉事也謂之昏者案鄭昏

禮目録云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陰來之義日入後二刻半為昏以定稱之壻曰昏妻曰姻故經解注云壻曰昏妻曰姻是也謂壻以昏時而來妻則因之而去也若壻之與妻之屬名壻之親屬名之曰姻女之親屬名之為昏故鄭注昏禮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爾雅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又云壻之黨為姻兄弟婦之黨為婚兄弟是也其天地初分之後遂皇之時則有夫婦故通卦驗云遂皇始出握機矩是法北斗七星而立七政禮緯斗威儀之篇七政則君臣父子夫婦及政等既稱夫婦是始自遂皇也譙周云太昊制嫁娶儷皮為禮是儷皮起於太昊也其媒官之義具於月令疏孟子云舜不告而娶是娶告父母亦起於五帝也其五帝以前為昏不限同姓異姓三王以來文家異姓為昏質家同姓為昏其昏之年幾案異義大戴說男三十女二十有昏娶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自天子達於庶人同一也故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禮夫為婦之長殤長殤十九至十六知夫年十四十五見士昏禮也許君謹案舜三十不娶謂之鰥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不可以年三十非重昏嗣也若鄭意依正禮士及大夫皆三十而後娶及禮云夫為婦長殤者關異代也或有早娶者非正法矣天子諸侯昏禮則早矣如左氏所釋毛詩所用家語之說以男二十而冠女十五而筓自此以後可以嫁娶至男三十女二十是正昏姻之時與家語異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音義

（鄭云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也別録屬吉禮）疏（正義曰案鄭目録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録屬吉事儀禮有其事此記釋其義也但此篇前後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

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知此篇合有四事者以鄭注鄉人鄉大夫又云士州長黨正鄭又云飲國中賢者亦用此禮也鄭必知此篇鄉大夫賓賢能及飲國中賢者并州長黨正者以此經云鄉人即鄉大夫士則州長黨正又云君子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下又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亦是黨正飲酒之事下又云合諸鄉射是亦州長習射之禮鄭以此參之故知此篇兼有四事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也所以然者天子六鄉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為父師致仕之士為少師在於學中名為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若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也將用升之先為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

謀事學士最賢使為賓次者為介又次者為衆賓皆鄉大夫為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故鄭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恒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以為賓其次以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為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為主人也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但儀禮所據是諸侯之鄉大夫三年賓賢能之禮故鄭儀禮鄉飲酒目録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將獻賢者於君以禮賓與之飲酒是也鄭必知諸侯鄉大夫者以鄉飲酒禮云磬階間縮霤注云大夫而特縣方

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若天子之大夫特縣則鍾磬並有今唯云磬故知諸侯之鄉大夫也若諸侯之州長則士也故儀禮鄉射是諸侯州長經稱鹿中記云士則鹿中明非諸侯之鄉大夫為之也

射義第四十六音義（鄭云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也別錄屬吉禮）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此篇中有鄉射又云不失正鵠正則賓射然則鄉射賓射俱有之矣今目錄唯云燕射大射者但此篇廣說天子諸侯大射燕射之義不專於鄉射賓射故鄭目錄特舉大射燕射其射之所起起自黃帝故易繫辭黃帝以下九事章云古者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又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云揮夷牟黃帝臣是弓矢起於黃帝矣虞書云侯以明之是射侯見於堯舜夏殷無文周則具矣）

燕義第四十七音義（鄭云名燕義者以其記君與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報之義也）

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案儀禮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勤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之勤勞謂征伐聘問詩曰吉甫燕喜是也臣有王事之勞亦燕之故燕禮記云若有王事是也）

聘義第四十八音義（鄭云名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重禮輕財之義）

疏（正義云案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此聘義釋儀禮聘禮之義但儀禮聘禮者謂大聘使卿故經云及竟張旜旜是孤卿所建也聘禮謂諸侯伯之卿故經云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介凡五人故知侯伯之卿此聘義所釋包五等之）

（卿故此經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皆謂其卿也）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音義（鄭云以其記喪服之制取其仁義禮智四者也別錄屬喪禮）疏（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鄭云舊說案別錄無喪服四制之文唯舊說稱此喪服之篇屬喪服然以上諸篇每篇言義此不云喪義而云喪服四制者但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也此則記者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云喪服之義也）

禮記注疏原目

禮記注疏原目考證

禮記疏遂皇謂遂人○遂人當作燧人後文可證

曲禮上第一疏既題曲禮於上故著禮記於下以配注耳鄭氏者姓鄭云云○臣名南按疏文則原題曲禮上第一之下尚有禮記鄭氏注五字故疏依次解之

檀弓上第三疏此檀弓在六國之時云云○臣名南按檀弓與子游同時非六國時人也作檀弓記者則六國時人有仲梁子之文可証耳疏此字下似脱記字

檀弓下似脱者字

明堂位第十四疏講學大夫淳于登說云○臣名南按鄭言明堂獨取淳于登之說故與大戴蔡邕不同但此疏所引登語與玉藻疏中字句亦微有異

樂記第十九疏其樂尤微以音律為節○臣名南按藝文志原文作其樂尤微眇此脱眇字又河間獻王好博古原文作好儒又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以作樂記事也原文但云以作樂記也此事字

衍又其內史承王度傳之原文作內史丞王定傳之此承字度字並誤

冠義第四十三疏此於別錄屬吉事○（臣名南）按劉向別錄此與昏義射燕鄉飲酒並云屬吉事以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爲據則飲食昏冠賓射饗燕並屬嘉禮士冠禮篇鄭目錄曰冠禮於五禮屬嘉禮是也

聘義第四十八疏此於別錄屬吉事○（臣名南）按周禮大宗伯五禮之目聘屬賓禮

禮記注疏原目考證

三禮注解傳述人

唐 陸德明 録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鄭子太叔云夫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也左傳云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禮教之設其源遠哉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於周公代時轉浮周公居攝曲爲之制故曰經禮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始僭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矣孔子反魯乃始刪定值戰國交爭秦氏坑焚惟故禮經崩壞爲甚漢興有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也而魯徐生善爲容孝文時爲禮官大夫景帝時河間獻王好古得古禮獻之（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而字多異劉向別錄云古文記二百四篇藝文志曰禮古經五十六篇出于魯淹中蘇林云淹中里名）或曰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冬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瑕丘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授

東海孟卿（孟喜父）卿授同郡后蒼及魯閭丘卿其古禮經五十六篇蒼傳十七篇所餘三十九篇付書館名為逸禮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在曲臺校書著記因以為名）孝宣之世蒼為最明授沛聞人通漢（字子方以太子舍人論石渠至中山中尉）及梁戴德（字延君號大戴信都太傅）戴聖（字次君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沛慶普（字孝公東平太傅）由是禮有大小戴慶氏之學普授魯夏侯敬又傳族子咸（豫章太守）大戴授琅邪徐良（字斿卿為博士州牧郡守家世傳業）小戴授梁人橋仁（字季卿大鴻臚家世傳業）及楊榮（字子孫琅邪太守）王莽時劉歆為國師始建立周官經以為周禮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還家以教門徒好學之士鄭興父子（興字少贛河南人後漢太中大夫子衆已見前並作周禮解詁）等多往師之賈景伯亦作周禮解詁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以為此記後人通儒各有損益故中庸是子思伋所作緇衣是公孫尼子所制鄭玄云月令是呂不韋所撰盧植（字子幹涿郡人後漢北中郎將九江太守）云王制是漢時博士所為陳邵（字節良下邳人晉司空長史）

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為四十九篇是為小戴禮（漢劉向別録有四十九篇其篇次與今禮記同名為他家書拾撰所取不可謂之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畧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而注馬范氏後漢書云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鄭注引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義鄭玄三禮目録云二鄭信同宗之大儒今贊而辯之）玄本治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於義長者順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馬漢初立高堂生禮博士後又立大小戴慶氏三家王莽又立周禮後漢三禮皆立博士今慶氏曲臺久亡大戴無傳學者唯鄭注周禮儀禮禮記並列學官而喪服一篇又別行於世今三禮俱以鄭為主

馬融注周官十二卷鄭玄注十二卷王肅注十二卷干寶注十三卷

鄭玄注儀禮十七卷馬融王肅孔倫（字敬序會稽人東晉廬陵太守集衆家注）陳銓（不詳何人）裴松之（字士期河東人宋太中大夫西鄉侯）雷次宗蔡超（字希遠濟陽人宋丞相諮議參軍）田儁之（字僧紹馮翊人齊東平太守）劉道拔（彭城人宋海豐令）周續之（自馬融以下並注喪服）

盧植注禮記二十卷鄭玄注二十卷王肅注三十卷

孫炎注二十九卷（字叔然樂安人魏祕書監徵不就）葉遵注十二卷（字長儒燕人宋奉朝請）庾蔚之畧解十卷（字闕隨潁川人宋員外常侍）

鄭玄（三禮音各一卷）王肅（三禮音各一卷七録唯云撰禮記音）李軌（周禮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二卷）劉昌宗（周禮儀禮音各一卷禮記音五卷）徐邈（周禮音一卷闕録無禮記音闕卷）射慈（字孝宗彭城人吳中書侍郎齊王傅禮記音一卷）謝楨（不詳何人禮記音一卷）孫毓（禮記音一卷）繆炳（禮記音一卷）曹耽（字愛道譙國人東闕安人諮議參軍禮記音二卷）尹毅（天水人東晉國子助教禮記音一卷）蔡謨（字道明濟陽考城人晉司徒文穆公闕音闕卷）范宣（字宣子濟陽人東晉員外郎不就禮記音二卷）徐爰（禮記音三卷）王曉（闕作周禮音一卷云定鄭氏音闕士江南無此書不詳何人）右作音人近有戚袞作周禮音沈重撰問禮禮記音梁國子助教皇侃撰禮記義疏五十卷又傳喪服義疏並行於世

三禮注解傳述人

謹按原目第二頁前五行疏封禪書刊本書訛云今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疏以天去地十九萬刊本監本毛本九訛五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七行疏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刊本濡並訛儒今改

三禮注解傳述人第一頁後七行注失冬官一篇刊本冬訛事今改

第二頁前三行注蒼說禮數萬言刊本萬訛方今改

第四頁小注多闕字今仍刊本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曲禮上

曲禮曰毋不敬注禮主於敬音義（毋音無說文云止之詞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形禁止之勿令姦古人云毋猶今人言莫也案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毋字以作無音非也後放此疑者特復音之）儼若思注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音義（儼魚檢反本亦作嚴同矜莊貌思如字徐息嗣反矜居冰反）安定辭注

審言語也易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音義（樞昌朱反）安民哉注此上三句可以安民說曲禮者美之云耳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立治之本先當肅心謹身慎口之事曲禮曰者案下文安民哉是為君上所行故記人引儀禮正經毋不敬以下三句而為實驗也毋不敬者人君行禮無有不敬行五禮皆須敬也儼若思者儼矜莊貌也若如也思計慮也夫人計慮狀必端慤今明人君矜莊之貌如人之思慮也安定辭者安定審也辭言語也人君出言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是詳審於言語也但人君發舉不離口與身心既心能肅敬身乃矜莊口復審慎三者依於德義則政教可以安民也云哉者記人美此三句者也注正義曰禮主於敬者孝經云禮者敬而已矣是也又案鄭目錄云曲禮之中體含五禮今云曲禮曰毋不敬則五禮皆須敬故鄭云禮主於敬然五禮皆

（以拜為敬禮則祭極敬主人拜尸之類是吉禮須敬也拜而後稽顙之類是凶禮須敬也主人拜迎賓之類是賓禮須敬也軍中之拜肅拜之類是軍禮須敬也冠昏飲酒皆有賓主拜答之類是嘉禮須敬也兵車不式乘玉路不式鄭云大事不崇曲敬者謂敬天神及軍之大事故不崇曲小之敬熊氏以為唯此不敬者恐義不然也既云曲禮曰是引儀禮正經若引春秋曰詩曰之類所引者若冠禮戒辭云壽考惟祺介爾景福之等今不見者或在三千散亡之中也經唯云儼若思不云坐鄭必知坐思者案大學云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即思故知思必當坐也審言語也者論語云駟不及舌故審言語也易曰者易繫辭之文也故彼云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行者君子之樞機鄭注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引之者證審言語之事彼為言行鄭云言語者既證經辭無取於行故變文為語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注四者慢遊之道桀紂所以自禍音義（敖五報反慢也王肅五高反遨遊也長丁丈反盧植馬融王肅並直良反欲如字一音喻從足用反放縱也樂音洛皇侃音岳極如字皇紀力反桀其列反夏之末主名癸紂直丑反殷之末主名辛）疏（正義曰此一節承上人君敬慎之道此亦據人君恭謹節儉之事故鄭引桀紂以證之敖不可長者敖者矜慢在心之名長者行敖著迹之稱夫矜我慢物中人不免若有心而無迹則於物無傷若迹著而行用則侵虐為甚傾國亡家必由乎此故戒不可長欲不可從者心所貪愛為欲則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人皆有欲但不得從之也志不可滿者六情徧具在心未見為志凡人各有志意但

不得自滿故六韜云器滿則傾志滿則覆樂不可極者樂者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但主歡心人情所不能已當自抑止不可極為故樂記云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注正義曰案尚書史記說紂惡甚多不可具載皇氏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是長敖也糟丘酒池之等是從欲也玉杯象箸之等是志滿也靡靡之樂是樂極也桀之為惡唯有民墜塗炭湛於妹喜之事雖史傳不言四事亦應俱有四者之惡故紂焚宣室桀放南巢但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桀紂皆自身為惡以致滅亡故云自禍也）

賢者狎而敬之注狎習也近也謂附而近之習其所行也月令曰雖有貴戚近習音義（狎戶甲反近附近之近下注內不出者皆同戚音戚本亦作慼）畏而愛之注心服曰畏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注謂凡與人交不可以己心之愛憎誣人之善惡音義（誣音無後並同）積而能散注謂己有蓄積見貧窮者則當能散以賙救之若宋樂氏音義（蓄許六反賙音周樂音岳謂宋司城樂喜）安安而能遷注謂己今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晉咎犯與姜氏醉重耳而行近之音義（害如字本亦作難乃旦反咎其久反重直龍反）臨財毋苟得注為傷廉也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傷為近皆同）臨難毋苟免注為傷義也音義（難乃旦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注為傷平也很鬩也謂爭訟也詩

云兄弟鬩于牆音義（很胡懇反勝舒證反分扶問反鬩呼歷反猶鬭也爭爭鬭之爭下文皆同）疑事毋質注質成也彼己俱疑而己成言之終不然則傷知音義（知音智）直而勿有注直正也己若不疑則當稱師友而正之謙也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愛敬安危忠信之事各隨文解之賢者狎而敬之者賢是有德成之稱狎謂近也習也賢者身有道藝朋類見賢思齊焉必須附而近之習其德藝儕倫易相褻慢故戒令相敬也畏而愛之者賢者有其德行人皆心服畏之既有所畏必當愛其德義不可踈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愛謂己所親幸憎謂己所嫌恨人多愛而不知其惡憎而不知其善故記人戒之云凡人雖愛必當知其心懷惡行崔氏云若石碏知子厚是也心雖憎疾亦當知其善能若祁奚知其仇解狐是也若然乃可審知人之賢愚積而能散者凡人貪嗇皆好積而不好散今謂己有蓄積能賑乏賙無則是仁惠也安安而能遷者上安據心下安據處凡人多居危如安故記人戒之云謂己心安於此所處之安當圖謀於後有害與否若後當有害必須早遷則離害也臨財毋苟得者財利人之所貪非義而取謂之苟得故記人戒之今有財利元非兩人之物兩人俱臨而求之若苟得入己則傷廉隅故鄭云為傷廉也臨難毋苟免者難謂有寇仇謀害君父為人臣子當致身授命以救之故記人戒之云若君父有難臣子若苟且免身而不鬭則陷君父於危亡故云毋苟免見義不為無勇也故鄭云為傷義也很毋求勝者很謂小小鬩很凡人所爭皆欲求勝故記人戒之云如有小小鬩很當引過歸己不可求勝分毋求多者此元是衆人之物當共分之人皆貪欲望多入己故記人戒之云所分之物毋得求多也疑事毋質者人多專固未知而為己知故戒之云彼己俱疑而來問己質成也若己亦疑則無得成言之若成言疑事後為賢人所識則傷己智也故孔子戒子路云不知為不知也直而勿有者此謂彼疑己不疑者仍須謙退直正也彼有疑事而來問己己若不疑而答之則當稱師友所說以正之勿為己有此義也注正義曰引月令者案月令仲冬之月禁戒婦功不得奢慢貴戚謂王之姑姊妹近習謂王之所親幸嬪御之屬言近習者王附而近之習其色引之者證賢者附而近之習其道藝連引貴戚於義無所當也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者孟子云或問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蹴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謂祖曾參不在四科而子路入四科故曾參心服子路引之者證經畏是心服之義引宋樂氏者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鄭國饑子皮貸民粟戶一鍾樂氏者宋司城官姓樂名喜字子罕宋亦饑樂喜請於平公云鄭於善民之望請貸民粟并使諸大夫亦貸之令不引鄭罕氏而引宋樂氏者鄭罕氏施而欲之宗樂氏施而不欽故晉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施而不德樂氏加焉熊氏云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二家皆非也今鄭為能散者直取一邊能散之義是同不據家施非禮之事鄭不言是而言若者但禮與諸經事實是一惟文字不同鄭則言是若檀弓云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鄭注引春秋傳云曹伯廬卒于師是也以其一事故云是也此禮本不為樂氏而作但事類相似引以為證故云若也晉舅犯者案左傳僖二十三年晉重耳自翟之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心安於齊不欲歸晉從者重耳之舅字子犯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氏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氏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至秦秦伯納之卒為霸主是安安而能遷之事鄭不云是又不云若而言近之者安安能遷亦不為重耳而作不得云是違又非重耳之意不得云若故云近）

（之也所引詩者是小雅常棣閔管蔡失道之詩也彼云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引之者證經很亦是小小鬩很之事若大很則當報之故論語孔子云以直報怨是也）

若夫注言若欲為丈夫也春秋傳曰是謂我非夫音義（夫方于反丈夫也）坐如尸注視貌正立如齊注磬且聽也齊謂祭祀時音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音同注同）禮從宜注事不可常也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音義（匄本亦作丐音蓋還音旋後放此）使從俗注亦事不可常也牲幣之屬則當從俗所出禮器曰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不饗音義（使色吏反幣徐扶世反饗許兩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丈夫之法當坐如尸以下四行並備乃可立身各依文解之若夫者凡人若為丈夫之法必當如下所陳故目丈夫於上下乃論其行以結之坐如尸者尸居神位坐必矜莊言人雖不為尸若所在坐法必當如尸之坐故鄭云視貌正也立如齊者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戒之云倚立之時雖不齊亦當如祭前之齊必須磬折屈身禮從宜者皇氏云上二事丈夫為儼恪之儀此下二事丈夫為君出使之法義或然也禮從宜者謂人臣奉命出使征伐之禮雖奉命出征梱外之事將軍裁之知可而進知難而退前事不可準定貴從當時之宜也使從俗者使謂臣為君出聘之法皆出土俗牲幣以為享禮土俗若無不可境外求物故云使從俗也皇氏云上禮從宜與此使從俗互而相通皆是以禮而使義或然也注正義曰案左傳宣十二年邲之戰楚侵鄭晉救之及河聞鄭既及楚平中軍將荀林

父欲還不濟上軍將士會曰善中軍佐先縠曰不可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又哀十一年齊伐魯魯武叔初不欲戰為冉求所非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二傳之言當是先縠之辭也彼無是謂我鄭君足之也磬且聽也者案士虞禮云無尸者主人哭出復位祝闔牖戶如食間是祭時主人有聽法云磬者謂屈身如磬之折殺案考工記云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鄭云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是磬之折殺其形必曲人之倚立亦當然也又云齊謂祭祀時者凡齊皆在祭前自整齊之名並於適寢之中坐而無立今云立如齊者有立者但祭前有齊所以自整齊也則祭日神前亦當齊則齊者是先後通稱此言立如齊非祭前坐齊故鄭云齊謂祭祀時也若然此立謂侍尊者之時故玉藻云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視下聽上是也案春秋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公羊云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於君而伐齊則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使進退在大夫也牲幣之屬當從俗所出者謂若郊特牲及聘禮朝聘皆有皮馬龜金竹箭璧帛之等有則致之無則已故云不可常也禮器曰天不生者謂天不以四時而生若李梅冬實地不養者謂居山以魚鼈居澤以鹿豕君子不以為禮者謂天不生地不養之等君子不將為饗禮鬼神不饗者言君子不以為禮者秖由鬼神不歆饗此非常之物明鬼神依人也）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禮不妄說人注為近佞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音義（夫音扶凡發語之端皆然後放此疏所居反或作珠決徐古穴反嫌戶恬反別彼列反下注下文同說音

（悦又始悦反注同佞乃定反口才曰佞媚眉忌反意向曰媚）不辭費注為傷信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音義（辭本又作詞同說文以詞為言詞之字辭不受也後皆放此費芳味反言而不行為辭費）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注為傷敬也人則習近為好狎音義（侮徐亡撫反輕慢也好呼報反注同）修身踐言謂之善行注踐履也言履而行之音義（行下孟反下行修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注言道言合於道質猶本也禮為之文飾耳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注謂君人者取於人謂高尚其道取人謂制服其身音義（取於舊七樹反謂趣就師求道也皇如字謂取師之道取人如字謂制師使從己）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注尊道藝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治身立行交接得否皆由於禮故以禮為目各遣文辭之夫禮者所以定親疏者五服之內大功已上服麄者為親小功已下服精者為疏故周禮小史掌定繫世辨昭穆也決嫌疑者若妻為女君期女君為妾若服之則太重降之則有舅姑為婦之嫌故全不服是決嫌疑者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是決疑也別同異者賀瑒云本同今異姑姊妹是也本異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婦是也明是非也者得禮為是失禮為非若主人未斂子游裼裘而弔得禮是也曾子襲裘而弔失禮非也但嫌疑同異是非之屬在禮甚衆各舉一事為證而皇氏具引今亦略之禮不妄說人者禮動不虛若說人之德則譽之問人之寒則衣之若無譽無衣則為妄說近於佞媚也不辭費者凡為人

之道當言行相副今直有言而無行為辭費禮者所以辨尊卑別等級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故云禮不踰越節度也不侵侮者禮主於敬自卑而尊人故戒之不得侵犯侮慢於人也不好狎者賢者當狎而敬之若直近而習之不加以敬則是好狎故鄭云習近為好狎也凡為禮之瀆皆以忠信仁義為本禮以文飾行修者忠信之行修言道者言合於仁義之道質本也則可與禮為本也禮聞取於人不聞取人者熊氏以為此謂人君在上招賢之禮當用賢人德行不得虛致其身禮聞取於人者謂禮之所聞既招致有賢之人當於身上取其德行用為政教不聞直取賢人授之以位制服而已故鄭云謂君人者皇氏以為人君取師受學之瀆取於人謂自到師門取其道藝禮聞來學者凡學之法當就其師處北面伏膺不聞往教者不可以屈師親來就己故鄭云尊道藝也注正義曰論語文孔子曰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不以其道說之是妄說故君子不說也引證經禮不妄說人之事）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辯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灋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注分辯皆別也宦仕也班次也涖臨也莊敬也學或為御音義（辯皮勉反上下上謂公卿下謂大夫士宦音患朝直遙反涖本亦作莅徐音利沈力二反又力位反禱丁老反鄭云求福曰禱祠音詞求得曰祠共音恭本或作供莊側良反徐側亮反學或為御鄭此注為見他本也後放此）是以君子恭敬

撙節退讓以明禮注撙猶趨也音義（撙祖本反趨七俱反就也向也）嬰母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注聚猶共也鹿牝曰麀音義（嬰本或作鸚厄耕反母本或作鵡同音武諸葛恪茂后反離力智反下同狌本又作猩音生禽獸盧本作走獸麀音憂牝鹿也牝頻忍反徐扶盡反舊扶允反）是故聖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於禽獸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為諸事之本言人能有禮然後可異於禽獸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者道者通物之名德者得理之稱仁是施恩及物義是裁斷合宜言人欲行此四事不用禮無由得成故云非禮不成也道德為萬事之

本仁義為羣行之大故舉此四者為用禮之主則餘行須禮可知也道是通物德是理物理物由於開通是德從道生故道在德上此經道謂才藝德謂善行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非是老子之道德也熊氏云此是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今謂道德大而言之則包羅萬事小而言之則人之才藝善行無問大小皆須禮以行之是禮為道德之具故云非禮不成然人之才藝善行得為道德者以身有才藝事得開通身有美善於理為得故稱道德也教訓正俗非禮不備者熊氏云教謂教人師灋訓謂訓說義理以此教訓正其風俗非得其禮不能備具故云非禮不備但教之與訓小異大同分爭辯訟非禮不決者周禮司寇以兩造禁民訟又云以兩劑禁民獄故鄭云爭罪曰獄爭財曰訟則萬事通名故左傳云凡有血氣皆有爭心又云錐刀之末當盡爭之是也此爭財曰訟對文異耳散則通名故左傳云衛侯與元咺訟是爭罪亦曰訟

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者上謂公卿大夫下謂士也君父南面臣子北面公卿大夫則列位於上士則列位於下兄前弟後唯禮能定也白虎通云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堅也厲志自堅也父矩也以灋度教子也子孳也孳孳無已也兄況也況父灋也弟悌也心順行篤也宦學事師非禮不親者熊氏云宦謂學仕宦之事學謂學習六藝此二者俱是事師非禮不親左傳宣二年趙盾見靈輒餓問之云宦三年矣服虔云宦學也是學職事為官也班朝治軍涖官行灋非禮威嚴不行者班次也朝朝廷也次謂司士正朝儀之位次也治軍謂師旅卒伍各正其部分也涖臨也官謂卿大夫士各有職掌行灋謂司寇士師明刑灋也皆用禮威嚴乃行也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者周禮都宗人云國有大故則令禱祠鄭注云祠謂報賽又小宗伯注云求福曰禱求得曰祠熊氏云祭祀者國家常禮牲幣之屬以供給鬼神唯有禮乃能誠敬是以君子恭

敬撙節退讓以明禮者君子是有德有爵之通稱王肅云君上位子下民又康成注少儀云君子卿大夫若有異德者凡禮有深疑則舉君子以正之恭敬者何胤云在貌為恭在心為敬何之所說從多舉也夫貌多心少為恭心多貌少為敬所以知者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云貌曰恭又少儀云賓客主恭祭祀主敬論語云巧言令色足恭又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又孝經說君父同敬惟母不同敬以此諸文言之凡稱敬多為尊故知貌多為恭心多為敬也又通而言之則恭敬是一左傳云敬恭父命士昏記云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孝經云恭敬安親此並恭敬連言明是一也撙者趨也節灋度也言恒趨於法度退讓以明禮者應進而還曰退應受而推曰讓以明禮者即道德仁義已下並須禮以成故君子之身行恭敬趨灋度乃退讓之事以明禮也爾雅云猩猩小而好啼郭注山海經云人面豕身能言語今交阯封谿縣出猩猩狀如貛㹠聲似

小兒啼今案禽獸之名經記不同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今鸚鵡是羽曰禽猩猩四足而毛正可是獸今並云禽獸者凡語有通別別而言之羽則曰禽毛則曰獸所以然者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故易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康成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以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此諸經證禽名通獸者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大上貴德注大上帝皇之世其民施而不惟報音義（大音泰注同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施始豉反下同）其次務施報注三王之世禮始興焉禮尚往來往而不來非禮也來而不往亦非禮也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曰禮者不可不學也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況富貴乎注負販者尤輕恌志利宜若無禮然音義（販方萬反恌吐彫反）富貴而知好禮則不驕不淫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注懾猶怯惑音義（好呼報反下同懾之涉反怯丘劫反何胤云憚所行為怯）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世變道殊所貴有異雖負販者必須有禮各隨文解之大上貴德者大上謂三皇五帝之世也其時猶淳厚其德不尚往來之禮所貴者在於有德故曰貴德也德主務施其事但施而不希其反也皇是三皇帝是五帝不云皇帝者恐

是一事不分故鄭升帝於皇上以殊異代矣然五帝雖有三禮五玉陟方朝會而猶是揖讓故上同三皇是以禮運注謂五帝為大道之時也熊氏云三皇稱皇者皆行合天皇之星故詩緯含神霧宋均注云北極天皇大帝其精生人然則稱皇者皆得天皇之氣也鄭氏意則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故注中候勑省圖引運斗樞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也然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犧神農為三皇譙周古史考亦然白虎通取伏犧神農祝融為三皇孔安國則以伏犧神農黃帝為三皇並與鄭不同此皆無所據其言非也鄭數伏犧女媧神農非謂其人身自相接其閒代之王多矣六藝論云燧人至伏犧一百八十七代宋均注文耀鉤云女媧以下至神農七十二姓譙周以為伏犧以次有三姓始至女媧女媧之後五十姓至神農神農至炎帝一百三十三姓是不當身相接譙周以神農炎帝為別人又以神農為木德女媧為水德皆非鄭義也其五帝者鄭注中候勑省圖云德合五帝座星者稱帝則黃帝金天氏高陽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是也實六人而稱五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五帝所以稱帝者坤靈圖云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稱之曰帝三王稱王者莊三年穀梁傳曰其曰王者人所歸往也散而言之則三皇亦稱帝即月令云其帝太昊是也五帝亦稱皇則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是也至三王德劣不得上同於天唯稱王而已此云大上貴德鄭云帝皇之世則帝皇以上皆行德也所以中候握河紀云皇道帝德非朕所專是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為其本故道優於德散而言之德亦是道故總云貴德既三皇行道五帝行德以次推之則三王行仁五霸行義五帝雖行德亦能有仁故大學云堯舜率天下以仁是也案老子云道常無名河上公云能生天地人則當大易之氣也道德經云上德不德其德稍劣於常道則三皇之世法大易之道行之也然則可行之道則伏犧畫八卦之屬是

（也三皇所行者也下德不失德河上公云下德謂號謚之君則五帝所行者也但三皇則道多德少五帝則道少德多此皆熊氏之說也今謂道者開通濟物之名萬物由之而有生之不為功有之不自伐虛無寂寞隨物推移則天地所生微妙不測聖人能同天地之性其愛養如此謂之為道此則常道人行大道也其以此善行為心於己為得雖不矜伐意恒為善謂之為德此則身於道也既能推恩濟養惻隱矜恤於物謂之為仁又身於德若其以仁拾物物不從己征伐刑戮使人服從謂之為義又身於仁以義服從恐其叛散以禮制約苟相羈縻是之謂禮又身於義此是人情小禮非大禮也聖人之身俱包五事遇可道行道可德行德可仁行仁可義行義皆隨時應物其實諸事並有非是有道德之時無仁義有仁義之時無道德也此道德以大言之則天地聖人之功也以小言之則凡人之行也故鄭注周禮云道多才藝德能躬行謂於一人之上亦能開通亦於己為德以此言之則周禮三德六德及皋陶九德及洪範三德諸經傳道德皆有分域小大殊名不足怪也其次務施報者其次謂三王之世也務猶事也三王之世獨親其親獨子其子貨力為己施則望報以為恒事故云務施報禮尚往來者言三王之世其禮主尚往來貧賤而知好禮則志不懾者懾怯也惑也貧者之容好怯惑畏人使心志不遂若知禮者則持禮而行之故志不懾怯是以於負販之中必有所尊也注正義曰惟思也世既貴德但有施恩而不思求報也懾猶怯惑者何胤云懾所行為怯迷於事為惑義或當然）

人生十年曰幼學注名曰幼時始可學也內則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注有室有妻也妻稱室音義（冠古亂反）四十曰強而仕五

十曰艾服官政注艾老也音義（艾五蓋反謂蒼艾色也一音刈治也）六十曰耆指使注指事使人也六十不與服戎不親學音義（耆渠夷反賀瑒云至也至老境也與音預）七十曰老而傳注傳家事任子孫是謂宗子之父音義（傳直專反沈直戀反）八十九十曰耄注耄惛忘也春秋傳曰謂老將知耄又及之音義（耄本又作旄同忘報反注同本或作八十曰耋九十曰旄後人妄加之惛音昏一音呼困反忘亡亮反又如字知音智）七年曰悼注悼憐愛也音義（悼徒報反）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注愛幼而尊老百年曰期頤注期猶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音義（頤羊時反要於遙反又如字下同養道羊尚反又如字）大夫七十而致事注致其所掌之事於君而告老若不得謝注謝猶聽也君必有命勞苦辭謝之其有德尚壯則不聽耳音義（聽吐丁反後可以意求皆不音勞如字又力報反）則必賜之几杖行役以婦人適四方乘安車自稱曰老夫注几杖婦人安車所以養其身體也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老夫老人稱也亦明君尊賢春秋傳曰老夫耄矣於其國則稱名注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越國而問焉

必告之以其制注隣國來問必問於老者以答之制法度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幼而從學至於成德終始之行皆遵禮制各隨文解之人生十年曰幼學者謂初生之時至十歲依內則子生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目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故以十年為節也幼者自始生至十九時故檀弓云幼名者三月為名稱幼冠義云棄爾幼志是十九以前為幼喪服傳云子幼鄭康成云十五以下皆别有義今云十年曰幼學是十歲而就業也二十曰弱冠者二十成人初加冠體猶未壯故曰弱也至二十九通得名弱冠以其血氣未定故也不曰人生並承上可知也今謂庶人及士之子若卿大夫十五以上則冠故喪服云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是也其冠儀與士同故鄭特牲云無大夫冠禮是也其大夫之子亦二十而冠其諸侯之子亦二十而冠天子之子則十二而冠若天子諸侯之身則皆十二而冠具釋在冠義三十曰壯有室者三十而立血氣已定故曰壯也壯有妻妻居室中故呼妻為室若通而言之則宮室通名故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别而言之論其四面穹隆則曰宮因其貯物充實則曰室室之言實也今不云有妻而云有室者妻者齊也齊為狭局云室者含妾媵事類為廣案媒氏云男三十女二十鄭康成云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易曰參天兩地而倚數焉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强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四十曰强而仕者三十九以前通曰壯壯久則强故四十曰强强有二義一則四十不惑是智慮强二則氣力强也五十曰艾服官政者四十九以前通曰强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五十是知天命之年堪為大夫服事也大夫得專事其官政故曰服官政也鄭康成注孝經云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即此之謂也熊氏云案中候運衡云年者既艾注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

（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候準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注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告老致政致政當七十之時故以七十曰艾六十曰耆指使者賀瑒云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六十耳順不得執事但指事使人也鄭注射義云耆耆皆老也七十曰老而傳者六十至老境而未全老七十其老已全故言老也既年已老則傳徙家事付委子孫不復指使也八十九十曰耄者耄僻謬也人或八十而耄或九十而耄故並言二時也七年曰悼者悼憐愛也未有識慮甚可憐愛也年七歲而在九十後者以其同不加刑故退而次之也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者幼無識慮則可憐愛老已耄而可尊敬雖有罪而同不加其刑辟也周禮司刺有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耄三曰惷愚鄭注云若今時律令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故司刺有三赦皆赦免不坐也百年曰期頤者期要也頤養也人年百歲不復知衣服飲食寒煖氣味故人子用心要求親之意而盡養道也頤養也易序卦文大夫七十而致事者七十曰老在家則傳家事於子孫在官致所掌職事還君退還田里也不云置而云致者置是廢絶致是與人明朝廷必有賢代己也白虎通云臣年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為職七十耳目不聰明是以退老去避賢也所以長廉遠恥懸車示不用也致事致職於君君不使退而自去者尊賢也若不得謝者謝猶聽許也君若許其罷職必辭謝云在朝日久劬勞歲積是許其致事也今不得聽是其有德尚壯猶堪掌事不聽去也則必賜之几杖者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案書傳云七十杖於朝鄭注云朝當為國者以其下有八十杖於朝故以朝當為國也與王制同並謂聽致事也行役以婦人者行役謂本國巡行役事婦人能養人故許自隨也適四方乘安車者適四方謂遠聘異國時乘安車安車小車也亦老人所宜然此養老）

（之具在國及出皆得用之今言行役婦人四方安車則相亙也從語便故離言之耳自稱曰老夫者若此老臣行役及適四方應與人語其自稱爲老夫言己是老大夫也必稱老者明君貪賢之故而臣老猶在其朝也於其國則稱名者於其國謂自與其君言也雖老猶自謂名也越國而問焉必告之以其制者越國猶他國也若他國來問己國君之政君雖已達其事猶宜問於老賢老賢則稱國之舊制以對他國之問也注正義曰六十不與戎服不親學者此王制文引之者證不自使也是謂宗子之父者然庶子年老亦得傳付子孫而鄭唯云謂宗子者爲喪服有宗子孤爲殤鄭云言孤有不孤者謂父有廢疾若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鄭今欲會成喪服義故引宗子之父也又一云宗子並謂五宗也五宗之子並是傳祭之身故指之也庶子乃授家事於子非相傳之事此既云傳故鄭知非庶子也必爲宗子父者以經言傳傳者上受父祖之事下傳子孫子孫之

所傳家事祭事爲重若非宗子無由傳之但七十之時祭祀之事猶親爲之其視濯溉則子孫故序卦注云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鼎俎是也若至八十祭亦不爲故王制云八十齊喪之事不及也注云不齊則不祭也耄惛忘也者惛忘即僻謬也所引春秋者左傳昭元年周景王使劉定公勞晉趙孟定公勸趙孟纂禹之績廣樹之功趙孟對云老夫罪戾朝不謀夕劉子歸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引之者證老爲耄安車坐乘若今小車者古者乘四馬之車立乘此臣既老故乘一馬小車坐乘也庾蔚云漢世駕一馬而坐乘也熊氏云案書傳略說云致仕者以朝乘車輲輪鄭云乘車安車言輲輪明其小也春秋傳曰老夫耄矣者引左傳證老臣對他國人自稱老夫也此是春秋隱四年衛石碏辭也石碏子厚與衛州吁遊吁弑其異母兄完而自立未能和民欲結强援時陳侯有寵於周桓王州吁與石厚往陳欲因陳

自達於周而石碏遣人告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君雖尊異之自稱猶若臣者案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士相見禮云士大夫於他邦之君曰外臣是上大夫於己君自稱爲下臣於他國君自稱爲外臣又玉藻云下大夫自名又鄭注玉藻云下大夫自名於他國則曰外臣某是下大夫於己君稱名於他國曰外臣某此既自稱老夫宜是上大夫而稱名從下大夫者既被君尊異故臣亦謙退從下大夫之例而稱名也且玉藻所云是其從下大夫例然臣於君單稱名無嫌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注從猶就也音義（長丁丈反下皆同操七刀反）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注當謝不敏若曾子之爲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有事取謀議於長者各依文解之操几杖以從之者操執持也杖可以

策身几可以扶己俱是養尊者之物故於謀議之時持就也）

凡爲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注安定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音義（夏遐嫁反清七性反字從冫冰冷也本或作水旁非也衽而審反徐而鴆反席也）在醜夷不爭注醜衆也夷猶儕也四皓曰陛下之等夷音義（儕仕皆反等也沈才詣反皓戶老反四皓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事親奉養之禮又去爭訟今各隨文解之昏定而晨省者上云冬温夏清是四時之灋今說一日之灋定安也晨旦也應臥當齊整牀衽使親體安定之後退至明旦既隔夜早來視親之安否何如先昏後晨兼視經宿之禮熊氏云晨省者案內則云同宮則雞初鳴異宮則昧爽而朝在醜夷

不爭者此一句明朋儕禮也醜衆也夷猶儕也皆等類之名風俗語不同故兼言之夫貴賤相臨則有畏憚朋儕等輩喜爭勝負亡身及親故宜誡之以不爭注正義曰醜衆也釋詁文謂在衆不忿爭也云四皓曰陛下之等夷者證夷是等類也四皓漢時隱人高士也其四人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甪里先生皆老髮白皓素因呼為四皓隱商山不仕高祖數召不出後為高祖欲廢呂后之子盈而立戚夫子之子趙王如意為太子張良使太子卑辭安車遣辯士以請四皓四皓果來舍建成侯所至漢十一年黥布反高祖命太子將兵擊之四皓自相謂曰凡來欲以安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無功則從此受禍且太子所與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驍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皆不肯為用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之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常居前上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之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善用兵諸將皆陛下之等夷今令太子將此屬莫肯為用於是呂后如四皓言以請高祖高祖時疾自行十二年破黥布還而疾益甚愈欲易太子及燕置酒太子侍四皓從太子高祖驚曰吾名公數歲公逃我今反從我兒乎四皓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注三賜三命也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衣服三命而受車馬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天子諸侯之子不受自卑遠於君音義（遠于萬反）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注不敢重受賜者心也如此而五者備有焉周禮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僚友官同者執友志同者音義（僚本又作寮了彫反同官者弟大計反下注同）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注敬父同志如事父此孝子之行也音義（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子謙卑行著於外所敬又廣今各隨文解之言夫者貴賤悉然也三賜三命也言為人子雖受三命之尊終不敢受車馬車馬則身有成尊便比踰於父故不受所以許受三命而不許受車馬者命是榮美光顯祖父故受也車馬是安身身安不關先祖故不受也不云不受而云不及者受是已到之日明人子非唯外迹不受抑亦心所不及於此賜也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者周禮司徒去王城百里遠郊遠郊之內為六鄉六鄉之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又遂人職主六遂六遂之民在遠郊之外五家為隣五隣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今不言六遂者舉近耳若六遂之中有此孝者則亦稱之也兄弟親戚稱其慈也者親指族內戚言族外慈者篤愛之名兄弟外內通稱親疎交接並見其慈而稱之僚友稱其弟也者僚友同官者也弟者事長次第之名孝子能接同官有所次序不敢踰越等級故同官之友稱之執友稱其仁也者執友執志同者也同師之友意趣相得綢繆切磋故其見仁恩之心而稱之交遊稱其信也者交遊汎交也結交遊往本資信合故稱信也熊氏云然此五句上始州閭下及

交遊亦其次也前孝後信又為差序略舉五者餘行可知不敢受重賜者心也不受由心故有五稱也見父之執者此亦承為人子之事也明非惟見交遊為善乃徧至父友也自上詣下曰見自下朝上曰見父之執謂執友與父同志者也武故往見武路中相見也注正義曰云三賜不及者受命即受賜故三賜三命故公羊云命者何加我服錫者何賜也是其命賜相將也云凡仕者一命受爵再命受衣服三命受車馬者皆約周禮大宗伯之文案大宗伯一命受職職則爵也又宗伯三命受位鄭康成云始有列位於王朝今言受車馬者但三命受位即受車馬以經云車馬故以車馬言之云卿大夫士之子不受不敢以成尊比踰於父者以公侯伯卿三命其子不受不敢比於父公侯伯大夫子男卿再命公侯伯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其子三命不受車馬者皆是不敢踰於父不言天子諸侯之子不敢受者以其父位既尊不得言不敢比踰故云自卑遠於君案周禮九儀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宋均注云進退有節行步有度賜以車馬以代其勞言成文章行成灋則賜以衣服以表其德動作有禮賜以納陛以安其體長於教誨內懷至仁賜以樂則以化其民居處修理房內不泄賜以朱戶以明其別勇猛勁疾執義堅强賜之虎賁以備非常抗揚威武志在宿衛賜以斧鉞使得專殺內懷仁德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其專征慈孝父母賜以秬鬯以歸祭祀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然則此三賜鄭康成知非九賜之第三而云三命之賜者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命知者王制云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尚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命同也且此云三賜不及車馬其九賜一曰車馬何由三賜不及車馬乎故知此三賜非九賜之三賜也若是九賜之三賜即是身八命九命之尊禮絕凡庶何得下文云州閭鄉黨僚友交遊也故康成以為諸侯及卿大夫之子三命者其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慎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為不同具如前說其大夫賜樂鄉飲酒注云大夫若君賜樂及左傳魏絳有金石之樂非九賜之正灋也車馬之賜進退由於君命今言不受者君子仕辭位不辭祿其物終必受之故鄭注下文不敢受重賜者心也

夫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注告面同耳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音義（告古毒反）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注緣親之意欲知之恒言不稱老注廣敬年長以倍則父事之注謂年二十於四十者人年二十弱冠成人有為人父之端今四十於二十者有子道內則曰年二十惇行孝弟音義（冠工喚反惇都溫反）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注肩隨者與之並行差退音義（差初佳反徐初宜反）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注席以四人為節因

宜有所尊疏（正義曰此一節亦明人子事親之法遊方習業及汎交之禮亦各隨文解之恒言不稱老者老是尊稱若其稱老乃是己自尊大非是孝子卑退之情故注云廣敬言廣者非但敬親因敬親廣敬他人或云子若自稱老父母則甚老則感動其親故舜年五十而慕是也年長以倍則父事之者此謂鄉里之中非親非友但二十以後年長倍己則以父道事之即父黨隨行也十年以長則兄事之者謂年二十於三十者全倍者父事之半倍故兄事之也兄事之則正差退而鴈行也五年以長則肩隨之者謂並行而差退若未二十童子則無此禮以其不能惇行孝弟論語云與先生並行王制云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者舉成人有此禮也童子禮則無也此謂二十於二十五者肩隨則齊於鴈行也然則以此肩隨而推之上云父兄事之豈是溫凊如親正言其或行來坐席推前相類耳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者謂朋友居處遷也羣朋友也子夏曰吾離羣是也古者地敷橫席而容四人四人則推長者居席端若有五人會應一人別席因推長者一人於異席也注正義曰人年三十而娶於後乃有子則三十於六十乃是倍年今鄭言二十於四十者但二十加冠成人責以為人父為人子之禮雖未有妻子有為人父之端又內則云二十乃能敦行孝弟可責以孝子之行故二十於四十約之為倍年也以二十未合有子故鄭云為人父之端有子道也熊氏云知四人為節者以此云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案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加萑席尋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此羣居之法若賓主禮席皆無同坐之法故鄉飲酒賓介異席又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不相連屬也鄉射衆賓之席繼而西謂相連屬也燕禮及大射公三重大夫再重是皆異席也）

為人子者居不主奥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注

謂與父同宮者也不敢當其尊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奥道有左右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音義（奥烏報反沈於六反處昌慮反下同棖直衡反闑魚列五結二反上時掌反凡言以上皆放此）食饗不為槩注槩量也不制待賓客饌具之所有音義（食音嗣饗本又作享香兩反槩古愛反饌士戀反）祭祀不為尸注尊者之處為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音義（為其音于偽反下注除不為孤皆同）聽於無聲視於無形注恒若親之將有教使然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注為其近危辱也人之性不欲見毀訾不欲見笑君子樂然後笑音義（訾音紫毀也沈又將知反樂音洛）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處及行立待賓祭祀敬慎之事各隨文解之此明孝子居處閨門之內不言凡者或異居禮則不然居不主奥者主猶坐也奥者室內西南隅也室嚮南戶近東南角則西南隅隱奥無事故呼其名為奥常推尊者于閑樂無事之處故尊者居必主奥也既是尊者所居則人子不宜處之也坐不中席者一席四人則席端為上今不云上席而言中者舊通有二一云敬無餘席非唯不可上亦不可中也一云共坐則席端為上獨坐則席中為尊尊者宜獨不與人共則坐常居中故卑者坐不得居中也行不中道者尊者常正路而行卑者故不得也男女各路路各有中也立不中門者中央有闑闑傍有棖棖謂之門梐今云不中門者謂棖闑之中是尊者所行故人子不得當之而行也食饗不為槩者熊氏）

（云謂傳家事任子孫若不傳家事則子孫無待賓之事大夫士或相往來設於饗食槩量也不制設待賓饌具事由尊者所裁而子不得輒豫限量多少也祭祀不為尸者尸代尊者之處故人子不為也聽於無聲者謂聽而不聞父母之聲視於無形者謂視而不見父母之形此明人子常禮也雖無聲無形恒常於心想像似見形聞聲謂父母將有教使己然也不苟訾不苟笑者苟且也相毀曰訾不樂而笑為苟笑彼雖有是非而己苟譏毀訾笑之皆非彼所欲必反見毀辱故孝子不為也注正義曰凡上四事皆謂與父同宮者爾若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不禁所以爾者有命既尊各有臣僕子孫應敬己故也云不敢當其尊處者四事皆尊者之處室中西南隅謂之奧者爾雅釋宮文郭璞注云隱奧之處西北隅謂之屋漏孫炎云日光所漏入東北隅謂之宧孫氏云日側之明是宧明也東南隅謂之窔郭氏云隱闇也云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者證有異居之道也為其近危辱也者危解不登高不臨深辱解不訾不笑也云君子樂然後笑者引論語證不苟笑之事也此是公明賈答孔子云夫子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也）

孝子不服闇不登危懼辱親也注服事也闇冥也不於闇冥之中從事為卒有非常且嫌失禮也男女夜行以燭 音義（瞑本亦作冥莫定反下同卒才忽反）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為忘親也死為報仇讎不有私財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自謹慎其身不許友以死及不得有私財之事各隨文解之不服闇者服事也謂不行事於闇中也一則為卒有非常二則闇中行事好生物嫌故孝子深戒之父母存不許友以死者謂不許為其友報仇讎也親存須供養則孝子不可死也若

父母存許友報仇怨而死是忘親也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敵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親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耳不有私財者家事統於尊財關尊者故無私財）

為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注為其有喪象也純緣也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 音義（純諸允反又之閏反下及注皆同緣悅絹反縞古老反沈又古到反紕婢支反徐補移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為人子父母存及孤子衣冠純飾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不言凡者若仕者或遇凶荒雖親存亦須素服非要在親沒故不言凡父母存冠衣不純素者冠純謂冠飾也衣純謂深衣領緣也禮具父母大父母存冠衣純以繢若有父母無大父母則純以青若少而并無則乃純素也故親存者不得純素也注正義曰引玉藻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者證冠純有吉凶之別也縞冠者薄絹為之玄武者以黑繒為冠卷也子姓者姓生也孫是子所生故謂孫為子姓父有服未畢子雖已除猶未全吉也故縞冠玄武玄武是吉縞冠為凶明吉凶兼服也何胤云繪裹卷武也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又證有素為凶也當祥之日朝服縞冠祥祭之後則縞冠素紕何胤云素紕謂緣冠兩邊云深衣曰具父母衣純以青者引證不純以素之事）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注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 音義（早喪息浪反適丁歷反）疏（正義

（曰上言有親而不素此言無親而素者也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當室謂適子也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也然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所以爾者通者有二云凡子皆然豈唯當室但嫡子內理烝嘗外交宗族代親既偏嫌或不同故特明之所以鄭引深衣為注會證凡孤子悉同也崔靈恩云指謂當室不當室則純采所以然者當室之孤內理烝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示哀也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畧耳注正義曰三十以外遭喪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言雖是除喪未三十不得純采若至三十則亦采也故云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也然注前解適子後引深衣似崔解也深衣不言冠者從可知也）

幼子常視毋誑注視今之示字小未有所知常示以正物以正教之無誑欺音義（視音示誑本或作誆注同九況反欺也）童子不衣裘裳注裘大溫消陰氣使不堪苦不衣裘裳便易音義（衣於既反下同大音泰徐他佐反便婢面反易以豉反）立必正方不傾聽注習其自端正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注習其扶持尊者提攜謂牽將行音義（提大兮反攜戶圭反奉芳勇反又扶恭反下及注奉扃奉席奉箕皆同）負劍辟咡詔之注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音義（辟匹亦反側也徐芳益反沈扶亦反注同咡徐如志反何云口耳之間曰咡挾音協）則掩口而對注習其鄉尊者屏氣也音義（掩於檢反鄉許亮反本又作嚮後文注皆同屏必領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父母教子及衣裘裳之法也各隨文解之小兒恒習效長者長者常示以正事不宜示以欺誑恐即學之故曾子兒啼妻云兒莫啼吾當與汝殺豕兒聞輒止妻後向曾子說之曾子曰勿教兒欺即殺豕食兒是不誑也童子不衣裘裳者童子未成人之名也衣猶著也童子體熱不宜著裘裘大溫傷陰氣也又應給役若著裳則不便故並不著也故童子並緇布襦袴也立必正方者立宜正嚮一方不得傾頭屬聽左右也張逸云此說其威儀常然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者非唯教之聽立至於行步亦宜教之提攜謂牽將行時因牽行之又教之為節也奉長者之手為兒長大方當供養扶持長者故先使學之令習便也張逸云說其見與行之法也負劍辟咡詔之者豈但在行須教正在抱時亦令習也負謂致兒背上也劍謂挾於脇下如帶劍也辟傾也咡口旁也詔告也長者或若負兒之時而與之語當傾頭以告之也不正嚮之令氣不觸兒也亦令見長者所為而復習之也張逸云辟咡詔之傾頭以告教之也此長者之為也此負謂兒在人背上曰負兒在懷中亦稱負謂兒負之故內則云三日始負子注云負之謂抱之則掩口而對者嚮長者告語之此是童子答長者童子雖未能掩口而對長者亦教其為之其禮以為後法掩口恐氣觸人張逸云謂令小者如是所習嚮尊者屏氣也注正義曰古者觀視於物及以物視人則皆作示傍著見後世已來觀視於物作示傍著見以物示人單作示字故鄭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也是舉今以辨古昏禮視諸衿鞶注云視乃正字今文視作示俗誤行之言視正字也言古之以物示人作視字為正故云視乃正字今文儀禮應為古視字乃作今示字故言俗誤也使不堪苦者熱消陰氣則不堪苦使也此童子不衣裘裳二十則可故內則云二）

十可以衣裘帛國君十二冠則裘裳早矣女子十五許嫁者則亦衣帛詩云乃生男子載衣之裳是初生暫行此禮口旁曰咡者案管子書弟子職云食已循咡覆手謂弟子食訖以手循覆於咡故知是口旁也

禮記注疏卷一

禮記注疏卷一考證

曲禮上曲禮曰注疏是引儀禮正經○臣召南按古人以周禮為經禮儀禮為曲禮故賈公彥疏曰儀禮亦名曲禮言曲者見行事有屈曲也此文是作記者引舊禮經之語說見後文

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疏

樂不可極疏天子宮縣以下皆得有樂云云○臣召南按以樂為音樂在鄭注實無明文孔疏特依皇侃為說耳以上文三句推之陸氏音義謂樂音洛是也

若夫注言若欲為丈夫也○劉敞曰坐如尸立如齊乃大戴禮曾子事父母篇之辭曰孝子惟巧變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云云此成人之善也而未得為人子之道也此篇蓋取其文而若夫二字失於刪去鄭氏不知其然乃謂此二句為丈夫之事誤矣

臣召南按宋儒以夫音扶作發語辭解是也

決嫌疑疏若妾為女君期云云是決嫌疑者○臣召南按是決嫌疑者當作是決嫌也與下文是決疑也相

對陳澔集說引此條甚明可知宋以前之本不誤

凡為人子之禮注四皓疏一東園公二綺里季三夏黃公四角里先生〇臣名南按四皓名當云二綺里季夏三黃公據此疏則唐初人已誤作夏黃公讀矣又疏引臣聞毋愛者子抱之按史漢原文無之字蓋衍文也

夫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注疏然則此三賜鄭康成知非九賜之第三而亡三命之賜者〇臣名南按此

疏亡字係云字之訛指注三賜三命也一段各本俱誤

故州閭鄉黨稱其孝也疏周禮司徒去王城百里遠郊云云〇臣名南按去字毛本作云字但此二句非周禮本文乃孔疏約其意耳王城百里為遠郊司馬法文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則大司徒序官鄭司農注也此疏遠郊上脫為字

祭祀不為尸注然則尸卜筮無父者〇臣名南按此注下無疏少牢饋食禮筮以某之某為尸注曰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賈疏曰曲禮言父在不為尸然則凡為尸者父皆死矣死者當諱其名故云字父尸尊鬼神也可為此句確疏

禮記注疏卷一考證

謹按第四頁前七行疏謂己所嫌恨刊本監本毛本恨訛慢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三行疏故云不可常也諸本也訛云據宋本改

第十一頁後八行疏郭注山海經云諸本注訛璞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後四行注宜若無禮然諸本然訛焉據宋本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音義忘亡亮反刊本忘訛官亡訛忘並據釋文改

後七行注亦明君尊賢諸本尊訛貪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前三行疏九年教之數目刊本目訛日今改

前四行疏冠義云諸本義訛禮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三行疏室者舍妾媵刊本妾訛妻今據毛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疏志在宿衛諸本宿訛伯據宋本改

後六行疏而云三命之賜者諸本云訛亡據宋本改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檢討臣郭　寅

謄録監生臣費雲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曲禮上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注尊不二也先生老人教學者音義（從才用反下皆同）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注爲有教使音義（拱俱勇反）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注爲其不欲與己並行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注爲遠視不察有所問音義（上時掌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事師長之禮幷自恭謹之法今各隨文解之從於先生者謂從行時先生師也謂師爲先生者言彼先己而生其德多厚也自稱爲弟子者言己自處如弟子則尊師如父兄也故公西華子夏之徒答孔子皆自稱弟子也雷次宗以爲師如父兄故自稱弟子也今明若從師行不得輒往路傍與他人言也而論語云有酒食先生饌則先生之號亦通父兄崔靈恩云凡言先生謂年德俱高又敎道於物者凡云長者直以年爲稱也凡爲君子者皆爲有德尊之不據年之長幼故所稱不同也遭先生於道者此明道路與師長相逢之法遭逢也趨疾也拱手見師而起敬故疾趨而進就之也又不敢斥問先生所爲故正立拱手而聽先生之敎先生與之言則對者此謂問時事之言則對若問己大事則辭讓然後對故前文云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則必鄉）

（長者所視者長者來視則來視長者西視則西視從先生君子亦然注正義曰書傳畧說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大夫為父師士為少師教於州里儀禮鄉射注云先生鄉大夫致仕者此云老人教學者則通凡老而教學者是未必皆致仕者）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注為惑人音義（呼火故反號呼也）

將適舍求毋固注謂行而就人館固猶常也求主人物不可以舊常致時之無周禮土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其類將上堂聲必揚注警內人也音義（警京領反）疏（正義曰自此以下雖從師長兼明為賓客禮也適猶往也舍主人家之固猶常也凡往人家不可責求於主人覓常

舊有之物故曰求毋固也注正義曰案地官土訓職云辨地物鄭注云別其所有所無原其生者生有時以告王之求也若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與此相類也故引之證求毋固也）

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注不干掩人之私也奉扃敬也音義（屨紀具反單下曰屨聞音問又如字下同視常止反下同徐音示沈又市志反扃古螢反何云關也一云門扇上鐶鈕毋徐音如字）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注不以後來變先音義（闔胡臘反）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注示不拒人音義（拒具庶反）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注趨隅升席必由下

也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音義（踖在亦反一音席躐也摳苦侯反提也下及注同趨七俱反向也注同本又作走徐音奏又如字唯于癸反應辭也注同徐于比反沈以水反諾乃各反應應對之應）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謂室有兩人故戶外有二屨此謂兩人體敵故二屨在外知者以鄉飲酒無算爵賓主皆降脫屨於堂下以體敵故也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故少儀云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案屨人注云複下曰舃單下曰屨古人言屨以通於複今世言屨以通於單如鄭此言古人之言無問單之與複皆名為屨今人言屨止謂單者也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者若一屨有一人一人無非法之私事則外人可即入若有二屨二屨是有二人或請閒密事若內人語聞於戶外則外人乃可入也熊氏以為一人之屨在戶內其戶外有二屨則三人也下文云離坐離立無往參焉則知戶內二人不

得參之故知戶外有二屨者當有三人義亦通也將入戶視必下者雖聞言而入亦不得舉目而視恐覩人私故必下入戶奉扃者奉扃之說本有多家今謂禮有鼎扃所以關鼎今關戶之木與關鼎相似亦得稱扃凡常奉扃之時必兩手向心而奉之今入戶雖不奉扃木其手若奉扃然以其手對戶若奉扃言恭敬故言奉扃也是以注云奉扃敬也視瞻毋回者見初將入時視必下而竟不得迴轉廣有瞻視也戶開者亦開者既入戶不以後來變先若戶本開則今入者不須闔也戶闔亦闔者戶若本闔則今入者不須開也有後入者闔而勿遂者有後入者謂已於先入後猶有人又應入者也雖已應還闔當徐徐欲作闔勢以待後入不得遂闔以成拒後人故注云示不拒人毋踐屨者踐蹋也既並脫屨戶外其人或多若後進者不得蹋先入者屨毋踖席者踖猶躐也席既地鋪當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己位上不發初從上從上為躐席也玉藻云升席升席不由

前爲蹴席也熊氏以爲踏席猶逆席逆席謂從上升故鄭云以由下玉藻所云者自是不由席前升與此別摳衣趨隅者摳提也衣裳也趨猶向也隅猶角也旣不踏席當兩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之下角從下而升當己位而就坐也必慎唯諾者唯[illegible]也[illegible]諾應對也旣坐定又慎於應對注正義曰案鄉飲酒云賓升席自西方注云升由下也升必中席彼謂近主人爲上故以主西爲之下凡席皆升由下降由前云慎唯諾者不先舉見問乃應者舉猶問也謂不先問也

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闑右注臣統於君闑門橛音義（闑魚列反橛也橛求月反門中木）不踐閾注閾門限也音義（閾于逼反又況域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大夫士出入君門之灋門以向堂爲正右在東故盧注檀弓下云門以向堂爲正主人位在門東客位在門西今此大夫士是臣臣皆統於君不敢自由賓敵出入君門恒從闑東也其士之朝位雖在西方東面入時仍依闑東其大射注云左則由闑西者汎解賓客入門之灋也不踐閾者踐履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注下賓也敵者迎於大門外聘禮曰君迎賓於大門內音義（下遐嫁反）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注爲猶敷也雖君亦然音義（敷芳夫反）然後出迎客客固辭注又讓先入主人肅客而入注肅進也進客謂道之音義（道音導）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注右就其右左就其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注降下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不敢輒由其階卑統於尊不敢自專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注復其正音義（復音服後此音更不重出）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注拾當爲涉聲之誤也級等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之併音義（拾依注音涉級音急階等躡女攝反併步頂反）連步以上注重蹉跌也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音義（上時掌反下皆同重直勇反徐治恭反蹉本亦作差同七何反跌大結反過古卧反後不音者放此）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注近於相鄉敬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賓與主人送迎相讓及升堂行步之灋各隨文解之言凡者通貴賤也每門者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大夫二門客敀者主人出門外迎客主人輒先讓不先入故曰每門讓於客也貴賤禮不並存且諸侯自相爲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所以不隨命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地子男立當衡注衡謂車轅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公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

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賓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詣已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灋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傳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云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一等鄭注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闑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使三介而去門三十步上擯出閾外闑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邐迤如君自相見也而末介末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

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儀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灋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灋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此云凡與客入者謂燕也故下文云至寢門謂燕在寢也若相朝饗食皆在廟每門讓於客者每門讓於客自謙下敬於賓也客至於寢門者寢門最內門也謂客與主人入至主人內門也則主人請入為席者為猶敷也客至於內門而主人請先獨入敷席也然主人鄉已應正席今客至門方請先入敷席者其意有二一則自謙示不敢逆設席以招賢也二則重慎更宜視之然後出迎客者入鋪

席竟後更出迎客也客固辭者固如故也禮有三辭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主人入鋪席竟出而迎客再辭不先入也主人肅客而入者肅進也謂先導之也客以再辭故主人進道客也故公食大夫禮云公揖入賓從是也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者降等卑下之客也不敢亢禮故就主人階是繼屬於主人主人與客讓登者客主至其階又各讓不先升也主人先登者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不言三者略可知也客從之者言主人前升至第二級客乃升中較一級故云從之也公食禮云公升二等賓升是也案燕禮大射賓先升者公以宰夫為主人賓尊也故下注云賓每先升尊也案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館卿升一等賓從於時賓為主人不先升者卿銜主君之命尊故先升也至於賓設禮擯卿賓升一等大夫從升者以賓作主人故也拾級聚足者此上階灋也拾涉也級等也聚足謂每階先舉一足而後足併之不得後過前

也涉等聚足謂前足躡一等後足從而併之也連步以上者上上堂也在級未在堂後足不相過故云連步也涉而升堂故云以上注正義曰迎於大門外謂敵者則主人自出聘禮云君迎賓於大門內者謂不敵者主人不出門也使者是彼引故主君迎至門內而不出也雖君亦然者知君迎臣君亦先入者案聘禮云及廟門公揖入於中庭是也若敵者則更出迎其不敵則不出迎故聘禮云立於中庭注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是也聘禮君使卿歸饔餼於賓賓迎於門外及廟門賓揖俱入是敵禮不重出迎者尊主君之命不敢當也聘禮賓見主國大夫及廟門大夫揖入不出迎者尊聘君之命不敢當也謂大夫於君士於大夫也者此大夫於君大夫皆他國大夫也案聘禮云公迎賓賓不就主人階公食大夫禮云公迎賓賓入門左注云左西方此皆是降等不就主人階者以聘禮及公食大夫禮並奉已君之命不可苟下主人故從客禮也若君燕於臣命宰

夫爲主人則主人與賓皆從西階升與此異也案聘禮賓面主國大夫他國大夫是敵禮賓亦入門右鄭注見（私事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爲若降等然）

帷薄之外不趨注不見尊者行自由不爲容也入則容行而張足曰趨音義（帷位悲反帷幔也薄平博反簾也）堂上不趨注爲其迫也堂下則趨音義（爲于僞反下並同迫音伯）執玉不趨注志重玉也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音義（介音界）堂上接武注武迹也迹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中人之迹尺二寸堂下布武注布武謂每移足各自成迹不相躡室中不翔注又爲其迫也行而張拱曰翔並坐不横肱注爲害旁人音義（並如字又步頂反後放此肱古弘反）授立不跪授坐不立注爲煩尊者俛仰受之音義（跪求委反本又作危授坐本又作俛仰）疏（正義曰此）一節言趨步授受之儀帷幔也薄簾也趨謂行而張足疾趨而行敬也貴賤各有臣吏設其敬處亦各有遠近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外屏門外爲之內屏門內爲之邦君樹塞門是也臣來朝君至屏而加肅敬屏外不敬故不趨也今言帷薄謂大夫士也其外不趨則內可趨爲敬也此帷薄外不趨謂平常燕也若祭祀之禮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知爾雅是祭祀者以召誥云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注云告文王廟告文王則告武王可知出廟入廟不以遠爲文

是也若迎賓則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行謂大寢之庭至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堂上不趨者亦謂不疾趨堂上迫狹故也下階則趨故論語云没階趨進翼如也然論語云是孔子見於君也執玉不趨者執玉須慎不論堂之上下皆不疾趨也若張足疾趨則或蹉跌失玉故不趨注云聘禮曰上介授賓玉於廟門外者引證賓有執玉於堂下時也賓當進聘故上介授賓玉於主人廟門外賓執玉進入門內不疾趨而爲徐趨徐趨者則玉藻云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注云孔子執玉則然也又云執龜玉舉前曳踵蹜蹜如也注云著徐趨之事疾趨者則玉藻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注云疾趨謂直行也疏數自若毋移欲其直且正也堂上接武者武跡也既不欲疾趨故跡相接也鄭云每移足半躡之王云足相接也庾云謂接則足連非半也武跡相接謂每移足半躡之也中人跡一尺二寸半躡之是每進六寸也堂下布武者鄭謂每移足各自成跡不半相躡王云謂跡間容足若跡間容足則中武王說非也授立不跪者謂尊者立之時卑者以物授尊者不得跪煩尊者俯俛若尊者形短雖卑者得跪以授之故少儀云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注云尊者短則跪不敢（以長臨之是也）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注如是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厥中有帚音義（爲于僞反擭本又作糞徐音奮掃席前曰擭帚之手反箕立基膺於陵反揭如字箕舌）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注謂掃時也以袂擁帚之前掃而郤行之音義（袂武世反衣袖末拘古侯反徐音俱謂掃先報反又先早反擁於勇反）以

箕自鄉而扱之注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音義（扱依注音吸許急反斂也去丘呂反下注同）奉席如橋衡注橫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橋井上㮏槔衡上低昂音義（橋居廟反令力呈反卬本又作昂又作仰同五剛反又魚丈反下同㮏本又作契又作絜同音結槔古毫反絜皐依字作桔槔見莊子）請席何鄉請衽何趾注順尊者所安也衽臥席也坐問鄉臥問趾因於陰陽音義（衽而審反趾音止）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注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也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音義（坐才臥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為尊者埽除布席之儀各隨文解之必加帚於箕上者謂初持箕往時也以帚加置箕上兩手舉箕也以袂拘而退者謂埽時也袂衣袂也退遷也當埽時郤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故云拘而退以箕自鄉而扱之者扱斂取也謂以箕自鄉斂取糞穢亦不以箕鄉尊也奉席如橋衡者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橫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灋故注云如有首尾然言如有則實無首尾至於舒席之時則有首尾故公食禮云莞席尋卷自末注云末終也終則尾也請席何鄉請衽何趾者既奉席來當隨尊者所欲眠坐也席坐席也鄉面也衽臥席也趾足也坐為陽面亦陽也坐故問面欲何所鄉也臥是陰足亦陰也臥故問足欲何所趾也皆從尊者所安也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者謂東西

設席南鄉北鄉則以西方為上頭也所以然者凡坐隨於陰陽若坐在陽則貴左坐在陰則貴右南坐是陽其左在西北坐是陰其右亦在西也俱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者謂南北設席皆以南方為上也坐在東方西鄉是在陽以南方為上坐若在西方東鄉是在陰亦以南方為上亦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注云賓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是也注正義曰證加帚箕上弟子職者管子之書篇名也其書述為弟子職也膺胸前也擖箕舌也厥其也言執箕之禮以箕舌鄉胸而帚置於箕中箕是棄物之器故不持鄉尊也必讀扱為吸者以其穢物少吸然則盡不得為一扱再扱故讀從吸也衽臥席也者案昏禮同牢禮畢將臥云御衽於奧媵衽良席有枕北趾此是衽為臥席也）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閒函丈注謂講問之客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飲食之客布席於牖前丈或為杖音義（函胡南反丈如字丈尺之丈王肅作杖畫胡麥反牖羊九反）主人跪正席注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客跪撫席而辭注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客徹重席主人固辭注徹去也去重席謙也再辭曰固音義（重直龍反注同再辭曰固一本作曰固辭）客踐席乃坐注客安主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注客自外來宜問其安否無恙

及所爲來故音義（恙羊尚反爾雅云憂也爲于僞反下同）將卽席容毋怍注怍顔色變也音義（作才洛反慙也）兩手摳衣去齊尺注齊謂裳下緝也音義（齊音咨注同本又作齋緝七立反）衣毋撥注撥發揚貌音義（撥半末反發揚）足毋蹶注蹶行遽貌音義（蹶本又作蹷居衛反又求月反行急遽貌遽其據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客主之禮儀云若非飲食之客者飲食之客謂來共飲食者非飲食客謂來講問者布席謂舒之令相對若飲食之客不須相對若講問之客布席相對須講說指畫使相見也席間函丈者函容也旣來講說則所布兩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足以指畫也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則三席是一丈故鄭云容丈也主人跪正席者客雖來講問而主人宜敬故跪而正席示親客之來也雖來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也客跪撫席而辭者撫謂以手按止之也客跪以手按止於席而辭不聽主人之正席也撫之者答主人之親正席也客徹重席者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之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爲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也主人固辭者固辭再辭止客之徹也然尊卑有數而客必徹之者旣言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爲用故雖尊猶自徹也客踐席者踐猶履也客起徹重席主人止之故客還履席將坐乃坐者主人待客坐乃坐也主人不問客不先舉者舉亦問也客從外來宜問路中寒熱無恙若主人未問則客不可先問也爾雅釋詁文恙憂也將卽席容無怍者此明弟子講問初來之瀘卽就也作顔色變也初將來就席顔色宜莊不得變動顔色兩手摳衣去齊尺者摳提挈也衣謂裳也齊是裳下緝也亦謂將就席之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令裳下）

（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也足毋蹶者蹶行急遽貌也亦謂客初至之時勿得行遽以爲敬恐有蹶蹎之貌也注正義曰凡飲食燕饗則賓位在室外牖前列遲南嚮不得布席相對相對者唯講說之客耳不在牖前或在於室云丈或爲杖者王肅以爲杖言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或容杖也然二家可會）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注廣敬也在前謂當行之前音義（策本又作筴初革反編簡也）虛坐盡後注謙也音義（盡津忍反後放此）食坐盡前注爲汙席音義（汙汙辱之汙又故反後放此）坐必安執爾顔注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毋儳言注儳猶暫也非類雜音義（儳徐仕鑒反又蒼鑒反又蒼陷反）正爾容聽必恭注聽先生之言旣說又敬音義（說音悅）毋勦說注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爲己說音義（勦初交反一音初教反擥取說如字注同徐舒銳反擥徐力敢反）毋雷同注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孟子曰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音義（應應對之應下同）必則古昔稱先王注言必有依據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注不敢錯亂尊者之言音義（坐才臥反後放此）請業則起請益則起注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音義（倦音眷徐久戀反）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注應辭唯恭於諾音義（唯于癸反徐于比反注同）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注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爲有後來者音義（爲于僞反下爲饌同）見同等不起注不爲私敬燭至起注異晝夜食至起注（爲饌變）上客起注敬尊者燭不見跋注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音義（見賢遍反跋半末反去起呂反下風去免去同燼才信反厭於艷反下同）尊客之前不叱狗注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嫌若風去之音義（叱尺質反狗古口反風音芳鳳反）讓食不唾注嫌有穢惡音義（唾吐臥反穢紆廢反徐烏外反惡烏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弟子事師子事父之禮各隨文解之先生書策者策篇簡也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也越踰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己前則跪而遷移之戒慎勿得踰越廣敬也虛坐盡後者凡坐各有其法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不敢近前以爲謙也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盡前者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若坐近後則濺汙席故盡前也玉藻云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是也坐必安者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執爾顏者執守也久坐好異故必戒之宜如嚮者無怍顏容也故注云執猶守也長者不及毋儳言者長者猶先生也互言耳及謂所及之事也儳暫也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雜甲事暫然雜錯師長之說正爾容者正謂矜莊）

（也方受先生之道當正己矜莊也顏容通語耳聽必恭者聽師長之說宜恭敬也毋勦說者語當稱師友而言無得擥取人之說以爲己語毋雷同者凡爲人之濫當自立己心斷其是非不得聞他人之語輒附而同之若聞而輒同則似萬物之生聞雷聲而應故云毋雷同但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而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必則古昔者則法也雖不雷同又不得輒專故當必法於古昔之正稱先王者既法古昔而所言之事必稱先王聖人爲天子者也如孔子說孝經稱先王有至德也言必有所依據請益則起者益謂己受說而不解了更諮問審之也侍坐於所尊敬毋餘席者謂先生坐一席已坐一席已必坐於近尊者之端勿得使近尊者之端更有空餘之席所以然者欲得親近先生似若扶持然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來故闕其在下空處以待之見同等不起者雖見己之同等後來不爲之起任其坐在下空處所以然者尊敬先生不敢曲爲私敬也上客起者上客謂尊者之上客也尊者見之則起故侍者宜從之而起然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燭不見跋者小爾雅云跋本也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爲燭也火炬照夜易盡盡則藏所然殘本所以爾者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故不見殘本恒如然未盡也尊客之前不叱狗者若有尊客至而主人叱罵於狗則似厭倦其客欲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爲甚注正義曰人之言評議是非須自出己情不當然者然謂如此也謂不當如此隨附他意孟子云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引之者明是非由己不可一同餘人起若今摳衣前請也者漢時受學有摳衣前請之法故鄭引證之也請益者子路受師說不了故就孔子請益也案論語云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答云爲政先行恩惠後乃可使人爲勞役子路嫌少就孔子更請益孔子答云但勤行前恩惠之事無倦怠則自足爲政引之

（者證請益也云應辭唯恭於諾者父與先生呼召稱唯唯吶也不得稱諾其稱諾則似寛綏驕慢但今人稱諾猶古之稱唯則其意急也今之稱吶猶古之稱諾其意緩也是今古異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注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音義（欠丘劒反伸音身撰仕轉反屨紀具反下同蚤音早莫音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注離席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音義（離力智反令力呈反）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注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閒有所白也屏猶退也隱也音義（間音閑注同）毋側聽注嫌探人之私也側聽耳屬于垣音義（探音貪屬之玉反垣音袁）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注皆爲其不敬噭號呼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跛偏任也伏覆也髢髲也毋垂餘如髲也免去也褰袪也髢或爲肆音義（噭古弔反視如字徐市志反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徐方寄反髢徒細反髲垂如髲袒徒旱反露也褰起連反爲于僞反下爲妨爲于皆爲爲其爲後同號户高反本又作啼字呼火故反又如字睇大計反眄莫遍反覆芳伏反髲皮義反袪邱魚反肆以二反餘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卑者事君子之禮君子欠伸者君子志疲則欠體疲則伸撰杖屨者則君子自執杖在坐若屨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莫者君子或瞻視其庭影望日蚤晚也侍坐者請出矣者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是以論語云杖者出斯出矣不請自專今若見尊者爲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矣侍坐於君子若此又明卑侍尊事異於上故又言侍坐也君子問更端者更端別事也謂嚮語已畢更問他事則起而對者事異宜新更敬又起對也侍坐於君子者此亦卑事於尊所明既異故更言侍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者間謂清閒也復白也卑者正侍坐於君子而忽有一人來告君子云欲得君子少時無事清閒已願有所白也則左右屏而待者屏退也侍者聞告欲有所白則當各自屏退左右避之不得迫也毋側聽者此以下亦是侍君子之法凡人宜當正立不得傾欹側聽人之語嫌探人之私故注云側聽耳屬于垣若側聽則耳屬于垣壁聽旁人私言也毋噭應者噭謂聲嚮高急如叫之號呼也應答宜徐徐而和不得高急也毋淫視者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流動邪眄也毋怠荒者謂身體放縱不自拘斂也遊毋倨者遊行也倨慢也身當恭謹不得倨慢也立毋跛者跛偏也謂挈舉一足一足蹋地立宜如齊雙足並立不得偏也坐毋箕者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古也寢毋伏者寢臥也伏覆也臥當或側或仰而不覆也斂髮毋髢者髢髲也垂如髲也古人垂髮以纚韜之不使垂也冠毋免者免脫也常著於首不可脫也勞毋袒者袒露也雖有疲勞之事厭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暑毋褰裳者暑雖炎熱而不得褰袪取涼也然上諸事條目誠侍者左右屏隱之人也既屏隱則好生上事或私覗清閒或隔尊自恣故宜兼誡亦可通誡爲人之法也）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注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

側音義（上時掌反）解屨不敢當階注爲妨後升者音義（妨音方）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當階音義（著丁略反）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注謂長者送之也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內也遷或爲還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解屨著屨之法事異於上故別言侍坐也屨不上於堂若長者在堂而侍者屨賤故脫於階下不著上堂若長者在室則侍者得著屨上堂而不得入室戶外有二屨是也或云恐不得上也戶外有二屨是狎客非須擯通也解屨不敢當階者解脫也屨既不上於堂故解之於階下也謂脫爲解著綦內則云屨著綦鄭云綦屨繫也又冠禮云黑屨青絇鄭云絇之言拘也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綦內則注

有屨繫之文冠禮有絇如刀衣鼻在屨頭及行戒之間故師說云用物穿屨頭爲絇相連爲行戒也今云解屨是解繫也故隱義云古者屨頭鼻綦繩相連結之將升堂解之也不敢當階者謂人與屨並不當階側就階邊而解若留屨置階道爲妨後升也就屨跪而舉之者此侍者或獨暫退時取屨法也就猶著也初升時解置階側今下著之先往階側跪舉取之故云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著屏退也退不當階也鄉長者而屨者此明少者禮卑退去爲長者所送之法也既爲長者所送則於階側跪取屨稍移之面鄉長者而著之故云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者遷徙也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俯而納屨者納內也既取因俯身向長者而內足著之不跪者若跪則足向後不便故俯也雖不並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耳）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間注爲干人私也

離兩也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注皆爲重別防淫亂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枷衣者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別外言內言男女之職也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梱門限也女子許嫁

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宮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音義（椸羊支反衣架也枷本又作架徐音稼古文無此字櫛側乙反嫂字又作嫂素早反漱悉侯反梱本又作閫苦本反別彼列反下及注同澣戶管反）父子不同席注異尊卑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注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音義（媒音梅不相知本或作不相知名名行字耳傳直專反）非受幣不交不親注重別有禮乃相

經固故日月以告君注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音義（判普叛反）齊戒以告鬼神注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音義（齊側皆反）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注會賓客也以厚其別也注厚重慎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注為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音義（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賀取妻同媵羊證反又繩證反繫音計又音戶計反）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注辟嫌也有見謂有奇才卓然衆人所知音義（見賢遍反辟音避本亦作避下同餘皆放此）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不干人私幷遠嫌之法令各隨文解之離坐離立毋往參焉者離兩也若見彼或二人併坐或兩人併立既唯二人恐密有所論則已不得輒往參預也離立者不出中間者又若見有二人併立當已行路則避之不得輒當其中間出也不云離坐者道路中非安坐之地故不云坐也識與不識通知此也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內則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諸母不漱裳者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漱浣也諸母賤乃可使漱浣盛服而不可使漱裳裳卑褻也欲尊崇於兄弟之母故不可使漱裳耳又欲遠別也外言不入於梱者外言男職也梱門限也男職在於官政各有其限域不得令婦人預之故云外言不入於梱也內言不出於梱者內言女職也女職謂織紝男子不得濫預故云不出於梱也女子許嫁纓者女子婦

人通稱也不要對文故不重云子也婦人弱質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二是許嫁時繫纓此則為許嫁時繫纓何以知然者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衿纓鄭以為佩香纓不云纓之形制此云許嫁有從人之端也又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鄭注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又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鄭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但婦人之衿纓即是五采者故鄭云示繫屬也今此許嫁謂十五時非有大故不入其門者大故謂喪病之屬也女子已許嫁則有宮門列為成人唯有喪病等乃可入其門非大故則不入門也女子子者謂已嫁女子子是已之女不直云女子而云女子子者凡男子女子皆是父生同為父之子男子則單稱子女子則重言子者案鄭注喪服云重言女子子是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兄弟弗與同席而坐者雖已嫁乃成人猶宜別席不云姪及父唯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弗與同器而食者熊氏以為不得傳同器未嫁亦然今嫌嫁或有褻於未出故明之皆為重別防淫亂也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者相知男女名者先須媒氏行傳昏姻之意後乃知名見媒往來傳昏姻之言乃相知姓名也故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者幣謂聘之玄纁束帛也先須禮幣然後可交親也故日月以告君者既男女須辨故婦來則書取婦之年月日時以告國君也齊戒以告鬼神者並厚重遠別也齊戒謂嫁女之家於受六禮並在於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乃並自齊潔但在已寢不在廟也所以爾者白虎通云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然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故云齊戒以告鬼神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者熊氏云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義或然也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者明避嫌也見謂奇才

（卓異可見也寡婦無夫若其子有奇才異行者則已可與之爲友若此子凡庸而已與其往來則於寡婦有嫌也是以鄭注有見謂奇才卓然衆人所知也注正義曰離兩也者案易象云明兩作離是離爲兩也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者熊氏云謂若大宗收族宗子燕食族人於堂宗子之婦燕食族婦於房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者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别宫也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公羊傳曰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何休云路寢是君聽事之處不可嫁他女小寢是夫人所居天王女宜遠别不可往也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者羣公子是魯侯之諸女也魯侯女宫爲卑不可處王女也何休又云當築夫人宫下羣公子宫上公羊以爲築宫於外非禮也左氏以爲築宫於外禮也鄭康成亦以爲築宫當於宫外是也媒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者引媒氏職證必書告君也妻是判合故云判也入子者鄭康成注云入子者謂容媵及姪娣不聘者也妾既非判合但廣其子胤而已故云入子凡受女之禮者案昏禮納采主人筵於戸西西上右几注爲神布席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不敢不告昏禮又云受諸禮於廟而設几筵也爲其近禽獸也者郊特牲云無别無義禽獸之道此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故也云賤妾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如諸侯取一國之女則二國同姓以姪娣媵媵送也妾送嫡行則明知姓氏大夫士取亦各有媵妾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則世無本繫但卜得吉者取之）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注謂不在賓客之中使人往者羞進也言進於客古者謂候爲進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疏（正義曰謂親朋

友有昏已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案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此云賀者聞彼昏而送筐篚將表厚意身實不在爲賀故云賀而其辭則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子者賀者名使某者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聞子有客者聞子呼娶妻者爲子也昏禮既不稱賀故云聞子有客也客者鄉黨僚友之屬也使某羞者某是使者名也羞進也子既召賓客或須飲食故使我將此酒食以與子進賓客注正義曰羞進也言進於客也古者謂候爲進者證呼送禮爲進候猶進也古時謂迎客爲進漢時謂迎客爲候此記是古法故飲食與彼迎接呼爲進也鄭注周禮候人云候候迎賓客之來是也云其禮蓋壺酒束脩若犬也者言於禮物用壺酒及束脩束脩十脡脯也若無脯則壺酒及一犬故云若犬也少儀云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是酒脩獻人之法也此賀用酒或亦四壺也云不斥主人昏禮不賀者解所以不云賀主人昏而云有客之義主人有嗣代之序故不斥云賀也）

貧者不以貨財爲禮老者不以筋力爲禮注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音義（筋音斤）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注此在常語之中爲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矣疾在外者雖不得言尚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俗語云隱疾難爲醫音義（臀徒孫反擿徐吐歷反或音的醫於其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與子造名字之法各依文解之名子者不以國者不以本國

爲名故杜氏注春秋桓六年傳云不以本國爲名如是他國即得爲名故桓十二年衛侯晉卒襄十五年晉侯周卒是也不以日月者不以甲乙丙丁爲名殷家得以爲名者殷質不諱名故也然案春秋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亂世不能如禮或以爲不以日月二字爲名也不以隱疾者謂不以體上幽隱之處疾病爲名注正義曰案宣二年晉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周語單子云吾聞晉成公之生夢神規其臀以黑使有晉國此天所命也有由而得爲名昭元年楚公子黑肱昭三十一年邾黑肱得爲名或亦有由或亂世而不能如禮云名終將諱之者案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杜注云若唐叔虞魯公子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以類命爲象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人有饋之魚因名之曰鯉取於父爲類若魯莊公與桓公同日生名之曰同也

按傳文云不以官不以畜牲不以器幣此記文略耳傳云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杜注云司徒改爲中軍司空改爲司城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按國語范獻子聘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鄉名對獻子云何不云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所諱也此等所以皆爲名者以其不能如禮故申繻言之周人以諱事神者謂周人諱神之名而事神其名終没爲神之後將須諱之故不可以爲名也

男女異長注各自爲伯季也男子二十冠而字注成人矣敬其名音義（冠古亂反）父前子名君前臣名注對至尊無大小皆稱名女子許嫁笄而字注以許嫁爲成人音義（笄古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男女冠笄名字之法各依文解之男女異長者按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各自爲叔季者春秋隱公二年伯姬歸于紀隱七年叔姬歸于紀是也禮緯含文嘉云文家稱叔質家稱仲以此言之則周有管叔蔡叔之屬是文家故稱叔也禮緯又云嫡長稱伯庶長稱孟君前臣名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公陷于淖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書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注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食飯屬也居人左右明其近也殽在俎胾在豆音義（殽戶交反熟肉有骨曰殽胾側吏反大臠食音嗣飯也注）

（食飯屬同徐音自羹古衡反舊音衡便音婢面反下同近如字）膾炙處外醯醬處內注殽胾之外內也近醯醬者食之主膾炙皆在豆音義（膾古外反炙章夜反注同醢徐音海本又作醯呼兮反醬子匠反）葱渫處末注渫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渫在豆音義（渫以制反烝之承反）酒漿處右注處羹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音義（漿子羊反字亦作將燕本亦作宴於遍反放方兩反公食音嗣此儀禮篇名也後放此下文及注執食同）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注亦便食也屈中

曰朐音義（朐其俱反）客若降等執食興辭注辭者辭主人之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注復坐主人延客祭注延道也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音義（客祭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也干寶注周禮云祭五行六陰之神與人起居道音導）祭食祭所先進注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殽之序徧祭之注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公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也音義（徧音遍下注同腊音昔湆音泣）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辨殽注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辨於肩食肩則飽也音義（飯扶晚反下注禮飯以手同依字書食旁作卞扶萬反食旁作反符晚反二字不同今則混之故隨俗而音此字辨音遍下同）主人未辨客不虛口注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客自酳以上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音義（酳音胤又士覲反漱口也以酒曰酳以水曰漱）疏（正義曰此一節推明飲食之法也各隨文解之今此明卿大夫與客燕食之禮左殽右胾者殽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者食飯燥為陽故居左羹濕是陰故右設之並在殽胾之内以脯脩置者設食竟所須也脯訓始始作即成也脩亦脯也脩訓治治之乃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棰而施薑桂曰腶脩今明置設脯脩與客之

法故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者朐謂中屈也屈脯朐朐然也左朐朐置左也右末末邊際置右右手取祭擘之便也脯脩則處酒左以燥為陽也脯脩皆左邊也注亦便至便也客若降等者降下等也謂大夫為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執食興辭者執捉也食飯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未食必先捉飯而起以辭謝主人之臨己也又若欲往堂下食然也堂下是卑者食處飯為食主故特執之也公食大夫禮云賓北面自間坐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是也鄭云自間坐由兩饌之間也辭主人臨己食若欲食於堂下然此降等謂大夫於卿故欲降而不降若臣於君則降也故公食云賓擁簠粱以降是也若敵者全無欲降之禮故公食禮云大夫相食賓執粱與湆之西序端無降法也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者主人見客執飯起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坐食復坐也主人延客祭者延道也祭者君子不忘本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今此卑客聽主人先祭道之已乃從之故云延客祭也祭食祭所先進者凡祭食之法隨主人所設前後次第種種而次祭之故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所從如其次也殽之序徧祭之者序次也謂膾炙胾之屬也徧匝也炙胾之屬雖同出於牲今祭之故種種次序徧匝祭之三飯主人延客食胾者三飯謂三食也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而主人乃道客食胾也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湆醬鄭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案彼文是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胾故三飧竟而主人道客使之食胾也所以至三飧後乃食胾者公食禮亦以胾為加故客三飧前未食之故鄭注云以殽擩醬食正饌正饌則非胾也然公食禮三飧竟挩手起受漱口受束帛之物升降拜禮畢方是升還坐食取飽又三漱不云三飯延客食胾者與此異也然後辯殽者然後謂食胾竟後也辯匝也主）

人皆道客令食至飽食殽得西也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者虛口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曰漱
令口以絜清爲義用酒曰酳酳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
其氣主人若食殽未辯則客雖已辯而不得輒酳漱也
主人恒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主人辯乃得爲酳也此
謂卑客耳敵客以上則不待主人也酳隱義云飯畢蕩
口也注正義曰皆便食也者此中有三便一則純肉在
右先取爲便也二則羮飯並近人之食先取羮飯亦便
三則飯在左羮在右右手取羮羮重於右亦便故云皆
便食云食飯屬者知食是飯者春秋左氏傳云粱食不
鑿論語云一簞食玉藻云子卯稷食皆飯也言屬者諸
飯悉然故云屬也云居人左右明其近也者以其繫人
言之故云近也云殽在俎者春秋宣十六年王享士會
殽烝下云宴有折俎又昏禮及特牲少牢皆骨體在俎
是殽在俎知胾在豆者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有牛
胾羊胾是胾在豆知殽胾之外內也者以此饌之設羮

食最近人羮食之外乃有殽胾今云膾炙處外醯醬處
內明其不得在羮食之內故知在殽胾之外內此醯醬
徐音作海則醯之與醬兩物各別依昏禮及公食大夫
禮醬在右醯在左此醯醬處內亦當醬在右醯在左也
按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鄭注云以
醯和醬也又周禮醯人祭祀共齊菹醯物則醯醬共爲
一物也今此經文若作醯字則是一物也醢之與醯其
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注葱渫云處醯醬之左則醯醬
一物爲勝云膾炙皆在豆者以公食下大夫十六豆有
牛炙羊炙及芥醬魚膾故知在豆知處醯醬之左者地
道尊右既云處末則末在左上繼醯醬文承其下故云
在醯醬之左知葱渫殊加者以儀禮正饌唯有菹醢無
葱渫故知葱渫爲殊加也以其菹類故知在豆也處羮
之右者卑客則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案公食
大夫禮云設酒於豆東是酒在左也公食大夫禮又云
賓三飯設漿飲於稻西鄭注云酒在東漿在西所謂左

酒右漿是也云此大夫與賓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
故公食大夫禮云者從上進食之禮至此所陳饌具皆
是卿大夫燕食也其禮食則似公食大夫禮所陳是也
案公食大夫禮醯醬陳於席前豆六設於醬東西上韭
菹以東醯醢昌本南麋臡以西菁菹鹿臡士設俎於豆
南牛俎在西牛俎東羊俎羊俎東豕俎又牛俎南魚俎
魚俎東腊俎腊俎東有腸胃俎又有膚俎在兩行俎之
東縱設之黍稷六簋設於俎西黍簋當牛俎西其西稷
稷西黍黍南稷稷東黍黍東稷屈爲兩行大羮在醬西
鉶四設於豆西牛鉶在東牛西羊羊南豕豕東牛飯酒
設於豆東粱飯設於湇西稻于粱西庶羞十六豆設于
稻南屈折而陳凡爲四行膷東臐臐東膮膮東牛炙炙
南醢醢西牛胾胾西醢醢西牛膾膾南羊炙炙東羊胾
胾東醢醢東豕炙炙南醢醢西豕胾胾西芥醬醬西魚
膾此是公食下大夫禮云若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
俎庶羞二十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者案公食大夫禮

云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一以授賓賓興受坐祭
捝手又云魚腊醬湇不祭也先食胾後食殽尊也者
純肉爲陰陰卑也帶骨爲陽陽尊也尊故後食之也云
凡食殽辯於肩食肩則飽者案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
食脊次食骼後食肩是辯於肩也故云食肩則飽也鄭
云舉前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紾而前終始之次也案
鄭云是先食脇脊次食骼食骼竟又屈食脇脊竟乃食
肩虛口謂酳也者案公食禮云賓卒食會飯三飲鄭云
三漱漿也明是食竟漱也又初三飯竟設漿稻西賓坐
祭遂飲鄭云飲漱也案此漱是三飧竟又有事故用漿
漱口若如斯則公食之禮雖設酒爲優賓不得用酳故
鄭注彼云設而不舉明但以漿漱口而已也此是私客
故用酒以酳所以異於公食禮也故鄭此云謂酳也云
客自敵已上其酳不待主人飽者客不敵故待主人主
人不先飽者緣主人
不先飽故待之也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注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與辭拜而已示敬也音義（饋徐具類反）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注以其禮於己不隆疏（正義曰獨是自為客法此明侍從尊長為客禮也主人親饋則拜而食者饋謂進饌也己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己己則拜謝之而後食也注正義曰言己今侍食雖賤不得執食與辭故但拜之以示敬也）

共食不飽注謙也謂共羮飯之大器也共飯不澤手注為汗手不絜也澤謂捼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為擇音義（為于偽反汗下半反本或作汗捼乃禾反沈耳佳反莎息禾反沈又息隨反）疏（正義曰共食謂同事聚居非禮食則有同器食法共食宜謙不輒厭飫為飽也共飯不澤手者亦是共器盛飯也澤謂光澤也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既與人共飯手宜絜淨不得臨食始捼莎手乃食恐為人穢也注正義曰為汗手不絜也者絜淨也若澤手手必汗生則不絜淨一本汗生不圭圭絜也言手澤汗飯也）

毋摶飯注為欲致飽不謙音義（摶徒端反為于偽反下皆同）毋放飯注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音義（去起呂反）毋流歠注大歠嫌欲疾音義（歠川悅反）毋咤食注嫌薄之音義（咤陟嫁反叱咤也）毋齧骨注為有聲響不敬音義（齧五結反）毋反魚肉注為己歷口人所穢毋投與狗骨注為其賤飲食之物毋固獲注為其不廉也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音義（固獲並如字徐云鄭橫霸反一音護）毋揚飯飯黍毋以箸毋嚃羮注亦嫌欲疾也嚃為不嚼菜音義（飯扶晚反箸直慮反說文云飯攲也嚃他答反一音吐計反又音退嚼疾略反又序略反）毋絮羮注為其詳於味也絮猶調也音義（絮勑慮反謂加以鹽梅也）毋刺齒注為其弄口也口容止音義（刺七亦反弄魯凍反）毋歠醢注亦嫌詳於味也歠者為其淡故音義（淡徒敢反）客絮羮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注優賓音義（亨普彭反煮也窶其禹反貧也）濡肉齒決注決猶斷也音義（濡音濡字亦作濡斷音短）乾肉不齒決注堅宜用手毋嘬炙注為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于俎音義（嘬初怪反炙章夜反臠力轉反少徐式照反凡少牢皆同嚌音才細反）疏（正義曰毋摶飯者共器若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故注云為欲致飽不謙也毋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粘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者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飯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毋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毋咤食者咤謂以舌口中作聲也似若嫌主人之食也毋齧骨者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不足以骨致飽故庾云為無肉之嫌三則齧之口唇可憎故不齧也為有聲響不敬鄭舉一隅也毋反魚肉者謂與人同器也已齧殘不可反還器中為人穢之也故鄭云謂已歷口人所穢崔靈恩云不可反於故處

（是以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別致於所俎不反本處也毋投與狗骨者投致也狗犬也言爲客之禮無得食主肉後棄其骨與犬故鄭云爲其賤飲食之物毋固獲者專取曰固爭取曰獲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盧植云固獲取之爲其不廉也毋揚飯者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傷廉也飯黍毋以箸者飯黍無用箸當用匕故少牢云廩人溉匕與敦注云匕所以匕黍稷是也毋嚃羮者人若不嚼菜含而歠吞之其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傷廉也故鄭云亦嫌欲疾也嚃爲不嚼菜羮有菜者用梜故不得歠當梜嚼也毋絮羮者絮謂就食器中調足鹽梅也若得主人羮更於器中調和是嫌主人食味惡也毋刺齒者口容止不得刺弄之爲不敬也謂其弄口少儀曰口容止容儀欲靜止也毋歠醢者醢肉醬也醬宜鹹客若歠之則是醬淡也客絮羮主人辭不能亨者亨煑也若客失禮而絮羮則主人宜有優賓之辭謝之云己家不能亨煑故羮味不調適也客歠醢主人辭以窶者窶無禮也若客失禮而歠醢則主人亦致謝云主人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歠也詩云終窶且貧毛云窶無禮也箋云君於己祿薄終不足以爲禮也兩辭皆優饒於賓也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屬也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鄭注腊人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也毋嘬炙者火灼曰炙炙肉濡者食炙先當以齒嚙而反置俎上不一舉而併食併食之曰嘬是貪食也注正義曰爲其詳於味也者詳審也謂更詳審嫌淡也爲其貪食甚也者不細齧之是一舉盡臠也特牲少牢嚌之加于俎者嚌至齒也特牲少牢饋食禮尸及祝佐食主人之徒得肉皆嚌之嚌之竟而加置于俎上也但此所嚌取彼嚌至齒反置于俎則同然前云無反魚肉此得反于俎者上文謂共人同器而食者故鄭云爲其已歷口人所穢特牲少牢獨食故得反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也音義（卒子恤反後更不音者同齏本又作齊將兮反相息亮反注同）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注不聽親徹疏（正義曰卒食食已也自從也食坐在前南鄉俟客食竟加于俎起從坐前北面當以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飯齊食主故答主人初所親饋者也此是卑者侍食之客耳若敵者則否以授相者相者謂主人佐助進食者賓以所徹飯齊以授之主人與辭於客然後客坐者主人起辭不聽自徹則客亦止而坐也注正義曰齊醬屬也齊醬菹通名耳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梁與醬以降者引證自徹是卑客也大夫卑於公所爲客故食竟自取飯及醬以降下當知敵者否）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音義（鄉音嚮）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注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釂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音義（少式召反下皆同釂子妙反盡也先悉薦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明侍尊長飲酒法也食竟宜飲酒故次之酒進則起者謂長者賜侍者酒進至侍者前於是侍者見酒至不敢即飲故起也拜受於尊所者尊所者以陳尊之處也侍者起而往尊處拜受酒謂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鄉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鄉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

尊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卿大夫燕則設尊陳於房戶之間東西列尊尊面嚮南酌者嚮北以西爲上尊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牖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拜受於尊所者當是燕禮而燕禮不云拜受於尊所鄉飲酒亦無此語疑是文不具耳近尊嚮長者故在於尊所嚮長者而拜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者若長者辭止少者之起長者既止故少者復反還其席而賜飲也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者舉猶飲也釂盡也飲酒尊卑異禮故燕禮公執賜爵受賜爵者執散爵今少者雖反席而飲要須待長者盡爵後少者乃得飲也若長者飲未盡則少者不敢飲也注正義曰何胤云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謂主人也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嚮尊者謂主人尊也崔靈恩云卿大夫燕主人面尊獨尊若鄉飲酒皆主人與賓夾尊也今案何崔並是拜此拜受尊所若所嚮長者之證也公卒爵而後飲也者證長者未盡少者不敢飲也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鄭注云不敢先虛爵明此勸惠從尊者來也然此與燕禮及注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違案士相見禮云若君賜之爵則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鄭云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釂然也玉藻云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注云不敢先君盡爵案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故引燕禮以證之玉藻及士相見禮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注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音義（亢苦浪反僮音同）疏（正義曰此明凡受賜禮也少謂幼稚賤謂僮僕之屬也若少者及賤者被尊長之賜則不敢辭謙宜即受也不敢亢禮也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故不敢也）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注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音義（核戶革反）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注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梓之器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音義（溉古愛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陶音桃瓦器也洗音逵萑音丸葦也傳直專反侑音又）疏（正義曰御者非侍者但是勸侑君食也君賜餘者謂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也器之溉者不寫者溉滌也寫謂倒傳之也若所賜食之器可滌溉者不畏汙則不須倒寫仍於器中食之食訖乃滌絜以還君也其餘皆寫者其餘謂不可滌溉之器也若不倒寫久則浸汙其器又不可滌絜則褻尊者物也故皆倒寫之注正義曰溉謂陶梓之器者陶是瓦瓶之屬梓是杯杅之屬並可滌絜之者何胤云梓漆也不溉謂萑竹之器也者萑葦也是織萑爲之器竹是織竹爲之器並謂筐筥之屬並不可滌絜者鄭注司几筵職云萑如葦而細云勸侑曰御者何胤云勸侑謂卑者勸侑尊者之食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食人之餘曰餕餕而不祭唯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音義（餕子閏反）疏（正義曰餕者食餘之名祭謂祭先也因前有賜餘故明食人之餘不祭者也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饌之餘皆云餕故玉藻云日中而餕鄭云餕食朝之餘也今此明凡食餘悉祭若不祭者唯此下二條也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者若父得子餘夫得妻餘不須祭者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也父得有子餘者熊氏云謂年老致仕傳家

（事於子孫子孫有賓客之事故父得餕其子餘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注謂侍食於長者饌宜與之同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爲長者嫌音義（重直龍反）疏（正義曰御謂侍也同謂侍食而與長者同饌也貳謂重也侍者雖獲殽膳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饌本爲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何胤云禮當盛饌宜辭以賤不能當之此侍食於長者盛饌不在己故鄭云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爲長者嫌也）

偶坐不辭注盛饌不爲己音義（偶五口反配也一曰副貳也坐才臥反又如字）疏（正義曰偶媲也或彼爲客設饌而召己往媲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爲己設故己不辭之也又一云偶二也若唯獨有己主人設饌己當辭謝若與他人俱坐則己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己也故鄭云盛饌不爲己並會兩通也）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注梜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爲梜提音義（梜古協反沈又音甲字林作筴云箸也公治反箸直慮反）疏（正義曰有菜者爲鉶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橫非梜不可無菜者謂大羹湆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大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注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音義（爲于僞反下同削息略反瓜古華反副普逼反絺勑宜反細葛析星歷反下同斷音短下同）疏（正義曰此爲人君削瓜禮也削刊也副析也絺細葛也謂先刊其皮而析爲四解又橫切之既破又橫解而細葛爲巾覆上而進之也）

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注華中裂之不四析也音義（華胡瓜反綌去逆反麤葛）

爲大夫累之注累倮也謂不巾覆也音義（累力果反一音如字倮力果反沈胡瓦反）

士疐之注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音義（疐音帝去邱呂反）

庶人齕之注不橫斷音義（齕恨沒反徐胡切反）疏（正義曰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者華謂半破也綌麤葛也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也亦橫斷之雖與天子俱無文推理亦橫斷而巾用麤葛覆而進之爾雅云瓜曰華之郭璞云食啖治擇之名爲大夫累之者累倮也不巾覆也大夫降於諸侯直削而中裂橫斷而已不巾覆而進之知對破而橫斷之者鄭云士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則知大夫猶中裂而橫斷倮而已士疐之者疐謂脫華處士不半破但除疐而橫斷亦不覆也下注庶人云不橫斷則知士橫斷也故鄭云士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庶人齕之者庶人府史之屬也齕齧也既注云不橫斷故知去疐而齧之也然此削瓜等級不同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也）

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注憂不爲容也音義（冠如字徐古亂反爲如字于僞反）

言不惰注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音義（惰徒禾反一音徒臥反好音呼報反）

琴瑟不御注憂不在樂

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注憂不在味

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注

憂在心難變也菡本曰矧大笑則見音義（矧本又作哂失忍反又詩忍反詈力智反罵詈則見賢遍反）疾止復故注自若常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注側猶特也憂不在接人不布他面席有喪者專席而坐注降居處也專猶單也疏（正義曰此已下明親疾人子之禮及除喪後之儀各隨文解之言不情者情訖不正之言食肉不至變味者猶許食肉但不許多耳變味者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有憂者側席而坐者憂亦謂親有病也側猶獨也獨席謂獨坐不舒他面席也明憂不在接人故也平常則舒他面席也有喪者專席而坐者專猶單也吉時貴賤有重席之禮若父母始喪寢苫無席卒哭後乃有芐翦不納自齊衰以下始喪而有席並不重降居處也注正義曰憂不在私好者好謂華好言語

戲劇華餙文辭故云不在私好側猶特也者案聘禮云公禮賓公側受醴是側猶特也）

水潦降不獻魚鼈注不饒多也音義（潦音老雨水謂之潦）獻鳥者佛其首注爲其喙害人也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音義（拂本又作佛扶弗反下同爲于僞反下爲其同喙吁廢反又陟遘反又知冑反又竹角反戾力計反籠力東反冒莫報反）畜鳥者則勿佛也注畜養也養則馴音義（畜許六反徐況又反馴似遵反押也徐食倫反沈養純反）獻車馬者執策綏獻甲者執冑獻杖者執末獻民虜者操右袂獻粟者執右契獻米者操量鼓獻孰食者操醬齊獻田宅者操書致注凡操

執者謂手所舉以告者也設其大者舉其小者便也甲鎧也冑兜鍪也民虜軍所獲也操其右袂制之契券要也右爲尊量鼓量器名音義（綏音雖執以登車者冑直又反操七刀反持也下及注皆同契苦計反量音亮又音良斗斛鼓隱義云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齊本又作齏同子兮反便婢面反鎧苦愛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券字又作劵音勸）凡遺人弓者張弓尚筋弛弓尚角注弓有往來體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遺人無時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音義（遺于季反與也注同弛本又作施同式是反謂不張也注同隤本又作頹徒回反順貌）右手執簫左手承弣注簫

弭頭也謂之簫簫邪也弣把中音義（弣音撫徐音甫下同弭亡婢反弓末也邪似嗟反把音霸手執處也）尊卑垂帨注帨佩巾也磬折則佩垂授受之儀尊卑一音義（帨徐始銳反磬徐苦定反折徐時列反又之列反沈云舊音逝）若主人拜注拜受也則客還辟辟拜注辟拜謙不敢當音義（辟上辟扶亦反下辟音避注同）主人自受由客之左接下承弣注由從也從客之左右客尊之接下接客手下也承弣卻手則簫覆手與音義（覆芳服反與音餘）鄉與客並然後受注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進劍者左首注左首尊也進

戈者前其鐏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鐓注後刃敬也三兵鐏鐓雖在下猶爲首銳底曰鐏取其鐏也平底曰鐓取其鐓也音義（鐏在困反舊子困反注同一讀注音作管反矛本又作鉾音謀兵器鐓本又作錞徒對反注同一讀注丁亂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獻遺人物及授受之儀今各隨文解之水潦降不獻魚鼈者案定四年左傳云水潦方降今謂水潦降者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盧植庾蔚之等並以爲然或解鄭云不饒多者以爲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獻鳥者佛其首者王云佛謂取首戾轉之恐其喙害人也鄭云佛戾也蓋爲小竹籠以冒之案王鄭義同而加籠籠之爲其喙害人也畜鳥者則勿佛也者畜養也養則馴也馴善也鳥經人養則不喙害人故獻之不用籠冒及戾之獻車馬者執策綏者策是馬杖綏是上車之繩車馬不上於堂不可投進尊者之前但執策綏策綏易呈呈之則知有車馬獻甲者執胄者甲鎧也謂鎧爲甲者言如龜鼈之有甲也胄兜鍪也鎧大兜鍪小小者易舉執以呈之耳獻杖者執末者末拄地頭也拄地不淨不可鄉人故執以自鄉持淨頭授與人獻民虜者操右袂者民虜謂征伐所獲俘民以爲外虜故云民虜也右袂者右邊袂也獻之以左手操於囚之右邊袂右袂有力故此用右手以防其異心凡言執操互言耳獻粟者執右者契者粟券要之屬也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鄭注此云契券要也右爲尊以先書爲尊故也獻米者操量鼓者米六米之屬量是知斗斛之數鼓是量器名也隱義云東海樂浪人呼容十二斛者爲鼓以量米故云量鼓獻米者執器以呈之米云量則粟亦量粟云契則米亦書但米可即食爲急故言量粟可久儲爲緩故云書書比量爲緩也獻熟食者操醬齊者熟食醓醢之屬醬齊爲食之主執主來則食可知若見芥醬

以知獻魚膾之屬也獻田宅者操書致者書致謂圖書於板丈尺委曲書之而致之於尊者也以上諸物可動故不云致而田宅著土故板圖書畫以致之故言書又言致也然古者田宅悉爲官所賦本不屬民今得此田宅獻者是或有重勳爲君王所賜可爲己有故得有獻凡遺人弓者此謂敵體故稱遺者也張弓尚筋者弓之爲體以木爲身以角爲面筋在外面張之時曲來嚮內故遺人之時使筋在上弓身曲嚮其下其弛弓之時反張嚮外筋在曲內角在曲外今遺人之時角嚮其上弓形亦曲嚮下故鄭注皆欲令其下曲隤然順也右手執簫者簫弓頭頭稍剡差邪似簫故謂爲簫也謂弓頭爲鞘鞘簫之言亦相似也然執簫謂捉下頭容覆右手執弓下頭也左手承弣者弣謂弓把也授在地地道貴右主人推客居右客覆右手執弓下頭又卻下左手以承弓把把當中央而高兩頭稍下以授主人主人在左所以知是執於弓下頭者下頭拄地不淨不可與人故自執之而以上頭授人所以爲敬也尊卑垂帨者尊卑謂賓主俱是大夫則爲尊若俱是士則爲卑帨佩巾也若主人拜者主人將受應當賓前而拜受所遺也則客還辟辟拜者還辟猶逡巡也客謙不欲當主人之拜己故少逡巡遷延辟之也不云容答拜者執弓不得拜也何胤云執弓者迴還見主人拜而辟之也主人自受由客之左者由從也主人既敵故自受也拜客既竟從客左而受之接下承弣者主人既還在客左與客並以卻左手授客左手之下而承弣又覆右手捉弓下頭鄉與客並然後受者前漫云由左恐人或相對而左右也今明與拜客竟則還前立處與客俱鄉南而立乃後受弓故云鄉與客並然後受也進劍者左首者進亦謂遺也言進授與人時也首劍拊環也少儀曰擇劍首鄭云擇弄也推尋倒刃利不容可弄正是劍環也又云刀卻刃授頴鄭云頴鐶也案少儀而言首則鐶也不以刃授人敬也春秋魯定公十年叔孫之圉人欲殺公若僞不解體）

（而授劒末杜云以劒鋒末授之案解鋒爲末則鐶是首也然劒有匣又有衣也故少儀云劒則啓櫝蓋襲之加夫襓是也鄭云左首尊者客在右主人在左左首首爲尊以尊處與主人也假令對授則亦左首首尊左亦尊爲宜也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者戈鉤孑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鉤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四寸並廣二寸用以鉤害人也刃當頭而利者也利故不持嚮人也鐏在尾而鋭鋭嚮人爲敬所以前鐏後刃也進矛戟者前其鐓者矛如鋋而三廉也戟今之戟也古作戟兩邊皆安横刃長六寸中刃長七寸半横刃下接柄處又長四寸半並廣寸半鐓爲矛戟柄尾平底如鐓柄下也以平嚮人敬也亦應並授不云左右而云前後者互文也若相對則前後也若並授則左右也注正義曰已定體則張之未定體則弛之者案槀人云春獻素秋獻成注云矢服春作秋成矢服既獻素明知弓亦獻素素形朴也故士喪禮注云形法定爲素又弓人云秋合三材冬定體則合三材之時可以獻人故此注云未定體則弛之是也右客尊之首客在右故云右客也是尊客故使客在右也云接下接客手下也者客郤左手承弣令主人郤左手客接左手之下而取弓必知其客主俱郤左手承弣右手覆簫者若主人用右手承弣便是主人倒執弓故知然也云承弣郤手則簫覆手與者簫謂弓下頭也客以弓上頭授與主人主人以左手郤之接客下手故又覆右手接捉弓下頭也是客主授受皆郤左手承弣覆右手執簫也於堂上則俱南面者解鄉與客並也言於堂上俱南面是嚮明故也若不於堂上則未必南面當隨時便而俱嚮明云禮敵者並授者若不敵則不並授此又證遺人是敵者也然敵者並授案聘禮賓問主國之卿卿北面受幣聘賓南面授幣卿與聘賓是敵不並授者以聘賓銜聘君之命問卿故卿北面受之敬聘君之命也）

進几杖者拂之注尊者所馮依拂去塵敬音義（拂如字馮皮冰反去起呂反）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注用右手便效猶呈見音義（效胡教反下同便婢面反見賢遍反）效犬者左牽之注犬齛齧人右手當禁備之音義（齛本亦作噬常世反）執禽者左首注左首尊飾羔鴈者以繢注繢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音義（繢胡對反）受珠玉者以掬注慎也掬手中音義（掬九六反兩手曰掬）受弓劒者以袂注敬也飲玉爵者弗揮注爲其寶而脆音義（揮音輝何云振去餘酒曰揮脆七歲反）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注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簞笥盛飯食者圜曰簞方曰笥音義（苞苴子餘反苞裹也苴藉也簞音單笥思嗣反字林先自反沈息里反簞笥竹器也裹音果葦韋鬼反盛音成圜音員）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注謂使者音義（使色吏反注及下使者使也並同）疏（正義曰此一節皆謂相獻遺及呈見之儀各依文解之進几杖者拂之者謂拂去塵埃爲當馮執故也前云獻杖執末與此互文也此兼言几者几雖無首末亦拂之或云進几者以彎外授人亦得順也效馬效羊者右牽之者效呈見也此亦是遺人而言效亦互文也馬羊多力人右手亦有力故用右手牽掣之也效犬者左牽之者犬好齛齧人故左牽之而右手防禦也案少儀云獻犬則右牽之者彼是田犬畜犬不齧人不須防今此是充食之犬故防禦之也然通而言之狗犬通名

若分而言之則大者爲犬小者爲狗故月令皆爲犬而周禮有犬人職無狗人職也故爾雅云未成毫狗是也但燕禮亨狗或是小者或通語耳執禽者左首者禽鳥也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凡鳥皆然若並授則主人在左故客以鳥首授之也不牽故執之也飾羔鴈者以繢者飾覆也羔羊也繢畫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士相見禮云下大夫以鴈上大夫以羔飾之以布並不言繢此言繢若鄭云彼是諸侯之卿大夫卑但用布此天子之卿大夫尊故畫之也受珠玉者以掬者掬謂手中也珠玉寶重宜慎若受之閑匣而出置在手中不用袂承之恐隕落也受弓劒者以袂者不露手取之故用衣袂承接之以爲敬也飲玉爵者弗揮者玉爵玉杯也揮振去餘也春秋左氏傳云奉匜沃盥既而揮之揮之是振去餘也凡以弓劒苞苴簞笥問人者凡謂凡此數事皆同然苞者以草苞裹魚肉之屬也故尚書云厥苞橘柚是其類也苴者亦以草藉器而貯物也簞圓笥方俱是竹器亦以葦爲之問人者問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謂聞彼有事而問之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自弓劒以下皆是也操以受命如使之容者言使者操持此上諸物以進受尊者之命如臣爲君聘使受君命先習其威儀進退令如其至所使之國時之儀容故云如使之容也注正義曰苞裹魚肉者詩云野有死麕白茅苞之內則云炮取豚編萑以苴之既夕禮云葦苞長三尺是其裹魚肉用茅用葦也

禮記注疏卷二

禮記注疏卷二考證

將適舍求毋固注周禮土訓辨地物原其生以詔地求句其類句○臣召南按周禮本文至地求絕句其類二字鄭所增加以概其餘也孔疏自明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疏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地○臣召南按大行人本文祇云立當前疾注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拄地者則此文胡下地之上應有注字與下文同

則主人請入爲席注疏及廟門公揖入于中庭是也○臣召南按聘禮本文云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此文誤脫立字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疏女子子者謂已嫁女子子是己之女○顧炎武曰女子子謂己所生之子也若兄弟之子言女子者別於男子也猶左氏言女公子又曰古人謂其女亦曰子詩曰齊侯之子論語曰以其子妻之是也此章言男女之別故加女子於子之

上以明之下乃專言兄弟者兄弟至親於姊妹猶勿
與同器席況於姑乎況於女子子乎喪服小記言女
子子在室爲父母杖然則女子子爲己所生之子明
矣胡氏謂重言子字衍文黄氏以爲女子之子皆非
也

酒漿處内注疏牛俎在西云云○臣召南按自此句以
下皆孔氏以己意約公食大夫禮而爲之次第者也

殽之序徧祭之注疏贊者辯取之一以授賓○按一當

作壹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辨殽注疏案特牲少牢云云
○臣召南按特牲饋食初舉肺脊以授尸尸三飯告
飽注曰禮一成也佐食舉幹尸又三飯注曰禮再成
也舉骼尸又三飯注曰禮三成也舉肩注曰不復飯
者三三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
綍而前始終之次也此應云初食脊次食幹次食骼
後食肩

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注疏此據燕飲正禮故引燕
禮以證之云云○臣召南按士相見賈疏曰曲禮云
云是大燕飲禮故鄭注引燕禮曰公執爵而後飲也

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注餕而不祭唯此類也云云○顧
炎武曰父於子夫於妻以尊臨卑則死者之神亦必
不安故其當祭則有代之者矣此别是一條說者乃
蒙上餕餘不祭之文而爲之解非也又曰此謂平日
四時之祭若在喪則祥禫之祭未嘗不行也臣召南

按顧說是

禮記注疏卷二考證

謹案第七頁後二行疏故云以上刊本監本毛本上訛下據宋本改

第十頁後二行疏以袂拘而退諸本袂訛校據宋本改

第十四頁前七行音義燼才信反刊本反訛及今改

第十六頁前四行注撰猶持也刊本撰訛操今改

第十七頁前八行疏此以下亦是侍君子之法刊本以訛已今改

後三行疏倨慢也刊本倨訛侶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八行疏但卜吉則取之刊本卜訛小今改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酒漿處右諸本右訛内據宋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注故公食大夫諸本故訛放據宋本改

第三十五頁後八行疏非此二條悉祭也刊本此訛北今改

第三十七頁前七行疏故破而不四析也刊本析訛忻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觀音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曲禮上

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注急君使也言謂有故所問也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為哀樂為其廢喪事並同）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注敬君命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注此臣有所告請於其君音義（朝直遥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相聘問及君臣使人相告之事今各依文解之受命謂受得君命為聘使也君言謂君言宜急去不得停留宿於家也故聘禮既受命遂行舍於郊是也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者此謂君使人問其臣臣對使禮也出出門也君使初至則主人出門拜迎君命也辱者言屈辱尊者之命来也使者歸則必拜送于門外者君之使去而又出拜送門外也去既送出門則知初至迎亦出門也此謂國君問事於其臣也若臣遣人往君所及問他人則送迎亦然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者此謂臣有故而遣使告君法也亦有物以將之敬君故朝服命使也然命使者言朝服則君言至亦朝服受之互言也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者謂己使者）

（從君處反還至也去不下送反而下迎者尊君命也不出門者已使畢於君使也亦當拜之不言從上可知也注正義曰息君使也者解君言也君之所言謂有事故所問也或問其臣或問他人鄭注聘禮云有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也云聘禮曰若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者又證有言必有物將之也此謂行饗禮畢而又有此言而又加束帛也鄭注彼云有言有所告請若有所問也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於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是其類也）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注敦厚音義（識如字又式異反行下孟反皇如字息音代）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注歡謂飲食忠謂衣服之物疏（正義曰此明君子所行之事也鄭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飲食是會樂之具承歡為易衣服比飲食為難必關忠誠籌度故名忠各有所以也明與人交者不宜事事悉受若使彼罄盡則交結之道不全若不竭盡交乃全也）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注以孫與祖昭穆同音義（昭時招反）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注尊尸也下下車也國君或時幼少不能盡識羣臣有以告者乃下之音義（少式召反）尸必式注禮之乘必以几注尊者慎也音義（乘繩證反下注二處乘車同）齊者不樂不弔注為哀樂則失

正散其思也音義（齊側皆反樂音洛下無容樂非樂所同思絲嗣反又如字）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立尸用人相尊敬之法各依文解之抱孫不抱子者此以明昭穆之例凡稱禮曰者皆舊禮語也為下事難明故引舊禮為證案此篇之首作記之人引舊禮而言曲禮曰此直言禮曰不言曲者從略可知也抱孫不抱子者謂祭祀之禮必須尸尸必以孫今子孫行並皆幼弱則必抱孫為尸不得抱子為尸所以然者作記之人既引其禮又自解云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故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是有抱孫之法也言無孫取於同姓可者謂無服內之孫取服外同姓也天子至士皆有尸特牲是士禮少牢是大夫禮並皆有尸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是諸侯有尸也又守祧職云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是天子有尸也天子以下宗廟之祭皆用同姓之嫡故祭統云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為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子行猶子列也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也雖取孫列用卿大夫為之故既醉注云天子以卿鄭箋云諸侯入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天子既然明諸侯亦爾故大夫士亦用同姓嫡者曾子問云無孫取於同姓可也又鄭注特牲禮大夫士以孫之倫為尸是也言倫明非己孫皇侃用崔靈恩義以大夫用己孫為尸恐非也天子祭天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及七祀之屬皆有尸也故鳧鷖並云公尸推此而言諸侯祭社稷境內山川及大夫有采地祭五祀皆有尸也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為尸案曾子問祭成人必有尸則祭殤無尸若新喪虞祭之時男女各立尸故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至祔祭之後止用男之一尸以其祔祭漸吉故也凡吉祭祇用一尸故祭統云設同几是也若祭勝國之社稷則士師為尸知者士師）

（職文用士師者畧之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為尸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為尸是祭天有尸也許慎引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為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之者此臣為君作尸者已被卜吉君許用者也下謂下車也古者致齊各於其家散齊亦猶出在路及至祭日之旦俱來入廟故羣臣得於路見君之尸皆下車而敬之君知所以為尸者則自下之者此亦謂散齊之時君若在路見尸亦自下車敬之不直云君見尸而云君知者言知則初有不知不知謂君年或幼少不能並識羣臣故於路或不識而臣告君君乃知之所以下也所以知是散齊者君致齊不復出行若祭日君先入廟後乃尸至也尸必式者廟門之外尸尊未伸不敢亢禮不可下車故式為敬以荅君也式謂俯下頭也古者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横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為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横一木謂之為較較去車牀凡五尺五寸於時立乘若平常則凴較故詩云倚重較兮是也又若應為敬則落手隱下式而頭得俯俛故後云式視馬尾是也鄭注考工記云兵車之式高三尺三寸較兩輢上出式者也兵車自較而下凡五尺五寸然尸在廟中尊伸尚荅主人之拜今在路其尊猶屈君下而已式者以其在路尊未伸故未敢亢禮至於廟中禮伸則亢故荅之乘必以几者几案在式之上尊者有所敬事以手據之几上有冪君以羔皮以虎緣之也）

居喪之禮毀瘠不形視聽不衰注為其廢喪事形謂骨見音義（瘠音在昔反瘦也見賢遍反）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注常若親存隧道也音義（阼才故反隧音遂）居喪之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

乃比於不慈不孝注勝任也音義（創初良反又初亮反瘍音恙本或作痒勝音升任而金反）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注所以養衰老人五十始衰也音義（衰七雷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孝子居喪此先明居喪平常之法也毀瘠不形者毀瘠羸瘦也形骨露也骨為人形之主故謂骨為形也居喪乃許羸瘦不許骨露見也升降不由阼階者阼階主人之階也孝子事死如事生故在喪思慕猶若父在不忍從父阼階上下也若祔祭以後即得升阼階知者案士虞禮云卒哭以後稱哀子祔祭稱孝子祔祭如饋食之禮既同於吉則孝子得升阼階也然雜記云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下云既葬蒲席則升堂西面未葬也既言西面則是升自阼階此未葬得升阼階者敬異國之賓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者結所以沐浴酒肉之義也不勝喪謂疾不食酒肉創瘍不沐浴毀而滅性者也不留身繼世是不慈也滅性又是違親生時之意故云不孝不云同而云比者此滅性本心實非為不孝故言比也五十不致毀者致極也五十始衰居喪乃許有毀而不得極羸瘦六十不毀者轉更衰甚都不許毀也魯襄公三十一年經書九月癸巳子野卒傳云毀也是也）

生與來日死與往日注與猶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杖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士喪禮曰死日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則死二 而更言三

日成服杖似異日矣喪大記曰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與或為予音義（數所主反下皆同殯必刃反下同斂力驗反下同貶彼撿反字林方犯反）疏（正義曰此謂士禮生與來日者與數也謂生人成服杖數來日為三日死與往日者謂死者殯斂數死日為三日注正義曰貶猶屈也士卑屈故降不如大夫所以厭其殯日然士惟屈殯日不屈成服杖日者成服必在殯後故也云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者大夫尊則成服及殯皆不數死日也大夫云三日殯不數死日則天子諸侯亦悉不數死日也故鄭云大夫以上云士喪禮曰死日而襲者注引士喪禮者證殯與成服不同日以其未審故云似異日又引喪大記者更證明士殯與成服不同日故云二者相推其然明矣謂以士喪禮喪大記二者相推校然猶是也殯與成服是異日明矣無所復疑言與或為予者謂諸本禮記有作予字者故云與或為予）

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注人恩各施於所知也弔傷皆謂致命辭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傷辭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此施於死者蓋本傷辭辭畢退皆哭音義（傷如字下同舊式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傷之法若存之與亡並識則遣設弔辭傷辭無行若但識生而不識亡則唯遣設弔辭而無傷辭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者若但識亡唯施傷辭而無弔辭也然生弔死傷其文可悉但記者丁寧言之故其文詳也注正義曰皆不自往而遣使致己之命也雜記曰諸侯使人弔辭曰寡君聞君之喪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施於生者也引雜記者證諸侯有鄰國之喪不得自往遣使往弔致命弔辭之法也然弔辭唯使者口傳之於主國孤而已云傷辭未聞者經典散亡故未聞也說者有弔辭云皇天降災子遭罹之如何不淑者既未聞傷辭有舊說者云有弔辭如此也施於死者蓋本傷辭也鄭此云舊說疑其非弔辭正是傷辭耳所以然者一則不與雜記弔辭同二則既言皇天降災子遭罹之明是傷於亡者自身非關弔子孝子也然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也知辭畢皆退而哭者案雜記行弔之後致含襚賵畢乃臨若不致含襚賵則弔訖乃臨也故鄭云弔傷辭畢皆哭）

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賜人者不曰來取與人者不問其所欲注皆為傷恩也見人見行人館舍也與人不問其所欲己物或時非其所欲將不與也音義（賻音附公羊傳曰錢財曰賻穀梁傳曰歸生者曰賻不問其所費芳味反一本作有所費下句放此遺于季反與也皆為于偽反下為其皆同）

適墓不登壟注為其不敬壟冢也墓塋域音義（壟力勇反塋音營）

助葬必執紼注葬喪之大事紼引車索音義（紼音弗引棺本）

（亦作引車索悉各反）臨喪不笑注臨喪宜有哀色揖人必違其位注禮以變為敬望柩不歌入臨不翔注哀傷之無容樂音義（柩求又反臨如字舊力鴆反）當食不歎注食或以樂非歎所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注助哀也相謂送杵聲音義（舂束容反相息亮反注同杵昌呂反）適墓不歌注非樂所哭日不歌注哀未忘也送喪不由徑送葬不辟塗潦注所哀在此音義（經經定反邪路也辟音避本亦作避下注同）臨喪則必有哀色執紼不笑臨樂不歎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注貌與事宜相配介甲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注色厲而内荏貌恭心狠非情者也音義（荏而審反柔弱貌狠胡懇反）國君撫式大夫下之大夫撫式士下之注撫猶據也據式小俛崇敬也乘車必正立音義（俛音免）禮不下庶人注為其遽於事且不能備物音義（下遐嫁反又如字遽其庶反況又其於反）刑不上大夫注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音義（上時掌反與音預）刑人不在君側注為怨恨為害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疏（正義曰此一節記人雜記吉凶舉動威儀之事各依文解之助葬必執紼者助

葬本非為客正是助事耳故宜必執紼也揖人必違其位者位謂己之位也於位而見前人己所宜敬者當離己位而鄉彼遥揖禮以變為敬是以燕禮君降階爾卿大夫鄭注云爾近也揖而移近之明雖君臣皆須違位而揖也入臨不翔者謂入臨人之喪不得趍翔為容不翔故不歌歌則猶翔也當食不歎者吉食奏樂既樂故不宜歎也又若助喪事而食使充飢不令廢事亦不宜歎歎則不飽也哭日不歌者哭日謂弔人日也哭歌不可共日也送葬不辟塗潦者前文送喪此云送葬上下文勢皆據他人知者以上適墓不登壟入臨不翔及哭日不歌以文類之故知此等皆據他人也而本亦有云送喪不辟塗潦者義亦通也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者亦内外宜相稱也戎容暨暨若身被甲首冠冑則使形勢高岸有不可干犯之色以稱其服也故君子戒慎不失色於人者并結前義也故承上起下之辭上既言内外宜稱故君子接人凡所行用並使心色如一不得色違於心故云不失色於人也國君撫式大夫下之者撫謂手據之謂君臣俱行君式宗廟則臣宜下車此獨云大夫則士可知也大夫撫式士下之者士為大夫之臣亦如大夫於君也禮不下庶人者謂庶人貧無物為禮又分地是務不服燕飲故此禮不下與庶人行也白虎通云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禮謂酬酢之禮不及庶人勉民使至於士也故士相見禮云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是也張逸云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條不設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設其刑則是君不知賢也張逸云謂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刑人不在君側者被刑殘者不得令近君為其怨恨也白虎通云古者刑殘之人公家不畜大夫不養士遇之路不與語放諸墝埆

（不毛之地與禽獸為伍注正義曰葬喪之大事解所以必執紼之義云紼引車索者繩屬棺曰紼屬車曰引引紼亦適名故鄭云紼引車索也食或以樂非歎所者人君言食則有樂賤者則無故云或也哀未忘也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而鄭此云哀未忘也則弔日之朝亦得歌樂但弔以還其日晚不歌耳亦得會是日哭則不歌是先哭後乃不歌也色厲而內荏貌恭心狠非情者也此舉失色之事也小人顏色嚴厲而心內荏弱為佞又外乃象恭而心實狠此並情不副色也故論語云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又云巧言令色足恭書云象恭滔天撫猶據也者證所式義也乘車駟馬之車也既並立乘故為敬時則俯俛據式不與賢者犯法者與猶許也不許賢者犯法若許之則非進賢之道也大夫無刑科而周禮有犯罪致戮放者鄭恐人疑故出其事雖不制刑書不與賢者犯法其犯法則在八議輕重不在刑書議有八條事在周禮一曰議親之辟謂是王宗室有罪也二曰議故之辟謂與王故舊也三曰議賢之辟謂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之辟謂有道藝者也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立功者也六曰議貴之辟謂貴者犯罪即大夫以上也鄭司農云若今之吏墨綬有罪先請者案漢時墨綬者是貴人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憂國也八曰議賓之辟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也異義禮戴說刑不上大夫古周禮說士尸肆諸市大夫尸肆諸朝是大夫有刑許慎謹案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無刑不上大夫之事從周禮之說鄭康成駮之云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適甸師氏令人不見是以云刑不上大夫如鄭之言則於戴禮及周禮二說俱合但大夫罪未定之前則皆在八議此經注是也若罪已定將刑殺則適甸師氏是也凡王朝大夫以上及王之同姓皆刑之於甸師氏故掌戮云凡有爵者及王之同族有罪則死刑焉是也若王之庶姓之士及諸侯大夫則戮於朝故襄二十二

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是大夫於朝也列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明天子之士亦在朝也諸侯大夫既在朝則諸侯之士在市故檀弓云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鄭云大夫於朝士於市是也春秋傳曰近刑人則輕死之道者此引公羊傳證刑人在君側之失者也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閽弒吳子餘祭公羊云閽者何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又左傳云吳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

兵車不式注尚威武不崇敬武車綏旌注盡飾也綏謂垂舒之也武車亦兵車音義（綏耳隹反）德車結旌注不畫飾也結謂收斂之也德車乘車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德車兵車旌旗之異兵車革路也兵車尚武猛宜無推讓故不為式敬也武車綏旌者武車亦革路也取其建戈刀即云兵車取其威猛即云武車也綏謂垂舒之也旌謂車上旗旛也尚威武故舒散旗旛垂緌然何胤云垂放旌旗之旒以見其美也德車結旌者德車謂玉路金路象路木路四路不用兵故曰德車德美在內不尚赫奕故結纏其旒著於竿也何胤云以德為美故畧於飾此坐乘之車也鄭前云乘車必正立此云是乘車則非坐乘也）

史載筆士載言注謂從於會同各持其職以待事也筆謂書具之屬言謂會同盟要之辭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注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

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前驅舉此則士衆知所有所舉各以其類象青青雀水鳥鳶鳴則將風鴻取飛有行列也士師謂兵衆虎取其有威勇也貔貅亦摯獸也書曰如虎如貔士或為仕音義（載音戴本亦作戴下及注同埃烏來反鳶悦專反鴟也騎其寄反摯音至貔婢支反徐扶夷反孔安國云貔執夷反虎屬皆猛健貅本亦作貅許求反又虛虯反貔貅摯獸警音景從才用反下同行戸剛反）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注以此四獸為軍陳象天也急猶堅也繕讀曰勁又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音義（招搖並如字北斗第七星繕依注音勁吉政反陳直覲反杓敷招反徐必遥反）進退有度注度謂伐與步數左右有局各司其局注局部分也音義（分扶問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若以軍行之禮各隨文解之史謂國史書錄王事者王若舉動史必書之王若行往則史載書具而從之也不言簡牘而云筆者筆是書之主則餘載可知爾雅云不律謂之筆郭云書筆名四方之異言也士載言者士謂司盟之士言謂盟會之辭舊事也崔靈恩云必載盟會之辭者或尋舊盟或用舊會之禮應須知之故載自隨也前有水則載青旌者王行宜警衛善惡必先知之故備設軍陳行止之法也軍陳卒伍行則並銜枚無諠聲若有非常不能傳道且人衆廣遠難可周徧故前有變異則舉類示之故宣十二）

（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也青旌者青雀旌謂旌旗軍行若前值水則畫為青雀旌旗幡上舉示之所以然者青雀是水鳥軍士望見則咸知前必值水而各防也前有塵埃則載鳴鳶者鳶今時鴟也鴟鳴則風生風生則塵埃起前有塵埃起則畫鴟於旌首而載之衆見咸知以為備也不直言鳶而云鳴者鳶不鳴則風不生故畫作開口如鳴時也不言旌從可知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者車騎彼人之車騎也鴻鴈也鴈飛有行列與車騎相似若軍前忽遥見彼人有多車騎則畫鴻於旌首而載之使衆見而為防也然古人不騎馬故經但記正典無言騎者今言騎者當是周末時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士師兵衆也虎是威猛亦兵衆之象若見前有兵衆則舉虎皮於竿首使兵衆見以為防也前有摯獸則載貔貅者摯獸猛而能摯謂虎狼之屬也貔貅是一獸亦有威猛也若前有猛獸則舉此貔貅使衆知為備也但不知為載其皮為畫其形耳通有二家一云與虎皮並畫作皮於旌也一云並載其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者前明軍行違值之禮也此明軍行象天文而作陳法也前南後北左東右西朱鳥玄武青龍白虎四方宿名也軍前宜捷故用雀軍後須殿捍故用玄武玄武龜也龜有甲能禦侮用也左為陽陽能發生象其龍變生也右為陰陰沈能殺虎沈殺也軍之左右生殺變應威猛如龍虎也何胤云如鳥之翔如蛇之毒龍騰虎奮無能敵此四物鄭注四獸為軍陳則是軍陳之法也但不知何以為之耳今之軍行畫此四獸於旌旗以標左右前後之軍陳招搖在上者招搖北斗七星也北斗居四方宿之中以斗末從十二月建而指之則四方宿不差今軍行法之亦作此北斗星在軍中舉之於上以指正四方使四方之陳不差故云招搖在上也然並作七星而獨云招搖者舉指者為主餘從可知也急繕其怒者撝明軍陳之法此舉士卒之用也急堅也繕勁利也其怒士卒之怒也軍行既張四宿於四方）

標招搖於中上象天之行故軍旅士卒起居舉動堅勁奮勇如天帝之威怒也然若類前而論四宿之陳畫旌為勝且鄭云又畫招搖於旌上則知四物是畫故星約言云又畫也崔靈恩云此謂軍行所置旌旗於四方以法天此旌之旒數皆放其星龍旗則九旒雀則七旒虎則六旒龜蛇則四旒皆放星數以法天也皆畫招搖於此四旗之上案崔並畫四旗皆為北斗星於義不安何者天唯一斗以指四方何用四斗乎左右有局者局部分也軍之在左右各有部分不相濫也各司其局者軍行須監領故主帥部分各有所司部分也爾雅云局分也郭云謂分部也注正義曰載謂舉於旌首以警衆也文並為載而鄭今云舉於旌首是明諸物並在旌旗首也云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者此是定四年祝佗之辭此嘉好之事若為其出軍征伐則隨軍多少與此不同云書曰如虎如貔者此尚書牧誓引證虎貔同是猛獸也此武王伐紂時於牧野作誓誡士卒為戰之辭也今

士衆皆如虎貔然也鄭注尚書云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貔一名曰豹虎類也爾雅云貔白狐也以此四獸為軍陳者此朱雀是禽而總言獸者通言耳言為軍陳者則四獸各有軍陳之法故昭二十一年宋人與華亥戰云鄭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鵝又兵書云善用兵者似率然率然者常山蛇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是其各有陳法也知招搖在北斗杓端者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標案此搖光則招搖也在下云端者明魁以上為首標則以下為端也度謂伐與步數者牧誓武王誓衆云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四伐五伐乃止齊焉一擊一刺為一伐鄭注尚書云伐謂擊刺也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

父之讎弗與共戴天注父者子之天殺己之天與共戴天非孝子也行求殺之乃止音義（讎常由反）兄弟之讎不反兵注恒執殺之備交遊之讎不同國注讎不吾辟則殺之交遊或為朋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復讎之法今各依文解之父之讎弗與共戴天者父是子之天彼殺己父是殺己之天故必報殺之不可與共處於天下也天在上故曰戴又檀弓云父母之仇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並是不共天下矣而調人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則得與共戴天此不共戴天者謂孝子之心不許共讎人戴天必殺之乃止調人謂逢遇赦宥王法辟諸海外孝子雖欲往殺力所不能故鄭荅趙商云讎若在九夷之東八蠻之南六戎之西五狄之北雖有至孝之心能往

討之乎是也兄弟之讎不反兵者兄弟謂親兄弟也有兄弟之讎乃得仕而報之不反兵者謂帶兵自隨也若行逢讎身不帶兵方反家取之比來則讎已逃辟終不可得故恒帶兵見即殺之也檀弓云父母之讎不反兵兄弟之讎仕弗與共國而此云兄弟不反兵者父母不反兵於普天之下也兄弟不共國謂不同中國也而亦不反兵者父母仇讎則不仕不辟市朝兄弟仇讎則猶仕而辟市朝也而亦同不反兵則同體重之也而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二文不同者調人亦謂會遇恩赦之法辟諸千里之外檀弓又云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雖同不反兵與父母讎異也交遊之讎不同國者交遊朋友也為朋友亦報仇也故前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則知父母沒得為朋友報也此云不同國者謂不共五等一國之中也而調人云從父母兄弟之讎不同國與此同又調人云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是主友亦同此與調人皆謂會赦故不同國雖不同國國外

（百里二百里則可其兄弟仕不與共國者必須相去千里之外故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是也但從父兄弟及交遊主友報讎之時不自為首故檀弓云從父兄弟之仇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也其君之讎調人云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則姑姊妹伯叔皆視兄弟異義公羊說復百世之讎古周禮說復讎之義不過五世許慎謹案魯桓公為齊襄公所殺其子莊公與齊桓公會春秋不譏又定公是魯桓公九世孫孔子相定公與齊會於夾谷是不復百世之讎也從周禮說鄭康成不駮即與許慎同凡君非理殺臣公羊說子可復讎故子胥伐楚春秋賢之左氏說君命天也是不可復讎鄭駮異義稱子思云今之君子退人若將隊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子胥父兄之誅隊淵不足踰伐楚使吳首兵合於子思之言也是鄭善子胥同公羊之義也）

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注辱其謀人之國不能安也壘軍壁也數見侵伐則多壘音義（壘徐力軌反又力水反辟本又作壁布狄反數色角反）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注辱其親民不能安荒穢也疏（正義曰此明食祿所宜任其事也四郊者王城四面並有郊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諸侯亦各有四面之郊里數隨地廣狹故云四郊也壘軍壁也言卿大夫尊高任當軍帥若有威德則無敢見侵若尸祿素餐則寇戎充斥數戰郊坰故多軍壘罪各有所歸故為卿大夫之恥辱也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者地采地也荒廢穢也士邑宰也士為君邑宰必宜地民相得若使土地廣大而荒廢民散而流移亦邑宰之恥辱也而云亦者今謂非但大夫之辱亦是士之辱言四郊多壘獨為大夫之辱士則職卑位下為君邑宰勸課耕種故地荒為士之辱也）

臨祭不惰注為無神也音義（為于偽反下為不為其為有皆同）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注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為音義（埋徐武乖反褻息列反慢也）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注臣不敢煩君使也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也音義（使色吏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接神及歸俎之禮臨祭不惰者祭如在故臨祭須敬不得怠慢故鄭注云為無神也鬼神享德祭若怠惰則神不歆是無神也既謂其不敬亦是無神之心也注正義曰此皆不欲人褻之也者若不焚埋人或用之為褻慢鬼神之物所以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為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故焚埋異也臣不敢煩君使也者此謂士助君祭也若大夫以上則君使人歸之於俎而禮本云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是鄭因君以明臣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

卒哭乃諱注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音義（辟音避下皆同）

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為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邱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

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音義（禹與雨並于矩反一讀雨音于許反邱與區並去求反一讀區音羌蚪反又邱于反案漢和帝名肇不改京兆郡魏武帝名操陳思王詩云脩阪造雲日是不諱嫌名）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注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音義（逮音代一音大計反瞿本又作懼同俱附反適丁歷反）君所無私諱注謂臣言於君前不辟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有公諱注辟君諱也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注為其失事正廟中不諱注為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注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猶對也婦諱不出門注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注皆為敬主人也禁謂政教俗謂常所行與所惡也國城中也音義（竟音境惡烏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諱與不諱之事各依文解之古人生不諱故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避名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

（質藏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之也禮不諱嫌名者今謂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此二者各有嫌疑禹與雨有同音嫌疑邱與區有同義嫌疑如此者不諱若其音異義異全是無嫌不涉諱限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二名不偏諱者謂兩字作名不一一諱之也孔子言徵不言在言在不言徵者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徵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案異義公羊說譏二名謂二字作名若魏曼多也左氏說二名者楚公子弃疾弑其君即位之後改為熊居是為二名許慎謹案云文武賢臣有散宜生蘇忿生則公羊之說非也從左氏義也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者逮及也王父母謂祖父母也若及事父母則諱祖也何以然孝子聞名心瞿祖是父之所諱則子不敢言既已終不言若父母已亡而已言便心瞿憶父母故諱之也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者孝子若幼少孤不及識父母便得言之故不諱祖父母庾云諱王父母之恩正應由父所以逮言母者婦事舅姑同事父母且配夫為體諱敬不殊故幼無父而識母者則可以諱王父母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者今謂人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若無為大夫諱則君諱不尊也不言士之所諱者士卑人不為之諱故也或云大夫所有公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己之私諱玉藻云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但此文上承君所無私諱之下唯云大夫之所有公諱故畧之不云無私諱耳詩書不諱臨文不諱者何胤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案論語云詩書執禮是教學惟詩書有誦禮則不誦惟臨文行事若有所諱則並失事正故不諱也廟中不諱者謂有事於高祖廟祝嘏辭說不為曾祖己下諱也為尊無二上也於下則諱上也若有事於禰則諱祖己上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者夫人君之妻質對也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為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故不諱也婦諱不出）

（門者門謂婦宮門婦家之諱但於婦宮中不言耳若於宮外則不諱也故臣對君前不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者古者期親則為諱陳鏗問曰亦為父乎自己親乎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謂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知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是父之世叔父及姑姊妹以下皆為之小功父為諱故己從父為之諱入竟而問禁者此以下並為敬主人也竟界首也禁謂中國政教所忌凡至竟界當先訪問主國何所禁也入國而問俗者國城中城中如今國門內也俗謂常所行也入主人之城內亦先問風俗常行也入門而問諱者門主人之門也諱主人祖先君名宜先知之欲為避之也問諱而以門為限者主人出至大門外迎客客入門方應交接故於門為限也故注云皆為敬主人也注正義曰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者證生不相諱也時君臣同名春秋不譏案魯襄公二十八年衛石惡出奔晉二十九年衛侯衎卒衛侯惡乃即位與石惡不相干熊氏云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穀梁傳云昭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謂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親所名也是衛齊惡不得為石惡也適士已上廟事祖者祭法云適士二廟祖之與禰各一廟其中士下士亦廟事祖但祖禰共廟則既夕禮一廟是也熊氏云此適士者包中下士對庶人府史亦稱適也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者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畧言之耳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耳）

外事以剛日注順其出為陽也出郊為外事春秋傳曰甲午祠兵內事以柔日注順其居內為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注旬十日也音義（筮市制反）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注孝子之心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音義（冠古亂反）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注命龜筮辭龜筮於吉凶有常大事卜小事筮音義（假古雅反下同）卜筮不過三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卜筮不相襲注卜不吉則又筮筮不吉則又卜是瀆龜筴也晉獻公卜取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是也音義（瀆徒木反驪力知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卜筮及用日之法各依文解之外事以剛日者外事郊外之事也剛奇日也十日有五奇五偶甲丙戊庚壬五奇為剛也外事剛義故用剛日也內事以柔日者內事郊內之事也乙丁己辛癸五偶為柔也然則郊天是國外之事應用剛日而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非剛也又社稷是郊內應用柔日而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非柔也所以然者郊社尊不敢同外內之義故也此言外剛內柔自謂郊社之外他禮則皆應外內而用之崔靈恩云外事指用兵之事內事指宗廟之祭者以郊用辛社用甲非順其居外內剛柔故也祭社用甲所以名詰用戊者召詰是吉祭非常禮也郊之用辛者唯夏正郊天及雩大享明堂耳若圓丘自用冬至日五時迎氣各用其初朔之日不皆用辛凡卜筮日者凡先聖王之所以立卜筮者下云所以使民信時日敬鬼神決嫌疑定猶與也卜筮者必用龜蓍者案劉向）

云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其長久故能辯吉凶也說文云蓍蒿屬也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為數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陸璣草木疏云似藾蕭青色科生洪範五行傳曰蓍生百年一本生百莖論衡云七十年生一莖七百年十莖神靈之物故生遲也史記曰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雲氣覆之淮南子云上有藂蓍下有伏龜卜筮實問於神龜筮能傳神命以告人故金縢告大王王季文王云爾之許我乃卜三龜一藝吉是能傳神命也又鄭注天府云卜筮實問於鬼神龜筮能出其卦兆之占耳案白虎通稱禮三正記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也故其數偶蓍者案少牢大夫立筮鄭云大夫蓍長五尺推此而言天子九尺諸侯七尺士三尺蓍陽也故其數奇所以謂之卜筮者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以為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案易繫辭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卦云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蓍據此諸文蓍龜知靈相似無長短也所以僖四年左傳云筮短龜長不如從長者時晉獻公卜娶驪姬不吉更欲筮之故太史史蘇欲止公之意託云筮短龜長耳實無優劣也若杜預鄭玄因筮短龜長之言以為實有長短故杜預注傳云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象長數短是也象所以長者以物初生則有象去初既近且包羅萬形故為長數短者數是終末去初既遠推尋事數始能求象故以為短也又鄭康成注占人云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是鄭及杜預皆以為龜長筮短凡卜筮天子諸侯若大事則卜筮並用皆先筮後卜故筮人云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即事之漸大事者則大卜云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大祭祀凡出軍旅喪事及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此等皆為大事故鄭注占人云將卜八事皆先以筮筮之是也若次事則唯卜不筮也故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是天子出行唯卜無筮是也小事無卜唯筮筮人掌九筮之名一曰筮更謂遷都邑也二曰筮咸咸猶僉也謂筮衆心歡不也三曰筮式謂制作法式也四曰筮目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五曰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改易也六曰筮比謂與民和比也七曰筮祠謂筮牲與日也八曰筮參謂筮御與右也九曰筮旅謂筮可致師不鄭注占人不卜而徒筮者則用九筮是也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故春秋僖二十五年晉卜納襄王得黃帝戰於阪泉之兆又筮之得大有之睽哀九年晉卜伐宋亦卜而後筮是大事卜筮並用也但春秋亂世皆先卜後筮不能如禮其禮既先筮後卜尚書先云龜從者以尊卑言之故先言龜也鄭注周禮云筮凶則止不卜所以洪範有筮逆龜從者崔靈恩云凡卜筮天子皆用三代蓍龜若三筮並凶則止而不卜鄭云若一吉一凶雖筮逆猶得卜之也則洪範所云者是也其大夫則大事卜小事筮大事則葬地及葬日為事之大則卜故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是也其小事用筮則少牢常祀筮日是也士亦大事卜小事筮故士喪禮卜葬日以喪葬為重須定吉凶故用卜也其尋常吉祭比葬為輕故筮日也葬既卜日得吉餘事皆吉可知故唯筮葬地不復用卜也旬之外曰遠某日者案少牢大夫禮今月下旬筮來月上旬是旬之外日也主人吉筮者云欲用遠某日故少牢云日用丁己筮旬有一日吉乃官戒既云旬有一日是旬外一日此謂大夫禮旬之內日近某日者案特牲士禮云不諏日注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不如少牢大夫先與有司於廟門諏丁己之日是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是旬之內日也主人吉筮者云用近某日此據大夫士故有旬內旬外之日也若天子

諸侯其有雜祭或用旬內或用旬外其辭皆與此同案少牢特牲其辭皆云来日丁亥不云遠某日近某日者彼文不具也喪事先遠日者喪事謂葬與二祥是奪哀之義也非孝子之所欲但制不獲已故卜先從遠日而起示不宜急微伸孝心也故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卜来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吉事先近日者吉事謂祭祀冠昏之屬故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是先近日也曰為日者曰命龜筮辭也卜擇吉日故云曰為日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者假因也爾汝也爾謂指蓍龜也泰大中之大也欲褒美此龜筮故謂為泰龜泰筮也有常者言汝泰龜泰筮決判吉凶分明有常也故云假爾泰龜泰筮有常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為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是一也二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名曰述命是

二也卜人即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是三也命筮二者一為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為之事命筮史是一也二則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為述命是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知士命筮有一者士喪禮云命筮人哀子某為其父某筮宅筮人許諾不述命注云不述者士禮畧是士命筮一也知士命龜二者士喪禮涖卜命曰哀子某卜葬其父降無有近悔許諾不述命乃云即席西面坐命龜既云不述命是士命龜二也知大夫命筮二者以士云命筮不述命則知大夫以上述命也故少牢云主人曰孝孫某来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又云史遂述命曰假爾泰筮有常孝孫某来日丁亥云云是大夫命筮二但冠即席所命于述命之上也知大夫命龜三者以士喪禮涖卜為事命龜又有即席西面命龜云不述命明大夫有述命故知大夫命龜三也卜筮不過三者王肅云禮以三為成也上旬中旬下旬三卜筮不吉則不舉也鄭意不過三者謂一卜不吉

而凶又卜以至於三三若不吉則止若筮亦然也故魯有四卜之譏崔靈恩云謂不過三用若大事龜筮並用者先用三王筮次用三王龜始是一也三如是乃為三也若初始之時三筮三龜皆凶則止或逆多從少或從多逆少如此者皆至於三也單卜單筮其法惟一用而已不吉則擇遠日不至於三也前以用三王之龜筮者有逆有從故至三也此唯用一故不至三也案崔解亦[illegible]三王龜筮也卜筮不相襲者襲因也前卜不吉則止[illegible]筮若前筮不吉則止不得因更卜是不相襲[illegible]止是瀆龜筮則神不吉也王云三筮及三[illegible]者初各專其心也注正義曰順其出為陽[illegible]故順用剛日也公羊莊公八年正月[illegible]人祭八甲午祠兵傳云祠兵者何出[illegible]兵使使故將出兵必祠於近郊此鄭所引[illegible]日事耳其祠兵之文鄭所不用故異義[illegible]祠兵左氏說甲午治兵鄭

駁之云公羊字誤也[illegible]曰為作說引周禮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之法是[illegible]左氏之說不用公羊也大事卜小事筮者此六事者謂小事[illegible]中為大事非周禮大貞大封及八事之等故得用卜而已或云大事卜者總無大貞大封及八事等雖卜筮並用總皆用卜故云大事卜但大事則先筮後卜卜筮俱有若小事筮徒有筮而無卜也魯四卜郊春秋譏之者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参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唯周之三月為之不可在四月雖三卜亦為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為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

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
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禮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
已卜春三正不吉復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
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
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内有凶
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為郊此公羊及
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説春秋卜者皆卜日也哀元年穀
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或以十二月下辛
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
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
梁三正正月卜吉則為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説
同與何休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
鄭玄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
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
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
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駮異義引明

堂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
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
改卜後月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
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讖之用公羊穀梁傳三卜正四卜
非正也是四卜為讖三卜得正與左氏意違左氏三卜
亦非故也卜不吉則又筮者晉獻公初卜不吉故公云
更筮之是曰襲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曰也大
事則卜小事則筮然與此注不同者明襲有二義故兩
注各舉其一則大事小事各有所施不得曰龜卜小
事曰蓍筮大事也二則筮不吉不可復卜卜不吉不可
復筮
也

龜為卜筴為筮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使民信時日敬
鬼神畏法令也所以使民決嫌疑定猶與也故曰疑而

筮之則弗非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弗非無非之者
日所卜筮之吉日也踐讀曰善聲之誤也筴或為蓍音
義（與音預本亦作豫踐依注音善王如字云履也蓍音尸）疏（正義曰解卜筮所用也龜處筮後龜覆於）
筮筴為筮者筮在龜前為決也謂蓍為筴者筴以謀筴
為義言用此物以謀於前事也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以
使民信時日者解所以須卜筮之義也先聖王伏羲以
來聖人為天子者不直云先王又加聖字者先王未必
聖古來非一聖不必一王孔子是也明造制卜筮必須聖
位兼并時者四時及一日十二時也日者甲乙之屬聖
王制此卜筮使民擇慎而信時日與吉凶也敬鬼神者
乃擇吉而祭祀是敬鬼神也畏法令者法與則也令教

訓也君行法令若依卜筮而為之則民敬而畏之也所
以使民決嫌疑者事既異故更云所以有嫌疑而卜筮
決斷之也定猶與也者說文云猶獸名玃屬與亦是獸
名象屬此二獸皆進退多疑人多疑惑者似之故謂之
猶與故曰疑而筮之則弗非也者引舊語以結之卜筮
所以定是非也若有疑而筮之則人無非之也不言卜
者從可知也日而行事則必踐之者踐善也言卜得吉
而行事必善也王云卜得可行之日必履而行之踐履
也弗非無
非之者也

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於馬前注監駕且為馬行音義
（監古銜反為子偽反）已駕僕展軨注展軨具視音義（軨歷丁反一音領盧云車
轄頭靼也舊云車闌也）效駕注白已駕奮衣由右上取貳綏注奮
振去塵也貳副也音義（上時掌反下犬馬不上下注而上車同去羌呂反）跪乘

注未敢立敬也音義（乘繩證反下除乘君不乘奇車乘路馬皆同）執策分轡驅之五步而立注調試之音義（轡悲位反四馬八轡故云分）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注車上僕所主音義（并必政反）左右攘辟注謂羣臣陪位侍駕者攘卻也或者攘古讓字音義（攘如羊反卻也又音讓辟音避徐扶亦反本或作避字非也）車驅而騶至于大門君撫僕之手而顧命車右就車門閭溝渠必步注車右勇力之士備制非常者君行則陪乘君式則下步行音義（驅起俱反徐起遇反騶仕救反又七須反徐仕遘反）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不然則自下拘之注撫小止之謙也自下拘之由僕手下取之也僕與已同爵則不受音義（拘古侯反又音俱）客車不入大門注謙也婦人不立乘注異於男子犬馬不上於堂注非摯幣也音義（贄本亦作摯音至）疏（正義曰此以下總明乘車顧式僕御謹敬之事各依文解之君車將駕者謂為君僕御之禮君車君所乘之車也將駕謂始欲駕行時也則僕執策立於馬前者僕即御車者也古者僕用好人為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策馬杖也別有人牽馬駕車而此僕既和車事故監駕也又恐馬奔走故自執馬杖立當馬前也執策是監駕立馬前恐）

（馬行也已駕僕展軨者已駕駕竟展視也舊解云軨車欄也駕竟僕則從車軨左右四面看視之上至於欄也盧氏云軨轄頭轊也皇氏謂軨是轄頭盧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轄二則欄之笭字不作車邊為之鄭云展軨具視謂徧視之效駕者效白也僕監視駕竟而入白君道駕畢故鄭云白已駕也奮衣由右上者奮振也由從也從右邊上升也僕入白駕竟先出就車於車後自振其衣去塵從右邊升上必欲右者君位在左故辟君空位取貳綏者二副也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故僕振衣畢取副二綏而升也詩云淑旂綏章箋云綏所引登車也跪乘者謂僕先試車時君既未出未敢依常而立所以跪而乘之為敬也然此是暫試空左不嫌也執策分轡者策馬杖也轡御馬索也車有一輈而四馬駕之中央兩馬夾輈者名服馬兩邊名騑馬亦曰驂馬故詩云兩服上驤兩驂鴈行鄭云兩服中央夾輈者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序是也然每一馬有兩轡四馬八轡以驂馬內轡繫於軾前其驂馬外轡并夾輈兩服馬各二轡六轡在手分置兩手是各得三轡故詩云六轡在手是也今言執策分轡謂一手執杖又六轡以三置空手中以三置杖手中故云執策分轡也驅之者分轡既竟而試驅行之也五步而立者僕向跪而驅令馬行之得五步止而僕倚立待君出也何胤云跪以見敬則立調試之也君出就車者謂君始出上車時也則僕并轡授綏者君初來欲上而僕并六轡及策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與君令登車也當右手并轡左手授綏轉身向後引君上也左右攘辟者左右謂侍駕陪位諸臣也攘卻也辟遠也君已上車車欲進行故左右侍者悉遷卻以避車使不妨車行也車驅而騶者左右已辟故驅車而進則左右從者疾趨從車行也至於大門者君至外門謂車行至外門時也君撫僕之手者撫按止也僕手執轡車行由僕君欲令駐車故君抑止僕手也而顧命車右就車）

者顧回頭也鄭箋詩云迴首曰顧也車右勇力之士也就車謂君命勇力士令上車也車行則有三人君在左僕人中央勇士在右也初在門內未顧勇士勇士故從趨在車後令車行既至大門方出履險阻恐有非常故迴頭命車右上車也門閭溝渠必步者是車右勇士之禮也門閭謂凡所過門閭處也溝廣深四尺者渠亦溝也步謂下車也勇士雖即上車車若至門閭溝渠而勇士必下車所以然者一則君子不誣十室過門閭必式君式則臣當下也二則溝渠是險阻恐有傾覆故勇士亦須下扶持之也而僕不下者車行由僕僕下則車無御故不下也凡僕人之禮必授人綏者凡僕人謂為一切僕非但為君僕時也車上既僕為主故為人僕必授綏與所升之人也若僕者降等則受者謂士與大夫大夫與御御也若御者卑降則主人不須謙故受取綏也不然則否者不然謂僕者敵體雖御其主人宜謙不受其綏也若僕者降等則撫僕之手者僕者雖卑而受其

綏不謙猶當撫止僕手若不聽自授然後乃受也不然則自下而拘之者不然不降等者既敵不受而僕者必授則主人當郤手從僕手下自拘取之客車不入大門者案公食大夫禮云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注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與此同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謂同姓金路異姓象路之等舍之於賓館謂不得入王門又云墨車龍旂以朝墨車得入大門但不得入廟門耳婦人不立乘者立倚也婦人質弱不倚乘異男子也男子倚乘婦人坐乘所以異也犬馬不上於堂者賓主相見之禮也犬馬將為禮而賤不牽上堂也犬則執緤馬則執靮以呈之耳非贄幣故也贄謂羔鴈錦玉之屬乃上堂也犬馬用充庭實而已非物聘之贄幣故不上堂也注正義曰由僕手下取之也者由從也此時主人初欲上而僕在車上轉身向主人以授綏主人不就僕手外取之而以手從僕手下進拘取僕手裏上邊示不用僕授也僕與己同爵則不受謂不降等者

故君子式黃髮注敬老也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下卿位注尊賢也卿位卿之朝位也君出過之而上車入未至而下車音義（朝直遥反下同）入國不馳注愛人也馳善躙人也音義（躙力刃反）入里必式注不誣十室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御之注御當為迓迓迎也君雖使賤人來必自出迎之尊君命也春秋傳曰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皆迓也世人亂之音義（御依注音迓五嫁反跛波我反眇名小反）介者不拜為其拜而蓌拜注蓌則失容節蓌猶詐也音義

（為其于偽反下注為惑為掩同蓌子卧反又側嫁反挫也沈祖稼反又子猥反盧本作蹲）祥車曠左注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注君存惡空其位音義（惡烏路反）僕御婦人則進左手後右手注遠嫌音義（遠于萬反）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而俯注敬也國君不乘奇車注出入必正也奇車獵衣之屬音義（奇車居宜反奇邪不正之車何云不如灋之車）車上不廣欬注為若自矜廣猶弘也音義（欬開代反）不妄指注為惑衆立視五巂注立平視也巂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巂或為縈音義（巂本又作）

（巂惠圭反車輪轉一周爲巂一周一丈九尺八寸也槷本又作槷如揺反徐而婗反）式視馬尾注小俛顧不過轂注為掩在後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注入國不馳彗竹帚卹勿搔摩也音義（彗音遂徐雖醉反又囚歲反卹蘇没反注同勿音没注同驅如字又羌遇反搔素刀反摩莫何反）國君下齊牛式宗廟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乘路馬必朝服載鞭策不敢授綏左必式步路馬必中道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齒路馬有誅注皆廣敬也路馬君之馬載鞭策不敢執也齒數年也誅罰也音義（齊側皆反鞭必綿反蹙本又作蹴徐采六反又子六反芻初俱反）疏（正義曰此以下明雜敬禮也君子謂人君也黃髮太老人也人初老則髮白太老則髮黃黃髮猶老宜敬之故人君見而式敬也人君尚爾則大夫士可知也若與君同行君式則臣下若異行則式而已詩云黃髮兒齒皆謂老人也下卿位者卿位謂路門之内門東北面位故論語鄉黨云入公門又云過位色勃如也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故燕禮大射卿大夫門右北面公降阼階南鄉爾卿是也今謂尋常出入故出則過卿位而上車入則未到卿位而下車若迎賓客則案樂師注云登車於大寢西階之前反降於阼階之前式可下卿位是諸侯禮樂師據天子禮入國不馳者國中人多若馳車則害人故不馳入里必式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巷首有門十室不誣故入里則必式而禮之為敬也里必式則門閭亦式故門閭必步不誣十室也論語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是不誣十室也君命召者謂有君命呼召臣也雖賤人者君之使者假令是）

（賤人為之來大夫士必自御之者御迎也使者雖賤而君命可尊故雖大夫士貴亦自出迎之也介者不拜者介甲鎧也著鎧者不為式敬故宜無所拜之也為其拜而蓌拜者解所以不拜蓌挫也戎容暨暨著甲而屈拜則挫損其戎威之容也一云蓌詐也言著鎧而拜形儀不足似詐也蓌作矯蓌則失容節是蓌猶詐也祥車曠左者此以下又明僕御之禮祥猶吉也吉車謂平生時所乘也死葬時用為魂車鬼神尚吉故葬魂乘吉車也曠空也車上貴左故僕在右空左以擬神也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者乘車謂君之次路也王者五路玉象木金革各一路王自乘一所餘四路皆從行臣若乘此車不敢空左故典路云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鄭云王出於事無常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又戎右職云會同充革車鄭云會同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行充之者謂居左也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若曠左則似祥車近於凶時故乘者自居左也左必式者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恒馮式云乘車則君皆在左若兵戎革路則君在中央御者居左故成二年韓厥代御居中杜云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將在左以此而言則元帥親君宜在中也又詩云左旋右抽鄭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君存恐空其位也太僕云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注云前驅如今道引也道而居左自馭不參乘辟王也亦有車右焉僕御婦人則進左手者僕在中央婦人在左僕御之時進左手持轡所以爾者形微相背也後右手者若進右手則近相褻相褻則生嫌故後右手遠嫌也御國君則進右手後左手者禮以相褻為敬故進右手非男女無所嫌也而俯者既御不得恒式故但俯俛而為敬也并兩御也國君不乘奇車者國君出入宜正不可乘奇邪不正之車盧氏云不如灋者之車也車上不廣欬者廣弘大也欬聲欬也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欬似自驕矜又驚衆也不妄指者妄）

虛也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於四方並為惑衆也立視五巂者車上依禮巂規也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在車上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式視馬尾者馬引車其尾近在車欄前故車上為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令瞻視馬尾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不得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也論語云車中不內顧是也國中以策彗卹勿驅者前云入國不馳此為不馳故為遲行法也策馬杖彗竹帚也塵不出軌者軌車轍也車行遲故塵埃不起不飛揚出轍外也國君下齊牛式宗廟者案齊右職云凡有牲事則前馬注云王見牲則拱而式又引曲禮曰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注周官與此文異者熊氏云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為正宜云下宗廟式齊牛大夫士下公門式路馬者公門謂君之門也路馬君之馬也敬君至門下馬重

君物故見君馬而式之也馬比門輕故有下式之異乘路馬必朝服者謂臣行儀習禮獨行時也路馬君之車馬臣雖得乘之猶不可慢故必朝服而自御乘之也載鞭策者又不敢執杖杖馬故但載杖以行也不敢授綏者君在則僕人授綏今習儀者身既居左自馭而乘雖有車右而不敢授綏與己也左必式者既不空左故亦居左式而敬之此言不敢授綏與前不敢曠左文互也步路馬必中道者此謂單牽君馬行時步猶行也若牽行君之馬必在中道正路為敬也以足蹙路馬芻有誅者芻食馬草也誅罰也此草擬為供馬所食若以足蹴踏之者則有責罰也齒路馬有誅者齒年也若論量君馬歲數亦為不敬亦被責罰皆廣敬也注正義曰發句言故明此衆篇雜辭也者謂他篇上舊禮雜辭連上至下所以有故今作曲禮記者引此他篇雜辭而來為此篇發首有故也馳善躪人也者善猶好也躪雷刺也若車馳則好行刺人也何胤云躪躐也御當為迓者鄭引

春秋證御者迓也成二年季孫行父臧孫許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公羊傳云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於齊蕭同叔子者齊君之母也窺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眇者迓眇者二大夫歸相與率師為鞌之戰穀梁傳云曹公子手僂同時聘齊齊頃公使跛者御跛者眇者御眇者禿者御禿者僂者御僂者齊頃公母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也鄭言彼既以為迓此御故宜是迓而世人亂之讀云御耳空神位也祥車葬之乘車者以其大小二祥生人所乘之車無空左之法言空左唯據葬時魂車故知也奇車獵衣之屬者隱義曰獵車之形今之鉤車是也衣車如鼈而長也漢桓帝之時禁臣下乘之巂猶規也者知巂為規者以巂規聲相近故為規規是圓故讀從規言或為榮他本禮記有作榮字者卹勿搔摩也者入國不馳故不用鞭策但取竹帚帶葉者為杖形如埽帚故云策彗云卹勿者以策微近馬體不欲令疾也但僕搔

摩之時其形狀卹勿然

禮記注疏卷三

禮記注疏卷三考證

君言不宿于家注聘禮曰君有言則以束帛如饗禮○臣召南按君有言當作若有言玩疏則知注引聘禮原文不誤而刊本傳寫以若與君字形相近而訛也

予不可以為父尸疏四方百物及七祖之屬○按七祖應作七祀各本俱誤

又疏故異義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云云○臣召南按毛詩既醉疏引石渠論曰周公祭天以太公為

尸此又一證也

急繕其怒注繕讀曰勁○陳澔集說讀如字引呂氏云繕言作而致其怒不必讀為勁也

疏故星約言云又畫也○臣召南按文義當作故注約言云又畫也監本作星既謬毛本作皇尤非

注疏第五至第七為標○臣召南按標字當作杓此引天官書及漢志文也又標則以下為端亦當作杓

二名不偏諱疏改為熊君○君當作居各本俱誤

卜筮不過三疏九曰筮旅謂筮可致師不○臣召南按周禮簭人掌九簭九曰筮環賈疏曰環與環人字同此疏作旅傳寫之誤也

日而行事則必踐之注踐讀曰善聲之誤也○陳澔曰注讀甚迂當依王氏讀如字

國中以策彗卹勿驅塵不出軌注彗竹帚○朱子曰策彗疑謂策之彗若今鞭末韋帶耳

國君下齊牛式宗廟疏熊氏曰此文誤當以周禮注為

正○臣召南按此文當云國君下宗廟式齊牛鄭既引此文以注齊右則鄭時禮記本未誤也鄭以後之本始誤倒其字句而熊氏正之

注疏穀梁傳云曹公子手僂同時聘齊○臣召南按此文曹公子手僂句上脫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三句十四字孔疏引書未有割裂無理至此者也其為刊本誤脫無疑

禮記注疏卷三考證

謹案第三頁後五行疏七祀之厲刊本監本毛本祀訛祖據宋本改

第九頁後三行疏禮為有知制刊本為訛謂今改

第十四頁後七行疏始前就敵刊本就訛既今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疏或使人歸之諸本脫使字據宋本增

第十九頁前五行疏改為熊居諸本居訛君據宋本改

第二十頁前七行疏而以門為限諸本限訛節據宋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六行疏乃官戒刊本官訛宮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疏車驅而驟諸本驟訛騶據宋本改

第三十頁後六行疏則執靮以呈之耳刊本靮訛勒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朱文佐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四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曲禮下

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注高下之節音義（奉本亦作捧同芳勇反提徒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所奉持及俛仰裼襲之節各依文解之凡奉者當心提者當帶者物有宜奉持之者有宜提挈之者各因其宜奉之者謂仰手當心奉持其物提之者謂屈臂當帶而提挈其物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則高於心深衣之類其帶則下於脅何以知然玉藻說大帶云三分帶下紳居二焉紳長三

尺而居帶之下三分之二則帶之下去地四尺五寸矣人長八尺為限若帶下四尺五寸則帶上所餘正三尺五寸故知朝服等帶則高也而深衣云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脇當無骨者故知深衣之帶則下也今云提者當帶謂深衣之帶且古人恒著深衣此明平常提奉故益可知也）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注謂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音義（上時掌反）國君則平衡大夫則綏之士則提之注綏讀曰妥妥之謂下於心音義（綏依注音妥湯果反又他回反）疏（正義曰鄉明常法此以下明臣各為其君上提奉之禮也執持也上猶高也衡平也平謂人之拱手正當心平故謂心為衡天子至尊器不宜下故臣為擎奉皆高於心彌敬也此衡謂與心平也凡言衡有二處若大夫衡視則面為衡此

（為天子執器則上衡謂高心也既有二處不同故鄭云此衡與心平明他衡者不與心平也國君則平衡者國君諸侯也降於天子故其臣為奉持器與心齊平也大夫則綏之者綏下也又降於諸侯故其臣為奉器下於心也士則提之者上云大夫綏之已下於心今為士提之又在綏之下即上提者當帶然凡常提物尚得當帶今為士提物更在帶下者士臣為士卑遠於君故厭降在下故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以辟君其義同也）

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注重慎之也主君也克勝也音義（勝音升）疏（正義曰鄉明持奉高下之節此辨持奉之容儀也主亦君也禮大夫稱主令此言主上通天子諸侯下含大夫為君者故并曰主士則不然克勝也尊者之器不論輕重其臣執之唯宜重慎器雖輕小而執之恒如實重如不勝之容也故論語云孔子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禮曰上介執玉如重是也）

執圭器操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注重慎也尚左手尊左也車輪謂行不絕也音義（操七刀反曳以制反踵支勇反）疏（正義曰又明提奉用手足之儀也圭璧瑞玉也尚上也謂執持君器及幣玉也若擎奉此物則右手在下左手在上左尊故云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者曳挽也踵脚後也若執器行時則不得舉足但起前拽後使踵如車輪曳地而行故云車輪曳踵）

立則磬折垂佩主佩倚則臣佩垂主佩垂則臣佩委注君臣俛仰之節倚謂附於身小俛則垂大俛則委於地音義（折之列反一音逝佩步內反本或作珮非倚范於綺反徐其綺反）執玉其有藉者

則裼無藉者則襲注藉藻也裼襲文質相變耳有藻為文裼見美亦文無藻為質襲充美亦質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亦是也音義（藉在夜反下同裼星歷反藻音早本又作繅琮才冬反）疏（正義曰鄉明奉持及手足之儀此明授受時禮也立倚也佩謂玉佩也帶佩於兩邊臣則身宜僂折如磬之背故云磬折也身既僂折則所著之佩從兩邊出縣垂於前也主佩倚者主謂君也倚猶附也君宜直立則佩直附倚身而縣垂不出前則臣佩垂者君若直立佩倚於身則臣宜曲折曲折則佩不得倚身故縣垂於前也主佩垂則臣佩委者主君也言君若重慎折身而佩垂則臣彌曲故佩垂委於地然臣不發初太曲必待君僂而後方曲者亦授立不跪之義也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者凡執玉之時必有其藻以承於）

（玉若盡飾見美之時必垂藻於兩端令垂向於下謂之有藉當時所執之人則去體上外服以見在內裼衣故云有藉者則裼也其事質充美之時承玉之藻不使下垂屈而在手謂之無藉當時所執之人則掩其上服襲蓋裼衣謂之無藉者則襲此謂執玉之人朝聘行禮或有裼時或有襲時也注正義曰鄭云此者以經云裼襲據人之裼襲欲明玉亦有裼襲云圭璋特而襲者上公享王圭以馬享后璋以皮皮馬既不上於堂其上唯特有圭璋圭璋既是寶物不可露見必以物覆襲之故云圭璋特而襲也云璧琮加束帛而裼者謂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既有帛錦承玉上唯用輕細之物蒙覆以裼之故云璧琮加束帛而裼也云亦是者非但人有裼襲其玉亦有裼襲之義此皇氏之說熊氏以為上明賓介二人為裼襲圭璋特以下又明賓主各自為裼襲謂朝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襲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裼亦是也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

諸侯注云德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又孔安國注顧命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為瑞信子男執璧蓋亦刻驗覆之但無以言焉又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知者典瑞云王執鎮圭以朝日又鄭志云祭天地宗廟亦執之是朝日既執鎮圭則夕月亦當然也大宗伯云王執鎮圭注以四鎮之山為瑑飾圭長尺有二寸故玉人云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其五等諸侯大宗伯又云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故玉人云命圭九寸公守之是也宗伯又云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瑑飾文有麄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故玉人云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江南儒者解云直者為信其文縟細曲者為躬其文麄略義或然也宗伯又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不執圭者未成國也言瑑為穀稼及蒲葦之文蓋皆徑五寸故大行人云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寸是也凡圭廣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知者是聘禮記云其璧則內有孔外有肉其孔謂之好故爾雅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此謂諸侯所執圭璧皆朝於王及相朝所用也故典瑞前既陳王則云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是也其公侯伯朝后皆用璋知者以聘禮聘君用圭聘夫人以璋則知於天子及后亦然也其子男既朝王用璧朝后宜用琮以璧琮相對故也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小大各如其命數知者玉人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是也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知者聘禮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明相朝禮亦當然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是也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是也其藉玉之藻鄭注覲禮云繅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天子則以五采畫之諸侯則三采子男二采其卿大夫亦二采故典瑞云王五采五就公侯伯三采三就子男二采二就又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是也熊氏云五采五就者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五就也三采三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三就也二采亍就者亦采別二行為一就故再就也二采一就者以卿大夫卑二采采則別唯一行共為一就知然者雜記及聘禮記三采六等則知天子諸侯采別為二等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三帛以薦玉宋鈞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其餘謂堯舜之諸侯既以采色畫韋衣於板上前後垂之又有五采組繩以為繫其組上以玄為天下以黃為地長尺無事則以繫玉有事則垂為飾故聘禮記皆玄纁繫長尺絢組注云采成文曰絢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為飾皆用五采組上以玄下以絳為地是也其裼襲之義者藻藉有二種一者以韋衣木畫之也二者絢組垂之若板之藻藉則常有今言無者據垂之也其垂藻之時則須裼屈藻之時則須襲案聘禮賓至主人廟門之外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上介注云不言裼襲者賤不裼以賈賤故不言裼明賈者垂藻當裼也又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賓注上介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明屈繅合襲也又云賓襲執圭又云公襲受玉於時圭皆屈藻故賓與公執玉皆襲是屈藻之時皆襲則所謂無藉者襲是也聘禮又云賓出公授宰玉裼降立是授玉之後乃裼也又云賓裼奉東帛加璧享是有藉者裼凡朝之與聘賓與主君行禮皆屈而襲至於行享之時皆裼也知者以聘禮行聘則

襲受享則裼凡享時其王皆無藉藻故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凡諸侯朝天子皆行三享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云四享者鄭注云四當為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龜金丹漆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若其臣出聘唯行一享故聘禮致夫人聘享唯一享也裼所以異於襲者凡衣近體有袍襗之屬其外有裘夏月則衣葛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常著之服則皮弁之屬也掩而不開則謂之為襲若開此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裼衣謂之為裼故鄭注聘禮云裼者左袒也一王之上若垂藻之時其人則裼屈藻之時其人則襲則裼襲不相因表記云裼襲不相因者彼謂各執其物執龜玉者則襲受享者則裼與此同也

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注雖貴於其國家猶有所尊也卿老上卿也世臣父時老臣音義（姪大節反字林丈一反娣大計反相息亮反長竹丈反下注長老同）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者人君雖有國家之貴猶宜有所敬不得呼其名者也卿老謂上卿上卿貴故曰卿老世婦者謂兩媵也次於夫人而貴於諸妾也言諸侯雖貴不得呼其名也大夫不名世臣姪娣者世臣父在時老臣也姪是妻之兄女娣是妻之妹從妻來為妾也大夫不得呼世臣及貴妾名也然王制云大夫不世爵此有世臣者謂子賢襲父爵者也士不名家相長妾者家相謂助知家事者也長妾妾之有子者也士不得呼此二等人名也不名長妾者熊氏云士有一妻二妾言長妾者當謂娣也故鄭注昏禮云娣尊姪卑義或然也

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注辟天子之子未除喪之名君大夫天子大夫有土地者音義（辟音避本又作避下同）

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注亦辟其君之子未除喪之名**不敢與世子同名**注辟僭傚也其先之生則亦不改世或為大音義（僭作念反傚胡孝反）疏（正義曰此以下明孝子在喪擯者接）對賓客之辭也君大夫謂天子大夫有地者大夫有地者則亦稱曰君故云君大夫也天子未除喪自稱曰余小子今大夫有地雖同曰君而其子在喪不敢同天子稱余小子也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者此諸侯之大夫士之子也諸侯在喪稱嗣子某臣之子避之也不敢與世子同名者世子謂諸侯之適子也諸侯之臣為其子作名不得與君適子名同也白虎通云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注正義曰若名子與君世子同則嫌其名自比擬於君故云避僭傚也世子欲不得同則與庶子同不嫌又若其子生在君之世子前已為名而君來同之此是君來同已不須易也故穀梁昭七年傳云何為君臣同名君子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由來也是臣先名君後名同之臣不改也又案雜記云與君之諱同則稱字若先生與世子同名亦當然也諸侯之子不可同天子之子故宜不敢也異議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許慎謹案同左氏穀梁說以為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槨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駮許慎云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然鯉也死未滿五十鯉死稱伯魚

（者按冠禮二十已稱伯某甫未必要五十也但五十直稱伯耳熊氏問案春秋君在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無言嗣子某者也又大夫之子當何稱張逸答曰此避子某耳大夫之子稱未聞案稱嗣子某或殷禮也）

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注射者所以觀德唯有疾可以辭也使士射謂以備耦也憂或為疾音義（使音史射市夜反則辭以疾如字本又作有疾為疾如字本又作疾音救）疏（正義曰射法每兩人相對以決勝負名之曰耦耦貴賤必對故卿與卿耦大夫與大夫耦或奇餘不足則使士備耦案大射君與賓耦卿大夫自相耦又有士御於大夫又司射誓耦卑者與尊者為耦不異侯是言士得備預為耦故此有使士射之禮也不能則辭以疾者士若不能不得云不能但當自稱有疾也所以然者夫射以表德士既升朝必宜有德若不能則是素餐之辱兼辱君不知人誤用己也言曰某有負薪之憂者此稱疾之辭也某士名也負擔也薪樵也大樵曰薪詩云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是大故用斧也憂勞也言己有擔樵之餘勞不堪射也不直云疾而云負薪者若直云疾則似傲慢故陳疾之所由明非假也然士祿代耕且後問庶人子云能負薪而今云士負薪者亦謙辭也兼言昔未為士時經擔樵今猶發動昔日之勞也白虎通云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公羊云有疾曰負茲諸侯之疾所以名不同者蓋子茲聲相近其字相亂未知孰是音義隱云天子曰不豫諸侯曰不茲大夫曰犬馬士曰負薪注正義曰知非士自射而云備耦者熊氏云若其自射不須云使又不應辭以其言使言辭故云備耦）

侍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注禮尚謙也不顧望若

子路率爾而對疏（正義曰謂多人侍而君子有問若指問一人則一人直對若問多人則侍者當先顧望坐中或有勝己者宜前而已不得率爾先對先對非禮也注正義曰此證問多人而不顧望對者論語云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於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而子路率爾先對云願治千乘之國而孔子哂之云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注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脩其法而審行之注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去本國行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行禮者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者也求猶務也俗者本國禮法所行也明雖居他國猶宜重本行故國法不務變之從新也如杞宋之臣入於齊魯齊魯之臣入於杞宋各宜行己本國禮法也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變己本國之俗按鄭答趙商以為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即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不同者熊氏云若人臣出居他國亦不忘本故云不變本國風俗人君務在化民因其舊俗往之新國不須改也然則不求變俗其文雖一但人君人臣兩義不同熊氏云必知人君不易舊俗者王制云修其教不易其俗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封康叔於殷墟啓以商政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皆因其舊俗也案有列於朝有詔於國三代之內喪服為舊君齊衰三月傳曰三諫不從待放未絕者爵祿尚有列於朝出入尚有詔於國如喪服所云大夫待放之時名為有列有詔不至三世者熊氏云彼據為舊君著服故）

（以未去之時名為有列有詔此據去國之後但有列有詔仍行舊國之禮斷章取證故彼此不同祭祀之禮者此陳不變之事若祭祀之禮不變即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騂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傍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凡上諸事悉不改革行之如本國俗也然上既舉三條餘冠昏之屬從可知也謹脩其法而審行之者并結前事各令分明謹修本國之法審慎以行之其法謂其先祖之制度若夏殷子孫在周者悉行其先世之禮是不變俗也）

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注**三世自祖至孫踰久可以忘故俗而猶不變者爵祿有列於朝謂君不絕其祖祀復立其族若臧紇奔邾立臧為矣詔告也謂與卿大夫吉凶往來相赴告音義（三世盧王云世歲也萬物以歲為世朝直遙反下皆同復扶又反下復還同紇恨發反徐胡切反沈胡謁反）

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注**謂無列無詔者反告亦謂吉凶也宗後宗子也**疏**（正義曰此以下明在他國而得變俗者也將明得變故上先明未得者也去國三世者謂三諫不從及他事礙被黜出入新國已經三世者則鄭注云三世自祖及孫也爵祿有列於朝者謂本國君不絕其祖祀復立族為後在朝者也出入有詔於國者出入猶有吉凶之事更相往來也詔告也去已三世而本國之君猶為立後不絕則若有吉凶之事當與本國卿大夫往來出入共相赴告故云出入有詔於國也若兄弟宗族猶存則反告於宗後者此是出已三世而爵祿無列於朝吉凶不相詔告而不仕新國者宗族兄弟謂本國之親宗後大宗之後也已本國不列不告若宗族猶存兄弟尚在已有吉凶當反還告宗適不忘本故也前告國者亦告兄弟耳然既未仕新國猶用本國禮也音義隱云雖無列於朝有吉凶猶反告於宗後其都無親在故國不復來往也注正義曰若臧紇奔邾立臧為矣者引之者證有列法也臧紇武仲也時為季氏家廢長立少故與孟氏相惡遂出奔邾魯人以臧紇有功復立其異母兄臧為以守先祀是有列也故魯襄二十三年左傳云臧紇奔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非子之過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紇致防而奔齊是其事也）

去國三世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注**以故國與己無恩興謂起為卿大夫**疏**（正義曰此猶是論無列無詔而反告宗後者今得仕新國者也但仕新國有異故重言三世也唯興之日從新國之法者唯興謂已始仕也雖有宗族相告已仕新國而本國無列無詔故所行禮俗悉改從新也然推此而言若本國猶有列詔者雖仕新國猶行故俗何以知然既云無列而從新明有列則不從也又若無詔而不仕新者不得從新何以知然既云唯興明不興則不從無列無詔唯興之日三世即從新國之制孔子去宋既久父為大夫尚冠章甫之冠送葬皆從殷制者熊氏云案鉤命決云丘為制法之主黑綠不代蒼黃聖人特為制法不與常禮同也注正義曰鄭意云起為卿大夫者則若為士猶卑不得變本也）

君子已孤不更名**注**亦重本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

子事父無貴賤**音義**（為于偽反諡音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沒不可輒改為名諡之事已孤不更名者不復改易更作新名所以然者名是父之所作父今已死若其更名似遺棄其父故鄭注云亦重本也言亦者以上行本國之俗上是重本故云亦也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者此孤不辨老少唯無父則是也暴貴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非一等之位故云暴貴也諡者列平生德行而為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諡而已今暴貴升為諸侯乃得制諡而不得為父作諡所以爾者父賤無諡子今雖貴而忽為造之如似鄙薄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為難鄭答趙商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注正義曰子事父無貴賤者子不得言己昔賤今貴父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

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注**為禮各於其時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注**非其時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行禮各有時之事各隨文解之居喪者居父母之喪也喪禮謂朝夕奠下室朔望奠殯宮及葬等禮也此禮皆未葬以前既葬讀祭禮者祭禮虞卒哭祔小祥大祥之禮也喪復常讀樂章者復常謂大祥除服之後也樂章謂樂書之篇章謂詩也禫而後吉祭故知禫後宜讀之此上三節事須預習故皆時讀之）

振書端書於君前有誅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注**臣不豫事不敬也振去塵也端正也倒顛倒也側反側也皆謂甫省視之**音義**（倒多老反去羌呂反下敝猶去去琴瑟同顛丁田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臣當豫事并明臣入公門當敬謹之禮也各依文解之振書者拂去塵也書簿領也端正也誅責也臣不豫慎若將文書簿領於君前臨時乃拂整則宜誅責也倒筴側龜於君前有誅者倒顛倒也側反側也龜筴君之卜筮所須也不豫周正而來在君前方顛倒反側齊正則有責罰也注正義曰甫者始也謂不豫整理今於君前始正之）

龜筴几杖席蓋重素袗絺綌不入公門**注**龜筴嫌問國家吉凶几杖嫌自長老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為其形褻**音義**（重素直龍反注同重素衣裳皆素袗之忍反輤千見反葦于鬼反為其于偽反）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注**此皆凶服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厭猶伏也喪冠厭伏苞或為菲**音義**（苞白表反草也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厭於涉反藨白表反一音扶苗反齊衰本又作齋音咨下七雷反下文同蒯苦怪反菲扶味反屨也）書方裹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注**此謂喪在內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方板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於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音義**（板字又作版音同賵芳仲反車馬曰賵）

公事不私議**注**嫌若姦也**疏**（正義曰此以下明臣物不得入公門）

（者也龜筴者謂臣之龜筴也將入嬿問國家吉凶几杖者臣之几杖也若將入謂欲驕矜嬿自長老席蓋者喪車蓋也臣有死於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也車比棺為綴宜停外也重素者衣裳皆以素謂遣喪之服也亦不宜著入也袗絺綌者袗單也絺綌葛也上無衣表則肉露見為不敬故不著入也不入公門者并結上諸條事皆不得入也若尸柩以几至廟門及八十杖於朝則几杖得入公門也苞屨者謂藨蒯之草為齊衰喪屨扱衽者親始死孝子徒跣扱上衽也厭冠者喪冠也厭帖無梁纚為五服喪所著也不入公門者此并五服之內喪服差次不合入不得著入公門也苞謂杖齊衰之屨故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此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注云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經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經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厭冠者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厭大功以上厭冠宜得入公門也凡喪屨案喪服斬衰用菅屨杖齊衰用苞不杖齊衰用麻大功用繩故小記云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其小功以下鄭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絇書方者此謂臣有死於公宮應須凶具此下諸物並宜告而後入者也書謂條錄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方板也百字以上用方板書之故云書方也衰者孝子喪服也凶器者棺材及棺中明器也不以告不入公門者臣在公宮而死營凶器所須而不得輒將入公門故須告也然衰之屬今厭冠苞屨尚不入云衰告乃入者熊氏云上不入謂公宮庫雉路之門今此不入公門者國城之門謂卿大夫之喪從外來書方衰凶器須告乃入今謂既同稱公門又國城之內百姓民衆所居方衰凶器須告乃入事恐非也蓋公門非一或是公之外門及百官治事之處君許其在內殯及將葬之禮故有明器書方須告乃入注正義曰引雜記證席蓋是喪車也輤喪車邊牆也在上曰屋在邊曰帷士喪車用葦席為上屋蒲席為邊牆也然天子諸侯染布為蒨色大夫但布而不染士用席而亦言輤者因天子輤通名也今言席蓋謂士耳舉士為例卿大夫喪車亦不得入云重素衣裳皆素喪服也者若臣之侍放衣裳皆素既是侍放本無得入公門之理此云重素不入公門者謂私服又文王世子公族有死罪公親素服唯君得素服入臣則不可引論語證入公門不單也形褻謂肉露見也書賵於方者證喪禮書方也送死者車馬曰賵衣服曰襚亦通曰賵若九若七等謂書送物於板行列之數多少物多則九行少則七行五行也）

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廏庫為次居室為後注重先祖及國之用音義（廏九又反）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音義（凡家造才早反一本作凡家造器器衍字犧許宜反養羊尚反一如字）

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有田祿者先為祭服注祭器可假祭服宜自有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宮室不斬於丘木注廣敬鬼神也粥賣也丘壟也音義（粥音育衣於既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大夫所造祭器衣服并明祭器所寄之事各依文解之凡家造謂大夫始造家事也大夫稱家祭器為先者崇敬祖禰故在先犧賦為次者諸侯大夫少

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供出犧牢故曰犧賦養器為後者養器供養人之飲食器也自聽為私宜後造然諸侯言宗廟大夫言祭器諸侯言廄庫居室大夫言犧賦養器者互言也此據有地大夫故得造祭器若無田祿者但為祭服耳其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祭器為先者對犧賦養器為先其實在祭服之後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者嚮明得造祭器此明不得造者不同也若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聲樂皆具祭器不假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熊氏以禮運據天子大夫得造不得具非也有田祿者先為祭服者若有田祿雖得造器而先為祭服後為祭器耳所以然者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同可以共有以其制同既可暫假故營之在後

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注此用君祿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音義（去國祭器不踰竟音境注及下同一本作大夫士去國下去國踰竟亦然）

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注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己復還音義（寓魚具反覬音冀）疏（正義曰此以下明人臣三諫不從去國之）禮祭器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為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祿所造令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者寓猶寄也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必寄之者冀其復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國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注正義曰取以出竟恐辱親也者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己復還者此解言寄之義也夫物不被用則生蟲蠹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大夫士去國踰竟為壇位鄉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鞮屨素簚乘髦馬不蚤鬋不祭食不說人以無罪婦人不當御三月而復服注言以喪禮自處也臣無君猶無天也壇位除地為位也徹猶去也鞮屨無絇之菲也簚覆笭也髦馬不鬄落也蚤讀為爪鬋鬋鬢也不自說於人以無罪嫌惡其君也御接見也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遂去也簚或為幦音義（壇徐音善注同鄉許亮反緣悅絹反鞮都兮反又徒

兮反鞮屨屨無絇簚本又作幭莫歷反注同白狗皮覆笭髦音毛蚤依注音爪謂除爪也鬋子淺反絇求俱反笭力丁反車闌鬄吐歷反又他計反說亦劣反又如字惡烏路反見賢遍反下文見國君注謂見同幦莫歷反又音莫）疏（正義曰此大夫士三諫而不從出在竟上大夫則待放三年聽於君命若與環則還與玦便去）隱義云去國當待玦也若士不待放臨去皆行此禮也為壇位鄉國而哭者壇者除地而為壇臣之無君猶人無天也嫌去父母之邦有桑梓之戀故為壇鄉國而哭以喪禮自處也所以待放必三年者三年一閏天道一變因天道變望君自改也然在竟未去聽君環玦不謂待歸而謂待放者既已在竟不敢必還言唯待君見放乃去也素衣素裳素冠者今既離君故其衣裳冠皆素為凶飾也徹緣者緣中衣緣也素服裏亦有中衣若吉時中衣用采緣此既凶喪故徹緣而純素鞮屨者謂無絇飾屨也屨以絇為飾凶故無絇也士冠禮云玄端

黑屨青約繶純純博寸鄭云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狀如刀衣鼻在屨頭故解者云古屨以物繫之為行戒故用繒一寸屈之為約約為拘著屨頭以容受繫穿貫也其屈之形似漢時刀衣鼻也其色或青或黑不同而冠禮屨夏用葛冬用皮又各隨裳色今素裳則屨白色也素簚者素白狗皮也簚車覆闌也禮人君羔幦虎犆大夫鹿幦豹犆今此喪禮故用白狗皮也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然吉凶覆笭又必用皮者象始服牛馬初當用皮為覆乘髦馬者吉則鬋剔馬毛為飾凶則無飾不鬋而乘之也不蚤鬋者蚤治手足爪也鬋剔治鬚髮也吉則治鬋為飾凶故不鬋也士虞禮曰蚤鬋謂鬋爪鬚也不祭食者祭祭先也夫食盛饌則祭食之先喪凶故不祭也不說人以無罪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今雖放逐猶不得鄉人自說道己無罪而君惡故見放退也婦人不當御者御接見也吉時婦人以次侍御寢宿今喪禮自貶故不也三月而復服者自貶三月然後事事反還如吉禮而遂去也所以三月者為一時天氣一變故三月人情亦宜易也注正義曰知鞮是無約之屨者案周禮屨人屨舃皆有約繶純案鞮屨氏無約繶之文故知是無約之菲也云髦馬不鬋落也者以其揃髦馬與童子垂髦同故知不鬋落鬌鬣案大戴禮王度記云大夫俟放於郊三年得環乃還得玦乃去此踰國三月乃行不同者得玦之後從郊至竟三月之內而行此禮也

大夫士見於國君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注謂見君既拜矣而後見勞也聘禮曰君勞使者及介君皆答拜音義（勞力報反注及下君勞同辟婢亦反下同還辟逡巡也使色吏反）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注嫌與君亢賓主之禮迎拜謂君迎而

先拜之聘禮曰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臣男女相答拜之法各依文解之大夫士見於國君者謂大夫士出聘他國君之禮君若勞之則還辟再拜稽首者勞慰勞也還辟逡巡也初至行聘享私覿禮畢而主君又別慰勞己在道路之勤故己逡巡而退者辟君之答己之意也案聘禮行聘享及私覿訖賓出主君送至大門內主君問聘君問大夫竟乃云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答拜公勞介介再拜稽首公答拜即此大夫出聘他國君勞之是也聘禮無還辟之文者文不備也君若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者君若迎先拜賓賓是使臣不敢當禮則還辟逡巡不敢答主君之拜注正義曰案聘禮勞賓之前不見君先拜此云君既拜矣謂賓初行私覿之時已拜主君矣在後始主君勞故曰既拜矣而後見勞引聘禮者證君勞賓再拜之事熊氏以為唯云大夫士謂小聘大夫為賓士為介故也今謂大聘小聘皆然故鄭引聘禮以證之此大夫之中則含卿也知者以此經皆總云大夫不別言卿故知大夫含卿也迎拜謂君迎而先拜之此主君迎拜者謂聘賓初至主國大門外主君迎而拜之故聘禮云賓入門左公再拜賓辟不答拜是也故鄭引聘禮大夫入門再拜君拜其辱者初入門主君再拜其辱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注尊賢疏正義曰此謂使臣行禮受勞已竟次見彼國卿大夫也唯賢是敬不計賓主貴賤雖為大夫而德劣亦先拜有德之士也謂異國則爾同國則否又士相見禮若先生異爵者為士則先拜之此則不必同國也

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答拜者注禮尚往來喪賓不

答拜不自賓客也國君見士不答其拜士賤音義（非見賢遍反下大夫見士見下注拜見同）疏（正義曰此明禮尚往來也已雖賢德而必皆相答拜也凡拜而不答拜者唯有弔喪與士見已君此二條耳弔所以賓不答拜者已本來為助執於喪事非行賓主之禮故主人雖拜已已不答也故士喪禮有賓則拜之賓不答拜是也君不答士者謂士已見君君尊不答也注正義曰案聘禮士介四人君皆答拜者以其他國之士故也）

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注自外來而拜拜見也自內來而拜拜辱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注不臣人之臣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注辟正君音義（辟音避）男女相答拜也注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音義（相答拜一本作不相答拜皇云後人加不字耳別彼列反）疏（正義曰辱謂見他國君也故聘禮云公在門左拜是拜其辱也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者謂平常相答拜非加敬也故聘禮賓朝服問卿卿迎於廟門外再拜是主人必拜辱也士相見禮士見大夫於其入也主人一拜賓退送又再拜熊氏以為同國大夫見已君君拜其辱者以初為大夫敬之故也若辱常則不拜也同國始相見主人拜其辱者前是異國此明同國同國則主人必先拜辱不論有德也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者君於己士以其賤故不答拜然聘禮云聘使還士介四人君旅答拜者敬其奉使而還士相見禮士見國君君答拜者以其初為士敬之故也非其

臣則答拜之者以其他國之士非己尊所加故答之也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者大夫為君宜辟正君故不辨己臣貴賤皆答拜也男女相答拜也者男女宜別或嫌其不相答故明雖別必宜答也俗本云男女不相答拜禮男女拜悉相答拜則有不字為非故鄭云嫌遠別不相答拜以明之）

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注生乳之時重傷其類音義（麛音迷卵力管反乳如注反）疏（正義曰此明貴賤田獵不同國君諸侯也春時萬物產孕不欲多傷殺故不合圍繞取也夏亦當然大夫不掩羣者羣謂禽獸共聚也羣聚則多不可掩取之士不取麛卵者麛乃是鹿子之稱而凡獸子亦得通名也卵鳥卵也春方乳長故不得取也然國君春田不圍則天子春圍也大夫春不掩則國君春掩也士春不取麛卵則大夫春取也而王制云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則與此異者彼上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鄭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案周制四時田而云三田者下因云不合圍則知彼亦夏禮也又史記湯立三面網而天下歸仁亦是不合圍也此間所明周禮矣）

歲凶年穀不登注登成也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祀不縣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注皆自為貶損憂民也禮食殺牲則祭先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殷人以肝周人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除治也不治道為

妨民取蔬食也縣樂器鐘磬之屬也粱加食也不樂去琴瑟音義（肺音芳廢反縣音玄下同為如字舊音于偽反下為妨同于偽反）疏（正義曰此下明凶荒人君憂民自貶退禮也歲凶者謂水旱災害也年穀不登者歲既凶荒而年中穀稼不登登成也然年歲雖通其亦有異鄭注太史職中數曰歲朔數曰年釋者云年是據有氣之初歲是舉年中之稱故云朔數曰年中數曰歲也君膳不祭肺者膳美食名禮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太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夫盛食必祭周人重肺故食先祭肺歲既凶饑故不祭肺則不殺牲也馬不食穀者年豐則馬食穀今凶年故不食也馳道不除者馳道正道如今御路也是君馳走車馬之處故曰馳道也除治也不治謂不除於草萊也所以不除者凶年人各應採蔬食今若使人治路則廢取蔬食故不除也祭事不縣者樂有縣鐘磬因曰縣也凶年雖祭而不作樂也自貶損故先言膳後言祭大夫不食粱者大夫食黍稷以粱為加故凶年去之也士飲酒不樂者士平常飲酒奏樂今凶年猶許飲酒但不奏樂也君膳不祭肺以下及士飲酒不樂各舉一邊而言其實互而相通但君尊故舉不殺牲及不縣之等大者而言大夫士卑直舉飲酒之小者言耳注正義曰周人以肺者此明堂位文引之者證不祭肺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太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此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諸侯非凶年常食殺牲之事案周禮膳夫云王日一舉太牢不引膳夫而引玉藻者以膳夫秖有王禮玉藻兼載天子諸侯此經云君膳不祭肺又連言大夫士是其文既廣故引玉藻天子諸侯為證也玉藻所以異膳夫者膳夫是周之正禮玉藻是衰世之法故鄭志云作記之時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同作記者亂之耳云粱加食也者以其公食大夫禮設正饌之後乃設稻粱以其是加也此歲凶者案襄二十四年冬大饑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祲大祲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云歲凶與彼大祲同也此膳不祭肺則食不兼味也此祭祀不縣謂祈禱之祭則與大祲禱而不祀一也白虎通云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兎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其不備三牲與此君膳不祭肺同也）

君無故玉不去身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

注憂樂不相干也故謂災患喪病音義（樂音洛）疏（正義曰此明無災者也君諸侯也玉謂佩也君子於玉比德故恒佩玉明身恒有德也且以玉為容飾無故則有容飾故佩玉也大夫無故不徹縣者徹亦去也無災變則不去樂也士無故不徹琴瑟者此無災則亦不去也故鄭前云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耳若其命士則特縣也自士以上皆有玉佩上云君無故不去玉則知下通於士也下言士不去琴瑟亦上通於君也但比德為重故君上明之也又大夫言縣士言琴瑟亦互言耳但縣勝故大夫言之耳注正義曰災水火也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玄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縣題辭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若然此云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者謂娛身及治民之樂也）

士有獻於國君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再拜稽首而后對注起敬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士饋獻之事各依文解之士有獻者謂士有物奉貢於

（君也他日君問之曰安取彼者他日謂別日也非是獻物之日安取彼猶何處取彼物別日君問士云何處得前所獻之物所以須問者士卑德薄嫌其無有也不即問而待他日者士有貢獻當日乃自致於外而不敢容易見恐君答已拜故別日乃見君君得問之也再拜稽首而后對者士聞君問故先拜稽首而後起對得物所由）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告注臣不敢自專也私行謂以己事也士言告者不必有其獻也告反而已音義（疆居良反下同）君勞之則拜問其行拜而后對注亦起敬也問行謂道中無恙及所經過音義（恙羊尚反）疏（正義曰私行謂非為君行也疆界也既非公事故宜必請也然大夫無外交而此有私行出界或是新來大夫姻婭猶在本國故有私行往來但不得執交於外耳反必有獻者大夫有德必能招人餉遺故還必有獻有獻由德亦示君知賢無異志士私行出疆必請者出與大夫同也反必告者還與大夫異也士德劣故不必有獻但必告還而已君勞之則拜者大夫士通如此謂行還而君若慰勞己之勞苦則己拜之也或有本云士有獻字非也問其行拜而後對者君若問其行道中無恙及遊涉所至則又拜拜竟而起對也先拜後答急謝見問之恩也）

國君去其國止之曰奈何去社稷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注皆民臣殷勤之言國君死社稷注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春秋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大夫死眾士死制注死其所受於君眾謂君師制謂君教令所使為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去國臣民止留之辭及死其所守之事各依文解之國君去其國者謂諸侯去國而其臣民止留殷勤之辭也奈何猶言如何也國主社稷君去故云去社稷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之義左傳說昔大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故知有去國之義也許慎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鄭不駮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然則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皆通也大夫曰奈何去宗廟也者大夫去國謂三諫不從或以罪見黜者亦臣民止留之辭也大夫無社稷故云宗廟也故孝經云諸侯保其社稷大夫守其宗廟也士曰奈何去墳墓也者士亦謂三諫不從及或以罪見黜雖無臣民而屬吏止之也士亦有廟辟大夫言墳墓亦與大夫互也然孝經云士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今不云祭祀者明雖去此之彼而猶得祭祀但墳墓不隨耳國君死社稷者國君體國國以社稷為主若有寇難則以死衛之不可去也故注云死其所受於天子也謂見侵伐也鄭又引公羊襄六年傳云國滅君死之正也以證之是也大夫死眾者大夫職主領眾將軍若四郊多壘則為已辱故有寇難當保國必率眾禦之以死為度士死制者制謂君教命所使也雖不得率師若君命使之則唯致死熊氏云上云國君去社稷此云死社稷上云大夫去宗廟士去墳墓此不云大夫死宗廟士死墳墓而云死眾死制者以宗廟墳墓已私有之大夫士為臣事君不可為私事而死秪得死君之師眾及君政令然君言死社稷則宗廟墳墓亦死可知也但社稷受於天子故特舉言焉）

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注皆擯者辭也天下謂外及四海也今漢於蠻夷稱天子於王侯稱皇帝覲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音義（分方云反徐扶問反擯必刃反予一人依字音羊汝反鄭云余予古今字則同音餘）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稱謂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天下者天下謂七千里外也天子若接七千里外四海之諸侯則擯者稱天子以對之也所以然者四海難伏宜尊名以威臨之也不言王者以父天母地是上天之子又為天所命子養下民此尊名也崔靈恩云夷狄不識王化無有歸往之義故不稱王臨之也不云皇者戎狄不識尊極之理皇號尊大也夷狄唯知畏天故舉天子威之也朝諸侯者此謂接七千里以內諸侯也授政者謂所縣象魏之法授於諸侯也任功者謂使人專掌委任之功若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也曰予一人者予我也自朝諸侯以下皆是內事故不假以威稱但自謂予一人者言我是人中之一人與物不殊故自謙損白虎通云王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己才能當一人耳故論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下謂之一人者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注正義曰知擯者之辭者以覲禮云擯者曰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此經亦稱予一人故知擯者辭引漢禮於夷狄稱天子者證此經君天下謂夷狄之內也異義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是天子有爵古周禮說天子無爵同號於天何爵之有許慎謹案春秋左氏云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知天子非爵稱同古周禮義鄭駁云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自周及漢天子有謚此有爵甚明云無爵失之矣若杜預之義天子王者之通稱故成公八年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魯非夷狄稱天子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魯非京師而單稱王是無義例其許慎服虔等依京師曰王夷狄曰天子與此不同

具有別說

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注皆祝辭也唯宗廟稱孝天地社稷祭之郊內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音義（皆祝辭本或作皆祝祝辭也下祝字之又反又之六反）疏正義曰踐履也阼主人階也天子祭祀升阼階天子吉凶之稱凡自稱及擯者之辭曰予一人故玉藻云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是也在喪未葬自稱曰小童故僖九年在喪未葬王曰小童是也若既葬之後未踰年則稱名稱子故昭二十二年六

月葬景王冬十月王子猛卒是也若踰年之後三年之內稱予小子故下文云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是也若三年除喪稱王故公羊文九年傳云天子三年然後稱王是也或稱予或稱我故泰誓云予克受又曰我友邦冢君是也或稱朕故湯誥云朕躬有罪是也其祝告神之辭則下文云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又曰天王某甫是也其史書策辭下文云天王崩其招魂之辭其下文云天子復矣是也其謙虛卑退或稱小子湯誓云非台小子是也或曰不穀僖二十四年左傳云不穀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也或曰寡人故中候洛予命湯東觀於洛云寡人慎機是也踰年則稱王者據臣子稱也若王自稱必待三年顧命成王殯未能踰年稱予一人者熊氏云天下不可一日無王故也今謂子一人者以麻冕黼裳即位受顧命從吉故暫稱一人也履主階行事故云踐阼也臨祭祀者謂天子臨郊廟之祭祀也內事曰孝王某者內事宗廟是事親事親宜言

（孝故升阼階祭廟則祝辭云孝王某某某為天子名也外事曰嗣王某者外事郊社也天地尊遠不敢同親云孝故云嗣王某言此王繼嗣前王而立也注正義曰天子以四郊為外圜丘方澤明堂社稷皆在郊內應稱孝而猶同外辭曰嗣王者尊天地雖祭之郊內猶從外辭崔靈恩云天地社稷是外神而祭之郊內不敢外之今案鄭注云而曰嗣王不敢同外內則是唯於嗣王之稱有外內不關祭祀之處崔所云天地祭之在內不敢外恐非鄭義謂不敢外內者若宗廟之祭從內事之例而祭辭稱孝若凡常山川并岳瀆之神祭之在外之例而辭稱嗣是在內從內辭在外從外辭今天地社稷既尊不敢同外內之例雖祭之在內而用外辭天地是尊不敢同外內之常例也）

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注畛致也祝告致於鬼神辭也曰有天王某甫某甫且字也不名者不親往也周禮大會同過山川則大祝用事焉鬼神謂百辟卿士也畛或為祇**音義**（畛之忍反父音甫注同大祝音泰下文注除大宗皆同辟亦必反）

疏（正義曰此謂天子巡守祝告神辭也巡守徧於方岳臨視諸侯故曰臨諸侯也鄭云以尊適卑曰臨畛於鬼神者畛致也王往方岳凡所過山川悉使祝往致辭告於山川鬼神也曰有天王某甫者既不自往故祝辭不稱名而云某甫者鄭云且字也解且字者云某是天子之子甫是男子美稱也祝稱天子字而下云甫是尼父之類也故穀梁傳云父猶傅也男子美稱也士冠禮注曰甫丈夫美稱而雜記附於殤稱殤童某甫鄭注云尊神不名為之造字以此而言某者是字甫者丈夫美稱而鄭所以謂為且字者舊說云未斥其人且以美稱

配成其字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注正義曰致鬼神謂天子所行過諸侯之國則止於諸侯之廟而使大祝告鬼神云有天王某甫鬼神謂百辟卿士者謂昔為諸侯卿士者若過山川亦使大祝用事往告曰有某甫故引大祝職以證之）

崩曰天王崩注史書策辭**復曰天子復矣注**始死時呼魂辭也不呼名臣不名君也諸侯呼字**疏**（正義曰此謂告王者升假而史書載於方策之辭崩者自天墜下曰崩王者死如從天墜下故曰崩也然崩通於壞敗之稱則防墓崩及春秋沙鹿崩是也復曰天子復矣者復招魂復魄也夫精氣為魂身形為魄人若命至終畢必是精氣離形而臣子罔極之至猶望復生故使人升屋北面招呼死者之魂令還復身中故曰復也若漫招呼則無指的故男子呼名婦人呼字令魄識知其名字而還王者不呼名字者一則臣子不可名君二則普天率土王者一人而已故呼天子復而王者必知呼已而返也以例而言之則王后死亦呼王后復也崔靈恩云復所以呼天子者凡王者皆感五精之帝而生是天之子今天王崩是其精氣還復於上呼稱天子復更生之義）

告喪曰天王登假注告赴也登上也假已也上已者若僊去云耳**音義**（假音遐注同登上時掌反下同僊音仙）**措之廟立之主曰帝注**同之天神春秋傳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音義**（措七故反置也祔音附）**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注**謙未敢稱一人春秋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

位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生名之死亦名之**注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王也晉有小子侯是借取於天子號也

疏正義曰此謂天王崩而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登上也假已也言天子上升已矣若僊去然也而史策書云天王崩復曰天子復赴云天王登假三稱不同者為義然也王是歸往而策及赴告是有存亡往來之義故崩赴並言之也措之廟立之主者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祔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曰帝者天神曰帝今號此主同於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生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為法也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者夫適嗣於初喪但人子當未忍即受天王之稱故不曰予一人而稱予小子者言我德狹小也生名之死亦名之者嗣王既呼為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謚為小子王喪質故不變稱也注正義曰凡君卒哭而祔祔而作主者此是左傳僖三十三年之言也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卒哭者是葬竟虞數畢后之祭名也孝子親始死哭晝夜無時葬後虞竟乃行神事故卒其無時之哭猶朝夕各一哭故謂其祭為卒哭卒哭明日而立主祔於廟隨其昭穆從祖父食卒哭主暫時祔廟畢更還殯宮至小祥作栗主入廟乃埋桑主於祖廟門左埋重處故鄭云虞而作主至祔奉以祔祖廟既事畢反之殯宮然大夫士亦卒哭而祔而左傳唯據人君有主者言之故云凡君鄭注祭法云大夫士無主也此言凡君明不關大夫士也崔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祔祔竟並還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又檀弓云重主道也鄭注引公羊傳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則似虞已有主而左傳云祔而作主二傳不同者案說公羊者朝葬日中則作虞主若鄭君以二傳之文雖異其意則同皆是虞祭總了然後作主以作主去虞實近故公羊上係之於虞作主謂之虞主又作主為祔所須故知左氏據祔而言故云祔而作主故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既葬反虞天子九虞九虞者以柔日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既虞然後祔死者於先死者祔而作主謂桑主也期年然後作栗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記同鄭君不駁明同許意故注檀弓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是總行虞祭竟乃埋重作主耳下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中曰舍故而諱新鄭云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據檀弓文句相連鄭氏以為人君之禮明虞唯立尸未作主也以諸侯之踰年即位者鄭所引文九年公羊傳文案公羊傳說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毛伯來求金公羊云踰年矣何以不言王使未稱君也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若然天子踰年即位無文約魯十二公諸侯三年內稱子亦無文約天子踰年不稱使也是天子諸侯互相明也引之者證天子三年之內稱予小子也又準左傳之義諸侯薨而嗣子即位凡有二時一是始喪即適子之位二是踰年正月即一國正君臣之位三是除喪而見於天子天子命之嗣立為諸侯之位今此公羊踰年即位是遭喪明年為元年正月即位白虎通云父沒稱子某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

（無君終始之義不可一年二君故踰年即位保民臣之心也三年後受爵者緣孝子之思未忍安吉故僖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於小寢文公元年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無自爵之義是也童子亦當受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不與童子為禮也晉有小子侯者以晉為諡也晉有小子侯哀侯之子也魯桓公七年左傳曲沃伯誘晉小子侯殺之是在喪而死猶呼為小子侯也其應稱嗣子某不得同天子稱小子是僭取之耳）

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注妻八十一御妻周禮謂之女御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妾賤者音義（嬪音頻）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立男官女官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有后者天子立官則先從后妃為始所以然者為治之法刑於寡妻始於家邦終於四海故刪詩則以后妃為首若論氣先陰後陽故此言天子有后也謂之為后者后後也言其后於天子亦以廣後胤也有夫人者夫扶也言扶持於王也有世婦者婦服也言其進以服事君子也以其猶貴故加以世言之亦廣世胤也有嬪者嬪婦人之美稱可賓敬也有妻者鄭注內則云妻之言齊也以禮見問得與夫敵體也案彼是判合齊體者今此言齊者以進御於王之時暫有齊同之義有妾者鄭注內則云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周禮則嬪在世婦上又無妾之文也今此所陳與周禮雜而不次者記者之言不可一依周禮或可雜夏殷而言之鄭注檀弓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三夫人夏則因而廣之增九女則十二人所增九女者則九嬪也故鄭云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人夏制鄭又云殷增三九二十七人總三十九人所增二十七世婦也周又三二十七人因為八十一人則女御也注正義曰以其御序於王之燕寢者解周名為女御之義以其御於王之燕寢御法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故鄭注周禮九嬪云凡御見之法月與后妃其象也卑者宜先尊者宜後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孔子云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陰陽契制故月上屬為天使婦從夫放月紀月紀是星也而婦人上御必有女史彤管以差次之毛詩傳貽我彤管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主記過有罪殺之后妃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左手既御著於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注典法也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大士以神仕者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衆注衆謂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為六官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注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徒司土土均也司木

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草稻人也司器角人也司貨丱人也音義（丱古猛反又音號猛反徐故孟反丱人掌金玉錫石未成器者）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典制六材注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工陶旊也金工築冶鳧㮚段桃也石工玉人磬人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韗韋裘也唯草工職亡蓋謂作萑葦之器音義（陶音桃陶人為瓦器也旊方往反旊人為簠簋之屬築音竹築氏為書刀冶音也冶氏為煎金鳧音符鳧氏為鍾也段本又作鍛多亂反段氏為錢鎛函音含函人為甲鎧韗況萬反一音運一音況運反韗人為鼓萑音丸）五官致貢曰享注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功於王謂之獻也周禮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音義（享許兩反舊許亮反後皆放此不復重出治音直吏反會古外反）疏（正義曰此以下是殷禮所明異於周法案甘誓云六事之人鄭云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案甘誓及鄭注則三王同有六卿又鄭注大傳夏書云所謂六卿者后稷司徒秩宗司馬作士共工也而不說殷家六卿之名今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鄭唯指為殷禮也然天官以下殷家六卿何者大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故天地四時而殷六卿所法則有異也殷以大宰為一卿以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於地事故鄭志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焦氏答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行并此大宰即為六官也但大宰既尊故先列大宰并顯大宰之下隸屬大宰之官既法於天故同受大名故云先六大大宰一大宗二大史三大祝四大士五大卜六也典司六典者結上也上典是守典下典是典則之典言立此六官以守主於六事之法天子之五官者嚮立六官以法天之六氣此又置五官以象地之五行也天地五行踐立故復云天子不云建從天官也又天官尊陽故一卿以攝衆地官卑陰故五卿俱陳也不云地者與前互也天尊故沒其數地卑故明言其五也司徒一司馬二司空三司士四司寇五也典司五衆者結上也言用此上五官使各守其所掌上之羣衆也然此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也而不條出其人者略也天言六典地言五衆者互言也但天尊故云典地卑故云衆也天子之六府者殷六卿外復別立此六官也府者藏物之處也既法天地立官天地應生萬物故

為萬物立府也曰司土一也於周為土均也均平地稅之政令也土生萬物故為均也司木二也於周則為山虞也虞度也主量度山之大小所生之物司水三也於周則為川衡衡平也掌巡行川澤平其禁令司草四也於周為稻人也掌稼種下地及除草萊司器五也於周為角人也掌以時徵齒角於山澤之農供為器用也司貨六也於周為丱人言鑛器未成者也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守禁以時取之以供器物金玉曰貨故稱貨人典司六職者結上立此六官使各主其所掌職也天子之六工者工能也言能作器物者也前既有六府之物宜立六工以作之為器物故為次也亦有六者休府以用事也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者此六官於周禮並屬司空而司空職散亡漢購千金不得今唯有考工記以代之典制六材者材謂材物結上立此六工使典制六府之財物五官致貢曰享者五官即前自后以下之五官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工五貢）

功也享獻也歲終則此五官各考其屬一年之功以獻於天子故云致貢曰享也王后之屬致繭織之功天官以下各獻其職之功注正義曰知殷制者以其上與夏官不同下與周禮有異故疑殷制也知大士非司士及士師卿士之等者以其下別有司士司寇故知非士師卿士也與大祝大卜相連皆主神之士故知神仕也衆謂羣臣也者知此非是天下衆人而為羣臣也蓋以經云五衆明官各有所衆如周六官之屬也周禮大宰總主六官之職司徒主教教其徒衆宗伯者伯長也宗尊也以主鬼神故以尊為名司馬主征伐馬是征伐所用司寇主除賊寇司空主土居民司士主公卿以下版籍爵祿之等特以司士為名者士是官之總首故詩云濟濟多士也其諸官皆云司而大宰宗伯不云司者司主也大宰總主六官不偏有所司故不言司也宗伯之官不言司者以主天地鬼神之事天地鬼神既尊非人所司故不云司也府主藏六物之稅者此皆與周不同故云亦殷制也司土土均也案周禮土均上士二人司木山虞每大山中士四人中山下士六人小山下士二人不言林衡者略舉山虞耳司水於周為川衡川衡每大川下士十有二人中川下士六人小川下士二人不言澤虞者亦略舉川衡耳司草稻人者上士二人周禮亦有草人今亦司草為稻人者二官俱主殺草鄭舉稻人欲見司草兼有二官也司器角人者下士二人司貨卝人者中士二人工陶旊也者考功記陶人為甗實二鬴又甑實二鬴七穿旊人職云旊人為簋旊是放法陶是陶治互文耳但簋是祭器故取放法之名也云金工謂築氏掌為削削書刀也治謂煎金石者治鑄為之治氏掌為戈戟故因呼煎金為治鳧氏世能為鐘以供樂器故因呼作鐘為鳧氏也㮚氏為量器謂豆區鬴鐘之屬也㮚氏世能為之段氏主作錢鎛田器桃氏為刃刃謂刀劍之屬云石工玉人磬人者玉人謂作圭璧者磬人作磬也玉及磬同出於石故謂石工也云木工輪輿

弓廬匠車梓也者此七物並用木故曰木工也輪車輪也輿車牀也車雖不能一人獨成各有所善故輪輿不同也弓能作弓者也廬能作戈戟柲者也匠能作宮室之屬者車謂能作大車及羊車也梓謂杯勺為筍虡之屬也獸工函鮑韗韋裘者此物並用獸皮故曰獸工函謂能作甲鎧者鮑謂能治皮供作甲者韗謂考工記韗人為皋陶鼓木謂能以皮冒鼓者韋熟皮為衣及韎韐者裘謂帶毛狐裘之屬者考工記韋裘二職存唯草工職亡考工無蓋謂作萑葦之器盛食之器及萑席之屬也或言氏或言人者鄭注考工記云其曰某人者以其事名官也其曰某氏者官有世功若族有世業者也干寶云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衡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才者既云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然案周禮建官列職有司會之屬是言司者也有甸師之屬是言師者也有職內之屬是言職者也有川衡之屬是言衡者也有掌舍之屬是言掌者也有師氏之屬是言氏者也有庖人之屬是言人者也有宮正膳夫外饔內饔之屬皆不氏不人者也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者引周禮證歲終百官各獻其功以禮詔告也周則冢宰至歲終受於百官之簿書所會之冣而考一年之功多少以告天子也若功少則廢黜其人功多則遷置其職也今謂五官則上天子五官司徒以下故下文五官之長曰伯與此五官一也但大宰總攝羣職總受五官之貢故不入其數也若以五官為后以下則下云五官之長豈有長於后乎熊氏以為五等諸侯亦非也

禮記注疏卷四

禮記注疏卷四考證

曲禮下執玉其有藉者則裼無藉者則襲注疏○陳澔曰此所言專主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繅為有藉執圭而屈繅為無藉此則不然竊詳經文裼襲是一事垂繅屈繅又別是一事不容混而為一說臣名南按注言有藻無藻疏言玉亦有裼襲此以旁說引起正說耳至裼襲正文注言圭璋璧琮疏引聘禮注一段言之甚詳原

未嘗混也

又疏凡圭廣三寸○廣字當依聘禮記及贊大行作博字

又疏下以黃為地○聘禮記注黃字當作絳

又疏其裼襲之義者○臣名南按自此以下解有藉者裼無藉者襲之正文也

又疏初享或用虎豹之皮○臣名南按覲禮原文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此文脫或用馬三字

又疏裼所以異於襲者云云○林希元曰按諸儒之說裘上外衣尚有三重裼衣一也襲衣一也正服一也襲與裼之異祇在第二重上分別耳第二重衣直領而露出裼衣則謂之裼蓋以所露者言也第二重衣曲領而掩蔽裼衣則謂之襲蓋以所掩者言也

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疏又左傳定四年封魯因商奄之人○臣名南按此不成文義定四年之下當有祝佗曰三字封魯疑當作成王封魯公於魯蓋脫文多矣

又疏案有列於朝有詔於國云云○臣名南按此一段當在下節去國三世之下各本俱誤脫於此姑存之

鞮屨注疏按鞮屨氏無約繶之文○氏字當作是

君天下曰天子注疏異議天子有爵不易孟京說云云○臣名南按此一問一答答者引孟京易說也天子有爵不句絕易孟京說易下易字衍文也

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注○臣名南按內事外

事正與上篇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同而鄭必異解何也

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注此蓋殷時制也○呂氏曰殷人尊神太宗以下皆事鬼神奉天時之官故謂之天官太宰則佐王代天工者也

天子之五官注此亦殷時制也疏然天官以下殷家六卿○臣名南按殷家之上當有即是二字疏意言殷亦以五官配大宰為六卿也鄭注謂五官是殷制亦

非鑿空史記周本紀古公作五官有司民皆歌樂之此即本大雅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之文以為說耳若左傳言職官五正則殷制之明驗也

五官致貢曰享疏后一天官二地官三六府四六工五云云○臣名南按經文明以司徒等為五官此疏乃總計后以下何也後疏又明指司徒一節不繫於一幅中自相矛盾乎此條當去後條當存編正義時失於詳審耳

禮記注疏卷四考證

謹案第二十七頁後三行疏内事曰諸本内事訛作天子今改

第二十八頁前五行疏恐非鄭義諸本鄭訛辭據宋本改

第三十七頁後二行疏是言氏者也諸本氏訛師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舉人臣李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五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曲禮下

五官之長曰伯注謂為三公者周禮九命作伯音義（長丁丈反後皆同）是職方注職主也是伯分主東西者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或為氏音義（陝式冉反依字當作陜何休注公羊傳云弘農陝縣是也一云當作郟古洽反謂王城郟鄏也召時照反又作部音同相息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二伯及州牧諸侯等稱謂今各依文解之五官之長曰伯畿外之大莫大於二伯故此先言之也五官者即司徒以下五官也云長者謂三公無職故不在五官之中即三公加一命出為分陝二伯者也伯長也謂朝廷之長言此二伯為內外官之長是職方者言二伯於是職主當方之事也注正義曰引公羊傳證周家二伯所主之事隱五年公羊傳云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又案三公八命者堯時為四伯故詩崧高注云當堯時姜氏為四伯至堯之末分置八伯故虞書傳云元祀巡守四嶽八伯舜之元祀有八伯明堯末置之夏則無文殷則改置二伯與周同故王制云八州八伯又云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是也）其擯於天子也曰天子之吏注擯者辭也春秋傳曰

王命委之三吏謂三公也音義（擯本又作儐必刃反）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於外曰公於其國曰君注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外自其私土之外天子畿內音義（天子謂之伯父本或有同姓二字衍文）疏（正義）曰此是二伯也擯謂天子接賓之人也若擯者傳辭於天子則稱此二伯為天子之吏也亦當言名也記者畧可知也然擯呼在朝三公亦為天子之吏若然玉藻云伯曰天子之力臣者謂介傳命稱天子之力臣擯者受辭傳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也天子同姓謂之伯父者此三公與王同姓者王呼為伯父伯者長大之名父乃同姓重親之稱也異姓謂之伯舅者異族重親之名也異族無父稱故呼為伯舅亦親之故也案晉文公為二伯左傳傳二十八年云王曰叔父不稱伯者以州牧之禮命之故稱叔也然晉既稱叔父所以昭九年云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又云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晉稱伯父者以晉既稱伯父又以晉為州牧又為二伯若以州牧為禮稱之則曰叔父若以二伯之禮稱之則曰伯父故晉或稱伯或稱叔也周公分陝為二伯詩稱王曰叔父者成王以本親命之晉文侯仇為伯尚書直云父義和不云伯者親親之也又二伯稱天子之老自敵以下曰寡人僖四年齊桓公對楚屈完稱不榖者謙之凡常諸侯皆稱寡人莊十一年宋災魯往弔之宋閔公稱孤者傳云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以有凶災故降名稱孤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者二伯若與九州及四夷之諸侯言已自謂天子之老係於天子言之以威遠國也於外曰公者外者其私土采地之外也而猶在王畿之內如周公食邑於周總國外之人其自稱則曰公也於其國曰君者其國采地內也若與采地內臣民言

則自稱曰君其既主分陝又在王朝嫌不正為采地君故明之也不云自稱承上可知也注正義曰王命委之三吏者引證呼三公並為吏之意也此左傳成二年晉使鞏朔獻齊捷于王王命委之三吏杜預注云三吏三公也於時王不見鞏朔王命委付三公接對之故云委之三吏自稱為公止在畿內耳畿外則曰天子之老也

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注每一州之中天子選諸侯之賢者以為之牧也周禮曰乃施典於邦國而建其牧音義（牧牧養之牧徐音目）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於外曰侯於其國曰君注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辟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外自其國之外九州之中曰侯者本爵也二王之後不為牧音義（辟音避下同）疏正義曰殷曰伯周曰牧此云牧據周禮也天子於每州之中選取賢侯一人加一命使主一州為牧若入天子國則自稱曰牧牧養也言其養一州之人故周禮八命作牧是也然伯不云入天子國者伯不出故不言入耳州長云入曰牧出則否也崔靈恩云州長自稱也白虎通云往來牧視諸侯也天子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者牧劣於二伯故天子謂之叔叔小也父舅義如前一本云天子同姓然則二伯云其擯於天子曰天子之吏此不云擯於天子是記者畧之也故下云諸侯見天子鄭云為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是也於外曰侯者外謂其所封外九州內也自稱曰侯侯是本爵不云牧自稱承前可知也於其國曰君者若與國內臣民言猶自稱為君也注正義曰大國之君是侯使稱伯今選侯之賢者加

一命為牧則是尊貴於不牧之侯而不謂為伯降呼為叔父者分陜已稱伯今牧若又呼為伯則亂於分陜若猶呼本稱則不見其異故呼為叔亦異常也云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者崔云覲禮大國之君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此小者同姓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此各當一國不嫌敵二伯州牧雖為侯封皆是大國之君本自稱伯牧今總攝衆國嫌其敵義故更稱叔此是損也叔名雖損即是明其為牧故謂之為益故云損之而益謂此類也熊氏云三夫人致飲有醴清醫酏糟不體王故申得二飲后致飲醫酏糟以體王故屈一飲亦是損之而益之類也云二王之後不為牧知不為牧者以二王之後其爵稱公今此經云九州之長曰牧於外曰侯不言於外曰公故知二王之後不為牧牧用侯以下二王之後所以不為牧者以其先祖嘗為天子統領海内若更遣為牧恐有專權之心故也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注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子猶牧也入天子之國曰子天子亦謂之子雖有侯伯之地本爵亦無過子是以同名曰子疏（正義曰此天子亦選）其中賢者為之牧也但不知幾國立一人耳卑不得名為牧又不得謂為父舅其本爵不過子男若其本爵子者今朝天子擯辭曰子若本爵是男亦謂為子也所以爾者舉其髙者言之亦尊異故也不云入天子國及不云擯者畧可知也故爾雅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李巡注四海遠於四荒晦冥無形不可教誨故云四海也海者晦也言其晦暗無知案爾雅所列與此同但數異爾注正義曰其或有多功益土雖加侯伯之地而爵不得進終守子男以卑遠故也今雖別為牧長而同呼為子不得過本爵也

於内自稱曰不穀注與民言之謙稱穀善也音義（謙稱尺證反）

於外自稱曰王老注威遠國也外亦其戎狄之中疏（正義曰謂其國之外夷狄）之中也以為牧長恐夷狄難服須尊名威之故與一切言自稱曰我是天子之老臣也崔云方伯牧稱天子之老四夷之長稱曰王老方伯之職帶三公之任猶謂之勿臣化同天子無有歸往之義故云天子之老四夷之君去王遠由有歸往之義皆始得為長故以王老為稱也

庶方小侯入天子之國曰某人於外曰子自稱曰孤注謂戎狄子男君也男者於外亦曰男舉尊言之疏（正義曰庶衆也小侯謂四夷之君非為牧者也以其賤故曰衆）方也若入王國自稱曰某人若牟人介人也六服之内但舉伯之與牧不顯其餘諸侯九州之外既舉大國之子又舉其餘小國者以六服諸侯下文別更具顯故於此畧之於外曰子者此君在其本國外四夷之中自稱依其本爵或子或男今言子是舉其尊稱耳若男亦稱男也自稱曰孤者若自與臣民言則曰孤孤者特立無德能之也凡二伯自稱及介傳命曰天子之力臣故玉藻云伯曰天子之力臣是也若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故此云擯於天子則曰天子之吏是也於諸侯及朝廷則曰天子之老則此文及昭公十三年劉獻公對晉叔向云天子之老是也九州之長及介傳命則曰某土之守臣某知者玉藻云若其擯者傳命於天子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知者約此文天子之老及下文云某侯某其餘諸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守臣某知者亦約玉藻文也擯者傳命云某侯某知者約下文也凡九州之外大國之子介傳命某屛之守臣某故玉藻又云其在邊邑曰某屛之守臣某是也擯者告天子稱某子某與中國諸侯同庶方小侯介傳命云某土之孤某知

（者玉藻云小國之君曰孤是也擯者告天子亦應云某孤某知者約尋常諸侯稱其侯某但稱孤為異耳其二伯以下對天子皆稱名也）

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畧也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音義依本又作扆同於豈反注同狀如屏風畫為黼文高八尺見賢遍反下文注除相見皆同覲其靳反宁徐珍呂反又音儲門屏之間曰宁夏戶稼反唁音彥穀梁傳云弔失國曰唁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四時朝覲宗遇之法各隨文解之天子當依而立者依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牖之間繡為斧文也亦曰斧依故覲禮云天子設斧依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鄭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爾雅云牖戶之間謂之扆郭注云窓東戶西也依此諸解是設依於廟堂戶牖之間天子見諸侯則依而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凡諸侯朝王一年四時案宗伯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鄭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猶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若通而言之悉曰朝從初受名覲禮云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又云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

朝又春秋僖二十八年夏五月經曰公朝於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遇禮異耳案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隨服更來周而復始然而六服分來又每方服別分為四分一分朝春一分宗夏一分覲秋一分遇冬四方竝然故鄭注云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要服之外有夷鎮藩三服案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壹見鄭注云世謂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六服之中服數朝外又有四名一是時見曰會者若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若東方諸侯不服則與東方諸侯共討之若南方諸侯不服則與南方諸侯共討之諸方皆然朝竟王乃為壇於國外與之會盟春於國東夏南秋西冬北會則隨事無有定期有時而然故曰時見曰會也二曰殷見曰同者天子十二年一巡守或應巡守之歲而天下未平或王有他故不獲自行則四方諸侯竝朝京師朝竟亦於國外為壇以命之政事殷衆也其來既衆故曰殷見曰同也三曰時聘曰問者謂王有事諸侯非朝王之歲不得自來遣大夫來聘因而問王起居此亦無常期故曰時聘曰問也四曰殷覜曰視者謂元年七年十一年唯有侯服來朝朝者既少諸侯遣卿大夫以大禮來聘聘者既衆故曰殷也覜亦見也為來見至起居故曰覜也殷覜亦竝依時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各隨方逐時但不每方分為四耳故鄭注大行人云其殷同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也鄭既云四時分來如平時而前六服初時唯云四時雖不言四方後又云四方各分趨四時明其同也然所以殷頫不須分見四時者小禮不須更見四時法也天子當依而立是秋於廟受覲禮也諸侯來朝至於近郊王使大行人皮弁用璧以迎勞之諸侯亦皮弁從使者以入天子賜舍諸侯受舍聽天子之命其朝日未出之前諸侯上介受舍于廟門外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至朝）

日質明諸侯裨冕先釋幣於其齊車之行主天子衮冕在廟當依前南面而立不迎賓諸侯自廟門外位天子使上擯進諸侯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再拜所以奠圭玉者卑見於尊奠贄不授也擯者命升西階親授諸侯於是坐取圭玉升堂王受玉是當依而立之時也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者王既受玉而諸侯降階竝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使升成拜是北面曰覲時所以同北面者覲遇秋冬陰氣質斂故不布散天子當宁而立者此為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恒當門自蔽名曰樹郭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注以推驗禮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也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者王既立宁諸侯次第而進諸公在西諸侯在東而朝王陽氣文也故因文而分布也崔云地道貴右公故在西也然此是春朝也先受朝竟然後入廟受享也注正義曰庭實受之於廟生氣文也陽生之時其氣文舒而布散故分於兩處受也云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一并朝享皆廟受之斂氣質也此陰斂之時其氣質斂故并於一處受之也云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者此內朝即路門外朝也對皐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也若對路寢庭朝又為外故文王世子云朝於外朝則以官是也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皐門外陳介也天子車時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則隨之而入更不別迎也入至文王廟門天子還服朝服立於路門之外諸侯更易服朝服執贄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以待諸侯次第而進故云序進謂入應門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若熊氏之義則朝無迎法唯享有迎諸侯之禮案覲禮

諸侯乘墨車而入朝鄭云墨車者大夫制也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云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者其宿受位次在廟門外至朝之旦秋冬王不出迎其尊卑各在其次中未得相見聽上擯進之乃於位次第而入故云序入也云王南面立於依宁而受焉者二處皆南面也云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者陰陽同各相依也云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畧也者此引證宗依朝遇依覲非唯竝受為異其禮有難易繁省之殊也穀梁傳曰弔失國曰唁魯昭公伐季氏不勝而出故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公孫於齊次於陽州齊侯唁公於野井公羊云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鞌為几以遇禮相見是也分六服隨服而朝則六年一遍此鄭康成之義尚書六年五服一朝而孔注云五服一朝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孔鄭不同孔以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朝而盟以顯昭明以為諸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是周之正朝法也其大行人依服數見者是諸侯遣使貢獻而見耳知覲在廟者此云當依而立覲禮又有負斧依及侯氏入廟門告聽事鄭注云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故也知在文王廟者聘禮云不腆先君之祧明天子受覲於廟之祧可知也又案覲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分別同姓異姓者受之將有先後也則是覲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覲爵同同位則爵尊先見覲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故隱十一年傳云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若其餘盟分國大小為次故襄二十七年宋之盟晉楚爭先楚人先歃是也必知然者案杜預釋例云若王官之伯主盟異姓為後其餘則否也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大僕掌之故大僕云王眡燕朝則正其位文王世子云

（公族朝於內朝親之也此則王與宗人圖其嘉事及王退侯大夫之朝也其二是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故司士云正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是每日視朝之位其王與諸侯賓射亦與治朝同故射人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不云王族故士虎士大僕大右者文不具耳不云士者鄭注云此與諸侯射士不與案諸侯大射士立於西方東面是天子大射士亦預禮也其三是臯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故朝士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此是詢衆庶之朝也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孤及諸侯東面者尊之故從賓位卿大夫西面者君之臣子統於君也士門西東面者以其卑賤故外之其外朝孤與士辟諸侯故就東方西面同其位案

燕禮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門西東面大射亦然知諸侯有路門外朝者案玉藻云君朝服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是也其外詢衆庶之所經雖無文亦當與天子同其位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儀禮諸侯有燕朝也射雖無正朝當與天子同則天子諸侯皆三朝也）

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注及至也郤間也涖臨也坎用牲臨而讀其盟書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音義（郤郤逆反涖音利徐力二反又音類盟音明徐音亡幸反郤閒如字又音閑坎苦感反徐又苦敢反後同）疏（正義曰今若未至前所期之日及非所期之地

而忽相見則竝用遇禮相接故曰遇也所以爾者遇禮易畧既期未至故用簡易禮也相見於郤地曰會者此謂及期之禮郤間也既及期又至所期之地則其禮間暇諸侯使大夫問於諸侯曰聘者聘問也謂遣大夫往相存問約信曰誓者亦諸侯事也約信以其不能自和好故用言辭共相約束以爲信也若用言相約束以相見則用誓禮故曰誓也鄭注司寇云約言語之約束也涖牲曰盟者亦諸侯事也涖臨也臨牲者盟所用也盟者殺牲歃血誓於神也若約束而臨牲則用盟禮故云涖牲曰盟也然天下太平之時則諸侯不得擅相與盟唯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會畢然後乃與諸侯相盟同好惡獎王室以昭事神訓民事君凡國有疑則盟詛其不信者及殷見曰同竝用此禮後至於五霸之道卑於三王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之爲法先鑿地爲方坎殺牲於坎上割牲左耳盛以珠槃又取血盛以玉敦用血爲盟書成乃歃血而讀書知坎血加書者案僖二十五

年左傳云坎血加書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歃用牲加書是也知用耳者戎右職云贊牛耳知用左者以馘者用左耳故也知珠槃玉敦者戎右職云以玉敦辟盟又玉府云則共珠槃玉敦知口歃血者隱七年左傳云陳五父及鄭伯盟歃如忘又襄九年云新與楚盟口血未乾是也異義云禮約盟不令春秋公羊說古者不盟結言而退故穀梁傳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且盟非禮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殺牲歃血所以盟事神明又云凡國有疑盟詛其不信者是知於禮得盟許慎謹案從左氏說以太平之時有盟詛之禮鄭氏不駁從許慎義也盟詛不及三王非鄭所用然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頴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豭鄭云詩說及鄭伯皆謂詛小於盟周禮戎右職云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鄭

（注云役之者傳敦血授當歃者下云贊牛耳桃茢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不人君也皇氏以為春秋時盟乃割心取血故定四年鑪金云王割子期之心與隨人盟杜云當心前割取血以盟示其至心是也注正義曰鄭注司盟云盟者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謂之載書云聘禮今存遇會誓盟禮亡誓之辭尚書見有六篇者一曰甘誓夏啓伐有扈氏誓羣衆二曰湯誓謂湯伐桀誓羣臣也三曰泰誓武王伐紂度孟津誓勑士衆之辭也四曰牧誓武王伐紂於牧野時所作五曰費誓徐戎作難魯侯伯禽誓羣臣興兵伐之也六曰秦誓秦穆公襲鄭不從蹇叔之謀果敗諸崤後穆公悔過與羣臣自誓也）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注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

其為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珪請覲音義（嗇音色）

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注謙也於臣亦然音義（自謂一本作自稱）

其在凶服曰適子孤注凶服亦謂未除喪音義（適音的）

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注稱國者遠辟天子

死曰薨注亦史書策辭

復曰某甫復矣注某甫且字

既葬見天子曰類見注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亡

言諡曰類注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其禮亡音義（其行下孟反）

諸侯使人使於諸侯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注繫於君以為尊也此謂諸侯之卿上大夫音義（使於色吏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諸侯及臣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諸侯謂五等諸侯見天子而擯者將命之辭也同得稱臣故曰臣也某侯某者若言齊侯衛侯下某是名若伯子男則曰曹伯許男某也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者此亦自與民言法也寡人者言已是寡德之人其在凶服曰適子孤者謂擯者告賓之辭知者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但彼文不云適子文不備此直云適子孤不云名亦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則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案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其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為君商人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於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

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葵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弒其君卓齊商人弒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於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患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此皆左氏之義公羊以奚齊傳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為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駮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為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為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為王事皆稱爵鄭駮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為稱子禮也外事曰曾孫某侯某者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某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所以然者天子尊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無德不繼嗣為侯故不云嗣但是父祖重孫故言曾孫也死曰薨者此謂諸侯死而國史策辭也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在四夷不言亦賤畧也自此以下皆然復曰某甫復矣者天子復則曰天子諸侯不可復云諸侯復故呼其字言某甫故鄭注前文諸侯呼字是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者此諸侯世子父死葬畢而見於天子禮也類象也言葬後見于王而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竟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諡曰類者言諡謂將葬就君請諡也凡諡既是表德故由尊者所裁當未葬之前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是言諡於君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諡於天子必以其實為諡類於平生之行也何胤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云使大夫來行聘問之禮也今案鄭旨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諡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相聘而行此禮也故云言諡曰類也使者自稱曰寡君之老者玉藻云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曰寡大夫此云自稱曰寡君之老則上大夫擯者傳辭及自稱於他國亦曰寡君之老稱於己君則玉藻云下臣某注正義曰謂嗇夫承命告天子辭也者此注並覲禮之文也鄭云嗇夫蓋司空屬也為末擯承命於侯氏末介傳而上上擯以告於天子也音義隱云嗇夫主諸侯所齎幣帛皮圭之禮奉以白於天子也云其為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者若為州牧既尊若來見故擯者加此四字也前州牧闕此故鄭補言之也云奉珪請覲是鄭意述擯者之辭文無所出也亦史書策辭者上文云天王崩書策辭今諸侯云薨故亦史策辭若告於諸侯則辭當譏退故雜記云赴於諸侯曰寡君不祿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也者解經中類字言比類聘問之禮請諡於天子

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庶人僬僬注皆行容止之貌也聘禮曰賓入門皇又曰皇且行者曰衆介北面鏘鏘焉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音義（濟子禮反蹌本又作鶬或作鏘同七良反僬子妙反盤步丹反蹙子六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至庶人行容之貌）

云天子穆穆者威儀多貌也天子尊重故穆穆威儀多也諸侯皇皇者自莊盛也諸侯不及穆穆而皇皇莊盛鄭注聘禮云皇皇莊盛也大夫濟濟者濟濟徐行有節大夫降於諸侯不得自莊盛但徐行而已也士蹌蹌者鄭注聘禮云容貌舒揚也案鄭意則不得濟濟也但舒揚而已庶人僬僬者卑盡之貌也庶人卑賤都無容儀並自直行而已崔云凡形容下不得兼上上得兼下故詩有濟濟辟王穆穆魯侯者詩人頌美舉盛以言非對例也注正義曰引聘禮證皇皇是容儀也此是入門時容也又曰皇且行者又證行時容也然皇是諸侯之容聘禮人臣而云皇者執玉入廟門得進其容亦如其君行禮宜已申也若在本國則濟濟然云又曰衆介北面蹌焉亦聘禮文也衆介士也卑故不得進容猶蹌蹌而已云凡行容尊者體盤卑者體蹙尊者體盤穆穆皇皇卑者體蹙蹌蹌僬僬是也

天子之妃曰后注后之言後也音義（妃芳非反）諸侯曰夫人注夫之言扶大夫曰孺人注孺之言屬音義（孺而樹反）士曰婦人注婦之言服庶人曰妻注妻之言齊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注貶於天子也無后與嬪去上中音義（貶皮撿反去羌呂反）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注自稱於天子謂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注謂饗來朝諸侯之時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注小童若云未成人也婢之言卑也於其君稱此以接見體敵嫌其當音義（童本或作僮）子於父母則自名也注名父母所為也言子者通男女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注亦謂諸侯之卿也三命以下於天子為士曰某士者如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自稱曰陪臣某注陪重也音義（重直恭反）於外曰子注子有德之稱魯春秋曰齊高子來盟音義（稱尺證反）於其國曰寡君之老使者自稱曰某注使謂使人於諸侯也某名也音義（使自稱色吏反注使謂同本或作使者自稱）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妃妾及臣子稱謂之法各隨文解之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者皆敵其夫如王之后故以后居前耳妃邦君之合配王諸侯以下通有妃義故以妃字冠之以特牲少牢是大夫士之禮皆云某妃配某氏尊卑通稱也白虎通云后君也明配至尊為海內小君天下尊之故繼其王言之曰王后也諸侯曰夫人者夫人之名唯諸侯得稱論語云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是也大夫曰孺人者孺屬也與人為親屬士曰婦人者婦之言服也服事其夫也其婦號亦上下通稱按春秋逆婦姜於齊是諸侯亦呼婦也穀梁傳云言婦通稱之辭言服事舅姑知通名也庶人曰妻者妻之言齊也庶人賤無別稱判合齊體而已尊卑如此若通而言之則上下通曰妻故詩曰刑于寡妻是天子曰妻也周家大夫妻曰內子趙姬以叔隗為內子是也公侯有夫人者獨言公侯舉其上者餘從可知也既下於天子不得立后故但得以一人正者為夫人）

有世婦者謂夫人之姪娣故公羊云夫人無子立姪娣子也質家先立姪之子文家先立娣之子二氏亦夫人姪娣貴於二媵則此世婦者謂夫人姪娣也其數二人有妻者謂二媵及姪娣也凡六人有妻者謂九女之外別有其妾知者以上文云天子八十一御妻之外更有妾鄭注云妾賤者不入百二十人數故知此妾不在九女之數也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者此夫人謂畿內諸侯之妻也其助祭於后得接見天子故得自稱也言老而服事也以畿外諸侯夫人無見天子之禮此云自稱於天子故注云畿內諸侯之夫人助祭若時事見謂若獻繭之屬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者此諸侯謂他國君也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也知者坊記云陽侯殺繆侯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於此之前有夫人饗法故注云謂饗來朝諸侯之時也君之妻曰小君而云寡者亦從君為謙也自稱於其君曰小童若小童未成人之稱也其與夫言自謙稱為小童若未成人言無知也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者降於夫人故並自稱婢子賤故也婢之言卑也謂其夫自稱言已卑故春秋晉懷嬴謂公曰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是也列國之大夫入天子之國曰某士者謂擯者辭也列國五等諸侯也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而五等之臣唯公國一孤四命耳自卿大夫從三命而下其命等於王之士故入天子之國則擯者稱為某國之士也故注引春秋襄二十六年晉韓起聘於周擯者曰晉士起言晉國之士起以證之也自稱曰陪臣某者陪重也其名也其君已為王臣已今又為已君之臣故自稱對王曰重臣也若襄二十一年晉欒盈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是也於外曰子者亦擯者辭外謂在他國時也擯者則稱其姓而曰子子是有德之稱故注引閔公二年冬齊高子來盟證於外曰子也高子高傒是也於其國曰寡君之老者其國自國中也其君與民言自稱曰寡人故此卿若與國中人語自稱曰寡君之老也使

者自稱曰某者某名也若此卿為使在他國與彼君語則稱名也若與彼臣民言則自稱寡君之老也注正義曰孺之言屬者案爾雅云孺屬也以接見體敵嬪其當者為其接見之時暫有體敵嬪若當夫人然也使謂使人於諸侯也者知者以玉藻云上大夫於他國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於他國擯者曰寡大夫皆無稱名之事玉藻又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注云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晉韓穿來言汶陽之田彼以私事使稱名此文使自稱曰某稱名與彼相當故知使謂使人於諸侯也

天子不言出諸侯不生名君子不親惡注天子之言出諸侯之生名皆有大惡君子所遠出名以絕之春秋傳曰天王出居於鄭衛侯朔入於衛是也音義（遠于萬反）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注絕之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有罪書出名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不言出者天子以天下為家策書不得言出所在稱君諸侯不生名者諸侯南面之尊名者質賤之稱諸侯相見秖可稱爵不可稱名君子不親惡者謂策書君子謂孔子書經若見天子大惡書出以絕之諸侯大惡書名以絕之君子不親此惡人故書出名以罪之也諸侯失地名滅同姓名者春秋莊十年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此失地名也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公羊云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此滅同姓名也故鄭總言之也注正義曰案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於鄭公羊云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謂不能以孝事於母此鄭注天子言出大惡用公羊義也案春秋莊六年衛侯朔入於衛朔未為君之時與其母譖構世子伋及為君被逐出奔齊王立公子黔牟朔自齊而入衛以逐黔牟

（公羊云朔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犯命也謂犯王命鄭注以朔為大惡亦用公羊義也）

為人臣之禮不顯諫注為奪美也顯明也謂明言其君惡不幾微音義（為奪于偽反）三諫而不聽則逃之注逃去也君臣有義則合無義則離疏（正義曰案莊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公羊傳云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衆以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何休云諫有五一曰諷諫者案定十二年公羊傳云孔子以季氏之强謂季孫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季孫聞之墮費邑是諷諫也何休又云二曰順諫曹羈是也即上諫曹君無以戎敵三諫不從遂出奔陳所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此是順諫也何休又云三曰直諫子家駒是也案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昭公將殺季氏子家駒諫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是不辟君僭而言之是直諫也何休又云四曰爭諫子反請歸是也案宣十五年公羊傳云楚莊王圍宋子反華元乘堙相對語華元謂子反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子反謂華元吾軍有七日之糧子反勸楚王赦宋而歸楚王不可子反頻諫不聽乃引師去楚王亦歸是爭諫也何休又云五曰戇諫百里子蹇叔子是也案僖三十三年公羊傳云秦穆公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穆公不從百里子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是戇諫也凡諫諷諫為上戇諫為下事君雖主諫爭亦當依微納進善言耳不得顯然明言君惡以奪君之美也三諫不聽則逃之者聽猶從也逃猶去也君臣有離合之義有義則合無義則離若三諫不聽則待放而去也）

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注至親無去

志在感動之音義（號戶刀反）疏（正義曰父子天然理不可逃雖不從則當號泣而隨之冀有悟而改之然論語云事父母幾諫此不云者以其畧耳檀弓云事親無犯相互耳又云事君有犯故此論其微檀弓言事親無犯此論其犯亦互言耳故注云至親無去志在感動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音義（度待各反）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注慎物齊也音義（齊才細反）疏（正義曰凡人病疾蓋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也是慎物調齊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然鄭云慎物齊也則非謂本草針經脈訣於理不當其義非也）

儗人必於其倫注儗猶比也倫猶類也比大夫當於大夫比士當於士不以其類則有所褻音義（儗魚起反注同褻息列反）疏（正義曰儗比也倫匹類也凡欲比方於人當以類相並不得以貴比賤則為不敬也）

問天子之年對曰聞之始服衣若干尺矣注既不敢言年又不敢斥至尊所能問國君之年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問士之子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問庶人之子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

能負薪也注皆言其能則長幼可知御猶主也書曰越乃御事謂主事者謁請也謂能擯賛出入以事請告也禮四十强而仕五十命為大夫疏（正義曰此謂幼少新立之王或有遠方異域人来不知王年大小問朝廷之臣對曰聞之者臣為答之必有法則禮齒路馬有誅而至尊體貴故臣不可輕言君年及形長短與才技所堪故依違而對也但云聞之謙不敢言見也云始服衣若干尺者既不敢指斥即云服衣若干尺謂或五尺或六尺隨長短而言之也幼則衣短長則衣長問者聞之則知王之長幼也古者謂數為若干故儀禮鄉射大射數射算云若干純若干奇若如也干求也言事本不定常如此求之也故云若干也問國君之年者亦謂幼少新立為君而他人問其臣也長曰能從宗廟社稷之事矣幼曰未能從宗廟社稷之事也者不言聞之及衣而言所能主國者辟天子也國保宗廟社稷故以所保答之也人君十五有養子之禮長則能主國聞其能主國則知十五以上為長也若聞未能主國則知十四以下是為幼也問大夫之子者亦他國人問此大夫之子長幼於大夫之臣也天子諸侯繼世象賢其年不定故問其年而大夫五十乃爵故不問大夫而問其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者御謂主事也官有世功子學父業故有御事之因也舉其所能則長幼可知也大夫子早長幼當以二十為限也問士之子者亦謂他國人来問此士之屬吏也四十强而仕故問其子也長曰能典謁矣幼曰未能典謁也者謁請也士之子年數長則言能主賓客告請之事幼則言未能也士賤無臣但以子自典告也問庶人之子者庶人謂府史之屬亦有同僚或他國人問其同僚府史熊氏云庶人年無長幼亦問其子者順上大夫士而言之長曰能負薪矣幼曰未能負薪也者少儀云問士之子長幼長則曰能耕矣幼則曰能負薪未能負薪謂士祿薄子猶以能農事為業也與此不同者亦當有田無田之異此所言之士者是有田者故子免耕負薪而典謁注正義曰引大誥證御事是大夫禮四十强而仕五十命為大夫曲禮文引之釋所以不問大夫士庶人之身而問其子之義也以大夫士其年既定故不假問其年而問其子也）

問國君之富數地以對山澤之所出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祭器衣服不假問士之富以車數對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注皆在其所制以多少對宰邑士也食力謂民之賦稅音義（數色主反下數畜同畜許六反鄭注周禮云始養曰畜）疏（正義曰謂問諸侯之臣求知其君封內土地所出也云富者非問其多金帛正是問家所優饒者也不問天子者率土之物莫非王有天下共見故不須問而諸侯止一國故致問也數地以對者數土地廣狭對之也山澤之所出者又以魚鹽蜃蛤金銀錫石之屬隨有而對也晉文公謂楚成王曰羽毛齒革君地生焉是也問大夫之富者亦他國人問其臣也曰有宰食力者荅之也宰邑宰也有宰明有采地即公山弗擾為季氏宰是也食力謂食下民賦稅之力也祭器衣服不假者謂四命大夫也衣服祭服也若四命大夫得自造祭器衣服故云不假若三命以下有田者造而不備則假借也問士之富以車數對者士有地不多亦無邑宰故其屬吏但以其車數對也上士三命則得賜車馬也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也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者謂雞豚之屬閭師云凡庶民不畜者祭無牲不耕者祭無盛不樹者無椁不蠶者不帛不績者不衰故以畜數對鄭注周禮云始養

（曰畜將用之曰牲引春秋云卜日曰牲）

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注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詩云来方禋祀方祀者各祭其方之官而已五祀户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灋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音義（徧音遍本亦作遍下同句古侯反芒音亡蓐音辱冥亡丁反禋音因霤力救反）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祭祀尊卑不同并論神有廢置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祭天地者祭天謂四時迎氣祭五天帝於四郊各以當方人帝配之月令春曰其帝大皥夏曰其帝炎帝季夏曰其帝黄帝秋曰其帝少皥冬曰其帝顓頊明為配天及告朔而言之其雩祭亦然故月令孟夏云大雩帝為命祀百辟卿士既云祀百辟卿士明五方人帝天子亦雩祀之其夏正郊感生之帝周以后稷配之其於明堂總享五帝以文王武王配之故孝經說文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為五帝之宗是也周人祭明堂時又兼以武王配之故祭法云周人宗武王是也知方嶽之神是崑崙者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南一州耳於神州中更分為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其配地之神孝經緯既云后稷為天地之主則后稷配天南郊又配地北郊則周人以嚳配圓丘亦當配方澤也

祭山川者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也祭五祀者春祭户夏祭竈季夏祭中霤秋祭門冬祭行也歲徧者謂五方之帝迎氣雩祀明堂及郊雖有重者諸神總徧故云歲徧諸侯方祀者諸侯既不得祭天地又不得總祭五方之神唯祀當方故云方祀祭山川者王制云在其地則祭之亡其地則不祭是也大夫祭五祀者大夫不得方祀及山川直祭五祀而已士祭其先不云歲徧者以士祭先祖歲有四時更無餘神故也天子祭天地者天地有覆載大功天子主有四海故得總祭天地以報其功天神有六祭之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一也蒼帝靈威仰立春之日祭之於東郊二也赤帝赤熛怒立夏之日祭之於南郊三也黄帝含樞紐季夏六月土王之日亦祭之於南郊四也白帝白招拒立秋之日祭之於西郊五也黑帝汁光紀立冬之日祭之於北郊六也王者各稟五帝之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七也四月龍星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饗五帝於明堂九也地神有二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一也夏正之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二也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與郊天相對冬至祭昊天上帝者春秋緯云紫微為天帝北極耀魄寶是也其配之人以帝嚳配之故祭法云周人禘嚳是也其五帝則春秋緯文耀鉤云蒼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黄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注正義曰此經直言祭四方知非祭五天帝於四方者以上云祭天地則五帝在其中矣故知非天帝也案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知此方祀非四方百物者以此文在山川五祀之上與大宗伯血祭社稷五祀五嶽五祀在五嶽之上此四方亦在山川之上故知是五官之神云祝融后土在南者鄭意以為黎兼為后土土位在南方故知祝融后土在南引詩云来方禋祀者是小雅大田之詩以刺幽王之無道追論成王之時太平時和年豐至秋報祭招来四方之神禋絜祭祀引之者證

四方之義也云五祀户竈中霤門行者此月令文大宗伯五祀以為五官者以其在五嶽之上此五祀在山川之下又與大夫同祭故知是户竈等云此蓋殷時制也者以天子諸侯大夫同云祭五祀既無差等故疑殷時制也案王制云大夫祭五祀文與此同而鄭云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與此不同者王制之文上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既有尊卑等級疑是周禮故引祭法五祀以解之與此不同是有地大夫祭五祀無地大夫祭三祀

凡祭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注為其瀆神也廢舉謂若殷廢農祀棄後不可復廢棄祀農也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音義（為于偽反復扶又反）

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注妄祭神不饗音義（妄祭本亦作無福）疏正義曰此明祭有常典不可輒擅廢與如殷時廢柱祀棄則後人不得復舉柱而祭之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者若已舉棄祀之後人不得復廢棄也注正義曰農即柱也有農功故曰農也棄即后稷也為稷官故曰稷也尚書云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是也云後有德者繼之不嫌也者鄭恐人疑之昔已舉柱何意廢柱祀稷乎故此解之者若後有德者繼之則不在今所言之例也

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注犧純毛也肥養於滌也索求得而用之音義（索所百反注同求也牷音全一本作純滌直的反養牲官也徐又同弔反）疏正義曰此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皆上得煞下下不得僭上故左傳云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天子亦得以肥也又公羊云帝牲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具稷有災故臨時得別求之是天子諸侯得有索牛也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者天子大夫士也若諸侯大夫即用少牢士則用特牲其喪祭大夫亦得用牛士亦用羊豕故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也據此諸侯不得用犧牛祭義云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下云犧牷祭牲必於是取之諸侯有犧牲太牢者諸侯對卿大夫亦得云犧若對天子則稱肥耳其大夫牲體完全亦有犧牲之稱故上云大夫犧賦為次但不毛色純耳注正義曰案楚語觀射父云大者牛羊必在滌三月小者犬豕不過十日然者即此大夫索牛士羊豕既不在滌三月當十日以上但不知其日數耳

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注不敢自專謂宗子有故支子當攝而祭者也五宗皆然疏（正義曰支子庶子也祖禰廟在適子之家而庶子賤不敢輒祭之也若濫祭亦是淫祀祭必告於宗子者支子雖不得祭若宗子有疾不堪當祭則庶子代攝可也猶宜告宗子然後祭故鄭云不敢自專）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槀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

鹹鹾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注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元頭也武迹也腯亦肥也春秋傳作腯腯充貌也翰長聲也羹獻食人之餘也尹正也商猶量也脡直也其辭也嘉善也稲菰蔬之屬也豐茂也大鹹曰鹾今河東云幣帛也音義（大武如字一音泰鬣力輒反豚徒門反腯徒忽反注同本亦作豚翰户旦反羹古衡反徐又音衡稾苦老反乾魚鮮音仙脡肥頂反徐唐頂反薌音香合如字或音閤萁字又作箕同音姬語辭也王音期期時也稷曰明粢音咨一本作明粱古本無此句蔬本又作䟽色魚反韭音久鹹本又作醎音咸鹾才何反量音亮又音良作腯徒忽反翰長如字菰音孤本又作苽音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廟牲幣告神之法凡祭者為貴賤悉然牛曰一元大武者元頭也武迹也牛若肥則脚大脚大則迹痕大故云一元大武也豕曰剛鬣者豕肥則毛鬣剛大也王云剛鬣言肥大也豚曰腯肥者腯即充滿貌也羊曰柔毛者若羊肥則毛細而柔弱故王云柔毛言肥澤也雞曰翰音者翰長也雞肥則其鳴聲長也犬曰羹獻者人將所食羹餘以與犬犬得食之肥肥可以獻祭於鬼神故曰羹獻也雉曰疏趾者趾足也雉肥則兩足開張趾相去疏也音義隱云雉之肥則足疏故王云足間疏也兔曰明視者兔肥則目開而視明也故王云目精明皆肥貌也然自牛至兔凡有八物唯有牛云一頭而豕以下不云數者皆從其所用而言數也則並宜云若干也雞雉為膳及腊則不數也脯曰尹祭者尹正也裁截方正也用之祭一通云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稾魚曰商祭者稾乾也商量也祭用乾魚量度燥濕得中而用之也鮮魚曰脡祭者脡直也）

（祭有鮮魚必須鮮者煮熟則脡直若餒則敗碎不直水曰清滌者古祭用水當酒謂之玄酒也而云清滌言其甚清皎潔也樂記云尚玄酒是也酒曰清酌者酌斟酌也言此酒甚清澈可斟酌當為三酒未必為五齊黍曰薌合者夫穀秫者曰黍秫既軟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薌合也粱曰薌萁者粱謂白粱黃粱也其語助也稷曰明粢者稷粟也明白也言此祭祀明白粢也鄭注甸師云粢稷也爾雅云粢稷也注今江東人呼粟為粢隋祕書監王劭勘晉宋古本皆無稷曰明粢一句立八疑十二證以為無此一句為是今尚書云黍稷非馨詩云我黍與與我稷翼翼為酒為食以享以祀然則黍稷為五穀之主是粢盛之貴黍既別有異號稷何因獨無美名爾雅又以粢為稷此又云稷曰明粢正與爾雅相合又士虞禮云明齊溲酒鄭注云或曰明粢當為明視謂兔腊也今文曰明粢粢稷也皆非其次也如鄭言云皆非其次由曲禮有明粢之文故注儀禮云非其次王劭既背爾雅之說又不見鄭玄之言苟信錯書妄生同異改亂經籍深可哀哉注正義曰元頭也案釋詁文元首首則頭也武迹也釋訓文春秋傳作腯者桓六年左傳云博碩肥腯是也云羹獻食人之餘也者周禮稾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也尹正也嘉善也釋言文此等諸號若一祭並有則舉其大者牲牢酒齊而言不應諸事皆道故少牢禮稱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是也或唯有雞犬或唯魚兔及水酒韭鹽之祭則各舉其美號故此經備載其名必知然者案士虞禮祝辭云尹祭鄭注云尹脯也大夫士祭無云脯者今不言牲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如鄭此言明單用脯者稱尹祭以此推之餘亦可知也）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

注異死名者為人褻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

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音義（顛音傎澌本又作㵶同音賜）在牀曰尸注尸陳也言形體在也在棺曰柩注柩之言究也音義（柩音舊白虎通云久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死後稱謂尊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但生時尊卑著見可識而死陰為野土嫌若可棄而稱輕褻之故為制尊卑之名則明其猶有貴賤之異也崩者墜壞之名譬若天形墜壓然則四海必覩古之王者登假也則率土咸知故曰崩諸侯曰薨者薨者崩之餘聲也而詩云蟲飛薨薨是聲也諸侯卑死不得致崩之形但如崩後之餘聲遠劣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局也大夫曰卒者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士曰不祿者士祿以代耕而今遂死是不終其祿庶人曰死者死者澌

也澌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極賤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今俗呼盡為澌即舊語有存者也云崩薨異號至葬同者以臣子藏其君父安厝貴賤同也在牀曰尸者尸陳也古人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在地氣絕之後更還牀上所以如此者凡人初生在地既病將死故下復其初生冀脫得死重生也若其不生復反本牀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也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是也言形體在也在棺曰柩者柩究也三日不生斂之在棺死事究竟於此也白虎通云柩究也久也不復變也然尸柩亦通名也案曾子問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此謂小斂舉尸在為柩也春秋左氏傳贈死不及尸是呼未葬之柩為尸）羽鳥曰降四足曰漬注異於人也降落也漬謂相瀸汙而死也春秋傳曰大災者何大漬也音義（降戶江反又音絳注同漬

辭賜反瀸子廉反汙濊汙之汙一作汙戶旦反）疏（正義曰鳥獸死異名也降落也羽鳥飛翔之物今云其降落是知死也四足曰漬者牛馬之屬也若一箇死則餘者更相染漬而死今云其漬則知死也異於人耳注正義曰公羊莊二十年夏齊大災大災者何大瘠也大瘠者何痢也注云痢者民疾疫也然此云漬彼云瘠字異而意同者也）死冠曰兵注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注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辟法也妻所取法也音義（妣必履反

辟婢亦反徐扶亦反稱尺證反下之稱皆同行下孟反下同媲普濟反）疏（正義曰死冠曰兵者謂父祖死君之冠而子孫為名也言人能為國家捍難禦侮為冠所殺者謂為兵兵器仗之名言其為器仗之用也故君恒祿恤其子孫異於凡人也故鄭云當饗祿其後春饗孤子是也祭王父曰皇祖考者此更為神設尊號亦廣其義也王父祖父也皇君也考成也此言祖有君德已成之也王母曰皇祖妣者王母祖母也妣媲也言得媲匹於祖也父曰皇考母曰皇妣者義如上祖父母也夫曰皇辟者辟法也夫是妻所取法如君故言君法也注正義曰皇君也考成也辟法也皆釋詁文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注嬪婦人有法度者之稱也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疏（正義曰生曰父曰母曰妻者生時所稱也不言祖及夫者以生號無別稱也死曰考曰妣曰嬪者嬪婦人有法度之名也前是宗廟之祭加其尊稱故父母並曰皇也此謂非祭時所稱也注正義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者此證嬪有德之名周禮以九嬪教宮內之婦人學四德也謂九御者自世婦以下九九而御者也嬪所教不教后夫人及世婦唯教九御而已云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此九嬪所教之事也婦德謂貞順也婦言謂辭令也婦容謂婉娩也婦功謂絲枲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言其別於生時耳若通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彝訓倉頡篇云考妣延年又云嬪于虞詩大明云曰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

壽考曰卒短折曰不祿注祿謂有德行任為大夫士而不為者老而死從大夫之稱少而死從士之稱音義（折市設反任音壬又如字）疏（正義曰此並是有德未經任而死者之稱也壽考老也短折少也若有德不任老而死者從大夫之稱故曰卒也若少而死者則從士之稱故曰不祿注正義曰鄭知有德行任為大夫士而不為者若實是大夫士前文已顯今更別云卒與不祿同大夫士之稱故知堪為大夫士而不為者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與此不同者此據年之老者從大夫之稱少者從士之稱檀弓不據年之老少但據君子取終其成功小人精神盡澌與此別也）

天子視不上於袷不下於帶注袷交領也天子至尊臣視之目不過此音義（上時掌反下及注同袷音劫）國君綏視注視國

君彌高綏讀為妥妥視謂視上於袷音義（綏依注音妥他果反）大夫衡視注視大夫又彌高也衡平也平視謂視面也士視五步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音義（遊如字徐音流）凡視上於面則敖注敖則仰音義（敖五報反）下於帶則憂注憂則低傾則姦注辟頭旁視心不正也傾或為側音義（辟本或作僻匹亦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其臣視君尊卑有異之事天子視不上於袷者袷謂朝祭服之曲領也天子至尊臣之所視不得上過於袷過袷則慢供奉至尊須承候顏色又不得下過於帶若下過於帶則似有憂戚不供其事國君綏視者國君諸侯也妥下也若臣視君目不得平視於面當視面下袷上既卑稍得上視也庾氏云妥頹下之貌前執器以心為平故以下為妥此視以面為平故妥下於面則上於袷也大夫衡視者衡平也人相看以面為平若大夫之臣視大夫平看其面也故前云綏視大夫為言士視五步者若視大夫以上唯直瞻上下並不得旁視若士之屬吏視士亦不得高面下帶而得旁視左右五步也凡視上於面則敖者此解所以觀視有節限之義也視人過高則是敖慢定十五年邾子執玉高其容仰高仰驕也下於帶則憂者若視過下則似有憂有憂頭低垂定十五年魯公受玉卑其容俯卑俯替也又昭十一年秋會於厥慭單子視不登帶是也傾則姦者傾敧側也若視尊者而敧側旁視流目東西則似有姦惡之意也）

君命大夫與士肄注肄習也君有命大夫則與士展習

其事謂欲肆所發為也音義（君命絶句肆本又作肆同以二反）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在朝言朝注唯君命所在就展習之也官謂版圖文書之處府謂寶藏貨賄之處也庫謂車馬兵甲之處也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也音義（處昌慮反下皆同藏才浪反賄呼罪反字林音悔）朝言不及犬馬注非公議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注心不正志不在君輟猶止也音義（輟竹劣反）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注固謂不達於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注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事君所在皆當謹習其事各隨文解之君命謂君有教命有所營為也其大夫則與士先習學所為之事備擬君之所使在官言官者此是君命所使之事言猶議也若君命之在官則臣當展習言議在官之事在府言府者命之在府亦當習議在府之事也在庫言庫者命之在庫亦隨而習議在庫之事也在朝言朝者命之在朝亦隨而習議在朝之事也朝言不及犬馬者此以下明在朝言朝之事朝既如此則官及府庫可知也朝是謀政教之處也不宜私褻論議以及犬馬也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者輟止也異事非常之事異慮非常之慮也臣於朝矜莊儼恪視不流目若忽止輟而迴顧此若非見異事則心有異慮也此由不先習也故輟朝而顧君子謂之固者固陋也若身無異事心無異慮忽止朝而顧君子謂此為固陋不達禮意也魯哀公答孔子云寡人固不固是也固謂不達禮也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者朝事既重謀

政不輕啟勤誠之言及問對則宜每事稱禮也故鄭注於朝廷言無所不用禮故論語云孔子謂顏回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是也注正義曰知官謂版圖文書者與府相對周禮內府之屬皆主財貨故知官謂版圖文書故周禮八法治官府

大饗不問卜注祭五帝於明堂莫適卜也郊特牲曰郊血大饗腥音義（適丁歷反腥音星）不饒富注富之言備也備而已勿多於禮也疏（正義曰此大饗總祭五帝其神非一若卜其牲日五帝總卜而已不得每）帝問卜若其一一問卜神有多種恐吉凶不同故鄭云莫適卜總一卜而已不饒富者富之言備也雖曰大饗諸帝配以文武然禮數有常取備而已不得以其大饗豐饒其物使之過禮此經直云大饗鄭知祭五帝於明堂者以其上文云不問卜又與月令季秋大饗帝同諸帝皆在不得每帝問卜若其祫之大饗則周禮宗伯享大鬼皆卜不得云不問卜知非大祫也鄭引郊特牲云郊血大饗腥者取大饗二字以證此大饗之文其實彼大饗文在郊下謂祫祭也然此祭五帝莫適卜而雩總祭五帝得每帝問卜者以雩祭為百穀祈雨非一帝之功故每帝適卜至於大饗之時歲功總畢配以文武祭報其功不須每帝皆卜故唯一卜而已

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注摯之言至也天子無客禮以鬯為摯者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說者以匹為鶩音義（摯音至徐之二反本又作贄同鬯勑亮反香酒摯匹依注作鶩）

（音木鳴也）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注非為禮之處用時物相禮而已纓馬繁纓也拾謂射韝音義（繁本又作樊步丹反韝徐音溝又古侯反一音古豆反）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注婦人無外事見以羞物也椇榛木名椇枳也有實今邳郯之東食之榛實似栗而小音義（椇俱羽反榛側巾反字林云仕巾反木叢也古本又作亲音壯巾反云似梓實如小栗也見賢遍反枳居紙反邳被悲反下邳也郯音談東海縣名）疏（正義曰天子鬯者釀黑黍為酒其氣芬芳調暢故因謂為鬯也天子無客禮必用鬯為摯者天子弔臨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既至諸侯祖廟仍以鬯禮於廟神以表天子之至故鄭注鬯人亦然也諸侯圭者謂公侯伯也公侯伯用圭子男用璧以朝王及相朝聘表於至也此唯云圭不言璧者畧可知也卿羔者鄭注宗伯云羔小羊取其羣而不失類也白虎通云羔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黨也周禮云公之孤以皮帛若諸侯適子被王命者各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如侯伯執圭侯伯之子如子男執璧子男之子命與未命者皆以皮帛繼子男也大夫鴈者鄭注宗伯云鴈取其候時而行也白虎通云鴈取飛有行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則當以正道事君也士雉者雉取性耿介唯敵是赴士始升朝宜為赴敵故用雉也羔鴈生執雉則死持亦表見危致命書云二生一死是也故鄭注宗伯云雉取其守介而死不失其節也然白虎通云雉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撓之則威死不可畜也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士摯冬雉夏腒也庶人之摯匹者匹鶩也野鴨曰鳧家鴨曰鶩鶩不能飛騰如庶人但守耕稼而已故鄭注宗伯云鶩取其不飛遷爾雅釋鳥云舒鳧鶩郭景純云鶩音木舍人及李

巡云鳧野鴨名鶩家鴨名某氏云在野舒飛遠者為鳧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相授受拜伉之儀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之然童子之摯悉用束脩也故論語孔子云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然凡用牲為摯主人皆食之故司士云掌擯士者膳其摯鄭司農云王食其所執羔鴈之摯玄謂膳者入於王之膳人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者謂人在野外軍旅之中或應相見而無物可持為摯者則不以舊禮當隨時所用纓謂馬繁纓即馬鞅也拾射韝也矢猶箭也軍在野無物故用此為摯可也不直云軍中而云野外者若軍在都邑中則宜依舊禮不可用軍物也云若非軍中而在野外亦曰時物或纓拾之徒隨所有也舉一隅耳觸類而長之則若土地無正幣則時物皆可也婦人之摯椇榛脯脩棗栗者婦人無外事唯初嫁用摯以見舅姑故用此六物為摯也椇即今之白石李也形如珊瑚味甜美榛似栗而小也脯搏肉無骨而曝之脩取肉鍛治而加薑桂乾之如脯者所以用此六物者椇訓法也榛訓至也脯始也脩治也棗早也栗肅也婦人有法始至修身早起肅敬也故后夫人以下皆以棗栗為摯取其早起戰栗自正也必知以名為義者案莊二十四年左傳云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見榛是虔義之名明諸物皆取名為義案昏禮婦見舅以棗栗見姑以腶脩其榛椇所用無文注正義曰所以唯用告神為至也者鄭知然者以上文云天子臨諸侯畛於鬼神又鬯人云供介鬯是天子於諸侯有告神之義）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注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姓之言生也天子皇后以下百二十人廣子

姓也酒漿埽灑賤婦人之職音義（埽悉報反灑所買反又山寄反迎魚敬反賤婦人之職本又有無婦字者）疏（正義曰納猶致也致者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而為此辭姓生也言致此女備王之后妃以下百二十人以生廣子孫故云姓也於國君曰備酒漿者致女於諸侯也酒漿是婦人之職也故送女而持此為辭轉卑不敢言百姓也詩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是也於大夫曰備埽灑彌賤也不敢同諸侯故不得言酒漿也唯及大夫不及士者士卑故也諸侯功成得備八妾重國廣嗣也注正義曰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云納女猶致女也知壻不親迎嫁女之家使人致女者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而天子亦有親迎以否者異義云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天子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亦不親迎使上大夫迎鄭駮異義云文王迎大姒親迎於渭又引孔子答哀公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冕而親迎君何謂已重乎此天子諸侯有親迎也若不親迎則宜致女云備百姓也）

禮記注疏卷五

禮記注疏卷五考證

天子當依而立疏有夷鎮藩三服○臣召南按藩字與下引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俱應作蕃又六服之中服數朝外應作於數朝外此皆轉寫之誤也

注疏若然周禮天子有射朝燕○臣召南按此不可句當是燕下有朝字而刊本脫之前引射人則周禮射朝之明文引太僕則周禮燕朝之明文也

涖牲曰盟疏故春秋左氏云周禮有司盟之官云云○臣召南按左氏下當有說字此左傳說之辭非傳文也

言謚曰類注疏（空空）中類字言比類聘問之禮請謚於天子空○臣召南按禮記疏多闕文舊本並同無可考補後凡空處倣此

士蹌蹌庶人僬僬注衆介北面鏘鏘焉○臣召南按鄭用聘禮記文當云衆介北面蹌焉玩此下疏亦作蹌焉則鏘鏘二字並誤也

天子之妃曰后疏以特牲（空空空）大夫士之禮○（臣召南）按特牲下闕三字以文義推之當是及少牢三字特牲士之禮少牢大夫之禮也又後文故繼其王言之（空空空）也闕三字當是而稱后三字

祭五祀注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此蓋殷時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謂周制也○王應麟曰鄭謂五祀殷制七祀周制然周官天子亦止五祀明堂月令春祀戶夏祀竈中央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及曲禮禮運皆云五祀不及司命泰厲儀禮士亦禱五祀聘禮大夫有門行鄭釋大宗伯之五祀用左傳家語之說小祝之五祀用月令之說王制之五祀用祭法之說（臣召南）按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是周制五祀之明驗也鄭注謂是五官之神總因祭法有王立七祀之文耳安見祭法之必可據乎又按漢書郊祀志周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霤五祀白虎通及劉昭續志亦同然則此

經謂大夫祭五祀自是周制不得以祭法大夫立三祀為據也

大饗不問卜注○呂氏曰冬至祀天夏至祭地日月素定故不問卜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故不饒富（臣召南）按鄭以明堂祀五帝為解太泥陳澔故深取呂氏說

禮記注疏卷五考證

謹案第四頁後三行注雖有侯伯之地刊本監本毛本侯訛諸據宋本改

第六頁後七行疏欲其來之早諸本來訛求據宋本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疏諸本闕解經二字據宋本補

第十六頁前四行疏闕自直二字據宋本補又濟濟辟王刊本辟訛文今改

前六行疏闕申字也字並據宋本補

第十七頁後二行疏闕少牢是三字據宋本補

後三行疏闕曰王后三字據宋本補

第十八頁前一行疏故公羊云諸本公羊訛作侯之據宋本改

前二行疏闕也其數三字又謂九女之外諸本九女訛作六人並據宋本改補

第三十頁後五行疏不復變也諸本也訛色據宋本改

第三十六頁後六行疏撓之則戚諸本則訛以據宋本改

第三十七頁前二行疏恚用束脩也刊本脩訛修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録舉人臣杜安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六七）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六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上

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注故為非禮以非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音義（公儀仲子公儀氏仲子字魯之同姓也其名未聞免音問注同以布廣一寸從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袒音但）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注此其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為後音義（舍音捨下皆同適多歷反下皆同）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注居讀為姬姓之姬齊魯之間語助也前猶故也音義（居音姬下同）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注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蔑魯大夫音義（蔑音芒結反）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注伯子為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之立

武王權也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音義（腯徐本作遁徒本反又徒遜反行以善反為于偽反下為晉禮為為師同）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注據周禮音義（孔子曰否絕句）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子廢嫡立庶為檀弓所譏）之事公儀仲子而身今喪亡檀弓與之為友又非處他邦為之著免故為重服譏其失禮所以譏者仲子適子既死舍其適孫而立其庶子檀弓居在賓位而言曰何居居是語辭言仲子舍適孫立庶子是何道理乎我未之前聞前猶故也言我未聞故昔有此事既言之後乃從賓位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問之曰仲子舍其適孫而立庶子是何禮也伯子為仲子隱諱乃言曰仲子雖生周世猶上行古之道也言亦若餘人有行古之道仲子亦如餘人故云亦也即引文王微子之事為古之道也更繼之云仲子亦猶行古之道與文王微子無異子游以此為疑問諸孔子孔子以仲子周人當從周禮不得立庶子當立孫也注正義曰知朋友皆在他邦者喪服記云若他邦來還家而無主猶為之免故鄭注云歸有主人乃止明無主猶袒免也若朋友俱在家則弔服加麻加麻者素弁上加緦之環絰若一在一否亦然知者以云皆在他邦乃袒免明不皆在者則否知公儀蓋魯同姓者案史記魯相公儀休此云子服伯子是魯人故疑魯同姓也知同姓者以春秋有公烏公若公儀同稱公故知同姓也去賓位者案賓位之位隨主人而變小斂之前主人未忍在主位有事在西階下則賓亦入門西弔於西階下故士喪禮君使人禭主人拜送拜賓即位西階下東面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小斂之後尸則出堂廡然後有飾主人位則在阼階下西面賓弔者入門東於東階下弔也故士喪禮小斂訖故士舉男女奉尸侇於堂主人降自西階即位踊襲絰于序東鄭云即位踊東方位也則衆主人不接賓發初在東耳而檀弓之來者當在小斂之前初于西階行譏弔而主人未覺後乃趨嚮門右問伯子焉必知小斂前者以仲子初喪即正適庶之位故也未小斂而著免者故為非禮之弔亦異常也然則子游之弔惠子是小斂後也故服衰而在門東故鄭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又云在門內北面云子服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子服景伯者案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云蓋者彼云子服伯此云子服伯子不同故云蓋

景是諡伯是字也文王之立武王權也者案文王在殷之世殷禮自得舍伯邑考而立武王而言權者殷禮若適子死得立弟也今伯邑考見在而立武王故曰權也故中侇云發行誅紂且弘道也是七百年之基驗也

事親有隱而無犯注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父母幾諫左右就養無方注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人音義（左右徐上音佐下音佑今並如字下同養以尚反下同）服勤至死致喪三年注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凡此以恩為制音義（稱尺證反）事君有犯而無隱注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若齊晏子為晉叔向言之音義（語魚據反又如字向香亮反叔向羊舌肸）左右就養有方注不可侵官服勤至死方喪三年注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注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

恩義之間為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事君事親及事師之法臣子著服之義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據親有尋常之過故無犯若有大惡亦當犯顏故孝經云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是也論語曰事父母幾諫是尋常之諫也凡言左右者據僕從之臣故立有左右僕從之官位此左右言扶持之謂子在親左右相而奉持之云子則然無常人者然猶如是也但是子則須如是或左右奉持不常遣一人在左一人在右故云無常人言服勤者謂扶持勤苦勞辱之事故云勤勞辱之事也致謂戚容稱其服也者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而居喪禮故云致謂戚容稱其服也上曲禮云五十不致毀與此同云凡此以恩為制者凡上三事對下君與師故云以恩為制知既諫而後人有問其國政可以語其得失者昭三年左傳云晏子謂景公曰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景公曰子近市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貴屨賤諫景公重刑後及其聘晉與叔向言齊國之政將歸陳氏景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是既諫得言君之過若其未諫而言君過則不可故昭三年子大叔如晉張趯與子大叔言云火星中而寒暑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未曾諫君輒言君德之退故傳云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是其被譏也魯昭公取同姓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所以論語稱孔子為昭公諱而稱上也過者聖人含弘勸獎擧過歸己非實事也若史策書理則不一若其良史有筆不隱君過董狐書趙盾弑君及丹楹刻桷之屬是也若忠順臣則諱君親之惡者春秋辟諱皆是故僖元年左傳云諱國惡禮也不可侵官者案成十六年左傳云晉楚戰于鄢陵時樂書將中軍樂鍼為晉侯車右晉侯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時樂書是元帥之任欲載晉侯是侵官也故云不可侵官此謂君有平常小事若有危難當致死故論語云事君能致其身方喪資於事父者方謂比方也謂比方父喪禮以喪君故云資於事父資取也取事父之喪禮以喪君但居處飲食同耳不能戚容稱其服心喪者凡親有冥造之功又有生育之恵故懷哀戚之痛同君衰服之限君則徒有榮身顯親之事而無冥造生育之功故唯服麤衰表盡哀戚師則以恩愛成己有同於親故不為制服故云心喪戚容如喪父為恩愛成己故也云葬無服者既無親之冥造又無君之榮顯故無服也云以恩義之間為制者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兼有親恩君義故言恩義之間為制但子之事親本主恩愛不欲聞親有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臣之事君利在功義若有惡不諫社稷傾亡故有犯君之過惡衆所同知故云無隱也

季武子成寢注武子魯公子季友之曾孫季孫夙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焉許之入宮而不敢哭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注自見夷人冢墓以為寢欲文過也音義（葬徐才浪反又如字合如字徐音閤後合葬皆同文如字徐音問）吾許其大而不許其細何居命之哭注記此者善其不奪人之恩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不奪人之恩兼論夷人冢墓為寢欲文過之事各）隨文解之吾許其大者聽之將喪而入葬是許其大不許其細哭是細也何居居語辭既許其大而不許其細是何道理故云何居注正義曰案世本公子友生齊仲齊仲生無逸無逸生行父行父生夙夙是公子友曾孫也言文過者武子自云合葬之禮非古昔之法從周公以來始有合葬至今未改我成寢之時謂此冢墓是周公以前之事不須合葬故我夷平之以為寢不肯服理是文飾其過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

（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又案晏子春秋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阿盆成逆後喪並得附葬景公寢中與此同也）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注子上孔子曾孫子思伋之子名白其母出音義（不喪如字下同徐息浪反下放此伋音急子思名也孔子之孫）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注禮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音義（期居宜反本又作朞後倣此）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注汙猶殺也有隆有殺進退如禮音義（隆力中反盛也汙音烏下同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下同）伋則安能注自予不能及音義（予羊許反許也一云我也又音餘）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注記禮所由廢非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上不喪出母之事各隨文解之道隆者道猶禮也言吾之先君子無所失道道有可隆則從而隆謂父在為出母宜加隆厚為之著服道汙者汙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子為父後上繼至尊不敢私為出母禮當減殺則不為之著服伋則安能者子思自以才能淺薄不及聖祖故云伋則何能鄭云自予不能及予猶許也自許不能及也注正義曰案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又云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云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子思既在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云子之先君子謂孔

子也今子喪出母乎子思曰然然猶如是也言是喪出母故也伯魚之母被出死期而猶哭是喪出母也）孔子曰拜而后稽顙頹乎其順也注此殷之喪拜也頹順也先拜賓順於事也音義（顙素黨反稽顙觸地無容頹徒回反）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注此周之喪拜也頎至也先觸地無容哀之至音義（頎音懇惻隱之貌又音幾觸音昌欲反）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注重者尚哀戚自期如殷可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喪拜之異也拜者主人孝子拜賓也稽顙者觸地無容也頹然不逆之意也拜是為賓稽顙為己前賓後己各以為頹然而順序也稽顙而后拜頎乎其至也者頎惻隱貌也先觸地無容後乃拜賓也是為親痛深貌惻隱之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孔子評二代所拜也至者謂先稽顙後拜也重喪主貌惻隱故三年喪則從其頎至者也注正義曰三年之喪尚哀戚則從周自期以下如殷可此經直云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鄭知拜而後稽顙是殷之喪拜稽顙而后拜是周之喪拜者於孔子所論每以二代相對故下檀弓云殷人既封而弔周人反哭而弔殷已慤吾從周又云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皆以殷周相對故知此亦殷周相對也知並是殷周喪拜者此云三年之喪吾從其至明非三年喪者則從其順故知並是喪拜但殷之喪拜自斬衰以下緦麻以上皆拜而后稽顙殷尚質故也周則杖期以上皆先稽顙而后拜不杖期以下乃作殷之喪拜鄭知殷先拜而后稽顙周先稽顙而后拜者以孔子所論皆先殷而后周今拜而后稽顙文在其上故為殷也稽顙而后拜文在其下故為周也且下檀弓云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示不為後也若為後當稽顙而後拜也）

重耳既在周時明知先稽顙而後拜者若然士喪禮既是周禮所云主人拜稽顙似亦先拜而後稽顙者士喪禮云拜稽顙者謂為拜之時先稽顙其喪大記每拜稽顙者與士喪禮同案晉語云秦穆公弔重耳重耳再拜不稽顙與下篇重耳稽顙不拜文異者國語之文不可用此稽顙而後拜即大祝凶拜之下鄭注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此拜而後稽顙即大祝吉拜鄭注云謂齊衰不杖以下者鄭知凶拜是三年服者以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喪拜即凶拜鄭又云吉拜齊衰不杖以下則齊衰杖者亦用凶拜者知齊衰杖用凶拜者以雜記云父母在為妻不杖不稽顙明父母歿為妻杖得稽顙也是知杖齊衰得為凶拜若然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則杖期以下皆用吉拜今此杖期得用凶拜者雜記所云大判而言雖有杖期總屬三年之內熊氏以為雜記所論是拜問拜賜故杖期亦屬吉拜必知然者以鄭注大祝凶拜云三年服者是用雜記之文解以凶拜之義則拜賓拜問拜賜不得殊也且雜記問與賜與於拜文上下不相接次不可用也周禮大祝一曰稽首鄭云頭至地案中侯我應云王再拜稽首鄭云稽首頭至地也此即臣拜君之拜故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大夫於諸侯亦稽首故下曲禮云大夫之臣不稽首則大夫於君得稽首二曰頓首鄭曰頭叩地不停留也此平敵以下拜也諸侯相拜則然以其不稽首唯頓首也三曰空首鄭云頭至手所謂拜手也以其與拜手是一故為頭至手也此荅臣下之拜其敵者既用頓首故知不敵者用空首四曰振動鄭云戰栗變動之拜謂有敬懼故為振動故尚書泰誓火流為烏王動色變是也五曰吉拜者謂先作頓首拜後作稽顙故鄭康成注與頓首相近六曰凶拜者既重於吉拜當先作稽顙而後稽首七曰奇拜鄭大夫云奇拜謂一拜也鄭康成云一拜荅臣下然燕禮大射公荅再拜者為初敬之為賓尊之故再拜燕末無算爵之後唯

止一拜而已八曰襃拜者鄭大夫云襃讀為報拜再拜也鄭康成云再拜拜神與尸九曰肅拜者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介者不拜引成十六年為事故敢肅使者此禮拜體為空首一拜而已其餘皆再拜也其肅拜或至再故成十六年晉郤至三肅使此肅又謂婦人之拜故少儀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是也

孔子既得合葬於防注言既得者少孤不知其墓音義（少詩召反下文同）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注墓謂兆域今之封塋也古謂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音義（墳扶云反）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注東西南北言居無常處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為坵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音義（識式志反又如字處昌慮反之度本又作之數）孔子先反注當脩虞事門人後雨甚至注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注言所以遲者脩之而來音義（防墓防地之墓也庾云防衛墓崩）孔子不應注以其非禮音義（應應對之應）三注三言之以孔子不聞音義（三息暫反又如字）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脩墓注脩猶治也音義（泫胡犬反涕音體）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脩墓之事各依文解之古也墓而不墳者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差以兩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

（識也者今既東西南北不恒在鄉若久乃歸還不知葬之處所故云不可以不作封墳記識其處曰防墓崩者防地之墓新始積土遇甚雨而崩庾蔚云防守其墓備擬其崩若如庾之言墓實不崩鄭何以言脩之而來孔子何以言古不脩墓違經背注妄說異同非也孔子泣然流涕者自傷脩墓違古致令今崩弟子重脩故流涕也注正義曰引周禮冢人云高四尺蓋周之士制者其父梁紇雖為大夫周禮公侯伯之大夫再命與天子中士同云周之士制者謂天子之士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注寢中庭也與哭師同親之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注為之主也既哭進使者而問故注使者自衛來赴者故謂死之意狀音義（使色吏反下及注同）使者曰醢之矣注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衆音義（醢音海蒯苦怪反聵五怪反蒯聵衛靈公之太子出公輒之父莊公也篡輒初患反輒出公名也啗本又作啖待敢反怖普故反）遂命覆醢注覆棄之不忍食音義（覆芳服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師資之恩兼明子路死之意狀注正義曰下文云師吾哭諸寢今哭子路於中庭故云與哭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故下云朋友哭諸寢門外案奔喪云師於廟門外者謂周禮也下文據殷法也故謂死之意狀者案哀十五年左傳云孔子聞衛亂曰柴也其來由也其死矣則是預知所以進使者問故者以子路忠而好勇必知其死難但不知其死之委曲更問之也案哀十五年左傳云蒯聵潛入孔悝之家與伯姬迫孔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子路入逐之至臺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注云不使冠在地遂結纓而死）

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注宿草謂陳根也為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音義（期音朞）疏（正義曰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魯人也宿草陳根也草經一年則根陳也朋友相為哭一期草根陳乃不哭也所以然者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言朋友期而猶哭者非謂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張敷云謂於一歲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期之外則不哭也）

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喪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注言其日月欲以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附於棺謂明器之屬音義（衾音欽）喪三年以為極亡注去已久遠而除其喪音義（以為極亡並如字極亡徐紀力反王以極字絕句亡作忘向下讀孫依鄭作亡而如王分句）則弗之忘矣注則之言曾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注念其親而無一朝之患注毀不滅性故忌日不樂注謂死日言忌日不用舉吉事音義（樂如字又音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之初死及葬送終之具須盡孝子之情及思念父母不忘之事今各隨文解之三日而殯者據大夫

（士禮說三日也凡附於身者謂衣衾也大事必求亡者之需是送終之物悉用誠信必令合禮不使少有非法後追悔焉耳矣語助句之辭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illegible]焉耳矣要三月而葬亦大夫士[illegible]亦當必誠信不追悔也喪三年以[illegible]三年以[illegible]心[illegible]則[illegible]性[illegible]滅[illegible]傷[illegible]其[illegible]又見云三日三月言宮中物多者三日之親[illegible]欲之至陛也云謂明器之屬[illegible]明器之外有

[illegible]晏等故云之屬也謂死日者下篇子卯為人君忌日忌此忌日亦為子卯故云謂死日也言忌者以其親亡忌惟吉事不舉之）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注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而生孔子徵在恥焉不告音義（郰側留反又作鄹紇恨發反徐胡切反又胡沒反）殯於五父之衢注欲有所就而問之孔子亦為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音義（父音甫注及下同衢求于反為知字又于偽反曼音萬）人之見之者皆以為葬也注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注慎當為引禮家讀然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音義（慎依注作引羊刃反輴七見反翣所甲反）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注曼父之母與徵在為鄰相善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訪父墓之事云孔子既少孤失父其母不告父墓之處今母既死欲將合葬不知父墓所在意欲問人故若殯母於家則禮之常事他人無由怪己故殯於五父之衢欲使他人怪而致問於己外人見柩行路皆以為葬但葬引柩之時飾棺以柳翣其殯引之禮飾棺以輴當夫子飾其所引之棺以輴故云其引也蓋殯也殯不應在外故稱蓋為不定之辭於時郰曼父之母素與孔子母相善見孔子殯母於外怪問孔

子孔子因其所怪遂問郰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後得以父母尸柩合葬於防注正義曰按史記孔子世家云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鄭用世家之文故注言野合不備於禮也若論語云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及野哉由也非謂草野而合也但徵在恥其與夫不備禮為妻見孔子知禮故不告不知其墓者謂不委曲適知柩之所在不是全不知墓之去處其或出辭入告總望本處而拜今將欲合葬須正知處所故云不知其墓今古不知墓處於事大有而講者諠諠競為異說恐非經記之旨案家語云叔梁紇年餘七十無妻顏父有三女顏父謂其三女曰郰大夫身長七尺武力絕倫年餘七十誰能與之為妻二女莫對徵在進曰從父所制將何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為妻而生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王肅據家語之文以為禮記之妄又論語緯撰考云叔梁紇與徵在禱尼丘山感黑龍之精以生仲尼今鄭云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於家

語文義亦無殊何者七十之男始取徵在灼然不能備禮亦名野合又徵在幼小之女而嫁七十之夫是以羞慙不能告子又叔梁紇生子三歲而後卒是孔子少孤又與撰考之文禱尼丘山而生孔子於野合之說亦義理無妨鄭與家語史記竝悉符同王肅妄生疑難於義非也慎當為引者挽柩為引無名慎者以慎引聲相近故云慎當為引云禮家讀然者然猶如是也言禮家讀如是引字故大司徒云大喪屬其六引是讀引也云殯引飾棺以輴者案雜記云諸侯行而死於道其輴有裧緇布裳帷輴為赤色大夫布裳帷士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大夫以下雖無輴取諸侯輴同名故飾棺以輴云引葬飾棺以柳翣者案喪大記云君龍帷黼荒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大夫畫帷畫荒黻翣二畫翣二士布帷布荒畫翣二在上曰荒在旁曰帷總謂之柳故云飾棺以柳翣

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注皆所以助哀也相謂以音聲相勸音義（相息亮反注同）喪冠不緌注去飾音義（緌本又作緌同耳佳反去起呂反）

有虞氏瓦棺注始不用薪也有虞氏上陶音義（陶大刀反）夏后氏堲周注火熟曰堲燒土治以周於棺也或謂之土周由是也弟子職曰右手折堲音義（即周本又作堲同子栗反又音稷注下同何云治土為甎四周於棺燒叔招反折之設反管子云左手執燭右手折即即燭頭燼也弟子職其篇名）殷人棺槨注槨大也以木為之言槨大於棺也殷人上梓音義（棺音官槨音郭梓音子）周人牆置翣注牆柳衣也凡此言後王之制文音義（牆在良反）

周人以殷人之棺槨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注略未成人音義（長殤丁丈反下式羊反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已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棺槨所起及用棺槨之差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案易下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大過者巽下兌上之卦初六在巽體巽為木上六位在巳巳當巽位巽又為木二木在外以夾四陽四陽互體為二乾乾為君為父二木夾君父是棺槨之象今虞氏既造瓦棺故云始不用薪然虞氏瓦棺則未有槨也繫辭何以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連言槨者以後世聖人其文開廣遠探殷周而言喪期有虞氏則然故尚書云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云有虞氏上陶者案考工記陶人造瓦器故引之證瓦棺火熟者以弟子職云折燭之炎燼名之曰堲故知堲是火熟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者謂堲土為陶冶之形大小得容棺故云燒土冶以周於棺也云或謂之土周由是也者曾子問云下殤土周葬於園云由是者燒土周棺得喚作土周引弟子職者證火熟曰堲之意案管子書有弟子職篇云左手秉燭右手折堲鄭云折堲者即是正除之義槨大者槨聲與寬廓相近故云大於棺也殷人上梓亦考工記文引之以證槨也考工記又云夏后氏上匠於堲周不引之者以匠無所不為非獨堲周而已故不引也考工記又云周人上輿輿非牆之事故於周人牆置翣亦不引之也牆柳衣者案喪大記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帷荒所以衣柳則以帷荒之内

木材為柳其實帷荒及木材等總名曰柳故縫人云衣翣柳之材注云柳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是帷荒總稱柳也云凡此言後王之制文者凡謂虞夏殷周有虞氏唯有瓦棺夏后氏瓦棺之外加堲周殷則梓棺替瓦棺又有木為椁替堲周周人棺椁又更於椁傍置柳置翣扇是後王之制以漸加文也夏言后者白虎通云以揖讓受於君故稱后殷周稱人者以行仁義人所歸往故稱人夏對殷周稱人故言后見受之於君虞則不對殷周自五帝之内雖受於君不須稱后也

夏后氏尚黑注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音義（正音征下同又如字）大事斂用昏注昏時亦黑此大事謂喪事也音義（斂力驗反下皆反）戎事乘驪注戎兵也馬黑色曰驪爾雅曰騋牝驪牡玄音義（驪力知反徐郎志反純黑色馬騋音來馬七尺已上為騋）牲用玄注玄黑類也殷人尚白注以建丑之月為正物牙色白大事斂用日中注日中時亦白戎事乘翰注翰白色馬也易曰白馬翰如音義（翰字又作鶾胡旦反又音寒）牲用白周人尚赤注以建子之月為正物萌色赤音義（萌亡耕反）大事斂用日出注日出時亦赤戎事乘騵注騵騮馬白腹音義（騵音原騮力求反赤馬黑鬣尾）牲用騂注騂赤類音義（騂息營反徐呼營反純赤色也一云赤黄色）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三代正朔所尚色不同各依文解之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畧說云天有三統物有三變故正色有三天有三生三死故土有三王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鷄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又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而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帝少皥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黄帝以十三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羲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羲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三正當從伏羲以下文質再而復者文

質法天地質法天文法地周文法地而為天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天之陽氣始生為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丑之月為地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唯在地中含養萌芽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者以其物出於地人功當須脩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也然王者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細微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繼不同故各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符命亦隨所尚而來故禮緯稽命徵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珪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鈎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命雖逆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子命云湯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黄魚雙躍泰誓言

武王伐紂而白魚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注正義曰知大事是喪事者以其與斂文連故知大事是喪事也爾雅曰騋牝驪牡玄者引爾雅釋畜文騋牝驪牡玄謂七尺曰騋牝者色驪牡者色玄引之者證驪是玄之類也案庾人云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騋六尺以上為馬凡馬皆有驪牡玄獨言騋者舉中以見上下明其諸馬皆然或爾雅釋詩云騋牝郭璞注玄駒小馬稍異鄭也玄黑類也者案周禮考工記七入為緇鄭云玄則六入者與是玄黑類所引證易曰白馬翰如者易賁卦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賁離下艮上鄭注云六四巽爻也有應於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未定故皤如也白馬翰如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為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引此者證翰為白色案彼以幹為翰者以

翰如白馬連文故以翰為幹望經為義以此不同物萌色赤者案上殷尚白之下注云物牙色白此萌色赤不同者萌是牙之微細故建子云萌建丑云牙若散而言之萌即牙也故書傳畧說云周以至動殷以萌夏以牙此皆據一種之草大汎而言故建子始動建寅乃出至如薺麥以秋而生月令仲冬荔挺出不在此例也此文質雖異殷質周文大汎言之乃前代質後代文也故表記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是也騵騂馬白腹者爾雅釋畜文武王伐紂所乘也故詩云駟騵彭彭毛傳云上周下殷故周人戎事乘之若其餘事則明堂位云周人黃馬蕃鬣是也

穆公之母卒注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如之何注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名申音義（參所金反）

（一音匕南反後同）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注子喪父母尊卑同音義（齊音咨本亦作齎齌衰之字後皆放此饘本又作飦之然反說文云糜也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粥之六反徐又音育字林云淖糜也）布幕衛也縿幕魯也注幕所以覆棺上也縿纁也縿讀如綃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僭已久矣幕或為幦音義（幕本又作冪音莫徐音覓下同縿音綃徐又音蕭纁古讖反綃音消徐本又作綃桑堯反僭子念反幦莫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喪有同有異之事各依文解之曰哭至子達者）

曾申對穆公使人云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為哀然故曰哭泣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為母斬是為父父母情同故荅云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為食故曰食也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縿幕魯也者先言齊斬饘粥同又言覆棺之幕天子諸侯各別以布為幕者衛是諸侯之禮以縿為幕者魯是天子之制幕者謂覆殯棺者也下文云加斧於椁上鄭云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如鄭此言繡幕加斧文塗之內以覆棺椁也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而後代僭用之故曾申舉衛與魯俱是諸侯則後代不宜異謂魯之諸公不宜與衛異也崔靈恩云當時諸侯僭效天子也恐魯穆公不能辯故兩言以明顯魯與諸侯之別也今案崔言雖異而是曾申為穆公說則同也然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注云在傍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於上帷幕皆以布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王所居之帳也帟小幕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幄帟皆以繒為之而

今云天子用綃幕者崔靈恩云周禮所陳紙謂幄帟之帷幕不論襯棺自用終也天子別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此所陳紙謂襯棺幕在於畢塗之內者也若其塗上之帟則大夫以上有之故掌次云凡喪王則張帟三重諸侯再重孤卿大夫不重下云君於士有賜帟然士無覆棺之幕下云子張之喪褚幕丹質者彼謂將葬啓殯以覆棺故鄭注彼云葬覆棺別也注正義曰案世本傳記哀公蔣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行是曾孫也

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注信驪姬之譖音義（驪本又作麗亦作孋同力知反）公子重耳謂之曰子蓋言子之志於公乎注蓋皆當為盍盍何不也志意也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重耳申生異母弟後立為文公音義（重直龍反注皆同子盖依注音盍戶臘反）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注言其意則驪姬必誅也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申生之母蚤卒驪姬嬖焉音義（蚤音早嬖必計反）曰然則蓋行乎注行猶去也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弑君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吾何行如之注言人有父則皆惡欲弑父者音義（弑本又作煞音試注同徐云字又作弑音同惡烏路反）使人辭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念伯氏之言也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其死注辭猶告也狐突申生之傅舅犯之父也前此者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皐落氏狐突謂申生欲使之行今言此者謝之伯氏狐突別氏音義（突徒忽反傅音富舅其九反皐古刀反）雖然吾君老矣子少國家多難注子驪姬之子奚齊音義（少詩召反難乃旦反）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注圖猶謀也不出為君謀國家之政然則自皐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音義（為于偽反下為時同）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注賜猶惠也再拜稽首乃卒注既告狐突乃雉經音義（雉經如字徐古定反如雉之自經也）

是以為恭世子也注言行如此可以為恭於孝則未之有音義（共音恭本亦作恭注同行下孟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公殺申生之事各依文解之使人至而死者時狐突謝病在晉都大子出奔曲沃於是狐突欲令大子出奔大子不用其言故今臨死使人辭謝告於狐突曰申生有愚短之罪不念伯氏之言出奔避禍今日被譖以至於死申生不敢愛惜其身命之死言死不愛命雖然不惜身命猶有所憂吾君年老子又幼少又國家多有危難伯氏又謝病不出圖吾君之事吾以為憂伯氏誠能出外而圖謀吾君國家之事申生受伯氏恩賜甘心以死注正義曰案僖四年左傳云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獵姬置諸宮六日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又晉語云姬寘鴆於酒寘堇於肉堇謂烏頭是驪姬譖申生之事也

蓋皆當為盡者此云蓋言子志及下蓋行子以蓋非一故云皆當為盡言重耳欲使言見譖之意者重耳欲使申生言見驪姬所譖之意左傳云或謂大子曰子辭君必辯焉杜預云以六日之狀自理謂毒酒經宿輒敗若申生初則置毒經六日其酒必壞何以經六日其酒尚好明臨至加藥焉云重耳申生異母弟者案莊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大子申生大戎狐姬生公子重耳是異母弟也案僖四年左傳云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君老矣吾又不樂謂我若自理驪姬必誅姬死之後公無復歡樂故此云是我傷公之心云驪姬獻公伐驪戎所獲女也者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晉獻公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驪姬嬖生奚齊其娣生卓子是驪姬嬖也云申生之母蚤卒者以左傳云姬命大子祭齊姜是蚤卒也案左傳閔二年獻公使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狐突欲令申生行云雖欲勉之狄可盡乎下又云狐突欲行是狐突欲使行之事言前此者此謂傳四年申生將死之時前謂閔二年伐皋落氏之時在前五年故云前皋落氏在晉都之東居在山內皋落氏杜預云是赤狄別種故云東山皋落氏云伯氏狐突別氏者既言辭狐突又云伯氏故云狐突別氏狐是總氏伯仲者是兄弟之字字伯者謂之伯氏字仲者謂之仲氏故傳云叔氏其忘諸乎又下云叔氏專以禮許人是一人身字則別為氏也圖謀釋詁文自皋落氏反後狐突懼乃稱疾者以經云伯氏不出而圖吾君故知稱疾必有所因反自皋落去此不遠知自皋落反而稱疾也乃雉經者雉牛鼻繩也申生以牛繩自縊而死也故鄭注封人云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也今時人謂之雉或謂雉性耿介被人所獲必自屈折其頭而死漢書載趙人貫高自絕亢而死申生當亦然也傳云申生縊死晉語申生使猛足辭於狐突乃雉於新成廟可以為恭者春秋左傳云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父不義也孝子不陷親於不義而申生不能自理遂陷父有殺子之惡雖心存孝而於理終非故不曰孝但謚為恭以其順於父事而已謚法曰敬順事上曰恭

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注笑其為樂速音義（莫音暮樂音洛又音岳）夫子曰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注為時如此人行三年喪者希抑子路以善彼音義（已夫音扶絕句本或作已矣夫）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注又復也音義（復扶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衰杖之日不得即歌之事今各依文解之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魯人不辨其姓名祥謂二十五月大祥歌哭不同日故仲由笑之也故鄭注笑其為樂速然祥日得鼓素琴夫子曰由者夫子抑子路呼其名云由若人治喪不備三年各有可責今此人既滿三年爾尚責之女罪於人終無休已之時夫是助語也三年之喪計其日月已過亦已久矣人皆廢此獨能行其人既美何須笑之時孔子抑子路善彼人既不當實禮恐學者致惑待子路出後更以正禮言之夫子曰魯人可歌之時節豈有多經日月哉但踰越後月即其善言歌合於禮案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譏彈琴而譏歌者下注云琴以手笙歌以氣手在外而遠氣在內而近也

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注十年夏音義（乘繩證反夏戶嫁反）縣賁父御卜國為右注縣卜皆氏也凡車右勇力者為之音義（縣音玄卷內皆同賁父上音奔下音甫人名字皆同）馬驚敗績注驚奔失列音義（馬驚敗一本無驚字）公隊佐車授綏注戎車之貳曰佐授綏

乘公音義（隊宜類反綏息隹反）公曰末之卜也注末之猶微哉言卜國無勇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注公他日戰其御馬未嘗驚奔遂死之注二人赴敵而死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注圉人掌養馬者白肉股裏肉音義（圉魚呂反股裏上音古下音里）公曰非其罪也注流矢中馬非御與右之罪音義（中丁仲反）遂誄之注誄其赴敵之功以為謚音義（誄力軌反謚也）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注記禮失所由來也周雖以士為爵猶無謚也殷大夫以上為爵音義

（上時掌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莊公與士為謚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戰於乘丘者乘丘魯地莊公十年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注正義曰知縣卜皆氏者此有縣賁父下有縣子瑣七十二弟子傳有卜商故知皆氏也戎車之貳曰佐者案周禮戎僕掌倅車之政道僕掌貳車之政田僕掌佐車之政則戎車之貳曰倅此云佐者周禮相對為文有異若散而言之則田獵兵戎俱是武事故同稱佐車少儀注戎獵之副曰佐是也熊氏以為此皆諸侯法公曰末之卜也者末微也之哉也言微弱哉此卜國也以其微弱無勇致使我馬敗績二人赴敵而死知二人者以卜國被責縣賁父職掌馬事自稱無勇既序兩人於上即陳遂死於下明兩人俱死也圉人掌養馬者案昭七年左傳云牛有牧馬有圉是圉人掌馬也云白肉股裏肉者以股裏白故謂之白肉非謂肉色白也知周以士為爵者以

（案掌客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凡介行人皆為士而云爵等是士有爵也故鄭注大行人云命者五公侯伯子男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云猶無謚也者以此云士之有誄自此始故知周士無謚也云殷大夫以上為爵者案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於士冠之下而為此記又不云諸侯大夫明生無爵死無謚據士也士冠禮是周禮而云古者故知是殷以上）

曾子寢疾病注病謂疾困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注子春曾參弟子曾元曾申坐於足注元申曾參之子童子隅坐而執燭注隅坐不與成人竝音義（成人竝音並絕句）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注華畫也簀謂牀笫也說者以睆

為刮節目字或為刮音義（睆華板反明貌孫炎云睆漆也徐又音刮簀音責與音餘下同畫衡賣反牀笫上音床下側吏反刮古滑反）子春曰止注以病困不可動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注呼虛憊之聲音義（瞿紀具反下同曰呼音噓注同吹氣聲也一音況于反憊皮拜反羸困也）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注未之能易已病故也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注言夫子者曾子親沒之後齊嘗聘以為卿而不為也革急也變動也幸覬也音義（革紀力反徐又音極）

（注同請七領反覬音冀）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注彼童子也君子之愛人也以德注成己之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注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注斃仆也音義（斃音弊仆蒲北反又音赴）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注言病雖困猶勤於禮音義（沒音殁）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至已矣者曾參謂曾元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童子何者君子之愛人也必以善事成己之德則童子是也細小之人愛人也不顧道理且相寧息即汝是也吾今更何求焉唯求正道易換其簀而即仆焉斯已矣者斯此也已猶了也此則正一世事了不陷於惡故君子慎終如始禮云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故春秋魯僖公薨于小寢譏即安也成公薨於路寢傳曰言道也他人名已得呼為大夫之稱而言夫子若已不為大夫則已所為當須依禮不得寢大夫之簀也注正義曰凡繪畫五色必有光華故云華畫也云簀謂牀第者爾雅釋器云簀謂之第云說者以睆為刮節目者說者謂在鄭之前解說禮者說此睆為刮削木之節目使其睆睆然好故詩云睍睆黃鳥傳云睍睆好貌是也云字或為刮者謂禮記之本有以睆字為刮云華而刮者故云字或為刮未之能易已病故也者言此未病之時猶得寢卧既病之後當須改正以已今病氣力虛弱故時復一時未能改易聞童子之言乃便驚駭知齊嘗聘以為卿者韓詩外傳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既言輕其祿是不為也但齊以相楚以令尹晉以上卿而鄭言齊嘗聘為卿者以三國文連含帶為注耳且相即是上卿華急也釋言云）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注皆憂悼在心之貌也求猶索物音義（慨古愛反廓苦郭反何云開也索所白反）疏（正義曰此記人因前有死事遂廣說孝子形節也事盡理屈為窮言親始死孝子匍匐而哭之心形充屈如急行道極無所復去窮急之容也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者殯斂後心形稍緩也瞿瞿眼目速瞻之貌求猶覓也貌恒瞿瞿如有所失而求覓之不得然也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者又漸緩也皇皇猶栖栖也至葬後親歸草土孝子心形栖栖皇皇無所依託如有望彼人來而彼人不至也練而慨然者轉緩也至小祥但歎慨日月若馳之速也祥而廓然者至大祥而寥廓情意不樂而已）

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於升陘始也注戰於升陘魯僖二十二年秋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音義（邾音誅婁力俱反或如字邾人呼邾聲曰婁故曰邾婁公羊傳與此記同左氏穀梁但作邾陘音形僖許宜反）魯婦人之髽而弔也自敗於臺駘始也注敗於臺駘魯襄四年秋也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去纚而紒曰髽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與皆吉笄無首素總音義（髽側）

瓜反臺駘上音胡下音臺去羌呂反纚所買反又所綺反黑繒韜紒音計錫衰上悉歷反下七雷反與音餘笄音雞總音揔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二國失禮之事注正義曰魯僖公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于升陘左傳云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不聽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是也時師雖勝死傷亦甚者則傳云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縣諸魚門是也鄭云此者解復之以矢之意以其死傷者多無衣可以招魂故用矢招之也必用矢者時邾人志在勝敵矢是心之所好故用所好招魂冀其復反然招魂唯據死者而鄭無云傷者以其雖勝故連言死傷以決句耳若因兵而死身首斷絕不生者應無復法若身首不殊因傷致死復有可生之理者則用矢招魂左氏直言邾公羊云邾婁者何休云夷言婁聲相近也敗於臺駘者案左傳魯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魯人怨而歌之魯襄四年冬也此云秋鄭舉其初也云臺當為壺字之誤也春秋傳作狐駘左傳云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臧紇武仲也言狐裘武仲所服也是時襄公年七歲微弱故云我君小子也朱儒短人也臧武仲短小故云朱儒云去纚而紒曰髽者案士冠禮纚廣終幅長六尺所以韜髮今以凶事故去之但露紒而已云禮婦人弔服大夫之妻錫衰者喪服傳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是大夫之妻弔服錫衰也云士之妻則疑衰與者以士妻無弔服之文故云疑衰與必以疑衰者案周禮司服有錫衰緦衰疑衰錫衰為上緦衰次之疑衰為下案喪服大夫弔服錫衰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君弔大夫大夫相弔皆錫衰其服同也錫衰之下但有緦衰疑衰天子弔諸侯皆以緦衰弔大夫士以疑衰若諸侯弔大夫以錫衰弔同姓之士緦衰弔異姓之士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士緦衰異姓士疑衰以其士自相弔如一皆疑衰故鄭注司服云舊說士弔服素委貌冠朝服此士不以緦衰為弔服者以緦衰是士弔喪服不以弔也故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近庶人弔服而衣猶非也疑衰變其裳以素耳以此言之是士弔服疑衰素裳也故以為士妻弔服疑衰必知弔服夫妻同者以喪服大夫命婦俱以錫衰弔故也云皆吉笄無首素總者大戴禮文也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注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音義（縚吐刀反閱音悅）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注誨教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音義（毋音無後同從音揔高也一音崇又仕江反扈音戶廣也大也女音汝大音泰一音勃佐反下大廣已猶大大夫重同）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注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音義（榛側巾反木名又士鄰反長直亮反几度長短曰長皆同此音）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為舅姑服髽與笄總之法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辭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母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者上爾為女下爾語辭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女造髽時無得從從而大高又無得扈扈而大廣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之云蓋用榛木為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垂八寸注正義曰知孟僖子之子南宮閱者案左氏昭七年傳云孟僖子將卒召其大夫云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以

事仲尼以南宮為氏故世本云仲孫貜生南宮縚是也云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者論語云以其兄之子妻之是也從從是高之貌狀故楚詞招隱云山氣巃嵸兮石嵯峨則巃嵸是高也扈扈猶廣也爾雅釋山云卑而大扈郭云扈是廣貌也此云無得高廣者謂無得如斬衰高廣也案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也以二寸為差也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榛笄長尺斬衰齊衰笄同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

孟獻子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注可以御婦人矣尚不復寢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音義（禫大感反比必利反下比及同蔑迷結反）

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注加猶踰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獻子除喪作樂得禮之宜也依禮禫祭暫縣省樂而不恒作也至二十八月乃始作樂又依禮禫後吉祭乃始復寢當時人禫祭之後則恒作樂未至吉祭而復寢今孟獻子既禫暫縣省樂而不恒作比可以御婦人而不入寢雖於禮是常而特異餘人故夫子善之云獻子加於人一等矣不謂加於禮一等其祥禫之月先儒不同王肅以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為禫二十六月作樂所以然者以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與上文魯人朝祥而莫歌孔子云踰月則其善是皆祥之後月作樂也又間傳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士虞禮中月而禫是祥月之中也與尚書文王中身享國謂身之中間同又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是僖公之喪至此二十六月左氏云納幣禮也故王肅以二十五月禫除喪畢而鄭康成則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八月而作樂復平常鄭必以為二十七月禫者以雜記云父在為母為妻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為母為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年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為母屈而不伸故延禫月其為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若以中月而禫為月之中間應云月中而禫何以言中月乎案喪服小記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又學記云中年考校皆以中為間謂間隔一年故以中月為間隔一月也下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是也謂大祥者縞冠是月禫謂是此禫月而禫二者各自為義事不相干故論語云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文無所繼亦云是日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者鄭箴膏肓僖公母成風主婚得權時之禮若公羊猶譏其喪娶其魯人朝祥而莫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素琴及夫子五日彈琴不成聲十日成笙歌并此獻子禫縣之屬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八音之樂工人所奏必待二十八月也即此下文是月禫徙月樂是也其朝祥莫歌非正樂歌是樂之細別亦得稱樂故鄭云笑其為樂速也其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據喪事終除喪去杖其餘哀未盡故更延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以二十七月禫其歲末遭喪則出入四年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如王肅此難則為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年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年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又肅以月中而禫案曲禮喪事先遠日則大祥當在下旬禫祭又在祥後何得云中月而禫又禫後何以容吉祭故鄭云二十七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故鄭依而用焉鄭以二十八月樂作喪大記何以云禫而內無哭者樂作矣以禫後許作樂者大記所謂禫後方將作樂釋其內無哭者之意非謂即作樂大記又云禫而從御吉祭而復寢間傳何以云大祥居復寢間傳所云者去堊室復殯宮之寢大記云禫而從御謂禫後得御婦人必待吉祭然後復寢其吉祭者是禫月值四時而吉祭外而為之其祝辭猶不稱以其妃配故士虞禮云吉祭猶未配注正義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者案襄五年經書

（仲孫蔑會吳子善道傳云孟獻子會吳子善道是孟獻子為仲孫蔑也仲稱孟者是慶父之後鄭注論語云慶父輸稱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杜預以為慶父是莊公長庶兄庶長故稱孟）

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注哀未忘音義（彈徒丹反）十日而成笙歌注踰月且異旬也祥亦凶事用遠日五日彈琴十日笙歌除由外也琴以手笙歌以氣音義（笙音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除喪作樂之限十日而成笙歌者上云彈琴而不成聲此云十日而成笙歌之聲音曲諧和也注正義曰此者解先彈琴後笙歌之意由彈以手手是形之外故曰除由外也祥是凶事用遠日故十日得踰月若其卜遠不吉則用近日雖祥後十日亦不成笙歌以其未踰月也）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注譏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絇縞冠素紕有子孔子弟子有若音義（屨音句組音祖絇其俱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除喪失禮之事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蓋是疑辭錄記之人傳聞有子既祥而絲屨未知審否意以為實故云蓋既祥而絲屨以組為纓也注正義曰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譏其早也云禮既祥白屨無絇戴德喪服變除禮文云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譏之案玉藻文云玄冠綦組纓知此非綦組纓者若其綦組為纓則當以玄色為冠若既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譏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為飾絇繶純之屬故士冠禮云白屨緇絇繶純纁屨黑絇繶純鄭注屨人云絇屨頭飾繶是縫中紃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繶純也）

死而不弔者三注謂輕身忘孝也畏注人或時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厭注行止危險之下音義（厭于甲反）溺注不乘橋船音義（溺奴狄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理橫死不合弔哭之事畏謂有人以非罪攻己已若不有以解說之而死者則不弔鄭元注引論語以證之明須解說也案世家云陽虎嘗侵暴於匡時又孔子弟子顏刻為陽虎御車後孔子亦使刻御車從匡過孔子與陽虎相似故匡人謂孔子為陽虎因圍欲殺之孔子自說故匡人解圍也自說者謂卑辭遜禮論語注云微服而去謂身著微服潛行而去不敢與匡人鬬以媚悅之也厭謂行止危險之下為崩墜所厭殺也溺謂不乘橋船而入水死者何胤云馮河潛泳不為弔也除此三事之外其有死不得禮亦不弔故昭二十年衛齊豹欲攻孟縶宗魯事孟縶是時齊豹欲攻孟縶宗魯許齊豹攻之不告孟縶及孟縶被殺而死宗魯亦死之孔子弟子琴張欲往弔之孔子止之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杜預云言齊豹所以為盜孟縶所以見賊皆由宗魯是失禮者亦不弔也）

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注行道猶行仁義音義（弗除如字徐治慮反）子路聞之遂除之疏（正義曰庾蔚云子路緣姊妹無主後猶可得反服推己寡兄弟亦有申其本服）

（之理故於降制已遠而猶不除非在室之姊妹欲申服過期也是子路已事仲尼始服姊喪明姊已出嫁非在室也）

禮記注疏卷六

禮記注疏卷六考證

檀弓上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右注疏鄭云未忍即主人位也○鄭注士喪禮原文云未忍在主人位也

事君有犯而無隱注既諫人有問其國政者可以語其得失○（臣召南）按鄭注非也隱是緘默隱匿之謂事君者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故曰有犯而無隱也若謂既諫即可言君之過豈有是理哉孔疏不加糾正何也

疏孔子不仕昭公既先諫○先諫當作未諫

古不修墓○方孝儒曰取乎古而師之者以其合乎情當乎理也父母之棺暴露而不修何取於古乎其誣孔子甚矣謂殯于五父之衢亦然

注疏其父梁紇雖為大夫○梁字上脫叔字

喪三年以為極亡（句）音義王以極字絕句○（臣召南）按王肅說是亡字當連下句陳澔從之

殯於五父之衢○陳澔曰此經雜出諸子所記不可據

以為實

夏后氏尚黑疏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云云○臣召南按三正記之説未可信不如孔安國謂改正朔起自殷周為確堯典以春分為仲春則歲首孟春之建寅曉然也

又疏故禮緯稽命徵云○徵字應作徵

禮記注疏卷六考證

禮記註疏卷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上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注齊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於周子孫生焉不忍離也五世之後乃葬於齊齊曰營丘音義（大音泰注及下注大史公皆同離力智反下相離同）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注言其似禮樂之義音

義（樂樂並音岳一讀下五教反又音洛）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注正丘首正首丘也仁恩也音義（首手又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忠臣不欲離王室之事大公封於營丘者周之大師大公封於營丘及其死也反葬於鎬京陪文武之墓其大公子孫比及五世雖死於齊以大公在周其子孫皆反葬於周也言反葬者既從周嚮齊今又從齊反往歸周君子善其反葬似禮樂之意故云先王制禮樂者樂其所自生謂變樂已之王業所由生以制樂名若舜變樂其王業所由能紹堯之德即樂名大韶禹變樂其王業所由治水廣大中國則樂名大夏禮不忘其本者謂先王制禮其王業根本由質而興則制禮不忘其本而尚質也若王業根本由文而興制禮尚文也是不忘其本也禮之與樂皆是重本今反葬於周亦是重本故引禮樂以美之君子既引禮樂又引古之人有遺言云狐死正

丘首而嚮丘所以正首而嚮丘者丘是狐窟穴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是有仁恩之心也今五世反葬亦仁恩之心也但樂之與禮兩文相互樂云樂其所自生則禮當云反其所自本禮云不忘其本則樂當云不忘其生也樂云樂其所自生者初生王業因民之所樂而得天下今王者制樂自愛樂己之所由得天下樂者是王者自樂不據民之所樂也注正義曰知留為大師者案詩大雅云維師尚父毛傳云師父師也史記齊世家云大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也四嶽之後尚佐武王伐紂為大師云死葬於周子孫是大公所生焉故不忍離其先祖非謂子孫生在於周子孫生焉者不忍離其生處必五世者五世之外則服盡也然觀經及注則大公之外為五世便是玄孫之子服盡亦反者其實反葬正四世知者案世本大公望生丁公伋伋生乙公得得生癸公慈母慈母生哀公不臣案齊世家哀公荒淫被紀侯譖之周周夷王烹哀公亦葬周也哀公是大

公玄孫哀公死弟胡公靖立靖死獻公山立山死武公壽立若以相生為五世則武公以上皆反葬於周若以為君五世則獻公以上反葬周二者未知孰是云齊曰營丘者地理志云臨淄縣齊大公所封案釋丘云水出其前而左曰營丘以水營遶故曰營丘然周公封魯其子孫不反葬於周者以其有次子在周世守其采地則春秋周公是也故鄭康成作詩譜云元子伯禽封魯次子君陳世守采地下云延陵季子葬於嬴博之間者古禮也故舜葬蒼梧周則族葬故冢人云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是也

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注伯魚孔子子也名鯉猶尚也音義（期音基鯉音里）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

曰嘻其甚也注嘻悲恨之聲音義（與音餘下餘閭也與同嘻許其反又於其反）伯魚聞之遂除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過哀之事注正義曰悲恨之聲者謂非責伯）魚悲恨之聲也時伯魚母出父在為出母亦應十三月祥十五月禫言期而猶哭則是祥後禫前祥外無哭于時伯魚在外哭故夫子怪之恨其甚也或曰為出母無禫期後全不合哭

舜葬於蒼梧之野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書說舜曰陟方乃死蒼梧於周南越之地今為郡音義（梧音吾陟知力反升也）蓋三妃未之從也注古者不合葬帝嚳而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為次妃帝

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取不立正妃但三妃而已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取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又三二十七為八十一人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嬪也世婦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音義（嚳苦毒反高辛氏帝也騷素刀反一音蕭湘音相差初佳反又初宜反嬪婢人反）季武子曰周公蓋祔注祔謂合葬合葬自

周公以來音義（祔音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不合葬之事舜葬於蒼梧之野者舜南巡守因征有苗而死以古代不合葬且天下為家故遂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者從猶就也古不合葬故舜之三妃不就蒼梧與舜合葬也云蓋者錄記之人傳云舜時如此未知審悉故云蓋未之從者記人以周公始祔舜時未有此禮故云未之從也記者既論古不合葬與周不同引季武子之言云周公以來蓋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將後喪合前喪武子去周公不遠無可疑亦云蓋者意有謙退不敢指斥事雖不疑亦云蓋也故孝經夫子云蓋天子之孝也蓋諸侯之孝也非是不知謙為疑辭注正義曰鄭案淮南子云舜征三苗而遂死蒼梧史記云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守崩于蒼梧之野葬于九疑山是為零陵案尚書竄三苗于三危在西裔今舜征有苗乃死於蒼梧者張逸答焦氏問云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漢書地理志有蒼梧郡是今為

郡名也知帝嚳立四妃者案大戴禮帝繫篇云帝嚳卜四妃之子皆有天下長妃有邰氏之女曰姜嫄生稷次妃有娀氏之女曰簡狄生契次妃陳豐氏之女曰慶都生堯次妃陬氏之女曰常宜生帝摯帝嚳崩帝摯即位摯崩而堯立鄭此注用帝繫之文稷為堯之異母弟也及注詩生民之篇與此異也以為姜嫄是高辛之世妃謂高辛後世子孫之妃用命歷序之文以為帝嚳傳十世姜嫄是帝嚳十世以後子孫之妃云象后妃四星案援神契云辰極橫后妃四星縱曲相扶案祭法云帝嚳能序星辰以著衆明象星立妃也云帝堯因焉者以此經云舜三妃未之從明堯亦四妃也云舜不告而取者案孟子萬章問孟子云舜不告而取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取父母終不為取妻是絕其後也云但三妃而已者案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云離騷所歌湘夫人者案楚辭九歌第三曰湘夫人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是也王逸注離騷云娥皇女英墮湘水溺焉又秦紀云死而葬焉非溺也山海經以為二女此云三者當以記為正山海經不可用云周人上法帝嚳立正妃者案昏義后一夫人三是也若然案鄭注尚書帝乙妾生微子後立為正妃生紂殷已有后者謂三妃裏之正仍無后也云夫人也者即舜之三妃也嬪也者即夏所增九女也世婦也者即殷所增二十七人也女御也者即周所增八十一人也自夏以下節級三倍加之）

曾子之喪浴於爨室注見曾元之辭易簀矯之以謙儉也禮死浴於適室音義（爨七亂反矯居表反儉其檢反適丁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故為非禮以正其子也注正義曰案上易簀之後反席未安而沒焉得有浴爨室遺語者以反席之前欲易之後足可有言但記文不備必知謂曾元之辭易簀故矯之者曾子達禮之人應須浴於正寢今乃浴於

爨室明知意有所為故云矯之也云禮死浴於適室者士喪禮死於適室下云甸人掘坎於階間為垼於西牆下新盆槃瓶造於西階下乃浴於適室也於爨室為謙無甸人掘坎為垼之事是儉也）

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注許其口習故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遭喪廢業之事大功廢業者業謂所學習業則身有外營思慮他事恐其忘哀故廢業也誦則在身所為其事稍靜不慮忘哀故許其口習言或曰者以其事疑故稱或曰然錄記之人必當明禮應事無疑使後世作法今檢禮記多有不定之辭仲尼門徒親承聖旨子游裼裘而弔曾子襲裘而弔又小斂之奠或云東方或云西方同母異父昆弟魯人或云為之齊衰或云大功其作記之人多云蓋多云或曰皆無指的並設疑辭者以周公制禮永世作法時經幽厲之亂又遇齊晉之強國異家殊樂崩禮壞諸侯奢僭典法訛舛是以普天率

（士不聞禮教故子思聖人之胄不喪出母隨武子晉之賢相不識殽烝作記之人隨後撰錄善惡兼載得失俻書但初制禮之時文已不具略其細事舉其大綱況乃時經離亂日月懸遠數百年後何能曉達記人所以不定止為失禮者多推此而論未為怪也亦兼有或人之言也）

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已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為終消盡為澌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音義（語魚據反澌本又作斯音賜下同顓音專近附近之近）

吾今日其庶幾乎注言易成也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張將終戒勗其子之事子張病困召子申祥而語之曰若君子之死謂之為終言但身終功名尚在若小人之死但謂之為死無功名可錄但形骸澌盡也子張言此欲令子執治其喪每事從禮使我得成君子吾今日其庶幾乎者庶幸也幾冀也言吾若平生為惡不可幸冀為君子之人吾既平生以善自脩今日將死其幸冀為君子乎汝但執喪成禮以助我意則功名得存但身終而已注正義曰知申祥子張子者以病而召之與曾子召元申同故知子張子也云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者案史記太史公姓司馬名談前漢人作太史官脩史未成而卒其子遷續成史記作仲尼七十二弟子傳云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者謂今禮記作申祥云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者謂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也）

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注不容改新閣庋藏食物音義（奠田練反閣音各庋字又作庪同九毀反又居僞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初死奠之所用之事始死之奠者鬼神所依於飲食故必有祭酹但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庋閣上所餘脯醢以為奠也士喪禮復魄畢以脯醢升自阼階奠于尸東此之謂也注正義曰閣架橙之屬人老及病飲食不離寢恐忽須無常故並將近置室裏閣上也若死仍用閣之餘奠者為時期切促急今奠酹不容方始改新也）

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注譏之也位謂以親疏敘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音義（街音佳）

子思之哭嫂也為位注善之也禮嫂叔無服音義（嫂悉早反注同）

婦人倡踊注有服者娣姒婦小功倡先也音義（倡昌尚反注同踊音勇娣姒大計反下音似）

申祥之哭言思也亦然注說者云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亦無服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無服為位哭之禮小功不為位也者曾子以為哭小功之喪當須為位時有哭小功不為位者故曾子非之云若哭小功不為位者是委細屈曲街巷之禮言禮之末略非典儀正法既言其失乃引得禮之人子思之哭嫂為親疏之位於時子思婦與子思之嫂有小功之服故子思之婦先踊子思乃隨之而哭非直子思如此其申祥哭妻之兄弟言思亦然是亦如子思也注正義曰知位謂親疏敘列者以其子思哭嫂為位下云婦人倡踊婦人既在先明知為位也云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者謂庶人微賤在街巷里邑委細屈曲所為不能方正也此子思哭嫂是孔子之孫以兄先死故有嫂也皇氏以為原憲字子）

（思若然鄭無容不注鄭既不注皇氏非也孔氏連叢云一子相承以至九世及史記所說亦同者不妨雖有二子相承者唯存一人或其兄早死故得有嫂且雖說不與經合者非一也喪服小功章娣姒婦報傳云弟長也鄭注娣姒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稚婦為娣婦娣婦謂長婦為姒婦謂據婦年之長幼則不據夫年之大小故成十一年左傳云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穆姜魯宣公夫人聲伯之母魯宣公弟叔肹之妻是弟妻為姒又昭二十八年左傳云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子容之母伯華之妻也長叔姒是伯華之弟叔肹之妻是亦謂弟妻為姒也皆不繫夫身長幼云倡先也者案詩云倡予和女是倡為先言思子游之子申祥妻之昆弟者謂妻之親昆弟也自此以外皆不為位故奔喪禮哭妻之黨於寢鄭引逸奔喪禮云一哭而已不為位矣）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注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為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音義（縮所六反縫音逢又扶用反下同衡依注音橫華彭反從子容反）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注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音義（解佳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記者解時人之惑也古者自殷以上也縮直也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攝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攝而并橫縫之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攝而橫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注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音義（伋音急漿子良反）子思曰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杖而后能起注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音義（俯音甫跂丘豉反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疾時居喪不能以禮子思以正禮抑之之事曾子謂子思伋誇己居親之喪能行於禮故云吾水漿不入於口七日意疾時人行禮不如己也故子思以正禮抑之云古昔先代聖王制其禮法使後人依而行之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以水漿不入於口三日尚以杖扶病若曾子之言即後人難為繼也）

曾子曰小功不稅注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音義（稅徐他外反注同上時掌反）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注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而可乎注以己恩怪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曾子怪於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秖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禮王義非也）

伯高之喪注伯高死時在衛未聞何國人孔氏之使者未至注謂賻賵者音義（使色吏反賻音附賵芳用反）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注冉子孔子弟子冉有攝猶貸也音義（乘繩證反四馬曰乘貸他代反）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注徒猶空也禮所以副忠信也忠信而無禮何傳乎音義（副音仆傳直專反一本作傳音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所以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孔子曰異哉者孔子既聞冉有貸之行禮故怪恨之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冉有名求魯人也攝猶貸也謂冉子見孔子使人未至貸之以束帛乘馬而行禮徒猶空也者忠信由心禮在外貌若內無忠信禮何所施故云忠信而無禮謂無忠信也既無忠信禮何傳乎言不可傳行也冉有代孔子行弔非孔子本意是非孔子忠信虛有弔禮若孔子重遣人更弔即彌為不可故云空使我不得誠信行禮於伯高）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注赴告也凡有舊恩者則使人告之孔子曰吾惡乎哭諸注以其交會尚新音義（惡音烏惡乎猶於何也）兄弟吾哭諸廟父之友吾哭諸廟門之外注別親疏也音義（別彼列反下同）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所知吾哭諸野注別輕重也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注已猶大也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注本於恩

哭於子貢寢門之外音義（夫音扶皇如字謂丈夫即伯高見如字皇賢遍反）遂命子貢為之主注明恩所由曰為爾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注異於正主音義（為于偽反下注為其疾為褻為我我為皆同來者一本作為爾哭也來者）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所哭之處各依文解之曰為爾哭也來者夫子既命子貢為主又教子貢拜與不拜之法若與女相知之人為爾哭伯高之故而來弔爾者則爾拜之若與伯高相知而來哭者女則勿拜也凡喪之正主知生知死來者悉拜今與伯高相知而來不拜故鄭云異於正主注正義曰兄弟親父友疏必哭諸廟及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殷禮周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門外也別輕重也者師友為重所知為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己之所居師又成就於己故哭之在正寢此謂殷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荅趙商之問亦以為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諸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為野哭也）

曾子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注增以香味為其疾不嗜食音義（滋音咨嗜市志反）以為薑桂之謂也注為記者正曾子所云草木滋者謂薑桂音義（薑居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有疾得食美味之事注正義曰知非曾子之言而云為記者以上云草木之滋焉下云以為薑桂之謂也是解上草木之滋豈可曾子自言還自解乎故以為記者正曾子之言）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注（明目精）音義（而喪息浪反下喪明喪爾明同）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注（痛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注（怨天罰無罪）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注（言其有師也洙泗魯水名）音義（女音汝下同洙音殊泗音四洙泗二水名）退而老於西河之上注（西河龍門至華陰之地）音義（華徐胡化反）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注（言其不稱師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注（言居親喪無異稱）

音義（稱尺證反）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注（言隆於妻子）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注（謝之且服罪也）音義（與音餘）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注（羣謂同門朋友也索猶散也）音義（離羣羣朋友也上音書索悉各反猶散也下注索居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思隆於子之事案仲尼弟子傳云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哀喪其子而哭喪失其明曾子是子夏之友故云朋友喪明則哭之子夏喪子之時曾子已弔今為喪明更弔故曾子先哭子夏始哭云疑女於夫子者既不稱其師自為談說辯慧聰叡絕異於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與夫子相似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然子夏魏人居在西河之上姓卜名商西河之民無容不識而言是魯國孔丘不近人情皇氏非也）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注（似有疾）音義（晝知又反）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注（似有喪）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注（大故謂喪憂）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音義（齊側皆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居處當合於禮各依文解之非致齊也者平常無事之時或出或入雖晝居於外亦有入內時雖夜居於內亦有出外時唯致齊與疾無閒晝夜恒居於內故云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正義曰上文云夜居於外弔之可也鄭云似有喪此注兼云憂者以其文云大故語意既寬非獨喪也故周禮每云國有大故皆據寇戎災禍故此兼云憂也身既有憂而夜在

於外者既憂禍難不暇入內或與臣下外人夜裏在外圖謀禍患此謂中門外也故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為廬堊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也內正寢之中者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其經云非致齊不居於內致齊在正寢疾則或容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上文云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不問齊者齊是為祭之事衆所共知不須問也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為外內耳）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注（子皐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注（言泣無聲如血出）未嘗見齒注（言笑之微）音義（見賢遍反）君子以為難注（言人不能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居喪過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君子以為難者君子以高柴所為凡人難可為之何者凡人發聲始涕出樂至為大笑今高柴恒能

如此餘人不能故為難也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弟子傳高柴鄭人字子皐言泣無聲如血出者凡人涕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子皐悲無聲其涕亦出如血之出故云泣血言笑之微者既云泣血三年得有微笑者凡人之情有哀有樂哀至則泣血樂至則微笑凡人大笑則露齒本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注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麄廣狹不應法制音義（衰七雷反下同後五服之衰皆放此不復音當丁浪反注同惡烏路反麄本又作麤七奴反狹音洽應應對之應）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注為褻喪服邊偏倚也音義（褻息列反倚於彼反又於寄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衰裳升數形制必須依禮及著服不得為褻之事各依文解之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麄不應廣狹非法使為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也齊衰不以邊坐者因上寧無衰以廣其事也邊坐謂偏倚也喪服宜敬坐起必正不可著衰而偏倚也齊衰輕既不倚斬衰重不言亦可知也大功不以服勤者大功雖輕亦不可著衰服以為勤勞事也齊衰言不邊坐則大功可也大功不勤則齊衰固不可而小功可也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注前日君所使舍己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賻之注賻助喪用也騑馬曰驂音義（說本又作挩同他活反徐又始銳反下及注同驂七南反夾服馬也騑芳非反）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注言

說驂大重比於門人恩為偏頗音義（頗破多反）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注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音義（鄉本又作嚮許亮反出如字徐尺遂反涕音體施始豉反）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注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音義（惡烏路反夫音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欲示人行禮副忠信之）事各依文解之夫子曰者以子貢不欲說驂故夫子語其說驂之意云我所說驂者我鄉者入而哭之遇值主人盡於一哀是厚恩待我我為之出涕既為出涕當有厚施予惡夫涕之無從者謂我感舊館人恩深涕淚交下豈得虛恵然客行更無他物易換此馬女小子但將驂馬以行之副此涕淚然論語云顏回之喪子哭之慟慟比出涕慟則為甚矣又舊館之恩不得比顏回之極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但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賵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則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顏路無厭更請賣車為椁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抑之注正義曰知非舊所經過主人必以為君所使舍己者若是經過主人當云遇舊主人之喪故禮稱皆云主人是以左傳云以為東道主又云昔吾主於趙氏皆主人為主今此云館人明置館舍於己故以為君所使舍己者賻助喪用也者謂助生者喪家使用故既夕禮知死者贈知生者賻是賻為助生也熊氏以此賻助喪用謂助死者因云賻得生死兩施熊氏非也案隱元年穀梁傳云錢財曰賻此用馬者即財也故少儀云賻馬不入廟門云騑馬曰驂者說文云騑旁馬是在服馬之旁又詩云騏駵是中騧驪是驂

（驂在外也孔子得有驂馬者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馬諸侯四大夫三士二故毛詩云天子至大夫皆駕四孔子既身為大夫若依王度記則有一驂馬也若依毛詩說則有二驂馬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為喪乎足以為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注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音義（識式志反又音式下及注章識皆同呼火故反）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注速疾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注哀戚本也祭祀末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以哀戚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者子貢之意葬既已竟神靈須安豈如速反虞祭安神乎但哀親在彼是痛切之本情反而安神是祭祀之末禮故下文夫子不許注正義曰言慕如小兒啼呼者謂父母在前嬰兒在後恐不及之故在後啼呼而隨之今親喪在前孝子在後恐不逮及如嬰兒之慕疑者謂凡人意有所疑則傍徨不進今孝子哀親在外不知神之來否如不欲還然故如疑問喪云其反也如疑鄭注云疑者不知神之來否與此相兼乃足）

顏淵之喪饋祥肉注饋遺也音義（饋其位反遺于季反）孔子出受之入彈琴而后食之注彈琴以散哀也

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注傚孔子

也音義（拱恭勇反傚本又作效胡教反下同）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注嗜貪音義（嗜市志反注同）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注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拱手之禮注正義曰此既凶事尚右吉事尚左案特牲少牢吉祭皆載右胖士虞禮是凶事載左胖者取義不同吉祭載右胖者從地道尊右士虞禮凶祭載左胖者取其反吉故士虞禮設洗于西階西南鄭注反吉是也）

孔子蚤作注作起音義（蚤音早）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注欲人之怪己音義（曳羊世反亦作抴消搖本又作逍遙）歌曰泰山其頹乎注泰山衆山所仰音義（頹徒回反）梁木其壞乎注梁木衆木所放音義（放方兩反）哲人其萎乎注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喻之萎病也詩云無木不萎音義（萎本又作委同紆危反注同）既歌而入當戸而坐注蚤坐急見人也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注覺孔子歌意殆幾也音義（幾音祈又音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注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注以三

王之禮占已夢音義（作才故反楹音盈夾本又作俠古洽反下注同）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注是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音義（食如字又音嗣疇直留反）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注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音義（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治直吏反坐才臥反又如字處昌慮反）蓋寢疾七日而沒注明聖人知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自說死之意狀各依文解之泰山至安放者上既云泰山梁木哲人三句今子貢所云泰山其頹云吾將安仰梁木哲人摠云吾將安放者以泰山梁木共喻哲人子貢意在忽遽不暇句句別言故直引梁木哲人相喻而足摠云吾將安放夏后至之也者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周人殯於西階則猶賓之夏與周並言猶者以其既死無所知識孝子不忍以生禮待之猶尚阼階以為主猶尚西階以為賓客故言猶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不云猶者庾蔚云東階西階平生賓主所行禮之處故云猶兩楹之間生無此禮故不云猶然禮賓主敵者授受於兩楹之間又是南面聽朝之處庾云生無此禮於義疑也蓋以夫子夢在兩楹而見饋食知是凶象無聽朝之事不得云則猶尊之以有賓主二事故云與也鄭注考工記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周之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則五室每室二筵則五室之外堂上窄狹得容殯者以路寢廣大故得容之其上

圓下方五室之屬如明堂月令明堂具解注正義曰杖以扶身恒在前而用今乃反手卻後以曳其杖示不復杖也又夫子禮度自守貌恒矜莊今乃消搖放蕩以自寬縱皆是特異尋常逡巡如此故云欲人之怪己杖曳於後示不復用消搖寬縱示不能以禮自持並將死之意狀梁木衆木所放者衆木榱桷之屬依放橫梁乃存立故則依也故論語云放於利而行注曰放依也泰山梁木並指他物哲人其萎指夫子之身以二物比己故云以上二句喻之云詩云無木不萎者此小雅谷風刺幽王之詩言天下俗薄朋友道絶其詩云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注萎病蚤坐急見人也者君子尋常不自當戶已歇而入即當戶而坐故云蚤坐坐不在隱處是急欲見人言奠者以為凶象者時夫子夢見饋食不夢凶奠也但奠禮既死之後未葬之前柩仍在地未立尸主唯奠停飲食故云奠也孰誰也釋詁文禮有大宗小宗故云宗尊也知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者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又顧命云牖間南鄉是天子兩楹治事之處也每日視朝雖在路門外退坐當路寢兩楹也其諸侯視朝亦南面知者以諸侯一國之尊故論語云雍也可使南面鄭注言任諸侯治也則在路寢南面聽政若其燕饗則在阼階西面燕禮大射是也案莊子聖人無夢莊子意在無為欲令靜寂無事不有思慮故云聖人無夢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焉得無夢故禮記文王世子有九齡之夢尚書有武王夢協之言

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注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注無服不為衰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弟子為師喪制之禮各依文解之門人疑所服者依禮師喪無服其事分明今夫子之喪門人疑者以夫子聖人與凡師不等當應特加喪禮故疑所服注正義曰知為師弔服加麻者案喪服朋友麻其師與朋友同故知亦加麻也必知喪師與朋友同者案下云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羣居則絰出則否是弟子相為與為夫子同但絰出與不出有異明其服同也云弔服而加麻麻謂絰與帶也皆以麻為之故云加麻也又喪服緦麻章云朋友麻鄭云朋友雖無親而有同道之恩相為服緦之絰帶是也鄭知服緦之絰帶者緦為五服之輕又與錫衰等同為弔服之限故知緦之絰帶也論云為師及朋友皆既葬除之案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絰鄭司農云錫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鄭康成云無事其縷哀在內以服稍重故但治事其布不治事其縷鄭司農又云緦十五升布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鄭康成云無事其布哀在外以其稍輕故得治縷也司農又云疑衰十四升康成云疑之言擬也擬於吉服謂比擬吉服十五升也首服弁絰者鄭注司服云弁絰如爵弁而素加環絰鄭知如爵弁者見下文云殷人冔而葬又云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冔是祭冠也故知弁絰是爵弁也知加環絰者以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天子弔諸臣之服無問當事與不當事皆弁絰也諸侯以錫衰為弔服但首服有異弔他國皆首服皮弁故喪服小記云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是也若弔己臣當事則弁絰故服問云公弔當事則弁絰於士雖當事亦皮弁諸侯雖以錫衰為常弔之服其弔士亦有緦衰疑衰故鄭注文王世子云同姓之士則緦衰異姓之士則疑衰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為弔服當事乃弁絰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其士之弔服則疑衰故鄭注喪服云士以緦衰為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

舊說以為士弔服布上素下鄭注云此實疑衰也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當事亦弁絰故鄭注喪服云士弁絰皮弁之時如卿大夫凡弔服惟有弁絰皆無帶也知無帶者周禮司服及服問但云弁絰不云帶故知然也其朋友之服諸侯及大夫等則皆疑衰故鄭注喪服云朋友之相為服則士弔服也既特云士弔服明諸侯大夫等皆用士之弔服唯加緦之絰帶為異耳是以喪服朋友麻鄭注云服緦之絰帶又下文云子游襲裘帶絰而入鄭注云所弔者朋友是朋友相為加帶凡朋友相為者雖不當事亦弁絰故下文云羣居則絰是也其庶人鄭注喪服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當服布深衣冠素委貌也

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注公西赤孔子弟子字子華志謂章識飾棺牆注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置翣注牆柳衣翣以布衣木如攝與音義（置知吏反翣所甲反衣於既反攝所甲反又所洽反與音餘）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注夫子雖殷人兼用三王之禮尊之披柩行夾引棺者崇牙旌旗飾也綢練以練綢旌之杠此旌葬乘車所建也旌之旒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爾雅說旌旗曰素錦綢杠音義（披彼義反綢吐刀反韜也徐直留反注同旐直小反杠音江竿也乘繩證反廣光浪反凡度廣狹曰廣他皆放此幅方木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之喪送葬用三王之禮各依文解之飾棺至夏也者孔子之喪公

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鄭云魯人也牆柳衣者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故謂障柩之物為牆障柩之物即柳也外旁帷荒中央材木摠而言之皆謂之為柳也縫人注云柳聚也諸飾所聚前文注云牆柳者以經直云周人牆置翣文無所對故注直云牆柳也此文為下對設披設崇設旐之事皆委曲備言故亦委曲解之故注云牆柳衣也其實牆則柳也雜記喪從外來雖非葬飾以裳帷障棺亦與垣牆相似故鄭注不毀牆之下云牆裳帷也皆望經為義故三注不同云翣以布衣木者鄭注喪大記云漢禮翣以木為筐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衣以白布畫雲氣柄長五尺云如攝與者攝與漢時之扇與疑解鄭恐人不識翣體故云如今攝與披柩行夾引棺者案喪大記國君纁披六鄭云設之於旁所以備傾虧也故此云披柩行夾引棺者云崇牙旌旗飾也者對下綢練設旐故為旌旗飾也謂旌旗之旁刻繒為崇牙殷必以崇牙為飾者殷湯以武受命恒以牙為飾云此旌葬乘車所建也者案既夕禮陳車門內右北面乘車載旜道車載朝服稾車載蓑笠故知此旌乘車所建也凡送葬之旌經文不具案既夕士禮而有二旌一是銘旌是初死書名於上則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書名於末曰某氏某之柩置於西階上葬則在柩車之前至壙與茵同入於壙也二是乘車之旌則既夕禮乘車載旜亦在柩之前至壙柩既入壙乃斂乘車所載之旌載於柩車而還故鄭注既夕禮云柩車至壙祝脫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稾車之服載之而還不空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此是士之二旌也其大夫諸侯則無

文其天子亦有銘旌與士禮同故司常云大喪共銘旌鄭注云王則大常也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初死亦置於西階將葬移置於茵從遣車之後亦入於壙也是其一旌也司常又云建廞車之旌廞謂興作之則明器之車也其旌則明器之旌上則陳建於遣車之上行則執之以從遣車至壙從明器而納之壙中此二旌也案士禮既有乘車載旜攝孤卿之旜則天子亦當有乘車載大常謂以金路載之至壙載之而歸但禮文不具耳此其三旌也然則天子三旌也士以禮無遣車故無廞車之旌但二旌耳諸侯及大夫無文熊氏以為大夫以上有遣車即有廞旌並有三旌也云旌之旐緇布廣充幅長尋曰旐者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中設旐夏也案鄭注明堂位云有虞氏當言緌夏后氏當言旂以此差之古代尚質有虞氏但注旄竿首未有繒帛故云緌也夏后漸文故有素錦綢杠又垂八尺之旐故夏云旂也旂是大古名非交龍之旂周則文物大備旂有九等垂之以緌繫之以旃又有交龍之旂龜蛇之旐與夏不同夏雖八尺之旐更無餘飾又引爾雅素錦綢杠者亦爾雅釋天文引之者證經文綢練練則素錦用以為綢杠也

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注志亦謂章識褚幕丹質注以丹布幕為褚葬覆棺不牆不翣音義（褚張呂反幕音莫褚幕覆棺者）蟻結于四隅注畫褚之四角其文如蟻行往來相交錯蟻蚍蜉也殷之蟻結似今蛇文畫音義（蟻魚綺反又作蛾蚍避尸反徐扶夷反蜉音浮）殷士也注學於孔子傚殷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弟子送）葬車飾學孔子行殷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亦如公西赤為章識焉

（此公明儀又為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是也褚幕丹質者褚謂覆棺之物若大夫以上其形似幄士則無褚今公明儀尊敬其師故特為褚不得為幄但似幕形故云褚幕以丹質之布而為之也蟻結者蟻蚍蜉也又於褚之四角畫蚍蜉之形交結往來故云蟻結於四隅所以不牆不翣者用殷禮也所以畫蟻者殷禮士葬之飾也棺蓋亦或取蚍蜉夫子聖人雖行殷禮弟子尊之故葬兼三代之禮今公明儀雖尊其師祇用殷法不牆不翣唯特加褚幕而已上葬夫子用三代之飾棄士喪禮既非聖人亦用夏祝商祝彼謂祝習夏禮者商禮總是周祝也故鄭注士喪禮云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故主饋食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故主衣服襲斂周人之喪皆有夏商二祝與夫子用三代之禮其義不同夫子用三代之禮不為僭者用其大夫之禮耳必用三代者夫子聖人德備三代文物故也）

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注雖除喪居處猶若喪也干盾也音義（仇音求讎也苫始占反草也枕之鴆反盾本又作楯食允反又音允）弗與共天下也注不可以並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注言雖適市朝不釋兵音義（朝直遙反注同）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鬭注為負而廢君命音義（銜音咸使色吏反為于偽反下為其負相為同）曰請問居從父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注魁猶首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音義（從如字徐）

（才用反魁苦回反杓必遙反又匹遙反）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注為其負當成之音義（陪步回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親疏執仇之法各依文解之遇諸市朝者上既云不仕得有遇諸朝者身雖不仕或有事須入朝故得有遇諸朝也不反兵而鬭者言執殺之備身常帶兵雖在市朝不待反還取兵即當鬭也然朝在公門之內兵器不入公門身得持兵入朝者案閽人掌中門之禁但兵器不得入中門耳其大詢衆庶在皐門之內則得入也且朝文既廣設朝或在野外或在縣鄙鄉遂但有公事之處皆謂之朝兵者亦謂佩刀已上不必要是矛戟皇氏以為市朝正謂市也市有行肆似朝故謂市朝此辭非也曲禮上唯云不與共戴天文不備也曲禮上云兄弟之讎不反兵此父母之仇云不反兵又此昆弟之仇不云不反兵者父母與昆弟之仇皆不反兵曲禮上昆弟之讎云不反兵者謂非公事或不仕者故恒執持殺之備此文昆弟之仇據身仕為君命出使遇之不鬭故不得云不反兵也二文相互乃足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者謂從父昆弟之仇既不為報仇魁首若主人能自報之則執兵陪助其後注正義曰負猶不勝也為其鬭而不勝廢君命也下注云為其負當成之負亦謂不勝也天文北斗魁為首杓為末者案春秋運斗樞云北斗七星第一天樞第二旋第三機第四權第五衡第六開陽第七搖光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是魁為首杓為末）

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尊師也出謂有所之適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音義（絰大結反）羣居則絰出則否注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為朋友服子夏曰吾離羣

而索居

易墓非古也注易謂芟治草木不易者丘陵也音義（易以豉反注同芟所銜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墓內不合芟治之事注正義曰墓謂冢旁之地易謂芟治草木不使荒穢不易者使有草木如丘陵然言易墓非古也則古者殷以前墓而不墳是不治易也）

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注喪主哀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注祭主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主哀祭主敬之事吾聞諸夫子者諸之也據所聞事於孔子也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此所聞事喪禮居喪之禮也與及也禮有餘明器衣衾之屬也言居喪與其哀少而禮物多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者若物多而哀少則不如物少而哀多也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者祭禮謂祭祀之禮也而禮有餘謂俎豆牲牢之屬多也言敬少而牢多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者若牲器多而敬少則不如牲器少而敬多也）

曾子弔於負夏注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填池注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也填池當為奠徹聲之誤也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音義（填池依注音奠徹盧王並如字處昌慮反下同遣奠弃戰反本或作遷奠非）推柩而反之注反於載處榮曾子弔欲更始音義（推昌佳反又吐回反柩其久反）降婦人而后行禮注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婦人辟之復升堂矣柩無反而反之而又降婦人蓋欲矜賓於此婦人皆非音義（辟音避下辟賢辟不懷並同復扶又反）從者曰禮與注怪之音義（從音才用反下同與音餘下同）曾子曰夫祖者且也注且未定之辭音義（夫音扶）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注給說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注疑曾子言非子游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注明反柩非音義（飯煩晚反牖羊久反斂力驗反禮家凡小斂大斂之字皆同不重出阼才故反）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注善子游言且服音義（且服本或作且服過）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負夏氏葬禮所失之事既祖填池者案既夕禮啟殯之後柩遷于祖重先奠從柩從升自西階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鄭注云是時柩北首設奠於柩西此奠謂啟殯之奠也質明徹去啟奠乃設遷祖之奠于柩西至日側乃卻下柩載於階間乘蜃車載訖降下遷祖之奠設於柩車西當前束時柩猶北首前束近北前束者謂棺於車束有前後故云前束乃飾柩設披屬引徹去遷祖之奠遷柩鄉外而為行始謂之祖也婦人降即位於階間乃設祖奠於柩西至厥明徹祖奠又設遣奠於柩車之西然後徹之苞牲取下體以載之遂行此是啟殯之後至柩車出之節也曾子弔於負夏氏正當主人祖祭之明旦既徹祖奠

（之後設遣奠之時而來弔主人榮曾子之來乃徹去遣奠更設祖奠又推柩少退而返之嚮北又遣婦人升堂至明旦婦人從堂更降而後乃行遣車禮從曾子者意以為疑問曾子云此是禮與曾子既見主人榮己不欲指其錯失為之隱諱云夫祖者且也且是未定之辭祖是行始未是實行且去住二者皆得既得且住何為不可以反宿明日乃去多矣乎者多猶勝也曾子自知己說之非闕子游之答是故善服子游也故言子游所說出祖之事勝於我所說出祖也注正義曰祖謂移柩車去載處為行始者案既夕禮注云束棺於柩車賓出遂又納車於階間柩從兩楹卻下載於車乃迴車南出是為祖也祖始也謂將行之始也云奠徹謂徹遣奠設祖奠者案既夕禮祖曰明旦徹祖奠設遣奠曾子正當設遣奠時來主人乃徹去遣奠還設祖奠似若不為遣奠然經云主人既祖祖之明日既徹祖奠之時故謂之既祖鄭云祖謂移柩車去載處者解正祖之名也皇氏熊氏皆云曾子雖今日來弔遙指昨日為既祖於文賒緩其義非也禮既祖而婦人降者既夕禮文以既祖柩車南出階間既空故婦人得降立階間今柩車反還階間故婦人辟之升堂婦人既已升堂柩車未迴南出則婦人未合降也今乃降之者以曾子賢人欲矜誇賓於此婦人也言皆非者柩無反而反之是一非既反之未迴車南出不合降婦人而降之是二非也給說者論語云禦人以口給謂不顧道理以捷給說於人也）

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注（曾子蓋知臨喪無飾夫夫猶言此丈夫也子游於時名為習禮）音義（裼星歷反夫夫上音扶下如字一讀並如字注及下同）主人既小斂袒括髮

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注（於主人變乃變也所弔者朋友）音義（袒括徒旱反下古活反）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注（服是善子游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禮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玄冠緇衣素裳又袒去上服以露裼衣則此裼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絰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此襲裘帶絰而入是也案喪大記云弔者襲裘加武帶絰注云始死弔者朝服裼裘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裘而加武與帶絰矣武吉冠之卷也加武者明不改冠但加絰於武喪大記所云亦據朋友故云帶絰帶既在要鄭注加武與帶絰似帶亦加武者其實加武唯絰連言帶耳主人成服之後弔者大夫則錫衰士則疑衰當事皆首服弁絰此子游之弔未知主人小斂以否何因出則有帶絰服之而入但子游既及弔喪豫備其事故將帶絰行也）

子夏既除喪而見注（見於孔子）音義（見賢遍反注及下同）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注（樂由人心）音義（予羊汝反下同和音禾或胡臥反下同樂音岳又音洛）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注（作起）音義（忘音亡）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注（雖情異善同俱順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夏子張居喪順禮之事此言子夏子張者案家語及詩傳皆言子夏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衎衎而樂閔子騫喪畢夫子與琴援琴而弦切切而哀與

此不同者當以家語及詩傳為正知者以子夏喪親無異聞焉能彈琴而不成聲而閔子騫至孝之人故孔子善之云孝哉閔子騫然家語詩傳云援琴而弦切切以為正也熊氏以為子夏居父母之喪異故不同也

司寇惠子之喪注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生虎者音義（彌亡卑反牟莫侯反）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注惠子廢適立庶為之重服以譏之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音義（為之于偽反注為之重服下為之服皆同適丁歷反下文及注同）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注謝其存時又辱為之服敢辭注上之服也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大夫之家臣位在賓後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注止之在臣位子游曰固以請注再不從命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虎適子名文子親扶而辭敬子游也南面而立則諸臣位在門內北面明矣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譏司寇惠子廢適立庶得行之事各依文解之注）

正義曰案世本靈公生昭子郢郢生文子木及惠叔蘭蘭生虎為司寇氏文子生簡子瑕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字子游既與惠子為朋友應著弔服加緦麻帶絰今乃著麻衰牡麻絰故云重服譏之云麻衰以吉服之布為衰者案詩云麻衣如雪又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皆吉服之布稱麻故知此麻衰亦吉服之布也案喪服云公子為其母麻衣鄭注云小功布深衣者以大夫之子為其母厭降大功則公子為其母厭降宜小功布衰與此別也案弔服錫衰十五升去其半疑衰十四升今子游麻衰乃吉服十五升輕於弔服而云重服以譏之者據牡麻絰為重弔服弁絰大如緦之絰一股而環之今乃用牡麻絞絰與齊衰絰同故云重也大夫之賓位在門東近北大夫之家臣位亦在門東而南近門並皆北鄉故在賓後也故盧云喪賓後主人同在門東家臣賓後則近南也諸臣位在門內北面者然鄭亦不知臣定位今以此為證故云明矣子游弔在臣位適子既鄉南面對子游故知臣位在門內北面也案鄭注之意前既云大夫家臣位在賓後則此又云臣位在門內北面則凡賓位在門東亦得與盧合也而前檀弓云趨而就伯子於門右注云去賓位就主人之兄弟賢者若案彼注云則未趨時賓位應在門左者以檀弓之弔當在小斂前同國并異國並在門左若諸侯禮大國賓辟寄公故在門右或云檀弓為異國禮譏於仲子故自處異國之賓故在門西也

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主人文子之子簡子瑕也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音義（涕音他計反洟音夷自目曰涕自鼻曰洟瑕音遐本又作騢音古雅反）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

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注（中禮之變）音義（中丁仲反注及下注禮中之中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喪得中禮之變各依文解之將軍文子其身終亡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越人來弔謂遠國之人始弔其喪主人文子之子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待賓於廟目垂於涕鼻垂於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者亡無也其始死至練祥來弔是有文之禮祥後來弔是無文之禮言文氏之子庶幾堪行乎無於禮文之禮也所以堪行者以其舉動也中當於禮之變節也注正義曰文子之子簡子瑕也知者世本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者深衣即間傳麻衣也但制如深衣緣之以布曰麻衣緣之以素曰長衣緣之以采曰深衣練冠者謂祭前之冠若祥祭則縞冠也此謂由來未弔者故練冠若曾來已弔祥後為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氏之子為之雜記經文本為重來者故縞冠衛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證祥後來弔之事一邊耳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也云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者以其死者遷入於廟故今待弔於廟就死者案士喪禮始死為君命出小斂以後為大夫出是有受弔迎賓今以除服受弔故不迎賓也或曰此非己君之命以敵禮待之故不迎也或云此是禫後吉時來也故不在寢而待於廟也禮論亦同）

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經也者實也注（所以表哀戚）音義（冠古亂反）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注（明不復有事於此周人浴不掘中霤葬不毀宗躐行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音義（掘求月反又求勿反霤力救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躐良輒反復扶又反）學者行之注（學於孔子者行之做殷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禮異之事各依文解之幼名者名以名質生若無名不可分別故始生三月而加名故云幼名也冠字者人年二十有為人父之道朋友等類不可復呼其名故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至死而加謚凡此之事皆周道也然則自殷以前為字不在冠時伯仲不當五十以殷尚質不諱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之稱更無別謚堯舜禹湯之例是也周則死後別立謚故總云周道也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禮緯含文嘉云質家稱仲文家稱叔周代是文故有管叔蔡叔霍叔康叔聃季等末者稱季是也掘中霤而浴者以下三句明殷禮也每一條義兼二事也中霤室中也死而掘室中之地作坎所以然者一則言此室於死者無用二則以牀架坎上尸於牀上浴令浴汁入坎故云掘中霤而浴也毀竈以綴足者亦義兼二事一則死而毀竈示死無復飲食之事故毀竈也二則恐死人冷强足辟戾不可著屨故用毀竈之甓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者亦義兼二事也毀宗毀廟也殷人殯於廟至葬柩出毀廟門西邊牆而出於大門所以然者一則明此廟於死者無事故毀之也二則行神之位在廟門西邊當所毀宗之外若生

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車躐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鑿毀宗處出仍得躐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躐行出于大門也殷道也者道禮也上三句皆是殷禮也注正義曰此謂中霤竈宗所以掘中霤毀竈及宗是明不復有事於此處也云周人浴不掘中霤者用盤承浴汁也是以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枓沐用瓦盤鄭注云浴沃用枓沐於盤中文相變也案鄭言則知浴用盤也云葬不毀宗躐行者周殯於正寢至葬而朝廟從正門出不毀宗也故士喪禮不云躐行也然周家亦不毀竈綴足而鄭注不云者以周綴足用燕几其文可見故此不言耳至於毀宗躐行掘中霤周雖不為而經文無云不掘不毀故鄭注言之也但舉首末言之則中從可知也云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者廟門西邊牆也云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者以其毀宗故云躐行故知行神在廟門之外當毀處之外也行神於後更說

禮記注疏卷七

禮記注疏卷七考證

大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顧炎武曰大公已就封於齊矣其後復入為太師薨而葬於周事未可知使其有之亦古人因薨而葬不擇地之常耳乃云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夫齊去周二千餘里使其已朽之骨自東徂西於死者為不仁古之葬者祖於庭塴於墓反哭於其庭故曰葬日虞勿忍一日離也使齊之孤重趼送葬曠月踰時不獲遵五月之制速反而虞於生者為不孝且也入周之境而不見天子則不度離其喪次而以衰經見則不祥若其君不行而使卿攝之則不恭勞民傷財則不惠此數者無一而可禹葬會稽其後王不從而崤之南陵有夏后臯之墓豈古人不達於禮哉然則大公無五世反葬之事明矣

名申祥而語之注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臣名南按顓孫是複姓申祥

則二名也何乃疑申聲近顓而為一字姓乎康成此注似誤

小功不稅（至）而可乎注以已恩怪之○韓文與李祕書曰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君子之於骨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哉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數則不服其可乎（臣名南）按昌黎引此經及鄭

注云以情責情似韓所見本異也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謝枋得曰劉尚書美中家藏古本禮記梁木其壞下有則吾將安仗五字文義更順（臣名南）按古本以無此五字故孔疏云子貢意在匆遽不暇别言是也疊山所見别本必好事者為之

注疏案莊子聖人無夢云云○（臣名南）按此不必辨祇以論語夢見周公証之何謂聖人無夢

殷士也○（臣名南）按周人而用殷制必是周之喪禮本兼二代而聽人所為不然弟子不可違制以尊師使陷於不義也儀禮存夏祝商祝之名周官大卜存夏商之易然則周禮之兼用二代者多矣

禮記注疏卷七考證

謹按卷六第六頁前一行疏逄于阿盆成逆後喪刋本監本毛本阿訛何逆訛造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疏周先稽顙而后拜者諸本先訛用據宋本改

第八頁後四行疏頭叩地不停留也刋本也訛地今改

第十頁前一行疏不恒在鄉諸本恒訛但據宋本改

第十一頁前五行疏草經一年則根陳也刋本則訛陳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疏言死不愛命諸本愛訛受據宋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六行疏或謂雉性耿介諸本謂訛為性訛鳥據宋本改

第二十六頁後二行疏不得寢大夫之簀也諸本簀訛牀據宋本改

第二十八頁前三行疏國無小諸本小訛少據宋本改

第三十頁前一行疏仲孫貜諸本貜訛獲據左傳改

第三十一頁後四行疏故鄭云二十七月也諸本七訛六據宋本改

後六行疏大祥居復寢諸本復訛服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四行疏以組為纓也諸本纓訛緌據宋本改

第三十三頁後一行疏馮河潛泳諸本泳訛水據宋本改

卷七第三頁後七行注以定尊卑刋本卑訛果今改

第七頁前三行疏恐忽須無常諸本常訛當據宋本改

後二行注過此以往獨哭不為位諸本往訛住今

改

第十頁後八行夫由賜也刊本由訛猶據毛本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疏依禮而哭諸野刊本諸訛謂今改

第十四頁後四行疏齊衰固不可刊本齊衰訛作衰衰據毛本改

第十九頁後三行疏不有思慮諸本思訛忠據宋本改

第二十五頁前三行疏身常帯兵諸本身訛是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七行疏而待於廟也諸本廟訛寢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勳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舉人臣杜安詩
謄錄監生臣魏世壽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上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注具葬之器用子柳魯叔仲皮之子子碩兄音義（碩音石）子柳曰何以哉注言無其財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注粥謂嫁之也妾賤取之曰買音義（粥本又作鬻音育賣也注同）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注忠恕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注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財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注惡因死者以為利音義（惡烏路反）請班諸兄弟之貧者注以分死者所矜也禄多則與鄰里鄉黨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粥人之母及因死為利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案檀弓下云叔仲皮學子柳故知子柳是叔仲皮之子知子碩兄者以此云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故知子碩兄也古者謂錢為泉布者解布名也言古者謂錢為泉布所以然者言其通流有如水泉而徧布貿買天下貨財也而鄭注周禮云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也鄭又云泉始蓋一品周景王鑄大泉而有二品後數變易不復識）

（本制至漢唯有五銖久行案鄭此旨云五銖者其重五銖凡十黍為一參十參為一銖二十四銖為一兩故錢邊作五銖字也鄭又云王莽改貨而異作泉布多至十品今存於民間多者有貨布大泉貨泉貨布長二寸五分廣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其右文曰貨左文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曰泉直一也案食貨志云今世謂之笇錢是也邊猶為貨泉之字大泉即今大四文錢也四邊並有文也貨布之形今世難識世人或耕地猶有得者古時一箇準二十五錢也然古又有刀刀有二種一是契刀一是錯刀也契刀直五百錯刀直一千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也故世猶呼錢為錢刀也）

君子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注利已亡衆非忠也言亡之者雖辟賢非義退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蘧伯玉從注二子衛大夫文子獻公之孫名拔音義（蘧本又作璩其魚反從才用反又如字拔皮八反徐蒲末反）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欲葬焉蘧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瑗請前注剌其欲害人良田瑗伯玉名音義（樂音洛下同一讀下樂五教反瑗于卷反又於願反剌七賜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蘧伯玉仁者剌文子欲害人良田之事注正義曰案世本云獻公生成子常常生文子拔拔生朱為公叔氏）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注言聲無節音義（弁皮彥反孺而注反）孔子曰哀則哀矣注此誠哀而難為繼也注失禮中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音義（傳直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識弁人哀過之事而難為繼也者此哀之深後人無能繼學之者也夫禮為可傳也為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者又廣述其難繼為失也夫聖人禮制使後人可傳可繼故制為哭踊之節以中為度耳豈可過甚皆使後人不可傳繼乎然雜記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何常聲之有則興此違者云曾子所言是始死之時悲哀志懣未可為節此之所言在襲斂之日可以制禮故哭踊有節也所以知然者曾申之問泛問於哭時故知舉重時答也此之所言哭踊有節節哭之時在於後也）

叔孫武叔之母死注武叔公子牙之六世孫名州仇毀

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注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音義（括古活反）子游曰知禮注嗤之音義（嗤昌之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武叔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游曰知禮者子游是習禮之人見武叔失禮反謂之知禮故知嗤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不敢生武叔州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故云公子牙六世孫也云毀孔子者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是也尸出至委貌者案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俠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

（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經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經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經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經案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素委貌若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為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髮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注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比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法其髮更正括髮非重為括髮也）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注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聲之誤也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音義（卜人師依注音僕僕師長也謂大僕也本或無師字者非也前儒如字卜人及醫師也）君薨以是舉注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所舉遷尸之人注正義曰知是君疾時者以下文君薨以是舉故知君疾時也知卜當為僕者以卜人無正君之事案周禮大僕職掌正王之服位射人職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及王舉動悉隨王故知也）

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君子未之言也注二夫人猶言此二人也時有此二人同居死相為服者甥居外家而非之音義（從才用反夫人音扶注同為于偽反注及下注夫為妻同）或曰同爨緦注以同居生緦之親可音義（爨緦上七亂反下音思）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或曰同爨緦者甥既將為非禮或人以為於禮可許既同爨而食合有緦麻之親此皆據緦麻正衰非弔服也故云相為服若是弔服疏人皆可何怪此二人何消以為弔服加麻經如朋友然非也凡弔服不得稱服故上云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時朋友弔服而稱無服故知此相為服非弔服也注正義曰知同居者以下云同爨緦故知同居也云甥居外家而非之者以言從母及舅皆是外甥稱謂之辭故知甥也若他人之言應云妻之兄弟婦夫之姊妹夫相為服不得云從母之夫舅之妻也言甥居外家而非之者謂甥來居在外姓舅氏之家見有此事而非之或云外家者以二人同住甥居外旁之家遥譏之）

喪事欲其縱縱爾注趨事貌縱讀如總領之總音義（縱依注音總急遽貌）吉事欲其折折爾注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音義（折大兮反注同）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注陵躐也止立俟事時也怠惰也音義（躐力輒反惰徒臥反）故騷騷爾則野注謂大疾音義（騷素刀反急疾貌大音泰一音他佐反下注同）鼎鼎爾則小人注謂大舒君子蓋猶猶爾注疾舒之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吉凶趨容之事各依文解之故喪至猶爾者以上喪事欲疾吉事欲舒因上生下故云喪事雖須促遽亦當有常）

（不得陵越喪禮之節吉事雖有行止住之時不得怠惰寬慢故喪事騷騷爾過為急疾則如田野之人急切無禮若吉事肙肙爾不自嚴敬則如小人然形體寬慢也若君子之人於喪事之內得疾之中於吉事之內得舒之中蓋行禮之時明閑法則志意猶猶然猶猶是曉達之貌注正義曰所引詩云者魏風葛屨之詩也魏俗褊薄遺新来婦人縫作衣裳故述而刺之云美好婦人初来之時提提然引之者證安舒之意）

喪具君子恥具注辟不懷也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注謂絞紟衾冒音義（絞戶交反後同紟其蔭反冒莫報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備喪具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此辟不懷宣八年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懷思也葬用近日則是不思念其親今送死百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令未即辦具是辟不思親之事也云喪具棺衣之屬者棺即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故王制云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修唯絞紟衾冒死而後制是也）

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注或引或推重親遠別音義（遠于萬反別彼列反）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注欲其一心於厚之者姑姊妹嫁大功夫為妻期音義（期音基）疏（正義曰喪服是儀禮正經記者録喪服中有下三事各以釋之其兄弟之子期姑姊妹出適大功皆喪服經文嫂叔無服喪服傳文所以嫂叔無服進在姑姊妹之上者取或引或推二者相對其子服重是引而進之其嫂無服是推而遠之並云蓋者記人雖解其義猶若不審然故謙而言蓋姑姊妹之薄也者未嫁之時為之厚今姑姊妹出嫁之後為之薄蓋有夫壻受我之厚而重親之欲一心事於厚重故我為之薄注正義曰己子服期今昆弟之子亦服期牽引進之同於己子案喪服傳昆弟之子期報之也此云引者喪服有世父母叔父母期又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有相報答之義故云報也己子服期昆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故云引也二文相兼乃倫或推者昆弟相為服期其妻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無服是推使疏而斥遠之也言重親解或引言遠別解或推遠別者何乎叔云夫男女相為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助哀戚也

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趨而出注徒謂客之旅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注以為不可發凶於人之館曰反哭於爾次注次舍也禮館人使專之若其自有然曾子北面而弔焉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館客使如其己有之事曰反哭於爾次於時立曾子之門故曾子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依禮喪主西面曾子所以北面弔者案士喪禮主人西面其賓亦在東門北面謂同國之賓曾子既許其哭於次故以同國賓禮北面弔焉）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注之往也死之生之謂無知與有

知也為猶行也音義（知音智） 是故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注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邊無縢味當作沬沬靧也音義（味依注音沬亡曷反斲陟角反縢本又作縢徒登反靧音悔洗面） 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注無宮商之調音義（竽笙音于下音生和胡卧反調直弔反） 有鐘磬而無簨虡注不縣之也橫曰簨植曰虡音義（簨息允反虡音巨植時力反又音值） 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言神明死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生人於死者不可致死致生之事之死而致死之者之往也謂生者以物往送葬於死者而致死之意謂之無復有知是不仁之事也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者謂以物往送葬者而雖死猶致生之意是不知之事而不可為也是故竹不成用者聖人為教使人子不死於亡者不便謂無知不生於死者不便謂有知故制明器以神明求之不死不生不可測也成善也故為器用並不揩善也竹不善用謂竹器邊無縢緣也何胤云若全無知則不應用若全有知則亦不應不成故有器不成是不死不生也瓦不成味者味猶黑光也今世亦呼黑為沬也瓦不善沬謂瓦器無光澤也木不成斲者斲雕飾也木不善斲鄭注云味當作沬沬靧也靧謂靧面證沬為光澤也琴瑟張而不平者亦張弦而不調平也竽笙備而不和者亦備而無宮商之調和也有鐘磬而無簨虡者簨虡縣鐘磬格也亦有鐘磬而不用格縣掛之鄭云不縣之也者案典庸器云大喪廞筍虡明知有而不縣之也云橫曰簨植曰虡者虡距也以用力故曰虡也注正義曰之往也者謂生者以物往送死者故何胤云

（言往死者虛而致此死之者之意謂死如草木無知如此用情則不仁不可行於世也往死者虛而致此死者於全生之物則不知而不可行也捨此二塗不仁不知之間聖人之所難言付之不測之竟言無知與有知者即下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神明者微妙無方不可測度故云非人所知也）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注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仕失位也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音義（問喪問或作聞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孫音遜） 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注貧朽非人所欲音義（朽許久反） 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注桓司馬宋向戌之孫名魋音義（有為于偽反下為桓司馬為敬叔則為之注為民作為嫁母皆同向式上反戌音恤魋大回反） 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注靡侈音義（侈昌氏反又甲氏反） 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注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蓋

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其寶來朝於君音義（朝直遥反注同傳許宜反）（閲音悅）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注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作制孔子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注將應聘於楚音義（應應對之應）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注言汲汲於仕得祿音義（汲音急）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欲速貧死不欲速朽之事各隨文解之有子問於曾子者此孔子卒後弟子相問其有所異聞也問喪謂問失本位居他國禮也有子問於曾子云汝曾聞失位在他國之禮於孔子否乎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者以曾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云如是之語非君子之言也夫子既是君子必不為此言時有子唯問喪不問死曾子以喪死二事報有子者以喪死俱為惡事貧朽又事類相似既言喪欲速貧遂言死欲速朽案此速貧在前速朽在後而下子游之對先云死欲速朽後言喪欲速貧隨孔子所見言之先後也且孔子為中都宰之時制其棺椁不用速朽其事在前夫子失魯司寇使子夏冉有先適楚不欲速貧其事在後故子游先言速朽後言速貧亦隨夫子之事前後昔者夫子失魯司寇者案世

家定十四年齊人歸女樂孔子去魯適衛從衛之陳過匡邑匡人圍之又復去過蒲又反於衛又去衛過曹適宋時定公卒宋桓魋欲殺孔子伐夫子所過之樹削夫子所過之跡去宋適鄭去鄭適陳居三歲又適衛既不見用將西見趙簡子至河而聞殺竇鳴犢與舜華也又反於衛復行如陳時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明年孔子自陳遷于蔡三歲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陳蔡乃圍孔子絕糧乏食七日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將書社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諫而止之是歲楚昭王卒孔子自楚反于衛孔子年六十三是魯哀公六年以此言之失司寇在定十四年之楚在哀公六年其間年月甚遠且失司寇之後嚮宋不嚮楚而云失魯司寇將之荆者謂失魯司寇之後將往之荆則哀公六年之荆亦是失司寇之後非謂失司寇之年即之荆也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彼注云魯人也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與少孔子四十六歲云魯昭公孫於齊曰喪人其何稱者引公羊證失位者稱喪也昭公孫於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桓司馬者案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魋是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孔子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司寇定公十年會于夾谷攝相事此云司寇者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為五大夫故周禮大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為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為司空者為小司空也從小司空為小司寇也崔所以知然者魯有孟叔季三卿為政又有臧氏為司寇故知孔子為小司寇崔解可依）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注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注以其不外交音義（繆音木竟音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注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音義（焉於虔反）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注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注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鄰國臣之法注正義曰案世本成子常生襄子班班生莊子伯鄭依世本知也）

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注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注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注言使民疑於無知與有知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注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注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致意於死人為死為生之事各隨文解之曰夏后至親乎此以下是原憲所說並非也其言夏后氏所以別作明器送亡人者言亡人無知故以不堪用之器送之表示其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者憲又言殷家不別作明器而即用祭祀之器送亡人者祭器堪為人用以言亡者有知與人同故以有用之器送之表示其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以者憲又言周世并用夏殷二代之器送亡者不知定無知如夏為當定有知如殷周人為之致惑不可定者故并用送之是示於民疑惑不定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者曾子聞憲所說不是故重稱不然深鄙之也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者曾子鄙憲言畢而自更說其義也言二代用此器送亡者非是為有知與無知也正是質文異耳夏代文言鬼與人異故純用鬼器送之非言為無知也殷世質言雖復鬼與人有異亦應恭敬是同故用恭敬之器仍貯食送之非言為有知也說二代既了則周兼用之非為疑可知故不重說周家極文言亡者亦宜鬼事亦宜敬事故并用鬼敬二器非為示民言疑惑也然周唯大夫以上兼用耳士唯用鬼器不用人器崔靈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者曾子說義既竟又更鄙於仲憲所言也古謂夏時也言古人雖質何容死其親乎若是無知則是死之義也然憲子言三事皆非而曾子此獨譏無知者以夏后氏尤古故也譏一則餘從可知也注正義曰案仲尼弟子傳云原憲字子思彼注云魯人也其時與曾子評論三代送終器具之義也）

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注木當為朱春秋作戍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音義（木音式樹反又音朱徐之樹反）子游曰其大功乎注疑所服也親者屬大

功是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同母異父昆弟死著服得失之事各依文解之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不云自狄儀始者庾蔚云狄儀之前魯人先已行之故不云自狄儀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常常生文子拔拔生朱故知木當為朱也言春秋作戍者定十四年衛公叔戍來奔是也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者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喪服無文故子游疑之其大功乎乎是疑辭也云親者屬大功是者鄭意以為同母兄弟母之親屬服大功是也所以是者以同父同母則服期今但同母而以母是我親生其兄弟是親者血屬故降一等而服大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禮稱親者血屬謂出母之身不謂出母之子服也若出母之子服大功則出母之父母服應更重何以為出母之父母無服王肅云同母異父兄弟服大功者謂繼父服齊衰其子降一等故服大功馬昭難王肅云異父昆弟恩繼於母不繼於父肅以為從繼父而服非也張融以為繼父同居有子正服齊衰三月乃為其子大功非服之差元說是也）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注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禮戒之嫁母齊衰期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注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

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注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注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音義（襚音遂）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出嫁母之喪行禮之事注正義曰子思孔子孫者孔子世家文鄭言之者以下云子聖人之後故具言之云嫁母齊衰期者嫁母之服喪服無文案喪服杖期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則親母可知故鄭約云齊衰期也又鄭止言齊衰期不言嫡庶故譙周袁準並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猶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張逸問舊儒世本皆以孔子後數世皆一子禮適子為父後為嫁母無服檀弓說子思從於嫁母服何鄭答云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適子或者兄若早死無繼故云數世皆一子謂財足以備禮者謂若嫁母之家主人貧乏斂手足形還葬已雖有財不得過於主人故下注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是也）

縣子璅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注古謂殷時也上不降遠下不降卑音義（璅息果反依字作瑣）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注伯文殷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音義（滕徒登反為于偽反下及下注為人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著服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之事各依文解之璅縣子名據所聞而言也古者不降所聞之事也古者殷時也周禮以貴降賤以適降庶唯不降正耳而殷世以上雖貴不降賤也上下各以其親不降之事也上

（謂旁親族曾祖從祖及伯叔之班族下謂從子從孫之流彼雖賤不以己尊降之猶各隨本屬之親輕重而服之故云上下各以其親庾蔚云上下猶尊卑也正尊周禮猶不降則知所明者旁尊也鄭恐尊名亂於正尊故變文言遠也滕伯文者謂滕國之伯名文為叔父孟虎著齊衰之服其虎是滕伯文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謂滕伯為兄弟之子孟皮著齊衰之服其滕伯是皮之叔父也言滕伯上為叔父下為兄弟之子皆著齊衰是上不降遠下不降卑也）

后木曰喪吾聞諸縣子曰夫喪不可不深長思也注后木魯孝公子惠伯鞏之後音義（鞏恭勇反）買棺外內易我死則亦然注此孝子之事非所託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屬子以死事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后木云孝子居喪之禮吾聞之於縣子云夫居喪不可不深思長慮也孝子既深思長慮故買棺之時當令精好斲削外內使之平易后木既述縣子之言以語其子又云在後我身若死則亦當然然猶如是我死亦當如是縣子之言買棺外內易也注正義曰案世本孝公生惠伯革其後為厚氏世本云革此云鞏世本云厚此云后其字異耳則惠伯之子孫無名木者故鄭直云其後言買棺外內滑易者此是孝子所為之事非是父母豫所屬託識后木也）

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徹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音義（帷意悲反）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席矣注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堂乃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注末世失禮之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小斂失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曰於西方者依禮小斂之奠設於東方奠又無席魯之衰末奠於西方而又有席曾子見時如是謂將為禮故云小斂於西方斯此也其斂之時於此席上而設奠矣曾子之言失禮故記者正之云小斂奠所以在西方是魯人行禮末世失其法也注正義曰知方亂非者以小斂之後豈無夫婦方亂之事何故徹帷乃云方亂明為動搖尸柩故帷堂案春秋定五年魯有仲梁懷是仲梁魯人之姓故知仲梁子魯人也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東尸令曾子言西方故為非也云大斂奠於堂乃有席者案士喪禮大斂之奠設於室今云堂）

（者後人轉寫之誤當云奠於室故鄭荅趙商堂當為室也）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注非時尚輕涼慢禮音義（綌衰去逆反麤葛也下七回反繐音歲布細而疏曰繐涼音良）疏（正義曰此以下論縣子非當時人尚輕涼慢禮之事綌葛也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記當時失禮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繐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子蒲卒哭者呼滅注滅蓋子蒲名子皐曰若是野哉注非之也唯復呼名子皐孔子弟子高柴音義（皐音高）哭者改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者呼名非禮之事滅子蒲名子蒲卒哭者呼其名故子皐曰若是野哉野）

（不違禮也唯復呼名冀其聞名而反哭則敬鬼神不復呼其名而此家哭獨呼滅子臯深譏之故云野哉也非之乃改也）

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也注沽猶略也音義（相息亮反沽音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須立相導之事沽麄略也禮孝子喪親悲迷不復自知禮節事儀皆須人相道而杜橋家母死宮中不立相侍故時人謂其於禮為麄略）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注不以吉服弔喪音義（易音亦徐以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易服小斂後不得吉服弔之事但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記時有不易者又有小斂後羔裘弔者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自行事之禮以識當時之事故曰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時多失禮唯孔子獨能行之故言之也）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注惡乎齊問豐省之比音義（稱尺證反有亡皇如字無也一音無下同惡音烏注同齊才細反又如字注同省所傾反比必利反）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注形體音義（毋音無）還葬注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音義（還音旋斂力驗反）縣棺而封注不設碑繂不備禮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春秋傳作塴音義（縣音玄封依注作窆彼驗反徐又甫鄧反碑彼皮反繂音律塴北鄧反）人豈有非之者哉注不責於人所不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問送終所須當辦具也夫子曰稱家之有亡稱猶隨也亡無也言各隨其家計豐薄有無也子游曰有無惡乎齊惡乎猶於何也子游言若必隨家之有無貧富於何可齊故子游疑而問之夫子曰有毋過禮此答是稱富家也毋猶不也禮有節限設若家富有正禮可依而不得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此答貧家也亡無也家無財也但使衣衾斂於首足形體不令露見而已還葬還便也禮雖衆多葬日有數若貧者斂竟便葬不須停殯待其月數足也還之言便也言已斂即葬不待三月也縣棺而封封即窆窆下棺內壙中也貴者則用碑繂若貧而即葬者但手縣棺而下之同於庶人不待碑繂故注云不設碑繂不備禮注正義曰春秋傳作塴者案左傳昭十二年鄭簡公卒將為葬除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塴弗毀則日中而塴杜注云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塴下棺也）

司士賁告於子游曰請襲於牀注時失之也禮唯始死廢牀音義（賁音奔人名）子游曰諾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注當言禮然言諾非也叔氏子游字音義（汰本又作大音泰自矜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禮許人之事案喪大記始死廢牀至遷尸及襲皆在於牀當時失禮襲在於地故司士賁告子游子游曰諾者子游知襲在牀為是故以許諾之縣子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汰自矜大也叔氏子游別字也言凡有來諮禮事當據禮以答之今子游不據前禮以答之專輒許諾如似禮出於己是自矜大故縣子聞而譏之曰汰哉當言禮也言諾非禮也）

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注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音義（醯呼兮反醢音海甕烏弄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宋襄公失禮之事案春秋宋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案文十六年傳云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襄夫人周襄王之姊使甸師攻而殺之則宋襄公夫人卒在襄公後其年極多此得云宋襄公葬其夫人者蓋襄公初取夫人死在襄公之時故得葬之其後取夫人是襄王之姊死在襄公之後義不相妨曾子曰既曰明器而又實之者曾子不識器之多但識其實為非也言既曰神明之器當虛也故譏云而又實之也言名之為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甕三醯醢屑又云甒二醴酒也則夏后氏專用明器則分半以實之殷人全用祭器則亦分半以虛之周人兼用明器人器人器實之明器虛之）

孟獻子之喪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司徒旅歸四布注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夫子曰可也注時人皆貪善其能廉讀賵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注（曾子言喪禮祖而讀賵賓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賵所以存錄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不貪利之事孟獻子之喪送終既具賻布有餘其家臣司

徒敬子稟承主人之意使旅下士歸還四方賻主人之泉布也謂四方賻者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也時人皆貪獻子之家獨能如此故夫子曰可也善其能廉皇氏以為獻子有餘布歸之於君君令國之司徒歸賻於四方案春秋魯上卿季氏也仲孫蔑之卒季氏無謚曰敬子者皇氏之言非也熊氏以為獻子家臣為司徒故左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成子高寢疾注成子高齊大夫國成伯高父也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注觀其意革急也遺慶封之族音義（遺于季反又如字革紀力反）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注不食謂不墾耕音義（墾苦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臨死不忘儉之事注正義曰知齊大夫者以其有慶遺入請齊有慶氏故知是齊大夫齊有國子高故知姓國又見齊世本懿伯生貞孟貞孟生成伯高父國氏以此知也）

子夏問諸夫子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衎爾注衎爾自得貌為小君惻隱不能至音義（衎苦旦反注同為于偽反下為之說為其父為君服同）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注仁者不厄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服小君儀容之事上

（子夏問居君之母與妻之喪此居處言語是夫子答辭不云子曰者記人略也）國子高曰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注言皆所以為深邃難人發見之也國子高成子高也成謚也音義（遂先遂反難乃旦反見如字又賢遍反）反壞樹之哉注反覆也怪不如大古也而反封樹之意在於儉非周禮音義（壞而丈反復扶又反舊音服非大音泰）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重古非今之事子高之意人死可惡故備以衣衾棺椁欲其深邃不使人知今乃反更封壞為墳而種樹以標之哉言不當封壞種樹也國子意在於儉非周禮之法注正義曰唐虞以上謂之大古易繫辭云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不封不樹今既封樹故云怪不如大古也）

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舍於子夏氏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注與及也音義（燕烏田反）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注封築土為壟堂形四方而高音義（壟力勇反）見若坊者矣注坊形旁殺平上而長音義（坊音防殺色戒反下同）見若覆夏屋者矣注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音義（茨徐在私反茅覆屋廡音武卑如字又音婢）見若斧者矣注斧形旁殺刃上而長從若

斧者焉注孔子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音義（狹戶甲反易以豉反）馬鬣封之謂也注俗間名音義（鬣力輒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莫縮也三斷止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音義（斷音短下同上時掌反下以上同廣袤古曠反下音茂徐又亡侯反）尚行夫子之志乎哉注尚庶幾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夫子封墳之法燕國人聞葬聖人恐有異禮故從燕来魯觀之舍於子夏氏舍住也燕人来住子夏家也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與及也子夏謂燕人云若聖人葬人及人葬聖人皆用一禮而子遠來何所觀乎王肅云聖人葬人與屬上句以言若聖人葬人與則人庶有異聞得來觀者若人之葬聖人與凡人何異而子何觀之然公西赤為志徧用三王禮子夏謂葬聖人與凡人不異者今謂聖凡相葬禮儀不殊而孔子葬異此是賢葬聖師别自表義不施世為法而子夏恐燕人學斁此禮故懸而拒之云其禮本應如一也而下又述昔聞夫子見四封之異者此處可共是許燕人學之故備陳其教以赴遠觀之意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矣既已語燕人無觀又此歷述孔子之言者欲以此語與燕人為法封謂墳之也若如堂基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堤也堤坊水上平而兩旁殺其南北長也言又見有築墳形如坊者也見若覆夏屋者矣殷人以来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無四阿如漢之門廡又言見其封墳如覆夏屋唯兩下而殺卑而寬廣又見封如斧之形其刃嚮上長而高也既言四墳之異夫子之意從若斧者焉以為刃上難登狹又易為功力子夏既道從若斧形恐燕人

（不識故舉俗稱馬鬣封之謂也以語燕人馬鬣之上其肉薄封形似之今一日而三斬板子夏前述明夫子語又引今會古竟更述其令葬孔子既是從斧之墳今一日者謂今作孔子墳正用一日之功儉約不假多時於一日之中而三斬板者謂作墳法也築墳之法所安板側於兩邊而用繩約板令立後復內土於板之上中央築之令土與板平則斬所約板繩斷而更置於見築土上又載土其中三徧如此其墳乃成故云今一日而三斬板也而已封者為三徧設板築板而止已其封也故鄭注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板廣二尺疊側三板應高六尺而云四尺者但形旁衰漸斂上狹下舒如斧刃之形使三板取高四尺以合周制也尚行夫子之志乎哉者尚庶幾也言今一日三斬板是庶幾慕行於孔子平生所志也以示燕人注正義曰知板蓋廣二尺案祭義曰築宮仞有三尺是牆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則板廣二尺故五板高一丈也知板長六尺者以春秋左氏說雉長三丈高一丈公羊傳云五板為堵五堵為雉按五堵而為雉則堵長六尺故詩箋云雉長三丈則板六尺知蓋高四尺者以上合葬於防崇四尺今葬夫子不可過之又板廣二尺三板斜殺唯高四尺耳其東西之廣南北之袤則未聞也引詩縮板以載是大雅緜之篇也引之者證縮為約板之繩孫毓難云孔子墓魯城北門外西墳四方前高後下形似卧斧高八九尺今無馬鬣封之形不止于三板記似誤者孫毓云據當時所見其墳或後人增益不與原葬墳同無足怪者）

婦人不葛帶注婦人質不變重者至期除之卒哭變絰而已疏（正義曰此論齊斬婦人帶要絰也葬後卒哭變麻易葛而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絰首絰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

有薦新如朔奠注重新物為之殷奠疏（正義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者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者大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夫以上則朔望大奠若士但朔而不望）

既葬各以其服除注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疏（正義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

池視重霤注如屋之有承霤也承霤以木為之用行水亦宮之飾也柳宮象也以竹為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霤云以銅為之音義（重直容反衣于既反）疏（正義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霤者屋承霤也以木為之承於屋霤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霤於地故謂此木為重霤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為重霤諸侯四注重霤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士則唯一在前而生時既屋有重霤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宮室而在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為之形如籠衣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為池以象重霤方面之數各視生時重霤）

君即位而為椑注椑謂杝棺親尸者椑堅著之言也言天子椑內又有水兕革棺音義（椑蒲歷反徐庚益反親尸棺杝音移著直略反兕徐里反）

歲一漆之注若未成然音義（漆音七）

藏焉注虛之不

令音義（令力政反本又作合）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尊即位得為棺之事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也椑杝棺也漆之堅强甓甓然也人君無論少長而體尊備物故亦即位而造為此棺也椑謂杝棺親尸者也古者天子椑內有水兕而諸侯無但用杝在內以親尸也歲一漆之者雖為尊得造交未供用故不欲即成但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杝則知不漆杝棺外屬等藏焉者棺中不欲空虛如急有待也虛之不令者令善也言若虛空使為不善故藏物於其中一本為虛之不合者謂不以蓋合覆其土既不合覆不欲令人見故藏焉）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注設飾謂遷尸又加新衣音義（楔悉節反綴竹劣反又音竹衛反飯煩晚反唅也）父兄命赴者注謂大夫以上者士主人親命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始死之事復招魂也楔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柱亡人之齒令開使含時不閉也綴足者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者謂襲斂遷尸之時乃又加著新衣也帷堂者謂小斂時並作者作起為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以帷堂故云並作父兄命赴者亦復後之事赴謂死者生時於他人有恩識者今死則其家宜使人往相赴告也士喪禮則孝子自命赴者若大夫以上則父兄命之也何以然尊許其病深故使人代命之也雖代命之猶書孝子名也）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注尊者求之備也亦他日所嘗有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禮備復處又多自小寢以下明招魂處）

（所也君王侯也於小寢者前曰廟後曰寢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此小寢者所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太祖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太祖天子始祖諸侯太祖廟也而言於廟求神脩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太祖廟是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隸僕復之故祭僕云復于小廟鄭注云小廟高祖以下也隸僕云復于小寢大寢注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四郊則夏采復之故夏采云乘車建綏復於四郊此天子之事也其諸侯復則小臣故喪大記云小臣復棨周禮內小臣職小臣上士四人棨雜記云復西上注各如其命數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則小臣不足明更有餘官又復人雖依命數復處既多則復人不足當於此復了更轉嚮他處）

喪不剝奠也與祭肉也與注剝猶倮也有牲肉則巾之為其久設塵埃加也脯醢之奠不巾音義（剝邦角反與音餘下同倮力果反謂不巾覆也埃音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肉不可露見之事剝猶倮露也言喪奠脯醢不復設巾可得倮露與是語辭謂喪不倮露奠者為有祭肉也無祭肉即得倮露注正義曰案士喪禮小斂陳一鼎小斂既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則巾之也士喪禮又云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乃奠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是脯醢醴酒不巾也案既夕禮柩朝廟重先奠後奠設如初巾之此亦脯醢之奠巾之者為其在堂恐埃塵故雖脯醢亦巾之此文脯醢之奠不巾者據室內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注木工宜乾腊且豫暴材椁材也音義（腊音昔）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禮須豫暴之事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而布材與明器者）

（布班也材謂椁材也殯後十日而班布告下見椁材及送葬明器之材或云布其木宜乾腊故須豫暴之也士喪禮筮宅吉左還椁獻明器之材于殯門外是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注陰陽交接庶幾遇之音義（逮音代或大計反）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注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疏（正義曰禮哭無時有三種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思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此云哭無時謂小祥之後也何以知然下云使必知其反是其可使之時也使必知其反也者使謂君使之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為君所使服金革之事也反還也若為使還家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注正義曰謂既練或時為君服金革之事反必有祭者禮運云三年之喪期不使公羊傳亦期不使是知期內不使則期外可使也而曾子問云卒哭服金革之事無辟此魯侯有為為之也喪大記云卒哭而服金革之事鄭云權禮也是知卒哭而使非正禮也）

練練衣黃裏縓緣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為內縓為飾黃之色卑於纁縓纁之類明外除音義（縓元絹反淺赤色今之紅也緣悅絹反下注同薫本又作纁許云反）葛要絰繩屨無約角瑱注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音義（要絰一遥反下注小要同下大結反約其俱反屨頭飾瑱吐練反）

鹿裘衡長袪注衡當為横字之誤也袪謂褎緣

袂口也練而為裘横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狭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音義（衡依注作横華彭反下衡三同袪起魚反一音邱據反褎本又作袖音徐秀反袂面世反）

袪裼之可也注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音義（裼音昔麛音迷本又作麑同鹿子也豻音岸胡地野犬絞户交反）疏（正義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黃袷裏也縓緣者縓為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也葛要絰者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葛絰唯餘要葛也繩屨者謂父母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約屨頭飾也吉有喪無角瑱者瑱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為之以掩於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為之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為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鹿皮色白與裘相宜也衡長袪者衡横也袪褎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狭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横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也練而為裘者為猶作也前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横廣之又長之為袪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又加衣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横長又有袪為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棄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注正義曰纁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黃雖是正色卑質於纁爾雅釋器云二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者在外故云）

（明外除吉時以玉人君有瑱者集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此唯云人君有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引玉藻曰麛裘青豻褎者以此經鹿裘直云裼之可不知裼用何衣大者曰鹿小者曰麛同類之物麛裘既用絞為裼則鹿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然麛裘用青豻為褎則鹿裘之褎亦用青豻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注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注疏無親也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注就其家弔之成恩舊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弔之事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者此文連上有殯之下若其骨血兄弟雖緦必往若其非兄弟骨血疏外之人雖鄰不往今有既非兄弟又非疏外

平生所共知識往來同恩好今若身死者兄弟雖不同居亦就往弔之成其死者之恩舊也其死者兄弟不同居尚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已有殯得弔之者以其死者與我有恩舊也皇氏以為別更起文不連有殯之事所識者謂識其死者之兄弟是小功以下之親既識兄弟雖不同居皆一一就弔之未知然否故兩存焉）

天子之棺四重注尚深邃也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音義（重直龍反注皆同邃雖遂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注以水牛兕牛之革以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此為一重音義（被皮寄反注同厚胡豆反度厚薄曰厚皆同此音）杝棺一

注所謂椑棺也爾雅曰椵杝音義（杝羊支反木名椵徒亂反）梓棺二注所謂屬與大棺音義（梓音子屬音燭）四者皆周注周帀也凡棺因能溼之物音義（帀本又作匝同子荅反能溼乃代反）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注衡亦當為橫衽今小要衽或作漆或作髹音義（衽而審反又而鴆反髹又作髤許求反）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以端題湊也其方蓋一尺音義（題徒低反頭也湊七豆反聚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以下棺椁厚薄長短之事天子之棺四重者尊者尚深邃也四重者水牛兕牛皮二物為一重也又杝為第二重也又屬為第三重也又大棺為第四重也四重凡五物也以次而差之上公三重則去水牛餘兕杝屬大

棺也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餘杝屬大棺大夫一重又去杝餘屬大棺也士不重又去屬唯單用大棺也天子大棺厚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又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也上公去水牛之三寸餘兕椑屬大棺則合二尺一寸諸侯又去兕之三寸餘合一尺八寸也列國上卿又除椑四寸餘合一尺四寸也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則不重但大棺六寸耳故庶人四寸矣而天子卿大夫文不見有通者云天子卿大夫並與列國君同若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也喪質不得依吉時祭服也若吉時祭服則天子臣與諸侯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椑非也水兕二皮並不能厚三寸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也二皮能溼故最在裏近尸也杝棺一者椵也材亦能溼故次皮也杝唯一種故云一也諸侯無革則杝親尸也所謂椑棺也即前言君即位為椑是也杝即椵木鄭引爾雅曰椵杝一物二名名椵又名杝也梓棺二者杝棺之外又有屬棺屬棺之外又有

（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也則喪大記云屬六寸大棺八寸也四者皆周者四四重也周帀也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方悉周帀也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故也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用二行也衡三者横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央小也既不用釘棺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則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竪束之處則竪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漢時呼衽為小要也柏椁者謂為椁用柏也天子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也鄭注方相職云天子椁柏黄腸為裏而表以石焉以端者端猶頭也積柏材作椁並葺材頭也故云以端長六尺者天子椁材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天子以下庶人以上鄭注喪大記具之注正義曰衽或作漆或作髹者經之衽字諸禮記本或有作漆字者或有作髤字者以端者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嚮内知其方蓋一尺者以庶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椁厚於棺一寸案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君謂諸侯則天子之大棺或當九寸其椁厚一尺故云其方蓋一尺則椁之厚也如鄭此言椁材並皆從下壘至上始為題湊湊嚮也言木之頭相嚮而作四阿也如此乃得椁之厚薄與棺相準皇氏以為壘椁材從下即題湊郭六尺與椁全不相應又鄭何云其方蓋一尺皇氏之義非也）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紂衣注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聞有弁經因云之耳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緦衰也音義（紂本又作緇又作純同側其反為于偽反下文及注為其變皆同衍以善反）

或曰使有司哭之注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為之不以樂食注蓋謂殯斂之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哭諸侯之事或曰使有司哭之者或人云天子不自哭但令有司哭之耳非也為之不以樂食此是記者之言非復或人之說也天子食有樂今哭諸侯故食不復奏樂也此不以樂食者蓋謂殯歛之間鄭以意斷不用樂之期也諸侯五日殯也然諸侯為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畢不得同王也注正義曰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者蓋在本國天子遥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緦衰弔而服爵弁紂衣紂衣緇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天子之殯也菆塗龍輴以椁注菆木以周龍輴加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輴車畫轅為龍音義（菆才官反輴勑倫反轅音袁）加斧于椁上畢塗屋注斧謂之黼白黑文也以刺繡於縿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音義（黼音甫刺七亦反縿音消幕音莫）天子之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菆塗為古天子殯法也菆叢也謂用木菆棺而四面塗之故云菆塗也龍輴者殯時輴車載柩而畫轅為龍故云龍輴也以椁者亦題湊菆木象椁之形故云以椁加斧于椁上者斧謂繡覆棺之衣為斧文也先菆四面為椁使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上入覆於棺故云加斧于椁上也畢塗屋者畢盡也斧覆既竟又四注為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也故云畢塗屋鄭云菆木以周龍輴者謂菆衆木直壘周龍輴至上乃題湊則諸侯至上不題湊也）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注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音義（別彼列反注同朝直遥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天子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異姓者鄭注周禮云王昏姻甥舅庶姓者謂與王無親者此言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朝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云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與此不同者覲禮先公而後侯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位就同姓之中先爵尊耳與此無別）

魯哀公誄孔丘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嗚呼哀哉尼父注誄其行以為謚也莫無也相佐也言孔子死無佐助我處位者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音義（誄力軌反耆巨支反相息亮反注同父音甫行下孟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誄孔子之事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日卒哀公欲為作謚作謚宜先列其生時行狀謂之為誄曰天不遺耆老莫相予位焉者作誄辭也遺置也耆老謂孔子也莫無也相佐也言上天不置孔子故無復佐助我處於位也嗚呼哀哉者傷痛之辭也尼父者尼則謚也父且字甫是丈夫之美稱稱字而謚之尼父也）

國亡大縣邑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君不舉注軍敗失地以喪歸也厭冠今喪冠其服未聞音義（大縣郡縣之縣厭于葉反注同大音泰）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注后土社

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君為國致憂之事國亡大縣邑者亡失也國之軍敗亡失土邑也公卿大夫士皆厭冠哭於大廟三日者公孫也士喪禮云公卿大夫繼主人鄭云公大國之孤四命者是也厭冠喪冠也國既失地是諸侯無德所招故諸臣皆著喪冠而哭於君之大廟三日也失地為先祖所哀故在廟也君不舉者舉謂舉樂也臣入廟三日哭故君亦三日不舉樂也或曰君舉而哭於后土者后土社也又有或者言亦舉樂而自於社中哭之社主土故也然二處之哭鄭皆不非未知孰是庾蔚云舉者謂舉饌引周禮膳夫王日一舉又王齊日三舉注云殺牲盛饌曰舉案庾蔚及前通合而為用也）

孔子惡野哭者注為其變衆周禮銜枚氏掌禁野叫呼歎呼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音義（惡烏路反銜枚上音咸下木杯反呼火故火胡二反）疏（正義曰哭非其地謂之野為變衆故惡之也）

未仕者不敢稅人如稅人則以父兄之命注不專家財也稅謂遺于人音義（稅始銳反謂以物遺人也遺維季反）疏（正義曰此論人子之法也稅人謂以物遺人也未仕未尊則亦不敢專家財餉人也如稅人謂已仕者也雖得遺人亦當必稱父兄以將遺之）

士備入而后朝夕踊注備猶盡也國君之喪嫌主人哭入則踊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喪羣臣朝夕哭踊之事備盡也國君喪羣臣則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後乃俱踊者也士卑最後故舉士入為畢也所入有前後必相侍）

（踊者孝子哀深故前入也踊須相視為節故俟齊也）

祥而縞注縞冠素紕也音義（縞古老反注同紕避支反）是月禫徙月樂注言禫明月可以用樂音義（禫大感反樂音岳）疏（正義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小記除成喪者其祭朝服縞冠是也是月禫徙月樂者鄭志曰既禫徙月而樂作禮之正也孔子五日彈琴自省樂哀未忘耳踰月可以歌皆自身踰月所為也此非當月所受樂若既禫始得偹樂而在心猶未忘能歡徙月之樂極歡也哀殺有漸是以樂亦隨之也）

君於士有賜帟注帟幕之小者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上大夫以上幕人職供焉音義（帟音亦共音恭本亦作供）疏（正義曰賜

恩賜也帟者幕之小者也大夫以上喪則幕人職供之也士唯有君恩賜之乃得有帟也）

禮記注疏卷八

禮記注疏卷八考證

公叔文子升於瑕丘注名拔○臣召南按注據世本名拔陸氏音蒲八反是也朱子論語集註作公孫枝以字相近而誤

食於有喪者之側○應鏞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夫子制於中都注疏故周禮太宰職云諸侯立三卿五大夫也○臣召南按太宰職云設其參傳其伍注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此文當作太宰職注云刊本誤脫注字耳

夫明器鬼器也疏故用恭敬之器（空空空）送之○臣召南按文義與上段相對此句當作故用人器送之刊本因誤有重複致誤有闕文耳

仲梁子注魯人也○臣召南按仲梁子是六國時魯人詩定之方中注引仲梁子正義曰鄭志張逸問仲梁子何時人答曰先師魯人當六國時在毛公前

小斂之奠○臣召南按此自為一章舊本誤接仲梁子

下

讀賵○此亦自為一章注下應有疏而無之刋本遂接孟獻子章而誤録其疏於下

賓客至無所館○此亦自為一章刋本因無疏誤接上章

子夏曰聖人之葬人句與人之葬聖人也句子何觀焉○臣名南按此鄭注句讀也疏引王肅曰聖人葬人與屬上句則與字音餘義勝於鄭故陳澔從王肅讀

嗚呼哀哉尼父注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謚○臣名南按字非謚也鄭注太曲左傳疏曰此傳惟說誄辭不言作謚傳記羣書皆不載孔子之謚蓋惟累其美行示已傷悼之情而賜之命耳不為之謚故書傳無稱焉鄭注禮記云因其字以為之謚謂孔子為尼父鄭錯讀左傳云以字為謚遂復妄為此解按穎達此疏可謂直糾鄭違矣本文疏乃復依阿鄭氏不言其失何耶又按鄭言因字為謚既以誤讀左氏衆仲之言復因穀梁說孔父為字謚遂疑與尼父相類然孔父非謚先儒已早疑穀梁矣謂尼父即謚可乎

禮記注疏卷八考證

謹案第二頁前一行疏案鄭此旨云五銖者刊本旨訛者今改

前五行疏今世謂之笮錢是也諸本笮訛筰據宋本改

後七行疏獻公生成子常刊本監本毛本常訛當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五行疏反哭於爾次下諸本衍者字又故曾子許其反哭於汝次舍之處諸本脫子字並據宋本刪增

第八頁前六行音義又音值刊本值訛植據釋文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疏成子常刊本常訛當今改

第十三頁前三行疏祭器堪為人用諸本器訛祀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刊本闕仍貯食三字據宋本補

第十四頁前五行疏衛獻公生成子常刊本常訛

後八行疏以解銘旌諸本銘訛節據宋本改

第十八頁前七行疏俱是桑主諸本桑訛喪據宋本改

後七行疏范甯云諸本甯訛人據宋本改

第三十四頁後三行注專猶司也諸本司訛同據宋本改

第三十五頁後七行疏悼子紇生平子意如刊本紇訛紀今改

第三十八頁前八行疏此之謂禮生於哀樂也諸本脫禮生二字據宋本增

第四十頁前五行疏此謂以至仁攻至暴諸本仁訛勝據宋本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貢生臣郭棣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下

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注皆下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音義（適丁歷反下及下適室同長殤丁丈反下及注同下式羊反乘繩證反下及注同皆下戶嫁反殺色戒反遣棄戰反差初佳反又初宜反遣于萬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及卿大夫之子送葬遣車之數君者五等諸侯也今此謂諸侯適子在長殤而死故云君之適長殤也車三乘者遣車也葬柩朝廟畢將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臑折之為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故謂之遣車然遣車之形甚小周禮巾車云大喪飾遣車鄭云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又雜記遣車視牢具置于四隅鄭云四隅椁中之四隅以此而推故知小也所以必須遣車者雜記云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哀也是言父母方將遠去亦如賓客之義所以載牲體送之也但遣車之遣貴賤不同若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諸侯七乘大夫五乘此後有明文鄭惟諸侯既七乘降殺宜兩則國王宜九乘士三乘也今此所明並是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言其父有）

之得與子也王九乘若適子成人則應七乘在長殤而死則五乘中殤從上亦五乘下殤三乘也若有國王庶子成人則應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既自得七乘其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故君之適長殤車三乘也中則從上若下殤則一乘也公之庶長殤車一乘者公亦諸侯也適長殤既三乘庶子若成人乃三乘而長殤則一乘故云車一乘也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無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者大夫自得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降二故一乘也中殤從上亦一乘若下殤及庶殤並不得也案下注云人臣賜車馬乃得有遣車禮三命始賜車馬然諸侯大夫再命而下則不合有遣車今大夫適子長殤得有遣車一乘者以其身為大夫德位既重雖未三命得有遣車約鄭注雜記云則士無遣車禮天子上士三命得有車馬之賜而云士無遣車者謂諸侯之士及天子中士下士也但喪禮質畧天子之臣與諸侯之臣命數雖殊喪禮不異故鄭云大夫以

上乃有遣車文主天子大夫其實兼諸侯大夫也鄭以士無遣車者文主諸侯之士其實亦兼天子中下士也諸侯及大夫之子熊氏云人臣得車馬賜者遣車得及子若不得車馬賜者雖為大夫遣車不得及子案此經云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則大夫之身五乘下云大夫五个遣車五乘二文正同但此總為殤而言之故言其子下文為晏子大儉故舉國君及大夫之身本無及子不及子之義橫生異意無所證據熊氏非也雜記云遣車視牢具則遣車一乘當苞一个士無遣車既夕禮苞三个者亦是豊小殺大禮之義若服虔之意視牢具者視饔餼牢具故襄二十五年崔杼葬莊公下車七乘服注云上公饔餼九牢遣車九乘與此異也注正義曰君是對臣之名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公則五等之上又同三公之尊今庶子言公就其尊號是卑遠於庶子也此有公君相對故為此解若文無所對嫡與稱公故喪服云公子嫡子是也又鄭引喪服傳云大功之殤中

從上者證此遣車亦中從上也必知然者服是生人所著哀念死者車亦生者所有被及亡人車服雖殊皆緣生者之事故車馬與服同中從上若其瓦棺塈周之屬本為死者中殤年實童幼故從於下盧植以為遣車亦中從下非其宜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注（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為君杖法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國之卿大夫士被君命者也既被君命故稱達官也既達於官而責有其職此對不達者為長故云長也若遭君喪則倫服衰杖故云諸達官之長杖也不云衰從可知也注正義曰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也賤不被命是不達於君也不服斬衰但服齊衰三月耳故喪服齊衰三月章有庶人為國君鄭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

官者案彼注即是不達者也皆謂凡是庶人在官者若其近臣閽寺之屬雖無爵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與此異也故喪服斬衰章云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近臣君服斯服矣鄭注云近臣閽寺之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為大夫之君服斬與杖但衆臣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耳）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注（以義奪孝子宮殯宮出謂柩已在路）如是者三君退注（退去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注（君弔不必於宮朝喪朝廟也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焉）音義（朝直遙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

（論君弔臣之禮君於大夫之喪將至葬時君必親往弔於殯宮謂就殯宮以弔孝子弔禮既畢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引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住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引之者三步而止故如是者三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便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恒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將發之時亦如柩出殯宮命引之三步如是者三之事故云朝亦如之君弔或晚不及朝廟之時朝廟已畢柩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其平生次舍之處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如上來之事故云哀次亦如之注正義曰知此是殯宮者以下云朝及哀次以朝廟及出大門哀次之事此文在其前以事前後故知是殯宮也云出謂柩已在路者對宮中未行今已出殯門將往嚮廟謂之在路賀瑒以路謂載柩之車義亦通也鄭嫌退謂逡巡沮退故云退去也云三命引之凡移九步者以禮成於三故知凡為九步鄭必分明言九步者以經上云引之三步則止下云如是者三恐別更為三通前為四十有二步之嫌故明言九步也九步既停君又須命引之則當四命也或可君既三命柩雖三步暫停孝子更須有事君即退也君於大夫恩義或有厚薄或弔有早晚故云君弔不必於宮也宮謂殯宮也從上可知也知朝是喪朝廟者朝與哀次相對故知朝廟也柩之朝廟今日至廟明日乃去此弔謂明日將去之時故有命引之云次他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者以覲禮諸侯受次舍于廟門外明大夫大門外亦有賓次也然主位在門東孝子必哀門西賓次者以平生門東待賓客無次孝子見門西張次之處而哀故云哀次云君或於是弔焉者以君弔正禮當於殯宮或於朝祖廟無門外君弔之禮君來弔或晚有遲追於是弔焉故云或或是不定之辭）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注氣力始衰音義（疆居良反本又作疆下越疆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老不許徒行遠弔之事所以特不許越疆而弔人者五十既衰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哀戚恐增哀憊故不許也）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注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强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音義（蟜居表反蟜固人姓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音申鋭反下同見賢遍反蟜居表反）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注時無如之何佯若善之表猶明也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注明已不與也點字晳曾參父音義（點多忝反倚于綺反徐其綺反晳星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季武子無禮蟜固正之事武子魯之執政上卿時人畏之事之如君入其門皆說衰唯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武子謂武子曰我所以著齊衰而入者以此著齊衰之道將亡絕矣以時人畏爾入門者皆說齊衰故此著齊衰入大夫之門其道將絕又語武子若依正禮士唯入公門乃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言將亡者其時僭餘大夫之門猶有著齊衰者故云將亡將亡者未絕之辭武子既得蟜固之言心雖恚恨身既寢疾無奈之何乃佯言若美之汝之所言不亦善乎所以善者若失禮顯著凡人皆知若失禮微細唯君子乃能表明之今說齊衰失禮之微汝能知之是君子之人故云君子表微及武子之喪曾點慕蟜固之直

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已不與武子故無哀戚注正義曰知是上卿專政者左傳文云國人事之如君者入君門說齊衰今入武子之門亦說齊衰是與君同也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入公門亦不說之具在下曲禮疏云蟜固能守禮不長之蟜失俗也者謂失禮風俗蟜而正之據鄭此言則蟜固人之姓名其字從虫若蟜正之字從矢熊氏云或有人蟜武子固陋對文不知一何甚也知非實善云佯善者其實善則尋常不合說齊衰故知佯若善蟜固也心實不善而佯善之是無如之何凡外貌爲陽內心爲陰實無內心但有外貌者謂之爲陽故史記韓非說難云陽收其身而實疏之陰用其言而顯棄之是也此陽或言佯者字相假借義亦通也點字皆曾參父者此史記仲尼弟子傳文彼文點字作蒧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注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爲大夫出音義（擯必刃反本又作儐同後放此爲于僞反下亦爲之變同）弔於人是日不樂注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音義（日人一反樂音岳又音洛注同）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注不通於外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注以全哀也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嬴者音義（引音胤注同車索壙苦晃反又音曠後同紼音弗棺索嬴音盈）喪公弔之必有拜者注往謝之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注謂無主後弔曰寡君承事注示亦爲執事

來主人曰臨注君辱臨其臣之喪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注君於民臣有父母之恩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注不以賤者爲有爵者主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哭之禮各依文解之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當事當主人有大小斂殯之事也大夫尊來弔士則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有事而至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得出也婦人不越疆而弔人此是凡弔之法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弔於葬者必執引引柩車索也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若從柩及壙皆執紼者及至也紼引棺索也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遍行皆散而從柩也至壙下棺窆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喪公弔之必有拜者喪謂諸侯臣之喪公來親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疏親而往拜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喪家典舍之人而往拜之可也此以無後故許他人拜謝若其有後主人故自當親拜是以既夕禮云主人乘惡車鄭注云拜君命是也弔曰寡君承事者此是君來語擯者使傳君來之辭也弔爲助事故雖君之尊亦稱承事也主人曰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文稱寡君應是弔他國之臣上承公弔之下則是己國之臣稱寡君者以其示欲供承喪家之事故謙言寡君此謂大夫之喪也若弔士直稱君故士喪禮君使某弔如何不淑是也君遇柩於路者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及士皆親弔之又禮譏黃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之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既有民臣之恩以此使人弔故鄭答張逸謂行而遇之謂凡民也雖以民爲主亦兼微小臣君不豫知其喪故此云兼臣也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者不受弔者

謂不爲主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或有他故不在則雖庶子不敢受弔明己卑辟適也言大夫庶子不受弔則士之庶子得受弔也言不受弔不可以賤者爲有爵者喪主也注正義曰此出者正謂出之於庭不得出門外以男子之事自堂及門故也若未小斂以前唯君命出故士喪禮云唯君命出鄭注云大夫以下時來弔襚不出始喪哀戚甚在室是小斂以前不爲大夫出也正當小斂之節大夫來弔則辭之以有事斂畢當踊之時延大夫而入絕踊而拜之或大夫正當斂後踊時始來則亦絕踊拜之故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注云尊大夫來至則拜之不待事已也若士來弔雖當斂不告以有事事畢踊後引士入然後拜之故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是也此云不當事則爲大夫出於士雖不當事則不爲之出然士喪禮旣小斂以後主人降自西階遂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得出拜士者以主人將襲經於序東因降階而拜之非故爲士而出拜之不當事爲大夫出謂出迎至庭若大夫退則出送於門外故士喪禮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鄭注云廟門外也廟門謂殯宮門也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贏者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贏長者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贏數外也

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注以其正也子爲主袒免哭踊注親者主之音義（免音問）夫入門右注北面辟正主音義（辟音避下辟雖同）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注狎相習知者音義（使色吏反又如字狎戶甲反）父在哭於妻之室注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

無服者之事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爲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子爲主者子己子也甥服舅緦故命己子爲主受弔拜賓也袒免哭踊者冠尊不居肉袒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夫入門右者夫謂此子之父即哭妻兄弟者也言夫者據妻之爲喪也子旣爲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右近南而北嚮哭也鄭注知此北面者鄭推子旣爲主在阼階下西嚮父不爲主若又西嚮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爲主之處也鄭又所以知父必北面者曾子問云衞靈公弔季康子魯哀公爲主康子立於門右北面辟主人之位故鄭知此當北面辟主人之位也而禮本多將鄭注北面爲經文者非也案古舊本及盧王禮亦無北面字唯鄭注云北面耳庾蔚

亦謂非經文也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者以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主人所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事明爲主在子不關己也狎則入哭者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父在哭於妻之室者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爲主使人立於門外也故鄭注云不以私喪干尊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者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此云子爲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知者以其上文申祥之哭言思婦人倡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耳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注嫌哭殯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注近南者爲之變位音義（近附近之近）同國則往

哭之注喪無外事疏（正義曰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言近南爲之變位以其尋常爲主當作阼階東西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爲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旣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猶西面但近南耳必知西面者案士喪禮朝夕哭衆主人衆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下云同國則往哭之上云聞遠兄弟之喪謂異國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

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注以其無服非之曾子曰我弔也與哉注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音義（與音餘）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朋友失禮之事注正義曰以其無服非之者言曾子與子張無服不應往哭故或人非之也若有服者雖緦亦往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注悼公魯哀公之子音義（悼音道）子游擯由左注擯相侑喪禮者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孝經說曰以身擯侑音義（擯必忍反注同相息亮反下同詔音照侑音又）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擯相之法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注正義曰庾蔚云相主人以禮接賓皆謂之擯亦無常於吉凶鄭以爲相侑喪禮據此事而言之大宗伯注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云喪禮廢亡時人以爲此儀當如詔辭而皆由右相是善子游正之者少儀云詔辭自右鄭云爲君出命也立者尊右案立者尊右若已傳君之詔辭詔辭爲尊則宜處右今擯者居

右也若於喪事則惟賓主居右而已自居左而當時禮廢言相喪亦如傳君詔辭已自居右子游知禮故推賓居右已居左也云孝經說曰以身擯侑者引孝經說證擯是相侑也孔子身爲君作擯侑故論語云君召使擯是也）

齊穀王姬之喪注穀當爲告聲之誤也王姬周女齊襄公之夫人音義（穀音告又古毒反）魯莊公爲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或曰外祖母也故爲之服注春秋周女由魯嫁卒服之如內女服姊妹是也天子爲之無服嫁於王者之後乃服之莊公齊襄公女弟文姜之子當爲舅之妻非外祖母也外祖母又小功也音義（爲之于僞反下及注同王如字徐于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爲王姬著服之事案莊二年秋齊王姬卒齊來告魯云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或人解之云王姬周女也命魯爲主由魯嫁比之魯女故爲之服出嫁姊妹之服更有或人解云王姬爲莊公外祖母故爲之著大功之服此或人之言乃爲二非也王姬是莊公舅妻不得爲外祖母是一非假令爲外祖母正合小功不服大功是二非也注正義曰案莊公十一年王女共姬爲齊桓公夫人知此王姬非齊桓公夫人者以桓公夫人經無卒文是不告於魯襄公夫人莊二年經書王姬卒是來告魯此言齊告王姬之喪故知是襄公夫人春秋莊二年齊王姬卒穀梁傳云爲之主者卒之也案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於外下云王姬歸於齊是由魯嫁也喪服大功章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著大

（功之服王姬既比之內女故服大功也云天子爲之無服者以尊卑不敵故也若嫁於王者之後天子以賓禮待之則亦大功也其女反爲兄弟爲諸侯者亦大功以喪服女子出嫁爲兄弟大功故也案喪服云女子子爲父後者期謂大夫士之妻有往來歸宗之義故喪服傳云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鄭荅趙商云自其家之宗言宗及小宗故知是大夫士也諸侯夫人父母卒無後歸寧之理故知諸侯夫人爲兄弟爲諸侯者但大功耳不得服期熊氏以爲服期非也喪服小記云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卑賤降等雖不爲臣猶服斬衰與此別也）

晉獻公之喪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注獻公殺其世子申生重耳辟難出奔是時在翟就弔之音義（重直龍反注及下皆同難乃旦反翟音迪本又作狄）且曰寡人聞之亡國恒於斯得國恒於斯注言在喪代之際雖吾子儼然在憂服之中喪亦不可久也時亦不可失也孺子其圖之注勸其反國意欲納之喪謂亡失位孺猶稚也音義（儼魚檢反本亦作嚴同喪息浪反注及下皆同孺如樹反後同稺直吏反本又作稚同）以告舅犯注舅犯重耳之舅狐偃也字子犯舅犯曰孺子其辭焉喪人無寶仁親以爲寶注寶謂善道可守者仁親親行仁義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注欲反國求爲後是利父死而天下其孰能說之孺子其辭焉注說猶解也公子重耳對客曰君惠弔亡臣重耳身喪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憂注謝之音義（與音預）父死之謂何或敢有他志以辱君義注他志謂私心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公子重耳不因父喪以取國之事各依文解之使者弔重耳重耳受弔禮已畢使者出門則應遂還賓館使者方須致穆公之命以勸重耳故言且曰言且者非特弔耳且者兼有餘事使者且更言曰稱穆公之命言寡人聞前古以來失亡其國恒於此喪禍交代之時得其國家亦恒在於此交代之時言此喪禍交代之際是得國失國之機求之則得不求則失雖吾子儼然端靜在憂戚喪服之中無求國之意然身喪在外亦不可久爲言辛苦也得國之時亦不可失言當求也欲使重耳從其言故云孺子其圖之父死之謂何者言父身死亡謂是何事正是凶禍之事既是凶禍豈得又因此凶禍以有爲已利欲求反國必其如此而天下聞之其誰解說我以爲無罪公子重耳用舅犯之言出而對客既敘其弔意又謝其欲納之言君惠弔亡臣重耳此一句是敘其弔意言身喪父死不得在國與於哭泣之哀以爲君之憂慮欲納於我既謝其恩又道不可之意言以父死謂是何事豈復敢悲哀之外別有他志以屈辱君之義事乎言已無他志不敢受君勸以反國之義言義者宜也穆公之意以重耳反國爲宜故云義也）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音義（稽音啓顙桑黨反）子顯以致命於穆公注使者公子縶也盧氏云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韅音義（顯依注音韅呼遍反徐苦見反使色吏反縶陟立反後同）穆公曰仁夫公子

重耳夫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故不成拜哭而起則愛父也起而不私則遠利也音義（夫音符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穆公本意勸重耳反國重耳若其爲後則當拜謝其恩今不受其勸故不拜謝穆公以其不拜故云未爲後也所以稽顙者自爲父喪哀號也凡喪禮先稽顙而後拜乃成今直稽顙而不拜故云不成拜也今既聞父死勸其反國之義哀慟而起若欲攀轅然故云哭而起則愛父也以其愛父故起若欲攀轅既哭而起不私與使者言必無心反國是遠利也鄭注知在翟弔之及使者公子縶者並國語文云縶弔重耳而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重耳之命夷吾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里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亡人苟入歸祭宗廟定社稷且入河外列城五言亡人之所懷案國語之說夷吾則穆公美重耳之言皆是形夷吾而起）

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注穆伯魯大夫季悼子之子公甫靖也敬姜穆伯妻文伯歜之母也禮朝夕哭不帷音義（歜昌燭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哭殯不合帷殯之事注正義曰知穆伯是季悼子之子公甫靖者世本文知敬姜是文伯歜之母者下文云文伯之喪敬姜晝夜哭又國語云敬姜自績文伯誄之是也朝夕哭不帷是雜記文以孝子思念其親故朝夕哭時乃褰徹其帷也今敬姜之哭穆伯以辟嫌之故遂朝夕哭不復徹帷故下文云穆伯之喪敬姜晝哭與此同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公孫敖之喪聲已不視帷堂而哭公孫敖亦是穆伯此不云聲已之哭穆伯始者聲已是帷堂非帷殯也聲已哭在堂下怨恨穆伯不

欲見其堂故帷堂敬姜哭於堂上遠嫌不欲見夫之殯故帷殯案張逸答陳鑑云敬姜早寡晝哭以辟嫌帷殯或亦辟嫌表夫之遠色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注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疏（正義曰此一節記人總論孝子遭喪所爲哭踊復魄飯含重主殯葬反哭之事各依文解之喪禮哀戚之至也者言人或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哀之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既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辟踊有節筭裁節其哀也故下文辟踊哀之至有筭爲之節文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故下文云慍哀之變也所以必此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恐其傷性故順變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祠之心焉注復謂招魂且分禱五祀庶幾其精氣之反音義（禱丁老反一音丁報反祠音詞）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注鬼神處幽闇望其從鬼神所來北面求諸幽之義也注鄉其所從來也禮復者升屋北面音義（鄉本又作嚮同許嚮反）疏（正義曰始死招魂復魄者盡此孝子愛親之道也非直招魂又分禱五祀冀精氣之復反故云有禱祠之心焉言招魂之時於平生館舍求魂欲反又於五祀禱請求之復與五祀總是祈禱故云禱祀之心焉以總結之又解復魄之時冀望魂神於幽處而來所以望諸幽者求諸鬼神之道也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又解望幽所在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注正義曰招魂者是六國

（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冀精氣反復於身形分禱五祀者旣夕禮文直言乃行禱者謂非直招魂兼有分禱俱是求神之義言分遣其人以禱五祀五祀博言之耳士唯二祀）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注（隱痛也稽顙者觸地無容）疏（正義曰孝子拜賓之時先爲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二事之中稽顙爲痛之甚此拜稽顙拜文在上以周禮言之將拜稽顙或云下文殷周並陳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故先言拜也注正義曰隱痛釋詁文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注（尊之也食道褻米貝美）音義（飯扶晚反褻息列反）疏（正義曰死者旣無所知所以飯用米貝不忍虛其口旣不忍虛其口所以不用飲食之道以實之必用米貝者以食道褻米貝美尊之不敢用褻故用米貝美善焉耳飲食人所造作細碎不潔故爲褻也米貝天性自然爲美凡含用米貝案喪大記云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梁又以所沐之米以飯之故士喪禮祝淅米于堂又云祝受米奠于貝北主人左扱米實于右是飯用沐米也則是諸侯用梁大夫用稷士用梁士用梁者謂天子之士諸侯之士用稻故士喪禮云稻米一豆實於筐是也以次差之天子當沐黍與是天子飯用黍也其含案周禮典瑞云大喪共飯玉含玉鄭注云含玉如璧形而小耳是天子用璧也又飯玉碎玉以雜米也故云共飯玉雜記云含者執璧將命是諸侯亦含以璧也卿大夫無文案成十七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含象則卿大夫蓋用珠也案士喪禮貝三實于笄注云貝水物古者以爲貨江水出焉笄竹器名是士用貝三依雜記則大夫當五諸侯七天子九何休注公羊云天

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璧士以貝又禮緯稽命徵天子飯以珠含以玉諸侯飯以珠含以璧卿大夫飯以珠含以貝此等或是異代禮非周法也）

銘明旌也注（神明之旌）音義（銘音名旌音精）以死者爲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注（不可別形貌不見）音義（別彼列反注同本或無已字非識式至反皇如字）愛之斯録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注（謂重與奠也與）音義（重與奠也與音如字一本作重與奠與二與並音餘）重主道也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重旣虞而埋之乃後作主春秋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殷主綴重焉注（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縣諸廟也去顯考乃埋之）音義（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聯音連縣音懸）周主重徹焉注（周人作主徹重埋之）疏（正義曰案士喪禮爲銘各以其物又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案司常云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案士喪禮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從遣車之差以喪事略故也若不命之士則士喪禮云以緇長半幅長一尺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愛之斯録之矣者謂孝子思念其親追愛之道斯此也故於此爲重以存録其神也敬之斯盡其道焉耳者謂於此設奠盡其孝養之道焉耳鄭以下文有重及奠故以此一經爲下張本故云重與奠也此愛之斯録之矣及敬之斯盡其道焉耳亦得總爲於明旌之義故士喪禮爲銘之下鄭注引此愛之敬之二事以解銘旌以

義得兩通故鄭彼此二解重主道也者言始死作重猶若吉祭木主之道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所以依神故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者謂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所殯之廟也周主重徹焉者謂周人虞而作主而重則徹去而埋之故云周主重徹焉但殷人綴而不即埋周人即埋不縣於廟爲異也注正義曰案士喪禮云士有重無主而此云重主道者此據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卿大夫以下無主春秋孔悝爲祏主鄭駁異義云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云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者謂既虞之後乃始埋重埋重之後乃始作主案天子九虞九虞之後乃埋重重與祔相近故公羊云虞主用桑謂虞祭之末也左傳云祔而作主謂用主之初俱是桑主其義不異故異義公羊說虞而作主左氏說天子九虞十六日祔而作主謂桑主許慎謹案左氏說與禮同鄭氏不駁則是從左氏之義非是虞祭之日即作主也故此注云埋重之後乃作主也其卒哭之祭已用主也必知然者以卒哭日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故知與虞異也縣諸廟者周主重徹焉明殷之作主重不徹焉主之與重本爲死者入廟重既不徹故知重隨死者縣於廟云去顯考乃埋之者謂今死者世世遞遷至爲顯考其重恒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其既遷無復有廟故顯考謂高祖也其遷早晚左氏以爲三年喪畢乃遷廟故僖三十三年左氏傳云烝嘗禘於廟杜服皆以爲三年禘祭乃遷此廟鄭則以爲練時則不禘而遷廟主故鄭注士虞禮以其班祔之下云練而遷廟又注鬯人廟用卣謂始禘時鄭必謂以練者以文二年作僖公主穀梁傳云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范寗云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是鄭之所據其主之狀范寗云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案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云重既虞將埋之是鄭埋重於門外之道

左也若虞主亦埋之於祖廟門外之道左案異義戴禮及公羊說虞主埋於壁兩楹之間一說埋之于廟北牖下左氏說虞主所藏無明文鄭駁之云案士喪禮重與柩相隨之禮柩將出則重倚於道左柩將入於廟則重止于門西虞主與神相隨之禮亦當然練時既特作栗主則入廟之時祝奉虞主於道左練祭訖乃出就虞主而埋之如既虞埋重於道左是鄭既練埋虞主於廟門之道左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注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注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由人心而已音義（齊側皆反）疏（正義曰奠謂始死至葬之時祭名以其時無尸奠置于地故謂之奠也悉用素器者表主人有哀素之心既因用素表孝子哀素遂論虞祭之後及卒哭練祥之祭故云此等祭祀之禮既見親終于主人自盡致孝養之道焉爾豈知神之所饗須設此祭所以設之者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若親存然故設祭亦如生存之有齊敬今死亦齊敬故云亦也注正義曰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虞禮不用素器也知經中祭祀非尋常吉祭者以上下所論皆是喪事不應吉祭廁在其間其實吉祭主人亦有齊敬之心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算爲之節文也注算數也音義（辟踊婢亦反下音勇算桑亂反）疏（正義曰撫心爲辟跳躍爲踊孝子喪親哀慕至懣男踊女辟是哀痛之至極也若不裁限恐傷其性故辟踊有算爲準節文章準節之數其事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都爲一節士舍死日三

（日而殯凡有三踊初死日襲襲而踊明日小斂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大斂又踊凡三日爲三踊也大夫五踊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又一踊至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又一踊至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又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七踊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明日襲又一至三日小斂朝一當小斂時又一四日無事一五日又一至六日朝不踊亦當大斂時又一凡六日七踊周禮王九踊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明日襲一其間二日爲二至五日小斂爲二其間二日又二至八日大斂則其朝不踊也大斂時又一凡八日九踊故云爲之節文也故雜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士三踊鄭注云士小斂之朝不踊君大夫大斂之朝乃不踊是也）

袒括髮變也慍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疏（正義曰言袒衣括髮者是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慍恚者是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尋常吉時服飾也者是去其華美也孝子去飾雖有多塗袒括髮者就去飾之中最爲甚也孝子悲哀理應常袒何以有所袒有所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

弁絰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注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爲環絰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絰其衰侈袂音義（括觀闊反慍庚皇紆粉反積也又紆運反怨恚也徐又音鬱去羌呂反下及注去樂去桃茢並同衰七雷反侈袂昌氏反下彌世反）疏（注正義曰葬時居喪著喪冠麻絰身服衰裳是純凶也又尋常弁絰以麻爲環絰今乃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

絰用葛不以麻故云交神之道不可以純凶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者以下云有敬心焉以日月踰時故敬心乃生大夫與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故知天子諸侯也云冠素弁以葛爲環絰者素謂素帛爲弁故鄭注周禮司服云弁如爵弁而素不云麻是用素絹也以葛以弁絰連文故云葛環絰然則要帶猶用麻也云卒哭乃服受服也者以受服者無文故鄭解不定喪服注天子諸侯既虞大夫士卒哭乃受服此云卒哭乃受服是不定喪服以大夫以上卒哭與虞其月不同士虞與卒哭同在一月故解爲大夫以上既虞士卒哭受服皇氏云檀弓定本當言既虞與喪服注會云卒哭者誤也引雜記其衰侈袂者證既服弁絰其衰亦改案喪服衰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則葬時更制其衰袂三尺三寸袪尺八寸是改喪服之衰也熊氏皇氏等並爲錫衰皇氏又引鄭說稱鄭沖云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絰之衰亦是弔服也案喪服改葬尚服緦麻今葬服錫衰其義疑也）

有敬心焉注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大夫士三月而葬未踰時音義（衰所追反）疏（注正義曰案鄭箴膏言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以上殯皆以來日數則大夫并死月四月而葬云未踰時者謂未踰一時假令四月而死七月而葬是未踰越夏之一時也非如春秋之踰年也若以爲踰年言之則三月死至四月是亦踰時穀梁傳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豈三月行不至四月卽須反故知不然也）

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注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音義（冔況甫反）疏（注正義曰士冠禮周弁殷冔夏收王制云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弁而祭此弁既對冔故知俱象祭冠）

歠主人主婦室老爲其病也君命食之也注尊者奪人

易也歠歠粥也音義（歠徐昌悅反一音常悅反爲其于僞反下注爲父母爲有凶爲人甚同食音嗣易以豉反粥之六反後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尊者奪孝子情之法歠者親喪三日之後歠粥之時主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者並是大夫之家貴者爲其歠粥病困之故君必有命食疏飯也若非三者雖復歠粥致疾病君不命食之以其賤故也其士之主人主婦君不命也喪大記主婦食疏食謂既殯之後此主婦歠者謂未殯前故問喪云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注親所行禮之處音義（處昌慮反下同）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注親所饋食之處音義（養徐羊尚反）疏（正義曰謂葬窆訖反哭升於廟所以升堂者反復于親所行禮之處行禮者謂平生祭祀冠昏在於堂也主婦反哭所以入于室反復於親所饋食供養之處此皆謂在廟也故既夕禮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鄭注云反諸其所作也又云主婦入于室注云反諸其所養也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下云反哭之弔也亦謂在廟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注哀痛甚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注封當爲窆窆下棺也音義（封依注音窆彼驗反下同）疏（注正義曰知非既封土爲墳者以既夕禮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周既如此明殷亦然且殷既不爲墳故知封當爲窆）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注慤者得哀之始未見其甚音義（慤本又作愨苦角反注及後同）疏（注正義曰廟是親之平生行禮之處今反哭於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爲甚壙者非親存所在之處今柩暫來至此始有悲哀未是甚極今弔者於此而來哀情質慤故云慤也）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注北方國北也音義（首手又反）疏（正義曰上之訓往下之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注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於主人贈祝先歸疏（正義曰既封謂葬已下棺鄭不破窆字者從上可知也云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謂主人以幣贈死者於壙之時祝先歸宿戒虞尸案既夕禮主人贈用制幣玄纁束帛也案士虞禮記云男男尸女女尸是虞有尸也）

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注日中將虞省其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注所使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音義（舍奠音釋注同）疏（正義曰此謂既窆之後事也有司修虞之有司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數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嚮南以東爲左孝子先反修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于墓左禮地神也言以父母形體所在故禮其地神以安之也反日中而虞者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必用日中者是日時之正也士虞禮云日中而行事注云朝葬日中

（而虞君子舉事必用辰正也再虞三虞皆用質明案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故朝葬也注正義曰鄭恐奠墓有司未歸即非虞祭故云奠墓有司來歸乃虞也必知歸始虞者以經云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是奠墓者廻反日中而虞引周禮家人凡祭墓爲尸者證葬畢奠墓案周禮家人爲尸謂祈禱不同者以言凡祭墓凡者非一諸祭皆是）

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注弗忍其無所歸音義（離力智反下同）

是日也以虞易奠注虞喪祭也卒哭曰成事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疏（注正義曰既虞祭之後至於卒哭其卒哭祭辭蓋曰成事所以稱蓋者以其士虞禮無文唯雜記及此有卒哭成事故鄭約之爲辭又稱蓋以疑之以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案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又雜記云內此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雜記又云諸侯七虞大夫五士三謂之虞者鄭注士虞禮云虞安也所以安神虞皆用柔日柔日者鄭注士虞禮云柔日陰陰取其靜最後一虞用剛日故士虞記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鄭注云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謂動而將祔廟也雜記云諸侯七虞然則天子九虞也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祔於祖父則祭明日祔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

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崔氏解既正禮得終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祭以正禮成也故此下云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謂不成正禮赴葬赴虞是也崔又一解虞後卒哭之前不可無祭亦以剛日接之恐此解非也）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卒哭吉祭音義（易以豉反徐音亦）明日祔于祖父注祭告於其祖之廟音義（祔音附）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注末無也日有所用接之虞禮所謂他用剛日也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音義（比必利反）疏（正義曰上云虞卒哭及祔皆據得常正禮此經所云謂不得正禮故謂之變以其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者即喪服小記篇云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後卒哭彼據士禮而言速葬速虞而後卒哭之前其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爲變其既虞之後變禮而之吉祭也之往也既虞往至吉祭其禮如何既虞比至於祔以來必於是日接謂于是三虞卒哭之間剛日而連接其祭謂恒用剛日所以恒用剛日接之者孝子不忍使親每一日之間無所歸依注正義曰虞禮所謂他用剛日者此經所云變者虞禮謂之他也案士虞禮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哀薦曰成事鄭注云他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赴葬者赴虞者三月而后卒哭則虞與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耳如鄭此言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而言之云其祭祝曰哀薦曰成事雖所行三事虞卒哭及他之下鄭意惟屬於他故引來爲注其依時

（葬及虞者後去卒哭雖遠其間不復祭崔氏一解云雖依時葬虞後至卒哭仍以剛日接其義恐非也喪服小記云赴葬者據士故云三月而卒哭此經亦據士故云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爲接祭至常葬之月終虞之祭日乃止其祝亦稱哀薦云成事焉）

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期而神之人情音義（期音基）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注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萑苕可埽不祥音義（茢音列徐音例杜預云黍穰也鄭注周禮云苕埽惡烏路反注及下注同凶邪似嗟反下注同萑音完苕大彫反）所以異於生也注生人無凶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臨臣喪之禮君謂天子臣喪未襲之前君往臨所則以巫執桃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所以然者惡其凶邪之氣必惡之者所以異於生人也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執桃茢之事今有巫祝故云異於生也注正義曰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者昭十五年公羊傳文言而往未襲也是鄭意所加之言也公羊直云去樂卒事鄭必知往者以下云柳莊之卒衛侯不脫祭服而往明其王有大臣之喪亦當然也以聞喪即往故知未襲也云已襲則止巫去桃茢者襲謂死之明日則止巫門外去桃茢祝代巫而入又小臣執戈鄭知然者案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往巫止于門外祝先入又云士喪禮亦如此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小斂及殯更無文明與大斂同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喪大記雖記諸侯之禮明天子亦然故云已

襲則止巫去桃茢也此經所云謂天子禮故鄭注士喪禮引檀弓云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以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禮也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以此言之知此文據天子禮也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喪巫祝桃茢執戈三者並具諸侯臨臣喪未襲之前巫止祝執茢小臣執戈若既襲之後斂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並巫止祝代之無桃茢案士喪禮君弔之時當大斂之節而鄭注云巫祝桃茢執戈天子禮也使祝代巫執茢諸侯禮也以當大斂之時而解爲未襲前者以士喪禮未襲之前君無親弔今大斂君來巫止門外故鄭以未襲之前解天子諸侯之異必知襲後無桃茢者案喪大記大斂唯有巫止之文無桃茢之事故注云此已襲則止巫去桃茢下云荆人使公親禭巫先拂柩時荆王以襄二十八年十二月死至明年正月則殯來已久得有始行襲禮巫先拂柩者彼云襲者謂加衣於殯非爲尸加衣故下云拂柩及左傳云禭殯而禭是既殯也公以楚人無禮于己故公用天子未襲之前君臨臣喪之法以巫祝桃茢也）

喪有死之道焉注言人之死有如鳥獸死之狀鳥獸之死人賤之先王之所難言也注聖人不明說爲人甚惡之音義（難乃旦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先王恐生者惡死者之事言人之喪也有如鳥獸死散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死散之義若言其死散則人之所惡故難言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注朝謂遷柩於廟音義（朝直遙反注及下皆同）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后行殷

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殷周死者朝廟之事喪之朝也者謂將葬前以柩朝廟者夫爲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以盡孝子之情今此所以車載柩而朝是順死者之孝心也然朝廟之禮每廟皆朝故旣夕禮云其二廟則饌於禰廟下云降柩如初適祖則天子諸侯以下每廟皆一日至遠祖之廟當日朝畢則爲祖祭至明日設遣奠而行其哀離其室也者謂死者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尚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歿故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於路寢及朝廟遂葬夫子不論二代得失皆合當代之禮無所是非以此言之則周人不殯于廟案僖八年致哀姜左傳云不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者服氏云不薨于寢寢謂小寢不殯于廟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杜預以爲不以殯朝廟未詳孰是）

孔子謂爲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注神與人異道則不相傷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注殆幾也殺人以衛死者曰殉用其器者漸幾於用人音義（殉辭俊反以人從死曰殉幾音祈又音機下同）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注神明死者異於生人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注芻靈束茅爲人馬謂之靈者神之類音義（芻初拘反）明器之道也注言與明器同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

不殆於用人乎哉注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孔子善古而非周音義（俑音勇）疏（正義曰此一節皆記者錄孔子之言善古非殷周之事故云孔子謂夏家爲明器者知死喪之道爲以孝子之事親不可闕故備其器物若似生存以鬼神異於人故物不可用孔子旣論夏家之事是又言殷代之非故云可哀哉殷之送死者而用生者之祭器不殆於用生人爲殉乎哉殆近也謂近於用乎生人爲殉所以近者以生人食器而供死者似若用生人而殉死人故云近也旣言殷代之事將言周代用偶人爲非禮故先言明器芻靈後論偶人之事故言其曰明器神明之也死者之物還可用塗車芻靈郎明器之物一類自古帝王所制而有之此則豈不可爲用故云明器之道也記者旣錄孔子之言又說孔子臧否古今得失以其語更端故重言孔子謂古之爲芻靈者善謂周家爲俑者不仁不近於用生人乎哉言近于用生人所以近者謂刻木爲人面目發動與生人無異但無性靈智識故云近此云用人前言用殉殉是已死之人形貌不動與器物相似故言用殉此云用人者謂用生人入壙今俑者形貌發動有類生人故云用人上文云塗車芻靈此不言塗車直言芻靈者以其束茅爲人與俑者相對故不取塗作車也注正義曰謂造作形體偶類人形故史記有土偶人木偶人是也云孔子善古而非周者古謂周以前虞以後故上云虞氏瓦棺始不用薪明虞氏以來始有塗車芻靈言非周者謂周爲俑人如鄭康成之意則周初郎用偶人故家人職言鸞車象人司農注云象人謂以芻爲人康成注引此謂爲俑者不仁是象人郎俑人也其餘車馬器物猶爲塗車芻靈故校人大喪飾遣車之馬及葬埋之鄭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芻靈是偶人之外猶有塗車芻靈之制雖或用木無機械發動偶人謂之俑者皇氏云機械發動踊躍故謂之俑也）

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注仕焉而已者穆公魯哀公之曾孫音義（爲于偽反下爲君爲使人皆同與音餘下同）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音義（膝音悉隊本又作墜直媿反）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不爲舊君者服之事注正義曰案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有三條其一云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仕焉而已者也注云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兼服其母妻其二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傳云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外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長子去可以無服此則大夫身不爲服唯妻與長子爲舊君耳其三爲舊君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傳曰大夫去君埽其宗廟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注云以道去君爲三諫不從待放于郊未絕者言爵祿尚有列于朝出入有詔于國若已絕則不服也以此言之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妻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唯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使其居或辟仇難有故不得在國者故孟子齊宣王問孟子云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孟子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送至彼國明其無罪

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者得爲舊君反服矣與雜記同鄭注此云仕焉而已者取喪服第一條謂年老致仕在國者鄭必以第一條解之者以穆公所問爲舊君之反服直問喪服正禮故以第一條致仕者解之其實亦兼三諫未絕及有故出在他國者故下子思云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是也云穆公魯哀公之曾孫者案世本云哀公生悼公寧寧生元公嘉嘉生穆公不衍是也言放逐之臣者解經中今之君子進人退人不能以禮也如此者不服舊君謂三諫不從去而已絕及不能三諫辟罪逃亡言放者則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是也言逐者則春秋諸侯大夫言出奔是也

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爲君何食注悼公魯哀公之子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敬子武伯之子名捷音義（捷在接反）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注言鄰國皆知吾等不能居公室以臣禮事君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勉而爲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注存時不盡忠喪又不盡禮非也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音義（瘠徐在益反夫音扶食食上如字下音嗣）

衛司徒敬子死注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

哭注皆以朋友之禮往而二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弔者主人改服乃改服之事注正義曰此唯云經鄭知是朋友者凡弔者主人成服則客乃服弔經今此隨主人主人始小斂未成服而已便出著經故知有綢繆之恩隨主人變如五服親也又至小斂出經反哭與子游前裼裘弔朋友同也前子游云帶經故知是朋友此下不云帶知是朋友者凡弔則應弁經環經之屬也此雖不云帶凡單云經則知有帶猶如喪服云苴經檀弓爲師二三子皆經而出及朋友羣居則經皆是包帶之文也）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注言禮者敬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注言其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則歸不留賓客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則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音義（遣弃戰反乘繩證反个古賀反焉於虔反大音泰或他佐反偪音逼本或作逼包伯交反）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注時齊方奢矯之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晏子故爲非禮以矯齊之事有子者孔

子弟子有若也聞曾子說晏子知禮故舉晏子不知禮之事以拒曾子也狐裘貴在輕新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是儉不知禮也遣車一乘者其父晏桓子是大夫大夫遣車五乘其葬父唯用一乘又是儉失禮也及墓而反者及墓謂葬時也禮窆後孝子贈幣辭親辭親畢而親情賓客應是送別別竟乃反于時晏子窆竟則反賓客並去又是儉失禮也國君七个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者此更舉正禮以證晏子失禮也个謂所包遣奠牲體臂臑也折爲七段五段以七乘五乘遣車載之今晏子略不從禮數是不知也晏子焉知禮者條失事已竟故此并結晏子焉知禮也注正義曰大儉解三十年一狐裘并及墓而反也偪下解一乘也下謂其子及凡在己下者也大夫五乘適子三乘今其父自用一乘則其子便無是偪下也經唯云及墓而反鄭知不以及墓而反而云既窆則歸者晏子雖爲儉約不應柩未入壙則歸故云既窆也云不留賓客有事也者案既夕禮乃窆主人哭踊無筭襲贈用制幣玄纁束拜稽顙踊如初卒袒拜賓主婦亦拜賓賓出則拜送藏器於旁加見藏苞筲於旁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實土三主人拜鄉人乃反哭今晏子既窆贈幣拜稽顙踊訖則還不復拜賓及送賓之事故云不留賓客有事也云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者案士喪禮無遣車諸侯之士一命曲禮云三賜不及車馬故諸侯之士無遣車也若諸侯大夫雖未三命以其位尊故得有遣車知天子遣車九乘者案雜記諸侯七月而卒哭天子則九月而卒哭今諸侯七乘故知天子九乘也云諸侯不以命數喪禮略也者案大行人上公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今總云七乘是不以命數喪事略也引雜記云遣車視牢具者以證經个與遣車數同故云个是牢具也故雜記注云天子大牢包九个諸侯亦大牢包七个大夫亦大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案既夕禮苞牲取下體鄭注前脛折取臂臑後脛折取骼是一牲取三體士少牢二牲則六）

（體也分爲三个一个有二體然大夫以上皆用大牢牲有三體凡九體大夫九體分爲十五段三段爲一包凡爲五包諸侯分爲二十一段凡七包天子分爲二十七段凡九包蓋尊者所取三體其肉多卑者雖取三體其肉少鄭又云天子遣奠用馬牲其取个未詳也此遣奠所包皆用左胖以其喪禮反吉士虞禮載左胖也）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注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注夾羡道爲位夫子孔子也音義（相息亮反下注同鄉許亮反下皆同夾古洽反一音頰羡徐音賤音義隱云羡車道）曰噫毋注噫不寤之聲毋禁止之辭音義（噫本又作意同於其反毋音無）曰我喪也斯沾注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法其所爲音義（斯音賜沾依注音覘勑廉反）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注專猶司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注非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之在壙男女面位之事曰噫毋者止子張也子張既相以男子西鄉婦人東鄉而昭子不悟禮意乃曰噫毋得如此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既止子張又自言我居喪也既是齊之大家斯盡也人盡來覘視於我當須更爲別禮豈得以依舊禮專猶同也爾當同此婦人與男子一處若婦女之賓爲賓位焉與男子之賓同處婦女之主爲主位焉與男子之主同處於是昭子家婦人從男子皆西鄉同在主位賓之男子及賓之婦人皆西廂東鄉言非也）

穆伯之喪敬姜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孔子曰知禮矣注喪夫不夜哭嫌思情性也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昔者吾有斯子也吾以將爲賢人也注蓋見其有才藝吾未嘗以就公室注未嘗與到公室觀其行也季氏魯之宗卿敬姜有會見之禮音義（行下孟反見賢遍反下文不敢見同）今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注內人妻妾音義（夫音扶下同本亦有無夫字者）注（正義曰此一節論喪夫不夜哭并母知子賢愚之事斯子也必多曠於禮矣夫者斯此也曠猶疏薄也言此子平生爲行必疏薄於賓客朋友之禮故賓客朋友未有感戀爲之出涕者此不哭者謂暫時不哭故上云晝夜哭是也案家語云文伯歜卒其妻妾皆行哭失聲敬姜戒之曰吾聞好外者士死之好內者女死之今吾子早夭吾惡其好內聞也二三婦共祭祀者無加服孔子聞之曰女智莫若公父氏之婦知禮矣與此不同者彼戒婦人而成子之德此論子之惡各舉一邊相包乃具）

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注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注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敬姜者康子從祖母音義（從才用反）疏（注正義曰案世本悼子紇生平子意如意如生桓子斯斯生康）

（子肥世本又云悼子紇生穆伯靖靖與意如是親兄弟意如是康子祖穆伯是康子祖之兄弟敬姜是穆伯之妻故云康子從祖母也）

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於斯其是也夫注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音義（去羌呂反號戶刀反）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注節哭踊有以故興物者注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注哭踊無節衣服無制音義（徑古定反）禮道則不然注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注陶鬱陶也音義（陶徒刀反）陶斯咏注咏謳也音義（咏音詠謳本亦作嘔烏侯反）咏斯猶注猶當爲搖聲之誤也搖爲身動搖也秦人猶搖聲相近音義（猶依注作搖音遙近附近之近）猶斯舞注手舞之舞斯慍注慍猶怒也慍斯戚注戚憤恚音義（慍斯戚紆運反此喜怒哀樂相對本或於此句上有舞斯慍一句并注皆衍文憤扶粉反恚一瑞反）戚斯歎注歎吟息音義（吟本或作唫魚今反）歎斯辟注辟拊心音義（辟婢亦反撫心也）辟斯踊矣注踊躍音義（躍羊灼反）品節斯斯之謂禮注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注無能謂心之無所復

能音義（惡烏路反倍音佩下同復扶又反）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爲使人勿惡也注絞衾尸之飾蔞翣棺之牆飾周禮蔞作柳音義（絞衾戶交反下音欽蔞音柳翣所甲反）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注將行將葬也葬有遣奠食反虞之祭音義（食音嗣注同謂虞祭也）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爲使人勿倍也注舍猶廢也音義（舍音捨）故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禮之訾也注訾病也音義（訾似斯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游言制禮有節之事有子與子游同立見孺子號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不知夫喪之踊也言我尋壹不知夫喪之踊也何須有節直似孺子慕者其事足矣予欲去此踊節其意久矣斯此也言孝子之情在於此小兒直號慕而已其是也夫但如小兒其事即是何須爲哭踊之節子游乃對之曰禮有微情者微殺也言若賢者喪親必致滅性故制使三日而食哭踊有數以殺其內情使之俯就也何胤云哭踊之情必發於內謂之微微者不見也有以故興物者興起也物謂衰經也若不肖之屬本無哀情故爲衰經使其覩服思哀起情企及也引由外來故云興物也然衰經之用一則爲孝子至痛之飾二則使不肖之人企及今止說興物以對微情之故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謂直肆已情而徑行之也無哭踊節制乃是夷狄之道禮道則不然者然猶如是也言中國禮道則不如是夷狄也人喜則斯陶者爲明踊次節而踊由心哀故此以下極言哀樂之本也喜者外竟會心之謂也斯語助也陶者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

（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胤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陶斯咏者咏歌咏也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咏斯猶者搖動身也咏歌不足漸至自搖動身體也猶斯舞者舞起舞也搖身不足乃至起舞足蹈手揚樂之極也舞斯慍者慍怒也外竟違心之謂也凡喜怒相對哀樂相生故若舞而無節形疲厭倦事與心違所以怒生怒生由於舞極故云舞斯慍也故曲禮云樂不可極卽此謂也何胤云樂終則慍起非始之慍相連繫也慍斯戚者戚憤恚也怒來觸心故憤怒起也此句對喜斯陶也戚斯歎者歎吟息也憤恚轉深故因發吟息也此句對陶斯咏歎斯辟者辟撫心也歎息不泄故至撫心也此句對咏斯猶辟斯踊矣者撫心不泄乃至跳踊奮擊亦哀之極也此句對猶斯舞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者品階格也節制斷也斯此也此之謂禮生於哀樂也若喜而不節自陶至舞俄頃而慍生若怒而不節從戚至踊踊極則笑故夷狄無禮朝殯夕歌童兒任情倏啼欻笑今若品節此二塗使踊舞有數有數則久長故云此之謂禮如鄭此禮本云舞斯慍者凡有九句首末各四正明哀樂相對中央舞斯慍一句是哀樂相生故一句之中有舞又慍也而鄭諸本亦有無舞斯慍一句者取義不同而鄭又一本云舞斯蹈蹈斯慍益於一句凡有十句當是後人所加耳亦不得對而盧禮本亦有舞斯慍之一句而王禮本又長云人喜則斯循循斯陶既與盧鄭不同亦當新足耳人死斯惡之矣者以上明辟踊之節以下明飾喪以奠祭之事人死斯惡之者以人身既死形體腐敗故惡之故倍之以其恐惡之故制絞紟衾設蔞翣以飾之故使人勿惡也以其恐倍之故始死設脯醢之奠以至於葬將行之又設遣奠而行送之既葬反哭設虞祭以食之雖設奠祭未曾見其死者而饗食之也既不饗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舍此奠祭而不爲者也所以設奠祭者爲使人勿倍其親故也禮意既然不可無節故子之所譏刺於禮有踊節者亦非禮之病害也言哭踊有節正是禮之所宜非禮之病上有若見孺子之慕唯譏哭踊有節不譏絞衾奠祭之事子游猷應答以辟踊卽止今更陳絞衾脯醢之事者以有若之意欲直同孺子生者不節其哀死者不加其飾故子游既言生節哀遂說死者加飾備言禮之節制與夷狄不同也）

吳侵陳斬祀殺厲注祀神位有屋樹者厲疫病吳侵陳以魯哀元年秋音義（疫音役）師還出竟陳大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是夫也多言盍嘗問焉師必有名人之稱斯師也者則謂之何注大宰行人官名也夫差吳

子光之子盍何不也嘗猶試也夫差修舊怨庶幾其師有善名音義（還音旋竟音境大音泰注及下文注大宰大師大史大廟大傅皆同嚭普彼反使色吏反夫差音扶下初佳反吳王名闔廬子盍戶臘反）大宰嚭曰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注獲謂係虜之二毛鬢髮斑白音義（斑伯山反本又作頒音同）今斯師也殺厲與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注欲微切之故其言似若不審然正言殺厲重大音義（與音餘下及注有此與同）曰反爾地歸爾子則謂之何注子謂所獲民臣曰君王討敝邑之罪又矜而赦之師與有無名

乎注又微勸之終其意吳楚僭號稱王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征伐不合斬祀殺厲之事各依文解之夫差既見陳大宰嚭來謂行人之官名儀曰是夫也多言夫謂大宰嚭言是大宰嚭也博聞强識多有所言盍何不也當試也何不試就問焉我修先君之怨而興此師必有善名在外衆人稱此師也則謂之何欲令行人儀以此辭而問大宰嚭也古之侵伐者不斬祀不殺厲不獲二毛者此謂以至仁攻至暴用兵如此若兩軍相敵則不然左傳云雖及胡耇獲則取之大宰嚭特舉古之善以駁吳師之惡師與有無名乎者既反地歸子其事既善師豈有無善名乎言必有善名也與是語辭注正義曰知吳侵陳者案左傳吳伐楚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有田從田無田從黨逢滑當公而進曰楚未可棄吳未可從陳懷公遂不從吳子光之召至今夫差克越乃修先君之怨秋八月吳侵陳修舊怨是其事案哀六年吳伐陳鄭知非六年者稱伐不云侵哀元年經雖不見傳云吳侵陳與此文同俱云侵故爲哀元年大宰行人官名也者據周禮有大宰卿一人又有大小行人故知大宰及行人皆官名陳大宰嚭與吳大宰嚭名號同而人異也云夫差吳子光之子者世本及吳世家文也正言殺厲重大者以其殺人故重於斬祀若其不殺直拘囚人而已故輕也故穀梁傳云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是侵輕而伐重也又微勸之終其意者上以微切之謂譏斬祀殺厲今復勸之反地歸子故言又也因吳王反地歸子則云師有善名是微勸之也終其意者上譏切斬祀及殺厲是初有其意欲吳哀矜既得吳哀矜則云師有善名是終竟其欲哀矜之意）

顏丁善居喪注顏丁魯人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

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焉如不及其反而息注從隨也慨憊貌音義（慨皆愛反憊皮拜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居喪哀殺有漸之事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者皇皇猶彷徨如所求物不得上檀弓云始死充充如有窮謂形貌窮屈亦彷徨求而不得之心彼此各舉其一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者謂殯後容貌望望焉如有從逐人後行而不及之上檀弓云既殯瞿瞿如有求而不得與此亦同也但始死據內心所求殯後據外貌所求故此經始死求而不得據內心也上檀弓云既殯求而不得據外貌也既葬慨焉如不及者謂既葬之後中心悲慨然如不復所及既不可及其反而息者上殯後云從而不及似有可及之理既葬慨焉如不及謂不復可及所以文異也上檀弓云既葬皇皇如有望而不至此謂既葬慨焉如不及亦同也此始死皇皇者是皇皇之甚故云如有求而弗得上檀弓云既葬皇皇是輕故云望而不至此既葬則止不說練祥故葬後則慨然上檀弓葬後更說練祥故云練而慨然祥而廓然但親之死亡哀悼在心初則爲甚已後漸輕皆有求而不得望而不及但所據有淺深耳殯後雖據外貌亦猶哀在內心但稍輕耳故鄭注上檀弓云皆哀悼在心之貌）

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注時人君無行三年之喪禮者問有此與怪之也讙喜說也言乃喜說則民臣望其長久音義（讙音歡說音悅下同）仲尼曰胡爲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注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之聽朝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遺喪家

（宰聽政之事言乃讙者尚書無逸云言乃雍雍讙字相近義得兩通故鄭隨而解之）知悼子卒未葬注悼子晉大夫荀盈魯昭九年卒音義（知音智下同）平公飲酒注與羣臣燕平公晉侯彪音義（彪彼蚪反）師曠李調侍注侍與君飲也燕禮記曰請旅侍臣音義（李調如字左傳作外嬖嬖叔）鼓鐘注樂作也燕禮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獻君亦如之音義（闋苦穴反止也）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注怪之也杜蕢或作屠蒯音義（蕢苦怪反注蒯同屠音徒）曰在寢注燕於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注三酌皆罰音義（曠飲於鴆反下飲斯飲之飲曠飲調飲寡人皆同）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注曩鄉也謂始來入時開謂諫爭有所發起音義（曩乃黨反嚮本亦作鄉同許亮反爭爭鬭之爭）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注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爲吉事所以自戒懼音義（子卯不樂如字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興乎疾日人一反）知悼子在堂斯其爲

子卯也大矣注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雜記曰君於卿大夫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音義（比必利反下同）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注詔告也大師典奏樂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注言調貪酒食褻嬖也近臣亦當規君疾憂音義（爲于僞反嬖必計反）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注防禁放溢音義（匕必李反共音供與音預防音房又扶放反）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注聞義則服杜蕢洗而揚觶注舉爵於君也禮揚作媵揚舉也媵送也揚近得之音義（觶之豉反字林音支又云酒器近附近之近下聲相近同）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注欲後世以爲戒至于今旣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注此爵遂因杜蕢爲名畢獻獻賓與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有大臣之喪不得有作樂飲酒之事各依文解之曩者爾心或開予者曩鄉也平公呼蕢而進之呼其名曰蕢鄉者汝酌三酌是汝之心或開發於予予望汝有諫是以不與汝言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者言悼子喪在堂此比其爲子卯之忌大矣言悼子之喪大於子卯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者調是君之嬖褻之臣臣當規正君過唯欲行燕會貪求一飲一食）

忘君違禮之疾而不諫是以飲之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者蕢言調是君之嬖褻臣也當規正君憂疾言已身是宰夫亦當規正於君若非因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諫之事皇氏云非不也杜蕢言各憂其事宰夫不以刀匕是共乃又敢與諫爭越官侵職是以飲也公謂侍者曰者公謂侍者云我死之後則必無廢棄此爵恒當留之爲後鑑戒當時在未獻之前故又語侍者云至於今既畢獻之後此所揚之觶是謂之杜舉表明此爵實杜蕢所舉注正義曰悼子晉大夫者左傳文下注云平公晉侯彪亦春秋文燕禮記曰請旅侍臣者案燕禮記云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謂公既酬臣臣受酬者既拜謝公恩請行旅酬於侍臣引之者證師曠李調是侍飲之臣也鼓鐘鼓猶奏也謂燕奏鐘樂也賓入門者案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是賓入門奏肆夏既獻而樂闋燕禮記又云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是獻君亦如之經唯云鼓鐘燕禮云若舞則勺知非工入升歌下管間歌合樂之後無時奏鐘必以爲賓初入門奏肆夏者以鐘師云以鐘鼓奏九夏故知聞鐘是初奏肆夏也杜蕢或作屠蒯者春秋作屠蒯故云或作屠蒯杜蕢屠蒯聲相近故禮傳不同也燕於寢者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故知燕於寢也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者案尚書時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商郊又史記云兵敗紂自焚而死是紂甲子死也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之萇宏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同誅昆吾既乙卯而亡明桀亦以乙卯被放也鄭司農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刑非鄭義也今所不用也知揚觶是舉爵於君以上云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既云杜蕢洗而揚觶故知舉爵於君案燕禮獻君之後行酬之初媵爵者洗象觶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是舉爵於君也揚作媵者謂燕禮大射凡舉爵皆爲媵此云揚觶

鄭云揚舉也燕禮云媵故鄭云媵送也揚媵義得兩通但此云杜舉揚訓爲舉故揚近得之此謂舉爲得也知獻君與賓者與杜蕢此事舉爵在燕禮之初賓主既入得杜蕢之言不可既廢唯獻君與賓燕事則止皇氏以爲至於今謂記録之人至於今爲記之時謂之杜舉春秋云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樂人舍業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案春秋與此小異亦所聞不同或二文互相足也

禮記注疏卷九

禮記注疏卷九考證

檀弓下車三乘疏則國王宜九乘○王字上不應有國字疑衍文

大夫弔注疏鄭注大夫以下時來弔禭○時來應作特來

又疏廟門謂殯宮門也○臣召南按此廟門即寢門賈疏曰士死於適室以鬼神所在則曰廟故名適寢爲廟也

仁親以爲寶注仁親親行仁義○臣召南按注太遠其注大學又云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覘此注爲稍近然何不以愛親直解而必倒其辭乎

稽顙而不拜哭而起起而不私○臣召南按國語作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穆公曰重耳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爲後也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不私不沒於利也與此文所記不同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疏此云拜稽顙或舉殷禮○臣召南按拜字讀斷言拜而必用稽顙者其義如是疏非也

重主道也注○臣召南按重之制度疏未言及士喪禮曰重木刊鑿之甸人置於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注曰木也懸物焉曰重士重長三尺

卒哭曰成事注其辭蓋曰哀薦成事○臣召南按士虞記始虞曰哀薦祫事再虞如初曰哀薦虞事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鄭以三虞之文測卒哭之制當是一例耳

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注卒哭吉祭○臣召南按士虞記賈疏云卒哭爲吉祭者喪中自相對若據二十八月後吉祭而言則禫祭以前總爲喪祭也

陳太宰嚭使於師夫差謂行人儀曰○洪邁曰嚭乃夫差宰陳遣使者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者簡錯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太宰嚭曰

子卯不樂音義鄭同漢書翼奉說則不然○顧炎武曰甲子乙卯但言子卯古人省文也翼奉乃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術家之說非經義也

注疏案昭十八年二月乙卯○昭字上當有左傳二字各本俱脫

禮記注疏卷九考證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郭文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檀弓下

公叔文子卒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音義（拔蒲八反）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注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音義（行下孟反）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注君靈公也音義（粥音祝）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注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音義（難乃旦反注同）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注班制謂尊卑之差故謂夫子貞惠文子注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謂君誄臣之謚法各依文解之請所以易其名者生存之日君呼其名今既死將葬故請所以誄行為之作謚易代其名者故謂夫子貞惠文子者案謚法愛民好與曰惠外内用情曰貞道德博聞曰文既有道德則能惠能貞故鄭云

（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案文次先惠後貞此先云貞者以其致死衛君事重故在前上先言惠者據事先後言之注正義曰案世本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是獻公孫也戍作發者以春秋左氏傳作發故云戍作發案昭二十年左傳云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冦與鄄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又云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載寶以出又云公如死鳥注云死鳥衛地）

石駘仲卒注駘仲衛大夫石碏之族音義（駘大來反碏七略反）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注莫適立也音義（適丁歷反注同）曰沐浴佩玉則兆注言齊絜則得吉兆音義（齊側皆反）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注心正且知禮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爲有知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事各依文解之卜所以為後者既有庶子六人莫適立也故卜所以堪為後者其掌卜之人謂之曰若沐浴佩玉則得吉兆所以須有卜者春秋左氏之義故昭二十六年云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若公羊隱元年云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何休云適夫人無子立右媵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何休作膏肓難左氏云若其以卜隱桓以禍皆由此作乃曰古制固亦謬矣鄭箴之云立長以嫡不以賢固立長矣立子以貴不以長固立貴矣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請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氏之義不沐浴佩玉者居親之喪必衰絰憔悴安有居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注子車齊大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注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音義（亢音剛又苦浪反養羊尚反下皆同）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爲之也注度諫之不能正以斯言拒之已猶止也音義（度大洛反）於是弗果用注果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亢既見凡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不止必須爲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二子爲之注正義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魯師及齊師戰於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鄭蓋據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凡當處分由已）

（故知是子車弟也）

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叔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注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音義（啜昌劣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叔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注之稱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孔子以子路傷貧故答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為粥以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答上生無以為養斂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槨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為禮）

衛獻公出奔反於衛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后入注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音義（從才用反注下同）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靮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注言從守若一靮紖也音義（羈音基靮丁歷反紖陳忍反）君反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注言有私則生怨弗果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注正義曰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為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旰不召公射鴻於囿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喜以父言攻孫氏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於衛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于衛也）

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注革急也音義（革本又作亟居力反注同）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注急弔賢者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注脫君祭服以襚臣親賢

也所以此襚之者以其不用襲也凡襚以斂音義（襚音遂脫本亦作說又作稅同他活反）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注所以厚賢也裘縣潘邑名音義（縣音懸注同潘普干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為衛大史今寢疾其家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公祭事雖了與尸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哭遂以所著祭服脫而襚之又與之采邑曰裘氏及縣潘氏與二邑又書錄其賞辭而納之棺云世世恒受此邑至萬世子孫無有改變案禮君入廟門全為臣請尸得言寡人者是後人作記者之言也注正義曰案士

（喪禮君使人襚不云祭服襚臣今君以祭服襚故云親賢也得以祭服襚之者禮諸侯玄冕祭廟大夫自玄冕而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襚也祭服既尊得以襚臣者以其臣卑不敢用君襚衣而襲之也所以不用襲者襲是近尸形體事褻惡故不敢用君之襚衣也案士喪禮云君襚衣及親者及庶兄弟之襚皆不用襲故士喪禮云庶襚繼陳不用注云不用不用襲也至小斂則得用庶襚故士喪禮小斂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鄭云陳衣庶襚也旣云不必盡用明有用者至大斂得用君襚故士喪禮大斂君襚祭服散衣庶襚凡三十稱又云君襚不倒是大斂得用襚也云凡襚以斂者謂庶襚以小斂君襚以大斂也鄭言此者明襚衣不用襲也）

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注婢子妾也音義（乾音干屬之玉反夾古洽反）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況又同棺乎弗果殺注善尊己不陷父於不義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病時失禮也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者尊己乾昔子名也兄弟言屬子云命輕重之義也曰如我死者此所屬命辭也欲言其死後事也則必大爲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者婢子妾也屬命云令大爲己棺又使二妾夾己於棺中也陳乾昔死者陳乾昔旣屬兄弟之後而死且言陳乾昔者謂亦久嬰疾病或陳乾昔總是人名但先儒無説未知孰是案春秋魏顆父病困命使殺妾以殉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又晉程鄭問降階之道鄭然明以將死而有惑疾此等並是將死之時其言皆變常而論語曾子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但人之疾患有深有淺淺則神正深則神亂故魏顆父初欲嫁妾是其神正之時曾子曰其言也善是其未困之日且曾子賢人至困猶

善其中庸已下未有疾病天奪之魂魄苟欲偷生則趙孟孝伯程鄭之徒不足怪也）

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注春秋經在宣八年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先日辛巳有事於大廟而仲遂卒明日而繹非也萬干舞也籥籥舞也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音義（繹音亦去羌呂反注同籥羊勺反）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注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案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東門襄仲者世本及左傳文也云萬干舞也籥籥舞也者案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干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是也籥舞執羽吹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羽籥是也云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無聲謂廢留萬舞而不去以萬舞無聲故也鄭志答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爲廢謂廢留不去也然鄭引萬干舞籥籥舞雖是傳文鄭翦略其事不全寫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三句全是傳文也）

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注公輸若匠師方小言年尚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注斂下棺於椁般若之族多技巧者見若掌斂事而年尚幼請代之而欲嘗其技巧音義（般音班注及下同封彼驗反技其綺反下同）將從之注時人服般

之巧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注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注言視者時僭天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音義（碑被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角反繂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三家視桓楹注時僭諸侯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音義（下戶嫁反植時力反）般爾㠯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注以已字言誰有強使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音義（爾㠯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若與同）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注毋無也於女寧有病苦與止之音義（毋音無）噫注不寤之聲音義（噫於其反）弗果從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非禮嘗巧不從之事季康子母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壙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關窆而下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為機窆之事夫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用大木為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舊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己巧事誰有強偪於女而為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

（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己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女有病公肩假既告般為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衆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注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涖匠師是也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者儀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斲大木為碑也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椁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為鹿盧者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繂繞者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紼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繂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繂也喪大記云君四繂二碑諸侯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繂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竪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輴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繂也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者以言視桓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為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瑑為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以已字者言經中以用之以義是休已之字所以用之以得為休

（己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己義異也云借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借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毋無也者依說文止毋是禁辭故說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若干犯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讓也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不寤之聲者公肩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曉寤於禮故傷之而為此聲也）

戰于郎注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注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音義（禺音遇又音務辟音避罷音皮倦其卷反頸吉領反掖音亦）曰使之雖病也注謂時繇役音義（繇本亦作徭音遥）任之雖重也注謂時賦稅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注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音義（弗能弗亦作不為于偽反下注國為下為懿同復扶又反下復射謂不復同難乃旦反）我則既言矣注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往皆死焉注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鄭或為談春

秋傳曰童汪踦音義（重依注音童下同汪烏黄反踦魚綺反冠古亂反）魯人欲勿殤重汪踦注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與成人之喪治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音義（行下孟反）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注善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童子死難之事戰于郎哀十一年齊伐魯魯與齊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進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煩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己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其隣之童子姓汪名踦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冠欲勿殤童汪踦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踦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正義曰案桓十年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即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踦之事故為一也禺人昭公之子者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錡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為遂季氏公曰務人為此禍務人即公為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禺人者禺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重皆當為童者此云重汪踦下云重汪踦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為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為童也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注云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何以此云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

（人之喪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汪踦能致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人為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且指衆辭汪踦非是家無親屬但國家哀其死難為斂葬之）

子路去魯謂顏淵曰何以贈我注贈送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注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謂子路曰何以處我注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注居者主於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過墓則式過祀則下者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式式下也他墳尚式則已先祖墳墓當下也注正義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

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之注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来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有吳師陳或作陵楚人聲音義（馬裻音篤本亦作督）陳弃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子射諸注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勸之音義（射食亦反下同）射之斃一人韔弓注不忍復射斃仆也

韔韜也音義（斃本亦作弊婢世反下同韔勑亮反仆蒲北反又音赴韜吐刀反）又及謂之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注揜其目不忍視之音義（文及本或作又及一人又一人後人妄加耳）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三人亦足以反命矣注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音義（朝直遥反與音預乘繩證反盾食允反又音允）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注善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殺人有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手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韔其弓則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别言手弓者令其殺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韔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毅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人謂彼勍敵與我決戰雖及胡耇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也注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共王之子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弃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為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者是昭十二年左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

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為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聲者謂陳弃疾餘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云楚人聲朝燕於寢者朝之於燕皆在於寢若路門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屨升堂謂之飫明脫屨升堂則坐也是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知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菆是射者在左攝叔云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戈盾勇力在右自然御者在中央此謂凡常戰士也若是元帥則在中央鼓下御者在左戈盾亦在右故成二年鞌之戰於時郤克為中軍將時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是將居鼓下也解張御郤克解張云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右若天子諸侯親為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兵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為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鄢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為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為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並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注魯成十三年曹伯盧卒於師是也盧諡宣言桓聲之誤也音義（桓依注音宣）諸侯請含注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音義（含胡闇反啖徒暫反食音嗣徐音自）使之襚注非也襚賤者之事襄公朝于荆康王卒注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子昭也楚言荆者州言之荆人曰必請襚注欲使襄公衣之音義（衣於既反）魯人曰非禮也荆人強之注欲尊康王音義（強其丈反下注同）巫先拂柩荆人悔之注巫祝桃茢君臨臣喪之禮音義（拂芳勿反柩其久反茢音列）注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失禮之事注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荆者楚屬荆故荆言之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荆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桃茢之事已具于上

滕成公之喪注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注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弓也進書奉君弔書音義（肸許乙反）子服惠伯為介注惠伯慶父玄孫之子名椒介副也音義（介音界注同）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注郊滕之近郊也懿伯惠伯之叔父忌怨也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

伯也春秋傳曰敬叔不入音義（難乃旦反）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注政君命所為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音義（昭尚遥反）遂入注惠伯強之乃入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依文解之敬叔為使惠伯為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為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令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注正義曰案世本叔肸生聲伯嬰齊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為叔肸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案世本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椒也經直云郊知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己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随在路不相畏難入滕始難者雖有怨讎但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己故難之引春秋傳敬叔不入者昭三年左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政君命所為者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為叔父敬叔呼懿伯為五從祖此注乃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故知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注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音義（蕢苦怪反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注同）曾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注行弔禮於野非齊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注魯襄二十三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兑梁即殖也音義（于奪徒外反注并兑同杞音豈殖時職反華胡化反且子餘反）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妻妾執注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音義（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遥反上時掌反）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敝廬在君無所辱命注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音義（廬力居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蕢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注正義曰案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朝與諸侯大夫同）孺子䵚之喪注魯哀公之少子音義（䵚吐孫反）哀公欲設撥

注撥可撥引輴車所謂紼音義（撥半末反輴勑倫反）

問於有若有若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注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氏

顏柳曰天子龍輴而椁幬注輴殯車也畫轅為龍幬覆也殯以椁覆棺上塗之所謂菆塗龍輴以椁音義（椁音郭幬大報反攢塗才九反下音徒）

諸侯輴而設幬注輴不畫龍為榆沈故設撥注以水洮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輴車滑音義（沈本又作瀋同昌審反洮古堯反汁之十反滑于八反）

三臣者廢輴而設撥竊禮之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注此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輴三臣於禮去輴今有紼是用輴僭禮也殯禮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音義（中竹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注同去羌呂反下同掘求勿反又求月反又戶忽反肂本又作肆以二反棺坎也見賢遍反衽而審反）

疏（正義曰此論諫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輴謂畫輴車轅為龍載柩於上累材作椁而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輴載柩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椁設木於上以幬之不為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輴須設榆沈備擬牵引為有榆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今三臣者依禮廢輴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輴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而君何得學焉注正義曰經直云龍輴知畫轅為龍者以輴之形狀庳下而寬廣無似龍形唯轅與龍為形相類故知畫轅也云所謂菆塗龍輴以椁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輴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椁齊乃菆木為題湊為四阿椁制而塗之輴不畫龍者以上云龍輴此直云輴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注喪大記云諸侯不題湊喪大記大夫二綍二碑是大夫有綍綍即紼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輴是大夫有輴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輴用輴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輴紼惟殯時用輁軸不得用輴紼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菆置西序士掘肂見衽者是喪大記文謂菆叢其木以鄭三西倚於西序肂謂穿地為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衽言棺上小要之衽出於平地）

悼公之母死注母哀公之妾哀公為之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注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為之緦耳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妾注為之下弗為服皆同與音餘）

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注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嬖妾文過非也音義（嬖必計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為妾著服非禮之事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注正義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緦以哀公為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緦以對之耳）

季子皐葬其妻犯人之禾注季子皐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成宰或氏季犯躐也音義（躐力輒反）

中祥以告曰請

庚之注（申祥子張子庚償也）音義（庚古衡反償徐音尚）子皐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注（時僭侈）音義（僭子念反侈昌氏反又赤氏反）朋友不以是棄予注（言非大故）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注（恃寵虐民非也）音義（長丁丈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子皐見申祥請償故拒之云孟氏不以是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為畜暴之故也朋友不以是犯禾之事離弃於我以其小失非大故也斷此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太過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已故鄭云恃寵不肯償禾故云虐民注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高柴字子皐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為成宰者下文云子皐為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皐故

鄭云或氏季以身最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皐字不同者古字通用）

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音義（餽本又作饋其位反遺也使色吏反見賢遍反）違而君薨弗為服也注（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之事也故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曰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為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自稱己君為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違而君薨弗為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注（諱辟其名）音義（辟音避）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注（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音義（鐸大各反）

（舍音捨）自寢門至于庫門注（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皐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事之禮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禮云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周禮司几筵云喪事素几鄭注云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卒哭而諱者諱謂神名也古者生不相諱卒哭之前猶生事之故不諱至卒哭乃有神諱也生事畢而鬼事始己者并解所以虞立尸卒哭

而為神諱義也既虞卒哭則生事畢鬼神之事方為始也自寢門至于庫門者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子五門則至皐門也故鄭引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也若凡諸侯則皐應路也注正義曰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者合釋有尸有几筵及諱也下室謂內寢生時飲食有事處也未葬猶生事當以脯醢奠殯又於下室饋設黍稷謝玆云下室之饋器物几杖如平生鄭君答張逸云未葬以脯醢奠於殯又於下室設黍稷曰饋下室內寢也至朔月月半而殷奠殷奠有黍稷而下室不設也既虞祭遂用祭禮下室遂無事也然不復饋食於下室丈承卒哭之下卒哭之時乃不復饋食於下室皇氏以為虞則不復饋食於下室於理有疑高祖之父謂孝子高祖之父也於死者高祖也卒哭猶未遷故云當遷也至小祥乃遷毀也易說帝乙曰易之帝乙為成湯者鄭引易證六世不諱故卒哭而舍高祖之父也易說者鄭引云易緯也凡鄭云說者皆緯侯也時禁緯侯故轉緯為說也故鄭志張逸問禮注曰書說書說何書也答曰尚書緯也當為注時時在文網中嫌引祕書故諸所牽圖讖皆謂之說云案易云帝乙歸妹易乾鑿度說易之帝乙謂是殷湯也書之帝乙六世王者亦易緯言也書酒誥有帝乙而乾鑿度說云乙是殷六世王也先儒注皆以酒誥帝乙紂父紂父去湯多世不啻於六世也然史記殷本紀云王名乙者甚衆上皆有配字惟紂父稱帝乙耳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即是六世王也既並為帝故皆得曰帝乙也祖乙是湯六世孫與湯同名是六世得同名云天之錫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錫則世疏可同故舉六世以為證也謂天所錫者殷以生日甲乙為名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為名也白虎通云殷質以生日名子也故殷太甲帝乙武丁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注稱舉也雜記曰妻之諱不舉諸其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偏諱之事注正義曰引雜記者證稱是舉之義）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注憂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縞冠也音義（敗必邁反）赴車不載櫜韔注兵不戢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還告於國櫜甲衣韔弓衣音義（櫜音羔韔本亦作韔勅亮反戢側立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車不載櫜韔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櫜戢之弓則不以韔戢之故注云兵不戢示當報也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櫜弓矢春秋傳云右屬櫜鞬皆以櫜為韜弓此注為甲衣者以下韔文韔既是弓衣故以櫜為甲衣）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注謂火燒其宗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注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人宗廟虧傷之事注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注怪其哀甚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注而猶乃也夫之父曰舅音義（重直用反）夫子曰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音義（苛音何本亦作荷識申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苛政嚴於猛虎之事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乃也婦人哭畢乃答之曰然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魯人有周豐也者哀公執摯請見之注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音義（摯音志下戶嫁反）而曰不可注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公曰我其已夫注已止也重強變賢音義（夫音符強其丈反）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注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注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滅無後之地音義（虛本亦作墟同起魚反注同處昌慮反下同）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注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衆

以信其後外恃衆而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注涖臨音義（涖音利又音類解佳買反舊胡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當以禮義忠信為本之事各依文解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也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周豐之意以虞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辭令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疑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周人作會為身無誠信而民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化之雖以言辭誓命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散離貳也周豐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下而已注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故為無後也會謂盟也者案昭三年左傳云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為盟也案尚書夏啟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啟有塗山之會又禹會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誓盟民因誓因盟而始離畔非謂殷人始作誓周人始作會若夏啟作甘誓禹會塗山皆身有誠信於事善也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者五帝三王身行德義不專用誥誓盟詛故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

（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為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事也）喪不慮居注謂責舍宅以奉喪毀不危身注謂憔悴將滅性音義（憔在遥反悴在醉反）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後也

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注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音義（為于偽反下同長丁丈反下官長幷注同嬴音盈札側八反）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觀其葬焉注往弔之其坎深不至於泉注以生恕死音義（深式鴆反）其斂以時服注以行時之服不改制節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注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所音義（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檢反隱於刃反注同從子容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聘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年九歲焉得觀其葬而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

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及闔廬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是一也以生恕死者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示節也者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節也今封墳廣輪揜坎其高可隱又是有其節制故云示節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之辭）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注還圜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音義（號戶高反注同）而遂行注行去也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正義曰既封墳已竟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覲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覲禮云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帀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土上故云

（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不可更反再言之者慇傷離訣之意）邾婁考公之喪注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音義（婁力俱反下同）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注弔且含音義（含胡闇反注及下同）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王其使容居以含注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夫歸含耳言侯王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音義（僭子念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注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音義（易則易並以豉反下及注同拒本又作距）容居對曰容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注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不闕義則服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使自明不妄音義（頓徒困反本亦作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大夫容居來弔且含容居致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王於邾君此居養致之音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

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謂廣大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易于雜者謂應簡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用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邾人謂其虛誕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若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遺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存是不忘可悉故不言也其言先祖即是不忘君注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賵襚是也云言侯王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王故云進侯王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易謂臣禮者易是簡易故為臣禮易既為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為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初如是者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於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含禮未歛之前以玉實口士則）

（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卽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辭於棺及殯上若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辭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

子思之母死於衛注（嫁母也姓庶氏）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乎注（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注（祝佐含斂先服）音義（祝之六反）五日官長服注（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注（庶人）三月天下服注（諸侯之大夫）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注（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為棺椁作棺椁也斬伐也）音義（畿音祈）不至者廢其祀刎其人音義（刎勿粉反徐亡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椁材之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含斂先服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服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繐衰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

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太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喪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邑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椁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椁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注（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目不明之貌）音義（饑居宜反字林九衣反本又作飢同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貿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斂力檢反下同）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注（嗟來食雖閔而呼之非敬辭）音義（奉芳勇反）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注（從猶就也）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注（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狷之辭）音義（與音餘注同狷音絹）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饑者狂狷之事黔敖見有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愍之故曰嗟子來食餓者聞其嗟己無敬己之心

（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至於此痛困怒而遂去默然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狂狷故為此辭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為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

邾婁定公之時有弒其父者注定公貜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音義（有殺本又作弒同式志反下臣殺子殺同貜俱縛反且子餘反）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曰是寡人之罪也注民之無禮教之罪音義（瞿本又作懼紀具反）曰寡人嘗學斷斯獄矣臣弒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音義（斷丁亂反）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注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都為豬音義（殺如字壞音怪洿音烏豬音誅復扶又反）蓋君踰月而后舉爵注自貶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弒父之事定公既見有司告以人弒其父乃言曰寡人嘗試學斷此弒父之獄矣臣之弒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弒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弒父凡在宮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弒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宮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注正義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宮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弒君弒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

不能亦不言也故春秋崔杼弒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為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弒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弒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容或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殺父之人異義衛輒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如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弒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駮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豬都也者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宮而豬焉謂掘洿其宮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為都故引南方之人謂都為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

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注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注心識其奢也輪輪囷言高大奐言眾多音義（奐音喚本亦作煥奐爛言眾多也囷起倫反）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注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者欲防其後復為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是全要領以

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面再拜稽首注（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音義（要一遥反注及下注要君同京音原下同下亦作原字）君子謂之善頌善禱注（善頌謂張老之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音義（禱丁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解之晉獻文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佯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斲其椽而礱之張老諫之是也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亦足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

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也注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絶高為京廣平曰原京非葬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

仲尼之畜狗死注（畜狗馴守）音義（畜許六反又許又反馴守上音巡下如字又守又反）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弃為埋馬也敝蓋不弃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首陷焉注（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音義（貢本亦作贛音同為埋于偽反下亡皆反下並同狗古口反封彼劔反出注）路馬死埋之以帷注（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

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注（閽人守門者）音義（閽音昏弗內上如字下音納）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廄而修容焉注（更莊飾）音義（廄久又反）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音義（鄉許亮反下戶嫁反）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敬也）音義（辟音避下同）涉內霤卿大夫皆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注（禮之）音義（霤力又反）君子言之曰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夫皆辟位者二子既入涉至內霤卿與大夫皆逡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也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閽人拒之二子退而修容閽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畏敬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逡巡而東西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斯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弔有常服而得特為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陽門之介夫死注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注宋以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音義（罕呼旱反）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注覘闚視也音義（覘勑廉反說音悅下注同闚去規反）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注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注救猶助也音義（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注微猶非也音義（當丁郎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殆不可伐也者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為疑辭也詩云凡民有喪者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弃其舊室舊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為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上扶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注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桓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也）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注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音義（般音班弒音試過於葛反）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注麻猶絰也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音義（與音預）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絰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皋門也莊公以三十二年薨太子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既葬竟除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絰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而去絰注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弒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

公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以葬畢卽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絰不入者謂葛絰故前文云天子諸侯葛絰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絰不入庫門絰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也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絰不入故云麻猶絰也其實上是君身絰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絰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卽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案論語云羔裘玄冠不以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總除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注沐治也音義（壤如丈反）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注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木以作音音義（材音才）歌曰貍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注說人辭也音義（貍力知反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注佯不知音義（佯音羊）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注已猶止也音義（從才用反以已並音以）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遺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手叩木作音口為歌曰貍首之斑然者言斷椁材文彩似貍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弃丘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親之道尚得與之和睦故舊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是故舊身無毀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案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吳季札識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五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已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弃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毀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獎奬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實得矣

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注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音義（譽音預向許亮反肸許乙反）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注作起也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注陽處父襄公之大傅音義（父音甫注同傅音賦）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不沒

其身其知不足稱也注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己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植或為特音義（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注同植直吏反又時力反注同知音智射音亦又音亱）其舅犯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注謂久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璧請亡要君以利是也音義（難乃旦反要一遥反）我則隨武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注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范字季晉人謂文子知人注見其所善於前則知其來所舉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

注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弓二寸以為侯中退或為妥音義（退然音退亦作退勝音升妥他果反）其言吶吶然如不出諸其口注吶吶舒少貌音義（吶如悅反徐奴劣反）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注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管鍵也庫物所藏音義（長丁丈反鍵其展反徐其偃反鑰也）生不交利注廉也死不屬其子焉注潔也音義（屬音燭）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處先世大夫死者既衆假令生而可作起吾於衆大夫之内而誰最賢可以與歸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者并

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植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其仁不足稱也者文子云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己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弃去唯求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故云其仁不足稱也利其君不忘其身者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謂進思盡忠不忘其身者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己遺弃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具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先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

其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文子至其口者作記者美文子知人既美隨士會於前知其所舉還如隨會之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之卑退也其發言舒小似吶吶然如不出諸口謂言語卑下也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涉於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為霸主總領諸侯武為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坫亦何怪也注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肸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羊舌大夫也故閔二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

向與齊晏子語云肸又無子是名肸幷猶專也幷者謂幷他事以為已有是專權之事故云幷猶專也云謂剛而專已者剛經中植也文五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年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以趙盾為將狐射姑卻為佐狐射姑恨之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賈季即狐射姑也賈是采邑季則其字也謂久與文公辟難者案左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紲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引鄉射記者證中為身也故儀禮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大射處五十步一步料二寸以為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云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夫士之總稱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為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為鍵而有故云管鍵

叔仲皮學子柳注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音義（學戶教反注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絰注衣當為齊壞字也繆讀為木樛垂之樛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言雖魯鈍其於禮勝學音義（衣衰依注衣作齊音咨繆依注讀曰樛音居蚪反為舅于偽反下為舅為天子不為凡不為戇同魯鈍徒困反亦作頓）叔仲衍以告注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衍或為皮音義（衍以善反注同）請繐衰而環絰注繐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環絰弔服之絰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者衍既不知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之音義（繐上音歲下七雷反縷力主反好呼報反）曰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末吾禁也注衍荅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其言行音義（喪如字末莫曷反）退使其妻繐衰而環絰注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弔服之絰服其舅非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柳失禮之事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

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為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絰也謂絞麻為絰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為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繐衰首服環絰衍荅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繐衰環絰末吾禁也者末無也我著繐衰環絰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繐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繐衰而環絰注正義曰知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者案世本桓公生僖叔牙叔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衣當為齊者喪服婦為舅姑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讀為不樛垂之樛者讀從喪服傳不樛垂之樛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絰皆然唯弔服環絰不樛耳

云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栁以叔仲為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為士妻其實大夫妻為舅姑亦齊衰云衍蓋皮之弟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為名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栁請衍則衍尊於子栁是子栁叔也云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經弔服之經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經鄭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鄭注雜記云環經者一股所謂纏經也纏而不樛是環經不樛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時人不服此服則衍與子栁應知總衰為非今子栁既受學於父不肯粥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者據喪服謂總衰也云弔服之經者謂環經既以此服服舅故云非也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

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注 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緌不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蜩也緌為蜩喙長在腹下 音義 （成本或作郕音丞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緌耳佳反蚩昌之反蜂子逢反蜩音條喙呼惠反又竹角反）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食采地也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制服者也聞子皐將為成宰遂為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子弟子子皐其性至孝來為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罪及已故懼之遂制衰服也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為設二譬也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則冠而蟬有緌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蜩也緌謂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緌也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者以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則非為蠶設蜂冠無緌而蟬口有緌緌自著蟬非為蜂設亦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皐方為制服服是子皐為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蟬緌各不關於蠶蜂也）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 注 勉強過禮子春曾子弟子 音義 （強其兩反）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 注 惡乎猶於何也 音義 （惡音烏注同） 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日過二日曰吾

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吾母死而不得吾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為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 注 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 音義 （旱音汗縣音懸繆音穆） 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 注 奚若何如也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 音義 （雨于付反注及下同暴步卜反下同尪烏光反鄉許亮反覬音冀本又作冀音同）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 注 錮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 音義 （暴人之疾子一讀以子字向下與音餘錮音固） 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

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注（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覡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音義（覡胡狄反旱暵呼旦反雩音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喪）音義（徙市上音死下音是為于偽反不亦可乎可或作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歲旱變之事而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者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注正義曰所引春秋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絶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然案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徙市者庶人之喪禮者今徙市是憂戚於旱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覓財利要有急須之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

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注（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音義（祔音附下同合音閤下同間間廁之間）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注（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音義（善夫音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間於椁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椁中無別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榖則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禮記注疏卷十

禮記注疏卷十考證

陳乾昔寢疾疏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臣召南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則豈不得以（句）其母以嘗巧者乎（句）則病者乎（句）○此鄭讀也臣召南按今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十二字為句蓋鄭以母字為毋音而今讀如字也又一讀則豈不得（句）以其母以嘗巧者乎亦通

注疏漢書謂之方中○臣召南按方中亦曰方上趙廣漢傳杜建護作平陵方上是也亦曰斥上惠帝紀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是也張湯傳調茂陵尉治方中

子手弓（讀）而可手弓（句）子射諸○此注疏讀也陳澔集說以子手弓而可（句）手弓（句）子射諸（句）

注疏棄疾君陳蔡苛慝不作（空空空空）棄疾故楚人善之因號為陳棄疾也○疏闕四字毛本作盜賊伏隱是也○臣召南按左傳稱蔡公不稱陳公當是稱謂異耳如公叔務人為禺人曹宣公為桓公記者記事原與史文不核

又疏故成右云贊王鼓○成右當作戎右各本俱誤

使之襲注非也襲賤者之事○臣召南按諸侯親襲非禮孔氏必有發明此處蓋脫疏一段矣

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注忌怨也疏謂敬叔殺懿伯云云○劉氏曰此與左傳注不同而皆有可疑按左傳云及郊遇懿伯之忌此作為懿伯之忌皆先言及郊而後言忌可見是入郊後方遇忌也恐是忌日之忌○臣召南按叔父忌日豈可不行劉說非也此記本文與左傳無異自鄭為異說而孔疏遂順注解之然左傳疏明斥鄭注此記之謬可參考也

辟於路畫宮而受弔焉音義辟音避○臣召南按上下文義辟當音闢言辟除道路以畫宮室之位而受弔也

哀公欲設撥注所謂綍○方慤曰以文考之為揄沈故設撥則是以手撥揄沈而灑於道也鄭以為綍失之

仕而有未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注○臣召南按注以臣有饋於君解君有饋焉非經意也陳櫟曰賓之而勿臣故有饋焉不曰賜而曰獻其將命之使不但曰君而曰寡君若子思之仕衛孟子之仕齊是也此說得之

葬於嬴博之間注嬴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臣召南

按前後書志泰山郡有博縣嬴縣此注猶云今泰山郡之屬縣耳

邾婁考公之喪注考或為定○顧炎武曰邾隱公當魯哀公之時傳至曾孫考公其去春秋已遠而魯昭公三十年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勿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是已失國而為寓公其尚能行王禮於隣國乎定公在魯文宣之時作定為是

晉獻文子成室注晉君獻之謂賀也○陳澔曰君有賜於臣豈得言獻疑獻文二字皆趙武謚如貞惠文子

執女手之卷然疏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臣召南按疏非是劉敞曰如貍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與拳同如執女手之拳言沐浴之滑膩也此說似勝本文言夫子助之沐椁非助之造作也疏謂孔子手執斤斧誤矣

禮記注疏卷十考證

謹案第四頁前三行經啜叔飲水刋本監本毛本叔並訛菽據釋文改

第九頁後七行疏不應四柱諸本訛作不云應柱又但瑑為二柱瑑訛環並據宋本改

第十一頁後三行疏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諸本齊侯訛作齊魯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後七行注商陽仁不忍傷人諸本商訛謂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七行注故謂高祖之父諸本謂訛為據宋本改

第二十七頁後三行注命猶性也諸本猶訛須據宋本改

第二十九頁前一行疏屈辱臨於敝邑者諸本於敝訛作益弊據宋本改

前二行疏謂應簡易諸本應訛惡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君見存諸本存訛有據宋本改

第三十八頁前一行疏夫人哀姜之娣叔姜所生諸本娣訛姊據宋本改

前八行疏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諸本復訛服據宋本改

第四十一頁前一行疏不得以理終沒其身諸本理訛至據宋本改

第四十二頁後五行注繆讀為木樛垂之樛諸本讀訛當木訛不據宋本改

第四十七頁前二行疏故善魯之祔也諸本祔訛夫據宋本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劉天耆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王制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注二五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夫曰卿音義（王者如字徐于況反十日入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爲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凡王者之制度祿爵爲重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者法五行之剛日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日不以王朝之臣而以諸侯臣者王朝之臣本是事王今王制統天下故不目在其數謂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不取王臣也此作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總記三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通云王是天子爵號穀梁傳曰王者仁義歸往曰王以其身有仁義衆所歸往謂之王王者制統海内故云王制不云天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稱官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而得稱職故詩云袞職有闕考工記云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也此並互文以見義既天子不官亦當不主一職若以主天下爲職亦得管天下爲官矣祿者穀也故鄭注司祿云祿之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祿援神契云祿者錄也白虎通云祿者錄也

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氏以爵盡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是也案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祿是田財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國之重事須裁節得所王者制度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云君十卿祿並先言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從云爵也熊氏皇氏以爲試功之祿故在爵前案此王者制度必當舉其正禮何得唯明試功之祿下云君十卿祿豈試功乎熊氏皇氏之說於義疑也公者案元命包云公者爲言平也公平正直侯者候也候王順逆伯者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爲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爾雅侯爲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伯者嫌是東西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此上大夫卿外惟有下大夫所以下文除卿之外更有上大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云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事也皇氏熊氏皆爲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公故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故春秋陽處父爲太傅經云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稱公故春秋襄三十年傳云鄭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分爲三等者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爲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各有別命不復細分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總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爲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故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知諸侯亦爲官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下云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爲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諸侯是也諸侯亦稱職故左傳云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述職謂諸侯朝天子是諸侯稱職也其爵則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士冠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謚耳是也注正義曰知象陰陽者案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總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己辛癸是也

天子之田方千里注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内以祿公卿大夫元士音義（晷音軌日影）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注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内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

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音義（朝直遙反卷內皆同畿求衣反狹音洽後文同太平音泰斥昌石反黜陟上丑律反下竹力反主爲于僞反下爲有亦爲有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

案元命包云日圓望之廣尺以應千里故云象日月之大亦取畧同也者案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尺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略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畧同故云亦云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也案下注云待封王之子弟此唯言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之耳皆象星辰之大小也者案元命包云王者封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爲鄭房心爲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以爲附庸是象星辰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别優劣云不合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集合朝會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爲小國之城若詩崇墉言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云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者案易文言云元者善之長也故元爲善也案周禮注天子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故云善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王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則不得爲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國則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案明

堂位云脯鬼侯又呂氏春秋云昔紂爲無道殺梅伯而醢之殺鬼侯而脯之以禮諸侯於廟楚辭云梅伯葅醢是殷有鬼侯梅伯也鄭引此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爲一者案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爲一一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令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爲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爲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爲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爲子

（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答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案尚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則應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猶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等以雖伐紂九州之地尚臨狹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謂開斥廣大於先中國方三千里今方七千里是斥大九州之界也武王既列爵惟五是意欲爲五等之封但爲界狹今周公爲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職文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謂周之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國所因殷之諸侯既無大罪不可以絶滅亦如周之諸侯以勲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爲惡者皆黜退之不復得爲諸侯或黜滅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爲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謂其不以功過黜陟者謂平常諸侯皆益之地使滿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鄭答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君爵於公地方百里爵卑而國大者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百

里之意云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者解畿外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者本以祿賜羣臣不須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爲治民故也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內有百里之國有五十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説者因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等虞家質應三等案虞書輯五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含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案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爲三等也含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

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也注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爲糞音義（分扶問反食音嗣下同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下注同墝本又作墽苦交反長丁丈反下文及注皆同糞方運反）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十卿祿注此班祿尊卑之

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及士大夫井卿及君之祿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主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墽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案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爲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者謂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以此推之下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制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爲上地即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司徒不異也既有九等案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畮一易之地家二百畮再易之地家三百畮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易各爲三等則九等也案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藪澤之地九夫爲鳩八鳩而當一井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賦法積四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千里之畿地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長轂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爲山川坑岸六十四井爲平地出稅案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緣邊一里治爲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爲甸六十四井出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異義九等者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相比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周禮九等又不同也所以上農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記云上地畝一鍾鍾六斛四斗百畝百鍾則六百四十斛案食貨志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百斛也案廩人中歲人食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庶民喪祭費用又少且年有豐儉不恒上孰崔氏以爲畝皆一鍾人恒食四鬴又爲什二而稅又云祭用數之仂者苟欲計算使合其義非也云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謂冢宰爲天官之長司徒爲地官之長自所命或若大府爲府藏官之長大司樂爲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之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此班祿尊卑之差者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隨國之大小爲節案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

（皆據無采地者言之故鄭答林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注此諸侯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之序也其爵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在上耳音義（頫吐弔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使卿大夫士頫聘班序行列之法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經文既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非是特來故知使卿大夫頫聘並會也云其爵位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國卑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異固在上耳者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小國之卿爵異於大國之大夫其爵既異固當在大夫之上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鴈使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注謂其爲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

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爲微音義（三分如字爲介音界）疏（正義曰中士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爲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爲三分令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大國爲上而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爲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注正義曰言謂其爲介者若聘禮士介四人是也各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是也本國出使是行至他國與諸國並會也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云中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國爲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知據大國而言云大國之士爲上次國之士爲中小國之士爲下者解經之中士爲中國之士下士爲下國之士經雖無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類之則上士爲大國之士也號上士中士下士之內各分爲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國之士爲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爲上小國以次國爲上耳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傳謂士爲微者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云執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謂士爲微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注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立次國六十十六

卿也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爲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謂之次國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六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音義（閒音閑障之尚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閒田之法如鄭所注此經云是殷法也周禮則九服夷鎮蕃三服謂之四海四海之內謂要服以內殷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案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於禮義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爲天子縣內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則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是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案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謂置二百一十國外之餘地爲附庸閒田也若封人附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注正義曰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爲立也云立大國三十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箇國則準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十六卿也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里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據有職事者言之故爲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十二小卿也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十二小卿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則諸侯爲主若不得取其財物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故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是也定本云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雖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不管若如此解則於而已二字爲妨恐定本誤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下云天子之縣內鄭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土地減國數少是也云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案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相距爲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是要服以內爲中國也云設法一）

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爲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不實封必知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惟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二十五四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方五百里者不過四也云又封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一十六六箇一十六爲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爲六箇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爲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猶餘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者以一箇二百里之國爲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云盈上四等之數者謂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四十六則爲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者以其上惟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直言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旣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則六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是處地方千里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封伯十一之外猶餘百里之方一是五箇千里之方内總餘百里之方五得爲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案鄭注大司徒云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令一州惟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注司徒云凡諸侯爲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皆有且此云州别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爲公爲四百里之上加九同得進爲五百里也伯於三百里之上加七同得爲四百里進爲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爲三百里進爲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爲二百里進爲子也言同者謂積累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注司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又鄭云魯以周公之故得兼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

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朌其餘以禄士以爲閒田注縣内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周亦曰畿畿内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

焉盼讀爲班音義（盼音班賦也）疏（正義曰此經明天子縣內國數多少及祿士之法案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此特云縣內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案鄭注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爲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名山大澤不以盼者畿外列士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所以不盼者亦爲與民共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入之五府即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爲閒田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閒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閒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盼賜故閒田多依周禮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爲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爲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爲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又注大司徒云畿內之制未聞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祿士謂無地之士給之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爲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有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無地者不稱爵也注正義曰引詩殷頌者是玄鳥祀高宗之篇證殷稱畿也云周亦曰畿者周禮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爲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身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九皆以次相三若三孤有致仕之副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者案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不須致仕之後朝上更別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注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

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

音義（與音預注及下注不與同塗音徒要一遥反下要服皆同并必政反又如字滅古斬反闕盛衰並讀如字）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內畿外國數之法前文云凡四海之內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數此經總明殷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注正義曰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答孟孫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與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案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答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羣臣則諸侯也鄭云兼用外傳內傳語者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云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者案覲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鄭注貴寶若白狼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云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故云然也案萬國之數注在皐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百里者

三分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三封國七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公侯之國一又以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國二又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是百里之方三封國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一封七十里之國二有奇者以百里之方一爲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用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方二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公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伯七十里之國四百有奇又以千里之方二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及奇餘爲附庸山澤故州有千二百國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達鄭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郭卿大夫之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

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知非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棊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云禹承堯舜而然矣者以堯末遭洪水之前帝德寬廣不制以法故中國五千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內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衞服是三千里又五百里爲要服是三千五百里要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也案尚書咎繇謨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故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咎繇注又云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也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國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漸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縣內是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爲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及下雜論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兼載焉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爲九以要服之內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案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內云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也若以當代言之衰謂周末幽厲之時與夏末同盛衰之中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云終此說之意者謂終竟此孝經緯所說之意云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者謂一州之內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國但未知國之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聞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餘爲天子閒田許慎謹案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恊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駮之云而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千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八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

氏無駁與許同案易下繫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注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里爲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千里之土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爲優劣也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爲御注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音義（共音恭）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畿内千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注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内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五百里經云千里之内以爲御者謂四面相距爲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案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各有所給故其職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須故爲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爲衣食但官是卑褻故用近物御爲尊重故用遠物此爲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與否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注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

爲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音義（帥色類反注及下同卒子忽反下及注同牧音木）

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注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音義（陝失冉反一音古洽反召詩照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爲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爲之言因者因其州内賢侯非州外别取州牧則知以賢侯爲之故下曲禮以侯爲牧周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爲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爲州伯張逸疑而問鄭鄭答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賢者亦可進爲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爲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爲五等諸侯九州之伯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太公爲王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爲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伯畿内有一伯故爲九伯也案鄭志注尚書爲八伯張逸問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内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内不置也畿内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之伯而云五侯九伯畿内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之其寔無也州長既用賢侯爲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伯子男賢者而爲之鄭注曲禮云

二王之後不爲牧則殷亦當然殷既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旄丘責衛伯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案尚書舜典云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亦稱伯故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案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稱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九命作伯大宗伯職文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文故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也

千里之內曰甸注服治田出穀稅音義（甸大薦反）千里之外曰采注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音義（采蒼改反當丁浪反又如字）曰流注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貢或不

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二百里流音義（蠻莫還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畿內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否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稅者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爲治田也九州之內地者經文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貨物是也二百里流者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注正義曰以周禮其官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文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三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故雜記而言之或舉夏或舉殷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

二十七人注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是矣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音義（選宣戀反見賢遍反與音餘）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既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之大國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爲言耳

（知大夫有上下者案前云次國之下卿位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何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爲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云上士者對府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眡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壹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

餘亦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也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其君自命爲異也下文備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案鄭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案前云小國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案周禮三命受位鄭云謂此列國之卿始有列位於王爲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此自據侯伯爲言以會彼三命受位者耳注正義曰鄭又爲一說畿內之國唯置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令記者或欲因子男此又以見畿內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注使佐方伯領諸侯音義（監古蹔反監於古銜反卷末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爲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爲三監者爲武庚也與此別也）

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注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之事此言縣內則夏法也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爲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祿也則子孫恆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云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則諸侯總據大夫以上而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鄭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鄭惟據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別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故諸侯惟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此雖論夏法殷周亦然畿內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得襲父故位故下文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也必知列國未

（賜爵亦視元士者以詩云靺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靺韐之服是也）外諸侯嗣也注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音義（冠古亂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外諸侯父死子得嗣位之事此畿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也故下云諸侯世子世國所以畿內諸侯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效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異義案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案易爻位三爲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興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殷之大夫亦世祿故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是也其諸侯之大夫則下文云不世爵祿謂殷禮也若周制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祿故隱公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云管氏奪伯氏駢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音義（命卷音袞古本反復扶又反冕音勉）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已下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爲上公與王者之後齊同而著袞冕故云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襃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注正義曰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袞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袞故周禮司服又覲禮皆作袞是禮之正經也故云其通則曰袞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經雖以殷爲主亦雜記虞夏之事故鄭引虞夏之制言之案有虞氏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此云特謂虞舜與禹相接事相關穿故尚書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以臯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臯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司服文引之者證三公一命袞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袞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周以前則山在袞上不得云一命袞也衣服之制歷代不同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玄衣法天黃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黃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陳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上纁下裳用纁者鄭注易下繫辭云土託位南方南　色亦黃而兼赤故爲纁也案禮祭地牲玉用黃以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黃色太質故用纁也衣爲天色玄禮天牲玉用蒼者以天色晝則蒼夜則玄衣不用蒼亦以其太質故也然祭天

亦有牲用玄者尚書及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是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下十有二章故尚書臯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也月二也星辰三也山四也龍五也華蟲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絺繡絺紩也謂紩刺以為繡文以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案鄭注司服云至周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物畫山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其神化龍是水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冕故為雉也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考工記云鳥獸蛇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廟彝尊之飾有虎蜼二獸虎有猛蜼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蜼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案周禮有六彝有雞彝鳥彝斝彝黄彝虎彝蜼彝此直云宗彝知非雞彝鳥斝黄必為虎蜼者案明堂位云夏后氏雞彝殷以斝周以黄目又周禮陳六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六尊之次犧象著壺大山大是虞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蜼彝在後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雞斝之等以周禮差之而當毳冕故知虎蜼有毛之物也虎蜼淺毛細毳故也藻者取其潔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米取其潔白生養黼謂斧也取其決斷之義黻謂兩已相背取其善惡分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說横生義例恐非本旨此是天子之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案臯陶謨云五服五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也謂公侯之服自山而下七也是伯之服自華蟲而下五也謂子

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與孝經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鄭必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衮冕而下則衮服最尊尚無日月星辰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於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舊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衮冕不為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藻而下不得稱為毳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則五章自宗彝而下與毳冕相當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衮之衣五章鷩衣毳衣皆三章希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章數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意皇氏每事曲為其說恐理非也衣章並畫希冕之衣獨繡者以粉米地物養人服之以祭社稷又地祇並是陰類故衣章亦繡也周之衣服既無日月而郊特牲云衮冕日月之章者謂魯禮也魯以周公之故衮冕亦日月之章其周之天子所用祭服則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司農云大裘羔裘也知羔裘者以祭天至質故知羔裘以天色玄謂黑羔裘其六冕所祀依冕之先後祭神之尊卑以衮冕之服華故祭先王以希冕陰

類故祭社稷五祀以玄冕質素故祭羣小祀日月雖尊以天神從質故亦玄冕故玉藻云天子玄端以朝日鄭注云端當爲冕其祭地之服無文案詩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天地相對則祭地亦用大裘故孝經援神契云祭地之禮與祭天同亦據衣服同也又有皮弁以日視朝韋弁以即戎冠弁以田獵故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詩采芑注云韋弁服朱衣裳則韎韋也其事同鄭志又以韋弁爲素裳未知孰是司服又云眡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袞冕其皮弁又以燕諸公故詩云有頍者弁注云弁皮弁詩人責王不以皮弁燕諸公此則朝服燕也又以食故玉藻云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又郊祭之前服之以聽祭報故郊特牲云皮弁以聽祭報又著以舞大夏故明堂位云皮弁素積以舞大夏雖是魯禮王所同之其賓射燕射時亦皮弁也知者案射人職賓射在朝故知用朝服也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明天子燕亦以朝服故知賓射燕射亦皮弁也司服又云凡甸冠弁服注云甸田獵也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王卒食而居則玄端此玄端亦緇衣朱裳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謂之端者已外之服其袂三尺三寸其祛尺八寸其玄端則二尺二寸祛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二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玄端也哭諸侯則爵弁故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紂衣爵弁者如爵頭色又有素服凶荒則服之故司服云大札大荒大烖素服其衣服首飾大裘之冕其冕無旒故注弁師云冕服有六而言五冕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凡冕之制皆玄上纁下故注弁師云皆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爲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以朱爲裏但不知用布繒耳當應以繒爲之以其前後旒用絲故也案漢禮器制度廣八寸長尺六寸也又董巴輿服志云廣七寸長尺二寸皇氏謂此爲諸侯之冕應劭漢官儀廣七寸長八寸皇氏以爲卿大夫之冕服也若如皇氏言宜董巴專記諸侯應劭專記卿大夫蓋冕隨代變異大小不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爲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絲爲旒垂五采之玉故弁師云掌王之五冕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注云每就間蓋一寸旒別有五采玉十有二袞冕故前後各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希冕五旒用玉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之則知天子韋弁與皮弁同也其冠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弁矣自此以前皆王者之服祭服則以衣名冕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皮弁以下則以弁名衣餘服既輕舉爲重故也其諸侯以下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公之袞冕數與王同其就數則異故鄭注覲禮云上公袞無升龍其旒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案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同則服毳冕也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爲助祭於王若助王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若其從王祭祀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祭其先君則皆玄冕故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云端當爲冕其二王之後祭受命之王各服已上之服其自祭餘廟與諸侯同有孤之國其孤則希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謂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希冕大夫玄冕以注玉藻云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大夫則服襢衣其夫士則服祿衣以此言之卿希冕大夫玄冕士爵弁也此服皆謂助祭君也若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

士則玄端大夫則朝服儀禮特牲士祭玄端少牢上大夫祭朝服公之孤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其天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大夫則皮弁知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故知天子大夫亦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故鄭注玉藻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案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諸侯既用玄冠而齊則孤卿大夫以下並用玄冠齊也諸侯玄冕而祭天子孤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之皆與齊時玄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三命以下玄冠齊玄冠祭是齊祭同冠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朝服以視朝韋弁以即戎與天子同諸侯田獵亦用韋弁故左傳衛獻公射鴻於囿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皮冠豹舄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是也諸侯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又大祥之祭服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大祥以後則麻衣麻衣則白布深衣也但緣之以布耳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禮云主國之喪主人長衣待賓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揜尺深衣則緣而已其中衣制如長衣在上服之自天子以下皆有若祭服中衣用素故詩云素衣朱襮其他服中衣用布故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其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爲朝服諸侯卿大夫士以玄冠緇衣素裳爲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玄端者皆其制與士同其大夫士案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並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其首飾諸侯皆以三采爲藻垂三采之玉公袞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希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七玉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若熊氏之義分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韋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希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二采朱綠各依命數其皮弁韋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其一命大夫玄冕及士則爵弁皆無旒知諸侯以下首飾藻旒玉數如此者案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故鄭注云繅斿玉璂如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藻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燕於韋弁皮弁是也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注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之事）

注正義曰經直云大國之卿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

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旣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案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爲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爲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爲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爲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命相當故不引之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注論謂考其德行道藝音義（行下孟反）論辨然後使之注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任事然後爵之注爵謂正其秩次音義（任而鴆反）位定然後祿之注與之以常食音義（與如字又音預）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各隨文解之任事然後爵之者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注正義曰辨謂考問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引易曰問以辨之是易文言文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注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注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關宮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積音義（畜許六反涂音徒本又作塗屏必政反去羌呂反賙音周餼許旣反有宅王肅注尚書如字鄭音知嫁反懲艾也下同劓魚氣反刖五刮反又音月囿音又髡五忽反本又作完音同徐户官反積子智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爵人及刑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此云爵人於朝謂殷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故洛誥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時册命周公故特祭文武若諸侯爵人因嘗祭之日故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是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亦謂殷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是故公家不畜刑人者旣與衆棄之以是之故天子諸侯之家不畜刑人也大夫不得育養士遇刑人於塗弗與言也謂逢遇於塗不與之言屏之四方惟其所之者屏猶放去也謂已施刑暴故放逐棄去使嚮四方量其罪之輕重合所之適處而居之旣是罪人被放不干及以政教之事謂不以王政賦役驅使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困乏又無賙餼直放之化外任其自死自生也注正義曰役賦不與謂役賦之事不干與於刑人解經不

（及以政云亦不授之以田困乏又無賙餼也者解經亦弗故生也田里所以安其身賙餼所以養其命皆是爲生之具今並不與是不故欲使其生也云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者證經屏之四方此云虞書者舜典文鄭注云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三居謂周之夷服鎮服蕃服云周則墨者使守門以下是周禮掌戮文案掌戮墨者使守門注云黥者無妨於禁御云劓者使守關注云截鼻亦無妨以貌醜遠之云宮者使守內注云以夫道絶也云刖者使守囿注云斷足驅衛禽獸無急行云髡者使守積注云王之同族不宮之者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引之者欲明周家畜刑人異於夏殷法也）

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注此年每歲也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然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

音義（一朝直遙反數色角反又所具反）

天子五年一巡守

注天子以海內爲家時一巡省之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二歲一巡守

音義（守手又反本或作狩後巡守皆同省色景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論諸侯遣卿大夫聘問及自親朝之事注正義曰知小聘使大夫者案聘禮記云小聘曰問三介大聘使卿爲介有五人其小聘惟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案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

（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此年大夫之聘但子太叔畧而不言此亦據傳文直云大聘與朝不云比年小聘案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注唯據文襄故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録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爲虞夏法或以爲殷法文義雜亂不復相當曲爲解說其義非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案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偏是也案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爲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爲四部四年又偏總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案鄭注尚書曰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偏則非五年乃偏又孝經之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無文不可知也鄭此注虞夏之制即云周之制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故指而言之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案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案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荅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志之言則夏殷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爲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爲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

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令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衞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爲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方別各爲四分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於西故稱韓侯入覲鄭云秋見天子曰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於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案大宗伯云春見曰朝注云朝猶朝也故其來之早夏見曰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注云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冬見曰

遇注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殷見曰同注云殷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每當一時一方總來不四分也此六者諸侯朝王之禮又諸侯有聘問王之禮故宗伯云時聘曰問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頫曰視注云殷頫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其諸侯自相朝則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鄭知久無事而相聘者案昭九年左傳稱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知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子來朝衞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稱朝衞晉是大國故稱聘若

俱是敵國亦得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也若已初即位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若已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傳云即位而來見也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間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案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逵服虔皆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許慎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是鄭以歲聘間聘朝文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

但强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案禮有覲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其朝覲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總號周禮指其別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間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案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云五年者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案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爲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

（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爲太煩過五年爲其太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注岱宗東嶽音義（岱音代）柴而望祀山川注柴祭天告至也音義（柴仕佳反依字作祡）覲諸侯注覲見也音義（覲見如字舊賢遍反）問百年者就見之注就見老人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注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音義（大音泰後大學大祖大子大樂正大史皆同）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注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質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民之志淫邪則其所好者不正音義（賈音嫁注同好呼報反下及注同惡烏路反辟匹亦反徐芳亦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邪似嗟反）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注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注舉猶宗也音義（削息約反）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君絀以爵注不順者謂若逆昭穆音義（絀丑律反退也昭常遙反凡言昭穆放此）變禮易樂者爲不從不從者君流注流放也音義（樂音岳）革制度衣服者爲畔畔者君討注討誅也有功德於民者加地

進律注律法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注假至也特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音義（嶽音岳下同假音格禰乃禮反父廟也）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王者巡守四嶽柴望及絀陟之事各依文解之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歷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覲諸侯者覲見也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案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是也覲禮又云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敎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如覲禮反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爲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之後乃徹去方明故鄭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二者謂覲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朝事儀云朝日東郊退而朝諸侯故云由此二者言之則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今於覲禮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之時王升立於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

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歃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此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則燔柴也天謂日也與此岱宗柴所用事别覲禮云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地瘞謂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謂祭天告至而覲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又以柴爲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意證巡守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别也覲禮云爲宫即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宫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玉之下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黄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之祭有方明也而皇氏云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皇氏用之爲說其義非也問百年者就見之者此謂到方嶽之下見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有百年者則王亦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先見百年者下云八十九十者東行西行者弗敢過道經之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别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者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市納賈者命典市之官進納物賈之書以觀民之所有

愛好所有嫌惡若民志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命典禮者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鐘鼓之樂及制度衣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文雖小異大意與此同也山川神祇者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也山川在其國境故削以地宗廟是内神故云不順不順不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絀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者禮樂雖爲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爲不從君惟流放制度衣服便是政治之急故以爲畔君須誅討此四罪先經後重言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者孔注尚書云自東嶽南巡守五月至則是從東嶽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每歸格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别一歸若嶽别一歸而更去便是路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既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案爾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郭景純注云泰山爲東嶽在奉高縣西北霍山爲南嶽郭注山在衡陽湘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縣西漢武帝以說衡山遼曠因讖緯皆以霍山爲南嶽故移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爲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爲名非從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自魏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爲西嶽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爲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注正義曰嶽者何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宗者尊也岱爲五嶽之首故爲尊也柴祭天告至者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同陰律也者鄭以先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以聽軍聲又典同注

云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管者因其先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先言耳謂若逆昭穆者案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左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於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律法也者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之等是也假至也釋詁文也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始祖下及於禰廟別皆一牛鄭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是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下皆是巡守之禮雖未太平得爲之故詩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時邁是武王詩邁行也時未太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

若會同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伐也以此故知未太平得巡守皇氏以爲未太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禪者必因巡守太平乃始爲之故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凰不臻麒麟遯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於天鳳凰降龜龍假又鉤命決云刑罰藏頌聲作鳳凰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仲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鄗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爲藉乃得封禪是太平祥瑞總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太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封禪也似武王得封禪者鄭因巡行連言封禪耳不得當時封禪也白虎通云封禪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代之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爲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地以厚爲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或曰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

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於泰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昔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泰山伏犧神農少皞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惟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爲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己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於亭亭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説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泰山旁小山名也

禮記注疏卷十一

禮記注疏卷十一考證

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疏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臣召南按公侯百里周初定制虞虢公爵自應百里耳張逸問及康成荅皆非也春秋時之爵大地小與爵畢地大豈周初定制然哉

制農田百畝注疏按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臣召南按司徒上脫小字又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大字則小字之訛也均土地是小司徒職文下所引不易一易再易云云則大司徒職文也

州二百一十國注設法一州封地云云疏謂假設爲法非實封也○臣召南按賴有此文理尚可解朱子曰恐是儒者算法其實不然建國必因山川形勢無截然可方之理真通論哉

八州八伯疏鄭荅志云○志字衍

又疏不可分爲四侯半云云○臣召南按左傳所謂五侯九伯杜預以五等之侯九州之伯解之是也鄭拘疑太過遂至支離

制三公一命卷注疏故尚書臯陶云○云字上脫謨字

又疏其三公司服無文云云○臣召南按周公三公也詩曰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則袞冕矣但周公是九命者其餘八命之三公自合鷩冕以此經文推之可見疏據射人有執璧之文謂當與子男同服毳冕非也天子之卿視侯況三公乎

五年一朝注疏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臣召南按商頌有來享來王歲事來辟之文何不引之

又疏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臣名南按此刋本轉寫之誤也當云東方以春南方以夏西方以秋北方以冬斯與鄭注明堂位之意相合

王於南嶽疏自魏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臣召南按魏字誤徙衡之祀於霍自漢武帝

始也尚書疏作漢字是

禮記注疏卷十一考證

謹案第三頁前五行疏甲丙戊庚壬刊本庚譌寅據毛本改

第四頁後六行疏注云刊本注譌住今改

第五頁後一行疏殺梅伯而醢之刊本醢譌酭據毛本改

第七頁前二行疏須便民利國刊本監本毛本便譌使據宋本改

前五行疏周爵五等法五情諸本情譌精據宋本

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疏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刊本次譌大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後一行注并四十六諸本六譌九據宋本改

第十三頁後三行疏以時入之于玉府是也刊本玉譌王據周禮改

第十八頁後一行疏前文云刊本文譌又今改

後六行疏魯欲伐邾刊本伐訛代今改

第二十頁前六行疏去王城三千五百里諸本城訛畿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而上疑有闕文

第二十三頁後四行疏太公為王官伯刊本王訛五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二行注不得世諸本世訛位據宋本改

第三十頁後三行疏周以黃目諸本目訛也據宋本改

後四行疏故知虎蜼虞夏已飾於尊諸本蜼訛彝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一行疏故知用朝服也諸本服訛故據宋本改

後四行疏以幅廣二尺二寸刊本幅訛輻據毛本改

第三十七頁前四行經亦弗故生也諸本亦訛示據宋本改

第三十九頁後一行疏多與鄭義乖違刊本乖訛乘今改

第四十一頁後一行疏而云三代異物乎刊本乎訛平今改

第四十四頁後四行疏諸侯待于竟刊本待訛侍據毛本改

第四十五頁前五行疏宗廟是內神又宗廟可以表明爵等刊本廟並訛朝據監本改

後六行疏獄之為言桷也桷功德也諸本桷訛誦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貢生臣江長鍹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王制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禰注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音義（禰音類造七報反下及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禰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禰明出亦告祖禰也今惟云禰者白虎通云獨見禰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禰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禰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廟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

也天子用特牲諸侯臯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注正義曰帝謂五德之帝者謚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為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案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總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案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烖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案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案大祝云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祖注造義故求其便宜為福祐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注事謂征伐音義（與如字朝直遙反）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鼗將之注將謂執以致命柷鼗皆所以節樂音義（柷昌六反樂音岳鼗音桃）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注得其器乃敢為其事圭瓚鬯爵也鬯秬酒也音義（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圭字又作珪案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鬯勑亮反秬音巨黑黍也）疏正義

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言之道德是已之所行故後言之諸侯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為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鄭國臣弒君子弒父者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瓚者亦謂上公九命者若未賜圭瓚者則用璋瓚故周禮小宗伯注

云天子圭瓚諸侯璋瓚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以薰圭瓚之制案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二璋之勺形如圭瓚又典瑞注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為柄王之注又云有流前注此是圭瓚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為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瓚等以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鄭國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注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為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總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

（事則此常朝別也將謂執以致命者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柷敔皆所以節樂者案漢禮器制度柷狀如漆甬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敔如小鼓長柄旁有耳搖之使旨擊柷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敔所以節一曲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

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注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尊卑學異名辟明也廱和也所以明和天下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

教也音義（辟音璧注同頖音半）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所引書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令百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十里之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郊外仍有二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為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案書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西郊下文具也辟明也者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廱和也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下之人悉皆明達諧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頖之言班也所以班政教也者頖是分判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案詩注築土廱水之外圓如壁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又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

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注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音義（禡馬怕反又音百注同為于偽反下

為畫物同禱丁老反）受命於祖注告祖也受成於學注定兵謀也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頖獻馘馘或為國音義（訊本又作誶音信注同馘古獲反截耳斷音短下斷馘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祭之事各依文解之受命於祖者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禰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禰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禰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禰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

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注正義曰案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者案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師祭皆稱類爾雅類既為師祭所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為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

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釋菜奠幣者案大胥職云春入學舍菜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案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似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案釋言云訊言也

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詁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頖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案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於學者亦文不具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音義（乾音干庖步交反蒐所交反獮息淺反腊音昔）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注不敬者簡祭祀畧賓客天子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注為盡物也音義（合如字徐音閤揜音掩本又作掩）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注綏當為緌緌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弊之音義（緌依注音緌耳佳反下注同）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注佐車驅逆之車音義（獵力輒反驅丘于反又丘遇反）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注取物必順時候也梁絕水取魚者罻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音義

（獺徐他達反又他瞎反豺仕皆反罻音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苓音同說文云草曰苓木曰落蟲直隆反下同蟄直立反）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注重傷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夭音義（麛本又作麑音迷同卵力管反胎吐來反殀於表反殺也夭烏老反斷丁亂反又音段少長上詩召反下丁丈反）不覆巢注覆敗也音義（覆芳服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臡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二為賓客者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者下殺者也案穀梁桓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骼死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府又車攻毛傳云自左膘

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於右䯚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神敬賓之義天子不合圍者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為夏殷禮下曲禮為周禮義或然也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殺然後諸侯殺諸侯殺然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綏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獺祭魚者案月令正月獺祭魚孝經緯云獸蟄伏獺祭魚則十月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案魯語里革云鳥獸孕水蟲成於是乎

禁罝罘羅網又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者案月令九月豺乃祭獸夏小正十月豺祭獸則是九月末十月之初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有漸故月令季夏云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令二月時鷹化為鳩則八月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為鷹是也設罻羅者案說文云罻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罟謂之羅罻羅總是捕鳥之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案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其零落變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總取材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襦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職

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案司爟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案春秋昭六年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災乎刑鼎則陶鑄也不麛不卵者據春時特甚不殀夭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麛夭鳥翼鷇卵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長麛夭夭與麛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夭注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為夏不田若何休稍異於此案穀梁傳桓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為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

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覩春秋見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為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以注為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職文彼注云夏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為獮獮殺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綏當為緌者綏字是糸旁妥是登車之索緌字是糸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字故云綏當為緌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案明堂位云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緌旌旗無旒者周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緌故鄭答趙商云春夏用大麾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注云以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虞旌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緌不同也佐車驅逆之車者案大司馬云乃設驅逆之車注云驅驅出禽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殺止之時名不同也案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總放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驅獸之車止也謂獵人殺禽既畢布列車乘總驅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昆明也者案說文曰昆同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曰故為明

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注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也音義（杪亡小反度支大各反下音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注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以歲之收入制其用多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音義（耗呼報反殺色戒反又色別反）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注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畜出謂所當給為音義（量音亮率音律又音類本又作緯之畜勑六反後皆同）祭用數之仂注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音義（仂音勒又音力什音十）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注不敢以卑廢尊越猶躐也紼輴車索音義（紼音弗躐力輒反輴勑倫反索悉各反）喪用三年之仂注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注暴猶耗也浩猶饒也音義（浩胡老反）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注常用數之仂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

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注菜色食菜之色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侑食音義（日入一反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家宰制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當積之法各隨文解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来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入之多少以為來年出用之數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歷運有常案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七七八五十六相乘為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箇陽九年一箇陰九年一箇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箇陰陽各三年災歲

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歷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注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均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為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總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畧有閏月十三足為一年故惟有九年之蓄是王肅以為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為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為謂為造國家器物也云筭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仂此直云數之仂故知是一歲之仂也又知仂為什一者以仂是分散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阞捎其藪彼注阞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不敢以卑廢尊者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以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是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所故云越紼云紼輴車索者以停住之時絙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尊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

（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荅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為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啟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為之案禮卒哭而祔練而禘於廟此等為新死者而為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為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為既祔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案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暴猶耗也者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者是多大之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三月而葬注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注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諸侯降期音義（期居宜反）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注縣封當為縣窆縣窆者至卑不得引紼下棺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封謂聚土為墳不封之不樹之又為至卑無飾也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音義（縣封上音玄下音窆彼念反不為于偽反注又為同紼音弗上時掌反下大夫以上同辟音避）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子不祭注從死者謂衣衾棺椁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庶人縣封者庶人之喪賤無碑繂窆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窆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為雨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吏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注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卑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案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為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

是踰越一月故言踰月耳案膏肓休以為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為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案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案易下邳傳甚容說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駮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案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天子於魯既含且賵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駮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案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案周禮無諸侯會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駮與許同其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禮許慎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遑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許以為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駮之云案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畧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案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為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知縣封當為縣窆者若封是封上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為窆也不直云封當為窆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下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紼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綍今庶人無紼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紼下棺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案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駮與許同案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為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云封謂聚土為墳者以對上封為窆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為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塚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

為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丘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案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二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為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從生者謂奠祭之牲器者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禄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犆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謂葬前祭謂葬後包喪終吉祭也鄭必知祭兼喪祭與盧植别者以此云祭從生者喪從死者相對又中庸云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又云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祭又與葬相對皆祭與喪葬連文是一時之言故祭中兼為喪奠也或云在喪中祭尚從死者爵至吉祭乃用生者禄耳故知盧解鄭言奠者自吉祭之奠及非時祭耳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注此周制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音義（祧他彫反契息列反）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注大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大祖别子始爵者大傳曰别子為祖謂此雖非别子始爵者亦然士一廟注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音義（適丁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立廟多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案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鈎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子孫五

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鄭據此為説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毁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為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為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别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来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為祧有二祧焉又儒者難鄭云祭法遠廟為祧鄭注周禮云遷主所藏曰祧違經正文鄭又云

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便有三祧何得祭法云有二祧難鄭之義凡有數條大畧如此不能具載鄭必爲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案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至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韋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案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毁案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毁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廟亦不毁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大祖始封之君者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武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爲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別子爲祖者此據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大祖別子不得爲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任爲大夫者亦得爲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繼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大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案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爲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爲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爲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

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爲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卿即大夫總號故春秋殺卿經皆總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酅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上士二廟者案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總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得兼中下也寢適寢也者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

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音義（礿余若反夏曰戶嫁反注夏曰礿夏祭曰下云夏薦同禘大計反烝之承反祠音詞）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此祭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音義（霤乃救反）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注視視其牲器之數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注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及祭天地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春曰礿者皇氏云礿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礿者新菜可礿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注正義曰蓋為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為禴故於祭義畧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為殷祭者案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是禘為殷祭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

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盩至不窋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知五祀是司命中霤門行厲者案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霤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案下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霤門行以為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總為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為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視視其牲器之數者案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

（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案周禮上公饔餼九牢飱五牢饔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饔餼七牢飱四牢饔禮七獻豆三十有二子男饔餼五牢飱三牢饔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籩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察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粢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强解合之為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總為五等諸侯云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

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謂所因之

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為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音義（鯀古本反熊音雄）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注正義曰案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鯀云至杞為夏後而更郊禹者案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案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為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

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祭鯀故云無主後也其黃熊之言稱入羽淵案爾雅鼈三足能先師或以為黃能義或然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音義（犆音

（特祫音洽）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注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音義（朝直遥反）諸侯礿犆注互明犆礿文音義（互音户又户故反）禘一犆一祫注下天子也祫歲不禘音義（下户嫁反）嘗祫烝祫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祫祭惟犆為時祭之礿故云犆礿夏秋冬之時先為祫祭後為時祭故云祫禘祫嘗祫烝礿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春礿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礿則不禘也禘則不嘗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嘗則不烝此北方諸侯冬來朝者也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礿此東方諸侯春來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礿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為始故也諸侯礿犆者諸侯降於天子故礿在犆上也此見先時祭故礿在犆上禘一犆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惟犆一祫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礿在犆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祫故云嘗祫烝祫鄭既云諸侯祫歲不禘是諸侯當祫之歲法不重禘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祫則不禘若禘則不祫故違鄭注其義非也注正義曰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案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祫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云後因以為常者案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為一祫祭是後因以為常云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祫禘祫嘗祫烝天子位尊故先為大禮也云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祫烝祫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祫亦三年為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皆為又云三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然案鄭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祫大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云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為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為仲遂卒畧言有事傳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於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為殷祭故鄭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新君二年為祫新君三年為禘皆祫在禘前閔公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祫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祫志云四月祫五月禘不譏祫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絰不入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祫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為大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祫志云魯莊三十二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絰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祫）

既祫又即以五月禘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二年除喪始祫大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六年祫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月間有閏積二十一月明月即祫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三年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祫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昭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此是鄭論魯之禘祫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況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國也案穀梁傳以年數者不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祫志除莊公之喪少四月而荅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禫月言之也哀姜之喪僖二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祫者以是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為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則既顈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祫於大祖廟明年春禘於羣廟案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祫祭於大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晉人云廟用修注云謂始禘時左氏說禘謂既朞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祫於太祖而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祫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祫為小故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

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於大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比四時爲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為五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鄭康成祫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祫謂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祖之主於西方東面始祖之子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上禘則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祫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東面其昭主皆南面無穆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云虞夏之制者雜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礿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注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士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音義（大牢如字又音泰少詩照反日入一反）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注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

宜而已音義（稻音盜卵力管反）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注握謂長不出膚音義（繭字又作蠒公典反握厄角反長丁丈反膚方乎反）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故不食珍注故謂祭饗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各隨文解之注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彘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斂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注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

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爲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云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祫祭時祭亦用孟月其餘諸侯不得祭天者大祭及時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案春秋桓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爲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爲公會王人于洮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祫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爲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案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彘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下而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任厥問云天官司衆注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閣答云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殽脀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豳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旦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

物俱有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是也握謂長不出膚者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故謂祭饗者案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諸侯食日特牲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祭以大牢得殺牛諸侯之大夫祭以少牢得殺羊天子大夫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客諸侯待賓皆用牛也公食大夫禮大夫食賓禮亦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庶羞不踰牲注祭以羊則不以牛肉爲羞燕衣不踰祭

服寢不踰廟音義（燕伊見反）疏（注正義曰案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注馳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牢則糝亦不用牛肉以羊肉為羞）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音義（藉在亦反稅式銳反借子亦反）市廛而不稅注廛市物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音義（廛直連反邸丁禮反）關譏而不征注譏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禮國凶札則無門關之征猶譏也音義（譏居宜反征本又作正音同注下皆同札則八反又音截）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注麓山足也音義（麓音鹿）夫圭田無征注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曰卿以下必有圭田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音義（圭音珪）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若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為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

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關境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卿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寛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注正義曰藉之言借也者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為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案孟子滕文公問為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氏及皇氏皆云夏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雖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為夏政寛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井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惟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

夏貢法者案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鄭注云廛里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仕田自卿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四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案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盍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則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內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故孟子云輕於十一大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內有參差不同而言之皆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為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二十夫之田中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為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譏禁謂防遏為重其殷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麓山足也者案傳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也案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山澤之異也征稅也者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征謂稅也引孟子書者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潔也言德行潔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即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師文也

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注治宮室城郭道渠疏（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殷法此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案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田里不粥墓地不請注皆受於公民不得私也粥賣也請求也疏（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葬有常不得輒請求餘處）

司空執度度地注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音

義（度度上如字下大洛反量也）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注觀寒煖燥溼沮謂萊沛音義（沮將慮反沮沮洳也煖乃管反又況袁反下文同萊音來何胤云草所生曰萊庾云草也沛蒲具反何胤云水所生曰沛何休注公羊傳云草棘曰沛）量地遠近注制邑井之處音義（處昌慮反）興事任力注事謂築邑廬宿市也音義（任而鴆反築音竹）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注寬其力饒其食音義（食壯音嗣又如字下側狀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井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當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煖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

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壯糧故云饒其食注正義曰言觀寒煖解四時燥溼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溼謂川與沮澤謂萊沛者何胤云沮澤下溼地也草所生為萊水所生為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制邑井之處者案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為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事謂築邑廬宿市也者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興事言興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案遺人云凡國家之道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注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音義（燥素老反）廣谷大川異制注謂其形象民生其間者異俗注謂其所好惡音義（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剛柔輕重遲速異齊注謂其性情緩急音義（齊才細反緩戶管反）五味異和注謂香臭與鹹苦音義（和胡臥反下同臭尺救反）器械異制注謂作務之用音義（械戶戒反何休注公羊云攻守之器曰械鄭注大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郭璞三蒼解詁云械器之總名）衣服異宜注謂旃裘與絺綌音義（旃裘上之然反下音求絺初宜反綌去逆反）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注教謂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

注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注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僢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音義（被皮義反下同雕本又作彫同彫刻鏤也題大兮反趾音止刻音克肌音飢涅乃結反相鄉許亮反僢昌戀反）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注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音義（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

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注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鞮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鞮者音義（嗜市志反寄京義反鞮子兮反譯音亦閒如字又閒廁之閒）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溼者材謂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即其義也不易其俗者俗謂民之風俗宜謂土地器物所宜教謂禮義教化政謂政令施為言修此教化之時當隨其風俗故云不易其俗齊其政者謂齊其政令之事當逐物之所宜故云不易其宜教主教化故注云教謂禮義政主政令故注云政謂刑禁也自中國以下至北方曰譯總論四夷中國之異中國戎夷五方之民者舉戎夷則蠻狄可知五方之民者謂中國與四夷也文身者謂以丹青文飾其身有不火食者以其地氣多煖雖不火食不為害也言有不火食者亦有火食者雕題交趾者雕謂刻也題謂額也謂以丹青雕刻其額非其雕額亦文身也故仲雍居吳越左傳云斷髮文身趾足也言蠻臥時頭嚮外而足在內而相交故云交趾不云被髮者髮斷故也衣皮有不粒食者以無絲麻惟食禽獸故衣皮地氣寒少五穀故有不粒食者衣羽毛於穴居者東北方多鳥故衣羽正北多羊故衣毛凝寒至盛林木又少故穴居其有不粒食者與西戎同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者言中國與四夷雖異各有所安之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者言中國與四夷皆有所和之味所宜之服所利之用所備之器其事雖異各自充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者以水土各異故言語不通好惡殊別故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

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言傳寄外內言語通傳南方語官謂之曰象者言放象外內之言其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者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相知其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者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知土性則信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知心有好惡當逐物而遷故有喜怒哀樂好惡此經云剛柔輕重遲速天生自然是性也而連言情者情是性之小別因性連言情者耳若指而言之則上文異俗是情也故注云謂其所好惡今經有剛柔輕重遲速六事而注惟云緩急者細別則有六大總惟二剛輕速總是急也柔重遲總是緩也此大略而言人性不同亦有柔而躁者剛而遲者故尚書云皋陶行有九德是也謂作務之用者謂民之作務所用五方不同故考工記若粵之用鎛胡之用弓車故云器械異制器謂總用之器械謂兵器故公羊傳何休云攻守之器曰械彫文者案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身云浴則同川臥則僢者言首

（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云僢而同邸正本直云卧則僢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皆俗間之名者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為知也）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注得猶足也音義（度大洛反參七南反）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注立小學大學音義（咸行緘反樂音岳又音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禮記注疏卷十二

禮記注疏卷十二考證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注帝謂五德之帝○臣名南按上帝即天也鄭以五德之帝解之又自生荆棘類乎上帝告天也宜乎社告地也造乎禰告宗廟也豈不簡易明了乎

注疏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小宗伯注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依字訛於遂不可解

諸侯賜弓矢然後征疏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臣名南按晉文侯當作晉文公下文引崔氏言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文公事也

又疏魯無弓矢之賜云云○臣名南按疏文甚迂魯公初封即受大弓費誓謂為方伯矣

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宮注疏按詩注曰王廱水之外圓如璧注又云頖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臣名南按鄭此注與詩箋異魯頌箋云辟廱者築土雝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

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天子諸侯宮異制因形然孔疏引箋稍加裁截文義未明

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注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臣名南 按孔疏引鄭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一曰乾豆之等此說甚確何以注戴記復據公羊家緯書之陋也孔疏言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不田尤為穿鑿無理若然則虞時不當設虞官矣

士庶人三日而殯注疏按膏肓休以為○臣名南 按當作何休膏肓以為倒休字於膏肓下刊本轉寫之誤也

又疏許慎謹案易下邳傳其容說○當作下邳傳其容易說

天子七廟注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云云○臣名南 按鄭解經最僻莫如七廟之說專據元成而尤足駭者謂殷人六廟夏五廟無太祖也虞夏

固無可考若殷人七廟則尚書有明文而所謂三宗者與太祖並百世不祧不在七廟之數者也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孔疏曰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其文見于紀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立七廟以為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三昭三穆與太祖祭法云考王考皇考顯考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韋元成議周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鄭元據此為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為文武王制注殷則六廟云云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非獨周人始有也劉歆馬融王肅雖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天子常禮按書疏此段甚精惜不移入此注下以正鄭之失也

諸侯五廟注疏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云云○臣名南 按魯有文王之廟僭也立武公之廟以耦魯公又後人之妄不得以為典常

大夫祭五祀注五祀謂司命也中霤也門也行也厲也云云〇臣名南按周禮儀禮及禮記他書皆言五祀獨祭法言七祀康成遂以七祀為周制五祀為商制實臆說也周禮所云豈商制乎又五祀所祀之神解說不一左傳國語以五行之官為說月令則以為門戶行竈中霤先鄭解周禮則以為五色之帝大約月令近是白虎通高堂隆及劉昭之徒則去行而祀井亦微不同若康成此注則猶執祭法之七祀為加減也

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注〇顧炎武曰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媒氏凡男女之訟聽之於勝國之社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也此言因國左傳子產對叔向曰遷閼伯於商邱主辰商人是因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注疏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〇臣名南按文義當作皇氏之說非也刊本相沿誤脫非字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疏又司馬云井十為通〇司馬下脫法字

禮記注疏卷十二考證

謹案第一頁前五行類乎上帝古本類作禷觀陸德明音義可見但自宋以來相承作類今仍兩存其舊

第五頁前四行疏築土雝水之外刊本監本毛本築土訛作云王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後五行疏陰五謂水五年諸本五並訛三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疏卜葬先遠日諸本卜訛士據宋本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疏堂九尺諸本九訛七據宋本改

第二十五頁後一行疏鼈三足能諸本能訛熊據宋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八行疏審諦昭穆諸本諦訛遞據宋本改

第二十九頁後六行注四之日其蚤刊本其蚤訛作共早今改

後七行音義日入一反刊本入訛人據釋文改

第三十一頁前六行疏氾閣荅云諸本氾訛記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前四行注夏后氏五十而貢刊本十訛千今改

第三十四頁後四行疏其實諸侯郊內亦用貢法諸本內訛外據宋本改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老給壯糧諸本糧訛者據宋本改

第三十九頁後二行疏水性則知土性則信諸本水土互訛據宋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王　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王制

司徒脩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注司徒地官卿掌邦教者逮及也簡差擇也音義（防本又作坊音同恤辛律反逮音代又大計反肖音笑絀勑律反）

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注帥循也不循教謂敖很不孝弟者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音義（帥音率循音巡敖本又作傲同五報反很胡懇反弟大計反本又作悌）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注將習禮以化之使之觀焉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朝猶會也此庠謂鄉學也鄉謂飲酒也鄉禮春秋射國蜡而飲酒養老音義（朝直遥反庠音祥與音預蜡仕詐反）不變命國之右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右如初禮

注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使轉徙其居覬其見新人有所化也亦復習禮於鄉學使之觀焉音義（覬音冀復扶又反下又復復移復與同）不變移之郊如初禮注郊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後中年又爲之習禮於郊學音義（爲于僞反下爲親爲爲其大亦爲皆同）不變移之遂如初禮注遠郊之外曰遂遂大夫掌之又中年復移之使居遂又爲習禮於遂之學不變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注遠方九州之外齒猶録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注移名於司徒也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音義（選宣戀反下皆同行下孟反）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注可使習禮者學大學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注不征不給其繇役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音義（給音急徭本又作繇音遥）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虞書曰夔命女典樂教冑子崇高也高尚其術以作教也幼者教之於小學長者教之於大學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音義（樂音岳長丁丈反下同夔求龜反命女音汝）

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注順此四術而教以成是士也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注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音義（夏戶嫁反注及下注夏官同）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注皆以四術成之王子王之庶子也羣后公及諸侯音義（適丁歷反下注同造才早反徐七到反）凡入學以齒注皆以長幼受學不用尊卑將出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大樂正以告于王注此所簡者謂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音義（胥息餘反又息呂反下同）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注亦謂使習禮以化之不變王又親爲之臨視重棄賢者子孫此習禮皆於大學也不變王三日不舉注去食樂重棄人音義（去丘呂反）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注棘當僰僰之言偪使之偪寄於夷戎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音

義（屏必郢反棘依注音僰又作僰蒲北反偪也偪彼力反大音太舊他佐反）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移名於司馬）司馬夏官卿掌邦政者進士可進受爵祿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司徒脩禮明教上賢絀惡教學升進之事各隨文解之脩六禮以節民性者六禮謂冠一昏二喪三祭四鄉五相見六性稟性自然剛柔輕重遲速之屬恐其失中故以六禮而節其性也明七教以興民德者七教即父子一兄弟二夫婦三君臣四長幼五朋友六賓客七也德者得也恐人不得其所故以七教以興舉其民使之皆得其所也此六禮七教並是殷禮周則五禮十二教也齊八政以防淫者八政一曰飲食二曰衣服三曰事爲四曰異別五曰度六曰量七曰數八曰制淫謂過奢侈故以八政禁令之事以防淫淫過之失貴賤同有故不云民淫一道德以同俗者道履蹈而行謂齊一所行之道以同國之風俗敬養耆老所以致恭孝之心哀恤孤獨所以逮及不足謂以恩惠逮及之不足則孤獨者也尊上賢人所以崇奬有德簡去不肖所以絀退惡人從司徒以下至升諸司馬曰進士皆是司徒所掌教之事既云上賢崇德簡不肖絀惡總之於此從命鄉簡不師教者至終身不齒論絀惡之事謂鄉人入學不帥師教屏退絀除也自命鄉論至曰造士論崇德之事謂鄉人入學德業有成升名進於司徒又鄉人所學須有經術自樂正崇四術至詩書明所習業之事非惟鄉人所教如此王子公卿之子亦當須教其不肖者亦當退之自王大子以下至終身不齒論教王子等屏退之事但鄉人既卑節級升之故爲選士俊士至於造士若王子與公卿之子本位既尊不須積漸學業既成即爲造士於是大樂正之官總論鄉人造士及王子等造士以告於王升諸司馬故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是總包鄉人及王子及公卿之子學業成者耆老皆朝于庠者司徒命此鄉學簡擇不帥教者以告司徒司徒乃命鄉內耆老皆聚會於鄉學之庠乃擇善日於鄉學內爲此不帥教之人習其射禮中者在上故云上功又於鄉學習此鄉飲酒之禮令老者居上故云上齒欲使不帥教之人觀其上功自勵爲功觀其上齒則知尊敬長老大司徒帥領國之英俊之士與在鄉射飲酒執行事焉使俊士與之以爲榮惡者慕之而自勵此言國之俊士則非惟鄉內之人曰進士者此大樂正之官論造士之中最秀異者以告於王而升名於司馬論之曰進士言進受爵祿也此文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人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之士所貢於王亦當升諸司馬以司馬掌爵祿故有司士屬焉其職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即知但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下文更不見鄉人及邦國所貢之士故知此中兼之但文不具耳注正義曰帥循也爾雅釋詁文云鄉屬司徒者六鄉大夫皆司徒統領周禮鄉皆屬地官是鄉屬司徒也耆老致仕及鄉中老賢者總言耆老其數則衆故知致仕及鄉中老賢致仕則書傳略說云大夫爲大師士爲少師是也鄉中老賢謂鄉人不仕年老有德行者故鄉飲酒云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注云先生鄉中致仕者君子國中有盛德者云朝猶會也者恐有朝王之嫌故云朝猶會也云此庠謂鄉學也者以習射上功在州學習鄉上齒在黨學恐此是州黨之學故云庠鄉學也謂初時耆老聚會於庠學乃擇元日就州學習射就黨學習鄉習射習鄉各在一處則不得同日也云鄉謂飲酒也者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此鄉既有上齒之文故知謂鄉飲酒也云鄉禮春秋射者案州長職云春秋而射于州序然則射在州序而云鄉射禮者州屬於鄉雖在州序亦得謂之鄉或可鄉居此州更不立州學若州之有事則就鄉學是鄉學得爲射也云鄉禮春秋射

者解習射之處也云國蜡而飲酒養老者周之十二月國家蜡祭之時黨正鄉飲酒而養老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知此經習鄉非正月鄉學飲酒者以鄉學飲酒無正齒位之事此云上齒案黨正職云壹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而不齒又禮記鄉飲酒義云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故解此鄉爲黨正飲酒謂之鄉者黨鄉之屬故云鄉也或鄉之所居之黨不別立黨學黨之正齒位就鄉學爲之亦謂之飲酒中年考校者案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上云命鄉簡不帥教者謂初入學一年之終簡不帥教敖狠之人爲之習射習鄉此注云中年考校而又不變中猶間也謂間一年而考校之時不變者右鄉者移左左鄉者移右下云不變移之郊者謂五年之時更簡不帥教者故注云中年又爲之習禮間四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移之遂者謂七年之時故注云又中年移之遂間六年之下一年也下云不變屛之遠方者謂九年之時鄭注不云間年者以九年限極不須云間年也云亦復習禮於鄉學者習禮謂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故經云如初郊鄉界之外者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若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其習禮亦鄉大夫臨之遠郊之外曰遂者案司馬法曰百里郊二百里野遂人云掌邦之野既二百里爲野遂之所居故知遠郊之外云遂大夫掌之者謂遂大夫掌所職二百里中也且此不帥教者移之在遂不應鄉大夫臨之故亦遂大夫掌之遂大夫亦帥國之俊選於遂學而行禮也但六鄉州學主射黨學主正齒位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未知縣正主射鄙師主正齒位與否亦應與鄉不異但周禮不備耳但縣鄙皆屬於遂雖各立學總曰遂學或遂之所居縣鄙不立縣鄙之學有事則在遂學與鄉同遠方者九州之外於周則夷鎮蕃也蓋隨罪之輕重而爲遠近之差若王子公卿之子雖屛夷狄但居夷狄之內地故下注云不屛於南北爲其大遠明鄉人則屛於南北也齒猶録也者案文王世子云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以年相次是録其長幼故云齒猶録也移名於司徒也者大司徒之官命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先名惟在鄉今移名於司徒謂録名進在司徒其身猶在鄉學云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謂鄉大夫考此鄉學之人有德行道藝者德行謂孝友之徒道藝謂多才藝此惟升名司徒未即貢舉入官也案鄉大夫云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謂鄉人有能有賢者以鄉飲酒之禮興之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試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殷禮鄉大夫三年舉者周法其義非也可使習禮者案內則云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選之人年以二十故可使習禮云學大學者案尚書周傳云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五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書傳略說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其鄉人當與餘子同故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此升於學者謂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不征者征謂力役故云不給繇役此繇役者俱學及司徒細碎之繇役也上文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者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繇役以藝業未成次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者身雖升學亦以學未成猶給司徒繇役若其學業既成免其繇役定本云升之學無大字升諸司徒則不征於鄉升之於學則不征於司徒皆免其繇役者是爲造成之士云能習禮則爲成士者以二十習禮禮以立身故爲成士然習禮必年二十案書傳適子二十入大學餘子十八入大學然則升名司徒未入大學

已能習禮爲造士者二十習禮舉其大綱若其性識聰明則亦早能習之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者案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引虞書命汝典樂教冑子者證以樂官教冑子之義孔注尚書云冑長也謂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云高尚其術以作教也者謂樂正之官當先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引尚書傳曰以下書傳略說文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樂正之官依順此古昔先王之道則詩書禮樂之等教之造成此士術者是道路之名詩書禮樂是先王之道路謂之術春夏陽也者鄭以經云春秋教以禮樂則秋教禮春教樂冬夏教以詩書則冬教書夏教詩故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所以詩得爲聲者詩是樂章詩之文義以樂聲播之故爲聲若以聲對舞則聲爲安靜舞爲鼓動舞爲陽聲爲陰故大胥云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是也就舞之中奮動甚者屬陽奮動靜者屬陰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是也云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者書者言事之經禮者行事之法事爲安靜故云書禮者事事亦陰也文王世子云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同也云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者若不互言當云春夏教以樂詩秋冬教以禮書則是春夏但教以樂詩不教禮書秋冬但教以禮書不教以樂詩言其四術不可暫時而闕今交互言之云春教樂明兼以禮秋教禮兼有樂夏教詩兼有書冬教書兼有詩故云皆以其術相成但逐其陰陽以爲偏主耳皆以四術成之者解經皆造焉謂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國之俊選皆以四術造焉云王子王之庶子也者以經云王大子乃云王子故知是庶子也云羣后公及諸侯者以經羣后之下即云卿大夫士無諸侯之文故知羣后之中是三公及諸侯也皆以長幼受學者長幼受學雖王大子亦然故文王世子云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是其事也此所簡者謂王大子以下者承上鄉之學下恐所簡兼有鄉人故明之也云大胥小胥皆樂官屬也者案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皆屬大司樂故云樂官屬也云出學謂九年大成學止也者以上文鄉人中年考校恐此亦中年故明之也知九年者以下即云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無移左鄉右鄉及移郊遂之事故知是九年學止也此習禮皆於大學也者若殷人習禮在於大學即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爲周之大學也故鄭注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於殷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不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是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即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即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注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此注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既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僰之言偪者案漢書云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讀爲偪者以與寄文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爲偪迫於夷狄也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者案漢書地理志云南北萬二千里東西九千里又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里漢地既然則古亦應爾皆南北長東西短故鄭此注云不屏於南北爲其大遠

司馬辨論官材注辨其論官其材觀其所長音義（其論如字舊力困反）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注各署其所

長論定然後官之注使之試守任官然後爵之注命之音義（任而今反下注同）位定然後祿之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之注以不任大夫也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注乘兵車衣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音義（衣於既反辛子忽反）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注謂擐衣出其臂脛使之射御決勝負見勇力音義（技其綺反本或作伎後同贏本又作羸力果反肱古弘反擐舊音患今讀宜音宣依字作擣字林云擣擣臂也先全反脛胡定反見賢遍反）凡執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醫卜及百工注言技謂此七者凡執技以事上者不貳事不移官注欲專其事亦爲不德出鄉不與士齒注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注亦賤疏（正義曰此一節主論司馬之官用其人及發兵論射御及居官黜退之事司馬辨論官材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王必以樂正所論之狀授與司馬司馬得此所論之狀乃更論辨之觀其材能高下知其堪任何官是準擬其官以其材故云官材也論進士之賢者謂司馬辨論之後不堪者屏退論量進士賢者以告於王告王之時而正定其論各署其所長若長於禮者署於禮官長於樂者署擬於樂官論定然後官之者謂既論擬定然後試之以所能之官任官然後爵之者謂堪任此官然後爵命之位定然後祿之者謂既受爵命使有職位然後與之以

祿有發者謂國有軍旅以發士卒是司馬之事王則命大司徒教此士卒以車甲之事謂教以乘兵車及衣甲之儀容必司徒者以司徒主衆又主教故與司馬相參也凡執技至士齒者執技之事凡有三條上條論課試武夫技藝之事中條論執技之人并射御之外祝史醫卜之等下條論執技之人不得更爲二事以其賤故出鄉不與士齒凡執技論力適四方贏股肱決射御者言此既無道藝惟論力以事上故適往四方境界之外則使之擐露臂脛角材力決射御勝負見勇武注正義曰以經云大夫廢其事故知不堪任大夫也致死而退死得以大夫禮葬故論語注云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大夫禮葬是也知發是發卒者以經云教士以車甲故知發謂軍師發卒也言技謂此七者謂祝一史二射三御四醫五卜六百工七射御前經已顯此重云者上論所試之時此論與祝史醫卜並列見其色目欲專其事亦爲不德者所以不貳事不移官者欲使專一其所有之事非但欲使專事亦爲技藝賤薄不是道德之事故不許之）

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注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音義（辟婢亦反注同）必三刺注以求民情斷其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音義（刺七智反殺也斷丁亂反下制斷斷計同中如字又丁仲反）有旨無簡不聽注簡誠也有其意無其誠者不論以爲罪附從輕注附施刑也求出之使從輕赦從重注雖是罪可重猶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論注制斷也即就也必即天論言與天意合閔子曰古之

道不即人心即或爲則論或爲倫音義（論音倫理也注同）郵罰麗於事注郵過也麗附也過人罰人當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音義（郵音尤俗作郵麗郎計反當丁郎反假古雅反）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注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注意思念也淺深謂俱有罪本心有善惡音義（量徐音亮後皆同別彼列反）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注盡其情疑獄氾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注小大猶輕重已行故事曰比音義（氾本又作汎孚劒反比必利反注同例也）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注史司寇吏也正於周鄉師之屬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音義（平彼命反）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注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音義（棘紀力反要之於妙反謂要最舊一遥反槐回懷二音）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注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

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注又當作宥宥寛也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音義（又義作宥忘音妄）凡作刑罰輕無赦注法雖輕不赦之爲人易犯音義（爲于僞反易以豉反後易犯同）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注變更也音義（侀音刑）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殺注析言破律巧賣法令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官與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蠱及俗禁音義（析思歷反亂名如字王肅作循名巧起教反又如字蠱音古）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注淫聲鄭衛之屬也異服若聚鷸冠瓊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輸般請以機窆音義（鷸伊必反徐音述弁皮戀反般百間反）行僞而堅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注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也音義（行下孟反華戶瓜反又如字）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注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音義（日入一反）此四誅者不以聽注爲其爲害大而辭不可習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

注亦爲人將易犯有圭璧金璋不粥於市命服命車不粥於市宗廟之器不粥於市犧牲不粥於市戎器不粥於市注尊物非民所宜有戎器軍器也粥賣也音義（璋之羊反）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姦色亂正色不粥於市注凡以其不可用也用器弓矢耒耜飲食器也度丈尺也數升縷多少音義（中丁仲反下皆同幅方服反耒耜上力對反下音似）錦文珠玉成器不粥於市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注不示民以奢與貪也成猶善也五穀不時果實未孰不粥於市注物未成不利人木不中伐不粥於市注伐之非時不中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音義（夏户嫁反下春夏同）禽獸魚鼈不中殺不粥於市注殺之非時不中用月令季冬始漁周禮春獻鼈蜃音義（蜃常忍反雉化爲之）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注關竟上門譏苛察音義（竟音境苛音何又呼河反本亦作呵）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論司寇聽訟刑罰禁止之事各隨文解之從此至赦從重論司寇正刑明辟之法正刑明辟者謂司寇當正定刑書明斷罪法使刑不差二法不傾邪以聽天下獄訟必三刺者言正刑

明辟聽訟之時刑法宜慎不可專制故必須三刺以求民情有旨無簡不聽求民情既得其所犯之罪雖有旨意無誠實之狀則不聽之不論以爲罪也附從輕者附謂施刑施刑之時此人所犯之罪在輕重之間可輕可重則當求可輕之刑而附之則罪疑惟輕是也赦從重者謂所犯之罪本非意故爲而入重罪今放赦之時從重罪之上而赦之其意輕故也即尚書云眚災肆赦是也凡制至於事此一條論造制五刑須合天意輕重施於刑罰必附本情必即天論者即就也論謂論議言制五刑之時必就上天之意論議輕重天意好生又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言論議刑時亦當好生又就天道使生殺得中論或爲倫倫理也謂就天之倫理即是好生及好殺得中之理故鄭云言與天意合郵罰麗於事者郵過也謂斷人罪過罰謂責罰其身麗附也言斷其罪過及責罰其身皆依附於所犯之事不可離其本事假他別事而爲喜怒也必原父子之親者原本也權平也凡犯罪之人或子爲父隱臣爲國諱雖觸刑禁而非其本惡故聽訟者本其宿情立其恩義爲平量之恕而免放意論輕重之序者意謂思念也聽訟者以盡意思念論量罪之輕重次序不有越濫也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者謂謹慎測度罪人意之善惡淺深之量以別之謂分別善惡使不相亂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者謂聽獄之人盡悉己之聰明尋其事之根本又致其忠恕仁愛不使嚴酷枉濫以盡犯罪人情不有抑屈疑獄汜與衆共之者疑獄謂事可疑難斷者也汜廣也己若疑彼罪而不能斷決當廣與衆庶共論決之也衆疑赦之者若衆人疑惑則當放赦之故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者小大猶輕重也比例也已行故事曰比此言雖疑而赦之不可直爾而放當必察案舊法輕重之例以成於事成獄辭者謂獄吏初責覈罪人之辭已成定也史以獄成告於正者史司寇吏也正獄之正也吏以成辭告於正也正聽之者正得吏告

罪成之辭而又聽察也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者正聽已竟又列獄成之辭告於大司寇也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者大司寇得正之告而又聽察於棘木之下謂王之外朝也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者大司寇與公卿在朝槐棘之下以獄訟成以告於王也王命三公參聽之王既得司寇之告成辭而刑辟不可謬妄故王又命三公與司寇及正吏共參準聽之也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者三公參聽得其情實以獄成辭以告於王也王三又者三三事也又當為宥宥寬也王得三公之告則以三事命寬之也凡作刑罰輕無赦此經起例故云凡作刑罰也此非疑獄故雖輕不赦也若輕者輒赦則犯者衆也故書云刑故無小雖輕不赦之為人易犯也刑者侀也者此說刑之不可變改故云刑者侀也上刑是刑罰之刑下刑是侀體之侀侀此刑罰之刑以為侀體之侀者刑罰之刑加人侀體凡云侀者成也言侀體之侀是人之成就容貌容貌一成之後若以刀鋸鑿之斷者不可續死者不可生故云不可變故君子盡心以聽刑為則上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是也行偽而堅者行此詐偽而守之堅固不肯變改言偽而辯者謂言談偽事辭理明辯不可屈止學非而博者謂習學非違之書而又廣博順非而澤者謂順從非違之事而能光澤文飾以疑於衆如此者殺案史記孔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之類是也假於鬼神者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布帛精麤者若朝服之布十五升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之類是也廣狹者布廣二尺二寸帛則未聞鄭注周禮引逸巡守禮幅廣四咫八寸為咫鄭注四當為三則帛廣二尺四寸注云弓矢耒耜飲食器者既夕禮文既夕敦杅之屬即飲食器也關執禁以譏禁異服識異言者司關之官執此戒禁之書以譏察出入之人故云執禁以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為異言之人防

姦偽察非違注正義曰案周禮司刺云壹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刺殺也謂欲殺犯罪之人其一問可殺與否於羣臣羣臣謂公卿大夫士其二問可殺與否於羣吏羣吏謂庶人在官者其三問可殺與否於庶人庶人謂萬姓衆來觀者此三刺雖以殺為本其被刑不殺者亦當問之有其意者音意也簡誠也言犯罪者雖有其意而無誠實者則不論之以為罪也雖是罪可重猶赦之者此赦從重與上附從輕皆是從重入輕所以再見其文者附從輕謂施刑從輕赦從重謂放赦從重所以異也制斷也者經云制五刑必論古人造制五刑下云必即天論及郵罰麗於事皆論斷罪之法故以制為斷非言初制五刑制是裁制故為斷也引閔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者證經即為即就之義案宣元年公羊傳云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仕孔子蓋善之也閔子性孝以為在喪從戎不即人情為制此禮是古之所制故閔子嫌之言論或為倫者諸本或有作倫者故云或為倫也正於周鄉師之屬者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而云鄉師者鄉謂鄉士也師謂士師也云之屬者謂遂士縣士方士之等云今漢有正平丞秦所置者案漢書百官公卿表廷尉秦官掌刑辟有正左右監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鄭見古有正連言平耳此王制多是殷法秦則放殷置之周禮鄉師之屬至職聽於朝是鄉士及遂士縣士職文云異其死刑之罪者鄭云異謂殊其文書謂殊異其應死刑之罪別為簿書而要之鄭云要之為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奏即是因之狀辯為要狀云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者案朝士職掌外朝之法云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罷民則是犯罪之人故知聽於外朝也云左九棘至三公位焉皆朝士職文故其職云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

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鄭云棘取赤心而外刺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鄭康成以為此外朝位在皐門内庫門之外王使三公者經直云王命三公參聽之得知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平之者以參聽之是三公之外共人相參而聽之上既有正與司寇故知司寇及正在焉云周禮王欲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者案周禮鄉士掌六鄉之獄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遂士掌六遂之獄若欲免之則王命三公會其期縣士掌野獄若欲免之則王命六鄉會其期此遂士職文也獨舉遂士公會其期者以經云王命三公故舉遂士言之舉中以見上下則六鄉王自會之縣野之獄王命六鄉會之六鄉以獄告于王也一宥曰不識以下並周禮司刺文鄭康成云識審也不審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誤以為甲而殺之者過失者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間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王恐有此三事致罪故令以三事宥之若不當三事故[illegible]制刑左道者盧云左道謂邪道地當尊右右[illegible]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為右不[illegible]巫蠱及俗禁者案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illegible]宮是也初江充曾犯太子見上年老欲立太[illegible]誅充充遂謀太子為桐人六枚埋在太子[illegible]子於帝曰臣觀太子宮有巫氣王遂令江[illegible]掘得桐人六枚盡以針刺之太子以自無此[illegible]服遂殺充武帝故怒遂遣丞相劉屈氂將兵伐太[illegible]子[illegible]於湖縣民家而藏後事發太子遂自殺而[illegible]於其處湖關老人訟太子無罪帝乃悔之因立國陵於湖縣故思子望子歸來蠱者損壞之名故左傳云皿蟲為蠱是蟲食器皿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漢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淫聲鄭衞之屬者以鄭衞多淫風故鄭衞為淫聲云之屬者則桑間濮上之音故樂記云鄭衞之音亂世之音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是也云

異服若聚鷸冠瓊弁者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鄭子臧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于陳宋之間瓊弁者僖二十八年左傳云初楚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服虔注云謂馬飾云若公輸般請以機窆者指其人巧謂之奇技指其機窆謂之奇器故奇技奇器總謂般也皆謂虛華捷給無誠者習偽習非是虛華辯博而澤是捷給不可依用是無誠也今時持喪者謂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妖祥築謂垣墻蓋謂舍宇尊物非民所宜有者言圭璧金璋及犧牲戎器皆是尊貴所合蓄之物非民所宜有防民之僭偽也軍器防民之賊亂也凡以其不可用也者此經之物若其合法度則得粥之其不合法度者則不得粥也錦文珠玉成器衣服等不粥者不示民以奢飲食不粥者不示民以貪此衣服飲食與珠玉連文據華美者不得粥之恐民貪若尋常飲食則得粥之不得羣聚耳故周禮司虣云禁屬遊飲食于市者是也前經圭璧金璋之等是貴者之器故注云非民所宜有謂全不合有以其名位卑故也此錦文珠玉等是華靡之物富人合有但不得聚之過多故云不粥于市不示民以奢也前文圭璧金璋各是一物即考工記金飾璋也皇氏以為用金為印璋案定本璋字從玉圭璧之類也且周時稱印曰璽未有稱璋皇氏之義非也周禮仲冬斬陽木者此周禮山虞文鄭注云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

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音義**（惡烏路反注同策書測入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大史之官典掌禮事國之得失是其所掌執此簡記策書奉其諱惡之事奉謂進也諱謂先王之名惡謂子卯忌日謂奉進於王以所諱所惡注正義曰下文云天子齊戒受諫傳云名終將諱之故以諱為先王之名其實餘諱亦大史奉之）

故禮運云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鄭注云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是亦諱諸侯之禮籍也云惡忌日若子卯者忌日謂先王之亡日及子卯故云若子卯紂以甲子日死桀以乙卯日亡已具下檀弓疏此惡亦謂餘事故誦訓云掌道方慝以詔辟忌鄭注云方慝四方言語所惡是也

天子齊戒受諫注（歲終羣臣奏歲事諫王當所改爲也）音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下皆同）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注（司會冢宰之屬掌計要者成計要也質平也平其計要）音義（會古外反注同）冢宰齊戒受質注（質王受之）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注（大樂正於周宗伯之屬市司市也於周司徒之屬從從於司會也）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齊戒受質百官各以其成質於三官大司徒大司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質於天子注（百官此三官之屬）百官齊戒受質注（受平報也）然後休老勞農注（饗養之）音義（勞力報反）成歲事注（斷計要也）制國用疏（正義曰此下至制國）

用論歲終天子受質及百官質於天子休老勞農制國用之事也齊戒受諫者以其歲終舊來所施之事或有不便須有改爲百官以此上諫於王天子以其事重故先齊戒而後受於諫也司會以歲之成質於天子者司會總王羣官治要故以一歲治要之成質於天子質平也謂奏上文簿聽天子平量之冢宰齊戒受質者冢宰是貳王治事故亦齊戒贊王受羣官所平之事謂共王論定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以其成從質於天子者謂此三官各以其當司成要隨從司會平於天子以周法言之司會總主羣官簿書則司徒司馬司空簿書亦司會掌之質於天子所以下文司徒司馬司空各質於天子不由司會惟大樂正大司寇市三官從司會質於天子者司會總主治要先質於王若今時先申帳目樂正司寇司市當司事少即徑從司會以質於王其司徒司馬司空總主萬民其事既大雖司會進其治要仍須各受質屬官親自質於天子百官齊戒受質以司徒司馬司空質於天子天子平斷畢當須報於下故在下百官齊戒受天子所平之要然後休老勞農者即十月蜡祭之時飲酒勞農也成歲事者斷定計要一歲事成乃制來歲之國用故云制國用也注正義曰知齊戒受諫

是歲終者以下云休老勞農文相連接故知是歲終也以其歲終受質故知諫王當所改爲謂改其舊事更爲新事故用歲終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云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彼諫王過惡故用正月與此別也司會冢宰之屬者案天官司會中大夫二人屬冢宰故云冢宰之屬云成計要也者案周禮注歲計曰會月計曰要日計曰成彼對文耳此則總而言之故云成計要也謂一歲簿書總要成就大樂正者案上文司會直云冢宰之屬不云於周此大樂正及市皆云於周者以此文司會於周禮正同故不須云於周此大樂正於周是大司樂此市亦於周爲司市與周禮不同故以周禮明之云從從於司會也者以文承上司會質於天子故知從質者從司會也然此大樂正大司寇及市亦當受屬官之質以其事少文不見耳百官此三官之屬者司徒司馬司空受百官質故云三官之屬若以殷法言之案曲禮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若以周法言之案曲禮

（司徒司馬司空三官分主九卿則兼羣官焉但大樂正大司寇司市特自質於天子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

注兼用之備陰陽也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音義（食音嗣注及下注并下文食之並同養如字徐以尚反下同）

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

注天子諸侯養老同也國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學也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虞夏殷周養老不同之事各依文解之凡養老者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種一是養三老五更二是子孫爲國難而死王養死者父祖三是養致仕之老四是引戸校年養庶人之老熊氏云天子視學之年養老一歲有七謂四時皆養老故鄭此注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是四時凡四也案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通前爲六又季春大合樂天子視學亦養老世子云凡視學必遂養老是總爲七也有虞氏以燕禮者盧氏云燕禮脫屨升堂崔氏云燕者殽烝於俎行一獻之禮坐而飲酒以至於醉以虞氏帝道弘大故養老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者崔氏云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依尊卑而爲獻取數畢而已夏既受禪於虞是三王之首貴尚於禮故養老以饗禮相養敬也殷人以食禮者崔氏云不飲酒饗大牢以禮食之殷人質素威儀簡少故養老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者謂周人脩三代之禮而兼用之以養老春夏養老之時用虞氏燕禮夏后氏饗禮之法若秋冬養老之

時用殷人食禮之法以周極文故兼用三代之法也皇氏云饗有四種一是諸侯来朝天子饗之則周禮大行人職云上公之禮其饗禮九獻是也其牲則體薦體薦則房烝故春秋宣十六年左傳云饗有體薦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其所云飫即謂饗也立而成禮謂之爲飫也其禮亦有飰食故舂人云凡饗食共其食米鄭云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是也二是王親戚及諸侯之臣来聘王饗之禮亦有飲食及酒者親戚及賤臣不須禮隆但示慈惠故並得飲食之也其酌數亦當依命其牲折俎亦曰殽烝也故國語云親戚宴饗則有餚烝謂以燕禮而饗則有之也又左傳宣十六年云饗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饗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時定王饗士會而用折俎以國語及左傳故知王親戚及諸侯之大夫来聘皆折俎饗也其饗朝廷之臣亦當然也三是戎狄之君使来王饗之其禮則委饗也其来聘賤故王不親饗之但以牲全體委與之也故國語云戎翟貪而不讓坐諸門外而體委與之是也此謂戎狄使臣賤之故委饗若夷狄君来則當與中國子男同故小行人職掌小賓小客所陳牲牢當不異也四時饗宿衛及耆老孤子則以醉爲度故酒正云凡饗士庶子饗耆老孤子皆共其酒無酌數鄭云要以醉爲度食禮者有飯有殽雖設酒而不飲其禮以飯爲主故曰食也其禮有二種一是禮食故大行人云諸公三食之禮有九舉及公食大夫禮之屬是也二是燕食者謂臣下自與賓客旦夕共食是也案鄭注曲禮酒漿處右云此大夫士與賓客燕食之禮燕禮者凡正饗食在廟燕則於寢燕以示慈惠故在於寢也燕禮則折俎有酒而無飯也其牲用狗謂爲燕者毛詩傳云燕安也其禮最輕升堂行一獻禮畢而說屨升堂坐飲以至醉也儀禮猶有諸侯燕禮一篇也然凡燕禮亦有二種一是燕同姓二是燕異姓若燕同姓夜則飲之其於異姓讓之而止故詩湛露天子燕諸侯篇鄭箋云夜飲之禮同姓則成之其庶姓讓

之則正其此燕饗食致仕之老皇氏云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其有賢德者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老人不合夜飲當用異姓之燕禮五十養於鄉者此謂子孫為國死難而王養其父祖也五十始衰故養於鄉學六十養於國者六十漸衰養禮彌厚故養之於小學小學在國中也七十養於學者七十大衰養禮轉重故養於大學達於諸侯者言此養老之事非惟天子之法乃通達於諸侯盧王等以為養於鄉云不為力政養於國云不與服戎皆謂養庶人之老也非鄭義故鄭注云國中小學也注正義曰兼用之備陰陽者以燕之與饗是飲酒之禮是陽而無陰食是飯飯是陰陰而無陽周兼用之故云備陰陽也云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者郊特牲文所以飲養陽者飲是清虛陽氣之象食是形質陰體之義云陽用春夏陰用秋冬者案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彼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言冬夏者據周法也或鄭因春而言夏因秋而見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就如熊義去冬夏則一年有五養老也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通季春大合樂有三養老也熊氏以為春秋各再養老故為一年七養老也去冬夏猶為五義實可疑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義或然也國國中小學者養於國與養於學文相對故知國亦是學也六十少於七十者六十者宜養於小學七十者宜養於大學故云國國中小學云在王宮之左者據上文而知云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制明矣者以上文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下文云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貴右而賤左小學在國中左也大學在郊右也與殷同也故云此殷制明矣以此篇從上以來雖解為殷制

（無正據可馮因此小學大學是殷制不疑故云明矣）

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使人受注命謂君不親饗食必以其禮致之音義（瞽音古）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於遊可也注粻糧也貳副也遊謂出入上觀音義（粻陟良反離力智反觀古亂反）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給衾冒死而后制注絞給衾冒一日二日而可為者音義（絞户交反給其鴆反冒亡報反）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注煖温音義（煖乃管反下同）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注尊養之音義（從才用反又如字）七十不俟朝注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八十月告存注每月致膳九十日有秩注秩常也有常膳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注力稍衰也力政城道之役也與及也八十不齊則不祭也子代之祭是謂宗子

不孤音義（與音預下及注同）五十而爵注賢者命爲大夫六十不親學注不能備弟子禮七十致政唯衰麻爲喪注致政還君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老人力衰與少不同之事各隨文解之七十養於大學至於八十年漸衰弱不堪來學受養君以饗食之禮使人就家致之其受君命之時理須再拜不堪爲勞一坐於地而首再拜於地瞽人無目恐其傾倒拜君命之時亦當如此故云亦如之自五十以下雜記卿大夫士及庶人年老節制在家食養之法隨年爲品也五十異粻者粻糧也五十始衰糧宜自異不可與少壯者同也六十宿肉者轉老故恒宿肉在帳下不使求而不得也七十貳膳者貳副也膳善食也恒令善食有儲副不使有闕也八十常珍者珍謂常食之皆珍奇美食尋常使有九十飲食不離寢者謂老人飲食無時或急求須得故不離於寢膳飲從於遊可也者謂美善之膳水漿之飲從於老人所遊之處其理可也六十歲制者明老而預爲送終之具也年既衰老故逆辦之也歲制謂棺也不易可成故歲制然此謂大夫以下耳人君即位爲椑不待六十也其槫則死後爲之以其葬尚賒故檀弓云旬而布材是也七十時制者時制謂一時可辦是衣物之難得者是年轉老所須轉切也八十月制者月制謂一月可辦衣物易得者也轉老彌切也九十日脩者至九十棺衣皆畢但日日脩理之爲近於終故也惟絞紟衾冒死而后制者此四物易成故生不逆爲須亡乃制也故檀弓云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七十不俟朝者此謂大夫士老年而聽致事者則七十杖於國朝君之時入門至朝位君出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也若不聽致仕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八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者告謂問也君每月使人致膳告問存否九十日有秩者以至年老方極秩常也君則日使人以常膳致之故

云日有秩注正義曰揖君則退者案儀禮大射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揖大夫大夫皆少進彼鄭注云變通言揖使近北者適揖君則退謂就位君揖之時七十老者則退故祭義注云君揖之即退不待朝事畢其少壯者則待朝事之終也每月致膳者經直云月告存知非直遣人告問存否必知致膳者以下云九十日有秩上文云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明八十每月告存之時必當致膳也力稍衰也者以上文歲制及杖於家之屬兼含大夫士及庶人之老此五十不從力政及不與服戎惟據庶人之事故云力政城道之役也謂築城垣治道也其大夫士六十未致仕若爲軍將當與服戎故知此據庶人也案異義禮戴說王制云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易孟氏韓詩說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六十還兵古周禮說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許慎謹案云五經說皆不同是無明文所據漢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六十五已老而周復征之非用民意是許以周禮爲非鄭駁之云周禮是周公之制王制是孔子之後大賢所記先王之事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六十而不與服戎胥徒事暇坐息之間多其五歲又何大違之云徒給公家之事云非用民意取王制所云力政挽引築作之事所謂服戎謂從軍爲士卒也二者皆勞於胥徒故早舍之如鄭此言力政田役爲重故云五十免之故此五十不從力政祭義云五十不爲甸徒也戎事差輕六十不與服戎又孟氏說六十還兵是也胥徒又輕故野外六十五猶征之若四郊之內以其多役其胥徒之事六十則免初受役之時始年二十也其野王城之外力徒又少胥徒之事十五則征之至六十五其力政之事皆二十受之兵革之事則三十受之故易孟氏詩韓氏皆云二十行役三十受兵也云是謂宗子不孤者以父是宗子年已八十子則代之而祭若父不爲宗

子則不主祭祀無祭可代今已是父嫡子代父而祭之是有父之宗子案喪服云宗子孤爲殤以無父則稱孤明有父則不孤故云是謂宗子不孤也賢者命爲大夫者經直云五十而爵鄭知非命爲士而云大夫者以王制殷法殷則士無爵此經云而爵故知是大夫也此謂凡常之人有賢德故五十始爲大夫若其有德不必五十則喪服小功章云大夫爲昆弟之長殤是幼爲大夫爲兄之長殤

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皆學名也異者四代相變耳或上西或上東或貴在國或貴在郊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膠或作絿音義（糾居悠反徐居酉反絿音求又音糾）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皇冕屬也畫羽飾焉凡冕屬其服皆

玄上纁下有虞氏十二章周九章夏殷未聞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有虞氏質深衣而已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殷尚白而縞衣裳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其冠則牟追章甫委貌也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燕禮曰燕朝服服是服也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魯季康子朝服以縞僭宗之禮也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音義（皇音皇本又作皇冔況甫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纁許云反牟莫侯反追丁雷反）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已而引户校年當行復除也老人衆多非賢者不可皆養音義（復除上音福下如字又直慮反）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注廢癈於人事音義（養如字又以尚反）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將從於諸侯三月不從政自諸侯来從家期不從政注自從也音義（期音基）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養致仕老及庶人老給賜之事各依文解之將從於諸侯者此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爲民以其新從當須復除但諸侯地寬役少爲人所欲故惟三月不從政自諸侯来從家者謂諸侯之民来從於大夫之邑以大夫役多地狹欲令人貪之故期不從政案旅師云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鄭注引）

此文以證之是據民之還從王肅及庾氏等以爲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從諸侯退仕大夫非鄭義也注正義曰此四代養老之處雖其名不同以殷人云右學左學虞氏云上庠下庠學記云黨有庠文王世子云學干戈羽籥於東序以此約之故知皆學名也養老必在學者以學教孝悌之處故於中養老熊氏云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云庶老兼庶人在官者其致仕之老大夫以上當養從國老之法士養從庶老之法故外饔云邦饗耆老掌其割亨鄭注引此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是也虞殷尚質貴取有成故大學在西小學在東夏周貴文取積漸長養故大學在東小學在西故云上庠右學大學也在西郊下庠左學小學也在國中王宮之東以虞殷質俱貴於西故併言之夏周爲文皆上東故亦併言之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是也云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者庠則後有室前有堂若夏后氏之序及周之學所在序者皆與庠制同其州黨之序則歇前而已序則豫也故鄉射云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彼鄭注豫讀如成周宣榭火之榭是也云其立鄉學亦如之者言鄉學亦爲庠制故上文云耆老皆朝于庠是也周大學在國之西郊鄭駮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者熊氏云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廱大學在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廱在郊皇冕屬也者以皇與下冕相對故爲冕屬案周禮有設皇邸又云有皇舞皆爲鳳皇之字鳳羽五采故云畫羽飾之案上注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此云夏殷未聞者以臯陶謨謂之虞夏書因彼之成文故云虞夏之制其實惟謂虞也云凡養老之服皆其時與羣臣燕之服鄭知然者以經云夏后氏燕服而養老周人玄衣而養老周人燕服玄衣故知養老燕羣臣之服也云有虞氏質深衣而已者深衣謂白布衣以質用白布而已其冠未聞皇氏云以爲養老首還服皇冠雀氏云以爲與夏周同未知然否案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大古則虞氏或用白布冠也云夏而改之尚黑而黑衣裳者以殷人尚白用縞衣夏既尚黑燕衣黑衣也云殷尚白而縞衣裳者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此縞衣謂白布深衣也云周則兼用之玄衣素裳者以經云玄衣而養老若衣裳俱玄則與夏不異又儀禮朝服緇布衣素裳緇則玄故爲玄衣素裳上養老云周人脩而兼用之故養老之衣亦脩而兼用之云其冠則年追章甫委貌也者案儀禮朝服首著玄冠玄冠即委貌以此推之則殷之朝服則皆著章甫之冠夏之朝服著年追云諸侯以天子之燕服爲朝服者以燕禮諸侯燕臣子用朝服明天子之燕亦朝服也引燕禮曰燕朝服者證朝燕同云服是服也者言燕時服是玄衣素裳之服崔氏云天子燕畿內諸侯以緇衣燕畿外諸侯以玄冠諸侯各以爲朝服事無明文不可依也云王者之後亦以燕服爲之者玉藻云魯季康子朝服以縞若當時無朝服以縞康子不應服之明是宗人所著故康子僭效之宗既朝服以縞祀當朝服以玄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也者玉藻文引之者證天子與諸侯朝服之別案詩頍弁注云禮天子諸侯朝服以燕天子之朝服以皮弁服以皮弁服燕不用玄衣者詩所謂燕同姓諸公及異姓甥舅等故用皮弁尚質故也若燕其諸侯則用玄衣明諸侯則朝服以日視朝服則玄冕素裳也冠禮記云周弁殷冔夏收鄭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冠禮記又云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鄭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以表明文夫也毋發聲也追猶椎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其制之異同未聞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

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注餼廩也音義（少詩照反下注少者同矜本又作鰥同古頑反廩立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鰥寡孤獨之事無妻無夫謂之矜寡者案孝經云男子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舜年三十而尚書謂之鰥者以其父頑母嚚無爲娶之端故雖三十而亦稱鰥詩云何草不黄何人不矜據久役在外嫁娶失時亦謂之爲矜矜與鰥同其男子無妻亦謂之寡左傳云崔杼生成及彊而寡案劉熙釋名云無妻曰鰥愁悒不能寐目恒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

瘖聾跛躃斷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注斷謂支節絕也侏儒短人也器能也音義（瘖於金反啞也聾力東反跛波我反躃必亦反兩足不能行也侏音朱）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矜恤疾民之事瘖謂口不能言聾謂耳不聞聲跛躃謂足不能行斷者謂支節解絕侏儒謂容貌短小百工謂有雜技藝此等既非老無告不可特與常餼既有疾病不可不養以其病尚輕不可虛費官物故各以其器食之器能也因其各有所能供官役使以廩餼食之案晉語云文公問八疾胥臣對云戚施權鎛注云使擊鍾蘧篨蒙璆注云璆是玉磬使擊之侏儒扶盧注云扶持也盧戟柄也矇瞍循聲注云歌詠琴瑟聾聵司火注云使主然火其童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宜於掌土是各以器食之外傳不云跛躃此不云蘧篨戚施說文不具外傳瘖與僬僥置於掌土此瘖與侏儒其器食之者今古法異也）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注道中三塗遠別也音義（別彼列反下文并注同）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注廣敬也謂於塗中音義（行如字一音戶剛反）輕任并重任分斑白者不提挈注皆謂以與少者雜色曰斑音義（并必性反本又作併提音啼挈本又作挈苦結反）疏（正義曰父齒老也任謂有擔負者俱應擔負老少並輕則併與少者擔之也重任分者老少並重不可併與少者一人則分爲輕重重與少者輕與老者）

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注徒猶空也

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注造爲也疏（正義曰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注一里方三百步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爲田九十億畝注億今十萬音義（億於力反）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爲田九萬億畝注萬億今萬萬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開方之法總計天子畿外內諸侯之地大小各依文解之方一里者爲田九百畝案論語云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闊一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闊一百步夫三爲屋是三頃也闊三百步長一百步屋三爲井是九百畝也）

（長闊一里注正義曰方十里爲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一箇十里之方既爲田九萬畝則十箇十里之方爲田九十萬畝一百箇十里之方爲田九百萬畝今云九十億畝是一億有十萬十億有一百萬九十億爲九百萬畝故云億今十萬尹文子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此謂小億也此鄭氏所用毛詩傳云數萬至萬曰億是大億也非鄭義萬億今萬萬也者計千里之方爲方百里者百一箇百里之方既爲九十億畝則十箇百里方爲九百億畝百箇百里方爲九千億畝今乃云九萬億畝與數不同者若以億言之當云九千億畝若以萬言之當云九萬萬畝但書經戰國及秦之世經籍錯亂此經上下或億或萬字相交涉遂誤爲萬億鄭未注之前書本既爾鄭更不顯言其錯因此錯本萬億之言即云此經萬億者即今之萬萬皇氏以爲億數不定或以十萬爲億或以萬萬爲億或以一萬爲億此云萬億者秖是萬萬也六國時或將萬爲億故云萬億但古事難悉未知孰是故備存焉）

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注（冀州域）自南河至於江千里而近注（豫州域）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注（荆州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注（徐州域）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注（亦冀州域）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注（雍州域）音義（雍於用反）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内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注（九州之大計）音義（斷音短）方

百里者爲田九十億畝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其餘六十億畝注（以一大國爲率其餘所以授民也山足曰麓）音義（去羌呂反率音律又音類）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内地遠近里數也言千里而近者皇氏云自恒山至南河以千里言之其地稍近言不滿千里下云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謂以千里言之其地稍遠言不啻千里熊氏以爲近者謂過千里遙者謂不滿千里其義似非也其餘遙近皆放此也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以一州方千里九州方三千里三三如九爲方千里者有九一箇千里有九萬億畝九箇千里九九八十一故有八十一萬億畝但記文詳具於八十整數之下云萬億是八十箇萬億又云一萬億言是詳也以前文誤爲萬億此則因前文之誤更以萬億言之）

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注（周尺之數未詳聞也案禮制周猶以十寸爲尺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爲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疏（正義曰古者八寸爲尺今以周尺八寸爲步則一步有六尺四寸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則一步有五十二寸是今步比古步每步剩出一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五十二畝七

（十一步者餘與此百四十六畝三十步不相應也又今步每步剩古步十二寸以此計之則古之百里當今百二十三里一百一十五步二十寸與此經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又不相應故鄭云六國時多變亂法度經文錯亂不可用也注正義曰玉人職云鎮圭尺有二寸又云桓圭九寸是周猶以十寸爲尺也今經云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乃是六十四寸則謂周八寸爲尺也故云蓋六國時多變亂法度或言周尺八寸也鄭即以古周尺十寸爲尺八尺爲步則步八十寸鄭又以今周尺八寸爲尺八尺爲步則今步皆少於古步一十六寸也是今步別剩十六寸云以此計之者謂以古步又以今周尺八寸八尺爲步小剩十六寸而計之則古之四步剩出今之一步古之四十步爲今之五十步古之八十步爲今之一百步計古之一畝之田長百步得爲今田一百二十五步是今田每一畝之上剩出二十五步則方百畝之田從北嚮南每畝剩二十五步總爲二千五百步從東嚮西每畝二十五步亦總爲二千五百步相併爲五千步是總爲五十畝又西南一角南北長二十五步應南畔所剩之度東西亦長二十五步應西畔所剩之度計方二十五步開方乘之總積得六百二十五步六百步則爲六畝餘有二十五步故云古者百畝當今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又古四步剩今一步則古者四里剩今一里爲五里則古者四十里剩今十里爲五十里則古者八十里剩今二十里總爲百里是古者八十里爲今百里今之百里之外猶有古之二十里四里剩一里其古二十里爲今之二十五里故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

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其餘方百里者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爲方百里者三十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閒田音義（閒田音閑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畿外九州建國之法九州州別方千里凡千里之方以開方計之爲方百里者凡有一百故云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者前文云大國三十故此云封方百里者三十國謂公也以百中去三十故其餘方百里者有七十又封方七十里者六十爲方百里者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謂侯國也凡百里之方開方計之爲十里之方百其七十里之國一用十里之

方四十九七十里之國二則用十里之方九十八則一箇百里爲七十里之國二剩十里之方二然則二十箇七十里之國用百里之方十剩十里之方有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用百里之方三十剩十里之方六十今就百里之方三十里之中抽去十里之方六十是用百里之方二十九方十里者四十故其餘方百里者四十方十里者六十又封方五十里者百二十者上云小國百二十謂伯國也凡百里之方一封五十里之國四則十箇百里之方封五十里之國四十今小國百二十故用百里之方三十則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以爲附庸閒田）

天子之縣内方千里者爲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者九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爲方

百里者十方十里者二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爲方百里者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疏（正義曰天子縣內地方千里爲方百里者百既用九箇擬封百里之國故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者二十一者凡百里之方十爲七十里之國二十剩十里之方二十今以十里之方二十又更取其外十里之方二十九添前二十爲四十九爲七十里之國一是次國二十一也總用百里之方十十里之方二十九是其餘方百里者八十方十里者七十一又封方五十里者六十三者謂小國也凡百里之方一爲五十里之國四則百里之方十爲五十里之國四十又百里之方五爲五十里之國二十總爲五十里之國六十更有五十里之國三凡一箇五十里之國用十里之方二十五則三箇五十里之國總用十里之方七十五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方十里者七十五是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然畿外千里封國之外所餘地少其畿內千里所餘地多者以畿外之土本擬封建諸侯故國數多餘地少畿內本爲天子之有郊關鄉遂準擬公卿王子弟采邑故建國數少餘地多）

諸侯之下士祿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食三十六人下大夫食七十二人卿食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君食千四百四十人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天子之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者其祿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取之於方伯之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注給齊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潘音義（祿食音嗣又如字下皆同爲朝于僞反清如字徐才性反潘芳袁反米汁）也諸侯世子世國注象賢也大夫不世爵使以德爵以功注謂縣內及列國諸侯爲天子大夫者不世爵而世祿辟賢也音義（辟音避）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

注列國及縣內之國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士大夫及諸侯等食祿之數兼明臣之世與不世之事今各隨文解之前以有諸侯之下士以上及大夫卿君故此依前而釋也諸侯之士既明則天子士同之可知故此文發畿外之卿也前云諸侯下士視上農夫故有九人也前云上士倍中士故三十六也前云下大夫倍上士則食七十二人前云卿四大夫祿則二百八十八人君食二千八百八十人者君謂大國之君也前云君十卿祿故二千八百八十人次國之卿食二百一十六人者謂夏伯殷侯周則侯伯國也此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惟得三大夫祿耳故特言卿也君食二千一百六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小國之卿食百四十四人者小國謂夏周子男殷之伯國也大夫以下亦如大國大夫而卿則二大夫祿耳故君食千四百四十人者君亦十卿祿也次國之卿命於其君者大國三）

卿皆命於天子則其禄各食二百八十八人若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禄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於其君爲賤則禄不可等命天子者故視小國卿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也其若子男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則禄猶如此其命天子卿無以異也其國小故不復差降也或云視大夫也其天子之士卿大夫無文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未賜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者未賜爵謂列國諸侯及縣内諸侯其身既死其子未得賜爵其衣服禮制視天子元士若畿外者君其本國畿内者亦君畿内之國故鄭注云列國及縣内之國鄭必知兼畿外列國者以詩小雅韎韐有奭謂諸侯世子未遇錫命服士服而來此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故知兼列國也其畿内諸侯有大功德元子出封畿外則王命次子行其秩邑若其賢才則世爲公卿則春秋周公召伯之屬是也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者諸侯降於天子故大夫不世爵禄若有大功德亦得世之故隱八年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據諸侯卿大夫也注正義曰浴用湯沐用潘者以方伯朝天子故給以湯沐之邑案前文云不能五十里曰附庸又云天子元士視附庸以湯沐之邑視元士亦五十里以下異義公羊説諸侯朝天子天子之郊皆有朝宿之邑從泰山之下皆有湯沐之邑左氏説諸侯有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此皆有湯沐邑其餘則否許慎謹案京師之地皆有朝宿邑周千八百諸侯盡京師地不能容之不合事理之宜是許慎不從公羊之説鄭無駁當從許説云爲天子大夫者以下云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此直云大夫不世爵與諸侯大夫文異故知是天子大夫也知是縣内及列國諸侯入爲天子大夫者案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則周召畢原之等是縣内諸侯也詩衛武公入相於周又尚書顧命齊侯爲虎賁衛侯爲司寇是列國諸侯也並入爲天子大夫案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是畿内亦曰諸侯此不云諸侯而云大夫者辟上諸侯世子之文故云大夫然畿内諸侯有爲三公則周召是也列國諸侯入爲六卿則鄭武公是也今總云爲天子大夫者若言公卿大夫於文爲煩故總言大夫以包之詩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春秋諸侯殺大夫謂卿也是大夫爲總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注鄉飲酒鄉射音義（冠古亂反）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注飲食爲上衣服次之事爲謂百工技藝也異別五方用器不同也度丈尺也量斗斛也數百十也制布帛幅廣狹也音義（長丁丈反斛洪谷反幅芳服反狹户甲反）

禮記注疏卷十三

禮記注疏卷十三考證

樂正崇四術立四教注尚書傳曰年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臣召南按入小學大學之年為說不一鄭此注據伏生大傳也白虎通則云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朱子取白虎通說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陳選曰教者雖分四時學者則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也

注疏遂則縣與州同鄙與黨同云云○臣召南按此

疏甚是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注曰興甿舉民賢者能者如六鄉之為也然則縣正鄙師皆必有學同於州長黨正可知矣

郵罰麗於事注郵過也○顧炎武曰郵即尤字古通用詩賓之初筵曰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國語曰夫郵而效之郵又甚焉漢書中以郵為尤甚多

史以獄成告於正注正于周鄉師之屬疏案周禮鄉師屬地官不掌獄訟○臣召南按鄭注賴疏始明據疏則鄉師之屬鄉師二字當分讀猶云鄉士之屬士師之屬也地官鄉師職雖有掌其刑令糾禁聽其獄訟之文孔知鄭必非誤引者以下節注周禮鄉師之屬云云直引秋官鄉士及遂士縣士朝士職文也

執左道以亂政殺注若巫蠱及俗禁疏王遂令江充檢之○王字係帝字之訛又故思子望子歸來句當作築思子宮刊本相沿誤脫築字宮字耳

天子齊戒受諫○臣召南按此句依注疏為司會節引

首與下冢宰齊戒受質三官齋戒受質百官齋戒受質正是一例但經文明云受諫下文會計歲用非諫也宋儒以此句上屬太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之下於義為近

九十日有秩注有常膳○臣召南按周禮酒正凡有秩酒者以書契授之注引此文賈疏曰謂日月有秩膳即此經秩酒是也但秩酒祇秩膳中一事耳

五十不從力政注疏其野王城之外力徒又少○徒當

作役

方三千里爲田八十萬億一萬億畝疏○陳澔曰按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則方三千里當云八萬一千億畝如疏義亦承誤釋之也

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臣召南按此下自爲一節舊本誤接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之下而以上節疏附篇末今移正

禮記注疏卷十三考證

謹案第五頁後六行疏言經中習鄉謂飲酒者刊本監本毛本鄉訛射據宋本改

第八頁後五行疏但逐其陰陽以為偏主耳諸本逐訛遂據宋本改

第十六頁後六行疏幅廣四咫八寸為咫諸本咫並訛尺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後一行疏閔子性孝諸本孝訛善據宋本改

第十八頁前八行疏若間帷薄忘有在焉刊本忘訛志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六行疏字刊本訛作注今改

第二十七頁後八行疏詩韓氏刊本詩訛說據宋本改

第二十八頁後六行有虞氏皇而祭古本皇作望

第三十頁前五行疏耆老掌其割亨刊本割訛制據周禮改

後八行疏其冠未聞諸本其冠訛資衣據宋本改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疏廬戟柄也刊本戟訛戰據毛本改

第三十三頁前四行斑白者不提挈古本挈作契

第三十六頁後二行疏東西亦長二十五步刊本二訛一據毛本改

後五行四里剩一里刊本四里訛四百據毛本改

第三十八頁後二行是用地方百里者一十五刊本一訛二據毛本改

第三十九頁後五行疏前云君十卿禄刊本十訛士今改

第四十頁前四行疏宜準大國之卿大夫士也刊本國訛士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錄監生臣王元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四五）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四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月令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注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為大數焉觀斗所建命其四時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記昏明中星者為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音義（參所林反中如字徐竹仲反後放此長丁丈反諏足俱反又足侯反本又作娵同訾子斯反為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言孟春者夏正建寅之月也呂不韋在於秦世秦以十月為歲首不用秦正而用夏時者以夏數得天正故用之也周禮雖以建子為正其祭祀田獵亦用夏正也日在營室者案三統歷立春日在危十六度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歷立春日在危三度正月中日在室一度昏參中者案三統歷立春昏畢十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正月中昏井二度中去日九十三度元嘉歷立春昏昴九度中月半昏觜觿一度中皆不昏參中者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畧而言不與歷正同但有一月之内有中者即得載之計正月昏參中依三統歷在立春之後六日參星初度昏得中也但二十八宿其星體有廣狹相去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明者昏早見而旦晚沒暗

者則昏晚見而旦早沒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律法但舉大畧耳餘月昏明從此可知注正義曰禮緯爲庶長稱孟故云孟長也若於人言之庶爲孟若於物言之直爲長也不取庶長之義先儒以孟春亦爲之庶長案尚書康誥云孟侯書傳天子之子十八稱孟侯並皆稱孟豈亦庶長乎先儒以孟春稱庶長者非也云日月之行一歲十二會者日行遲一月行二十九度半餘月行疾一月行天一帀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過帀更行二十九度半餘逐及於日而與日會所會之處謂之爲辰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正月辰在娵訾二月辰在降婁三月辰在大梁四月辰在實沈五月辰在鶉首六月辰在鶉火七月辰在鶉尾八月辰在壽星九月辰在大火十月辰在析木此是一歲十二會也云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數焉者聖王因其日月自然之會而分爲十二分以爲大畧之數焉所以爲大畧之數者以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於日日不可分兩月各有二十九日又兩月各有强半之日合兩半而成一日是一月有三十日一月二十九日一大一小之外仍有餘分一年十二月六大六小總有三百五十四日是歲十二會之實數也仍少十一日四分日之一未得周天聖王總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十二會之大數一會即一辰也是一辰有三十度十二辰總有三百六十度餘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度别爲九十六分總五度有四百八十分又四分度之一爲二十四分并之爲五百四分十二辰分之各得四十二分則是每辰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計之日月實行一會唯二十九分過半若通均一歲會數則每會有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是以分之爲大數也此云孟春者日月會於娵訾而斗建寅之辰者娵訾是亥次之號立春之時日在危十六度月半雨水之時日在營室十四度營室號娵訾但星次西流日行東轉東西相逆若月初之時則日在星分之初月半之

時則在星分之半月終之時在星分之末凡十二月日之所在或舉月初或舉月末皆據其大畧不細與歷數齊同其昏明中星亦皆如此斗謂北斗循天而轉行建一月一辰辰三十度九十六分度之四十二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三月建辰四月建巳五月建午六月建未七月建申八月建酉九月建戌十月建亥十一月建子十二月建丑也其十二辰之名案律歷志云孳萌於子則子孳也又云紐牙於丑則丑紐也又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又云冒茆於卯則卯冒也又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又云已盛於巳則巳已也又云咢布於午則午咢也又云昧曖於未則未昧也又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又云留孰於酉則酉留也又云畢入於戌則戌畢也又云該閡於亥則亥該也律歷志又云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冬終也萬物終藏南任也陽氣任養萬物於時爲夏夏假也假大也西遷也陰氣遷落萬物於時爲秋秋者揫也物揫斂也東者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也云凡記昏明中星者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授民事者案書緯考靈耀云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稷主夏者心星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星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星昏中則入山可以斬伐具器械王者南面而坐視四星之中者而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力役故敬授民時是觀時候授民事也

其日甲乙注乙之言軋也日之行春東從青道發生萬物月爲之佐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乙不爲月名者君統臣功也音義（軋乙八反孚音敷）疏（正義）曰其當孟春仲春季春之時日之生養之功謂爲甲乙注正義曰乙軋聲相近故云乙之言軋也云日之行春東從青道者以星辰之次謂之黃道春時星辰西遊黃道近西黃道之東謂之青道日體不移依舊而行當青

道之上故云東從青道云月為之佐者以日月皆經天而行月亦從青道陰佐於陽故云月為之佐知月亦從青道者以緯云月行九道九道者並與日同而青道二黄道東赤道二黄道南白道二黄道西黒道二黄道北幷黄道而為九道也並與日同也云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為日名焉者以日能生養萬物萬物皆抽乾而生因其抽軋以為日功之名也孚甲在前抽軋在後則應孟春甲季春為乙今二春總云甲乙者孚甲抽軋相去不遠早生者即孟春孚甲而抽軋也晚生者即季春孚甲而抽軋也律歷志云出甲於甲則甲是孚甲也又云奮軋於乙則乙軋也又云明炳於丙則丙炳也又云大盛於丁則丁盛也又云豐楙於戊則戊楙也又云理紀於己則己理也理謂正紀綱也又云斂更於庚則庚更也謂物改更也又云悉新於辛則辛新也又云懷任於壬則壬任也又云陳揆於癸則癸揆也謂物之陳列可揆度也云乙不為月名者君統臣功也者月既佐日同有甲乙之功今獨以甲乙為日名不以乙為月名故云君統臣功君謂日也日統領月之功猶若君統領臣之功以為己功俗本云君統臣功定本云君統功無臣字義俱通也

其帝大皞其神句芒

注此蒼精之君木官之臣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大皞宓戲氏句芒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

音義大皞上音太後文及注大簇大史大寢大室大微大廟大祝大尉大宰皆同皞亦作昊胡老反大皞宓戲也句芒古侯反下音亡句芒木正也少皞之子曰重為之宓戲音密又音服戲又作虧亦作犧又作羲同許宜反重直龍反

疏正義曰自孟春之月訖其日甲乙明於天道其事略竟從此以下至鴻鴈来明聖人奉天時及萬物節候也故蔡邕云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後立

帝立帝然後言佐言佐然後列昆蟲之列物有形可見然後音聲可聞故陳音有音然後清濁可聽故言鍾律音聲可以彰羣品以著五行為用於人故陳酸羶之屬也然後宗而祀之故陳五祀此以上者聖人記事之次也東風以下者効初氣之序也二者既立然後人君承天時行庶政故言帝者居處之宜衣服之制布政之節所明欽若昊天然後奉天時也其帝大皞者謂自古以来木德之君其帝大皞也謂之皞者案異義古尚書說元氣廣大謂之皞天則皞皞廣大之意以伏犧德能同天故稱皞以東方生養元氣盛大西方收斂元氣便小故東方之帝謂之大皞西方之帝謂之少皞其神句芒者謂自古以来主春立功之臣其祀以為神是句芒者主木之官木初生之時句屈而有芒角故云句芒言大皞句芒者以此二人生時木王主春立德立功及其死後春祀之時則祀此大皞句芒故言也此之言據死後享祭之時不論生存之日故云其神句芒句芒言其神則大皞亦神也大皞言帝則句芒當云臣也互而相通大皞在前句芒在後相去縣遠非是一時大皞木王句芒有生木之功故取以相配也注正義曰蒼是東方之色故下云駕蒼龍服蒼玉此是蒼精之君也則東方當木行之君也云著德立功者著德謂大皞立功謂句芒也云大皞宓戲氏者以東方立德則謂之大皞德能執伏犧牲謂之伏犧即宓戲也律歷志云大皞作罔罟以田漁取犧牲故天下號曰庖犧氏又帝王世紀云取犧牲以供庖厨食天下故號曰庖犧氏或作密戲氏者密字誤也當宀下著必是古之伏字案帝王世紀云大皞帝庖犧氏風姓也母曰華胥遂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於雷澤之中華胥履之生庖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為百王先帝出於震未有所因故位在東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稱大皞一號黄熊氏云少皞氏之子曰重為木官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

（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是重爲句芒若然案楚語云重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司地所以又爲南正火正不同者蓋重爲木正兼爲南正司天犂爲火正兼爲北正司地故韋昭注國語云火當爲北重既顓頊時爲南正案楚世家高辛氏誅重犂依帝嚳顓頊高辛各有一人爲帝則重既事顓頊又事高辛鄭則依命歷序以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十世則重何得事顓頊又事高辛者師解重人號雖子孫皆號曰重猶若羿爲堯時射官至夏后相之時猶有羿也自古以來紀君臣之號案昭十七年左傳云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命以民事服注云自少皞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號以其徵自顓頊以來天子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則伏犧神農黃帝少皞皆以德爲號也高陽高辛唐虞皆以地爲號也雖以地爲號兼有德號則帝嚳顓頊堯舜是其德號）其蟲鱗注象物孚甲將解鱗龍蛇之屬其音角注謂樂器之聲也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凡聲尊卑取象五行數多者濁數少者清大不過宮細不過羽疏（正義曰其春時之音爲當於角取象木之聲不云其聲角而云其音者單出曰聲雜比曰音音則樂曲也以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故云其音角注正義曰恐是他物之聲故云樂器也但角是扣木之聲但作樂器之體象此扣木之聲云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者以天地人謂之三才又陽數極於九故律歷志云五聲之本生於黃鍾律九寸爲宮於管則九寸於弦則九九八十一絲也律歷志又云或損或益以定宮商角徵羽宮三分去一下生徵徵數五十四徵三分益一上生商商數七十二商三分去一下生羽羽數四十八羽三分益一上生角角數六十四是其損益相生之數也律歷志云商之爲言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角觸也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聚藏宇覆之也云屬木者以其清濁中民象也者木之聲清於土金之聲濁於水火之聲今角聲亦清於宮商濁於徵羽故角聲屬木所以清濁中凡數多者濁數少者清今宮數八十一商數七十二徵數五十四羽數四十八角數六十四少於宮商多於徵羽故云清濁中既尊者爲濁卑者爲清民則卑於君臣尊於事物亦是尊卑之中故云民之象也案樂記及律歷志云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羽屬北方其數少所以黃鍾在子其數多者冬時凝寒之氣在於地上水又清輕羽既稟其寒氣又象水聲故其數少冬至陽氣伏於地下溫積土中黃鍾含藏陽氣又象土聲故其數多各自爲義不相須也引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者證明角主於人云凡聲尊卑取象五行者宮主土土聲濁其數多故主君商主金金聲稍重其數稍多故爲臣角主木木聲清濁中其數多少中故爲民徵主火火聲稍輕其數稍少故爲事事謂人之所營事務也羽爲水水聲極輕其數最少故爲物也物爲人之所用財物指其所營謂之事論其所用之體謂之物人是萬物之靈事物是人營作故卑於人也云大不過宮細不過羽者案國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諫云大不踰宮細不踰羽踰即過也）律中大蔟注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中猶應也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應謂吹灰也大蔟者林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凡律空圍九分周語曰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音義（律中竹仲

（反後放此凡如此之例十二月文注皆可以類求之蔟七豆反奏也應應對之應下皆放此長直亮反又如字後皆放此律空徐音孔）

其數八

注數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而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

其味酸其臭羶

注木之味臭也凡酸羶者皆屬焉 音義（羶失然反）

其祀戶祭先脾

注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內陽也祀之先祭脾者春爲陽中於藏直脾脾爲尊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主

有尸皆先設席于奥祀戶之禮南面設主于戶內之西乃制脾及腎爲俎奠于主北又設盛于俎西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祭肉脾一腎再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略如祭宗廟之儀 音義（脾婢支反藏才浪反後放此直丈吏反又如字下宿直同後放此奥鳥報反腎時忍反）

疏（正義曰上從其日甲乙下終其祀戶皆總主三月一時之事此律中大蔟惟主正月之氣宜與東風解凍文次相連必在於此者角是春時之音律審正月之氣音由氣成以其音氣相須故律角同處言正月之時候氣之管中於大蔟中猶應也謂候氣飛灰應於大蔟其大蔟夾鐘六律六呂之等皆是候氣管名言正月之時律之候氣應於大蔟之管又計大蔟管數倍而更半鑄之）

爲鐘名曰大蔟之鐘是大蔟之鐘元生於大蔟之律是律在於前鐘生於後故律歷志云黄帝使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黄鐘之宫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則爲六律雌鳴則爲六呂是律生在前蔡氏以爲大蔟鐘名先有其鐘後有其律言律中此大蔟之鐘其義非也陽管爲律律法也言陽氣與陰氣爲法鄭云律述也述氣之管陰管爲呂律歷志云呂助也言助陽宣氣又云呂拒也言與陽相承更迭而至又陰律稱同言與陽同也總而言之陰陽皆稱律故十二月皆云律中是也案律歷志云黄鐘黄者中之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陽氣施種於黄泉孳萌萬物爲六氣元也變動不居周流六虚位于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氣大旅助黄鐘宣氣而牙物也位在於丑在於十二月大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鐘鐘種也夾助也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

姑洗洗之言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鐘林君也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其十二律則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注周禮大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黄鐘初九也下生林鐘之初六林鐘又上生大蔟之九二大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鐘之六三應鐘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鐘

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取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大蔟長八寸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林鍾長六寸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無射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應鍾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是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爲夫婦又是律取妻也異位爲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大蔟林鍾是初位大蔟是二位故云異位爲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已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六上者謂大呂大蔟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已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屬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還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寸之數也律歷志云黃鍾爲天統林鍾爲地統大蔟爲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注正義曰案司農注周禮云陽律以竹爲管陰律以銅爲管鄭康成則以皆用銅爲之知者案律歷志量者龠合升斗斛本起黃鍾之龠而五量加之其法皆用銅聲中黃鍾以此準之故知用銅也司農云陽律以竹陰律以銅非也云應謂吹灰也者蔡邕云以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其月氣至則灰飛而管通如蔡所云則是爲十二月律則布室內十二辰若其月氣至則其辰之管灰飛而管空也然則十二律各當其辰邪埋地下入地處庫出地處高故云內庫外高黃鍾之管埋於子位上頭嚮南以外諸管推之可悉知又律云以河內葭莩爲灰宜陽金門山竹爲管熊氏云案吹灰者謂作十二律管於室中四時位上埋之取蘆莩燒之作灰而實之律管中以羅縠覆之氣至則吹灰動縠矣小動爲氣和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縠爲君嚴猛之應云凡律空圍九分者以黃鍾爲諸律之首諸律雖長短有差其圍皆以九分爲限孟康云林鍾長六寸圍六分則圍之大小逐管長短然則分寸之數不可定也故鄭皆爲圍九分也引周語曰以下者案周語景王欲鑄無射伶州鳩對以此辭案彼注云大蔟正聲商故爲金奏所以助陽出滯物也五行佐天地生成萬物之次者五行謂金木水火土謂之五行者案白虎通云行者言欲爲天行氣也謂之水者白虎通云水訓準是平均法則之稱也言水在黃泉養物平均有準則也木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訓禁也言秋時萬物陰氣所禁止也土訓吐也言土居中總吐萬物也生物者謂木火七八之數也成物者謂金水九六之數也則春夏生物也秋冬成物也故易繫辭云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也注云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則是七八生物九六終物是也引易曰以下者易下繫文也天陽地陰陽數奇陰數耦陽所以奇者陽爲氣氣則渾沌爲一無分別之象又爲日日體常明無虧盈之異故其數奇其陰數所以耦者陰爲形形則有彼此之殊又爲月月則有晦朔之別故其數耦也案律歷志云天數二十五所以二十五者天一天三天五天七天九總爲二十五律歷志又云地數三十所以三十者地二地四地六地八地十故三十也以天地之數相合則易之大衍之數五十五也云五行自水始火次之木次之金次之土爲後者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以益五行生之本案尚書洪範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

五曰土故其次如是也所以一曰水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十一月一陽生故水數一也又天地之内水體最微故水爲始也二曰火者坤貞於六月未六月兩陰生陰不敢當午火比於水嚴厲著見故次火也三曰木者正月三陽生是建寅之月故三曰木木比火象有體質故次木也四曰金者八月四陰生是建酉之月故四曰金金比木其體堅剛故次金也五曰土者三月五陽生三月建辰之月辰爲土是四季之首土王四季故五曰土載四行又廣大故次土也水所以在北方者從盛陰之氣所以潤下者下從陰也火所以在南方者從盛陽之氣炎上者從陽也木所以在東者東是半陰半陽曲直以陰陽俱有體質尚柔故可曲可直也金所以在西方者西方亦半陰半陽但物既成就體性堅剛雖可改革猶須火柔之土所以在中者以其包載四行含養萬物爲萬物之主稼穡者所以養萬物也云木生數三成數八者鄭注易繫辭云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

三生木於東地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惟有五十以五十之數不可以爲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是鄭注之意水數一成數六火數二成數七木數三成數八金數四成數九土數五成數十故此云木生數三成數八但言八者舉其成數者金木水火以成數爲功皇氏用先儒之義以爲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數一得土數五故六也火數二得土數五爲成數七木數三得土數五爲成數八又金數四得土數五爲成數九此非鄭義今所不取木之味臭也者通於鼻者謂之臭在口者謂之味臭則氣也所以木味酸尚書孔傳云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夏其味苦其臭焦者尚書孔傳云焦之氣味火燒物焦

焦則味苦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孔傳云味甘生於百穀味甘則氣香秋其味辛其臭腥者孔傳云金之氣味言金臭之氣則腥在口則辛冬云其味鹹其臭朽者孔傳云水鹵所生故味鹹又水受惡穢故有朽腐之氣春陽氣出祀之於戶内陽也者戶在内從外向内戶又在内故云内陽也戶是人之出入戶則有神故祭法注七祀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誥者爾此戶神則陽氣在戶内之神故云祀之於戶内陽也由位在戶内又秋其祀門注云秋陰氣出祀之於門者門在外從内向外門又在外故云外陰也則門神陰氣之神是陰陽別氣在門戶者與人作神也又云春爲陽中於藏値脾脾爲尊者以祭戶之時脾腎俱有先用脾以祭之者以春爲陽中於藏値脾脾既春時最尊故先祭之脾爲尊也所以立春當脾者牲位南首肺最在前而當夏也腎最在後而當冬也從冬稍前而當春從腎稍前而當脾故春位當脾從肺稍却而當心故中央主心從心稍却

而當肝故秋位主肝此等直據牲之五藏所在而當春夏秋冬之位耳若其五行所生主五藏則不然矣故異義云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同鄭駮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得同五行之氣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死爲劇如鄭此言五行所主則從今文尚書之說不同許慎之義云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之下皆中霤禮文云祭五祀於廟者設祭戶祭中霤在於廟室之中先設席於廟堂之奥若祀竈祀門祀行皆在廟門外先設席於廟門之奥雖廟室廟門有別總而言之皆謂之廟故云凡祭

五祀於廟此謂殷禮也若周則七祀加司命與厲也不審祀之處所亦當與竈門行等俱在廟門之外祀也若周總在宮內故宮正注云祭社稷七祀於宮中此特牲謂特牛故小司徒云小祭祀奉牛特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若諸侯或亦當然其大夫所祭或特羊也云有主有尸者謂天子諸侯若卿大夫廟無主則五祀無主也云祀之禮設主於戶內西者先設席于奥乃更設席於廟戶西夾北嚮置主位設主之人南面設主於戶西位上使主北面云乃制脾及腎為俎奠於主北者謂設主之後以割制之脾與腎為俎實奠于主北主既北面奠於主前云又設盛於俎西者盛謂黍稷俎在主前稍東故黍稷之簋在主前稍西云祭黍稷祭肉祭醴皆三者當時惟始設主未有迎尸則是祀官祭簋中黍稷祭俎中脾腎之肉祭薦之醴皆三度祭之黍亦三祭醴亦三祭肉亦三祭故云皆三祭云肉脾一腎再者申明祭肉三度之事其祭肉三者脾尊故一祭腎卑故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謂既祭黍稷祭肉醴之後徹去俎之與盛更陳列鼎俎設其饌食於初設奥之筵前其時主已移於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即筵而坐但宗廟之祭尸入之後始祭籩豆及黍稷醴其祭戶之時已於西祭黍稷祭肉祭醴今迎尸而入則應坐而饌食不更祭黍稷祭肉祭醴故云略如祭宗廟之儀祭戶所以先設席於奥及設饌筵迎尸皆在奥者就尊之處也中間設主祭黍祭肉在戶西者就戶處也其餘五祀所祭設主皆就其處也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注皆記時候也振動也夏小正正月啓蟄魚陟負冰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此時魚肥美獺將食之先以祭也鴈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今月令鴻皆為候

疏正義曰此記正月之時候然十二月之時候體例不一而正月七月記時候凡有五句其餘皆四句多少不同者時候多則五句少則四句無義例也其二至二分之月皆再記於時候者以二至是陰陽之始終二分是陰陽之交會是節之大者故再記之季春亦記時候者蠶之將生故記其蠶候也故季春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是也凡記時候先言者則氣候在前後言者則氣候在後言蟄蟲始振者謂正月中氣之時蟄蟲得陽氣初始振動至二月乃大驚而出對二月故云始振云魚上冰者魚當盛寒之時伏於水下逐其溫暖至正月陽氣既上魚遊於水上近於冰故云魚上冰也注正義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云正月啓蟄者證經中蟄蟲始振始振則啓蟄也云魚陟負冰者陟升也謂魚從水下升於水上而負冰證經中魚上冰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者以漢之時立春為正月節驚蟄為正月中氣雨水為二月節春分為二月中氣至前漢之末以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故律歷志云正月立春節雨水中二月驚蟄節春分中是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為二月節鄭以舊歷正月啓蟄即驚也故云漢始亦以驚蟄為正月中但蟄蟲正月始驚二月大驚故在後移驚蟄為二月節雨水為正月中凡二十四氣案三統歷正月節立春雨水中二月節驚蟄春分中三月節穀雨清明中四月節立夏小滿中五月節芒種夏至中六月節小暑大暑中七月節立秋處暑中八月節白露秋分中九月節寒露霜降中十月節立冬小雪中十一月節大雪冬至中十二月節小寒大寒中案通卦驗及今歷以清明為三月節穀雨為三月中餘皆與律歷志並同謂之雨水者言雪散為雨水也謂之驚蟄者蟄蟲驚而走出謂之穀雨者言雨以生百穀謂之清明者謂物生清淨明潔謂之小滿者言物長於此小得盈滿謂之芒種者言有芒之穀可稼種謂之小暑大暑者就極熱之中分為小大月初為小月半為大

（謂之處暑者謂暑既將退伏而潛處謂之白露者陰氣漸重露濃色白謂之寒露者言露氣寒將欲凝結謂之小雪大雪者以霜雨凝結而雪十月猶小十一月轉大謂之小寒大寒者十二月極寒之時相對爲大小月初寒爲小月半寒爲大凡二十四氣氣有十五日有餘每氣中半分之爲四十八氣氣有七日半有餘故鄭注周禮云有四十八箭是一氣易一箭也凡二十四氣每三分之爲七十二氣氣間五日有餘故一年有七十二候也故通卦驗冬至之前五日商賈不行兵甲伏匿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東爾五日以五日一候也案通卦驗云立春雨水降條風至雉雊雞乳氷解條風即東風也氷解即解凍也與月令同雨水者謂節氣早月初雨水也雉雊雞乳於月令在季冬若節氣晚亦得退在正月通卦驗云正月中猛風至注云猛風動摇樹木有聲者猛風即東風之甚也獺祭魚與此同案下季冬鴈北鄉據其從南始北正月来至中國故此云鴻鴈来但来有先後後者二月始来故通卦驗二月節云候鴈北云今月令鴻皆爲候者但月令出有先後入禮記者爲古不入禮記者爲今則呂氏春秋是也鴻字皆爲候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注皆所以順時氣也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鸞路有虞氏之車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馬八尺以上爲龍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也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又玉藻曰天子龍袞以祭玄端而朝日皮弁以日視朝與此皆殊

音義（个古賀反後放此鸞力官反路本又作輅音戴後放此旂巨機反後放此衣青於既反後放此下注衣甲保猶衣同器本又作噐同冬夏此卷内可以意求之璜音黃畜許六反貫古亂反朝直遥反玄端音冕）

疏（正義曰此已前明天時氣候早晚此明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旂旗所服衣玉所食牲穀及器物之屬龍與玉言倉者蒼亦青也遠望則蒼旂與衣云青者欲見人功所爲故以近色言之注正義曰色則順時食與器則順氣也云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者北偏近北也然則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

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云鸞路有虞氏之車者明堂位云鸞車有虞氏之路也今既云鸞路故知是有虞氏之車也用有虞氏則知非周也云有鸞和之節而飾之以青取其名耳者因其有鸞故不言青而云鸞也云春言鸞冬夏言色互文者春言鸞則夏秋冬並鸞也夏云朱冬云玄則春青秋白可知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出廋人職云凡所服玉謂冠飾及所佩者之衡璜者冠飾即冕之旒及笄也衡璜即是所佩玉之名也佩玉之制案韓詩外傳云佩玉上有葱衡下有雙璜牙蠙珠以納其間則古之佩玉上以葱爲衡横置於上以貫珠之繩三條懸於衡上垂之而下以雙璜懸於兩畔繩之下端又以牙懸於中繩下端使前後觸璜以爲聲衡之下璜之上皆貫蠙珠故云蠙珠以納其間謂納於衡璜之間也云麥實有孚甲屬木者鄭云黍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金菽實孚甲堅合屬水稷五

穀之長屬土是五穀所配之方也云羊火畜也者案尚書五行傳曰貌之不恭則有雞禍注雞畜之有冠翼者屬貌言之不從則有犬禍注犬畜之以口吠守者屬言視之不明則有羊禍注羊畜之遠視者屬視聽之不聰則有豕禍注豕畜之居閑衛而聽者屬聽思之不睿則有牛禍注地厚德載物牛畜之任重者屬思皇之不極則有馬禍注天行健馬畜之疾行者屬皇極是雞爲木畜羊爲火畜牛爲土畜犬爲金畜豕爲水畜但陰陽取象多塗故午爲馬酉爲雞不可一定也云時尚寒食之以安性也者羊是火畜而春時食之明其有意食以安性也春時尚寒故食火畜以助之夏食菽與雞者以氣尤熱水能尅火木必抑土故食北方之穀與東方之牲減其熱氣亦以安性秋食麻與犬者秋氣既涼又將嚮寒不有其害故食當方之穀牲也冬食黍與彘者冬氣極寒故食火穀以減寒寒勝於熱故食當方之牲云器疏者刻鏤之象物當貫土而出也者刻鏤爲文使文理麤疏直而通達也云凡此車馬衣服皆所取於殷時而有變焉非周制也者以虞夏之制有日月星辰十二章之服周之制朝祀戎獵車服各有殊今此下與周禮不同上與虞夏又異故云取殷時也殷時木路此乘鸞路不純用殷故云而有變焉謂變殷而乘虞路也云周禮朝祀戎獵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者案周禮朝則皮弁服祀則六冕服戎則韋弁服田獵冠弁服又周禮朝乘象路祀乘玉路戎乘革路獵乘木路是車服各以其事不以四時爲異也又引玉藻天子龍袞以祭者證四時皆龍袞玄衣纁裳不隨時而別又引玉藻玄端而朝日者證此朝日不玄端而著青衣又引皮弁以日視朝者皮弁白布衣四時皆然不隨時而變是與此皆（殊明月令非周法也）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注大史禮官之屬掌

正歲年以序事謁告也音義（先悉薦反齊側皆反本亦作齋卷内放此）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注迎春祭倉帝靈威仰於東郊之兆也王居明堂禮曰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近郊五十里賞謂有功德者有以顯賜之也朝大寢門外音義（還音旋後放此）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立春天子迎春氣及行賞之事各依文解之是月也以）立春者十二月節氣有早晚若節氣晚則月之節氣在當月之内若節氣早月之節氣在前月之中故立春爲正月之節有在十二月之時但至立春之時雖在十二月即行立春之事云是月者謂是月之氣不謂是月之日也凡四立之月天子車服之下皆云是月以其爲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事重故云是月其非四立之月仲夏即云養壯佼季夏云命漁師十一月云飭死事十二月云命有司大難皆不云是月者或是事爲細小或是事通他月故不云是月季冬難事雖大惟此月爲之亦不云是月者以年事既終惟難而已故不須云是月或作記之人辭有詳畧不爲義例也凡言是月者是月之後若是事相連接辭有首尾則因前是月不別起是月之文若別事異端則更云是月也他皆倣此此云是月下至以初爲常是皆立春之時告命之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祈穀於上帝至命曰勞酒論祈穀耕藉反迴勞飲是其一事故不更云是月次云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至埋胔論習舞修祭毋用牝牲是含養之事故毋覆巢及掩骼埋胔中間小異事亦相連故不別云是月次云是月也不可以稱兵與上事別又論天地人之大道故別云是月舉此爲例其餘月或云是月或不云是

月就文可知先立春三日者周法四時迎氣皆前期十日而齋散齋七日致齋三日今秦法簡省故三日也蓋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盛德在木者天以覆蓋生民爲德四時各有盛時春則爲生天之生育盛德在於木位故云盛德在木立春之日者此立春立秋云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立夏立冬云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不云諸侯文不備當亦有諸侯故立夏下云乃封諸侯於夏既然明冬諸侯亦然在孟春云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孟夏云還乃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説孟秋云還乃賞軍帥武人於朝孟冬云還乃賞死事恤孤寡四時所賞不同者庾云順時氣也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至夏陽氣尤盛萬物增長故用是時慶賜轉廣是以無不欣説也秋陰氣始著嚴凝之時故從其時而賞軍帥及武人也至冬陰氣尤盛萬物衰殺故用是時賞死事者及其妻子也注正義曰案周禮大史屬春官春官主禮故云大史禮官之屬云掌正歲年以序事者大史職文鄭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數者謂十二月中氣一周總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謂之一歲朔數者朔十二月之朔一周謂三百五十四日謂之爲年此是歲年相對故有朔數中數之別若散而言之歲亦年也故爾雅釋天云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是也案釋言云告謁請也同訓爲請是謁爲告也迎春者案賈馬蔡邕皆爲迎春祭大皞及句芒以上云其帝大皞其神句芒故也今鄭獨以爲蒼帝靈威仰者以春秋文耀鉤云蒼帝靈威仰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若是人帝何能使風雨寒暑得時又詩及尚書云上帝皆爲天也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是人帝何得與天帝同服故以爲靈威仰上云盛德在木者盛德則靈威仰之靈德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之篇名引之者證十五里迎春與周不同故云蓋殷禮也云周近郊五十里者鄭注尚書君陳序云天子近郊

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也云朝大寢門外者大寢則路寢天子有三朝一是燕朝在路寢也二是治朝則此路寢門外應門之內以其賞賜公卿大夫宜在治事之朝故云大寢門外三是外朝在庫門之外臯門之內大詢衆庶聽斷罪人之處也

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

注相謂三公相王之事也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慶謂休其善也惠謂恤其不足也天子曰兆民音義（相息亮反注同下善相幷注放此施如字又始豉反休許收許糾二反美也）

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注遂猶達也言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音義（毋音無本亦作無下同當丁浪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因上天子迎春反國命三公布教施惠之事各依文解之

注正義曰案公羊隱五年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三公相王之事也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范睢蔡澤皆爲秦相後又爲丞相也云天子曰兆民者左傳閔元年晉卜偃之辭也遂是申遂故尚書云顯忠遂良商頌云莫遂莫達是遂爲達言慶賜之事通達施行使之周徧云使當得者皆得無非其人也者謂當慶賜之人皆是有功可慶賜無此不合得慶之人非人謂無功無德之徒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初爲常

注典六典法八法也離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也經紀謂天文進

退度數音義（宿息六反徐音秀離依注音儷呂計反偶也貸吐得反徐音二馮音憑相息亮反又如字伺音司又息嗣反）疏（正義曰迎春既還行賞以畢乃命大史之官令守其六典奉其八法司主天文及日月星辰之行天則左還一日一度一年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至周一度日月五星並逆行天左行各有多少辰有二十八宿亦隨天左行大史令其屬官在其候處止宿配偶相與審候不得貸變過差若應候不候應知不知則是候過差無失經紀者經紀謂天文進退度數言當推勘考校使得其中應進則言進應退則言退若其推步不明筭歷失所遲疾不依其度進退或失其常是失經紀以初爲常者初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故云以初爲常注正義曰六典者則大宰云天官治典地官教典春官禮典夏官政典秋官刑典冬官事典八法者一曰官屬二曰官職三曰官聯四曰官常五曰官成六曰官法七曰官刑八曰官計云離讀爲儷偶之儷者案成十一年左傳云鳥獸猶不失儷禮有儷皮儷是配偶故云讀如儷偶之儷云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馮相保章皆中士二人馮相者鄭注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保章者鄭注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司歷主其筭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所掌別也云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差者言大史之官使其僚屬馮相保章恒在候處相與止宿配偶共審察伺候不得怠慢不覺天之變異也）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傳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上帝太微之

帝也）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耒耜之上曲也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己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音義（耒力對反字林云耕曲木垂所作力佳反又力水反耜音似措七故反置也介音界注同籍在亦反說文作耤云帝耤千畝推出隹反又吐回反下同推謂伐也乘繩證反爲于僞反下爲仲春爲傷爲死氣皆同）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注（既耕而宴飲以勞羣臣也大寢路寢御侍也）音義（勞力報反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迎春既反春事已起當祈穀親耕燕勞之事各依文解之乃擇元辰者甲乙丙丁等謂之日郊之用辛上云元日子丑寅卯之等謂之爲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天子親載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閒者措置也保介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王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閒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籍田也注正義曰案郊特牲云郊之用辛鄭注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又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鄭注引易說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春分而日漸長故云迎長日之至郊特牲云郊不言祈穀此經言祈穀不言郊鄭以爲二祭

（是一故此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鄭既以二祭爲一恐人爲疑故引春秋傳以明之案襄七年左傳云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彼祈農事者則此祈穀也彼云郊而後耕此是祈穀之後即躬耕帝籍是祈穀與郊一也云上帝大微之帝者春秋緯文紫微宮爲大帝大微爲天庭中有五帝座是即靈威仰赤熛怒白招拒汁光紀含樞紐祈穀郊天之時各祭所感之帝殷人則祭汁光紀周人則祭靈威仰以其不定故總云大微之帝若迎春之時前帝後王皆祭靈威仰故前注云迎春祭蒼帝靈威仰特指一帝也此郊雖祈穀亦是報天故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元辰蓋郊後吉辰也者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故用日耕籍是陰故用辰元者善也郊雖用日亦有辰但日爲吉主耕之用辰亦有日但辰爲主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在亥故耕用亥也未知然否云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間明己勸農非農者也王既親載耒器置耒應須近王今置耒乃於參御二人之間不近王者明王之己身但是勸農故載耒耜非實農人故不近耒器也所以車右衣甲者以人君尊重故使勇士衣甲居右備非常也云保猶衣者保即襁保保謂小被所以衣覆小兒故云保猶衣也云帝籍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者耕籍所以爲帝籍者舉尊言之故祭義云天子爲籍千畝以共齊盛又國語云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是籍田共上帝故云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也案此立春後始郊郊之後始耕案國語先時九日大史告以耕事注先先立春日也謂先立春之前以耕與此不同者國語告耕在立春之前其實耕時在立春之後故國語下云先時五日王即齋宮注先耕時也是耕前五日王即齋宮而齋是知親耕在立春之後也此言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案國語王耕一墢班三）

（之賈逵注班次也謂公卿大夫也王之下各三其上也王一墢公三墢卿九墢大夫二十七墢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此是貴賤耕墢相三之數也不云士者士賤不與耕也故國語云庶人終於千畝又周禮甸師是下士云帥其屬而耕耨王籍鄭注云庶人謂徒三百人既耕而宴飲者案國語耕後宰夫陳饗膳夫贊王王歆大牢是耕後設饗而此云既耕而燕飲者饗禮在廟燕禮在寢此云執爵于大寢故知燕也國語云饗者蓋用饗之饌具而行燕禮以勞羣臣案上迎春而反賞公卿大夫於路寢門外正朝此耕籍而反勞羣臣在於路寢不同者爵賞公事與衆共之故在正朝燕勞私禮主於歡心故在路寢）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注（此陽氣蒸達可耕之候也農書曰土長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音義（上時掌反注土上同萌莫耕反蒸音拯又之丞反冒莫報反覆也橛求月反）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注（田謂田畯主農之官也舍東郊順時氣而居以命其事也封疆田首之分職術周禮作遂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步道曰徑今尚書曰分命羲仲宅嵎夷也）音義（疆居良反注皆同徑古定反注同術依注音遂畯音俊分扶問反嵎音愚）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注（相視之）音義（阪險上音反又蒲版反下許檢反道音導）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注（說所以命田舍東

（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夏小正曰農率均田）音義（飭音勑率所類反謂田正）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少陽之月務其始生故既耕之後當勸農事各依文解之天氣下降者天地之氣謂之陰陽一年之中或升或降故聖人作象各分爲六爻以象十二月陽氣之升從十一月爲始陽氣漸升陰氣漸下至四月六陽皆升六陰皆伏至五月一陰初升陰氣漸升陽氣漸伏至十月六陰盡升六陽盡伏然則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五月至十月也地氣下降天氣上騰十一月至四月也今正月云天氣下降地氣上騰者陽氣五月之時爲陰從下起上鑠排陽氣第六陽氣上極反退至十月之時六陽退盡皆伏於下至十一月陽之一爻始動地中至十二月陽漸升陽尚微未能生物之極正月三陽既上成爲乾卦乾體在下三陰爲坤坤體在上乾爲天坤爲地今天居地下故云天氣下降地在天上故云地氣上騰是陽氣五月初降至正月爲天體而在坤下也十一月一陽初生而上排陰陰之上六漸退反歸於下至四月陰爻伏盡六陽在上五月一陰生六月二陰生陰氣尚微成物未具七月三陰生而成坤體坤體在下三陽爲乾而體在上則是地氣在下天氣在上故正月爲泰泰通也天地交通七月爲否否塞也言天地隔塞所以十月云地氣下降天氣上騰者以十月之時純陰用事地體凝凍寒氣逼物地以在下故云地氣下降於時六陽從上退盡無復用事天體在上不近於物似若陽歸於天故云天氣上騰其實十月天氣反歸地下若審察於此不足可疑而劉洽汜閣皇侃之徒既不審知其理又不能定其旨趣諠諠撓撓亦無取焉王命布農事者於是春氣既和王命羣官分布檢校農之事命遣田畯官舍於郊之上令農夫皆修理地之封疆審正田之徑路及田之溝洫故云審端徑術田事既飭者作記之人解說天子所以命田畯舍於東郊者欲明其政理田事若田事）

（既能正又先定此封疆徑遂以勸農夫農夫知田事先後審疆界畔域乃不有疑惑注正義曰經云天氣下降注陽氣蒸達又似陽氣上升者以陽之氣從五月下降至十一月從下初升至正月始成乾體而在三陰之下故云天氣下降其實於時陽從地中升也引農書曰以下者案漢書藝文志農書有九家百一十四篇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尹都尉十四趙氏五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鄭所引農書先師以爲汜勝之書也漢書注汜音汎成帝時爲侍郎使教田三輔也土長冒橛者謂置橛以候土土長冒橛陳根朽爛可拔而去之耕者急速開發其地也知田謂田畯者以經云命田田是受之人詩云田畯至喜故知田謂田畯云舍東郊順時氣而居者以其耕作歲時之氣起於東方爲始故令田畯舍國之東郊以命其事其諸侯都邑田畯各舍國邑之東郊也云封疆田首之分職者封疆則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各有封境界域部分職掌也云術周禮作遂以田農之事無稱術者術遂聲相近故疑術爲遂學記云術有序義同於此云夫間有遂遂上有徑者遂人職文案匠人云廣二尺深二尺遂小溝也步道曰徑遂人職云徑容牛馬云今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者證命田畯舍東郊之事云今尚書者尚書有古有今壁裏所得膠東庸生所傳者謂之古文尚書鼂錯所受伏生二十九篇夏侯歐陽所傳者謂之今文尚書鄭據而引之故云今尚書準直者準謂輕重平均直謂繩墨得中也封疆有界限徑遂有闊狹皆先平均正直之故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云夏小正曰農率均田者夏小正是大戴禮篇也農率則田畯也均田則審端徑遂也）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注（爲仲春將釋菜）乃修祭典注（重祭禮歲始省錄）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注（爲傷妊生之類）音

義（牝頻忍反妊而林而鴆二反）禁止伐木注（盛德所在）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注（爲傷萌幼之類）音義（覆芳服反孩戶哀反胎吐來反夭烏老反麛音迷卵力管反）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注（爲妨農之始）掩骼埋胔注（謂死氣逆生也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音義（骼江百反胔才賜反蔡云露骨曰骼有肉曰胔胔亦作骴腐扶矩反）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注（逆生氣）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注（爲客不利主人則可）毋變天之道注（以陰政犯陽）毋絕地之理注（易剛柔之宜）毋亂人之紀注（仁之時而舉義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此春爲四時之首當脩祀典及祭山川之事各依文解之犧牲毋用牝者以山林川澤其祀既畢餘月之時牲皆用牝唯此月不用故注爲傷妊生之類者天地宗廟大祭之時雖非正月皆不用牝禁止至之紀者此一節論時氣之事各依文解之禁止伐木者禁謂禁其欲伐止謂止其已伐者此伐木在山中或在禁障之處十月許人採取至正月之時禁令止息故王制云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詩魚麗傳云草木不折不操斧斤不入山林是也若國家隨時所須以爲材用者雖非冬月亦得取之故山虞有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是也其非是所禁之處春秋亦得取之故周禮云春秋之斬木不入禁鄭注斬四野之木可若於正月皆禁之毋覆至毋卵者此一節論禮法餘月皆無覆巢因初春施生之時故設戒也巢若其夭鳥之巢則覆之故硩蔟氏云掌覆夭鳥之巢此月亦禁之胎謂在腹中未出夭爲

生而已死者故魯語云獸長麛夭此飛鳥謂初飛之鳥故注云爲傷萌幼之類麛卵四時皆禁但於此月尤甚若須薦獻亦得取之故王制云非以卵庖人秋行犢麛是也掩骼埋胔者蜡氏云掌除骴司農云胔骨之尚有肉者也及禽獸之骨皆是康成不注從司農義也骼言掩胔言埋互言耳毋變至之紀者天有陰陽之道恐人改變故云無變天之道地有剛柔之理恐人斷絕故云毋絕地之理人有禮義剛紀恐其迷亂故云毋亂人之紀案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故鄭此注以陰政犯陽說卦云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故注地理云易剛柔之宜說卦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春爲仁故注仁之時而舉義事天云道地云理人云紀互辭也注正義曰起兵伐人者謂之客敵來禦捍者謂之主此經云兵戎不合興起之時不可從我而始我謂主人也主人既不先起兵彼來伐我我不得不應故云主人則可客既先興兵故云爲客不利）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注（巳之氣乘之也四月於消息爲乾）草木蚤落注（生日促）音義（蚤音早）國時有恐注（以火訛相驚）音義（恐丘勇反）行秋令則其民大疫注（申之氣乘之也七月始殺）音義（疫音役）猋風暴雨總至注（正月宿直尾箕箕好風其氣逆也回風爲猋）音義（猋必遙反徐芳遙反本又作飆宿音秀好呼報反）藜莠蓬蒿並興注（生氣亂惡物茂）音義（藜力兮反莠音酉）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注（亥之氣乘之也舊說首種謂稷）音義（潦音老摯音至蔡云傷折種章勇反蔡云宿麥）疏（正義曰從上以來論當月施令

之事若施之順時則氣序調釋若施令失所則災害滋興故自此而下論政失致災之事上既云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令若施之不失則三才相應以人與天地共相感動故也施令有失三才俱應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天也草木早落地也國時有恐人也十二月之節內三才俱應者多就三才俱應之中論天地及人亦先後不逮或先言天者則此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是也或先言民者則孟春行秋令其民大疫是也或先言地者則孟春行冬令水潦爲敗是也所以然者爲害重者則在先言之爲害輕者後言之大略於文可以意得次第其輕重無義例也皇氏曲爲別說非經之旨施令失所亦惟有二才應者故仲春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大旱煖氣並爲天災如是之類是也以施令失所惟二才應就二才之中或有天有人無地或有地有人無天隨應則書不爲義例也行令失之於前氣則應之於後至如春夏及秋施令有失氣來爲應惟在當年則孟春行夏令雨水不時草木早落之類是也若其冬時失令則氣應在於後年故仲冬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行春令蝗蟲爲敗仲冬非瓜瓠不成之時又非蝗蟲爲敗之日是據來年又録記之人序行令之事各次第先後則有夏有秋有冬孟春舉夏爲始仲春舉秋爲始季春舉冬爲始至於夏時之下則有秋有冬次有來年之春孟夏則舉秋爲始仲夏舉冬爲始季夏舉春爲始以此推例秋冬亦然不能備說也注正義曰此雨水不時者謂風雨少不得應時所以風雨不應時者以孟春建寅其宿直箕星箕星好風孟春行夏令寅氣不足故風少巳來乘之四月純陽用事純陽來乘故雨少云四月於消息爲乾者陽生爲息陰死爲消十一月至四月爲息言萬物得陽氣蕃息五月至十月爲消言萬物得陰氣消盡凡孟月失令則三時孟月之氣乘之仲月失令則仲月之氣乘之季月失令則季月之氣乘之所以然者以同爲孟仲

季氣情相通如其不和則迭相乘入鄭之所注例亦不同或一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即此雨水不時一句之下云巳之氣乘之或兩句之下則云某之氣乘之故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注酉之氣乘之以二句俱當酉氣故也或有三句之下始云某之氣乘之者故孟春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注云亥之氣乘之以三句共當亥氣也氣當則言無義例也凡一句爲一事亦有兩句共爲一事者則孟夏行冬令云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是也火訛相驚者以巳來乘寅巳爲火故火來也寅爲天漢之津火雖欲來而畏水終竟不來但訛言道火相恐動也七月始殺者七月建申陰氣始殺殺氣乘寅故人多大疫正月宿直尾箕者案鄭注洪範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尅土土爲妃尚妃之所好故箕星好風也西方金氣爲陰尅東方木木爲妃畢屬西方尚妻之所好故好雨也今申氣乘寅兩相衝破申來逆寅寅爲風風之被逆故爲猋風寅往破申申爲雨雨之被逆故爲暴雨也案爾雅扶搖謂之猋謂風之迴轉也故云迴風爲猋生氣亂惡物茂者惡物所以害生氣今生氣既亂惡物乘之故惡物茂首種謂稷者案考靈耀云日中星鳥可以種稷則百穀之內稷先種故云首種首即先也種在百穀之先也

禮記注疏卷十四

禮記注疏卷十四考證

月令昏參中旦尾中疏皆大畧而言不與歷正同○大衍歷議曰秦歷立春在營室五度於太初星距危十六度少也昏畢八度中月令參中謂肩股也臣名南按孔疏引三統元嘉二歷以證昏旦中星不同是也但云不與歷正同其說未暢夫月令之中星不同堯典猶之三統元嘉不同月令此則歲差使然唐宗以來又去元嘉遠矣

律中大蔟疏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禮注作二十七分

祭先脾注疏鄭駁之云月令祭四時之位及其五藏之上下次之耳○臣名南按春祭脾夏祭肺秋祭肝皆祭其所尅季夏祭心則祭其所生冬祭腎則祭其所旺許慎據此篇四時所祭即配五行所屬康成駁之是也

蟄蟲始振注漢始亦以驚蟄爲正月中疏前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臣名南按前志猶云驚蟄正月中雨水二月節至續志始移雨水於前則劉歆之後始改易也春秋疏乃云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不幾於兩疏自相矛盾乎

天子居青陽左个注大寢東堂北偏○臣名南按注是說明堂四面各三室其中爲堂其左右爲个共十二室也朱子則謂十二室實是九室制如井田青陽之

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但隨時方位開門耳大廟大室則每時十八日居焉說異於鄭又按明堂制度歷代諸儒紛紜不一實以周頌孝經左傳考工記孟子荀子家語明堂位之文不得而強合大戴賈逵蔡邕服虔之說亦不得而強同也唐書禮志顏師古曰周書敘明堂有應門雉門之制以此知爲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元堂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也文王居明堂之篇帶弓韣禮

高禖九門磔禳國有酒以合三族推其事皆與月令合則皆在路寢也此說近之

注疏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禮記補正曰此所謂居非言聽政乃每日釋服退息而居之時也　臣召南　按疏五角當作四角

食麥與羊注麥實有孚甲屬木羊火畜也○陳澔曰麥以金王而生火王而死當屬金而鄭云屬木兌爲羊當屬金而鄭云火畜皆不可曉　臣召南　按麥屬木不知所出若羊屬火則五行傳已列之非臆說也孔疏自明

以迎春於東郊注祭倉帝靈威仰疏賈馬蔡邕皆爲迎春祭太皡及句芒○　臣召南　按此可融爲一說祭蒼帝以太皡及句芒配之鄭之失在名目必據緯書耳

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云云○　臣召南　按注誤宿離即承上句而言日月星辰所止曰宿所行曰離不貸言占驗不可差忒也注以馮相保章相與宿偶解宿離二字則鑿矣

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注農書云云疏先師以爲氾勝之書也○　臣召南　按周禮草人掌土化之法注云若氾勝之術也賈疏云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爲上故月令注亦引氾勝

禮記注疏卷十四考證

禮記注疏卷十五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月令

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注仲中也仲春者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卯之辰也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音義（奎苦圭反弧音胡降户江反）疏（正義曰案三統歷云二月節日在奎五度昏井二十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斗五度中春分日在婁四度昏柳五度中去日一百二度旦斗十六度中案元嘉歷二月節日在壁一度昏井十度中旦箕四度中春分日在奎七度昏東井三十度中旦斗四度中餘月昏旦中星皆舉二十八宿此昏云弧中旦云建星中獨非二十八宿者以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以井斗度多其星體廣不可的指昏旦之中故舉弧建定其昏旦之中也注正義曰日月會於降婁者從奎五度至胃六度在戌總曰降婁降降也婁斂也言萬物降落而收斂而斗建卯之辰者斗星隨天而轉一日一夜過轉一周而行一度故正月建寅二月建卯也云弧在輿鬼南建星在斗上者熊氏說云石氏星經文弧與建星非二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井有三十三度斗有二十六度其度既寬若舉井斗不知何日的至井斗之中故舉弧星建星也然春分之時日夜中計春分昏中之星去日九十一度今日在奎五度奎與鬼之初乃一百九度所以不同者鄭雖云弧在鬼南其實仍當井之分域故皇氏云從奎第五度為二月節數至井第十五度得九十一度是弧星當井之十六度也若從井星十六度至斗之初一百七十二度計昏中星與明中之星春秋分時相去分天之半應一百八十二度餘但日入以後二刻半始昏不盡二刻半為明昏明相去少晝五刻一刻有三度半強五刻有十七度餘則昏之中星去明之中星一百六十五度餘則建星不得在斗初在斗十度也此仲春之月昏弧中案尚書云日中星鳥不同者如鄭康成之意南方七宿總為鳥星井鬼則鳥星之分故云鳥星與此同也案仲夏昏亢中尚書云日永星火不同者案鄭荅孫顥云星火非謂心星也卯之三十度總為大火其曰大火之次有星者月令舉其月初尚書總舉一月故不同也案仲秋之月昏牽牛中尚書云宵中星虛其仲冬之月云昏東壁中尚書云日短星昴不同者亦是月令舉其初朔尚書總舉一月之中理亦不異孔安國注尚書與此則別尚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注夾鍾者夷則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音義（夾古洽反一音頰隙去逆反）疏（注正義曰夷則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今上生夾鍾當三分益一就夷則五寸之中取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又於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中有細分四百五十一此細分各三分之於是一寸分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有四百五十一者為一千三百五十三則是二十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三百五十三也以整二寸各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則二寸總有四千三百七十四

（分益前一千三百五十三總為五千七百二十七為實數但上生者三分益一以實數更三分之各有一千九百九分以三分益一則益一分一千九百九併前五千七百二十七總為七千六百三十六為積分總數也然後除之為寸一寸用二千一百八十七則三寸總用六千五百六十一以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千七十五分不成寸是為夾鍾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也云周語曰夾鍾出四隙之細者周語注夾鍾云夾助陽四隙謂黃鍾大呂大蔟夾鍾凡助出四隙之微氣令不滯伏於下也）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為鳩注皆記時候也倉庚驪黃也鳩搏穀也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音義（倉庚並如字本或加鳥非驪力知反搏音博）疏（正義曰此一經記候注正義曰言皆記時候者謂經中四事言之先後逐氣之早晚故周書時訓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至秋則鳩化為鷹故王制云鳩化為鷹然後設罻羅司裘注中秋鳩化為鷹夏小正云正月鷹化為鳩五月鳩化為鷹鄭無所言則不信用也案通卦驗云倉庚鳴為正月中與此不同者蓋是國土各異氣有早晚云倉庚驪黃者案釋鳥云倉庚商庚郭景純云即鵹黃也釋鳥又云鵹黃楚雀某氏云鵹黃一名倉庚又云商庚李巡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云鳩搏穀者釋鳥云鳲鳩鴶鵴郭景純云今之布穀也謝氏云布穀者近之彼云布此云搏者布搏聲相近謂之搏穀以聲呼之或以為此鳥鳴布種其穀云漢始以雨水為二月節者證此雨水為二月節也但雨水驚蟄據其早作在正月若其晚在二月故漢初驚蟄為正月中雨水為二月節至在後以來事稍變改故律歷志云雨水為正月中驚蟄為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

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注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注助生氣也音義（少詩召反）擇元日命民社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注順陽寬也省減也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桎梏今械也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肆謂死刑暴尸也周禮曰肆之三日掠謂榜治人音義（省所景反注同徐所幸反囹音零圄魚呂反囹圄今之獄去羌呂反桎音質今之械也梏古毒反今之杻也掠音亮考榜械戶戒反暴步卜反榜之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助其生氣止其獄刑自元鳥至之日至高禖之前論天子親祭高禖妃嬪從行之事故更云是月也自日夜分至正權概論日夜既分雷聲將發婦人須戒其容止度量須審正平均故更云是月自耕者少舍至以妨農事論耕者少舍修理門闔無為大事以致妨農故更云是月自毋竭川澤云順陽養物至開冰擇菜習舞入學習樂總是助陽鼓動其物故更云是月自祀不用犧牲以下論季春犧牲騰合與上事殊故別云是月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后土者五官之后后土即社神也與左傳僖十五年云君履后土者別也但句龍為配社之人又為后土之官也云祀社日用甲者解經元日也案郊特牲云祀社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召誥戊午乃社於新邑用戊者周公告營洛邑位成非常祭也云囹圄所以禁守繫者若今別獄矣者蔡云囹牢也圄止也所以止出入皆罪人所舍也崇精問曰獄周曰圜土殷曰羑里夏曰均臺囹圄何代

（之獄焦氏答曰月令秦書則秦獄名也漢曰若盧魏曰司空是也云在手曰梏在足曰桎者案掌囚云上罪梏拲而桎拲為在手梏與拲連文故知梏亦在手則桎在足也易大畜六四童牛之梏泠剛問云牛四足何以稱梏鄭答云牛無手前足施梏也云肆謂死刑暴尸者肆陳也謂陳尸而暴之故周禮鄉士縣士皆肆之三日然春陽既動理無殺人何得更有死尸而禁其陳肆者蓋是大逆不孝罪甚之徒容得春時殺之殺則埋之故禁其陳肆）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注玄鳥燕也燕以施生時來巢人堂宇而孚乳娶嫁之象也媒氏之官以為候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變媒言禖神之也音義（禖音梅施始豉反孚乳上如字一音芳付反下而樹反季春同娀簡風中反簡狄有娀氏女契息列反）疏（注正義曰如玄鳥遺卵娀簡吞之而生契者案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又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娀簡狄吞之生契娀者簡狄之國名故大戴禮云有娀氏之女曰簡狄故娀簡狄也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者謂高辛氏之世有此吞鳥之異是為禖官嘉祥後代之王立此高辛而為禖神故也蔡邕以為禖神是高辛已前舊有高者尊也謂尊高之禖不由高辛氏而始有高禖又生民及玄鳥毛詩傳云姜嫄從帝而祠于郊禖又云簡狄從帝而祈于郊禖則是姜嫄簡狄之前先有禖神矣而此注立高辛氏為禖神是高辛氏已前未有禖神參差不同者鄭志焦喬答王權云先契之時必自有禖氏祓除之祀位在於南郊蓋以玄鳥至之日祀之矣然其禋祀乃於上帝也娀簡狄吞鳳

（子之後後王為禖官嘉祥祀之以配帝謂之高禖據此言之則郊禖之祭契已前祭天南郊以先禖配之故謂之郊禖至高辛氏之時既簡狄之異後王以是為禖官之嘉祥即以高辛之君立為禖神以配天其古昔先禖則廢之矣高辛氏配之後謂之高禖鄭義稷契當堯時案命歷序云帝嚳傳十世則稷契不得為帝嚳之子是帝嚳後世子孫之子故鄭注生民云姜嫄高辛氏之世妃則簡狄亦高辛氏之後世之妃此立為禖神者是簡狄之夫不得為帝嚳此祭高禖是祭天故生民傳云從於帝而見于天高禖為配祭之人祭天特牲此用大牢者此謂配祭之人也云變媒言禖神之者案周禮媒氏職注媒之言謀也謀合異類使和成者但不知初為媒者其人是誰案世本及譙周古本伏犧制以儷皮嫁娶之禮既用之配天其尊貴先媒當是伏犧也媒字從女今從示旁為之示是神明告示之義故云變媒言禖神之也）

后妃帥九嬪御注御謂從往侍祠周禮天子有夫人有嬪有世婦有女御獨云帥九嬪舉中言也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注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於祠大祝酌酒飲於高禖之庭以神惠顯之也帶以弓韣授以弓矢求男之祥也王居明堂禮曰帶以弓韣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音義（韣大木反弓衣娠音身一音震謂懷妊）疏（正義曰祭高禖既畢祝官乃禮接天子所御幸有娠之人謂酌酒以飲之飲酒既畢乃屬帶此所御之人以弓韣又授之以弓矢於高禖之前而北面也注正義曰天子所御謂今有娠者若總論幸御則羣妃皆是何得直云乃禮天子所御故知有娠者漢書）

（音義娠音身也云王居明堂禮者逸禮篇名也云禮之禖下其子必得天材者謂禮此所御之人於禖神之前禖在壇上御者在下故云禖下以祭神必福降故云其子必得天材）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注又記時候發猶出也音義（電大練反）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注主戒婦人有娠者也容止猶動靜音義（先悉薦反奮方問反鐸大各反）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注因晝夜等而平當平也同角正皆謂平之也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曰石甬今斛也稱錘曰權概平斗斛者音義（度量上音杜下音亮注同甬音勇概古代反稱尺證反下同錘丈僞反又丈為反）疏（正義曰此日夜分謂晝夜漏刻馬融云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據日出日入為限蔡邕以為星見為夜日入後三刻日出前三刻皆屬晝晝有五十六刻夜有四十四刻鄭康成注尚書云日中星以為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不見之漏四十五刻與蔡校一刻也大暑亦同雷乃發聲者雷是陽氣之聲將上與陰相衡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也以雷出有漸故言乃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盛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蟄蟲咸動啓戶始出者戶謂穴也謂發所蟄之穴蟄蟲早者孟春乃出則左傳啓蟄而郊是也蟄蟲晚者則二月始出故此云蟄蟲咸動則正月未皆動重記時候者庾蔚云謂益先記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二分二至所應不同故重記之也注正義曰以其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故知主戒婦人也云容止猶動靜者蔡云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王藻云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懈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指斥言之故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此時夫婦交接生子支節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也云平當平者謂度量鈞衡之等人之所用當須平均人君於晝夜分等之時而平正此當平之物云同角正皆謂平之者經中度量鈞衡石五者總蒙同文云丈尺曰度斗斛曰量三十斤曰鈞稱上曰衡百二十斤為石皆漢書律歷志文案志文云黑秬一黍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十丈為一引五度審矣又云黃鍾之管長九寸圍九分其實一龠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五量嘉矣志又云黃鍾之管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百二十斤為石志又云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注權錘也與物正等則衡平是權為稱錘稱上曰衡甬與斗連文律歷志十斗為斛故知甬則斛也云概平斗斛者今之猶然）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闔扇寢廟畢備注舍猶止也因蟄蟲啓戶耕事少閒而治門戶也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畢猶皆也凡廟前曰廟後曰寢音義（闔戶臘反閒音閑）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注大事兵役之屬疏（注正義曰案襄十八年左傳云晉州綽以枚數闔闔是齊城門而云闔是闔用木也此扇與闔相對文又此耕者少舍謂庶人庶人蓽門故以為竹葦曰扇云凡廟前曰廟後曰寢者廟是接神之處其

（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注順陽養物也畜水曰陂穿地通水曰池音義（漉音鹿竭也陂池彼宜反尚書傳云澤障曰陂停水曰池畜勑六反）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注鮮當為獻聲之誤也獻羔謂祭司寒也祭司寒而出冰薦於宗廟乃後賦之春秋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饗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禄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于老疾無不受冰音義（鮮依注音獻覿大歷反沍戶故反朝直遥反秬音巨與音預祭寒本或作祭司寒案左氏傳無司字）疏（注正義曰鮮當為獻者案詩豳風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故知鮮為獻也云獻羔謂祭司寒者以經云獻羔啓冰先薦寢廟恐是獻羔寢廟故云祭司寒左傳直云獻羔而啓之知祭司寒者以傳云祭寒而藏之既祭司寒明啓時亦祭之云薦於宗廟乃後賦之者薦於宗廟謂仲春也乃後賦之謂孟夏也故淩人云夏頒冰左傳云火出而畢賦是也）

（引春秋傳曰者昭四年左傳申豐之辭也從古者以至無不受冰皆左傳文也案昭四年春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申豐對以此辭云日在北陸者北陸虛也謂十二月日在虛之時而藏冰云西陸朝覿而出之者西陸昴也鄭康成以為四月之時日在昴畢之星朝見東方於時出冰以頒賜百官若其初出薦廟時在二月是也云固陰沍寒者杜預注沍閉也謂堅固之陰閉塞不通陽之處於是取之云朝之禄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者朝之禄位謂大夫已上故下云命夫命婦無不受冰是也賓謂接迎賓客食謂尋常飲食喪謂死喪祭謂祭祀云黑牡秬黍者以其祭水神色尚黑云桃弧棘矢者桃去不祥棘則刺禦惡云祭寒而藏之者寒謂司寒之神則玄冥水神也所用黑牡秬黍黑牡則黑羔云獻羔而啓之者獻羔則黑牡也亦用秬黍啓之謂二月時也故云公始用之云火出而畢賦者畢盡也謂應是得冰之人無問尊卑盡賦與之案左傳云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則火出季春建辰之月以周禮夏頒冰乃建巳之月不同者但建辰火星在昴火星始出至建巳火星漸高總而言之亦得稱火出早則三月之末晚則四月之初不甚相遠又三月內有得四月節時故據夏而言之案月令季冬藏冰詩豳風三之日納於淩陰三之日是建寅之月不同者鄭注豳地晚寒所以校一月也）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注樂正樂官之長也命習舞者順萬物始出地鼓舞也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音義（長丁丈反）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注順時達物也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注為季春將習合樂也習樂者習歌與

八音音義（中丁音仲本亦作仲為于偽反下注同）疏（注正義曰命習舞者以春陽既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故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此仲春又云習舞釋菜皆以陽氣動故此仲春習舞則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一也據人所學謂之習舞節奏齊同謂之合舞此亦謂之大合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注春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孟春習之至仲春習而合之自是春秋常所合樂也非為季春而習舞也故大胥春合舞秋合聲自是春秋之常事也孟春習舞及仲春習舞及仲丁習樂并季春合樂皆在大學仲春釋菜合舞季春大合樂皆天子親往餘則不也孟夏乃命樂師習合禮樂為當月飲酎也命樂師者以仲春習舞習樂之時既命樂正此則稍輕故惟命樂師此習禮樂在學也其事既輕天子不親往孟夏又云天子飲酎用禮樂鄭注飲之於朝正尊卑是飲酎在朝天子親往不云樂正者文不備也飲酎大禮必樂正在焉熊氏禮本云飲之於廟以為漢禮獻酎在廟故也若是獻酎祭廟當云天子獻酎不得云飲酎且夏月時祭已用酎也何須別云飲酎故知天子飲酎在朝仲夏云樂師修鞀鞞為大雩帝用盛樂故也命樂師者預修習其事輕其雩帝用樂之時則命樂正天子親往其季夏孟秋仲秋以季夏土王秋又陰始國無大事不用樂也季秋亦得習吹者為將大享帝也其習吹之時在於學中亦樂師習之但文不備也所以習吹者鄭云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但以重為主其實春亦有吹秋亦有舞季秋習吹之時天子不親往也案大胥秋頒學合聲周禮也月令仲秋無合聲者殷法也故不同或可秋合聲者即此季秋習吹是也孟冬大飲烝者亦用禮樂也故鄭飲酎之下注云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明飲烝亦有禮樂也此飲烝在大學也天子親往故鄭引詩云十月滌場躋彼公堂以證之公堂則學校也季冬命樂師大合吹而罷者歲終王與族人燕於大寢其事輕故命樂師知

與族人燕者鄭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故知之也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者以經云習舞釋菜文在於後恐習舞釋菜共是一事故云將欲習舞必先釋菜必知然者以釋菜之時不為舞也故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不授器是知釋菜無舞也此云習舞在前釋菜在後何知不先習舞乃後釋菜必知先有釋菜者以大胥云舍菜合舞舍即釋故知釋菜在習舞之前云夏小正曰丁亥萬舞入學者引之證習舞之意謂用此萬舞以入學于舞稱萬者何休注公羊云周武王以萬人服天下商頌萬舞有奕蓋殷湯亦以萬人得天下此夏小正是夏時之書亦云萬者其義未聞或以為禹以萬人以上治水故樂亦稱萬習樂者為季春合樂預習之故鄭云然上習舞釋菜鄭不云為季春合樂則仲春合舞自當為之不為季春合樂而習也熊氏以為仲春習舞為季春合樂者若然鄭何以不言之又大胥無季春合樂何以亦云春舍菜合舞熊氏說非也云習歌與八音者以仲春習舞雖不為季春而發但孟春仲春習舞已久不須更習故知惟習歌與八音歌謂合聲也八音謂樂器響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注為季春將選而合騰之也更猶易也當祀者古以玉帛而已

疏（正義曰以季春將騰合牝牡不用殺其犧牲其應祀之時圭璧更易此犧牲非但用圭璧更易又用皮幣以更之故在圭璧皮幣之中上下有也蔡氏云此祀不用犧牲者祈不用犧牲謂祈禱小祀也不用犧牲若大祀則依常法故上云以大牢祀高禖是也）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注酉之氣乘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畢好雨音義（好呼報反）寇戎來征注金氣動也畢又為邊兵行冬令則陽氣不

勝麥乃不熟注子之氣乘之也十一月為大陰音義（大音泰）民多相掠注陰姦衆也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注午之氣乘之也音義（煖乃緩反又音暄）蟲螟為害注暑氣所生為災害也音義（螟亡丁反又爾雅云食苗心螟）疏（正義曰其國大水則地災也寒氣總至則天災也寇戎來征則人災也陽氣不勝天災麥乃不熟地災民多相掠人災也國乃大旱煖氣早來天災蟲螟為害地災行令失所人災之應故無其災也注正義曰畢又為邊兵者案元命包云畢七星十六度主邊兵）

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注季少也季春者日月會於大梁而斗建辰之辰音義（胃音謂少詩詔反）疏（正義曰案三統歷云三月之節日在胃七度昏張二度中去日一百七度旦斗二十六度中清明日在昴八度昏翼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女二度中案元嘉歷三月節日在婁六度昏卯十二度中旦斗十四度中三月中日在胃九度凡三十度日月行一會凡三十度故三月日在胃七度律歷志又云大梁初日在胃七度是也昏七星中者案律歷志云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七星七度從胃七度至七星之初度有九十九度以日漸長日沒之時稍在西北去七星之初九十八度故昏時七星在南方之中旦牽牛中者從七星之初至牽牛之初）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

其祀戶祭先脾注姑洗者南呂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曰姑洗所以修絜百物考神納賓音義（洗素典反）疏（注正義曰南呂六二上生姑洗之九三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就南呂三分益一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二寸三分寸之一整二寸者各九分之二九為十八分三分寸之一者為三分總二十一分三七二十一三分益一更益七分總二十八分以九分為一寸二十七分為三寸益前四寸為七寸餘有一分在故云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云周語曰至納賓證姑洗之義云修絜百物考神納賓者案國語注云是月之物修絜故用之宗廟致神納賓）桐始華田鼠化為鴽虹始見萍始生注皆記時候也鴽

毋無蝃蝀謂之虹萍蓱也其大者曰蘋音義（鴽音如鴾母也蔡云鶉鵪之屬虹音紅又音絳蝃蝀也見賢遍反萍步丁反水上浮萍也毋無上音牟又如字蝃本又作螮丁計反亦作蜥同蝀本亦作東同丁孔反萍音平蘋毗人反）疏（注正義曰鴽鴾母爾雅釋鳥文郭氏云謂鵪也李巡云鴽鵪一名鴾母郭景純云鵪也青州呼鴾母舍人云母作無今此注母無母當作年謂年無也聲轉字誤年字作母云蝃蝀謂之虹者爾雅釋天文郭氏云雄者曰虹雌者曰蜺雄謂明盛者雌謂闇微者虹是陰陽交會之氣純陰純陽則虹不見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云萍蓱其大者曰蘋爾雅釋草文郭景純云水中浮萍也江東謂之薸舍人云萍一名蓱大者名蘋凡云化者若鼠化為鴽鴽還化為鼠皇氏云反歸舊形謂之化案易乾道變化謂先有舊形漸漸改者謂之變雖有舊形忽改者謂之化及本無舊形非類而改亦謂之化故）

（鄭注周禮云能生非類曰化也）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注青陽右个東堂南偏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注為將蠶求福祥之助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皡之屬音義（鞠居六反如菊華也又去六反如麴塵為于偽反下文乃為注為鳥同）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注舟牧主舟之官也覆反舟者備傾側也音義（覆芳服反下及注同）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注進時美物音義（鮪于軌反）乃為麥祈實注於含秀求其成也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疏（正義曰從此以下至為麥祈實論薦衣告帝薦鮪於寢廟舟牧告舟論所告之事故言是月從生氣方盛至禮賢者論陽氣將盛振恤貧窮勉勸諸侯禮聘賢者皆是助陽宣發之事故云是月也自命司空以下論時雨將降道達溝瀆又禁斷羅罻以助時生乳之事事别於上故更云是月自命野虞至無有敢惰論養蠶之事事别於上故云是月也自命工師以下至以蕩上心論工師之官不得為淫巧之作事異於上故更云是月自擇吉日至親往視之論天子合樂之事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以其月末為之故變云是月之末自乃合累牛騰馬至以畢春氣論牛馬犧牲含育之事并磔攘九門事雖異於牛馬雖事既輕不可别言是月也故繫之牛馬犧牲總異於上故更云是月也薦鮪於寢廟者案爾雅釋魚鮥鮛鮪郭景純云似鱣而小建平人呼鮥子一本云王鮪似鱣口在頷下音義云大者為王鮪小者為鮛鮪似鱣長鼻體無鱗甲注正義曰依禮祭五帝自服大裘今薦鞠衣與桑同色蓋薦於神坐故知為蠶求福云鞠衣黃桑之服者鄭注內司服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菊者草名花色黃故季秋之月云菊有黃華是鞠衣黃也與桑同色又當桑生之時故云黃桑之服也云先帝大皡之屬者以其言先不言上故知非天惟大皡之屬春時惟祭大皡云之屬者以蠶功既大非獨祭大皡故何胤云總祭五方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瑒熊氏等並以為在明堂以大皡祭在明堂故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注時可宣出不可收斂也句屈生者芒而直曰萌音義（泄息列反句古侯反）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注振猶救也音義（廩力甚反）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注周謂給不足也勉猶勸也聘問也名士不仕者疏（正義曰以物宣散之時當順天散物不可積聚納之在內也發倉廩者蔡氏云穀藏曰倉米藏曰廩無財曰貧無親曰窮暫無曰乏不績曰絶皇氏云長無謂之貧窮暫無謂之乏絶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謂王者勉勸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禮接德行之賢蔡氏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絶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賢者名士之次亦隱者也名士優故加束帛賢者禮之而已）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修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注廣平曰原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

與道路皆不得不通所以除水潦便民事也古者溝上有路音義（上時掌反下注以上同行下孟反隄丁兮反防音房道音導障之亮反又音章便婢面反）田獵罝罘羅網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注為鳥獸方孚乳傷之逆天時也獸罟曰罝罘鳥罟曰羅網小而柄長謂之畢翳射者所以自隱也凡諸罟及毒藥禁其出九門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天子九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皐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關門也今月令無罘翳為弋音義（罝子斜反罘音浮翳於計反餧於偽反罟

音古弋羊職反）疏（正義曰毋出九門者謂此月非田獵之時其罝罘羅網畢翳之器及餧獸之藥毋得出於九門若路門內有者不得出路門應門內有者不得出應門舉此可知城門內有者不得出城門既不得出城門則近郊之內無所用也若近郊之內先有者不得出近郊之門近郊之門尚不得出則近郊之內雖有亦不得用也舉此而言遠郊闕門亦可知是此月之時所在之處遠近皆不得用故云毋出九門注正義曰廣平曰原爾雅釋地文云國也邑也平野也溝瀆與道路皆不得不通者言國也解經中國邑也解經中邑平野也解經中原野以其各是一物故每以也結之溝瀆道路各兩事共為一句故云溝瀆與道路總結之不云隄防者以云不得不通隄防非可通之物故鄭不言之云古者溝上有路者此既為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決之物故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修此溝上道路案周禮遂人職云溝上有畛川上有路此言溝上有路者是道路之總名與彼別也獸罟曰罝罘者案爾雅云兔罟謂之罝郭景純云罝猶遮也是罝為獸罟知罘亦獸罟者案釋器云罬謂之罦罦覆車也孫炎云覆車是兩轅網既是兩轅可以網鳥非但網鳥亦可以網獸廣雅云網謂之罟罘兔罟也是獸罟曰罝罘也此罘與罦一也鳥罟曰羅釋器文云網小而柄長謂之畢者以其似天上畢星毛詩傳云畢所以掩兔是也明其常有時不得用耳謂此等之物四時常有於此季春之時不得用耳案周禮迹人云禁毒矢射者乃謂四時也云九門路門應門之等者自路門皐門已內皆宮室所在非田獵之處亦禁羅網毒藥不得出者此等門內雖是宮室所在亦有林苑及空閒之處得有羅網及毒藥所施云今月令無罘翳為弋者以今月令之本云田獵罝羅網畢弋與此經不同）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注愛蠶食也野虞謂主田及山林之官音義

（柘之夜反）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注蠶將生之候也鳩鳴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戴勝織紝之鳥是時恒在桑言降者若時始自天來重之也音義（戴音帶注同本亦作載戴勝鳥名紝女今反）具曲植籧筐注時所以養蠶器也曲薄也植槌也音義（植直吏反籧筐居呂反亦作筥下卭狂反方曰筐圓曰筥槌直追反又直類反又丈僞反）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注后妃親採桑示帥先天下也東鄉者鄉時氣也是明其不常留養蠶也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婦謂世婦及諸臣

之妻也內宰職曰仲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于北郊女外內子女也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毋觀去容飾也婦使縫線組紃之事音義（卿許亮反注同觀古喚反注同省所景反去起呂反線息賤反組音祖紃音旬）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注登成也敕往蠶者蠶畢將課功以勸戒之音義（繭古典反效戶教反共音恭惰徒臥反）疏（注正義曰鳩鳴飛且翼相擊者案釋鳥云鶌鳩鶻鵃郭景純云鶌音九物反鵃音嘲鶻鵃似山鵲而小青黑色短尾多聲孫炎云鶻鵃一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云戴勝織紝之鳥者案釋鳥云鵖鴔戴鵀郭景純云鵀即頭上勝今亦呼為戴勝李巡云戴勝一名鳴鳩孫炎云鳴鳩自關而東謂之戴鵀非也曲薄也植槌也者案方言云宋魏陳江淮之間謂之曲或謂之麴自關而西謂之薄故云曲薄方言注槌縣蠶薄柱也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齊謂之牂東鄉者若尋常留養蠶或東西南北面無所在今后惟東面採桑明知不常留養蠶也暫示法而已留養者所卜夫人與世婦者案祭義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蠶是常留養蠶也祭義又云夫人副褘而受之言副褘則據王后言三宮夫人則似據諸侯不同者祭義所云雜明天子諸侯之法副褘據王后上公夫人亦副褘也三宮夫人據諸侯亦得通王之三夫人也云婦謂世婦及諸臣之妻者釋經中婦字知不兼三夫人九嬪者以經云禁婦女無觀則尊者不應在禁限故知無夫人與嬪也及女御亦當在焉特云世婦者以祭義云世婦之吉者故特言之引內宰職蠶于北郊者證躬桑之事案此經是季春躬桑內宰云仲春者以仲春

既帥命婦躬桑浴種至季春又更躬桑浴蠶也故熊氏云馬質注云蠶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二月浴種也祭義云大昕之朝奉種浴于川注云大昕季春朔日是三月又浴蠶也皇氏云二月浴之三月乃躬桑其義非也云女外內子女者解經中女字外子女謂王外姓甥之女者內子女者王之同姓子女則周禮之外宗內宗皆以嫁有爵者故內宰云帥外內命婦言內命婦則未出嫁者不在焉鄭注周禮士妻亦為命婦則士妻亦在云夏小正曰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者引之證明子女養蠶之事皇氏云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事執操也養長也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云無觀去容飾者以其祭先蠶又志在採桑養蠶無暇為飾之事故禁之以示法登成釋詁文以分繭稱絲是課效其功故云以勸戒之）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注工師司空之屬官也五庫藏此諸物之舍也量謂物善惡之舊法也幹器之木也凡輮幹有當用脂良善也音義（量音亮注同筋音斤幹古旦反輮如九反）疏（注正義曰周禮考工記無工師知是司空屬官者以司空掌工巧此稱工巧師長故知司空之屬云量謂物善惡之舊法者言此等之物善惡先有舊法當審察之故云審五庫之量五庫者熊氏云各以類相從金鐵為一庫皮革筋為一庫角齒為一庫羽箭幹為一庫脂膠丹漆為一庫義或然云幹器之木者案周禮弓人掌作弓云凡折幹故知幹弓幹此則總論材幹不獨指弓但器之材樸總謂之幹故云幹器之木）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于時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注咸皆也於百工皆理

治其事之時工師則監之日號令之戒之以此二事也悖猶逆也百工作器物各有時逆之則不善時者若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冬定體之屬也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蕩謂動之使生奢泰也今月令無于時作為為詐偽音義（監古銜反注同悖必內反巧如字又苦孝反注同液音亦）疏（正義曰言於此之時天氣和適百工造作器物當依百工皆治理其事之時監工之官日日號令之言造作器物當依氣序無得悖逆於時使物不牢固又所作器物當依舊常無得有作淫過巧妙以蕩動在上使生奢泰之心者注正義曰案考工記弓人云春液角言春時先浸液其角豫和濡筋柔於角故於夏暑濕之時始治筋秋合三材者秋時陰陽氣調合膠漆絲之三材令角在內而筋在外而幹在中冬定體者謂往來之體冬氣凝寒物皆牢實故內之檠中使弓體堅强云之屬者用時非一故云之屬考工記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又云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是也）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注大合樂者所以助陽達物風化天下也其禮亡今天子以大射郡國以鄉射禮代之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注累騰皆乘匹之名是月所合牛馬謂繫在廄者其牝欲遊則就牧之牡而合之音義（累力追反注同騰大登反牝毗忍反徐扶死反乘繩證反廄居又反）犧牲駒犢

舉書其數注以在牧而校數書之明出時無他故至秋當録內且以知生息之多少也音義（數所主反）疏（正義曰累牛謂相累之牛騰馬相騰逐之馬以季春陽將盛物皆產乳故合此所累之牛相騰之馬故遊此繫牧之牝於牧田之中就牡而合之其在廄牝馬須擬乘用者則不放之犧牲駒犢舉書其數者既遊牝於牧之後畜皆在野所有犧牲及小馬之駒小牛之犢皆書其見在之數所以然者至秋畜產入時知其舊數不欠少與否又舊數之外知其生息多少）

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陰寒至此不止害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命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敺疫以逐之又磔牲以攘於四方之神所以畢止其災也王居明堂禮曰季春出疫于郊以攘春氣音義（難乃多反後及注同磔竹伯反攘本又作禳如羊反佚音逸後同索所白反敺叩于反）疏（注正義曰以季春恐有難陽氣之嫌故云難難陰氣也云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昴有大陵積尸之氣者天氣左轉故斗建左行謂之陽氣日月右行日月比天為陰故云陰氣右行以此月之初日在於胃此月之中從胃歷昴云有大陵積尸者元命包云大陵主尸熊氏引石氏星經大陵八星在胃北主死喪云方相氏帥百隸索室敺疫以逐之者案方相氏云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敺疫鄭注云時難謂四時難引月令季冬命國難故知於時命方相氏也引王居明堂禮曰以下者證季春國難之事）季

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注丑之氣乘之也肅
謂枝葉縮栗國有大恐注以水訛相驚音義（恐丘勇反）疏（正義
曰寒氣時發天災也草木皆肅地災也國有大恐人災
也注正義曰肅謂枝葉縮栗者案詩九月肅霜肅謂嚴
肅故云肅縮栗言枝葉減縮而急栗以水訛相驚者案
孟春國時有恐注云以火訛相驚知此是水者以上孟
春行夏令故為火訛此季春行冬令故云水訛雖初訛
言相驚水竟不至所以然者以冬氣來乘水欲來至以
季春是土土能制
水故知水不來）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注未
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鬼鬼為天尸時又有暑也山陵
不收注高者暵於熱也音義（暵呼旱反又呼旦反）疏（正義曰民多
疾疫人災也）

（時雨不降天災也
山陵不收地災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注戌
之氣乘之也九月多陰淫霖也雨三日以上為霖今月
令曰衆雨音義（蚤音早）兵革並起注陰氣勝也疏（正義曰天多沈
陰淫雨蚤降並天災也兵革並起人災也注
正義曰雨三日以上為霖隱公九年左傳文）
孟夏之月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注孟夏者日月會
於實沈而斗建巳之辰音義（婺音務）疏（正義曰三統歷四
月節日在畢十二
度昏軫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虛三度中四月
中日在井初度昏角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危
六度中案元嘉歷四月節日在畢十一度昏翼十度中
旦女三度中四月中日在畢十五度昏軫十度中旦虛
九度中日在畢者案律歷志立夏日在畢十二度昏翼
中者日既在畢十二度畢有十六度而終則中取五度
觜二度參九度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土星七
度張十八度計從畢十二度至翼初總九十三度言春
三月之時昏中之星九十八度四月日漸長校三月三
刻則昏中之星去日多校一刻半餘以度言之則校五
度則四月昏中之星去日合有一百二
度計翼星中之時當在翼十二度也）其日丙丁注丙
之言炳也日之行夏南從赤道長育萬物月為之佐時
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又因以為日名焉易曰齊乎
巽相見乎離音義（炳音丙長丁丈反此月內除律
長長大繼長皆同著見賢遍反）其帝
炎帝其神祝融注此赤精之君火官之臣自古以來著

德立功者也炎帝大庭氏也祝融顓頊氏之子曰犂為
火官音義（炎于廉反炎帝神農也
顓頊上音專下音勗）其蟲羽注象物從風
鼓翼飛鳥之屬其音徵注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
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樂
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音義（徵張里反後放
此去起呂反）律中中呂
注孟夏氣至則中呂之律應中呂者無射之所生三分
益一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
百七十四周語曰中呂宣中氣音義（中呂音仲又
如字射音亦）其數

七注火生數二成數七但言七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苦其臭焦注火之臭味也凡苦焦者皆屬焉音義（焦子遥反）其祀竈祭先肺注夏陽氣盛熱於外祀之於竈從熱類也祀之先祭肺者陽位在上肺亦在上肺為尊也竈在廟門外之東祀竈之禮先席於門之奥東面設主于竈陘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于主西又設盛于俎南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亦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迎尸如祀户之禮音義（肺芳廢反　陘音刑）疏（注正義曰引易者證丙丁是著明之義此易說卦文何胤云春秋說文炎帝號大庭氏下為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也云犂為火官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杜注云祝融明貌三分宫去一以生徵者宫數八十一三分分之各二十七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故徵數五十四也云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者清者數少為清羽數最少為極清徵數次少為徵清徵於清濁為第四事於尊卑亦為第四故云事之象引樂記者證為事也無射之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三分益一以生中呂於無射四寸之内取三寸益一寸為四寸餘有整寸一又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以六千五百六十一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也六千五百二十四分各三分之則為一萬九千五百七十二又整一寸分為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併之總為三萬九千二百五十五也更三分之一分有一萬三千八十五上

生者三分益一以一萬三千八十五益上之數總為五萬二千三百四十為積分之數然後除之為寸一寸除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則二寸除三萬九千三百六十六為二寸通前為六寸餘有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不成寸是中呂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也云竈在廟門外之東者案少牢及特牲禮皆竈在廟門外之東西面北上云祀竈之禮以下皆逸中霤禮文云先席於門之奥謂廟門外西室之奥以神位在西故知在西室之奥以祀户在户内故祭在廟室之奥祀竈在門外故設主在門室之奥各從其義云東面設主於竈陘者謂設主人東面也竈陘謂竈邊承器之物以土為之云乃制肺及心肝為俎奠於主西者制為截割心肝皆鬲上之物故從肺類俱置俎釋奠此俎於主之西此主位西嚮故置俎在西而對主也云又設盛于俎南者盛謂黍稷盛之於簋皇氏以為此祭老婦盛於盆非其義也云亦祭黍三祭肺心肝各一祭醴三者亦上祀户之禮祭必三者以禮成於三故也上祀户云祭肉三肺一腎再此云祭肺心肝各一亦為肉祭三也此醴實於尊祭三者始扱一祭又扱再祭云既祭徹之更陳鼎俎設饌于筵前者筵前謂初設廟室奥之筵前惟特牲少牢鼎當陳於廟門室之前稍東西向執俎者以俎就鼎載肉入設於筵前在俎醢之東其黍稷等設於俎南此唯云祭黍或無稷也此配竈神而祭者是先炊之人禮器云竈者是老婦之祭）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注皆記時候也螻蟈蛙也王瓜萆挈也今月令云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音義（螻音樓蟈古獲反螻蟈蛙也蔡云螻螻蛄蟈蛙也蛙烏蝸反即蝦蟇也蚓以忍反萆挈上皮八反下起八反萯房九反）疏（注正義曰案周禮蟈氏鄭司農注云蟈蝦蟇玄謂蟈今御所食蛙也李巡注爾

（雅蝟諸蝦蟆也王瓜萆挈者本草文今月令王萯生者此云王瓜生今月令王萯生疑王萯則王瓜也云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者今月令既云王萯生小正又云王萯秀故鄭以為疑云未聞孰是未聞孰是凡有二意一疑王瓜是王萯與否二疑生之與秀其文不一故云未聞孰是此記時物先生者在月初後者在月末以次相配餘皆倣此）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注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菽實孚甲堅合屬水雞木畜時熱食之亦以安性也粗猶大也器高大者象物盛長音義（騮音留本又作騮菽本又作叔音同粗七奴反畜許又反下水畜同）疏（正義曰路與服言朱騮與旂及玉言赤者色淺曰赤

色深曰朱路與衣服人功所為染必色深故云朱玉與騮馬自然之性皆不可色深故云赤旂雖入功所為染之不須色深故亦云赤案詩傳天子純朱諸侯黄朱又鄭注儀禮云朱則四入與是朱深於赤也）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齊注謁告也音義（先悉薦反）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說注迎夏祭赤帝赤熛怒於南郊之兆也不言帥諸侯而云封諸侯諸侯時或無在京師者空其文也祭統曰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

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封諸侯出土地之事於時未可似失之音義（欣說上許斤反下音悦熛怒必遙反下奴故反）疏（注正義曰案上迎春云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今此直云三公九卿大夫故云不言帥諸侯既不帥諸侯而云封諸侯故鄭解其意云諸侯當迎夏之時或無在京師者故空其諸侯之文諸侯既無而得封者鄭云或無在京師者言或則容有在者故得封也或可諸侯身雖不在還封之皇氏以為迎時不在至還時諸侯或來故得封也然迎夏往反暫時之事不應迎時未到還時則來非其義也引祭統以下證夏時未可封諸侯故云今此行賞可也而封諸侯則違於古也）乃命樂師習合禮樂注為將飲酎音義（為于偽反下為逆為妨為傷下文為天子皆同

酎直又反重釀之酒）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舉長大注助長氣也贊猶出也傑俊能者也遂猶進也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秦官則有太尉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音義（長大如字下繼長同或竹丈反非也）行爵出祿必當其位注使順之也音義（當丁浪反）是月也繼長增高注謂草木盛蕃廡音義（蕃音煩下亡甫反下同）毋有壞墮注亦為逆時氣音義（壞音怪注同墮許規反又作隳下注同）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注為妨蠶農之事毋伐大樹注亦為逆時氣是月也天子始絺注初服暑服

音義（絺敕其反）命野虞出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注重敕之音義（行下孟反下同勞力報反）命司徒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注急趨於農也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也王居明堂禮曰毋宿于國今月令休為伏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注為傷蕃廡之氣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注登進也麥之新氣尤盛以彘食之散其熱也彘水畜是月也聚畜百藥注蕃廡之時毒氣盛音義（畜丑六反又許六反）靡草死麥秋至斷薄刑決小罪注舊說云靡草薺葶藶之屬祭統曰草艾則墨謂立秋後也刑無輕於墨者今以純陽之月斷刑決罪與毋有壞墮自相違似非音義（斷丁亂反注同薺才禮反艾魚廢反後皆同）出輕繫注崇寬疏（正義曰不云是月者以承上是月立夏之文也至行爵出祿必當其位皆立夏之日處分之所為猶如立春之後云命相布德施惠皆同時之事故不云是月也自繼長增高至毋伐大樹論順時生養不違逆時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自天子始絺至毋休於都論天子初服暑服為勞農之時亦事異於前故復言是月自驅獸至寢廟論生長五穀麥成薦寢廟其事相類亦事異於上故更言是月自聚畜百藥至出輕繫論熱毒方盛可以聚蓄百藥斷決小罪因斷決之時崇尚寬恕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蠶事既畢不言是月者以季春養蠶孟夏始了非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天子飲酎事之大者又異於前故言是月繼長增高者是月草木蕃廡王者施化當繼續長養之道謂勸民長養增益高大之物謂勸其種殖注正義曰贊是贊佐之義故云猶出傑俊或未仕沉滯者故云出賢良或職卑位下故云遂賢良謂有德行傑俊謂多才藝故鄭注鄉大夫職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蔡氏辨名記曰十人曰選倍選曰俊萬人曰傑尹文子及毛詩傳皆云萬人為英異人之說故不同云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者案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案曲禮下云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此殷制也周禮則有夏官司馬是三王有司馬無大尉案中候握河紀云舜為大尉此充時置之三王不置也云秦官則有太尉者案漢書百官表此太尉秦官是也云今俗人皆云周公作月令未通於古者俗人謂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馬此等未通識於古古謂秦已前不知三王無太尉是未通於古經云舉長大者謂用長大之人故王肅云舉形貌壯大者縣鄙鄉遂之屬主民者案地官遂人職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縣二千五百家鄙五百家是遂之屬今云鄉遂之屬經有云遂屬舉遂以包鄉故鄭兼云鄉也舊說云者靡草無文故引舊說以明之葶藶之屬以其枝葉靡細故云靡草引祭統以下者證此月不當斷薄刑決小罪）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注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於后妃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疏（正義曰天）

（子春養蠶此時畢了故云蠶事畢后妃獻繭者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繭乃收繭稅者謂既受內命婦獻繭乃收外命婦繭之賦稅以桑為均者言收稅之時以受桑多少為賦之均齊桑多則賦多桑少則賦少貴賤長幼如一者貴謂公卿大夫之妻賤謂士之妻長幼謂婦老幼無問貴賤長少出稅之時齊同如一皆以近郊之稅十而稅一也所稅之物以供給天子郊廟之服注正義曰內命婦獻繭于后妃者以其經云后妃獻繭恐后妃獻繭於王故明之也知非后妃獻繭於王者祭義曰世婦卒蠶奉繭以示於君遂以獻於夫人是夫人不獻繭也云收繭稅者收於外命婦者內命婦既已獻繭更別云收繭稅故知於外命婦也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有祭服以助祭也皇氏云外命婦既就公家之桑而養蠶則繭當悉輸於公所以惟皆稅其繭餘得自入者以其夫當有祭服以助王祭故令繭得自入以供造也今謂夫助祭之服當公家所為故禮再命受服言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既是官家之桑繭應全入於已所以有稅者以其夫亦當有祭服官家所給故輸繭稅以供造之但稅寡少故云收以近郊稅耳知收以近郊稅者載師云近郊十一公桑在國北近郊故知收以近郊云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者案泉府云凡賒者以國服為之息國服謂國家貢賦服事在上各有等限謂之國服言貴賤長幼出繭稅俱以十一等限齊同故云國服同其受桑則貴賤一也貴者桑多賤者桑少惟皆計繭為稅十一之稅）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注酎之言醇也謂重釀之酒也春酒至此始成與羣臣以禮樂飲之於朝正尊卑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互其文音義（醇音純重直龍反或直用反釀女亮反朝直遙反烝之丞反後皆同）疏（注正義曰酎音近稠稠醲厚故為醇也詩

豳風云為此春酒至此始成以用禮樂故知飲之於朝正尊卑故左傳云朝以帥長幼之序若漢嘗酎及春秋見於嘗酎皆謂在廟祭而獻酎與此別也孟冬云大飲烝此言用禮樂明孟冬亦用禮樂故云互其文）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注申之氣乘之也苦雨白露之類時物得雨傷音義（數所角反）四鄙入保注金氣為害也鄙界上邑小城曰保疏（正義曰苦雨數來天災五穀不滋地災四鄙入保人災也）行冬令則草木蚤枯注長日促後乃大水敗其城郭注亥之氣乘之也疏（正義曰草木蚤枯地災後乃大水敗其城郭天災此二句共為一事也）行春令則蝗蟲為災暴風來格注寅之氣乘之也必以蝗蟲為災者寅有啟蟄之氣行於初暑則當蟄者大出矣格至也音義（蝗徐華孟反蚝音橫字林音黃）秀草不實注氣更生之不得成也疏（正義曰蝗蟲為災及秀草不實地災暴風來格天災也）

禮記注疏卷十五

禮記注疏卷十五考證

昏弧中注弧在輿鬼南○臣召南按注畧差弧在井南其去輿鬼稍遠故疏云實當井之分域也大衍歷議云斗井度長弧建度短故以正昏明

注疏尚書所舉星者自取畢見之義不謂南方之中○臣召南按凡星中俱指午位正中孔疏之說非是

以太牢祠于高禖注娀簡吞之而生契○臣召南按簡下當有狄字以疏推之自唐初已脫矣

注疏故娀簡狄也○娀字上當有言字

又疏娀簡狄吞鳳子之後○鳳字當作鳦字各本俱誤

日夜分疏鄭康成注尚書云日中星以為日見之漏五十五刻云云○星字下當有鳥字

天子乃鮮羔開冰○臣召南按月令藏冰較豳風先一月頒冰較周禮左傳先兩月

疏但建辰火星在昴○昴字係卯字之訛

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注疏色如鞠塵○臣召南按鞠塵應作麴塵周禮賈疏曰鞠塵不為麴字者古通用又按内司服所掌王后六服有鞠衣是王后親蠶之服此則薦於神坐者也衣色則一所用則不同

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疏按此經是季春躬桑内宰云仲春者云云○賈疏曰月令云三月内宰云二月不同者仲春始蠶亦謂浴種至三月始生蠶之時又浴種乃生之故設文異也

昏翼中疏土星十度張十八度○土星係七星之訛

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注三王之官有司馬無太尉疏此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臣召南按鄭多據緯書獨此注能不用緯書之妄太尉自是秦官耳三王之官無太尉況唐虞乎孔疏乃引中候巧為之說一若堯有太尉官而三王改稱司馬者何其妄也此則注本直而疏故曲之者也

又疏此等未通職於古○職字當作識

禮記注疏卷十五考證

謹案卷十四第二頁後一行疏日不可分刊本監本毛本日訛月據宋本改

第二頁後五行疏則是每辰有三十度刊本三訛二今改

第三頁前六行疏留孰於酉諸本孰訛執據宋本改

第四頁前六行疏大盛於丁諸本盛訛成豐楙於戊諸本楙訛茂七行歛更於庚諸本歛訛改並據律歷志改

第五頁後五行疏或作宻戲氏者宻字誤也當宀下著必諸本二宻字俱訛宓宀訛山並據宋本改

第六頁後七行疏五聲之本生於黄鍾諸本本訛木於字脫並據宋本增改

第七頁前三行疏羽宇也諸本宇訛聚據漢書改後五行疏伶州鳩諫云刊本州訛者據國語改

第八頁後一行注有主有尸諸本尸訛戶今改

第十頁後一行疏皆被子午巳西之管刊本西訛酉據毛本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疏含養萬物刊本含訛舍據毛本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疏脾尊故一祭刊本尊訛祭據毛本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疏云魚陟負氷者刊本氷訛水三見今並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疏謂暑既將退伏而潛處諸本潛訛漸據宋本改

第二十二頁前四行疏天左行刊本左訛右據毛本改

前六行疏算歴失所諸本算訛等據宋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疏含樞紐諸本紐訛紀今改

後八行及二十五頁前一二行疏墢字凡五見刊

本俱訛作發據國語改

第二十六頁後八行疏欲明其政理田事諸本理訛謂據宋本改

考證第一頁後一行脫寸之四百五十一共七字據疏文改

卷十五第二頁後四行注周語曰諸本語訛誥今改

第五頁後二行音義有娀氏女刊本娀訛戎今改

第十一頁後六七行疏烝字凡四見刊本俱訛蒸今並改

後七行疏孟冬云諸本孟訛季今改

第十四頁前八行經萍始生諸本萍訛苹今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疏助陽宣發之事諸本宣訛宜據宋本改

後八行疏鮥鮇鮪諸本訛作云鮥鮇據宋本改

第十九頁前八行疏鵖鴔戴鵀諸本鵖鴔訛鴔鳩

據爾雅及宋本改

後一行疏一名鳴鳩諸本鳴訛鴟據宋本改

第二十頁前七行疏是課効其功諸本課効訛謂效據宋本改

第二十一頁前六行疏當依氣序諸本氣訛器據宋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二行注王居明堂諸本王訛至據宋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七行疏去日一百一十四度諸本上一字訛二據宋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疏土星七度諸本七訛十據宋本改土字疑衍

第二十六頁後四行疏此唯云祭黍諸本此訛北據宋本改

後六行注草挐也刊本挐訛絜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一行疏王瓜草挐者本草文諸本者訛魯據宋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七行疏大飲烝刊本烝訛蒸今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謄録監生臣王元勛

謄録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六 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六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月令

仲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注仲夏者日月會於鶉首而斗建午之辰也音義（亢音剛又苦浪反）疏（正義曰案三統歷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昏氐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室三度中五月中日在井三十一度昏房二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奎十一度中元嘉歷五月節日在井三度昏角十度中旦危九度中五月中日在井十八度昏氐五度中旦室五度中）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注蕤賓者應鍾之所生三分益一律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音義（蕤人誰反酢才各反）疏（注正義曰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上生蕤賓三分益一取應鍾三寸更益一寸為四寸其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各三分之則一寸分為八十一分也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則為八十一分寸之六十其整寸一為八十一分又以六十分益之總為一百四十一分更三分益一一分有四十七更以四十七益前一百四十一分總為一百八十八

分是為積分之數除之為寸除八十一分則一百六十二分為二寸益前四寸為六寸餘有二十六分不成寸故云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蕤賓之律何胤云乾九四是月陽反於下為復陰生陽中為姤各應其時所以安静是安静神人也陰生為主陽謝為賓賓主之象獻酬之禮獻酢又酬之陰陽代謝之義也

小暑至螳蜋生鶪始鳴反舌無聲注皆記時候也螳蜋螵蛸母也鶪博勞也反舌百舌鳥音義（螳音堂蜋音郎鶪古闃反字林工役反反舌蔡伯喈云蝦蟇螵四遥反蛸音消博音搏又作伯）疏注正義曰案釋蟲云不蝎蟷蠰其子蜱蛸舍人云不蝎名蟷蠰今之螳蜋也孫炎云蟷蠰螳蜋一名不蝎李巡云其子名蜱蛸則螵蛸故云螵蛸母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杞以東謂之馬穀然

名其子同云螵蛸也云博勞者詩云七月鳴鶪箋云百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云百舌鳥者蔡云蟲名龜也今謂之蝦蟇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末嚮内故謂之反舌通卦驗曰博勞鳴蝦蟇無聲又糜信云昔於長安中與書生數十共往城北水中取蝦蟇屠割視之其舌反嚮後如此鄭君得不通乎蟜凮問曰誠如緯與子言為蝦蟇五月中始得水適當聒人耳何反無聲此者著時候今猶昔也是以知蝦蟇非反舌反舌鳥春始鳴至五月稍止其聲數轉故名反舌時候言之令人識之故不從緯與俗儒也或蝦蟇舌性自然不必為反舌也

天子居明堂太廟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注明堂太廟南堂當太室也養壯佼注助長氣也音義（佼古卯反長丁丈反下長氣同）

疏正義曰壯謂容體盛大佼謂形容佼好以盛夏長養之時故養壯佼之人助長氣也

是月也命樂師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箎簧飭鐘磬柷敔注為將大雩帝習樂也修均執調飭者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音義（鞀大刀反本亦作鞉同鞞步西反竽音于箎音池本又作篪同簧音黄飭音勑柷昌六反敔魚吕反本又作圉為于偽反下文為民注為傷為其皆同雩音于）疏正義曰鞀字或從兆下鼓案周禮小師注云鼗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鄭注詩云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鞞鼓者則周禮鼓人職掌六鼓雷鼓鼓神祀之屬是也劉熙釋名云鞀導也所以導樂作鞞裨也裨助鼓節鼓廓也張皮以冒之其中空廓琴者釋樂云大琴謂之離孫炎云聲留離廣雅云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五

弦劉熙釋名云施弦張之瑟者釋樂云大瑟謂之灑孫炎云音之變布如灑出郭景純云瑟長八尺一寸二十七弦管者釋樂云大管謂之簥音驕郭景純云管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賈氏以為如箎六孔鄭注周禮云管如篴而小併兩而吹之簫者釋樂云大簫謂之言郭景純云編二十二管長尺四寸鄭注周禮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所吹者劉熙釋名簫肅也干盾也戚斧也戈鈎孑戟羽鳥羽周禮羽舞皇舞之屬是也竽者鄭注周禮云竽三十六簧釋名云竽汙也其中汙空笙者鄭注周禮云十三簧釋樂云大笙謂之巢郭景純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釋名云笙生也象物出地所生箎者釋樂云大箎謂之沂郭景純云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廣雅云八孔鄭司農注周禮云箎七孔釋名云箎嗁也聲如嬰兒嗁簧者竽笙之名也氣鼓之而為聲釋名云簧橫也於管頭橫施之鐘者案釋樂云大鐘謂之鏞釋名云鐘

（空也內空受氣多磬者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音囂以玉石為之釋名磬罄也聲堅罄罄然柷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郭景純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者釋樂云所以鼓敔謂之籈郭景純云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櫟之注正義曰修者修理舊物均者均平其聲執者操持營為調者調和音曲飭者整頓器物故云治其器物習其事之言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注陽氣盛而常旱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也衆水始所出為百源必先祭其本乃雩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鞀鞞至柷敔皆作曰盛樂凡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若句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天子雩上帝諸侯以下雩上公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音義（辟必亦反注同句古侯反見賢遍反下御見同）疏（正義曰正以將欲雩祭故先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為將雩之漸重民之義也故先為民大雩帝用盛樂者為民祈穀後天子乃大雩天帝用上鞀鞞之等故云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謂天子既雩之後百縣謂諸侯也命此諸侯以雩）

（祀古之百辟及卿士等生存之日能立功有益於人者注正義曰以四月純陽用事故云陽氣盛而恆旱故制禮凡月為雩縱令雩祭時不旱亦為雩祭云雩以吁嗟求雨之祭者以雩音近吁又女巫職云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歌哭則吁嗟之類旱又是大烖故須吁嗟求雨注春秋者以雩為遠謂遠為百穀求雨非鄭義也云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雩五精之帝者以雩是祭天當從陽位以五天總祭不可偏在四方故知在南郊也以春夏秋冬共成歲功不可偏祭之天故雩五精之帝以自外至者無主不正當以入帝配之大皥配靈威仰炎帝配赤熛怒黃帝配含樞紐少皥配白招拒顓頊配汁光紀故云配以先帝也云凡他雩用歌舞而已者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是用歌舞正雩則非唯歌舞兼有餘樂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是也云百辟卿士古者上公句龍后稷之類也者百辟則古之上公則國語解為崇伯而禮記祭法有祀之文社稷五祀雖為王朝卿士兼帶上公之官故左氏云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是身為百辟又為卿士案左傳有社稷五官今直云若句龍后稷不云句芒蓐收之等舉有益於民功之顯者言之引春秋傳曰龍見而雩者欲明正雩在四月不在五月也云凡周之秋三月之中旱亦修雩禮以求雨者釋此經大雩在五月之中為五月不雨修雩祭作記者言五月之雩是常雩故記之於五月也云天子雩上帝者以此云大雩帝也云諸侯以下雩上公者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是也云周冬及春夏雖旱禮有禱無雩者案春秋周七月八月九月皆書雩穀梁不譏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無為雩是譏其冬雩是冬無雩也春秋周之春及周之四月五月皆無雩文春夏不雩雖旱不為修雩之祭其周季夏當有正雩則龍見而雩是也案春秋桓五年秋大雩傳云書不時服注云雩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言大別山川之雩也僖十一年秋八月大雩十三年秋九月大雩成公三年秋大雩七年冬大雩襄五年）

（秋大雩傳曰旱八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十六年秋大雩于七年秋九月大雩二十八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昭三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六年九月大雩傳曰旱八年秋大雩十六年秋九月大雩傳曰旱二十四年秋八月大雩傳曰旱二十五年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秋書再雩旱甚定元年秋九月大雩七年秋大雩九月大雩十二年秋大雩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莊三十一年冬不雨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傳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不曰旱不為災文二年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年云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十三年云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是春秋之中不雨有七大旱有二大雩有二十一都并有三十莊三十一年冬不雨以冬時旱氣已過故不數僖二十一年夏大旱宣七年秋大旱二旱災成故不數昭二十五年一月再雩祇是一旱之事為再雩一雩不數定七年秋大雩亦一時之事而為二雩一雩不數成七年冬大雩穀梁云冬無為雩明亦不數三十之中去此六事不數唯有二十四在就二十四之中分為四部桓五年秋大雩說雩禮是一部也僖二年冬十月不雨僖二年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說禱禮是二部也文二年文七年文十三年皆云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說旱而不為災是三部也此三部總有七條於二十四去七條餘有十七條說旱氣所由故鄭釋廢疾云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為四部各有義焉是其事也凡正雩在周之六月常事不書書秋大雩傳不云旱者皆過雩也傳言旱者皆為旱修雩也雩書月者為修旱雩得禮故定元年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案玉藻云至于八月不雨君不舉注云建子之月不雨盡建未乃始成災而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未至建未而為災者若霧露霑濡壟中有苗雖歷時不為災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自十二月正月不雨至秋七月是也至八月不雨乃為災若無霧露霑濡壟中無苗雖未至八月則為災故僖二十一年夏大旱是也穀梁說云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公羊說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此二家之說不同鄭釋廢疾從穀梁之義雩之與禱所以異者考異郵說云天子禱九州山川諸侯禱封內大夫禱所食邑又僖公三時不雨帥羣臣禱山川以過自讓凡雩必先禱故此經云乃命百縣祈祀山川百源始大雩帝是也禱者不雩僖公二年冬十月及三年春正月夏四月直為禱祭不為雩以非雩月故不雩）

農乃登黍注登進也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廟注此嘗雛也而云以嘗黍不以牲主穀也必以黍者黍火穀氣之主也含桃櫻桃也音義（雛仕于反又仕俱反爾雅云生噣雛含桃本又作函湖南反含桃櫻桃也櫻於耕反）疏（注正義曰黍是火穀於夏時與雛同薦之如鄭此言則黍非新成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注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蔡氏以為此時黍新熟令蟬鳴黍是也非鄭義也案月令諸月無薦果之文此獨羞含桃者以此果先成異於餘物故特記之其實諸果於時為薦）

令民毋艾藍以染注為傷長氣也此月藍始可別夏小正曰五月啓灌藍蓼音義（藍力甘反別彼列反下文別羣同）疏（注正義曰別種藍之體初必叢生若及早栽移則有所傷損此月藍既長大始可分移布散引小正啓灌藍蓼者證此月養藍熊氏云灌謂叢生也言開闢此叢生藍蓼分移使之稀散）

毋燒灰注為傷火氣也火之氣於是為盛火之滅者為灰毋暴布注不以陰功干大陽之事音義（暴步卜反大音太）門閭毋

閉關市毋索注順陽敷縱不難物音義（索所白反難乃旦反又如字）疏（正義曰蔡云門謂城門閭謂二十五家為閭關市無索者關市停物之所商旅或隱藏其物以避征稅是月從長之時故不搜索其物）挺重囚益其食注挺猶寬也疏（正義曰益其食與挺重囚連文鄭又無注皇氏以為增益囚之飯食義當然也熊氏以為益羣臣祿食其義非也）游牝別羣注孕妊之欲止也則縶騰駒注為其壯氣有餘相蹄齧也音義（縶如字蔡本作執蹄大計反踶也本或作踶音同）班馬政注馬政謂養馬之政教也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此之謂也音義（廋所留反駣音兆又音道字林音桃）疏（注正義曰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案校人職云天子十有二閑諸侯六閑大夫四閑每閑馬有二百一十六匹又阜馬佚特教駣攻駒注云阜盛壯也鄭司農云二歲曰駒三歲曰駣玄謂逸者用之不使甚勞安其血氣也教駣始乘習之攻駒騬其蹄齧者）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注爭者陽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音義（爭爭鬭之爭注同）疏（正義曰長至者謂此月之時日長之至極大史漏刻夏至晝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是日長至也死生分者分半也陰氣既起故物半死半生蔡云感陽氣長者生感陰氣成者死故於夏至日相與分也）君子齊戒處必掩身毋躁注掩猶隱翳也躁猶動也今月令毋躁為欲靜止聲色毋或進注進猶御見也聲謂樂也易

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音義（從子用反）疏（正義曰蔡氏云君子謂人君以下至在位士也齊戒所以敬道萌陰也處必掩身處猶居也掩隱翳也陰既始萌故君子居處不顯露恐干陰也毋躁者躁動也既不顯露又不得躁動宜靜以安萌陰也鄭引今月令毋躁為欲靜欲靜則毋躁之義止聲色者歌樂華麗之事為助陰靜故止之無或進者進御見也既止聲色故嬪房不得進御侍夕也亦為微陰始動不可動於陰事也蔡云方齊戒故止色內御之屬勿或有所進也注正義曰案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注從八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衆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以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為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為鍾革為鼓石為磬竹為管絲為弦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弘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己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歷者律歷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鄭云五英謂顓頊樂名云六莖者帝嚳樂名云從八能之士注云從就也謂人主就八能之士於習樂之處而觀之作樂五日者謂日至之前豫前五日令八能之士習作其樂以迎日至樂緯協圖徵亦云從八能之士今月令於日至止聲色與諸緯文違故云非其道必知其緯文作樂為是者以周禮大司樂冬至祭天圜丘夏至祭地方澤皆有作樂之文不得云止樂故知月令非也）薄滋味毋致和注為其氣異此時傷人音義（和戶

（卧反）疏（注正義曰滋味和調氣味殊異他時可食此時傷人）節耆欲定心氣注微陰扶精不可散也音義（耆市志反）百官靜事毋刑注罪罰之事不可以聞令月令刑為徑以定晏陰之所成注晏安也陰稱安音義（晏伊見反）疏（正義曰上從君子齊戒以下至無刑以上皆是清靜止息之事以正定身中安陰之所成就謂初感安陰若不清靜則微陰與人為病故須定之王肅及蔡氏皆云晏為以安定陰陽之所成非鄭旨也）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注又記時候也半夏藥草木堇王蒸也音義（解戶買反始市志反夏戶嫁反堇音謹一名舜華蒸之承反）疏（注正義曰釋草云椴木槿櫬木槿郭氏云別二名可食或呼為日及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是月也毋用火南方注陽氣盛又用火於其方害微陰也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注順陽在上也高明謂樓觀也闍者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音義（榭音謝觀古喚反闍音都）疏（注正義曰案釋宮云闍謂之臺李巡云積土為之所以觀望郭景純云積土四方又云無室曰榭李巡云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郭景純云榭今之堂堭）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注子之氣來之也陽為雨陰起脅之凝為雹音義（雹步角反凍丁貢反）道路不通暴兵來至注盜賊攻刦亦雹之類疏（正義曰雹凍傷穀天災道路不通暴兵來至人災也）行春令則五穀晚熟注卯之氣來之也生日長百螣時起其國乃饑注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音義（螣音特食苗葉虫饑居疑反又音機）疏（正義曰五穀晚熟天災百螣時起地災其國乃饑人災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注酉之氣來之也八月宿直昴畢為天獄主殺音義（零本又作苓音同）果實早成注生日短民殃於疫注大陵之氣來為害也音義（殃於良反疫音役）疏（正義曰草木零落果實早成地災民殃於疫人災也）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注季夏者日月會於鶉火而斗建未之辰也疏（正義曰案三統歷六月節日在柳九度昏尾七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九度旦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張三度昏箕三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七度旦胃十四度中元嘉歷六月節日在井三十二度昏房四度中旦東壁八度中六月中日在柳十二度昏尾八度中旦奎十二度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注林鍾者黃鍾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六寸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曰林鍾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音義（去起呂反後放此任音壬又如字恪苦各反）疏（注正義曰案律歷志黃鍾長九寸三分去一下生林鍾故林鍾長六寸引

（周語以下者證林鐘之義故周語云林鐘和展百物俾莫不任肅純恪案注云坤初六也林衆鐘聚肅速純大恪敬言時務和審百事無有詭詐使莫不任其職事速其功而大敬其職）溫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注皆記時候也鷹學習謂攫搏也夏小正曰六月鷹始摯螢飛蟲螢火也音義（蟋蟀上音悉下音率鷹扶矩反螢本又作熒户扃反或作腐草化為螢者非也攫俱縛反一音九碧反搏音博摯音至本亦作鷙同）疏（正義曰蟋蟀居壁者此物生在於土中至季夏羽翼稍成未能遠飛但居其壁至七月則能遠飛在野案爾雅釋蟲云蟋蟀蛬也孫炎曰蜻蛚也梁國謂蛬郭景純云今促織蔡以為蟋蟀斯螽非也鷹乃學習者於時二陰既起鷹感陰氣乃有殺心學習搏擊之事案鄭志焦氏問云仲秋乃鳩化為鷹仲春鷹化為鳩此六月何言曰鷹學習乎張逸答曰鷹雖為鳩亦自有真鷹可習矣腐草為螢者腐草此時得暑溼之氣故為螢不云化者蔡氏云鳩化為鷹鷹還化為鳩故稱化今腐草為螢螢不復為腐草故不稱化注正義曰攫謂以足取物搏謂以翼擊物云螢飛蟲者案釋蟲云螢火即炤李巡云螢火夜飛腹下如火光故曰即炤）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駵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注明堂右个南堂西偏也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注四者甲類秋乃堅成周禮曰秋獻龜魚又曰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作月令者以為此秋據周之時也周之八月夏之六月因書於此似誤

也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者尊之也鼉黿言取羞物賤也鼉皮又可以冒鼓今月令漁師為榜人音義（蛟音交鼉大多反又徒丹反黿音元冒亡報反榜必孟反）疏（正義曰此命漁師及仲夏養壯佼之等皆是頒細之事或非止一月所為故不言是月也故注云四者甲類秋乃堅成明非獨季夏而取注正義曰引周禮秋獻龜魚是獻人職文又云凡取龜用秋時是夏之秋也者是龜人職文引之者證作記之人謂此禮是周之秋八月當夏之六月故誤書於此言記之者非也）命澤人納材葦注蒲葦之屬此時柔刃可取作器物也音義（葦于鬼反刃而慎反）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也秩常也百縣給國養犧牲之芻多少有常民皆當出力為艾之今月令四為田音義（為艾于偽反下文為民注為求福為其同）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注牲以供祠神靈為民求福明使民艾芻是不虛取也皇天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上帝大微五帝音義（共音恭）疏（正義曰以四監合其秩芻以共皇天上帝其事既大又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命婦官至等級之度論黼黻文章給郊廟祭祀之服事異於上帝養犧牲故言是月自）

（樹木方盛至則有天殃論禁斷餘事助時生養亦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土潤溽暑至土疆論上暑下潤糞地為宜事興於上故復言是月注正義曰案周禮有山虞澤虞林衡川衡之官秩芻出於山林川澤又季冬云乃命四監收秩薪柴薪柴亦出於山林川澤云百縣鄉遂之屬地有山林川澤者知百縣非諸侯而云鄉遂之屬以其取芻養牲不可大遠故知是畿內鄉遂仲夏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者兼外內諸侯也此云鄉遂之屬者不兼公卿大夫之采邑秩常釋詁文云今月令四為田者令田監大合秩芻義亦通也為民求福者雖是尋常事神因事神之時為民祈福云是不虛取者若不為祈福浪使民艾芻是在上虛取民力令還祈福與民民皆蒙福是不虛取民力役使之也云上帝大微五帝者案周禮司服云昊天上帝鄭以為昊天上帝祇是一神北極耀魄寶也知此皇天上帝不祇是耀魄寶之上帝為大微者以周禮司服云祀昊天上帝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既別云五帝故知昊天上帝亦唯一神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別五帝之文故分為二）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注婦官染人也采五色音義（黼音甫黻音弗貸音二又他得反）疏（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命掌婦功之官謂染人也染此五色之采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染此等之物必以舊法故事無得有參差貸變必以此月染之者以其盛暑溼染帛為宜此是春法也若周則於夏豫浸治染纁玄之色至秋乃總染五色故染人云夏纁玄秋染夏是也蓋從夏至秋皆得染物周春各用一時也此云黼黻文章下云黑黃蒼赤互相備也注正義曰案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據染采故為染人采五色者鄭注皐陶謨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對文耳散則通）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注質正也良善也所用染者當得真采正善也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別貴賤等給之度注旗章旌旗及章識也音義（別彼列反旗音其識申志反又如字）疏（注正義曰旌旗者則周禮司常九旗是也章識者則周禮事名號故司常云官府象其事州里象其名家象其號鄭注引士喪禮以緇廣三寸長半幅頳末長終幅詩織文鳥章是也）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注為其未堅刃也音義（行下孟反）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注土將用事氣欲靜疏（注正義曰土雖寄王四季但南方火生中央土土生西方

金金火之閒位當建未之月故云土將用事氣欲靜也）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注大事興徭役以有為音義（徭役音遙）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注發令而待謂出徭役之令以豫驚民也民驚則心動是害土神之氣土神稱曰神農者以其主於稼穡疏（正義曰發令者發動徵召之令也而待者謂時未順而豫動召以待後時乃使也以妨神農之事者解所以不豫發令也神農者土神也爾時土神用事若逆令召民民驚心動是妨土神之氣事也注正義曰土神能吐生萬物成其農事故曰神農知土主稼穡者尚書洪範云土爰稼穡孔傳曰種曰稼斂曰穡蔡氏云神農則炎帝非鄭義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注言

土以受天雨澤安靜養物為功動之則致害也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含泉任萌滋物歸中疏（正義曰六月主未未值東井東井是水故六月而水潦盛昌也神農將持功者神農猶土神也土神本受天雨澤水潦以為生養之功此月多水故土神方得將持功也舉大事則有天殃者神農方持功若人君有舉大事干養氣者非唯神農罪之則天亦殃罰之也犯土而天罰之者地受天澤得以含養今若干地則是干天也注正義曰解所以犯天殃之義也云動之則致災害者若動地則致天災害是地功由天也云孝經說曰地順受澤謙虛開張者引孝經說證地受天澤為成己功也地體卑順故受天之雨澤而體得謙虛開張也云含泉任萌滋物歸中者亦孝經說也既謙虛開張故能含於水泉任萌一切之物並滋繁而歸地中也）是月也土潤溽暑注潤溽謂塗溼也音義（辱如字本或作溽音同溼也）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注薙謂迫地芟草也此謂欲稼萊地先薙其草草乾燒之至此月大雨流水潦畜於其中則草死不復生而地美可稼也薙人掌殺草職曰夏日至而薙之又曰如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音義（薙他計反又直履反又所銜反萊音來畜勑六反復扶又反夏日入一反）疏（正義曰六月建未未值井井主水大雨時行土既潤溽又大雨應時行也不云降止是下耳欲言其流義故云行行猶通被也蔡云大雨時行行降也從土潤以下皆為下句燒薙謂迫地芟除草名也周禮立其官使除田草也五月夏至芟殺暴

之至六月合燒之故云燒薙也行水者其時大雨時行行於所燒田中仍壅遏蓄之以漬燒薙故云行水也利以殺草者利益也先芟後燒又蓄水漬之即草根爛死是利益於殺田中之草也如以熱湯者日暴水於爛草田中水熱而沫沸如熱湯漬之也注正義曰引薙人證芟草時節案薙氏云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杜子春云萌謂耕反其萌芽康成云萌之者以鎡具斫其生者夷之以鉤鐮迫地芟之也若今取茭矣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熟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案皇氏云夷音薙繩音孕云又曰如欲其化則以水火變之者謂先以火焚燒其草在後以水浸漬之變孔璠地為肥故云水火變之先火後水而云水火者便言也）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注土潤溽膏澤易行也糞美互文耳土疆强檃之地音義（糞方問反疆其文反注同易以豉反强其兩反檃呼覽反）疏（正義曰於此月之中又可行以下二事也糞壅苗之根也蔡云穀田曰田麻田曰疇言爛草可以糞田使肥也可以美土疆者疆檃磊磈難耕之地此月亦可止水漬之乃壅糞之使田美也注正義曰土潤溽則土之膏澤易行故可糞美之使肥易也蔡前云從土潤以下皆為下句是與鄭相合也云糞美互文耳者亦可以美田疇可以糞土疆故言互文也云土疆强檃之地者强是不軟檃是塉闕也並謂磦礰磊磈之地也草人職云疆檃用蕡疆檃强堅者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注辰之氣乘之也未屬巽辰又在巽位二氣相亂為害音義（鮮音仙又仙典反欬苦代反）民乃遷徙注象風轉移物也疏（正義曰穀實鮮落謂鮮少墮落由風多故也或云以夏名春氣初鮮絜而遲秋氣肅殺故穀鮮

（絜而墮落也此地災也國多風欬此是天災也民乃遷徙是人災也注正義曰案易林云震主庚子午巽主辛丑未坎主戊寅申離主己卯酉艮主丙辰戌兌主丁巳亥是未屬巽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宿直奎奎為溝瀆溝瀆與此月大雨并而高下皆水禾稼不熟注傷於水也乃多女災注舍任之類敗也疏（正義曰丘隰水潦及禾稼不熟此地災也以其水氣多故也乃多女災人災也亦為水傷舍任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注丑之氣乘之也鷹隼蚤鷙注得疾厲之氣也音義（隼息允反蚤鷙上音早下音至亦作鷙擊也）四鄙入保注象鳥雀之走竄也都邑之城曰保音義（竄七亂反）疏（正義曰以丑未屬巽十二月建丑得巽之氣故為風又建丑之月大寒中故多風寒此天災也鷹隼蚤鷙季夏地氣殺害之象地災也）

中央土注火休而盛德在土也音義（央於相反）疏（正義曰夫四時五行同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是輕虛所以麗天物體質礙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分配四時布於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輙寄一十八日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金火之間故在此陳之也）其日戊己注戊之言茂也己之言起也日之行四時之間從黃道月為之佐至此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故因以為日名焉疏（正義曰雖處於夏末而實為四行之主不可沒其生用之功故因亦為日名也注正義曰案考靈耀春則星辰西遊謂星辰在黃道之西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東至季春之月星辰入黃道復其正處日依黃道而行是春夏之間日從黃道夏則星辰北遊謂星辰在黃道之北遊也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南至季夏星辰入黃道復正位日依常行黃道至夏秋之間日從黃道也秋則星辰東遊謂星辰在黃道東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西至季秋星辰入黃道還復正位日依黃道而行至秋冬之間日從黃道也冬則星辰南遊謂星辰在黃道南遊日依常行在黃道之北至季冬星辰入黃道還正位日依常行黃道至冬春之間日從黃道也鄭注洪範云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月之行道與日同故云月為之佐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注此黃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來

著德立功者也黃帝軒轅氏也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犁兼為土官疏（注正義曰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顓頊氏有子曰犁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后土為土官知此經后土非句龍而為犁者以句龍初為后土後轉為社后土官闕犁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云犁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為社神則不得又為五祀故云犁兼也）其蟲倮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音義（倮方果反又乎瓦反見賢遍反）疏（注正義曰大戴禮及樂緯云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聖人為之長云象物露見不隱藏者以仲夏云可以居高明可以處臺榭至六月土王之時物轉壯大露見不隱藏也云虎豹之屬恒淺毛者諸鄭之所云皆據

（四時之物與鱗羽毛介相似者言之不取五靈之長故中央不言人西云狐貉之屬東方兼言蛇北方兼言龜是不取五靈也）

其音宮注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季夏之氣和則宮聲調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疏（注正義曰案律歷志五聲始於宮陽數極於九九九相乘故數八十一以五聲中最尊故云以其最濁君之象也）

律中黃鍾之宮注黃鍾之宮最長也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焉季夏之氣至則黃鍾之宮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疏（正義曰黃鍾之宮於諸宮為長季夏土王其聲最重謂土之聲氣應此黃鍾之宮聲非黃鍾一聲也故特云律中者黃鍾之宮也黃鍾候氣之管本位在子此是黃鍾宮聲與中央土聲相應但土無候氣之法取黃鍾宮聲以應土耳非候氣也故賀瑒云黃鍾是十一月管何緣復應此月正以土義居中故虛設律於其月實不用候氣也十二律互相為宮據律主言之也崔靈恩云凡陰陽之管合有十二律律各為一調迭相為宮而生五聲合而成樂黃鍾宮最長為聲調之始十二宮之主宮音者是五音之長故與黃鍾之調宮聲相應此論宮聲相應非論候此月氣之相應是以注云季夏氣至則黃鍾之宮應不直云黃鍾之律應也然則直言律應不言宮者明主為所候之氣應也直言律中黃鍾之宮不言律應者明謂中央土聲與黃鍾為宮音相應非為氣應也故鄭引禮運云迭相為宮以證之也四時之律皆取氣應而土王之律獨取聲應者一者欲與四行為互二者為無別候土氣之管故也土無候氣之管者以寄王四季之末故從四時之管而不別候也唯以四行末十八日為土之氣也）

（蔡氏以為黃鍾之宮謂黃鍾火宮也半黃鍾九寸之數管長四寸五分六月用為候氣案六月林鍾之律長六寸七月夷則長五寸三分有餘何以四寸五分之律於六月候之乎又土聲最濁何得以黃鍾半聲相應乎蔡熊之說非也注正義曰不云黃鍾律最長而云黃鍾之宮最長者唯黃鍾宮聲於諸宮最長故云之宮也云十二律轉相生五聲具終於六十者按黃鍾之調均則黃鍾為宮黃鍾生林鍾為徵林鍾生太蔟為商太蔟生南呂為羽南呂生姑洗為角此是黃鍾一調之五聲凡十二律律各有五聲則總有六十聲故云終於六十聲至禮運更具詳之云季夏氣至則黃鍾之宮應者謂季夏土聲與黃鍾之宮聲相應以其非實候氣故不云黃鍾之律應或本云律應者誤也引禮運還相為宮者證所明十二律循環為宮聲調則具而此經得黃鍾之宮）

其數五注土生數五成數十但言五者土以生為本

其味甘其臭香注土之臭味也凡甘香者皆屬之

其祀中霤祭先心注中霤猶中室也土主中央而神在室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音義（霤力又反複方服反藏才浪反）疏（注正義曰鄭意言中霤猶中室乃是開牖象中霤之取明則其地不當棟而在室之中央故喪禮云浴於中霤飯於牖下明中霤不關牖下也主中央而神在室者所以必在室中祭土神之義也土五行之主故其神在室之中央也是明中霤所祭則土神也故杜注春秋云在家則祀中霤）

（在野則為社也又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社神亦中霤神也云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云者解所以謂室中為中霤之由也古者謂未有宮室之時也複穴者謂窟居也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為複言於地上重複為之也若高地則鑿為坎謂之為穴其形皆如陶竈故詩云陶復陶穴是也故毛云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鄭云複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故庾蔚云複謂地上累土謂之穴則穿地也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後因名室為中霤也云祀之先祭心者五藏之次心次肺至此心為尊也云祀中霤之禮設主於牖下者開牖象霤故設主於牖下也五祀皆先席於室之奧此不言者前祀戶注已備言也此別設主當廟室牖內之下而北嚮也云乃制心及肺肝為俎其祭肉心肺肝各一他皆如祀戶之禮者亦祭竟徹之更陳鼎俎迎尸如祭戶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騮載黃旂衣黃衣服黃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注大廟大室中央室也大路殷路也車如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黃稷五穀之長牛土畜也器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象土含物音義（圜音于權反閎音宏長竹丈反畜呼又反下金畜同）疏（注正義曰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凡室二筵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太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之世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云大路殷路者明堂位文也形制似殷之路者但服色尚黃飾之黃耳四時用鸞路此用大路者以土五行之主故取尊大之名乘殷之大路又尚質之義春有青蒼兩色夏有朱赤二色此及秋唯有黃白不更加他色者黃與白更無餘色相涉故不言之耳斗土畜者案易乾為馬坤為牛又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斗禍是牛屬土也云器圜者象土周布於四時者方則有所不足圜則無所不備故云象土周布於四時云閎讀如紘紘謂中寬者祭義云天子冕而朱紘故讀從此紘謂組上屬於冕屈從頤下度而還上屬於冕以中央寬緩象土之含物也故云中寬象土含物也）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注孟秋者日月會於鶉尾而斗建申之辰也疏（正義曰案三統歷七月節日在張十八度昏斗四度中去日一百一十四度旦畢八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昏斗十六度中去日一百一十一度旦井初度中元嘉歷七月節日在張五度昏箕二度中旦胃二度中七月中日在翼十度昏斗三度中旦昴七度中）

其日庚辛注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日之行秋西從白道成熟萬物月為之佐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又因以為日名焉其帝少皞其神蓐收注此白精之君金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蓐收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音義（少詩召反注下放此少皞黃帝之子蓐音辱）疏（注正義曰案此秋云其帝少皞在西方金位左傳昭元年云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臺駘稱金天氏與少皞金位相當故少昊則金天氏也又帝王世紀少皞帝號曰金天氏云少皞氏之子曰該為金官）

（者案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云少昊氏之子該又云該為蓐收是為金神佐少皞於秋蓐收者言秋時萬物摧蓐而收斂）其蟲毛注象物應涼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出音義（應應對之應貉戶各反依字作貊旃之然反）其音商注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音義（陂彼義反）疏（注正義曰案律歷志云徵數五十四三分之則一分有十八令於徵數五十有四更加十八是商數七十二也凡五聲濁者尊清者卑商音之濁次於宮宮既為君商則為臣故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引樂記云者證商為臣之義云商亂則陂者謂商聲足以感動人心令情性傾陂情既不正是以官司敗壞也）律中夷則注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夷則者大呂之所生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疏（注正義曰大呂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三分去一下生夷則故夷則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六寸去二寸餘有四寸在又大呂一寸為二百四十三分今每寸更三分之則一寸為七百二十九分兩个整寸總有一千四百五十八分其大呂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每又三分之此一百四為三百一十二分益前一千四百五十八則總為一千七百七十分下生三分去一分作三分則每一分得五百九十去其一分五百九十餘有一千一百八十在是其積分以七百二十九分為一寸益前四為五寸餘有四百五十一分在故云夷則

律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也引周語以下者證夷則之義案周語注云乾九五用事夷平則法也言法度平故可詠歌九功之法平民使不貸也）其數九注金生數四成數九但言九者亦舉其成數其味辛其臭腥注金之臭味也凡辛腥者皆屬焉其祀門祭先肝注秋陰氣出祀之於門外陰也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肝為尊也祀門之禮北面設主於門左樞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其他皆如祭竈之禮疏（注正義曰云祀之先祭肝者秋為陰中於藏值肝者以陰氣始於五月終於十月其七月八月為陰之中故云秋為陰中其陽氣始於十一月終於四月正月二月為陽中故正月云春為陽中然陰中之時兼有陽陽中之時兼有陰亦是陰陽之中也今五藏肺最在前心次之肝次之脾次之腎為後肝在心肺之下脾腎之上故云於藏值肝然脾在肺心肝之下腎之上則是上有肺心肝下唯有腎不當其中而云春為陽中於藏值脾者但五行相次水則次木故春繼於冬腎後則次脾其火後則次土土後乃次金故秋不得繼夏由隔於土由此脾不得繼肺隔於心也為此肝之上有肺有心脾之下唯有腎俱得為藏之中也云北面設主於門左樞者謂廟門外左樞北面以在門外故主得南嚮而北面設之云乃制肝及肺心為俎奠于主南設盛於俎東者皆約中霤禮文也其他皆如祭竈之禮也謂祭心肺肝各一及祭醴三并設席於奥迎尸之屬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注皆記時候也寒蟬寒蜩

謂蜺也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也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音義（戮音六蜩大彫反蜺五兮反寒蜩）疏（注正義曰桒釋蟲云蜺寒蜩郭景純云寒蜩也似蟬而小青赤云鷹祭鳥者將食之示有先者謂鷹欲食鳥之時先殺鳥而不食與人之祭食相似猶若供祀先神不敢即食故云示有先也云既祭之後不必盡食若人君行刑戮之而已者以經用始行戮不據事以經唯記時候謂鷹祭鳥之後殺鳥不必盡食猶若人君行刑但戮之而已以人君行戮明鷹之殺言鷹於此時始行戮鳥之事）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注總章左个大寢西堂南偏戎路兵車也制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白馬黑鬛曰駱麻實有文理屬金犬金畜也器廉以深象金傷害物入藏音義（總子孔反駱音洛鬛音獵本亦作鬣音毛又一本作旄尾也）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注謁告音義（先悉薦反）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注迎秋者祭白帝白招拒於西郊之兆也軍帥諸將也武人謂環人之屬有勇力者音義（帥于類反下同本或作帥注放此朝直遙反拒音矩將子匠反下同）天子乃命將帥

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注征之言正也伐也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注詰謂問其罪窮治之也順猶服也音義（詰去吉反好惡並如字上呼報反下烏路反）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務搏執注順秋氣政尚嚴音義（繕市戰反邪似嗟反搏音博）命理瞻傷察創視折注理治獄官也有虞氏曰士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創之淺者曰傷音義（創初良反注同）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注端猶正也音義（審斷決丁亂反下同蔡徒管反一讀絕句決字下屬）戮有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注肅嚴急之言也贏猶解也音義（贏音盈注同解古賣反）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注黍稷之屬於是始熟疏（正義曰桒仲秋云以犬嘗麻今不云牲者皇氏云不云牲記文略也）命百官始收斂注順秋氣收斂物完隄坊謹壅塞以備水潦注備者備八月也八月宿直畢畢好雨音義（完胡官反隄本又作堤丁兮反坊本又作防音房壅於勇反好呼報反）修宮室坏牆垣補城郭注象秋收斂物當藏也音義（坏步回反垣音袁）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注古者

於嘗出田邑此其嘗並秋而禁封諸侯割地失其義音義（使色吏反）疏（注正義曰案祭統古者於嘗也出田邑嘗謂秋祭於此嘗祭之時王者割出田邑以與諸侯令正是嘗祭之月而禁封諸侯及割地之事故云失其義也鄭唯偏云不封諸侯及割地失其義則毋立大官毋行大使毋出大幣為得禮以其收斂之月故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注亥之氣乘之也介蟲敗穀注介甲也甲蟲屬冬敗穀者稻蟹之屬音義（介音界注同蟹胡買反）戎兵乃來注十月宿直營室營室之氣為害也營室主武事疏（正義曰陰氣大勝天災介蟲敗穀地災戎兵乃來人災也注正義曰案越語云越伐吳王使王孫雄請成於越越王欲許之范蠡不許王孫雄謂范蠡曰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稻蟹無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乎注稻蟹謂蟹食稻也案元命包云營室星十六度主軍之糧是主武事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注寅之氣乘之也雲雨以風除也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注陽氣能生而不能成音義（復還扶又反下音環又音旋）疏（正義曰其國乃旱陽氣復還天災也五穀無實地災也）行夏令則國多火災注巳之氣乘之也寒熱不節民多瘧疾注瘧疾寒熱所為者今月令瘧疾為厲疫音義（瘧魚略反）疏（正義曰國多火災寒熱不節天災也民多瘧疾人災也）

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注仲秋者日月會於壽星而斗建酉之辰也音義（觜子斯反又子髓反觿戶圭反又戶規反）疏（正義曰三統歷八月節日在軫十二度昏斗二十六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度中八月中日在角十度昏女三度中去日一百六度旦井二十一度中案元嘉歷八月節日在翼十七度昏斗十四度中旦畢十六度中八月中日在軫十五度昏斗二十四度中旦井九度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注南呂者大簇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仲秋氣至則南呂之律應周語曰南呂者贊陽秀物疏（注正義曰大簇長八寸三分去一下生南呂三寸去一寸六寸去二寸得四寸又有整二寸在分一寸作三分二寸為六分更三分去一餘有四分在以三分為一寸益前四寸為五寸仍有一分在故云南呂律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南呂之義案周語注坤六二也南任也陰任陽事助成萬物贊佐也陰佐陽秀成物也）盲風至鴻鴈來玄鳥歸羣鳥養羞注皆記時候也盲風疾風也玄鳥燕也歸謂去蟄也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羞謂所食也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說曰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養者也有翼為鳥養也者不盡食也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音義（盲七庚反）

（閩音文依字作蟁又作蚊蚋人銳反又如悅反養餘亮反下同）疏（注正義曰盲風疾風者皇氏云秦人謂疾風為盲風玄鳥燕者釋鳥文玄鳥歸為仲秋之候玄鳥至不為仲春之候由別與郊禖為候故可仲春時候非一故記時候之中不載玄鳥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為居者凡鳥鴻鴈之屬也故季秋云鴻鴈來賓言來賓是不以中國為居皇氏之說即熊云玄鳥以其稱歸故也然玄鳥之蟄不遠在四夷而亦不以中國為居者他物之蟄近在本處今玄鳥之蟄雖不遠在四夷必於幽僻之處非中國之所常見故云不以中國為居也云羞謂所食者案夏小正云羞者進也若食之珍羞相似故云羞謂所食者也云夏小正曰九月丹鳥羞白鳥者今案大戴禮八月丹鳥羞白鳥今云九月者鄭所見本異也丹鳥以白鳥為珍羞故云丹鳥羞白鳥云說曰丹鳥也者以下至不盡食皆小正文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其謂之鳥者重其所養者丹良是蟲乃謂之鳥是重其所養之物不盡食之雖蟲而謂鳥也但未知丹良竟是何物皇氏以為丹良是熒火今案爾雅釋蟲郭氏等諸釋皆不云熒火是丹良未聞皇氏何所依據云二者文異羣鳥丹良未聞孰是者月令云羣鳥養羞夏小正云丹鳥羞白鳥是二者文異月令云羣鳥夏小正說者云丹良故云羣鳥丹良未聞孰是）天子居總章大廟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注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也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注助老氣也行猶賜也音義（糜亡皮反粥之六反字林羊六反）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恒制有小大度有長短注此謂祭服也文謂畫也祭服之制畫

衣而繡裳音義（飭丑力反後放此）衣服有量必循其故注此謂朝燕及他服凡此為寒益至也詩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於是作之可也音義（量音亮下度量同朝直遙反為于偽反下為民同）冠帶有常注因制衣服而作之也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毋或枉橈枉橈不當反受其殃注申重也當謂值其罪音義（當丁浪反下不當及注同枉紆往反橈女教反又乃絞反字林作撓非重直用反）疏（正義曰此論養老及制衣服之事皆此月所為故言是月所命有司斬殺必當雖異衣服養老但此事起孟秋此月申嚴而已故附於養老衣服之下不更別言是月也自乃命宰祝至先薦寢廟論循行犧牲享祭上帝并難以達秋氣犬以嘗麻總是祠祀之事事異於上故言是月自可以築城郭至行罪無疑論築造城邑收斂積聚勸種通論為農為民亦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夜分至角斗甬論日夜既等齊平度量又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易關市至慎因其類論秋物新成使民財豐備無逆於天有順於時是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衣服有量必循其故者此朝燕等之衣服小大長短及制度采色皆有度量必因循故法也不得別更改造此云循其故上云文繡有恒恒則故也但上是祭服委曲言之注正義曰此云文繡又下文別云衣服有量故鄭知此經謂祭服也經云具飭衣裳飭謂正也言備具正理衣裳云文謂畫也者以經文與繡相對祭服裳繡而衣畫故以文為畫也云祭服之制畫衣而繡裳者案尚書咎繇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是衣畫也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裳繡也畫色輕故在衣以法天繡色重故在裳以法地也此謂朝燕及他服者）

（上是祭服故知此是朝燕也及他服者謂戰伐田獵等之服引詩七月流火者證寒之益至故作衣服此詩是豳風周公所作周公因管蔡流言遂陳先公居豳施化之事言七月之時火星西流九月之時當授民以衣服申重也釋詁文云當謂值其罪者言斷決罪人之時必須當值所犯之罪經云枉橈不當枉謂違法曲斷橈謂有理不申應重乃輕應輕更重是其不當也）是月也乃命宰祝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注於鳥獸肥充之時宜省羣牲也宰祝大宰大祝主祭祀之官也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五者謂所視也所案也所瞻也所察也所量也此皆得其正則上帝饗之上帝饗之而無神不饗也音義（行下孟反芻初俱反草也豢音患養也以所食得名瞻音占瘠在亦反中行仲反）疏（正義曰此月鳥獸肥充因宜省視故命之循行犧牲以下之事也視全具者亦宰祝所視也下皆然王肅云純色曰犧體完曰全案芻豢者食草曰芻食穀曰豢皆案行之也瞻肥瘠者瞻亦視也肥充也瘠瘦也察物色者物色騂黝之別也周禮陽祀用騂陰祀用黝望祀各以其方之色也必比類者已行故事曰比品物相隨曰類五方本異其色是比也大皞配東亦用青是其類也量小大者大謂牛羊豕成牲者小謂羔豚之屬也視長短者謂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之屬也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者上帝天也若事事當法則天神饗之也注正義曰案周禮大宰職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及執事眂滌濯及納亨贊王牲事故鄭知此視牲由大宰云養牛羊曰芻犬豕）

（曰豢者案充人云祀五帝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牛羊曰芻案樂記云豢豕為酒周禮槁人云掌豢祭祀之犬是犬豕曰豢）天子乃難以達秋氣注此難難陽氣也陽暑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所以及人者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於是亦命方相氏帥百隸而難之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九門磔攘以發陳氣禦止疾疫音義（難乃多反注同）疏（注正義曰季冬及季春難皆難陰氣也恐此亦難陰氣故云難陽氣言陽氣至此不衰害亦將及人也秋涼之後陽氣應退至此不退是涼反熱故害及於人云亦將及人者亦謂對季春言季春之時陰氣右行日在昴畢之間得大陵積尸之氣故為災今此月陽氣左行至於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故云亦將及人云陽氣左行此月宿直昴畢者以天左旋星辰與斗建循天而行此月斗建在酉酉是昴畢本位故云宿直昴畢也其八月合昬之時斗柄建指昴畢本位其昴畢之星於時在寅云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者大陵既為積尸秋時又得陽氣增益疾病應氣相感故厲鬼隨而出行云亦命方相氏者亦謂對季冬以周禮季冬命方相氏故云亦也引王居明堂禮者證仲秋難義云以發陳氣者謂秋時涼氣新至發去陽之陳氣防禦禁止疾疫之氣也既引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則此亦磔攘也但文不備耳季冬云大難明九門磔攘季冬稱大則貴賤皆為也季春云國難熊氏云唯天子諸侯有國為難此云天子乃難唯天子得難以其難陽氣陽是君象則諸侯以下不得難陽氣也案陰氣陽氣至大陵俱致積尸疾氣案十一月陽氣至于危虛而不難十一月陰氣至于虛危而為難者以十一月）

陽氣初起未能與陰相競故無疫疾可難六月宿直柳鬼陰氣至微陰始動未能與陽相競故無疾害可難也季冬亦陽初起而為難者以陰氣在虛危又是一歲之終總除疫氣故為難也其磔攘之牲案小司徒職云小祭祀奉牛牲又牧人云凡毀事用駹可也是則用牛也羊人云凡沈辜侯禳共其羊牲犬人云凡幾珥沈辜用駹可也雞人云面禳共其雞牲則用羊用犬用雞也蓋大難用牛其餘雜攘大者用羊用犬小者用雞此皆熊氏之說也

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注麻始熟也

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窖修囷倉注為民將入物當藏也穿竇窖者入地隋曰竇方曰窖王居明堂禮曰仲秋農隙民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罹其災音義（竇音豆窖古孝反囷區倫反隋他果反謂狹而長）疏注正義曰隋者似方非方似圓非圓以其名竇與窖相似故云隋曰竇謂方曰窖者竇既為隋圓故以窖為方也引王居明堂禮證此月築城郭建都邑之意云殺氣將至無罹其災者言當仲秋之時戒勑於民曰此時殺害氣將欲出民當入室毋處田野罹被其災案豳詩十月之後云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此仲秋已入室者但仲秋之時耘耡既了衆時入室以避陰災未盡成熟須出野收斂至十月之後又入室避寒所以不同

乃命有司趣民收斂務畜菜多積聚注始為禦冬之備音義（趣七住反本又作趨又七綠反務畜丑六反）

乃勸種麥毋或失時其有失時行罪無疑注麥者接絕續乏之穀尤重之疏注正義曰前年秋穀至夏絕盡後年秋穀夏時未登是其絕也夏時人民糧食闕短是其乏也麥乃夏時而熟是接其絕續其乏也尤重之者以黍稷百穀不云勸種於麥獨勸之是尤重故也蔡氏云陽氣初胎於酉故八月薺麥應時而生也

是月也日夜分雷始收聲蟄蟲坏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注又記時候也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坏益也蟄蟲益戶謂稍小之也涸竭也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又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辰角見九月本也天根見九月末也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音義（坏音陪浸子鴆反涸戶各反見賢遍反下同）疏注正義曰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動不唯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上復卦用事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是從此月為始故云動內物也云蟄蟲益戶稍小之者戶謂穴也以土增益穴之四畔使通明處稍小所以然者以陰氣將至此以坏之稍小以時氣尚溫猶須出入故十月寒甚乃閉之也云此甫八月中雨氣未止而云水竭非也者甫始也以雨畢在九月之初今此始八月之中對九月為始八月宿直昴畢畢星主雨故云雨氣未止今言水竭非也引周語以下者證九月水始涸不得在八月也云辰角見而雨畢注云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見者朝見東方殺氣日盛雨氣盡也云天根見而水涸者注云天根亢氐之間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又云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者以國語上文既云水涸下又云水畢除道故云又曰所以除道治梁者國語注治道所以便行旅通也成梁所以使民不涉皆

（國語文云辰角見九月本天根見九月末此鄭之言也九月本謂九月之初也案律歷志角十二度亢九度天根在亢之後辰角與天根相去二十一度餘日校一度則九月本與九月末相去二十一日有餘也而韋昭注國語辰角見雨畢之後五日天根見不同者蓋辰角見後雨以漸而畢畢後五日始天根見中間亦校二十餘日也非謂辰角見後五日則天根見也國語皆謂朝見以今官歷驗之亦然而皇氏云九月之時辰角天根昏見東方未聞也不知何意如此之說此周語所云單襄公聘宋假道於陳見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如夏云單襄公歸告周定王之辭也鄭又引王居明堂禮以下者證雨畢水涸在季秋也云除道致梁以利農者農既收則當運輦故法地治道水上為梁便利民之轉運故云以利農也）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鄉皆至則財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注易關市謂輕其稅使民利之商旅賈客也匱亦乏也遂猶成也音義（易以豉反注同便婢面反匱其位反注同賈音古又古雅反）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順其時慎因其類注事謂興土功合諸侯舉兵衆也季夏禁之孟秋始征伐此月築城郭季秋教田獵是以於中為之戒焉疏（正義曰關市之處輕其賦稅不為節檢是易關市也關市既易則商旅自來是來商旅也商旅既來則貨賄自入是納貨賄也以此之故便利民人之事四方總來聚集遠鄉於是皆至貨賄既多則庫財不匱所須皆供故國無乏用上下豐足故百事乃遂遂成也

百事皆成於此之時興舉其事無逆天之大數必須順其陰陽之時謹慎因其事類不可煩亂妄為注正義曰以此月云築城郭故云事謂興土功孟秋云始征伐季秋云教田獵故云合諸侯舉兵衆也但此月上有孟秋始征伐下以季秋教田獵故云是以於中為之戒焉）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注卯之氣乘之也卯宿直房心心為大火也草木生榮注應陽動也音義（應應對之應）國乃有恐注以火訛相驚音義（恐區勇反）疏（正義曰秋雨不降天災草木生榮地災國乃有恐人災注正義曰宿直房心心為大火鄭云此者解仲秋行春令時雨不降之意仲秋是應雨之時今行春之令位當卯致大火之氣火是積陽故時雨不降以火訛相驚者以仲秋致仲春火氣故有火但仲秋為金仲春為木金能尅木又仲秋雨水水又尅火火竟不能為害但以訛偽言語相驚故云以火訛相驚）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復生注午之氣乘之也音義（復扶又反）疏（正義曰其國乃旱天災也蟄蟲不藏五穀復生地災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注子之氣乘之也北風殺物音義（數所角反）收雷先行注先猶蚤也冬主閉藏草木蚤死注寒氣盛也疏（正義曰風災數起收雷先行天災草木蚤死地災也）

禮記注疏卷十六

禮記注疏卷十六考證

乃命百縣雩祀疏百縣謂諸侯也○臣名南按諸侯雩祀百辟卿士自不待言此百縣似專指畿內言季夏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注曰百縣鄉遂之屬則鄭明指畿內矣疏似差

止聲色毋或進注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夏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今止之非其道也○臣名南按此鄭據緯書以糾經之違也但記言聲色

是言淫靡流蕩不主音樂以上下句推之猶云省嗜欲耳鄭必以樂解聲字則太拘矣且八能之士所作者古樂豈可與新聲同日語哉

其神后土注后土亦顓頊氏之子曰犂兼為土官○臣名南按此注誤也句龍官為后土而祀於社即土神矣何乃疑祝融之以火官兼土官乎孔疏不加糾正又引大宗伯以實其說尤無謂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疏以夏月大室○此句疑有脫文

其祀門注秋陰氣出（句）祀之於門（句）外陰也（句）○臣名南按此文對春祀戶之內陽也門戶本通稱既對舉分為春秋二祀則戶屬在內者門屬在外者

水始涸注周語云云疏見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如夏云○按當作如夏氏各本俱誤

禮記注疏卷十六考證

禮記注疏卷十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頴達疏

月令

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注季秋者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之辰也疏（正義曰三統歷九月節日在氐五度昏虛二度中去日九十七度旦張初度中九月中日在房五度昏危三度中去日九十三度旦張十八度中案元嘉歷九月節日在亢一度昏牛八度中旦井二十九度中九月中日在氐七度昏女十一度中旦柳十一度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皡其神蓐收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注無射者夾鐘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季秋氣至則無射之律應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詰人之令德示民軌儀音義（射音亦詰陟列反）疏（注正義曰案夾鐘之律長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下生者三分去一今夾鐘七寸取六寸三分去一有四寸在夾鐘以一寸為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今更三分之則一寸者分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夾鐘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者又三分之則為三千二百二十五其夾鐘整寸有六千五百六十一又以三千二

百二十五益之總為九千七百八十六分三分去一則去三千二百六十二餘有六千五百二十四在故云無射律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也引周語曰以下者證無射之義云宣布詰人之令德示民軌儀者案周語注云乾上九用事無射陽氣上升陰氣收藏萬物無射者也詰人后稷布其德教示以法儀當及時鉏穫而收藏之）鴻鴈來賓爵入大水為蛤鞠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注皆記時候也來賓言其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戮猶殺也音義（来賓高誘注呂氏春秋則云賓雀與鄭異蛤古答反鞠本又作蘜九六反豺音柴戮音六本或作僇）疏（注正義曰上仲秋直云鴻鴈來今季秋云來賓以仲秋初來則過去故不云賓今季秋鴻鴈來賓者客止未去也猶如賓客故云客止未去也大水海也者案國語云雀入于海為蛤故知大水是海也云戮猶殺也者以經祭獸戮禽禽獸皆殺之但殺獸而又陳戮禽則殺之而已不以為祭故直云戮禽此亦互文也禽獸初得皆殺而祭之後得者殺而不祭也）天子居總章右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玉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注總章右个西堂北偏是月也申嚴號令注申重音義（重直用反）命百官貴賤無不務內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注內謂收斂入之也會猶聚也疏（正義曰於此月之時勅命百官貴之與賤無不務內內謂收斂其物言貴之與賤無有一人不勤務收斂內物以會天地之藏者會猶趣也言心皆趣嚮天地所藏之事謂心順天地以深閉藏也無有宣出者以物皆收斂時又閉藏無得有宣露出

（散其物以逆時氣）乃命冢宰農事備收注備猶盡也舉五穀之要注定其租稅之簿音義（簿步古反徐步各反）藏帝籍之收於神倉祇敬必飭注重粢盛之委也帝籍所耕千畝也藏祭祀之穀為神倉祇亦敬也音義（收如字又守又反委紆偽反）疏（正義曰帝籍者供上帝之籍田也神倉者貯祀鬼神之倉也言天子於此月命冢宰藏此帝籍所收禾穀於此神倉之中當須敬而復敬必使飭正注正義曰委謂委積之物重此粢盛委積之物故內於神倉公羊傳桓十四年御廩災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皇氏云委謂輸也其義非云帝籍所耕千畝者鄭康成云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所治之田也祭義云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祭統云天子親耕於南郊是籍田在南郊也云藏祭祀之穀為神倉者以其供神之物故曰神倉祇亦敬者經有敬字祇又訓為敬故云祇亦敬言敬者恒以敬敬為心不有怠慢也）是月也霜始降則百工休注寒而膠漆之作不堅好也疏（正義曰上文自申嚴號令至祇敬必飭論務內必須敬慎從此霜始降至習吹論霜降寒來人皆入室又為饗帝當習吹順時氣習吹雖與入室不同但饗帝大事則須更云是月故習吹之事附於入室之下自大饗帝至無有所私論大饗明堂及嘗犧牲告備併諸侯來歲之制稅民輕重貢賦之數皆大事相連事異於上故言是月天子乃教田獵及祭禽于四方論順時田獵以習兵戎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草木黃落至供養之不宜論草木黃落蟄蟲閉戶斷決獄刑收減祿秩事異於前故又言是月天子以犬嘗稻先薦寢廟事重故特言是月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

注總猶猥卒音義（猥卒溫罪反下七忽反）上丁命樂正入學習[illegible]注為將饗帝也春夏重舞秋冬重吹也音義（吹昌睡[illegible]注同為[illegible]偽反下文縣為注主為又為同）疏（注正義曰以下有饗帝之文此有[illegible]吹之事故云為將饗帝其習舞吹[illegible]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之義欲使學者藝業成故也）是月也大饗帝注言大饗遍祭五帝也曲禮曰大饗不問卜謂此也疏（注正義[illegible]若祭一[illegible]之時則禮器謂之饗帝今云大饗故知偏祭五帝也[illegible]大饗與帝連文故謂祭天禮器大饗其王事與彼下[illegible]三牲魚腊九州之美味是四方助祭之物故以大饗為祫也與此不同引曲禮云大饗不問卜謂此者以曲禮大饗不云帝此云大饗帝不云不問卜恐是別事諸儒多以為疑故鄭執之云曲禮所云謂此也鄭必知曲禮大饗非指祫祭必是此大饗帝者以周禮祀大神饗大鬼帥執事而卜日若祫祭不得云不問卜也此謂五帝皆饗莫適卜可從故知不問卜謂此也）嘗犧牲告備于天子注嘗者謂嘗羣神也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于羣神禮畢而告焉疏（正義曰嘗犧牲者謂嘗祭羣神以犧牲於時有司嘗祭其事既畢告祭備具於天子也注正義曰此犧牲之文繼饗帝之下知非欲饗帝之時使有司展犧牲告其備具而云嘗謂嘗羣神者以四月大雩以祈穀實雩上帝之後云雩祀百辟卿士是雩帝之外別雩羣神九月大饗以報功明饗帝之外亦饗羣神故知此嘗嘗羣神云使有司祭於羣神者以其經云告備于天子故知是有司帝是尊神故知天子親祭經云饗帝鄭云天子親嘗者嘗是秋祭之名因經有嘗犧牲之文雖天子亦曰嘗以秋物新成故也）合諸侯制百縣為

来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税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之事無有所私注秦以建亥之月為歲首於是歲終使諸侯及鄉遂之官受此法焉合諸侯制者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也諸侯言合制百縣言受朔日互文也貢職所入天子凡周之法以正月和之正歲而縣於象魏音義（合諸侯制絶句縣音玄）疏（正義曰合諸侯制者秦十月為歲首此月歲之終也將入新歲故此合諸侯之法制又命百縣為来歲受朔日之政令并授諸侯所税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天子有朔日政令諸侯所税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制之百縣此月来受處分故云受朔與諸侯所税於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皆天子之制言與者兼事之辭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者言定税輕重入貢多少皆以去京遠近之差土地所宜之物為節度無有所私者言既給郊廟重事其百縣等物無得有所偏私不如法制也注正義曰案史記秦文公獲黑龍自為水瑞命河為德水以十月為歲首云定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者此皆周禮典命文也彼注云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云互文者諸侯言合制則百縣亦合制百縣言来歲受朔日則諸侯亦来歲受朔日也故云互文諸侯謂畿外國百縣謂鄉遂云貢職謂所入天子者以經云税於民輕重之法又云貢職之數其文既重故知税於民者是積貯本國貢職之數者是輸納天子云周之法以正月和之者案大宰職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國都鄙云正歲而縣於象魏者小宰職云正歲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是也）是月也天子乃教於

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注教於田獵因田獵之禮教民以戰法也五戎謂五兵弓矢殳矛戈戟也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使同乘也校人職曰凡軍事物馬而頒之音義（殳音殊矛亡侯反度大各反乘繩證反校戶校反頒音班）疏（正義曰天子乃教於田獵者天子於此陰殺之時乃教人以戰法於田獵之事謂因田獵而教之也以習五戎者謂於田獵之時令人習用五種兵戎之器班馬政者謂班布乘馬之政令注正義曰知五戎是五兵者以別云班馬政則五戎非馬也下文云七騶咸駕則知五戎非五戎車也且車不須更習故知五戎五兵也案周禮司兵掌五兵鄭司農注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後鄭又注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如鄭所云則此注據步卒五兵弓矢一也殳長丈二二也矛長二丈三也戈長六尺六寸四也戟長一丈六尺五也此隨便而言不依周禮長短之次也云馬政謂齊其色度其力者案毛詩傳云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此對文言之則戎事齊力故校人職云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物馬齊其力但戎事以力為主耳亦須齊色故詩云駟騵彭彭是齊色也）

命僕及七騶咸駕載旗旐授車以級整設于屏外注僕戎僕及御夫也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説者也既駕之又為之載旌旗司馬職曰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是也級等次也整正

列也設陳也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音義（騶側求反戴丁代反又如字注同旐音兆綴九立反趣七住反又七走反說始銳反陳直覲反大音太旟音餘）

疏正義曰前既班馬政乃命戎僕御夫及七騶等皆以馬駕車又載旌旐既畢授此七戎之車以其尊卑等級正其行列設於軍門屏之外東西廂以為行陳於是司徒在兩行之間北面誓之或者屏之外左右六軍鄉南而陳司徒於陳前北面誓之也注正義曰案周禮戎僕掌馭戎車故知僕是戎僕也以其教戰故不用田僕云及御夫者案周禮馭夫掌馭從車使車注云從車戎路田路之副也使車驅逆之車故知及御夫也云七騶謂趣馬主為諸官駕說者案周禮趣馬職云掌駕說之頒謂第次也是貴賤等列故云為諸官駕說也七騶者皇氏云天子馬有六種種別有騶則六騶也又有總主之人并六騶為七故為七騶引司馬職以下者證九旗之異也載旌旐者課舉以言之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旜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龜蛇為旐全羽為旞折羽為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注云師都六鄉六遂大夫也州里縣鄙鄉遂之官互約言之則州里謂鄉中之州長黨正族師遂中里宰鄙長也縣鄙者遂中縣正鄙師酇長及鄉之閭胥比長也道車象路也視朝行道斿車木路也王以田以鄙此是仲冬大閱之時各象治民之事空習其事故所建旌旗不如仲秋治兵實出軍之事故鄭注大司馬云空辟實也言大閱是空治兵是實故云空辟實實者則此所引司馬職仲秋治兵是也案司馬職云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注軍吏諸師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羡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案周禮云鄉遂今此注師遂載物者轉寫誤也既以師都為遂大夫載旜無容故違周禮云鄉遂載物然王侯所載與仲冬大閱同尊故不變也其餘則異隨時事也以其出兵教戰故無道車斿車也其王建大常皆乘戎路異於在國也故司常注云玉路金路不出春教振旅者以陽氣方長兵宜止息也夏教茇舍者以草木茂盛故教以茇舍秋教治兵者以殺氣方盛則弭邪惡故教兵冬教大閱者以冬閑無事備習威儀故因其田獵教以簡閱云屏所田之地門外之蔽者案詩傳云褐纏旃以為門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既門外驅車則不得有屏此門外之屏者蓋車入之時則去屏無事之時則設屏也

司徒搢扑北面誓之注誓衆以軍法也音義（搢如字又音晉扑普卜反）

疏正義曰司徒地官掌邦教教誓者也故司徒職云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司馬職云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鄭云有司大司徒也掌大田役治徒庶之政令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案於經注則司徒主誓今田獵出軍亦於所獵之地而搢扑北面誓之也搢插也注正義曰軍法之誓有異田獵之誓則云無干車如蒐田之法也今此大閱之誓以依軍法故司馬仲冬大閱云羣吏聽誓于陳前斬牲以左右徇陳曰不用命者斬之鄭注云凡誓之大畧甘誓湯誓之屬是也今又案經注則軍法之誓必斬殺也其誓尚書甘誓云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予則孥戮汝之屬是也然鄭注司馬仲冬大閱引此九月季秋之令將為大閱之誓而云作月令者說季秋之政於周為仲冬失之矣而今在此不非之者緣已非於彼不復重言於此也而注旌旗不作冬法而依秋禮言之者此文記者雖誤將作周仲冬而文既在夏秋故因言秋禮也熊氏以為此文載旌旐故解為中秋治兵大司馬有羣吏聽誓故引此司徒北面以誓證為中冬兩解其

（義俱得通也）天子乃厲飾執弓挾矢以獵注厲飾謂戎服尚威武也今月令獵為射音義（挾子協反又音協）疏（注正義曰厲飾謂嚴厲武猛容飾定本飾謂容飾也俗本作飭非也熊氏云謂戎服者韋弁服也以秋冬之田故韋弁服若春夏則冠弁服故司服云凡甸冠弁服義或然也）命主祠祭禽于四方注以所獲禽祀四方之神也司馬職曰羅弊致禽以祀祊音義（祊鄭注周禮音方）疏（正義曰謂獵竟也主祠謂典祭祀者也禽者獸之通名也四方四方有功於方之神也四時田獵皆祭宗廟而分時各以為主也春時土方施生獵則祭社為主也夏時陰氣始起象神之在內獵則祭宗廟為主也秋時萬物以成獵則以報祭社及四方為主也冬時萬物衆多獵則主用衆物以祭宗廟而亦報於物有功之神於四方也此天子獵既畢因命典祀之官取田獵所獲之禽還祭於郊以報四方之神也冬臘何知亦然案鄭注秋獮祀方云秋田主祭四方報成萬物詩曰以社以方傳云方迎四方氣於郊也鄭又云秋祭社與四方為五穀成熟報其功也又司馬冬狩云致禽饁獸于郊入獻禽以享烝鄭云冬田主用祭物多衆得取也致禽饁獸于郊聚所獲禽因以祭四方神於郊也月令季秋天子既田命主祠祭禽四方是也入又以禽祭宗廟案於經注更相引證如可見矣其祭四方但用此禽又用别牲故甫田云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是也此祀四方者謂四方五行之神也）是月也草木黃落乃伐薪為炭注伐木必因殺氣音義（炭吐旦反）蟄蟲咸俯在內皆墐其戶注墐為塗閉之辟殺氣音義（墐其靳反辟音避）疏（正義曰俯垂頭也墐塗也前月但藏而坏戶至

此月既寒故垂頭嚮下以隨陽氣陽氣稍沈在下也而又塗塞其戶穴以避地上陰殺之氣也）乃趣獄刑毋留有罪注殺氣已至有罪者即決也音義（趣音促又七住反）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注天氣殺而萬物咸藏可以去之也祿秩之不當恩所增加也供養之不宜欲所貪者熊蹯之屬非常食音義（當丁浪反注同供養九用反下餘亮反注同去起呂反耆市志反熊乎弓反蹯音煩）疏（正義曰春夏陽氣寬施許人主從時雖祿秩不當亦所權許今秋陰氣急歛禁罰必當是春夏所權置者今悉收停之也祿秩不當謂彼人不應得祿而主恩私與之者供養不宜謂非常之膳求不可得者也）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嘗稻先薦寢廟注稻始熟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嚏注未之氣乘之也六月宿直東井氣多暑雨音義（鼽音求說文云病塞鼻室嚏丁計反）疏（正義曰其國大水天災冬藏殃敗地災民多鼽嚏人災）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注丑之氣乘之也極陰為外邊竟之象也大寒之時地隆坼也音義（竟音境注及後同隆六中反坼丑白反）疏（正義曰國多盜賊邊竟不寧人災土地分裂地災注正義曰以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陽在內伏於地下四陰在地上故云極陰為外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惰注辰之氣乘之也巽為風音義（煖乃管反又許元反）

（解古買反　情徒臥反）師興不居注辰宿直角角主兵不居象風行不休止也疏（正義曰煖風來至天災民氣解惰師興不居人災）

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注孟冬者日月會於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也音義（析思歷反）疏（正義曰案三統歷十月節日在尾十度昏危十四度中去日八十九度旦翼初度中十月中日在箕七度昏室十度中去日八十六度旦軫五度中案元嘉歷十月節日在心二度昏危一度中旦張八度中十月中日在尾十二度昏危十三度中旦翼八度中）其日壬癸注壬之言任也癸之言揆也日之行冬北從黑道閉藏萬物月為之佐時萬物懷任於下揆然萌芽又因以為日名焉其帝顓頊其神玄冥注此黑精之君水官之臣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顓頊高陽氏也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為水官音義（顓音專　頊音許玉反　冥亡丁反　少昊之二子脩及熙為玄冥玄冥水官）疏（注正義曰案五帝德云顓頊高陽氏姬姓也又帝王世紀云生十年而佐少皞十二年而冠二十年而登帝位在位七十八年而崩以水承金也云玄冥少皞氏之子曰脩曰熙者案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脩曰熙又云脩及熙為玄冥是相代為水官也）

其蟲介注介甲也象物閉藏地中龜鼈之屬音義（鼈必滅反）

其音羽注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者以為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故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音義（匱其位反）疏（注正義曰商數七十二三分之每一分有二十四去其二十四餘有四十八故羽數四十八也其數既少故為最清清者最賤物比於人亦為賤故云物之象也）

律中應鍾注孟冬氣至則應鍾之律應應鍾者姑洗之所生三分去一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周語曰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音義（應應對之　注同）疏（注正義曰姑洗之律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三分去一則六寸去二寸有四寸在餘有整一寸九分寸之一更三分一寸為二十七分九分寸之一為三分并二十七分總為三十分三分去一去其十分餘有二十分在故云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也引周語以下者證應鍾之義案春秋說云應其鍾注云應鍾應其種類律歷志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注閡藏塞也陰雜陽氣藏塞為萬物作種晉灼曰外閉曰閡以此言之云應其種類正謂應無射也云均利器用俾應復者案周語注坤六三用事應當也言陰當代陽用事百物可種藏則均利百工之器俾應復者陰陽用事終而復始也）

其數六注水生數一成數六但言六者亦舉其成數其味鹹其臭朽疏水之臭味也凡鹹朽者皆屬焉氣若有若無為朽音義（朽許九反本亦作㱙　字林云㱙腐也說文云㱙或為朽字）

其祀行祭先腎注冬陰盛寒於水祀之於行從辟除之類也祀之先祭腎者陰位在下腎亦在下腎為

尊也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軷上乃制腎及脾爲俎奠于主南又設盛于俎東祭肉腎一脾再其他皆如祀門之禮音義（辟必亦反又婢亦反軷步曷反壤如丈反厚戶豆反廣古曠反）疏（注正義曰知行在廟門外之西者約檀弓云毀宗躐行自此以下皆中霤禮文廣五尺輪四尺者謂軷壇東西為廣南北為輪常祀行神之壇則然若於國外祖道軷祭其壇隨路所嚮而為廣輪尺數同也案鄭注聘禮云禮畢乘車轢而遂行唯車之一輪轢耳所以然者以兩輪相去八尺今軷唯廣五尺故知不兩輪俱轢云北面設主軷上者以主須南嚮故人北面設之其主則鄭注大馭云蓋以菩芻棘柏為神主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為蜃虹藏不見注皆記時候也大水淮也大蛤曰蜃音義（蜃常忍反見賢遍反下注錄見同）疏（注正義曰知大水淮者晉語云雉入于淮為蜃）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注玄堂左个北堂西偏也鐵驪色如鐵黍秀舒散屬火寒時食之亦以安性也彘水畜也器閎而奄象物閉藏也今月令曰乘軫路似當為袗字之誤也音義（驪力知反鐵他結反軫之忍反袗之刃反）疏（正義曰春云載青旂衣青衣服蒼玉青深而蒼淺旂與衣雖人所常用不可淺深異色故同用青也玉是自然之色不可純青故用蒼之淺色夏云載赤

旂衣朱衣服赤玉與春不類者蓋以朱深而赤淺旂可用淺衣必用深故衣旂異色赤玉與蒼玉同俱是其色淺也冬云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者亦以黑深而玄淺旂用淺色故其色玄衣用深色故其色黑與夏亦同服玄玉者玉從自然之色故其色淺而用玄玉也猶如夏云赤玉春云蒼玉相似也注正義曰鄭注云乘軫路軫是車之後材路皆有軫何得云乘軫路此軫字當衣旁著今袗是玄色故以今月令軫字似當為袗字錯誤以車旁為軫必知袗字為色者以此經云乘玄路玄袗義同故昏禮云女從者畢袗玄鄭雖以袗為同要袗是玄之類）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齊注謁告音義（先悉薦反）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還反賞死事恤孤寡注迎冬者祭黑帝叶光紀於北郊之兆也死事謂以國事死者若公叔禺人顏涿聚者也孤寡其妻子也有以惠賜之大功加賞音義（叶本又作汁音協禺音遇涿竹角反又作椓同）疏（正義曰亦率羣臣至北郊迎黑帝叶光紀而顓頊玄冥配之不言諸侯亦如夏空其文也還反賞死事者還於郊反亦反於朝也賞死事謂臣人有為國事死者北郊還因殺氣之盛而賞其家後也恤孤寡者恤供給也孤寡即死事者妻子也財祿供給之也注正義曰舉死事之人證之也春秋左傳魯哀十一年魯師與齊戰公叔務人曰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乃與其嬖僮汪錡赴敵皆死雖無賞賜之文而亦死事之義故以證之哀二十三年晉知伯親禽顏庚注云齊大夫顏涿聚二十七年齊師將與屬孤子

（三日朝設來車兩馬繫五邑焉召顏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是其加賞也兼平常惠賜養幼少恤孤寡亦是也）是月也命大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注筴蓍也占兆龜之繇文也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秦以其歲首使大史釁龜筴與周異矣卦吉凶謂易也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筮短賤於兆也今月令曰釁祠祠衍字音義（釁許靳反筴初格反著音尸錄直又反）疏（正義曰從命大史至無有掩蔽論釁祠龜筴察阿黨事異於上立冬之日故別言是月也從天子始裘至貴賤之等級論天子身事及命飭百官蓋藏之事及喪紀棺椁等級以事異於上故言是月也自命工師至以窮其情論飭工匠營造盡情事異於前故言是月自大飲烝至射御角力論祭祀之事勞農講武亦事異於前故更言是月自乃命水虞至行罪無赦論收斂藪澤之賦必須得所勿侵削下民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也是月大史之官釁龜筴謂殺牲以血塗釁其龜及筴筴謂蓍也亦以血塗之占兆者龜之繇文非但釁此龜筴又釁此占兆繇文此占兆之語蒙上釁文也審卦吉凶著卦吉凶謂易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故云卦吉凶卦之吉凶但是筮耳筮短賤於龜兆不得塗釁但省視錄之而已故云審卦吉凶卦既云吉凶明兆亦有吉凶但占兆與龜筴連文故畧而不言吉凶也注正義曰曲禮云筴為筮知是蓍也云占兆龜之繇文者上與龜筴不同下與卦吉凶又別故言龜之繇文則占兆之書也即周禮大卜云其經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是也引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秦以孟冬為歲首謂建亥月釁龜筴故云與周異也鄭之此注與周禮不同周禮云上春釁龜注引月令孟冬釁祠龜筴相互矣者周禮云上春釁龜明秦亦以上春釁龜秦以孟冬釁龜筴明周亦孟冬釁龜筴故云相互也注周禮又云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則與此同也謂秦十月為歲首一釁而已周禮上春者亦謂夏之建寅之月但歲首一釁而已無一年兩釁之事此鄭氏注周禮別解其義也今此月令之注與周禮上春釁龜以為建寅之月則此與周禮不同彼此鄭為兩解也云審省錄之而不釁筮短賤於兆者以卦吉凶謂易也直言審不云釁故言審省錄之而不釁所以不釁者易是筮卦之書賤於龜之書故龜繇云釁之筮書則省錄而已觀鄭注占兆釁之分明而皇氏云唯釁龜筴命大史唯占視兆書不釁與鄭注違其義非也云筮短者左傳僖四年晉獻公卜驪姬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元凱注云筮以數告故短龜以象示故長是筮短龜長之事也）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注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橈相為也音義（為于偽反下為仲冬為天子皆同）疏（正義曰是察阿黨者謂當是正審察獄吏阿黨之事則在下犯罪之人獄吏不能掩蔽故云無有掩蔽）是月也天子始裘注九月授衣至此可以加裘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注使有司助閉藏之氣門戶可閉閉之窓牖可塞塞之音義（上時掌反又如字下上世同）命百官謹蓋藏注謂府庫囷倉有藏物音義（藏才浪反又如字）命司徒循行積聚無有不斂注謂芻禾薪蒸之屬音義（行下孟反積聚子賜反或七柱反又才屢反仲冬同）疏

（正義曰若以易卦言之七月三陽在上則天氣上騰三陰在下則地氣下降也今十月乃云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者易含萬物言非一槩周流六虛事無定體若以爻象言之則七月為天氣上騰地氣下降若氣應言之則從五月地氣上騰至十月地氣六陰俱升天氣六陽並謝天體在上陽歸於虛無故云上騰地氣六陰用事地體在下陰氣下連於地故云地氣下降各取其義不相妨也）坏城郭戒門閭脩鍵閉慎管籥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梁塞徯徑注（坏益也鍵牡閉牝也管籥搏鍵器也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也要塞邊城要害處也梁橋橫也徯徑禽獸之道也今月令疆或為壃）音義（鍵其輦反又其偃反籥羊灼反疆居良反注及下注同塞先代反注同塞徯上先則反下音奚徑古定反牡亡古反又茂后反搏音搏一本作傳直專反處尺慮反壐音徙）疏（正義曰城郭當須牢厚故言坏門閭備擬非常故云戒鍵閉或有破壞故云脩管籥不可妄開故云審封疆理當險阻故云固邊竟防擬盜賊故云備要塞理宜牢固故云完關梁禁禦姦非故云謹徯徑細小狹路故須塞皆隨事戒約故設文不同也注正義曰鍵牡閉牝者凡鏁器入者謂之牡受者謂之牝若禽獸牝牡然管籥與鍵閉別文則非鍵閉之物故云搏鍵器以鐵為之似樂器之管籥搢於鏁內以搏取其鍵也案檀弓注云管鍵也則管鍵一物此為別者熊氏云管是鍵之伴類仍非鍵也注稱管鍵者以類言之若云鄰里然也管籥云搏鍵器則管籥一物義或然也而何胤云鍵是門扇之後樹兩木穿上端為孔閉者謂將扃關門以內孔中案漢書五行志每云牡飛及牝亡謂失其鏁須須則牡也何胤云兩

邊樹木非其義也云固封疆謂使有司循其溝樹及其衆庶之守法者溝樹謂掘溝塹而種樹木也令使衆庶可守之）飭喪紀辨衣裳審棺椁之薄厚塋丘壟之大小高卑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注（此亦閉藏之具順時飭正之也辨衣裳謂襲斂尊卑所用也所用又有多少）音義（塋音營壟力勇反襲音習斂力驗反又力撿反）疏（注正義曰其衣裳襲斂多少及棺椁厚薄具在喪大記丘壟小大案鄭注冢人云漢律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各有等差又檀弓注云墳高四尺蓋周之士制外無文）是月也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按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注（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音義（效戶教反巧如字又苦孝反注同致直吏反下注同長丁丈反）物勒工名以考其誠注（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注（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音義（當丁浪反注同）疏（正義曰於是之時冬閉無事百工造作器物恐為淫巧故命工師之官師長也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按度程者謂放按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毋或作為淫巧者或

（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為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為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不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注正義曰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今經直主於祭故云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程謂器所容者以經度程文別度是制度大小除制度之外唯有容受多少故以程為器所容也）

是月也大飲烝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他其禮亡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黨正職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亦謂此時也詩云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受福無疆是頌大飲之詩音義（別彼列反索所百反屬之玉反下同滌大歷反場直良反躋子兮反兕徐履反觥古宏反）疏（正義曰言於是月之時天子諸侯與羣臣大行飲酒為饗禮以正齒位烝升也升此牲體於俎之上故云大飲烝注正義曰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太學者案此大飲烝是天子之禮詩豳風躋彼公堂序諸侯之事是諸侯之禮故云天子諸侯與羣臣也豳詩云躋彼公堂毛傳云公堂學校也黨正以禮屬民飲酒于序故云此飲酒於太學也云以正齒位者約黨正文必約黨正者以此是孟冬黨正云國索鬼神謂蜡祭也與此同月故鄭下注引黨正文亦謂此時也云烝謂有牲體為俎者案國語云王公立飫則有房烝此既大飲饗禮當用房烝半體之俎若

黨正飲酒雖饗而用餚烝故宣十六年左氏云王享有體薦宴有折俎公當享卿當宴是也鄭又引黨正及詩者證大飲是十月正齒位飲羣臣之事云十月滌場者謂場功畢入滌埽其場朋酒斯饗者毛傳云兩樽曰朋鄭云饗謂饗禮而殺羔羊行禮之時升彼公之學校之堂舉彼兕觥之爵以罰失禮臣下慶君命受福無疆也）

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此周禮所謂蜡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大割大殺羣牲割之也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也五祀門戶中霤竈行也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音義（臘力合反蜡仕迓反字林作褙）疏（正義曰祈來年于天宗者謂祭日月星辰也大割祠于公社者謂大割牲以祠公社以上公配祭故云公社及門閭者非但祭社又祭門閭但先祭社後祭門閭故云及臘先祖五祀者臘獵也謂獵取禽獸以祭先祖五祀也此等之祭總謂之蜡若細別言之天宗公社門閭謂之蜡其祭則皮弁素服葛帶榛杖其臘先祖五祀謂之息民之祭其服則黃衣黃冠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也案黨正云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則飲酒在蜡祭之後此大飲在蜡祭之前者若黨正屬民飲酒在蜡之後故下云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飲酒是也若天子諸侯羣臣大飲在蜡祭之前故以大飲飲在祈年之前然鄭為大飲之下注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而熊氏以為大飲烝在蜡之後非其義也凡蜡皆在建亥之月而皇氏以為夏殷蜡各在己之歲終若如此夏家季冬則計耦耕事也脩耒耜具田器不得方始勞農以休息皇氏之義非也注正義曰知此周禮所謂蜡者以郊特牲蜡者索

（也案萬物而饗之案籥章云國祭蜡龡豳頌以息老物蜡而後息老此經亦先祭衆神乃後勞農休息文與籥章相當故經廣祭衆神是周禮籥章所謂蜡祭也而熊氏皇氏皆謂周禮六樂一變而致羽物以至六變為蜡祭此亦廣祭衆神故指彼一變二變而謂之蜡也然彼樂一變二變鄭自解為蜡耳非周禮正文言蜡何得云周禮所謂蜡也云天宗謂日月星者以蜡祭唯公社不祭地故知祭天宗者不祭天若是祭天何須稱宗下季冬云天之神是天之衆神有司中司命不稱宗明稱宗者謂日月星也案異義六宗賈逵等以為天宗三謂日月星地宗三謂泰山河海鄭玄六宗以為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不同賈逵之義今此云天宗謂日月星者尚書六宗文承肆類上帝之下凡郊天之時日月從祀故祭以日月配日月在類上帝之中故六宗不得復有日月此不云六宗而云天宗與彼別也蔡邕云日為陽宗月為陰宗北辰為星宗也云臘謂田獵所得禽祭者以欲臘祭之時暫出田獵以取禽非仲冬大閱之獵也左傳云唯君用鮮則天子諸侯祭用鮮獸皇氏云仲秋獵得禽獸以為乾豆至臘用之其義非也云五祀門戶中霤竈行者月令合殷禮言之若周則七祀云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者天宗公社門閭先祖五祀等皆祈年大割臘祭之事故云互文也皇氏云天宗尊故云祈社是報功故云大割先祖己之親故臘祭也）勞農以休息之注黨正屬民飲酒正齒位是也音義（勞力報反）疏（注正義曰案黨正職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此亦祭衆神之後勞農休息文正相當故云是此等休息是正齒位案雜記子貢觀蜡云一國之人皆若狂者案鄉飲酒初立賓行禮至禮終說屨升堂而燕行無筭爵然則初時正齒位後則皆狂蜡祭蔡邕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案左傳云虞不臘矣是周亦有臘名矣）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注為仲冬將大閱簡習之亦因營室主武士也凡田之禮唯狩最備夏小正十一月王狩音義（將帥上子匠反下色類反閱音悅狩手又反）疏（注正義曰春秋說云營室主軍士之糧云凡田之禮唯狩最備者解此經孟冬云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言習是未正用也備擬仲冬教戰之事所須故言唯狩最備謂狩禮大也故仲冬教大閱禮儀備）是月也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毋或敢侵削衆庶兆民以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無赦注因盛德在水收其稅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上泄注寅之氣乘之也音義（泄息列反下同）民多流亡注象蟄蟲動疏（正義曰凍閉不密地氣上泄地災也民多流亡人災也）行夏令則國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注巳之氣乘之也立夏巽用事巽為風音義（復扶又反）疏（正義曰國多暴風方冬不寒天災也蟄蟲復出地災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注申之氣乘之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注申陰氣尚微申宿直參伐參伐為兵音義（參所林反下同）疏（正義曰雪霜不時天災也小兵時起土地侵削人災也注正義曰案春秋說云參伐主斬刈示威行伐也）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辟中旦軫中注仲冬者日月會

於星紀而斗建子之辰也音義（辟必亦反又必狄反）疏（正義曰案律歷志云仲冬之初日在斗十二度故云日在斗也三統歷大雪日在斗十二度昏壁五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角三度中冬至日在牛初度昏奎十度中去日八十二度旦亢七度中元嘉歷云大雪日在箕十度昏氐九度中旦軫八度中冬至日在斗十四度昏東壁八度中晝漏四十五刻旦角七度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注黃鐘者律之始也九寸仲冬氣至則黃鐘之律應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疏（注正義曰案元命包黃鐘者始黃注云始萌黃泉中律歷志云黃者中之色君之服鐘種也又云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始種於泉孳萌萬物為六氣元也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者案彼注十一月建子陽氣在中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九德金木水火土穀正德利用厚生作樂宣徧黃鐘象氣伏地物始萌所以徧養六氣九功之德此養之者若施於人之六情正德天德利用地德厚生人德六府者金木水火土穀也）冰益壯地始坼鶡旦不鳴虎始交注皆記時候也鶡旦求旦之鳥也交猶合也音義（壯莊亮反曷本亦作鶡同戶割反鶡旦鳥名）天子居玄堂大廟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注玄堂大廟北堂當大室飭死事注飭軍士戰必有死志疏（正義曰事異前也因殺氣之盛以飭軍士使戰者必有死

志故曰飭死事也）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諸蟄則死民必疾疫又隨以喪命之曰暢月注而猶女也暢猶充也大陰用事尤重閉藏音義（暢勑亮反女音汝大音太）疏（正義曰此不云是月者總是冬月閉藏之事從十月為漸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自命奄尹至淵澤井泉論命奄尹之官謹慎房室命酒正之職以為酒醴命掌祠之官祈祀四海井泉事雖各別同是命告羣官事異於上故總言是月自農有不收藏積聚至罪之不赦論收斂尤急之時務須積聚之事事異於上故云是月自日短至至取竹箭論日至之時須有所為之事事異於收斂積聚故云是月自可以罷官之無事至閉藏論去閒務助時寧靜亦事異於前故言是月云土事毋作慎毋發蓋者於此之時土地之事毋得興作又須謹慎毋得開發掩蓋之物則孟冬云謹蓋藏是也非惟仲冬一月之事故不言是月良為此也為陰氣凝固陽須閉藏若起土功開蓋物發室屋起大衆開泄陽氣故下云諸蟄則死人則疾疫也以固而閉者而汝也命此有司云於此之時以堅固汝閉塞之事勿令開動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者約束有司若其不固汝所閉之事令地氣沮泄謂泄漏地之陽氣是發徹天地之房房是人次舍之處擁蔽於此之時天地亦擁蔽萬物不使宣露與房舍相似令地氣泄漏是開發天地之房也如此則諸蟄則死人必疾疫非但蟄死人疾又隨以喪者國有大喪隨逐其後命之曰暢月者告有司云所以須閉藏以其命此月曰暢月暢充也言名此月為充實之月當使萬物充實不發動故也皇氏云又隨以喪者謂逃亡人為疾疫皆逃亡故云又隨以喪）是月也命奄尹

申宮令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注奄尹主領奄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内宰掌治王之内政宮令譏出入及開閉之屬重閉外内閉也音義（重直龍反注同）省婦事毋得淫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注省婦事所以静陰類也淫謂女功奢偽怪好物也貴戚謂姑姊妹之屬近習天子所親幸者音義（省所景反注同）疏（正義曰命奄尹者尹正也謂命奄官正長申重宮中之政令審察門閭之事謹慎房室之處必重閉者謂門閭房室必外内重閉遠者謂之門閭近者謂之房室皆有外内門戶必重疊閉之此月陰氣既静故減省婦人之事順陰類也婦人所事者務須質素無得過為淫巧其所禁婦人無限貴戚姑姊妹之徒及王親近愛習嬖寵之類無有不禁言禁之無得淫巧也注正義曰此奄尹奄官之尹於周則内宰俱是主領奄官身非奄人故云於周為内宰内宰非奄也云掌治王之内政者皆解經中申宮令也宮令則内政也云譏出入及開閉之屬者解經審門閭謹房室也）

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熾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貸注酒孰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長也於周則為酒人秫稻必齊謂孰成也湛漬也熾炊也火齊腥孰之調也物猶事也差貸謂失誤有善有惡也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詩云十月穫稻

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音義（酋子由反又在由反秫音述麴區六反糵魚列反湛于廉反熾尺志反齊才計反注火齊同監古銜反貸音二又他得反注同長丁丈反穫戶郭反）疏（正義曰大酋者酒官之長於此之時始為春酒先須治擇秫稻故云秫稻必齊齊得成熟又須以時料理麴糵故云必時湛熾必絜者湛漬也熾炊也謂炊漬米麴之時必須清絜水泉必香陶器必良者謂所用水泉必須香美所盛陶器必須良善火齊必得者謂炊米和酒之時用火齊生孰必得中也兼用六物者秫稻一麴糵二湛熾三水泉四陶器五火齊六也物事也謂作酒之人用此六事作酒大酋監督之無使有參差貸變使酒誤其善惡注正義曰酒孰曰酋然則酋者酒孰之名也云於周則為酒人者周禮酒正引此大酋為酒正也此注大酋為酒人不同者以酒正掌作酒法式及酒材之事故引大酋證之其實酒正掌酒之政令及酒出入之事不親監作此大酋監作故為酒人也以酒人監作酒故也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時而為酒者證此十一月令大酋作酒之事以十月穫稻於此月漬米麴至春而為酒者謂春成也非春始釀故毛詩傳云春酒凍醪又鄭注酒正云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是於仲冬季冬已釀也引詩者豳風七月之詩以證穫稻作酒之事）

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淵澤井泉注順其德盛之時祭之也今月令淵為深

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注此收斂尤急之時人有取者不罪所以警懼其主也王居明堂禮曰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繫收牛馬音義（畜許六反詰起吉反）疏（注正義曰引之者證

（若不積聚牧牛馬他人取之不詰俗本作牧定本作收）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道之其有相侵奪者罪之不赦注務收斂野物也大澤曰藪草木之實為蔬食音義（藪素口反道音導）疏（注正義曰案鄭注周禮水鍾曰澤水希曰藪今言大澤曰藪者以有水之處謂之澤旁無水之處謂之藪草木之實為蔬食者爾雅云蔬不熟為饉蔬謂菜蔬以其麄蔬經言蔬食故為草木食也山林蔬食榛栗之屬藪澤蔬食菱芡之屬）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注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萌芽也音義（爭爭鬬之爭注同）君子齊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耆慾安形性事欲靜

以待陰陽之所定注寧安也聲謂樂也易及樂春秋說云冬至人主與羣臣從八能之士作樂五日此言去聲色又相違音義（去起呂反注及下同耆市志反從子用反）疏（注正義曰此易乾鑿度文及樂緯春秋緯其語同也其八能之士已具在仲夏疏文又相違者以夏已違今此復違故言又也）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結麋角解水泉動注又記時候也芸香草也荔挺馬薤也水泉動潤上行音義（芸音云荔力計反挺大頂反麋亡悲反解音蟹薤戶介反上時丈反）疏（正義曰芸始生荔挺出者皇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而蚯蚓結者蔡云結猶屈也蚯蚓在穴屈首下嚮陽氣動則宛而上首故其結而屈也麋角解者說者多家皆無明據熊

（氏云鹿是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解角麋是澤獸故冬至得陽氣而解角今以麋為陰獸情淫而遊澤冬至陰方退故解角從陰退之象鹿是陽獸情淫而遊山夏至得陰而解角從陽退之象既無明據故畧論焉若節氣早則麋角十一月解故夏小正云十一月麋角隕墜是也若節氣晚則十二月麋角解故小正云十二月隕麋角）日短至則伐木取竹箭注此其堅成之極時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無事去器之無用者注謂先時權所建作者也天地閉藏而萬物休可以去之塗闕廷門閭築囹圄此以助天地之閉藏也注順時氣也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注午之氣乘之也氛霧冥冥注霜降之氣散相

亂也音義（氛芳云反）雷乃發聲注震氣動也午屬震疏（正義曰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皆天災也）行秋令則天時雨汁瓜瓠不成注酉之氣乘之也酉宿值昴畢畢好雨雨汁者水雪雜下也子宿值虛危虛危內有瓜瓠音義（雨汁于付反下音執注同瓠戶故反好呼報反）國有大兵注兵亦酉之氣疏（正義曰天時雨汁天災也瓜瓠不成地災也國有大兵人災也注正義曰案天文志瓜瓠四星在危東）行春令則蝗蟲為敗注當蟄者出卯之氣乘之也水泉咸竭注大火為旱民多疥癘注疥癘之病孚甲之象音義（疥音介）疏（正義曰蟲蝗為敗水泉咸

（竭地災也民多疥癘人災也）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婁中旦氐中注季冬者日月會於玄枵而斗建丑之辰也音義（婺無付反婁力侯反氐丁兮反又丁計反枵許驕反）疏（正義曰案律歷志季冬初日在婺女八度三統歷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昏婁十一度中去日八十四度旦氐十二度中大寒日在危初度昏昴二度中去日八十度旦心五度中元嘉歷日在牛三度昏奎十五度中晝漏四十五刻六分旦亢九度中大寒日在女十度昏胃四度中晝漏四十六刻七分旦氐十三度中）其日壬癸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腎注大呂者蕤賓

之所生也三分益一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季冬氣至則大呂之律應周語曰大呂助陽宣物疏（注正義曰案蕤賓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上生大呂三分益一三寸益一寸六寸益二寸故為八寸其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各三分之則為七十八分三分益一更益一箇二十六則一百四故云律長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一百四也引周語大呂助陽宣物者證大呂之義也案律歷志云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聚物）鴈北鄉鵲始巢雉雊雞乳注皆記時候也雊雉鳴也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音義（鄉音向雊古逗反乳如住反）疏（正義曰鴈北鄉有早有晚早者則此月北鄉晚者二月乃北鄉故易說云二月驚蟄候鴈北鄉鵲始巢者此據

晚者若早者十一月始巢故詩緯推度災云復之日鵲始巢是也雉雊雞乳者易通卦驗云雉雊雞乳在立春節與此同以立春在此月也通卦驗又云小寒虎始交豺祭獸此季冬不言者文不具也若節氣晚則季冬虎交若節氣早則在仲冬故仲冬虎始交案月令九月豺祭獸通卦驗季冬豺祭獸者熊氏云再祭也一曰易說誤也無此文）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服玄玉食黍與彘其器閎以奄注玄堂右个北堂東偏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注此難難陰氣也難陰始於此者陰氣右行此月之中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為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旁磔於

四方之門磔攘也出猶作也作土牛者丑為牛牛可牽止也送猶畢也音義（難乃多反下注同磔竹百反為厲于偽反）疏（正義曰此月之時命有司之官大為難祭令難去陰氣言大者以季春唯國家之難仲秋唯天子之難此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旁磔者旁謂四方之門皆披磔其牲以禳除陰氣出土牛以送寒氣者出猶作也此時強陰既盛年歲已終陰若不去凶邪恐來歲更為人害其時月建丑又土能克水持水之陰氣故特作土牛以畢送寒氣也注正義曰此月之中者中猶內也謂此月之內也皇氏以為此月中氣非也云日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者熊氏引石氏星經云司命二星在虛北司祿二星在司命北司危二星在司祿北司中二星在司危北史遷云四司鬼官之長又云墳四星在危東南是危虛有墳墓四司之氣也皇氏以為北方蓋藏故為墳墓北方歲終以司主

（四時故云四司其義皆非也皇氏又云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以此季冬大難為不及民也然皇氏解禮違鄭解義也今鄭注論語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既分明云十二月鄉人難而皇氏解季冬難云不及鄉人不知何意如此云送猶畢者此時寒實未畢而言畢者但意欲全畢耳）征鳥厲疾注殺氣當極也征鳥題肩也齊人謂之擊征或名曰鷹仲春化為鳩音義（題大兮反）疏（正義曰亦命有司辭也征鳥謂鷹隼之屬也謂為征鳥如征厲嚴猛疾捷速也時殺氣盛極故鷹隼之屬取鳥捷疾嚴猛也蔡云太陰殺氣將盡故猛疾與時競也注正義曰案釋鳥云鷹鶆鳩樊光云鶆鳩鷞鳩月令云鷹化為鳩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郭景純云鶆當為鷞即鷞鳩也此征鳥者則鷞鳩之謂也）

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注四時之功成於冬孟月祭其宗至此可以祭其佐也帝之大臣句芒之屬天之神祇司中司命風師雨師音義（祇音祈）疏（注正義曰案上孟冬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臘先祖五祀是謂蜡祭則百神皆祭則一變而致羽物山林之祇再變而致鱗物川澤之祇是蜡祭並祭山川也是嶽瀆及衆山川也孟冬不見者文不具孟冬祭嶽瀆因及衆山川至此又更祭衆山川山川少於嶽瀆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前孟冬是祭先嗇神農并祭五帝但孟冬其文不具則五帝為宗大臣句芒等為佐是孟月祭其宗此月祭其佐也孟冬祭司中等是孟月祭宗此月祭佐則天神人鬼山川等皆有宗有佐也故鄭先云孟月祭宗至此祭佐後解帝之大臣天神地祇若然山川卑於帝之大臣故在先言以為尊卑之序無義例也熊氏云孟冬祭宗至此祭佐

唯天恐非也）

是月也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注天子必親往視漁明漁非常事重之也此時魚潔美疏（注正義曰案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不云天子親往今此天子親往特云嘗魚故云明漁非常事重之也以四時薦新是其常事魚則非常祭之物故云重之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注腹厚也此月日在北陸冰堅厚之時也北陸謂虛也今月令無堅音義（腹本又作複又方服反）疏（正義曰言此月冰既方盛於時極寒冰實至盛而云方盛者此謂月半以前小寒之節冰猶未盛故云方也至於月半以後大寒乃盛冰澤腹堅者腹厚也謂水浸潤澤厚實堅固冰既堅固故命取冰注正義曰腹者形體腹長故為厚也云此月日在北陸者當此月之時日在玄枵之次其星當女虛危也陸道也言女虛危是北方七宿之道故釋天云北陸虛也舉中央星以言之）

冰以入令告民出五種注冰既入而令田官告民出五種明大寒氣過農事將起也音義（種章勇反注同）

命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注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音義（鎡音茲錤音基）疏（正義曰冰以藏入之後大寒已過暖氣方来故令此典農之官出五種之物以擬種之注正義曰耒者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嚮前曲接耜者頭而著耜耜金鐵為之故云耜者耒之金云田器鎡錤之屬者何胤云鎡今之鋤類孟子云齊人曰雖有鎡錤不如待時云之屬者以田器非一也）

命樂師

大合吹而罷注歲將終與族人大飲作樂於大寢以綴恩也言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也凡用樂必有禮用禮則有不用樂者王居明堂禮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音義（合古荅反吹昌睡反罷如字又音皮復扶又反子說音悅人樂音洛）疏正義曰於此歲終必與族人燕飲樂師之官大合諸樂管籥之吹以綴恩慈之心而遂休罷至来年季冬乃更為之注正義曰與族人大飲者以王居明堂禮云季冬命國為酒以合三族故知與族人飲也云作樂於大寢者以其命樂師合吹故知作樂也大寢別路寢也與宗人圖事之處既飲族人故知於大寢云以綴恩者綴謂連綴恩謂恩親大傳云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

殊云罷者此用禮樂於族人最盛後年若時乃復然者謂後年季冬乃復如此作樂以一年頓停故云罷云凡用樂必有禮而用禮則有不用樂者以大合吹必當有禮與族人燕飲今唯云命樂師作樂故云用樂必有禮而食嘗無樂故云禮有不用樂也引明堂禮以合三族者三族父子及身則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也君子說謂卿大夫士小人樂謂凡庶也

乃命四監收秩薪柴以共郊廟及百祀之薪燎注四監主山林川澤之官也大者可析謂之薪小者合束謂之柴薪施炊爨柴以給燎春秋傳曰其父析薪令月令無及百祀之薪燎音義（共音恭下文以共皆同燎力召反析思歷反下同爨七亂反）疏注正義曰以新柴出於山林川澤故四監為山林川澤之官也

新施炊爨柴以給燎者以新柴並文故知各有所用上云新柴下云新燎故知柴以給燎引春秋傳曰其父析新者此昭七年左傳辭也其父析新其子弗克負荷引之者證新是麄大可析之物云令月令無及百祀之新燎者謂無此句之文也

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注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匝於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音義（幾音祈又音機處昌慮反）疏正義曰日窮于次者謂去年季冬日次於玄枵從此以来每月移次他辰至此月窮盡還次玄枵故云日窮于次月窮于紀者紀猶會也去年季冬月與日相會於玄枵自此以来月與日相會在於他辰至此月窮盡還復會於玄枵故云月窮于紀星回于天者謂二十八宿隨天而行每日雖周天一匝早晚不同至於此月復其故處與去年季冬早晚相似故云星回

于天數將幾終者幾近也以去年季冬至今年季冬三百五十四日未滿三百六十五日未得正終唯近於終故云數將幾終

歲且更始專而農民毋有所使注而猶女也言專一女農民之心令之豫有志於耕稼之事不可傜役傜役之則志散失業也音義（女音汝令力呈反）疏正義曰此脩月令之人為國家戒令之法此月既終歲且更始而女也言在上專一女農之事無得興起造作有所使役也此是制禮者總為約戒之辭此月令之內不云乃命其官之屬者皆是禮家總禁也他皆倣此

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来歲之宜注飭國典者和六典之法也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今用此

月則所因於夏殷也音義（縣音玄）疏（注正義曰經云共飭國典調和飭正之故云和六典之法六典者則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是也云周禮以正月為之建寅而縣之者案大宰職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小宰云正歲而觀治象之法是也云令用此月則所因於夏殷者不用周法故知因於夏殷以王者損益不出三代故也）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注此所與諸侯共者也列國有大小也賦之犧牲大者出多小者出少饗獻也疏（正義曰此至之饗皆命大史也列次也來歲方祭祀祭祀須犧牲犧牲出諸侯之國國有大小故命大史書列之以共賦也諸侯同王南面專王之土故命之出牲以與王共事天地也既漫言諸侯則異姓同姓俱然也賦之犧牲者賦稅出也次之隨國大小而出之也以共皇天者賦牲所共也皇天大皇大帝也上帝者靈威仰五帝也社稷者王之社稷也諸侯乃自有社稷而始封亦割王社土與之故賦牲共王社稷也享獻也出牲以共獻於上帝諸神也）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注此所以與同姓共也芻豢猶犧牲疏（正義曰芻豢猶犧牲也皇天社稷與天下共之故通賦天下國家也寢廟先王與同姓國共之故別又命同姓國共之也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是犬豕也天地不用犬豕社稷大牢乃有豕而不用犬故沒其芻豢而徒云天地犧牲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命宰歷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數而賦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注此所與卿大夫庶民共者也歷猶次也卿大夫采

地亦有大小其非采地以其邑之民多少賦之疏（正義曰宰小宰也歷亦次也卿大夫謂畿內有采地者歲終又命小宰列次畿內之地大小并至於庶民受田準士田多少之數賦之犧牲以共山林名川之祀不云士者上舉卿大夫下舉庶民則士在其中省文耳注云此所與卿大夫庶人共之則各賦稅之卿大夫出其采地賦稅無采地出其邑之賦稅庶人無邑出其賦稅以與邑宰邑宰以共上是庶人亦出賦也故下云凡在天下九州之人無不咸獻其力是也）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注民非神之福不生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疏（注正義曰雖有其邦國采地此賦要由民出者有邦國謂諸侯有采地謂卿大夫賦稅所采皆由民出必由民者以經中云天下九州之民不云諸侯卿大夫獨云民故鄭云此也）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妖注戌之氣乘之也九月初尚有白露月中乃為霜丑為鼈蟹四鄙入保注畏兵辟寒象音義（辟毗異反）疏（正義曰白露早降天災介蟲為妖地災四鄙入保人災注正義曰案陰陽式法丑為鼈蟹季冬建丑而行秋令丑氣失故云介蟲為妖）行春令則胎夭多傷注辰之氣乘之也夭少長也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胎夭多傷者生氣早至不充其性音義（胎吐來反夭烏老反注同少長上詩召反下丁丈反句古侯反）國多固疾注生不充性

有久疾也命之曰逆注衆害莫大於此疏（正義曰胎夭多傷國多固疾命之曰逆皆人災也注正義曰云此月物甫萌牙季春乃句者畢出萌者盡達者甫始也此十二月萌者始牙至三月乃出達地上也云胎夭多傷者生氣蚤至不充其性者三月之氣在十二月內至故胎萌而暴長出既性不得充滿所以多傷也注正義曰以胎夭既傷國多固疾衆種之害莫大於此故經云命之曰逆命猶名也言名此曰特逆之事謂惡之甚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氷凍消釋注未之氣乘之也季夏大雨時行音義（消釋如字一本作液音亦）疏（正義曰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天災也氷凍消釋地災也）

禮記注疏卷十七

禮記注疏卷十七考證

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疏必用丁者取其丁壯成就云云○臣召南按仲春上丁釋奠無疏據此文則亦取學者道藝成就之義也

合諸侯制音義絕句○陳澔集說從王氏說以合諸侯制百縣為句

天子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注疏後鄭又注云步卒之五兵則無夷矛而有弓矢○臣召南按司兵注先引司農所云戈殳戟酋矛夷矛謂是車之五兵也此文脫此一句文義未顯

其祀行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壤厚二寸廣五尺○臣召南按壤字當作壇屬上句讀周禮大馭賈疏引此注作為軷壇是也又本節疏可證各本因壇壤字形相近而誤耳

固封疆注今月令疆或為壐○臣召南按蔡邕獨斷作固封壐蔡所據月令本卽鄭所謂今月令也

是月也大飲烝注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舊本訛天子與其諸侯羣臣今據疏移正

又注羣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羣國當作郡國

臘先祖五祀疏此等之祭總謂之蜡云云○臣召南按祭蜡與息民似同而異息民亦可謂之蜡禮運之仲尼與於蜡賓雜記之子貢觀蜡是也蜡在前息民在後郊特牲之言蜡以皮弁素服而祭言息民以黃衣黃冠而祭是也詩檜風疏足與此疏相發明又下文勞民以休息之應與臘先祖五祀句相連正言息民也疏特以鄭注間隔遂另分為節耳

去聲色注聲謂樂也云云○按注之失與仲夏注同

出土牛以送寒氣疏持水之陰氣○持字疑當作勝

禮記注疏卷十七考證

謹按卷十六第二頁後二行疏蟲名蠹也刊本監本毛本名訛鳴據宋本改

第四頁後四行注亦修雩禮以求雨刊本雨訛而今改

第十三頁後八行疏自命婦官至等級之度諸本級訛給據宋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五行疏南北七筵刊本七筵訛九步據考工記改

後六行疏以夏之世室諸本之世訛月太據宋本改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注王居明堂刊本居訛君今改

卷十七第八頁前一行疏百官卿大夫也刊本卿訛鄉今改

第十一頁前八行注日之行冬北從黑道諸本冬訛東據宋本改

第十五頁後一行疏勞農講武諸本勞訛祭今改

第十七頁後八行疏每云牡飛及牝亾刋本牡訛牝據漢書改

第十八頁前六行疏列侯墳髙四丈刋本丈訛尺據宋本改

第十九頁前七行注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烝謂有牲體為俎也刋本郡訛羣烝訛燕並據宋本改

第二十三頁後二行疏作樂宣徧刋本宣訛宜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謄錄舉人臣羅步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十（八九）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十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曾子問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注變於朝夕哭位也攝主上卿代君聽國政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注將有事宜清靜也裨冕者接神則祭服也諸侯

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士服爵弁服大祝裨冕則大夫音義（大祝音泰下文注大祝大宰大宗大廟大史皆同此音祝之六反說文云祝祭主贊詞者裨婢支反毋音無本亦作無絺知里反本又作希徐張履反）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注聲噫歆警神也某夫人之氏也音義（祝之六反下同徐之又反三息暫反又如字下聲三及三者三皆放此噫於其反歆許金反警居領反）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注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注衆主人君之親也房中婦人盡一哀反位遂朝奠注（反朝夕哭位）小宰升舉幣注

所主也舉而下埋之階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薨而世子生告殯之事各隨文解之君薨而世子生者案聘禮云子即位不哭公羊云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此既君薨仍稱世子者以其別於庶子又用世子之禮告殯故雖君薨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案左傳桓六年子同生賈杜注云不稱大子者書始生此亦始生而稱世子者彼為父在始生未命故直云子此是君薨初生則舉以世子之禮故云世子也熊氏云下稱奠幣于殯東則此告世子生謂既殯以後若未殯之前則世子生亦不告凡天子諸侯稱世子春秋經稱王世子曹世子是也卿大夫以下謂之適子喪服云大夫之適子是也若在喪諸侯之子亦稱適子檀弓云君之適長殤是也天子諸侯亦謂之大子則王制云王大子及檀弓云大子申生是也冡子則上下通名故內則云其非冡子則皆降一等注則言天子以下至庶人是其通名也其春秋三傳世子之例煩而不

要今所不用也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者此論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也攝主上卿代國政者卿大夫士等皆衣衰服北面文不言者以下文云大祝裨冕明卿大夫士等不裨冕也大祝以大夫為之祝主接神故服裨冕裨冕祭服也以將告神故執束帛執持也束帛十端也端則二丈鬼神質故用偶數也鬼神以丈八尺為端鬼神之道陰陽不測故用陰陽之數求之一丈象陽八尺法陰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也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大遠堂上告則大近殯故升階盡等級即不升堂將有告事宜靜故命毋哭聲謂噫歆之聲三所出警神也言若夫人某氏之子生以告殯之辭也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者謂告殯竟執束帛者升堂奠置所執之幣于殯東几筵上畢遂哭哭竟而降階也注正義曰案喪大記云君之喪既正尸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又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即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

南南上賓繼之北上若其門內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朝夕內外哭位皆在東方也今乃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故云變於朝夕哭位也必於西階南者以將告殯近殯位故也若君喪大斂喪大記云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者彼斂故升堂非朝夕哭位此為告世子生故在堂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案覲禮侯氏裨冕鄭注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又注云衮衣者裨之上者則裨唯據衣也言服裨衣而著冕故云裨冕言裨者取其續纘云諸侯之卿大夫所服裨冕絺冕也玄冕也者此言五等諸侯孤卿大夫唯絺冕而下以上諸侯薨兼五等故總解其臣服此卿兼公孤卿也若孤卿則絺冕若三命再命卿大夫服玄冕故周禮司服云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又大宗伯云再命受服鄭注云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於子

男為卿卿大夫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也是孤則絺冕卿與大夫皆玄冕周禮謂三孤六卿為九卿總云謂卿四命是卿名通於孤也云士服爵弁服者以天子大祝是大夫諸侯則無文若是士則爵弁今經云大祝裨冕故云則大夫聲噫歆警神也者直云祝聲不知作何聲案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案既諶禮圖云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皇氏云周禮天子下室喪奠有素几不云殯宮有几而諸侯雖無文當與天子同而大夫士葬前下室竝無几降於人君也竝葬後殯宮皆有几人君未葬前而於下室有素几其殯宮無几今世子生既告權移下室之几於殯東告於繼體異常日庾氏云未虞施几筵常於下室然殯宮几筵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筵於殯宮東者特異其事以為世子之生故鄭云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

今案既夕禮燕養饋羞如他日則下室所供之物如平常皆用吉物即今之告靈不得有素几又司几筵云凡喪事右素几注云喪事謂凡奠也又云凶事仍几注云凶事謂凡奠几朝夕相因喪禮畧以此推之即素几是殯宮朝夕設奠之几不在下室而庾皇等以為素几設於下室未審何以知之其義非也熊氏以為天子諸侯在殯宮則有几筵大夫士大歛有席虞始有几然殯宮几筵為朝夕之奠常在不去今更特設几於殯東當明世子是繼體之貴故於常几筵之外別特設之考三家之說熊以為是皇庾以為非衆主人者案喪大記云君将大歛父兄堂下北面父兄即君之親又云外宗房中南面故云房中婦人案士喪禮每日之旦於朝夕哭位先哭而後行朝奠朝奠了又哭今因西階前哭畢反此朝夕哭位於位不更哭即行朝奠禮謂一時兼哭兩事故云遂朝奠案士喪禮尋常朝奠皆先哭後奠皇氏云尋常先奠後哭此謂告世子生故先哭後奠其義非也所主小宰舉幣幣是小宰所主故云所主也故周禮小宰職云凡祭祀贊王幣爵之事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是也必知埋之階間者下文云師行主命反必告設奠卒歛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故知此幣亦埋之階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注三日負子日也初告生時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注宰宗人詔贊君事者音義（少升召反下少喪并注同奉方勇反下注奉者同衰七雷反下同從才用反下同）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注奉子者拜哭音義（見賢遍反下而見伯父廟見旅見同）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注踊襲衰杖成子禮也奠出注亦謂朝奠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于五祀山川注因負子名之喪於禮畧也音義（徧音遍下同）疏

正義曰此一節論世子生已三日名之以名見於殯之禮各依文解之三日之朝自衆主人以下悉到西階下列位如初日子生之儀也以子自為主故不云從攝主也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者大宰是主教令之官大宗是主宗廟之官初不裨冕今得裨冕者以為奉子接神故服祭服此大宰大宗等亦從子升堂故下文云祝宰宗人降東反位既言降明其時當在堂此節不云升堂者文不具耳少師奉子以衰者少師主養子之官又奉子故與子皆著衰也皇氏及王肅云謂以衰衣而奉之崔氏云諸侯五日而殯殯而成服此三日而衰者喪已在殯異於未殯也祝先子從者祝主接神故先進也少師奉子次從祝也宰宗人從者大宰大宗為詔告贊君事故次從在後也入門哭者止者入門是入殯宮門也衆主人及諸臣竝已先列位而哭今祝宰宗三人將子入門見故命門内在位者止哭也前告是初生日哀甚故祝升階乃命止哭今三日哀已微殺故子入門而哭則止也子升自西階者謂世子不忍從先君之階升故由西階升於時大宰大宗及祝亦升不言從者以子為主故畧而不言也殯前北面者殯以東為前謂當殯之東稍南北面也祝立于殯東南隅者祝在子之西而北面當殯之東南故云殯東南隅也其宰及宗人皇氏云以次立於子之東皆北面若其須詔相之時或就子前而西面也祝聲三者亦謂謦神也前告生哀甚故盡階不升堂此見子須近殯故進立於殯東南隅既謦神之

（後祝乃告曰夫人某氏之子某從執事宰宗人等敢見告訖奉子之人拜而稽顙乃哭不踊者未即位故也皇氏云於時未立子名不得云某氏之子某從執事下有某字者誤也今案定本及諸本皆有某字子升堂之時大宰即位立名告殯云某之子某祝宰宗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此等以子稽顙哭故亦哭祝宰宗人在堂上北面哭衆主人卿大夫士俱在西階下北面哭為踊每踊三度為一節如此者三故云三者三降東反位者堂上皆降反東在下者皆東反朝夕哭位降者謂降自西階也皆袒者以初堂上堂下之哭非正位故不袒今反朝夕哭位故皆袒子踊房中亦踊者以上文子不踊房中亦不踊至此乃踊故云子踊房中亦踊明祝宰宗人衆主人及卿大夫士反位亦皆踊也當子踊之時亦袒也故下注云踊襲衰杖成子禮也既云襲明初時袒也皇氏云子踊不袒若然子初不袒何得後有襲乎皇氏説非也注正義曰案内則云國君世子生告于君三日卜士負之此亦生則告君三日負之但告時直負之而已子未見君至三月為名之時則始見之也今既在喪禮畧於負子之時即見也此不用束帛者初告生已用今既禮殺故不用也云初告生時者以經云如初恐初是朝夕哭位故以初為告生時也必知告生時者以告生時北面於西階南此亦云北面故知是告生時也上云大宰大宗此直云宰宗人者皇氏云宰則大宰宗人則大宗也此祝先子從者同吉祭之禮故特牲少牢皆祝前主人後若凶祭則主人前祝在主人後士虞禮是也今此亦凶祭而祝在先者以其告神故也亦謂朝奠者恐是見子故為奠祭故云亦謂朝奠以告生之時遂朝奠故云亦謂朝奠知非特奠者在殯無特告奠之法故也案内則及左傳桓六年皆三月乃名之今此因負子三日即名之以喪事促遽於禮簡畧不暇待三月也上見殯之時既以名告故云某之子某鄭於此乃解名者以經有名文而遂解之非謂告山川之時始作名也若依皇氏以見殯後乃作名故鄭於此解之）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注告生也音義（禰本又作祢乃禮反）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疏（正義曰此一節因前論君未葬而世子生今更問已葬後世子生之禮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者禰父殯宮之主也既葬訖殯無尸柩唯有主在故告於主漸神事之故也同廟主之名故曰禰也然直云三人告禰不云攝主者葬時攝主已弁經葛以交神明葬竟又服受服喪之大事便畢攝主亦無復有此事故子生則攝主不復與羣臣列位西階下故自還依大宰之禮與大宰大宗從大祝裨冕而告殯宮中主也不云裨冕者未葬尚裨冕葬後不言自顯也不云束帛者凡告必制幣從之可知也不言盡階不升者三人例是升者非不升也不言某之子生敢告者亦自可知也三月乃名于禰者葬後神事之故依平常之禮三日不見也三月乃見因見乃名故云乃名于禰也從見之人與告生不異故不重言也雖三日不見其成服衰經自依常禮也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者名於禰既畢宰亦命祝史徧告也不言宰命祝史從可知也又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王肅云前三日名之君未葬當稱子某故三日因名之此經既葬稱子不稱名故三月乃名也鄭云君薨世子生喪在殯告五祀山川耳五祀殯宮之五祀山川國鎮之重不可不告故越社稷告之既葬而世子生三月而名葬後三月於禮已祔廟故告可及廟廟與社稷相連不得不告社稷）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注皆奠幣以告

之互文也冕而出視朝注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裨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音義（朝直遥反注及下同為于偽反下為事同衮古本反鷩必列反毳昌銳反）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注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命者勑之以其職道而出注祖道也聘禮曰出祖釋軷祭酒脯也音義（軷歩末反）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注既告不敢久留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注牲當為制字之誤也制幣一丈八尺音義（牲幣依注牲音制）諸侯相見必告于禰注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朝服而出視朝注朝服為事故也命祝史告于五廟所過山川注山川所不過則不告貶於適天子也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于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注反必親告祖禰同出入禮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覲天子將出之禮不云曾子問直云孔子曰者以此與上事連文上既云以名徧告社稷宗廟因論出朝告祖禰之事此乃因上起文也此篇之内時有如此故下曾子問云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又云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與此相類云告于祖亦告于禰也言奠于禰亦奠于祖也冕而出視朝者裨冕謂裨衣而冕裨衣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視朝諂聽事也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者前命祝史告山川而諸侯猶待告徧乃行也以五日為期若近者乃可就彼告若遠者則當望告故以五日為限也所以爾者為先已告廟載遷主若久留不去則為非禮故云過是非禮也曲禮云凡為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也注正義曰聽國事解經視朝之事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諸侯視朝當用玄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裨冕之服者案覲禮侯氏裨冕天子受之於廟故鄭云諸侯朝天子必裨冕為將廟受也言天子於廟受已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已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案上文云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此又命祝史告于宗廟山川是臨行一告宗廟則知後再告故云臨行又徧告宗廟孝敬之心也言徧告宗廟則五廟皆告也前云告于祖者亦祖禰皆告也案大宰云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傅其伍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經云五官故云五大夫以屬官大夫其數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不云命卿者或從君出行或雖在國留守總掌羣吏如三公然不專主一事且尊之既命五大夫則卿亦命之可知故不顯言命卿也命者謂戒勑以所掌之事也經言道而出明諸侯將行為祖祭道神而後出行引聘禮者證祖道之義案聘禮記云出祖釋軷祭酒脯彼注云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車騎釋酒脯之奠於軷為行始也春秋傳曰軷涉山川然則軷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為難是以委土為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為軷祭酒脯祈告也禮畢然後乗車轢之而遂行其有牲犬羊可也此城外之軷祭也其五祀行神則在宫内故鄭注聘禮云行謂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也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又鄭注月令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周禮注云以菩

芻棘柏為神主此鄭釋為軷祭之義此軷亦有尸故詩生民云取羝以軷注燔烈其肉為尸羞是也其牲天子軷用犬故犬人云伏瘞亦如之注云伏謂伏犬於軷上諸侯用羊詩云取羝以軷謂諸侯也卿大夫以酒脯既行祭軷竟御者以酒祭車軾前及車左右轂末故周禮大馭云及犯軷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軷遂驅之又云及祭酌僕僕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軓乃飲軹即轂末軓謂車軾前是也其祭宮内行神之軷及城外祖祭之軷其制不殊崔氏云宮内之軷祭古之行神城外之軷祭山川與道路之神義或然也壇名山其神曰纍皇氏熊氏以此為諸侯禮不應用牲故牲當為制其天子則當用牲故熊氏云鄭注周禮大祝職引此文云告用牲幣不破牲字是天子用牲幣也必知天子用牲者校人云王所過山川則飾黃駒是用牲也必知諸侯不用牲者約下文云幣帛皮圭以告故知不用牲也或天子諸侯出入有告有祭故告用制幣一丈八尺其卿大夫唯入祭而已故聘禮既使而反祭用牲也道近或可以不親告祖者以直云告于禰是據其道近故云或可以不親告祖知諸侯不直告禰者下文云反必親告于祖禰明出時亦告祖禰為道近唯告禰耳朝服為事故者或會或弔之事諸侯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著冕服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唯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為事故也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必知朝服皮弁服者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也庾蔚云鄭當謂出入所告禮不容殊而諸侯相見出不云告祖者或道近變其常禮耳故反必親告祖禰以明出入之告其禮不殊也

曾子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注竝謂父母若親

同者同月死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注不奠務於當葬者行葬不哀次注不哀次輕於在殯者反葬奠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注殯當為賓聲之誤也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音義（殯音賓出注）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竝有喪葬之事各隨文解之既父喪在殯先葬母之時自從啓母殯之後及至葬柩欲出之前唯設母之啓殯之奠朝廟之奠及祖奠遣奠而已不於殯宮為父設奠故云自啓及葬不奠謂不奠父也不奠者不朝夕更改新奠仍有舊奠存也行葬不哀次者次謂大門外之右平生待賓之處葬柩車出門至此孝子悲哀柩車暫停今為父喪在殯故行葬母之時出門孝子不得為母伸哀於所次之處遂行而去所以然者若此悲哀恐輕於在殯也反葬奠者謂葬母還反于父殯宮而設奠也而后辭於殯遂脩葬事者辭猶告也謂奠父之後孝子告語於賓以明日啓父殯期節既告賓賓出之後遂脩營葬父之事所以葬則先輕奠則先重者皇氏云葬是奪情故從輕者為首奠是奉養故令重者居先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者以虞是奠之類故亦先重後輕以禮結之故云禮也案崇精問曰葬母亦朝廟否其虞父與母同日異日乎焦氏答曰婦未廟見不朝廟耳内豎職云王后之喪朝廟則為之蹕也是母喪亦朝廟明也虞當異日也注正義曰竝謂父母也親同者祖父母及世叔兄弟云同月死不云同日者畧可知也不奠謂不奠父及餘喪也重喪所以不奠者若營奠父事恐葬事遲晚務欲輕喪在先當葬者使其速畢故也知此不奠不據先葬者葬是喪之大事永離宮室不可以不奠也不哀次輕於

（在殯者解經不哀次之義以父喪在殯為重今為母至次處而哀為輕於在殯者今為在殯者所壓不敢為母伸哀故云不哀次輕於在殯者上注云若親同者則除父母之外餘喪其重喪在殯皆為輕喪不哀次殯當為賓者此經辭於殯知非告殯以將葬而云殯當為賓為告賓者案既夕禮云主人請啟期告于賓之後即陳喪事設盥陳鼎饌夷牀之屬下乃云祝聲三是告殯之事今先云辭於殯乃云遂脩葬事故云殯當為賓謂詔告賓也與既夕禮同）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注族人之婦不可無統

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立後之事凡無問而稱孔子曰者皆記者失問也亦此卷之通例矣宗子大宗子也凡人年六十無妻者不復娶以陽道絕故也而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昭穆事重不可廢闕故雖年七十亦猶娶也故云無無主婦言必須有也然此謂無子孫及有子而年幼小者若有子孫則傳家事於子孫故曲禮七十老而傳是也）

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注冠者賓及贊者音義（冠古亂反下及注皆同）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注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音義（饌仕戀反埽悉報反）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注廢吉禮而因

喪冠俱成人之服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注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音義（醮子妙反酌而無獻酬曰醮）

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注饗謂禮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冠子逢喪之事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者曾子問將欲冠子冠者謂賓及贊者至主人之門而與主人揖讓而入主人忽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荅之云若是大門之內喪則廢以加冠在廟廟則在大門之內吉凶不可同處故云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者外喪謂大門外之喪喪在他處猶可以加冠也但平常吉時三加之後設醴以禮冠者之身今既有喪故直三加而已不醴之徹饌而埽者以初欲迎賓之時未知有喪醴及饌具既已陳設今忽聞喪故徹去醴與饌具又埽除冠之舊位令使清絜更新乃即位而哭如賓及贊者未至則廢而不冠也既荅曾子之問遂言未及期日有喪之禮故云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孔子言冠日尚遠不可以吉加冠故廢其吉禮則因著喪之成服而加喪冠也除喪不改冠乎者曾子既得夫子引類以荅之仍疑而發問云此人因喪服而冠除喪之後不更改易而行吉冠之禮乎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者此一經孔子引類荅曾子除喪不合改冠之事所以然者謂諸侯幼弱未冠總角從事至當冠之年因朝天子天子而賜諸侯大夫或弁或冕之服於天子大廟之中榮君之賜歸設奠祭於己宗）

（廟此時身服所賜之服更不改冠也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者斯此也於此之時唯有冠之醮法行醮以相燕飲無有冠之醴法謂不用醴以禮受服者之身所以然者凡改冠則當用醴今既受服於天子不可歸還更改為初冠禮法然則既因喪而冠不可除喪更改為吉冠也孔子既荅其問又釋父没加冠之禮故云父没而冠則加喪冠已冠之後埽地而祭於禰廟已祭之而見伯父叔父見伯叔之後乃饗冠者注正義曰內喪同門者皇氏云謂同大門之內云不醴不醴子也者案士冠禮醴子之後始醴賓恐此經云不醴是不醴賓故云不醴子也必知不醴子者以經云冠者未至則廢廢謂子身冠廢明不醴是不醴子也云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者以下文云未及期日因喪服而冠是也熊氏以即位而哭謂在冠家即位以文承徹饌而埽之下皇氏以為即喪家之位非也吉冠是吉時成人之服喪冠是喪時成人之服今既有凶廢吉禮而因喪冠故云俱成人之

服也案士冠禮云若不醴則醮用酒是酌酒為醮謂之醮者鄭注云酌而無酬酢曰醮皇氏云醴亦無酬酢而云酒無酬酢者以酒有酬酢為常禮故無酬酢乃謂之為醮云冠禮醴重而醮輕者案士冠禮適子三加於阼乃醴於客位醴是古之酒故為重士冠禮又云若庶子則冠於房外南面遂醮焉醮既用酒酒是後代之法故為輕也案士冠禮若不醴則醮用酒注云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如鄭此言則行周禮者適子用醴庶子用醮若用先王舊俗者雖適子與庶子可同用醮先王是夏殷也雖在周前可同用也醮之所以異於醴者醴則三加之後總一醴之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也云酌用酒尊賜也者謂諸侯大夫既受賜服而歸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榮上之賜不酬酢也云不醴明不為改冠者受賜服而來若其改而更冠應從適子之尊冠必酌醴以醴之今既不醴明不改冠也皇氏云謂諸侯及大夫幼弱未冠總角從事）

（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還不改冠也義或然也案士冠禮醴賓以壹獻之禮此云饗冠者前注云冠者賓及贊者此即是饗賓及贊者此父沒而冠案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則冠身自迎賓皇氏云冠者諸父迎賓非禮也）

曾子問曰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彌吉）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注（孝公隱公之祖父）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喪祭簡畧之事練小祥祭也

旅謂旅酬故奠無尸虞不致爵至小祥彌吉但得致爵於賓而不得行旅酬之事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無算爵之事也此皆謂喪事簡畧於禮未備故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者練祭但得致爵於賓賓不合舉此爵而行旅酬今昭公行之故曰非禮也大祥彌吉得行旅酬今孝公不然亦曰非禮注正義曰案士虞禮云男男尸女女尸檀弓云虞而立尸是虞時始立尸故云奠無尸奠所以無尸者奠是未葬之前形體尚在未忍立尸異於生故未立尸虞是既葬之後形體已去鬼神事之故立尸以象神也又案特牲云祝延尸於奥尸即席坐主人拜妥尸尸荅拜尸左執觶右取菹㨎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祭鉶乃食九飯主人洗角升酌酳尸尸卒爵祝酌授尸尸以酢主人主人卒爵延祝南面主人酌獻祝祝受卒爵主人酌獻佐食佐食受卒爵此是主人之獻也特牲又云主婦洗爵獻尸尸卒爵尸酢主婦主婦卒爵

（主婦酌獻祝祝卒爵酌獻佐食佐食卒爵此是主婦之獻也賓三獻獻于尸尸三爵止注云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云虞不致爵者案士虞禮賓三獻尸尸卒爵禮畢無致爵以下之事所謂虞不致爵也案特牲又云尸止爵之後席于戶內主婦洗爵酌致爵於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人卒爵拜主婦荅拜受爵酌酢左執爵拜主人荅拜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荅拜主婦卒爵拜主人荅拜主人更爵酢卒爵拜主婦荅拜所謂致爵也三獻之賓作尸所止爵尸飲卒爵酢賓賓飲卒爵獻祝及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畢主人降阼階升酌西階上獻賓及衆賓訖主人洗觶于西階前北面酬賓酬賓訖主人洗爵于阼階上獻長兄弟及衆兄弟及內兄弟于房中獻畢賓乃坐取主人所酬之觶於阼階前酬長兄弟長兄弟受觶於西階前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也云小祥不旅酢者賓不舉主人所酬之觶不行旅酬之事所謂小祥不旅酬謂奠酬於主人主人酬於賓賓不舉也旅酬之後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觶各於其長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所謂無筭爵也云大祥無無筭爵彌吉者大祥乃得行旅酬而不得行此無筭爵之事故云大祥無無筭爵以其漸漸備禮故云彌吉仍未純吉也孝公隱公之祖父者案世本孝公生惠公弗皇弗皇生隱公是隱公之祖父也）

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注饋奠在殯時也音義（與音預下至說衰與奠皆同）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為乎注怪以重服而為人執事音義（為于偽反注為人其所為服為君為其皆同）孔子曰

非此之謂也注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注為君服者皆斬衰唯主人不奠大夫齊衰者奠注服斬衰者不奠辟正君也齊衰者其兄弟音義（辟音避下同）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注服齊衰者不奠辟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音義（士則朋友一本作士則朋友奠）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注祭謂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注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注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為死者服還得為死者饋奠之事曾子之意云已有大功之喪可以與於他人饋奠之事乎孔子不解曾子問旨謂言曾子所問已有大功之喪得為大功者饋奠與否故荅云豈大功乎言已有大功豈但為大功者饋奠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言身有斬衰所為者斬衰身有齊衰所為者齊衰皆可與於饋奠故云禮也孔子所論據所服者言之曾子又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為他人故更問云若為他人不以輕已喪服而重他人相為饋

（莫乎孔子乃荅云我之所言據所為服者饋奠非此為他人之謂也故注云非謂為人謂於其所為服也以下乃論所為饋奠之事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之喪齊衰者奠士則朋友奠若朋友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小功緦麻者奠若其不足則反之謂奠大執事衆其人不足則反取前人執事者充之曾子至於人者此一節論身有喪服不得助他人祭事緦不祭又何助於人者言身有緦服尚不得自祭已家宗廟何得助於他人祭乎而熊氏云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為父母虞祔卒哭祭此謂同宮緦則士為妾有子及大夫為貴妾是同宮緦者若大夫士有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同宮則亦不祭若異宮則殯後得祭故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若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虞祔亦然天子諸侯臣妾死於宮中雖無服亦不得為父母虞祔卒哭祭也天子諸侯適子死斬衰既練乃祭天子諸侯為適孫適婦則既殯乃祭以異宮故也注正義曰饋奠在殯時者以其稱奠又下云天子諸侯之喪祭也喪祭謂虞卒哭故知此饋奠謂在殯時也知主人不奠者案士喪禮主人不親奠又此文云士則朋友奠故知主人不親奠也主人必不親奠者以主人悲號思慕不暇執事故也大夫之喪子服斬衰者不親奠此服斬衰謂大夫家臣雖服斬衰不得饋奠辟天子諸侯之正君云齊衰者其兄弟者以大夫之喪子及屬臣皆服斬衰今服齊衰唯兄弟耳故云其兄弟也殷奠謂月朔之奠以其有牲牢黍稷用人多也殷盛也以月朔之奠盛於常奠非半月之殷奠也以士月半不暇殷奠故也以次差之天子斬衰者奠大夫用齊衰士則應先取大功今先取朋友者以天子諸侯皆使臣為奠大夫辟正君故遣兄弟奠士則位卑不嫌敵君故遣僚屬奠僚屬則朋友也案士虞禮祝免澡葛絰帶鄭云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祝則僚屬也加麻則朋友也知祭謂虞卒哭時者以下文孔

子荅云諸侯之喪祭也故知此祭謂虞卒哭時也知非練祥者以士練祥之祭大功之服已除不得云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其天子諸侯則得兼練祥也以其練祥時猶斬衰與祭也）

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注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注執事於人之神為其忘哀疾也音義（說湯活反）以擯相可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祥除服不得與他人饋奠之事廢猶除也言已新說喪服可以與他人饋奠之事乎不問可以與於吉祭而問可與饋奠者以已新說喪服吉祭禮輕吉凶不相干決其不可饋奠是他人之重者已又新始說衰凶事相因疑得助奠故問之也）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注吉日取女之吉日音義（相息亮反取七住反本亦作娶下文取婦取女同）孔子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注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注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注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

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注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音義（累力弭反）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注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注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亦致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昏娶遭喪之事各隨文解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者禮各宜以敵若彼家父死則此家遣使弔當稱此家父遣使弔也若彼家母死則此家亦稱母遣使弔也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者此家父不在彼家父亡則稱伯父某子使某伯父某亦不在則稱叔父某子使某若此家母不在彼家母亡則稱伯母某氏叔母某氏使某直云父母不在不云沒亡則兼沒亡及餘不在也必待已葬者葬後哀情稍殺始兼他事不待踰年者不可曠年廢人昏嫁也不得嗣為兄弟者夫婦有兄弟之義或據壻為妻父母有緦麻之服故謂之兄弟壻免喪之後則應迎婦必須女之父母請者以壻家既葬致命於已壻既免喪所以須請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之父母死已葬之後女之伯父致命於男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男氏許諾而不敢娶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女家不許壻而後別娶禮也陽唱陰和壻之父母使人請昏而女家得有不許者亦以彼初葬訖致命於已故也注正義曰以夫婦有兄弟之義故下云不得嗣為兄弟或據壻於妻之父母有緦服故得謂之為兄弟也某子謂此父姓位某之喪者謂名彼家死者之身某子使某如何不淑者某子還指此父姓位使某某是使者之名淑善也致辭云如何不善云母

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者鄭假說為文故云若宋蕩伯姬據此壻家之母姜氏之喪據彼女家之母伯姬使某如何不淑者某謂使者之名案僖二十五年經云宋蕩伯姬來逆婦是宋國公子蕩之妻元是魯女既嫁與蕩氏為妻故云宋蕩伯姬也今為其子來逆魯公之女而為婦魯之夫人多是齊女故稱姜氏姜氏若薨伯姬遣使來弔則云聞姜氏之喪云凡弔辭一耳者謂男弔女家女弔男家皆云使某如何不淑是弔辭一也）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音義（迎魚敬反下同縞古老反總音摠）疏（正義曰女改服者謂女在塗聞舅姑喪即改嫁時之衣服嫁服者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則鞠衣故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純衣即褖衣也注正義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齊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髽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注奔喪服期音義（期居宜反下同）疏（注正義曰經云女反故知奔喪喪服期云女子子在室為父箭笄髽衰三年今既在塗非復在室故知服期但在室之女父卒為母亦三年今既在塗故為父母同皆期也於時女亦改服布深衣縞總反而奔喪）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注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

以下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注復猶償也音義（償音書）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於初注重喻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音義（過古臥反飲於鴆反食音寺）疏（正義曰女既未至聞壻家有齊衰大功之服則廢其昏禮男女變服就位哭男謂壻也不入大門改其親迎之服服深衣於門外之次女謂婦也入大門改其嫁服亦深衣於門内之次男女俱改服畢然後就喪位而哭謂於壻家為位也皇氏以為就喪家為位哭也然曾子唯問齊衰大功不問小功者以小功輕不廢昏禮待昏禮畢乃哭耳故雜記云小功可以冠子取婦明與大功及期異也此文據壻家齊衰大功之喪若女家齊衰大功之喪皇氏云女不反歸其改服即位與男家親同也此不見喪而改服奔喪禮注云不見喪不改服者崔氏云奔喪不見喪不改服謂不改素冠而著免其改吉服著布深衣素冠聞喪即改之過時不祭謂四時常祭也謂祭重而昏輕重者過時尚廢輕者不復可知熊氏云若喪祭及禘祫祭雖過時猶追而祭之故禘祫志云昭十一年齊歸薨十三年會于平邱冬公如晉不得祫至十四年乃追而祫之十五年乃禘也又僖公八年春當禘以正月會王人于洮故七月而禘故雜記云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是追行前練祥祭也注正義曰上文云女聞壻之父母喪在塗即改服今女聞壻齊衰大功之喪入門始改服故云不聞喪即改服者昏禮重於齊衰以下者案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又王制云齊衰大功三月不從政是昏禮重於齊衰以下也此謂在塗聞齊衰大功廢昏禮若婦已揖讓入門内喪則廢外喪則行昏禮約上冠禮之文此熊氏之說然昏禮重於冠故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小功之末可以取妻也復是反覆之義故為償也曾子以初昏遭喪不

得成禮除喪之後豈不酬償更為昏禮乎祭祀是奉事鬼神故為重昏禮是生人燕飲故為輕喻明也據重者尚廢以明輕者廢可知也故云重喻輕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注親骨肉也音義（離力智反）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注重世變也疏（注正義曰所以不舉樂者思念己之取妻嗣續其親則是親之代謝所以悲哀感傷重世之改變也）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注謂舅姑沒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音義（供九用反養羊尚反盥饋音管下其位反）疏（正義曰此謂舅姑亡者婦入三月之後而於廟中以禮見於舅姑其祝辭告神稱來婦也謂選擇吉日婦親自執饌以祭於禰廟以成就婦人盥饋之義注正義曰若舅姑存者於當夕同牢之後明日婦執棗栗腶脩見於舅姑見訖舅姑醴婦醴婦訖婦以特豚盥饋舅姑盥饋訖舅姑饗婦更無三月廟見之事此是士昏禮之文若舅姑既沒雖昏夕同牢禮畢明日無見舅姑盥饋之事三月乃奠菜於舅姑之廟故昏禮云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是也昏禮奠菜之後更無祭舅姑之事此云祭於禰者正謂奠菜也則廟見奠菜祭禰是一事也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為祖道之際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為配合而後乃為祖道之祭如鄭此言是皆當夕成昏也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

（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故服虔注云季文子如宋致女謂成昏是三月始成昏與鄭義異也若舅姑偏有沒者庾氏云昏夕厥明即見其存者以行盥饋之禮至三月不須廟見亡者崔氏云厥明婦盥饋於其存者三月廟見於其亡者未知孰是此盥饋廟見皆謂適婦其庶婦案士昏禮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饋注云使人醮之不饗也不饋者共養統於適也以此言之則庶婦不饋舅姑不饗也使人醮之以酒而已既不饋亦不廟見也昏禮唯云不饋不云不見則庶婦亦以棗栗腶脩見舅姑也三月廟見之禮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變乃可以事神也）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非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注遷朝廟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音義（非一本作扉扶畏反草履朝直遥反為于偽反下為庶母為其下文君為皆同）疏（正義曰婦既死於已寢將反葬於女氏之黨故其柩不遷移朝於壻之祖廟言祔祭之時又不得祔於皇姑廟也皇大也君也稱皇者尊之也凡人為妻齊衰杖而非屨今壻為之不杖不非不次非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壻為妻合服齊衰杖而非屨及止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唯服齊衰而已其柩還歸葬於女氏之黨以其未廟見不得舅姑之命示若未成婦然其實已成婦但示之未成婦禮欲見其不敢自專也注正義曰此經但云不杖不非不云不服故知服齊衰其女之父母則為之降服大功以其非在家壻為之服齊衰期非無主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

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疏（注正義曰所以既葬除者壻於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

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注怪時有之音義（與音餘下禮與同）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注尊喻卑也神雖多猶一一祭之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注偽猶假也舉兵以遷廟主行無則主命為假主非也音義（亟徐起吏反）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客入弔康子立於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於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辯猶正也若康子者君弔其臣之禮也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主人拜稽顙非也當哭踊而已靈公先桓子以魯哀公二年夏卒桓子以三年秋卒是出公也音義（鄉許亮反先悉薦反夏戶嫁反）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喪不得有二孤廟不得有二主之事各隨文解之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者天有二日則草木枯萎土有二王則征伐不息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是也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者此說二主之由桓公名小白作偽主亟數也偽假也言作假主以行而反藏於祖廟故有二主也舉兵謂南伐楚北伐山戎西伐白狄故云數舉兵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者上云自桓公始此不云自季康子始而云康子之過者以孔子荅曾子之時上去桓公已遠二主行来又久故云自桓公始也康子之過者正當孔子之時未知後代行之與否不得云自季康子始但見當時失禮故云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注正義曰尊謂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卑謂喪有二孤廟有二主喻明也尊者尚不可二明卑者不二可知也舉尊以明卑故云尊喻卑也云神雖多猶一一祭之者解嘗禘郊社尊無二上之意以嘗禘之時雖衆神並在猶先尊後卑一一祭之不一時總祭故云尊無二上也若康子者經云有司謂當時執事之有司畏季子之威不敢辯正故云若康子者若順也云君弔其臣之禮也者案士喪禮君使人弔主人進中庭哭拜稽顙成踊喪大記云大夫既殯君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季康子與之同故云君弔其臣之禮也云鄰國之君弔君為之主者以賔主尊卑宜敵故君為主主則拜賔康子又拜故云非也當哭踊而已但唯君荅拜耳出公来弔春秋不見經者蓋為弔而来非有國之大事故畧而不書於經也出公輙是靈公孫也曾子所問皆前孤後主今荅前主後孤者謂齊桓公之時事在前衛君之事在後）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

主以行則失之矣注齊車金路音義（守手又反本亦作狩齊側皆反本亦作齋注及下同齊車祭祀所乘金輅也）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唯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注老聃古壽考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事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音義（祫音洽聃他甘反老聃即老子也祔音附）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注鬼神依人者也音義（從才用反下禆從而從同）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注祝接神者也主出廟入廟必蹕注蹕止行也音義（蹕音畢）老聃云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后就舍注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師出當取遷廟主及幣帛皮圭以行廟無虛主之事各隨文解之老聃云者從上天子崩以下至出廟）

入廟必蹕以上皆是老耼所云結上義也孔子曰主命者孔子言天子諸侯將出既無遷主乃以幣帛及皮圭告於祖禰之廟遂奉以出行載於齊車以象受命故云主命問曰至命也者以曾子不解主命之意故孔子荅以主命之義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之廟告訖遂奉此幣帛皮圭以出於廟載于齊車金路以行每至停舍之處先以脯醢奠此幣帛皮圭而後始就停舍之處行還反後必陳此幣帛皮圭於祖禰主前以告神又設奠祭既卒斂此幣帛皮圭埋諸兩階之間乃後而出蓋貴此主命故也注正義曰案齊僕云掌馭金路大馭掌馭玉路凡祭祀皆乘玉路齊車則降一等乘金路也遷廟主行者皇氏云謂載新遷廟之主義或然也案下文助葬於巷黨老耼曰丘止柩又莊子稱孔子與老耼對言是與孔子同時也案史記云老耼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為周柱下史或為守藏史鄭注論語云老耼周之大史未知所出云象有凶事者聚也者此實凶事而云象以凶事生人自聚今主亦集聚似生人之聚故云象也云卒哭成事先祔之祭名也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謂漸成吉事檀弓又曰明日祔于祖是卒哭之事在祔祭之前鄭必云先祔之祭名者以卒哭主各反其廟者為明日祔時須以新死者祔祭於祖故祖主先反廟也祝接神者也者以其祫祭於祖是祝之所掌之事故祝迎四廟之主若去其國非祭祀之事故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鬼神依人故也祫祭於祖則迎四廟之主祝主接神故迎之也祫合祭祖大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主於大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主出廟入廟必蹕主謂木主羣廟之主也主天子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出廟者謂出己廟而往大祖廟入廟謂從大祖廟而反還入己廟若在廟院之外當主出入之時必須蹕止行人若主入大祖廟中則可不須蹕也以壓於尊者也若有喪及去國無蹕禮也經云每舍奠焉以其在路不可恒設牲牢故知以脯醢也與殯奠同謂之奠以其無尸故也云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者皇氏云謂有遷主者直以幣帛告神而不將幣帛以出行即埋之兩階之間無遷主者加之以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熊氏以為每告一廟以一幣玉告畢若將所告遠祖幣玉行者即載之而去若近祖幣玉不以出者即埋之以其反還之時以此載行幣玉告於遠祖事畢則埋於遠祖兩階間其近祖以下直告祭而已不陳幣玉也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注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注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父卒乃不服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注據國君也良善也謂之慈母固為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猶無戚容是不少又安能不忍於慈母此非昭公明矣未知何公也音義（喪如字下及注皆同讀者亦息浪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

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注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音義（遺如字猶垂反又于季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之子喪慈母無服之事喪慈母者子游之意以喪服大夫以下所使妾無子者養妾子之無母者謂之慈母喪此慈母如已之母今國君喪其慈母還如已母是禮與注正義曰如母謂父卒三年也知者以喪服慈母如母在父卒三年章中故云謂父卒三年若父在之時則期也鄭注長服大夫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則父在為慈母亦當與己母同也云子游意以為國君亦當然者鄭知國君者以下孔子荅云君命所使教子也又引魯昭公之事皆以國君荅子游明子游本問國君也云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子者禮所云謂喪服所云慈母如母也案喪服傳云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為子命子曰女以為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必知大夫以下者以天子諸侯不服庶母故下云君命所使何服之有故知此慈母如母謂大夫以下也天子諸侯則絕之也鄭知經指國君之子者以經云君命所使教子故知謂國君之子也國君之子尚不服庶母則國君身不服庶母可知也云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者案喪服小功章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云父卒乃不服者案喪服云士為庶母緦則大夫之子父沒為庶母慈已亦緦此云父卒乃不服者謂不服小功仍服緦耳若大夫之子庶母不慈已者雖父在亦服緦故鄭注喪服云其不慈已則緦可也喪服注又云士之妻自養其子則不得有庶母慈已此云大夫士者因大夫連言士耳其實士無庶母慈已者皇氏云有士誤也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已亦為之小功知者以士為庶母緦明士子亦緦以慈已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凡諸侯之子適庶皆三母故內則云必求其寛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內則據諸侯也其大夫及公子適妻子亦三母故喪服云君子子為庶母慈已小功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又注引內則三母是大夫及公子適妻之子皆三母故彼注不云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言君之庶子內有慈母又大夫公子適妻子為慈母小功則大夫公子之庶子無三母也但有慈母如母也前經指國君之子此經引魯昭公故云據國君也是國君與其子同也云謂之慈母固為其善者內則既云擇於諸母寛裕慈惠温良者以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此云慈母良固當是性行善者云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也者以喪服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故云於禮不服親母尚不服庶母不服可知若父卒得為已母大功也云昭公年三十乃喪齊歸者案襄三十一年襄公薨左傳云昭公十九猶有童心是即位時年十九也昭公十一年其母齊歸薨而無慼容是年三十非少孤也案家語云孝公有慈母良今鄭云未知何公者鄭不見家語故也或家語王肅所定故鄭不見也公之言又非者以上云公弗忍欲喪慈母既為非今公言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是公言又非也云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者案鄭注服問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故春秋母以子貴其服皆伸而天子服練冠者皇氏云若適小君沒則得伸若小君猶在則其母壓屈故練冠也所以不同大夫士為後著緦服必練冠者以大夫士為母本應三年以為後壓屈故降服緦麻王侯庶子為母本練冠故今還練冠此乃異代之法案喪服緦麻章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

鄭注服問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緦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凡言古者皆據今而道前代此經既云古者天子為其母則是前代可知也以經無明文故鄭注云蓋謂庶子王為其母蓋是疑辭也

禮記注疏卷十八

禮記注疏卷十八考證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疏猶稱世子異於春秋之例○臣召南按此即春秋公羊之例也曾子言世子生以别於餘子也孔子言告殯則云某之子生即是君薨稱子之例何乃以為異哉

大祝裨冕注則大夫疏以天子大祝是大夫云云○臣召南按經文是舉天子以例諸侯故有大宰小宰此大祝即周禮之大祝無可疑者

祝聲三注聲噫歆警神也疏古人發聲多云噫○臣召南按如疏所言是噫歆二字亦想當然之辭但漢去古近康成必有所據既夕篇商祝聲三注云舊說以為聲噫興也士虞記祝升止哭聲三注云聲者噫歆也則固鑿鑿言之矣

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注五大夫典事者疏是諸侯有三卿五大夫○臣召南按此疏甚確三卿亦謂之三官左傳所云三官書之是也五大夫謂之五官此文

是也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疏○舊本誤與下章宗子雖七十經文相連而疏一段亦誤脱在下章之末今移正

又何反於初注疏○舊本疏誤在下章今移正

成婦之義也注疏○舊本誤與經文下二章接連疏尤附麗失次今一一移正

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注齊車金路疏○臣召南按疏但引齊僕掌馭金路以証此文齊車耳小宗伯職曰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注引此經主車即遷主齊車也

吾聞諸老聃曰注疏陳國苦縣賴鄉曲仁里人也○舊本脱人字今補

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注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為庶母慈己者服小功○臣召南按南史儒林傳梁武帝勅官議皇子慈母之服司馬筠引此經及鄭注云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可知宜依禮刊除以正前代之惑梁武帝謂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為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妾無為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言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

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于諸母與可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次為保母此其明文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元不辨三慈混為訓釋按司馬筠直據此經甚確但慈母實有不同梁武所論亦從來說經者之所未晰也

禮記注疏卷十八考證

禮記注疏卷十九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曾子問

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注旅衆音義（幾居豈反下同）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注大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音義（霑竹廉反）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注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音義（衣於既反）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行禮有故不得終之事各依文解之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者以日食是陰之災故象五方之色以兵討陰救火無此義故不用五方色及兵也注正義曰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魯之始祖也明諸國皆然餘廟有火亦廢朝故云宗廟皆然特云大廟火是主於始祖而言耳示奉時事解各以其方色有所討解與其兵也故諸侯皆在京師者則從天子救日為陰侵陽是君弱臣强之象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者隱義云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所以有所討者以日食陰侵陽

示欲助天子討陰也亦備非常以彼非正經故不取也穀梁云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助其陽也范甯云凡聲陽也擊鼓為聲所以助陽壓陰也春秋傳曰日有食之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也諸侯伐鼓於朝退自責也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孔傳曰辰日月所會集合也房日月所舍而不合其所舍食可知矣馳走者救者之備也奏猶擊也周禮有救日之弓但不知兵之細別故云未聞）

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注夫人君之夫人疏（注正義曰此經曰后夫人之喪恐是天子之三夫人故云君之夫人此大廟火者亦謂君之大廟非天子大廟也知非者既云揖讓入門無容天子大廟之火赴告即至故知非王之大廟假令在後當朝方聞火時過已久又不可廢朝故知非王之大廟也）

曾子問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音義（禘大計反簠音甫徐方于反又音蒲簋音軌饌仕戀反又仕轉反下同）疏（注正義曰知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者以下文云當祭而日食則此簠簋既陳不當祭也既不當祭時明是祭前陳饌牲器也前文云天子崩后之喪與日食大廟火其禮皆同則此簠簋既陳日食大廟火亦同也故下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是也牲至已殺則行接祭其天子崩后之喪

（牲入雖殺不可行接祭以其喪事重故也云天子七祀言五者闕中言之者鄭此注以周禮言之祭法周天子七祀諸侯五祀大夫三祀五居其中言是諸侯之法舉五而言則上兼七下通三欲見天子及大夫其祭皆然故云闕中言之闕通也謂通取中央而言之經云嘗禘者謂宗廟之祭也郊社謂天地之祭舉天地宗廟則五祀以上之祭皆在其中）

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疏（正義曰謂牲至之後則接祭之也接捷也捷速也速而祭之注正義曰經云如牲至未殺則廢此云接祭則牲至已殺之後也案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迎尸於奥是未殺牲之前此經殺牲後云不迎尸者凡迎尸之禮其節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奥而行灌禮灌畢而後出迎牲於時延尸於户外親割薦血而行朝踐之禮設腥爓之俎於尸前是一也然後退而合亨更迎尸入坐於奥行饋孰之禮是二也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也熊氏云郊社五祀祭初未迎尸之前已殺牲也以其無灌故也故大宰云祀五帝納亨注云納亨謂祭之時又中霤禮皆為俎奠於主乃始迎尸是郊及五祀殺牲在迎尸之前也則此不迎尸亦得為祭初不迎尸也）

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注既葬彌吉畢獻祝而後止郊社亦然惟嘗

禘宗廟俟吉也音義（飯扶晩反下同侑音又絶句下皆放此酳音胤又仕覲反酢才各反比必利反）

疏（正義曰天子諸侯祭禮既亡今儀禮惟有大夫士祭禮以言之案特牲饋食禮祝延尸於奥迎尸而入即延坐三飯告飽祝侑尸尸又飯至於九飯畢若大夫依少牢饋食尸食十一飯而畢鄭注少牢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則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也案此說則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又案特牲禮尸九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飲卒爵酢主人主人受酢飲畢酌獻祝祝飲畢主人又酌獻佐食此是士之祭禮也今約此而說天子五祀之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者以初崩哀感未遑祭祀雖當五祀祭時不得行既殯而祭者但五祀外神不可以已私喪久廢其祭故既殯哀情稍殺而後祭也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今喪既殯不得純如吉禮理須宜降殺侑勸也故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告飽則止祝更不勸侑其食使滿常數也又熊氏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謂迎尸入奥之後尸三飯即止祝不勸侑至十五飯於時冡宰攝主酌酒酳尸尸受卒爵不酢攝主故云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者謂唯行此而已不為在後餘事也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者謂欲葬之時從啟殯以後葬畢反哭以前靈柩既見哀摧更甚故云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已葬而祭者謂已葬反哭殯宮畢而行其祭但既葬彌吉尸入三飯之後祝乃侑尸尸食十五飯攝主酳尸尸飲卒爵而酢攝主攝主飲畢酌而獻祝祝受飲畢則止無獻佐食以下之事所以然者以葬後未甚吉唯行此禮而已而已是語辭也皇氏云已止也注正義曰經云祝畢獻止謂祝受獻祭禮遂畢止不獻佐食以下云郊社亦然者王制云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是與五祀同也趙商問云自啟至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注云郊社亦然者案王制云唯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何趙商之意葬時社稷之祭不行何得有

（越紼而行事鄭答越紼行事喪無事時天地郊社有常日自啟及至反哭自當辟之鄭言無事者謂未殯以前是有事既殯以後未啟以前是無事得行祭禮故有越紼行事鄭云郊社有常日自啟至反哭自當辟之者郊社既有常日自啟反哭當辟此郊社之日郊社尊故辟其日不使相妨五祀既卑若與啟反哭日相逢則五祀辟其日也鄭言天地社稷去殯處遠祭時踰越此紼而往赴之五祀去殯處近暫往則還故不為越紼也云唯嘗禘宗廟俟吉也者謂為嘗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是也其在喪祭郊社之時其喪所朝夕仍奠知者雜記云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人臣尚爾明天子得也）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注亦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注帥循也所奉循如天子者謂五祀之祭也社稷亦然音義（比必利反）疏（注正義曰帥循也此釋詁文以經云奉循天子案上天子有祭五祀之文今云奉循如天子謂諸侯五祀亦如天子故云謂五祀之祭是諸侯五祀如天子五祀也今此諸侯祭社稷其遭喪節制與五祀同故云社稷亦然案天子崩后喪諸侯當奔赴得奉循天子之禮者諸侯或不自親奔而身在國者或唯據君薨及夫人之喪其嗣子所祭得奉循天子者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

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注齊衰異門則祭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注室中之事謂賓長獻音義（長竹丈反下文諸長同）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注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注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疏（正義曰不直云大功以上皆廢而歷序三年之喪齊衰大功者以曾子問廢者有幾孔子對云廢者有九遂歷序九種之事一一備言此大夫祭者謂祭宗廟故下文云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是據宗廟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者若遭異門齊衰之喪其祭迎尸入室但三飯則止祝更不勸侑使至十一但三飯耳則主人酌酒酳尸尸不酢主人唯此而已大功酢而已矣者大功服輕祭禮稍備尸三飯祝侑至十一飯而止主人酌酒獻尸尸酢主人主人乃停故云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者小功與緦麻其服轉輕祭禮轉備其祭尸十一飯訖主人酳尸尸卒爵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畢次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主婦又獻祝及佐食次賓長獻尸尸若平常之祭尸得賓長獻爵則止不舉待致爵之後尸乃舉爵今既喪殺賓長獻尸尸飲以酢賓賓又獻祝及佐食而祭畢止凡尸在室之奧祝在室中北廂南面佐食在室中尸西北面但主人主婦及賓獻尸及祝佐食等三人畢則止故云室中之事而已矣若致爵之時主婦在房中南面主人獻賓堂上北面皆不在室中其室中者獻尸祝佐食耳故此注云室中之事謂賓長獻此小功緦麻兼內外知者以前文云內喪大功）

以上廢則知內喪小功以下不廢也案雜記云臣妾死於宮中三月而後祭之此內喪緦麻不廢祭者此謂鼎俎既陳臨祭之時故不廢也若不當祭時有臣妾死於宮中及大夫為貴妾緦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之屬皆不祭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者孔子見曾參歷問至大夫必應及士故因廣舉士以語之大夫唯至大功為九而士又加緦小功二等合為十一此亦謂祭宗廟鼎俎既陳而值喪也大夫祭值緦小功不辨內外皆不廢祭而禮則小異耳士值緦小功不辨外內一切皆廢祭士輕故為輕親伸情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者所祭謂士祭祖禰而死者已雖為緦祖禰於死者無服鼎俎既陳則亦祭也注正義曰今適異門其齊衰之喪祭也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者此等於已雖服緦而於祖禰則無服然此皆母親而得云無服者祭祀以祖禰為主母親於已服緦於祖禰無服然此皆母親以父為主也其從母父雖無服已為小功熊氏云亦廢祭也皇氏云以從母於父無服不廢祭也案經云緦不祭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據緦為文似不關小功故鄭以緦服解之皇氏橫加小功其義非也

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注為其苟語忘哀也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彼為親妻為婦為為已病皆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注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身有重服不）得弔人之事君子禮以飾情凡行吉凶之禮必使外內相副用外之物以飾內情故云哀以飾在內之情故冠冕文彩以飾至敬之情麄衰以飾哀痛之情所以三年問云衰服為至痛飾也故云君子禮以飾情也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者若身有重服而弔他人則非飾情所以為虛也言虛者弔與服並虛也何者若已有喪弔彼而哭哀彼則忘已本哀是已服為虛也若心存於已哀忘彼而哭彼則是於弔為虛也故注云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妄弔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注重喻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服四制曰門外之治義斷恩音義（治直吏反斷丁亂反）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注謂主人也支子則否音義（除如字徐直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臣有君親之喪當隆於君之事各依文解之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者荅以重喻輕也門外之治義斷恩若身有君服後遭親喪則不敢為親制服也又何除焉者謂喪成服為重始除服為輕末在親重始之日尚不獲伸況輕末之時而可行乎故云又何除焉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者殷祭謂小大二祥祭也以其禮大故曰殷也言初乃為身有君服不敢為親私除若君服除後乃可為親行私喪二祥之祭以伸孝心也故盧氏云殷祭盛也君服除乃行釋私服之禮庾蔚云今月除君服明月可小祥又明月可大祥猶若久喪不葬者也若未有君服之前私服已小祥者除君服後但大祥而可已有君服之時已私服或未小祥是以總謂之殷祭而不得云再祭殷大也小大二祥變除之大祭故謂之殷祭也禘祫者祭之大故亦謂之殷祭但此論大夫士則不應有禘祫此殷是釋除之祭也有殷事則之

（君所鄭以為朔月月半薦新之奠此又比朝夕為大也各有所指不嫌殷名同也注正義曰主人謂適子仕官者適子主祭祀故二祥待除君服而後行也若支子仕官雖不得除私服而其家適子已行祥祭庶子於後無所復追祭故云否也）

曾子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注以其有終身之憂疏（正義曰曾子又疑云聖人制變更之期情禮之殺使送死有已復生有節是不許人子有不除之喪若適子除君服後乃有殷祭之事如喪久不葬者此則可解若庶子除君服後無復殷祭之事便是其為父母之服一生不有除說之事此於禮許得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注言

制禮以為民中過其時則不成禮音義（中如字又竹仲反）疏（正義曰據制以答此所以不除意也孔子言先王制禮各有時節若過則不追舉是禮之意也勿猶不也言今日不追除服者非是不能除改也為此不除正是患其過於聖人之禮制也故又引君子過時不舉之事以證之過時不祭謂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怵惕思親思親故設祭若春時或有事故不得行祭至夏乃行夏祭不復追補春祭是過時不祭以為禮也若過時不除如適子仕者除君服後猶得行殷祭其四時之祭過時所以不追者假令春夏祭本為感春夏而祭至秋非時故不追也且今年春夏雖過時至明年會應復有春夏故當時則祭過時不補前祭祥非為感時正是孝子為存親存親則前後無異故除君服已伸孝心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

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注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殷事朔月月半薦新之奠也疏（正義曰殷大也孔子答云君殯既訖君所無事父母新喪故歸于家以治父母之喪若君喪有朔月月半薦新大事則臣之適君所以哭君若凡常朝夕則不往哭君唯在家為父母治喪故云朝夕否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之時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恒在君處注正義曰君薨既殯是君喪在前殯後親死是父母喪在後親喪痛甚恒居於家是隆於父母也）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注言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疏（正義曰曾子上

問既殯今問既啓故云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答曰歸哭父母而反往送君既葬畢還來歸家而治父母之喪以此言之父母之喪既啓而有君之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父母父母葬畢而居君所注正義曰知既葬而歸者以言送君則葬罷而歸則不待君之虞祭也其君喪祔與卒哭未知臣往君所與否云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也者謂歸哭父母猶服君服不私服也知不私服者上文云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故知不私服也）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注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注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

注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適妻也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音義（適丁歷反）疏（正義曰前問君既殯及既啓而有父母之喪今問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答曰歸殯父母訖反于君所以未殯君恒在君所家有殷事之時則暫歸於家若尋常朝夕則不得歸也故云朝夕否盧氏云歸殯反于君所者人君五日而殯故可以歸殯父母而往殯君也若其臨君之殯日盧云歸哭父母而來殯君則殯君訖乃還殯父母也以此言之臣有父母之喪未殯而有君喪去君殯日雖遠祇得待殯君訖而還殯父母以其君尊故也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者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之殷事之奠有闕若朝夕恒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奠不可廢其大夫尊故遣室老攝行其事士卑則子孫攝行其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者上文明大夫禮節此明婦人之進止君既殯而歸有舅姑之喪大夫者卿之總號內子者卿之適妻以前問君薨既殯有父母之喪此言君既殯後而婦有舅姑之喪歸居於家君有殷事之時亦之君所云亦者謂亦同其夫也非但夫往君所妻亦往君所也若尋常朝夕則不往君所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既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注正義曰以君未殯則君哀重而父母又喪是親哀亦重君與親哀既半相雜君為尊故主意於君故尋常恒在君所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晉趙姬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叔隗為趙衰妻是大夫適妻也若對而言之則卿妻曰內子大夫妻曰命婦若散而言之則大夫是卿之總號其妻亦總名為內子云妻為夫之君如婦為舅姑服齊衰者此喪服文也）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注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

之以作謚謚當由尊者成音義誄（力水反謂謚也行下孟反謚音示徐又以二反）唯天子稱天以誄之注以其無尊焉春秋公羊說以為讀誄制謚於南郊若云受之於天然諸侯相誄非禮也注禮當言誄於天子也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謚由尊者出之事賤不誄貴誄累也謂賤不得累列貴者之行而為謚幼不得累列長者之行而作謚如此是其禮也所以然者凡謚表其實行當由尊者所為若使幼賤者為之則名欲光揚在上之美有乖實事故不為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者諸侯及大夫其上猶有尊者為之作謚其天子則更無尊於天子者故唯為天子作謚之時於南郊告天示若有天命然不敢自專也諸侯相誄非禮也者非但賤不誄貴平敵相誄亦為不可故云諸侯相誄非禮也既賤不誄貴案襄十三年左傳楚子囊為共王作謚者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此不言君臣兄弟而言貴賤長幼者廣包餘人非唯君臣兄弟而已注正義曰案鄭之時說公羊者而為此言故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於南郊稱天以謚之者為人臣子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故至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案白虎通云君薨請謚世子赴告於天子天子唯遣大夫會葬而謚之又檀弓云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大夫當請誄於君則諸侯理當請誄於天子云天子乃使大史賜之謚者案大史職云小喪賜謚鄭云小喪卿大夫也卿大夫言賜之謚明諸侯之喪亦然）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注其出有喪備疑喪入必異也戒猶備也謂衣衾也

親身棺曰椑其餘可死乃具也音義（彊居良反椑薄歷反親身棺謂杝棺也）孔子曰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殯時主人所服共之以待其來也其餘殯事亦皆具焉音義（共殯音恭注同下必忍反苴經七餘反下大結反散息但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用布杖者為已病音義（弁皮彥反柩其又反如爵如或作加誤也為已音以）入自闕升自西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也

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殷柩出毀宗周柩入毀宗禮相變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注謂君已小斂也主人布深衣不括髮者行遠不可無飾音義（免音問）入自門升自阼階注親未在棺不忍異入使如生來反君大夫士一節也疏（正義曰此論諸侯出外死以喪）歸之事曾子問夫子云諸侯之君或出疆朝會其出之時以三年之戒以椑從戒備也謂以三年喪備衣衾之屬并以椑棺而從出既有備令其入也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者於時大斂之後主人從柩而歸則其家豫共主人殯時所著之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也於時主人從柩在路以棺柩未安未忍成服於外唯著麻弁麻布也謂布弁布弁之上而加環經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者身著疏衰疏衰是齊衰也足著菲屨菲謂藨屨也其身已病者拄杖故云疏衰菲杖也入自闕升自西階者謂柩入宮之時毀殯宮門西邊墻從柩而入其升堂之時自西階而升必西階者以柩從外來如似賓客故就西而升階就客位也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者上之所言謂大斂之後此謂未大斂當小斂以後之節則子首不著麻弁身不服疏衰唯首著免身著布深衣而從柩也入自門升自阼階者柩入之時入自門不自闕也升自阼階不由西階也故注云親未在棺猶如生也君大夫士一節也者言上文從柩之儀更無尊卑之異非但君大夫士死於道路亦然諸侯與大夫士一等也注正義曰案王制云絞紟衾冒死而后制此云戒備謂衣衾者熊氏云此言三年之戒謂衣衾之裁若其造作死後乃為之云親身棺曰椑案喪大記云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從外嚮內親身也檀弓注云椑堅著之言也

謂椑雖親身天子椑內猶有水兕諸侯公椑內猶有兕諸侯以椑為親身也云其餘可死乃具也謂除椑之外大棺與屬若在家年老亦死前為之今出疆椑從年未老故大棺等死後乃具也知此謂大斂者以下文云如小斂故知此謂已大斂也云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者案士喪禮云小斂苴經大鬲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以來其服不改故知殯服布深衣苴經散帶垂其首服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云其餘殯事亦皆具者以殯不可闕故知具焉經特云共殯服者舉主人服為重案士喪禮云三日成服今君喪在外仍著麻弁疏衰故知不忍成服於外也云麻弁經者布弁而加環經也者布弁謂吉布十五升與子游麻衰及詩云麻衣如雪同知加環經者雜記云小斂環經是也云布弁如爵弁而用布者案檀弓云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冔是殷之祭冠明弁經似周之祭冠故知爵弁也云杖者

（為已病者以士喪禮服杖同時今服未成而已杖故云為已病也鄭恐是門闕故云毀宗也謂毀此宗廟之牆其處空闕故謂之闕云拒毀宗而入異於生者公羊定元年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注云正棺者象既小斂夷於堂也於此之時服殯服也云既塗而成服者謂菆塗既畢而成服也云殷拒出毀宗周拒入毀宗禮相變者檀弓云毀宗躐行殷道也既云毀宗始云躐行是先毀宗後躐行也是從內而出故云殷拒出毀宗按士喪禮從死至成服主人皆著深衣故知小斂主人布深衣也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髺髮今著免者以在外遠行不可無飾故著免也）

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注遂遂送君也封當為窆子嗣君也音義（引以忍反下皆同封音窆彼驗反）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注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音義（塗音徒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葬在路遭父母喪或父母葬聞君喪之事注正義曰以經云遂既封而歸矣君喪既引在塗而言遂故知遂送君也又云不俟子是不待子而先還若待封壙既畢必在子還之後今經云既封而歸非封壙也故知封當為窆窆下棺也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若尋常是吉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其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知葬時著免者以雜記云非從柩與反

哭無免於柩故知葬時著免也）

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注貴祿重宗也上牲大夫少牢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注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音義（祝皇之六反舊之又反下同為于偽反下注為有異居為無曰同介音界副也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宗子祭用大夫牲之事上牲謂大夫少牢也宗子是士合用特牲今庶子身為大夫若祭祖禰當用少牢之牲就宗子之家而祭也以廟在宗子家故也宗子祭時祝告神辭云孝子某孝子謂宗子也某是宗子之名介子某介子謂庶子為大夫者介副也某是庶子名也薦其歲之常事告神止稱宗子其時庶子身在祭位必知庶子在者以經云祭於宗子之家是大夫就宗子家而祭也注正義曰用大夫之牲是貴祿也宗廟在宗子之家是重宗也此宗子謂小宗也若大宗子為士得有祖禰二廟也若庶子是宗子親弟則與宗子同祖禰得以上牲於宗子之家而祭祖禰也但庶子為大夫得祭曾祖廟己是庶子不合自立曾祖之廟崔氏云當寄曾祖廟於宗子之家亦得以上牲宗子為祭也若己是宗子從父庶子兄弟父之適子則於其家自立禰廟其祖及曾祖亦於宗子之家寄立之亦以上牲宗子為祭若己是宗子從祖庶兄弟父祖之適則立祖禰廟於己家而寄立曾祖之廟於宗子之家己亦供上牲宗子為祭此大夫者謂諸侯大夫故少牢知此是諸侯大夫者以下文云宗子有罪居于他國言他國則是據諸侯也以文相連接故知此大夫是諸侯大夫也上云庶子為大夫此亦當云為庶子某今云介子某者庶子卑賤之稱介是副貳之義介副

（則可祭故云使若可以祭然故稱介子）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注此之謂宗子攝大夫音義（其祭也本或此下有如之何三字非也）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疏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厭有陰有陽迎主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嘏不嘏不嘏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不配者祝辭不言以某妃配某氏音義（厭本或作懕於豔反注下皆同綏注作墮同許垂反徐況垂反注同辟音避下同飫於去反謖色六反起也敦音對又東論反嘏古雅反）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注布奠謂主人酬賓奠觶於薦北賓奠謂取觶奠於薦南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音義（觶之豉反字林音支）不歸肉注肉俎也謂與祭者留之共燕音義（歸如字徐其位反與音預）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注辭猶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音義

（其辭如字告也下及注同昭穆常遙反下音木後放此）疏（正義曰此一節以曾子前問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孔子答畢更為曾子廣陳宗子有罪出居他國庶子為大夫在家法其祭之禮案少牢饋食司宮筵于奧設餕畢祝酌奠于鉶南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此所謂配也今攝主則不配少牢又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執祝前之觶而祝命尸綏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及祭黍稷肺等是謂尸綏祭也尸飯十一飯訖主人洗爵酳尸尸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上佐食取黍稷肺授主人所謂綏祭也今攝主不綏祭少牢又云主人左執爵祝與二佐食取黍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東北面嘏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所謂嘏也今攝主則不嘏也案特牲主人受嘏之後獻祝及佐食訖主婦獻尸及祝佐食訖乃賓長獻尸尸爵止未飲主人主婦相致爵訖尸乃飲止爵以酢賓賓飲訖賓獻祝及佐食洗酌致于主人主婦訖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獻衆賓訖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酌西方之尊以酬賓主人奠爵於賓之薦北賓取爵東面奠于薦南所謂布奠於賓也今攝主主人奠於薦北賓取奠於薦南而不舉也主人獻長兄弟又獻衆兄弟訖長兄弟加爵於尸衆賓長又加爵於尸訖嗣子舉奠舉奠訖賓坐取薦南之爵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衆賓酬衆兄弟所謂旅酬今攝主不旅酬也特牲云旅酬之後無算爵無算爵之後祝告利成尸起主人降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所謂陽厭今攝主不為此陽厭也攝主不厭祭者此宗子有罪出在他國庶子既為攝主不敢備禮故於祭末不為陽厭之祭也所以不為陽厭者陽是神之厭飫所攝主謙退似若神未厭飫然也不旅者謂於將行旅酬之時賓奠不舉不為旅酬也旅酬是賓主交歡之始今攝主不敢當正主故不旅也不嘏不綏祭者嘏是主人）

受福綏是將欲受福先為綏祭今辟正主故不敢受嘏以其不嘏故不綏祭也不配者以祭初尸未入之時祝告神辭曰以某妃配某氏備告考妣今攝主不敢備禮略言皇祖而已此經所陳從祭末然後以次至祭初逆陳之必逆陳之者皇氏云以其攝主非正故逆陳以見義布奠於賓者謂主人酬賓之時賓在西廂東面主人布此奠爵於賓之北賓奠而不舉者賓坐取薦北之爵奠於薦南而不舉用以酬兄弟此則不旅酬之事而更別言者以上文總云祭禮是主人之事自此以下更別論賓禮有闕故重言之不歸肉者歸饋也謂不歸俎肉於賓也其辭於賓者非但祭不備禮其將祭之初辭告於賓與常禮亦別云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不得親祭故使某執其常事使某告也故云使某辭注正義曰喪服小記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也皆辟正主厭厭飫神也者以其無尸設饌欲神之歆饗而厭飫是也云厭有陰有陽謂一祭之中有此兩厭下文有陰厭有陽厭是也云迎主至陰厭也約少牢特牲禮文祝酌奠者謂祝酌奠於鉶南且饗者祝奠訖且復以辭饗告神也是室奥陰静之處故云陰厭尸謖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得户明白之處故曰陽厭今攝主不厭謂不陽厭也所以然者厭是厭飫凡厭是神之歆饗云尸謖至陽厭也其上大夫當日賓尸故少牢禮無陽厭也下大夫不賓尸有陽厭也其天子諸侯明日乃為繹祭亦有陽厭也故詩云相在爾室尚不媿於屋漏謂天子之禮天子既爾諸侯亦然此謂下大夫攝也禮有陽厭以其攝主故闕陽厭若上大夫本無陽厭可闕知此不厭不陽厭也此皆逆陳於祭末者先言故知不陽厭也云假讀為嘏至主人也以古旁之嘏是福慶之辭少牢云嘏于主人嘏字古旁為之祭禮唯主人受嘏故知不嘏不嘏主人也云不綏祭謂今主人者謂欲食之時先減黍稷牢肉而祭之於豆間故曰綏祭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今攝主則不綏也所以然者凡將受福先為

綏祭今辟正主不敢受福故不綏也若綏少牢禮云祝出迎尸尸入即席坐而祝命尸綏祭尸取菹及黍稷肺祭于豆間是謂之綏祭綏是減毀之名尸與主人俱有綏祭也云今主人者謂今攝主人也云綏周禮作墮者以綏是綏安之義墮是減毀之名故從於周禮墮為正守祧云既祭則藏其墮是也至不配者至某氏者謂祝辭直言薦歲事於皇祖伯某不云以某妃配某氏某氏者其妃之姓也若云某妃姜氏子氏之類也布奠至止旅此皆特牲禮文云此酬之始也者案特牲禮云賓奠之後主人獻衆兄弟内兄弟訖乃行旅酬故云此酬之始也云奠之不舉止旅者謂止旅酬之事而不為也賓客正主祭諸助祭之賓客各使歸俎今攝主不敢饋俎肉於賓故云諸與祭者留之共燕云宿賓之辭者案特牲云乃宿尸注云宿讀為肅肅進也進者使知祭日當来下云宿賓故云宿賓之辭若同列者云宗兄若宗弟其昭穆異者宗子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故云而已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注有子孫存不可以乏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注不祭於廟無爵者賤遠辟正主音義（壇大丹反下注同注或作墠音善遠徐于萬反）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注言祭於家容無廟也宗子死稱名不言孝注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其辭但言子某薦其常事音義（稱尺證反）身没而已注至子可以稱孝子

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注以用也用此禮祭也若義也注若順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於祭也注首本也誣猶妄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庶子代宗子祭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以孔子上文云宗子有罪居在他國庶子為大夫得在本國攝祭未知庶子無爵在國居者可祭與否故問之孔子曰祭哉者孔子既許其祭以無正文得祭故曰祭哉哉者疑而量度之辭故注云有子孫存不可以之先祖之祀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者宗子雖有廟在宗子之家庶子無爵不得就宗子之廟而祭惟可望近所祭者之墓而為壇以四時致祭也孔子上為曾子說宗子身在外此又說宗子身沒謂告於所祭之墓而后祭於庶子無爵者之家也宗子既死庶子其祭之時告神但稱其名不得稱孝辟宗子也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者以其禮無正文故孔子引子游之徒黨有庶子祭者而用此禮而祭若義也者若順也謂順於古義故云若義也注正義曰所以不祭于宗子廟者以庶子無爵卑賤遠辟正主正主謂宗子也據鄭此言宗子去在他國謂有爵者若其無爵在家本自無廟何須云不祭廟辟正主也鄭必知是有爵者以經云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庶子云無爵明宗子是有爵此宗子去他國謂有罪者若其無罪則以廟從本國不得有廟故喪服小記注云宗子去國乃以廟從謂無罪也從上以來雖據宗子有爵而言其廟在家今宗子既死庶子無所可辟當云告於墓而后祭於宗子之家今直云祭於家是祭於庶子之家是容宗子之家無廟故也宗子所以無廟者宗子無爵不合立廟或云祭於家者是祭於宗子之家容庶子之家無廟也庶子所以無廟者一是庶子無爵不合立廟二是宗子無罪居他國以廟從本家不復有廟故也上文孝子某使介子某孝子是宗子之稱今直言名不言介若宗子在得言介子某今宗子既死身又無爵徒稱名不得稱介故但言子某薦其常事身沒而已者其不稱孝者惟已身終沒而已至其子則稱孝也以庶子合稱孝者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首本也誣猶妄也者謂今日世俗庶子祭者不尋本義之道理為此祭故云誣於祭謂妄為祭之法不依與禮）

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注言無益無用為若厭祭亦可乎注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注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注厭飫而已不成其為人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注與不成人同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注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之者有於陽厭之者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注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不成人祭之不備禮而云陰厭陽厭乎此失孔子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奥迎尸於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殤則不備音義（祔依注音備本或作附同奥於報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有尸有陽厭陰厭之事各依文解之祭必有尸乎者曾子之意以祭神神本虛無無形無象何須以生人象之故云

（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者若如厭祭之時亦應可乎謂祭初尸未入之前祭末尸既起之後並皆無尸直設饌食以厭飫鬼神如此之時其理亦爾故注云厭時無尸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者孔子答以祭成人之喪者必須有尸以成人之喪威儀具備必須有尸以象神之威儀也尸必以孫若其孫幼則使人抱之若無孫則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可也以其成人威儀既備有為人父之道不可無尸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年若幼在殤人道未備威儀簡畧不足可象不須立尸故祭殤必厭蓋弗成也者蓋以不成人故不立尸也今祭成人喪但厭飫而已是將成人與殤同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者孔子答問已了更起別端辯祭殤之禮其處有異故記者又言孔子曰其祭殤有於陰厭者謂適殤也有於陽厭者謂庶殤也曾子既聞孔子云有陰厭有陽厭不解孔子之旨謂言祭殤始末二祭之中有此兩厭故問云祭成人之時有此二厭殤不祔祭祔備也謂祭殤簡畧何謂備有陰厭有陽厭也注正義曰祭是祭神不祭生人今祭生人無益死者故云無益云無用為者無用為此尸一解云無用為者無用此之為為是助語知祔當為備者案喪服小記云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今云殤不祔祭與小記文乖故知祔當為備備祔聲相近故云聲之誤也云言殤至陰厭者約特牲少牢禮文當設饌於西南奧尸未入之前也云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者當祭末謖起也謂尸起之後也）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注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疏（正義曰孔子更為辯云若宗子為殤而死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為之後注正義曰以經云庶子既不為後宗子理不可闕明族人以其倫代之倫謂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凡宗子為殤

而死庶子既不得為後不以父服服之鄭注喪服云若與宗子期親者其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緦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故喪服記云宗子孤為殤而死者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據與宗子小功以下及無服者長中殤則大功下殤則小功又云親則月算如邦人則鄭注是也此是族人以其倫代之者各以本服服之云明不序昭穆立之廟以宗子殤死無為人父之道故不序昭穆不得與代之者為父也云代之者主其禮者以宗子存時族人凡殤死者宗子主其祭祀今宗子殤死明代為宗子者主其禮也此宗子是大宗族人但是宗子凡弟行無限親疏皆得代之）

其吉祭特牲注尊宗子從成人也凡殤則特豚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祭殤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注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他如成人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音義（肵音其又忌依反敬也）

是謂陰厭注是宗子而殤祭之於奧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疏（正義曰其卒哭成事之後祭之以特牲祭此殤時不舉肺以其無尸故不舉肺脊無肵俎者肵是尸之所食歸餘之俎以其無尸故無肵俎無玄酒者若祭成人則有玄酒重古之義今祭殤既略故無玄酒也不告利成者謂祭畢今既無所可告故不告利成利猶養也不告供養之禮成也是謂陰厭者此宗子殤死祭於祖廟之奧陰闇之處是謂陰厭也注正義曰士祭成人特牲今宗子殤亦特牲故云尊宗

（子從成人之禮也云凡殤則特豚者以凡殤降宗子之殤故用特豚云自卒哭成事之後為吉祭者檀弓云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熊氏云殤與無後者唯祔與除服二祭則止此言吉祭者唯據祔與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時常祭若如庾言殤與無後者之祭不知何時休止未有聞焉經云吉祭特牲則喪祭之時以其未成人降用特豚也此其無尸者以經云不舉肺無肵俎不告利成此三事本主於尸今以無尸故不為故云此其無尸也玄酒之設本不為尸所有祭殤略無玄酒是降也故云及所降也云舉肺脊肵俎利成禮之施於尸者案特牲少牢尸將食舉肺脊又云上佐食設肵俎初載心舌肵者敬也主人敬尸之俎又云無算爵祝東面告利成舉肺脊肵俎利成之禮竝施於尸也鄭既云小宗為殤祭禮如大宗者以前經云宗子為殤而死不顯大小故知凡宗子殤祭之禮皆然是以小宗為殤祭禮亦如之必知此經指大宗者以何休公羊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適之本上文庶子不為後謂大宗子在殤而死不得為後若非殤則得為後故知是大宗也凡宗子成人而死則得立子孫為後若立兄弟為後則不可故成十五年公羊傳譏仲嬰齊是公孫歸父之弟當云公孫嬰齊而云仲嬰齊者為歸父之後譏其亂昭穆故曰仲是也）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注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墠祭之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白尊

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户明者也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過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音義（適丁歷反下同如有昆弟一本作加有共其音恭）

疏（正義曰凡殤謂非宗子之殤故云凡殤無後者謂庶子之身無子孫為後此二者皆宗子大功內親祭於宗子之家祖廟之內不敢在成人之處故於當室之明白顯露之處為之設尊於東房以其明是陽故為陽厭也注正義曰謂庶子之適子為殤而死此庶子之適一句與下文為總即是昆弟之子從父昆弟是也云或昆弟之子者謂宗子親昆弟所生之適子其昆弟是庶子昆弟所生者是適故云庶子之適云或從父昆弟者亦謂宗子之從父兄弟宗子之父身是適諸父是庶諸父所生之適子亦是庶子之適故云或從父昆弟者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者如而也而有昆弟謂宗子之親庶兄弟與宗子同祖今既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及諸父謂宗子諸父身竝是庶子與宗子同曾祖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有二一昆弟之子祭之當於宗子父廟二是從父昆弟祭之當於宗子祖廟其無後者亦有二一是昆弟無後祭之當於宗子祖廟二是諸父無後祭之當於宗子曾祖之廟凡殤得祭者以其身是適故也無後者成人無後則祭若在殤而死則不祭以其身是庶故也案小記云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注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不祭無後者祖之庶但此經據死者之身小記注據生者設祭之人宗子昆弟是庶不得自祭適子故云父之庶宗子之諸父自是庶不得祭所生適子適子即是宗子從父兄弟故

云父之庶不祭無後祖之庶者宗子昆弟無後而死其餘兄弟應祭之以兄弟並是祖庶不合立廟故云祖之庶宗子諸父無後其餘諸父親者亦應合祭之以諸父並是庶子不合立祖廟故云祖之庶義與此不異也云此則今死至共祖禰者從父兄弟是宗子大功親昆弟諸父是宗子家親諸父及從兄弟共祖者昆弟及昆弟之子共禰者鄭必限以大功內親共祖禰者以上文云吉祭特牲唯據士禮適士二廟有祖有禰下士祖禰共廟故鄭限以祖禰同者唯大功之內親也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禮大功以上同居命士以上則父子異宮故云有異居之道云無廟者為墠祭之者士立二廟若祭諸父當宗子曾祖之廟宗子是士但有二廟無曾祖廟故云無廟者為墠祭之推此而言大夫立三廟無太祖者其祭諸父得於曾祖廟也其立太祖廟者其祭諸父當於曾祖廟曾祖無廟亦為墠祭之云親者共其牲物宗子皆主其禮大功雖有同財之葬其經營祭事牲牢之屬親者主為之又牲牢視親者之品命故云親者共其牲物就宗子之家祭其祖禰故云宗子皆主其禮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以宗子之殤祭於室奧今祭凡殤乃於西北隅又特牲云尊於戶東注云室戶東禁上文宗子之殤但不舉肺無肵俎無玄酒不告利成其餘皆與祭成人同則其尊亦設於室戶東今祭凡殤乃尊於東房故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異於宗子之殤也云宗子之適亦為凡殤者以上經云宗子為殤而死據宗子身殤不論宗子適子也此明宗子適子父雖是適其子殤死亦為凡殤以其更無別文故知與凡殤同云過此以往則不祭也者此謂宗子身殤及宗子昆弟之子及從父昆弟并宗子適子等唯此等殤死祭之過此以外皆不祭也云祭適者天子下祭五以下並祭法文彼注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是天子諸侯祭適殤於其廟與彼注又云王子公子祭其適殤於其黨之廟大夫以下庶子祭其適殤於宗子之家

皆當室之白謂之陽厭是王子以下及大夫等祭其適殤皆為凡殤也彼注又云凡庶殤不祭以其身是庶若其成人無後則祭之則上文無後昆弟及諸父是也

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注堩道也變謂異禮音義（堩古鄧反且如字徐子餘反）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注巷黨黨名也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變日食也反復也音義（從才用反又如字既明反絕句）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注已止也數讀為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注舍奠每將舍奠行主音義（朝直遙反使色吏反下君使所使同）夫柩不蚤出不莫宿注侵晨夜則近姦寇音義（蚤音早莫音暮近附近之近）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注為無日而慝作豫止也音義（慝他得反惡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注痁病也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音義

（痁始占反病也恐邱勇反）吾聞諸老聃云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在道遇日食之事各依文解之曾子以葬引至塗值日有食之則有變常禮而停住乎且不變常禮而遂行乎不審其事而問孔子也孔子答以巳從老聃助葬於巷黨遭日食之事老聃令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日食變動所待日食光明反廻而後引柩行老聃稱曰禮也丘反問老聃云夫柩務於速葬不可以廻反今日有食之令止柩就道右不行不知其日食休巳之遲速既不知其遲速設若遲晚遂至於夜莫則豈如行哉言豈如早行為勝哉言當疾行以至於墓赴其吉辰也唯罪人及奔父母之喪見星而行今若令柩見星而行便是輕薄人親與罪人同非但輕薄人親且君子行禮之時當尊人後巳不可以人之親痁患痁病也病於危也言不可使人之親病於危亡之患也故注云以人之父母行禮而恐懼其有患害不為也意者言若日食而務速葬以赴吉辰即慮有患害而遂停柩待明反而行禮也注正義曰就道右者行相左也者就道右者以道東為右也案儀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此既柩行而交相左者以其遭日食之變止哭停柩而不行凶禮故從吉禮行相左或可行相左者云此據北出停柩在道東北嚮對南嚮行人為交相左）

曾子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注復始死招魂音義（為于偽反又如字）孔子曰善乎問之也注善其問難明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公所

為君所命使舍巳者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人臣死招魂復魄之事孔子又為曾子釋私館公館之義私館者謂非君命所使私相停舍謂之私館公館謂公家所造之館與公所為者與及也謂公之所使為命停舍之處亦謂之公館君所命停客之處即是卿大夫之館也但有公命故謂之公館也注正義曰鮑遺問曰注此云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注雜記云公所為若今離宮别館也是二說異何張逸答曰公館若今停待者也離宮是也聘禮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公命人使館客亦公所為也）

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注土周堲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於園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尸之床也以繩絙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鉤之禮以機舉尸輿之以就園而斂葬焉塗近故耳輿機或為餘機音義（邇音爾近也堲本又作即子栗反下同絙本又作縆古鄧反一音古恒反鉤本又作拘古侯反斂力驗反下同）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注今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於墓與成人同墓塗乃遠其葬當輿其棺乎載之也問禮之變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注蓋欲葬墓如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之矣史佚成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音義（佚音逸長竹丈反下同則）

（棺古患反下文棺斂衣棺注棺謂皆同）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於宮中注欲其斂於宮中如成人也斂於宮中則葬當載之音義（召本又作卲同上照反下同）史佚曰吾敢乎哉注畏知禮也召公言於周公注為史佚問音義（為于偽反下為辟下文有為並同）周公曰豈不可注言是豈於禮不可不許也音義（周公曰豈絕句言是豈絕句於禮不可絕句）史佚行之注失指以為許也遂用召公之言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注棺謂斂於棺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葬下殤之事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者曾子既見時所行與古禮異故舉事而問也下殤謂八歲至十一也土周檀弓所云夏后氏之堲周是也周人用特喪下殤之喪故云下殤土周也葬于園者園也下殤去成人遠不可葬于成人之墓所用土周而葬于園中也遂輿機而往者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為之狀如牀無脚及簀也先用一繩直于中央繫着兩頭之橋又別取一繩繫一邊材橫鉤中央繫直繩報還鉤材往還取巾兩邊悉然而後以尸置于繩上抗舉以往園中臨斂時當堲周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鉤之繩悉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零落入于堲周中故曰輿機而往也塗通也者塗路也通近也若成人墓遠則以棺衣棺于宮中此下殤葬于園是路去家甚近故先用機舉尸往園中而後棺斂故曰塗通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者今謂曾子見時世禮變皆棺斂下殤于宮中而葬之于墓與成人同隆今既遠不復用輿機于尸為當用人抗輿棺而往墓為當用車載棺而往墓耶問其葬儀故云如之何也昔者

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者此舉失禮所由之人史佚周初良史武王周公成王時臣也有子下殤而死墓遠者史佚不欲葬于園而載尸往墓及棺而葬之其墓稍遠猶豫未定召公謂至宮中者召公名奭見史佚欲依下殤禮而不棺斂于宮中而欲車載往墓猶豫未定故勸之令棺斂于宮中如成人禮也史佚曰吾敢乎哉者言吾雖欲如此猶不敢恐為違禮者所譏也召公言于周公者言猶問也史佚既畏周公故召公為諮問于周公述其事狀以決之者周公曰豈不可者周公聞召公之問故答云豈豈者怪拒之辭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者是不許之辭史佚行之者召公述周公曰豈不可之辭以語史佚史佚不達其指猶言周公豈不可是許之辭故行棺衣宮中之禮也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者更據失禮所由也然此云棺衣棺于宮中自史佚始明昔非惟于宮中不棺亦不衣也而不言於宮中者畧從可知也注正義曰土周至輿機案檀弓云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故知土周是堲周也云周人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下殤于園中者檀弓云中殤下殤此直云葬下殤土周葬于園者以經云下殤故指下殤為言檀弓所言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乘既有遣車即不得堲周與機而葬也諸侯庶長殤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用堲周與機而葬其下殤則與機其大夫之適長殤中殤遣車一乘亦不與機下殤無遣則與機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下殤皆有遣車並不與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遣車則中下殤並皆與機故熊氏云若無遣車中從下殤其長殤既無遣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蓋棺斂于宮中載棺而往葬之于墓從成人也史佚武王時賢史也者史佚文王武王時臣故國語稱訪于辛尹尚書稱逸作冊是也但下殤之喪非成人之要故史佚猶有不知畏知禮也者是畏周公也不欲直指

耳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注吉凶不可以同處孔子曰尸弁冕而出注為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為大夫士者卿大夫士皆下之注見而下車尸必式注小俛禮之必有前驅注為辟道音義（辟婢亦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大夫與君為尸之事曾子言卿大夫或為尸而已受宿齊戒而門內有齊衰之喪其禮如何故云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於公館以待事禮也者此答曾子云且舍公館待事畢然後歸哭也所以出於公館者以祭是吉吉凶不可同處也尸冕而出此孔子因曾子上問為尸之事遂為曾子廣說事尸之法故此直言孔子曰無曾子問辭此篇之內時有如此皇氏以為無曾子問者後寫脫漏非也卿大夫士皆下之者謂尸或出於道路其卿大夫乘車見尸則下車也尸必式者而尸當憑式小俛以敬之必有前驅者謂尸出行則有前驅辟道之人也注正義曰案士虞禮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以君之先祖有為士者當著爵弁以助君祭故子孫祭之尸得服爵弁者若以助君祭服言之大夫著冕此云大夫者因士連言大夫耳案儀禮特牲尸服玄端少牢又云尸服朝服尸皆服在家自祭之服不服爵弁及冕者大夫士卑屈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

有司與注疑有司初使之然音義（辟音避下同與音餘下皆同）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注致事還其職位於君則卒哭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注二者恕也孝也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注疑禮當有然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注伯禽周公子封於魯有徐戎作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征之作費誓音義（難乃旦反費音祕）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注時多攻取之兵言非禮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不奪孝子情之事各依文解之子夏以人遭父母三年之喪卒哭之後國有金革戰伐之事君使則行無敢辭辟為是禮當然與為當初時有司強逼遣之與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者解人臣喪親在上君子許之致事君子謂人君也人臣有親之喪在上君子許其致事是不奪人喪親之心此謂恕也以己情恕彼也據君許於下也亦不可奪親者謂人臣遭親之喪若不致事是自奪思親之心也故遭喪須致事是不奪情以求利祿此謂孝也此據孝子之身也言孝子居喪不可以不致事人君不可以不許舊記先有此文故孔子引之故云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既前答周人卒哭而致事則無從金革之理子夏既見周代行金革無辟之事謂其禮當然故問孔子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豈非禮也與疑其於禮當然又意謂見

魯君居喪有金革之事豈是禮也與疑其非禮也故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者孔子對云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當亦有之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君伯禽卒哭而從金革時有徐戎作亂東郊不開故征之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卒哭而從金革之事更無所為蓋直貪從於利攻取於人者吾不知也言不知是不得此禮也注正義曰皇氏云夏后氏尚質孝子喪親恍惚君事不敢久留故既殯致事還君殷人漸文思親彌深故既葬畢始致事還君周人極文悲哀至甚故卒哭而致事知周卒哭致事者以喪之大事有三殯也葬也卒哭也夏既殯殷既葬後代漸遠以此推之故知周卒哭也恕也鮮不奪人之親已既思親以已方人何可奪人之親是君忠恕也孝也鮮亦不可奪親是孝子思親令不致事不能念親令既致事是不奪思親之情是其孝也伯禽至費誓者言伯禽周公之子封於魯案史記魯世家文云徐戎作難尚書序又云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以此上經云卒哭金革之事無辟此云魯公伯禽有為為之故知征之然周公致仕之後成王即位之時周公猶在則此云伯禽卒哭者為母喪也

禮記注疏卷十九

禮記注疏卷十九考證

諸侯旅見天子○（臣名南）按舊本分卷無理莫如曾子問篇自此至當祭而日食太廟火章孔子荅語未全即截為十八卷其十九卷首簡即前章荅語之半細玩孔疏條理秩然原本必不如此割裂也今斷自此章以下為十九卷

祝畢獻而已注疏○舊本誤與下章經文接連而疏亦脫於後今移正

孔子曰共殯服注疏小斂苴絰大鬲散帶垂○大鬲舊本訛太高今據士喪禮改正士喪禮注曰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圍九寸絰帶之差自此出焉

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疏按少牢饋食云云○（臣名南）按經文順便而言孔疏順敘祭祀行禮之次第故先言不配次言不綏祭次言不假次言不旅而後言不厭祭也

又疏尸入即席坐云云○（臣名南）按疏雖引少牢饋

食此文則又節取特牲饋食之文也特牲饋食本文云尸即席坐祝命綏祭左執觶右取菹㨍於醢祭於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至尸飯十一飯云云又約少牢文也

周公曰豈不可音義周公曰豈絕句○陳澔曰鄭注以豈爲句非也周公曰豈不可者謂何爲不可也

自史佚始也注疏所謂土周而下闕○此下疏文全闕舊本後空二十三行今仍之

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注疏周公猶在○臣名南按此疏真足以補注所不及

禮記注疏卷十九考證

謹案卷十八第二頁後二行疏明卿大夫士等不裨冕也刊本監本毛本脫士字據宋本增

第四頁前一行疏今案既夕禮刊本既訛朝今改

第七頁前七行疏以交神明刊本明訛用今改

第十五頁前二行疏士冠禮刊本冠訛喪今改

第二十三頁後一行疏謂選擇吉日刊本選訛遷今改

第二十五頁前七行經藏諸祖廟諸本藏訛葬據

宋本改

卷十九第十九頁後二行疏得户明白之處諸本得户訛謂尸據宋本改

第三十一頁後二行疏所用土周而以下疏文二十三行諸本並全闕今據宋本補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張秉愚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羅步雲

謄録舉人臣孫　潢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十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文王世子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注三皆曰朝以其禮同音義（朝直遥反三如字又息暫反）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内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注内豎小臣之屬掌外内之通命者御如今小史直日矣音義（衣徐於既反又如字豎上主反）内豎曰安文王乃喜注孝子恒兢兢及日中又至亦如之注又復也音義（復扶又反）及莫又至亦如之注莫夕也音義（莫音暮注及篇末皆同）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注節謂居處故事履蹈地也音義（蹈徒報反）王季復膳注飲食安也然後亦復初注憂解音義（解胡買反）疏

正義曰案緯候之說文王年九十六始稱王崩後謚之曰文則為世子之時未得為文王也記者于後追而書之下記世子朝父母每日惟二又内則云命士以上昧與而朝日入而夕者朝禮具夕禮簡故言夕今三皆曰朝者以其禮同故通言朝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惟二今文王朝于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又三者皆稱朝並是

（聖人之法也）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注在察也音義（上時掌反煖乃管反徐況煩反）食下問所膳注問所食者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注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飪臭味惡也退反其寢音義（末亾曷反應應對之應為于僞反飪而審反生熟之節）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注庶幾程式之帥循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注言常在側音義（説本亦作脱又作説同音他活反養羊尚反）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注欲知氣力箴藥所勝音義（壹本亦作一飯扶晚反下及篇末皆同箴本亦作鍼之林反勝音升）旬有二日乃間注間猶瘳也音義（瘳丑由反差也）疏（正義曰食上謂獻饌食下謂食畢徹饌而下文王問進食之人其父所膳何食膳宰答畢文王又命戒膳宰云末有原末無也原再也言在後進食之時皆須新好無得使前進之物而有再進膳宰應曰諾然後文王乃退反其寢也注正義曰末猶末故為勿也原再也釋言文云為其失飪臭味惡也者食若再進必熟爛過節故為失飪臭謂氣也言氣之與味皆惡也故云臭味惡云退反其寢者以來至王季寢門外今云退故知退反其寢謂文王私寢也案爾雅釋言云庶幾尚也是庶幾為慕尚之義程式之者程是程限也式是法式言武王慕尚文王以為程限法式帥循也釋詁文經云不敢有加焉者以武王伐紂功業既成恐有踰越文王之嫌故記者云不敢有加焉病重之時病恒在身無少間空隙病今既損不恒在身其間有空隙故云間猶瘳也瘳是疾減損也）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注間後容臥音義（女音汝後同）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注帝天也音義（齡音零本或作聆）文王曰女以為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注撫猶有也言君王則此受命之後也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注年天氣也齒人壽之數也九齡九十年之祥也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言與爾三者明傳業于女女受而成之音義（壽音受後同樂音洛予羊汝反傳直專反）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注君子曰終終其成功疏（正義曰文王疾瘳武王得安睡文王問爾其何夢武王對曰夢見天帝與我九齡之言而與我也文王語武王云天既與女九齡之言女以九齡為何事也武王曰齡善也是福善之事西方有九國未賓既夢得九種齡善君王其終撫諸撫有也諸之也言王終久有之文王曰女之所言非也古者謂年齡謂稱年為齡古者稱齒亦為齡天既與女九齡女得九十年之祥是我為百歲爾為九十吾與爾三焉言我齡百年中與爾以三年焉皇氏云以九齡謂鈴鐸謂天以九箇鈴鐸而與武王偏驗書本齡皆從齒鮮為鈴鐸於理有疑亦得為一義今謂天直以九齡之言而與武王不知齡是何事故文王不審云女以為何注正義曰撫猶有也者撫為存撫故為有也言君王則此受

（命之後者文王繼王季為西伯是殷之諸侯不合稱王令武王謂之君王故知受命之後也案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質虞芮之訟二年伐兕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書序云殷始咎周鄭注云紂聞文王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囚于羑里三伐者謂二年伐兕方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則彼四在四年之末五年之初于時必未稱王若其稱王反叛已露紂何肯囚復釋之是知於時必未稱王也書傳云五年伐耆殷傳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剋黎六年伐崇則稱王故詩皇矣論伐崇是類是禡行天子禮此云稱王在受命之後者謂受命六年之後也受命者謂受赤雀丹書之命故中候我應云赤雀入酆止于昌戶受命之時已三分有二今云西方有九國於時未賓則非有二分諸侯也或以為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徒未知定是何國也爾雅釋天云周曰年年稔也稔孰謂歲穀一孰是年為天氣也大戴禮云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是人壽之數也又年穀一孰而零落人之年老齒亦零落是年之與齒俱有零落之義云文王以勤憂損壽者以文王當紂暴虐之時故知勤憂損壽也無逸篇云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是勤憂也云武王以安樂延年者以武王承文王之業故安樂延年詩魚麗美萬物盛多始于憂勤終於逸樂也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減之晷刻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天定之數令文王云吾與女三者示其傳基業于武王欲使武王承其所傳之業此乃教戒之義訓非自然之理）

成王幼不能涖阼注涖視也不能視阼階行人君之事音義（涖音吏又音類下同涖視本或作莅臨也）周公相踐阼而治注踐履也代成王履阼階攝王位治天下也音義（相息亮反治徐直吏反下注治

定同一音如字）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注抗猶舉也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音義（抗苦浪反長竹丈反後皆同）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注以成王之過擊伯禽則足以感喻焉音義（撻他達反擊也）文王之為世子也注題上事疏（正義曰武王既終成王幼弱不能涖阼階行人君之事周公乃輔相成王令成王且在學學世子之道周公代成王踐履阼階攝王位而臨天下乃與舉世子之法于伯禽伯禽舉行世子之法以示成王欲令成王觀而法之使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成王有過則撻伯禽者若成王法效伯禽不能備具而有過失周公則笞撻伯禽責其不能以世子之禮教成王也必如此者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文王之為世子也者從篇首以至于此是文王之為世子及武王成王之法其武王成王為世子之禮皆上法文王故以文王之為世子總結之也注正義曰案鄭注金縢云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屬黨時成王年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大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此是鄭義推成王幼不能踐阼之事也經云周公相踐阼而治知非周公輔相成王今云踐阼而治必知周公代成王履阼階者以明堂位云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又云周公踐天子之位是代居位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注四時各有所宜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音義（學戸孝反教也下小樂正學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選息戀反俊同）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注干盾也戈句子戟也干戈萬舞象武也用動作之時學之羽籥籥舞象文也用安靜之時學之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音義（夏戸嫁反下放此籥羊灼反楯食準反又音尹句古侯反翟大歷反）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注四人皆樂官之屬也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音義（大如字又音太胥息余反又息呂反注皆放此版音板本又作板舍菜音釋後舍采同頒音班）胥鼓南注南南夷之樂也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旄人教夷樂則以鼓節之詩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音義（旄音毛僭七尋反又子念反）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於功易成也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已同也音義（大音太下文注大樂正大學大傅大祖大寢皆同瞽音古瞽宗殷學名庠音詳上庠虞學名播波我反易以豉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時節秉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者學謂教也言三王教世子及學士等必各遂四時所宜則下文之類是也胥鼓南者胥謂大胥南謂南夷之樂旄人教國子南夷樂之時大胥則擊鼓以節南樂故云胥鼓南注正義曰四時各有所宜學者即下云春夏學干戈及春誦夏弦之類是也云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于學者則王制云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國之俊選等升於學謂大學也故下文于東序是大學也干盾也春時萬物有孚甲故象干也盾捍也盾所以捍難故以干為盾也云戈句子戟也者夏氣茂盛萬物體壯枝葉似戟有句子也案考工記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以其形句曲有子刃鄭云若今雞鳴戟也云干戈萬舞象武也者宣八年公羊傳萬者何干舞也以其用干故知象武若其大武則以干配戚則明堂位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若其小舞則以干配戈則周禮樂師教小舞干舞是也春夏陽氣發動故云用動作之時學之秋冬學羽籥羽翟羽也秋則體成文章也籥笛也籥聲出于中冬則萬物藏于中云羽籥籥舞象文也者宣八年公羊傳云籥者何籥舞也以其不用兵器故象文也引詩者邶風簡兮之篇也證羽籥之義以秋冬凝寒漸靜故云用安靜之時學之盧植以為春教干夏教戈秋教羽冬教籥但干與戈羽與籥舞時相對之物皇氏云引鄭詩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則秋冬

羽籥同教春夏亦同教干戈義或然也皆據年二十升大學者也云通職秋冬亦學以羽籥者此籥師云教戈周禮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歙籥是籥師既教戈又教籥此小樂正教于周禮樂師教小舞則六舞皆教故知通職至秋冬之時亦教羽籥也云小樂正樂師也者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雜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也小樂正也云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國子小舞者證樂師有教舞之事小舞者謂年幼小時教之舞其舞即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也云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證大胥有教樂之事大胥掌教學士版籍以待聚致諸子諸子則學士也春時入學釋蘋藻之菜禮先聖先師合六舞節奏令之得所秋時頒布學者才藝和合音聲使應曲折云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者證籥師有教樂之事周禮唯有籥師此云籥師丞者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鉤命決云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南一名任明堂位云任南蠻之樂也云胥掌以六樂之會正舞位者證大胥所以鼓節南由正舞位故鼓之也云旄人教夷樂者證教南樂之人是旄人也引詩以雅以南者是小雅鼓鍾之詩刺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故陳先王正樂以刺之教夷樂者明王德化來四夷言先王以萬舞之雅樂以四夷之南樂以籥舞之文樂進旅退旅則知三舞各得其所不有僭差引之者證此經之南為南樂衆南樂則四夷之樂皆教之也誦謂歌樂者謂口誦歌樂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云弦謂以絲播詩者謂以琴瑟播彼詩之音節詩音則樂章也若學舞之時春夏學干戈而用動秋冬學羽籥而用靜皆據年二十升于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云陽用事則學之以聲春夏是陽陽主清輕故學聲聲亦清輕云陰用事則學之以事秋冬屬陰

陰主體質故學事事亦體質因四時所宜順動靜之氣於學功業易成也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注儀禮云周立四代之樂于國者合周家為言耳故與此注不同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為夏之制也云學書于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者虞書有典有謨故就其學中而教之則周之小學也云學舞于夏后氏之學文武中也者夏后氏上受舜禪是文下有湯伐是武以此二者之間故云文武中以兼有文舞武舞故也云學禮樂于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者以湯放桀武王伐紂殷周革命事類相似故云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先師以為三代學皆立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于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于虞庠是周之小學為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學舞于夏學學禮于殷學若周別有大學小學更何所教也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注學以三者之威儀也養老乞言養老人之賢者因從乞善言可行者也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射記曰古者於旅也語音義（合如字徐音閤注同下大合樂放此）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注學以三者之義也戚斧也語說合語之說也數篇數音義（說如字徐始銳反注語說同）大司成論說在東序注論說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即大司成司徒之屬

師氏也師氏掌以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也音義（論力門反徐力頓反注同行下孟反下文德行同）疏（正義曰此一節還是）第二節中教世子及學士祭與養老合語之威儀又教世子等祭與養老合語之義理兼明所教之官及所教之處又明司成之官考課才藝深淺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者此之一凡總包三事也一是祭二是養老乞言三是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謂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之禮皆小樂正之官詔告世子及學士于東序之中謂小樂正以此祭及養老合語三者之威儀以教世子及學士等小樂正既教三者之威儀大樂正又教三者之義理故大樂正學舞干戚則前經祭祀也祭祀之時舞其干戚之樂不云祭祀而云舞干戚者容祭祀之外餘干戚皆教之語說謂合語之說則前經合語也亦大樂正教以語說義理命乞言者大樂正命此世子及學士於老者而乞言則前經養老乞言但前經云祭故養老乞言與祭相連故尊之序在合語之上此經不云祭故略其養老在語說之下皆大樂正授數者謂干戚語說乞言三者皆大樂正之官授世子及學士等篇章之數為之講說使知義理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者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義理于是大司成之官論量課說此世子學士等義理之深淺才能之優劣于東序之中注正義曰學以三者學教也教以三者威儀容貌言祭與養老乞言及合語行禮之時皆有容貌故小樂正教之云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者此經先云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也故知是鄉射鄉飲酒及大射燕射之等指儀禮成文而言之以其此等至旅酬之時皆合語也其實祭末及養老亦皆合語也故詩楚茨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箋云古者於旅也語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也引鄉射記者

證旅酬之時得言說先王之法故云古者於旅也語言合語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學以三者之義者此經與前經重序其事文勢相似前經小樂正乃教威儀事淺故云詔之東序此大樂正所教義理既深故大樂正授數知者文承東序之下大樂正授數之時亦在東序鄭以下文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父師與樂正相連此大司成亦與大樂正相次故知司成則大司成也以其掌教故知是司徒之屬以其父師司成又掌教國子故知當師氏也引師氏以媺詔王以下者皆師氏職文案書傳大夫為父師周禮師氏中大夫云教國子以三德三行三德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云及國中失之事者中謂中禮失謂失禮掌國家中禮失禮之事也

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注間猶容也容三席則得指畫相分別也席之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則是所謂函丈也音義（坐才卧反又如字遠近間並如字間猶容也注同徐古辨反同畫乎麥反別彼列反廣古曠反又如字三寸一本作廣三尺三寸三分函胡南反）終則負牆注卻就後席相辟音義（辟音避下辟君同）列事未盡不問注錯尊者之語不敬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子侍坐于大司成之儀故云侍坐于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可以問者去大司成遠近中間可容三席之地席制廣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則函一丈可以指畫而問也終則負墻者問終則起卻就後席負墻而坐辟後來問者列事未盡不問者其問事之時必待尊者言終如有不曉然後更問若尊者序列其事未得終盡則不可錯亂尊者之語而輒有咨問則為不敬也）

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注官謂禮樂詩書之官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之類也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億可以為之也不言夏夏從春可知也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之事音義（億本又作噫音抑）疏正義曰此論四時在學釋奠之事凡學者謂禮樂詩書之學于春夏之時所教之官各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之時所教之官亦各釋奠于其先師故云秋冬亦如之猶若教書之官春時于虞庠之中釋奠于先代明書之師四時皆然教禮之官秋時於瞽宗之中釋奠于其先代明禮之師如此之類是也注正義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者謂所教之官也若春誦夏弦則太師釋奠也教干戈則小樂正樂師等釋奠也教禮者則執禮之官釋奠也皇氏云其教雖各有時其釋奠則四時各于其學備而行之引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于瞽宗者此周禮大司樂文引之者證樂之先師也後世釋奠祭之然則禮及詩書之官有道有德者亦使教焉死則以為書禮之祖後世則亦各祭于其學也故云此之謂先師之類也以大司樂掌樂故特云樂祖其餘不見者周禮文不具也云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者皆漢書儒林傳文案書傳伏生濟南人故為秦時博士孝文帝時以書教于齊魯之間詩有毛公者毛公趙人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高堂生者魯人漢興為博士傳禮十七篇藝文志漢興制氏以雅樂聲律世為樂官頗能記其鏗鏘鼓舞不能言其義是其事也其儒林傳詩書及禮多矣而不言者以其非俊異也又有傳易及春秋不引者以此經惟有詩書禮樂不引易與春秋云億可以為之也者億是發語之聲此等之人後世亦可為先師也疑而不定故發聲為以三時釋奠獨不言夏故言夏從春可知也以其釋[illegible]直奠置于物無食飲酬酢之事故云設薦饌酌奠而無迎尸以下之事釋奠所以無尸者以其主于行禮報功也

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注天子命之教始立學官者也先聖周公若孔子疏正義曰此明諸侯之國天子命之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之時必用幣而行禮諸侯言始立學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則天子始立學亦釋奠于先聖先師也天子云四時釋奠于先師不及于先聖者則諸侯四時釋奠亦不及先聖也始立學云必用幣則四時常奠不用幣也皇氏云行事必用幣謂禮樂器成及出軍之事其告用幣而已案釁器用幣下別具其文此行事必用幣繫於釋奠之下皇氏乃離文析句其義非也注正義曰此謂諸侯新建國天子命之始立學也故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是也知非天子始立學者以此下文云有國故則否是廣記諸侯之國故知此始立學者據諸侯也但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若諸侯止立時王一代之學有大學小學耳其所習經業皆于時王學中其鄉學為庠故鄉飲酒義曰迎賓于庠門之外注云庠鄉學也若州黨與鄉同處共在鄉學故學記云黨有庠是鄉之所居黨也州及遂以下皆謂之序故州長春秋射于序學記云術有序鄭云術當為遂是州遂為序也云先聖周公若孔子者以周公孔子皆為先聖近周公處祭周公近孔子處祭孔子故云若若是不定之辭立學為重故及先聖常奠為輕故唯祭先師此經始立學

（故奠先聖先師）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有國故則否注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音義（夔求龜反）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疏正義曰此謂諸侯之國釋奠之時若已國無先聖先師則合祭鄰國先聖先師謂彼此二國共祭此先聖先師故云合也非謂就他國而祭之當遂合祭耳若魯有孔子顏回餘國祭之不必于魯若已國有先聖先師則不須與鄰國合也當各自祭故云有國故則否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是國故有此人則不與鄰國合祭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明合樂之時天子視學于其明日必遂養老注正義曰經云凡大合樂者凡者非一之辭鄭以大合樂謂春入學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者其月令季春大合樂則亦在其中以季春大合樂其文自明故鄭不引之耳云于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者周禮大胥春合舞秋合聲雖無天子視學之文又月令季春大合樂天子親往則明春合舞秋合聲之時天子亦親視學也云遂養老者謂用其明日也者案鄉飲酒鄉射禮明日乃息司正云徵唯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先生謂致仕者君子謂鄉中有德行者此皆老人也故云是養老之象類

凡語于郊者注語謂論説于郊學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注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謂此矣曲藝皆誓之注曲藝為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音義（技其彼反）以待又語注又語為後復論説也音義（復扶又反）三而一有焉注三説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乃進其等注進于衆學者以其序注又以其藝為次謂之郊人遠之注俟事官之缺者以代之遠之者不曰俊選曰郊人賤技藝音義（遠于萬反注同）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注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也天子飲酒于虞庠則郊人亦得酌於上尊以相旅音義（近附近之近）疏正義曰此以下明官爵於學士已成者必取賢斂才焉者謂在於西郊學之中論説取賢斂其才能者以爵之也或以德進者謂人能不同各隨才用也德謂有道德者進謂用爵之也德最為上故進之宜先也或以事舉者事次德者雖無德而鮮世事或吏治之屬亦舉用之也或以言揚者次事也揚亦進舉之類互言之雖無德無事而能言語應對堪為使命亦舉用之曲藝皆誓之者曲藝謂小小技術若醫卜之屬也誓謹也若學士中雖無前三事而有小小技術欲授試考課皆且卻之令謹習以待又語者又語謂後復論説之日令待後時若春待秋時也三而一

有為者謂小技藝者所說三事之中而一事有善者乃進其等者等輩類也若說三事有一善者則進于大衆輩中也以其序者序次也雖得進衆而不得與衆為一猶使與其輩中自為高下之次序也謂之郊人者雖有次序而待職鈌當擬補之若國子學士未官之前俱為俊選而以小才技藝者未官之前不得同為俊選但名曰郊人言其猶在郊學也遠之者所以謂為郊人者是踈遠之故也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也者成均則虞庠也上尊堂上之酒尊天子於成均之內飲酒以恩澤被及于此郊人其郊人雖賤亦得取爵于堂上之尊以相旅也所以榮之注正義曰語謂論課學士才能也郊西郊也周以虞庠為小學在西郊今天子親視學于其西郊考課論說于西郊之學以西方成就之地故也或偏在四郊董仲舒為春秋繁露云成均為五帝之學虞庠是舜學則成均五帝學也以無正文故云近是也言虞庠近是成均凡飲酒之禮尊者酌于堂上之尊卑者酌于堂下之尊故特牲禮主人獻賓及獻衆賓及長兄弟等及次賓及次兄弟等皆酌于堂下之尊以相旅是也今郊人雖賤亦侍酌于堂上尊故云取爵于上尊

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興當為釁字之誤也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音義（興依注為釁音虛覲反）然後釋菜注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有時將用也不舞不授器注釋菜禮輕也釋奠則舞舞則授器司馬之屬司兵司戈司盾祭祀授舞者兵也乃退儐於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注言乃退者謂得立三代之學者釋菜

於虞庠則儐賓於東序魯之學有米廪東序瞽宗也音義儐必刃反本亦作擯注同介如字下注同副也廪力甚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禮樂之器初成用幣告先聖先師又釋菜告器成將用乃退儐之事也始立學者亦謂天子命諸侯始立教學又造禮樂之器新成釁之既畢乃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然後釋菜既以幣告後又更釋菜告先聖先師以器成將用也故前用幣告其器成後釋菜告其將用也不舞不授器凡釋奠禮重故作樂時須舞乃授舞者所執干戈之器今其釋菜之時雖作樂不為舞也亦既不舞故不授舞者之器乃退儐于東序釋菜虞庠既畢乃逆虞庠而退乃儐禮其賓于東序之中其禮既殺唯行一獻無介無語如此於禮可也注正義曰案雜記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是器成當釁之故知興當為釁經言用幣故知告先聖先師以器成也前用幣直云告器成此釋菜云告器成將用則兩告不同也熊氏云用幣則無菜用菜則無幣皇氏云用幣釋菜秖是一告其義恐非也案四時釋奠不及先聖知此用幣及釋菜及先聖者以上文始立學釋奠先聖先師此文亦云始立學既釁器用幣釋菜亦及先聖也以其始立學及器新成事重于四時常奠也故學記云皮弁祭菜鄭注禮先聖先師知及先聖者以彼云未卜禘不視學則祭菜與視學為一也此下文云天子視學祭先聖先師故知學記祭菜及先聖也熊氏云月令釋菜不及先聖者以其四時入學釋菜故不及先聖也王制釋奠于學注以為釋菜奠幣知非釋奠者彼是告祭之禮初天子出師受成于學告之無牲明反告亦無牲也故謂釋奠時亦不及先聖也凡釋奠有六始立學釋奠一也四時釋奠有四通前五也王制師還釋奠于學六也釋菜有三春入學釋菜合舞一也此釁器釋菜二也學記皮弁祭菜三也秋頒學合聲無釋菜之文則不釋菜也釋幣唯一也即此釁器用

（幣是也以前皆熊氏之說義或當然也釋菜禮輕也者此既釋菜禮輕不可為舞所以大胥云春舍菜合舞似釋菜為舞者彼謂春欲合舞之時先行釋菜之禮不謂釋菜之時則合舞也從釁器以來皆據諸侯之禮故云始立學若其諸侯惟立時王之學何得云乃退儐于東序故云乃退者得立三代之學得有夏之東序謂諸侯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北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既退儐于東序明釋菜在于虞庠云魯之學有米廩東序瞽宗也者明堂位文也）

教世子注亦題上事疏（正義曰從上凡學世子至此皆是教世子之法其間雖有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及國之俊選諸侯之事及釋奠養老之事雖非一也以世子為主故云教世子以總之注正義曰題謂題目前文王之為世子文在于下題目以上之事今教世子之文又在于下亦是題目以上所設諸事故云亦題上事也）

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注中心中也懌說懌音義（懌音亦）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注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音義（少傅詩召反下音賦後同浸子鴆反）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注謂為之行其禮音義（為于偽反下為說其為君皆同）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注為說其意太傅在前少傅在後注謂其在學時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注謂燕居出入時是以教喻而德成也注以有四人維持之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注慎其身者謹安護之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注記所云謂天子也取以成說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注語言也得能則用之無則已不必備其官也小人處其位不如且闕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論三王教世子禮樂及立師傅教以道德既成教尊官正國治之事樂所以脩內也者樂是喜樂之事喜樂從內而生和諧性情故云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者禮是恭敬之事恭敬是正其容體容體在表故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于外者樂雖由中從中而見外禮雖由外從外而入中是中之與外皆有禮樂故云禮樂交錯于中謂交間錯雜于其情性之中發形于外謂宣發形見于身外也謂威儀和美也是故其成也懌者謂內外有樂心既喜悅外貌和美故其成也懌懌悅懌也恭敬而溫文者謂內外有禮貌恭心敬而溫潤文章故云恭敬而溫文也是以教喻而德成也者以世子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以世子於師教曉喻其德業成就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作記者更明師保之德故云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謂教世子以所行之事喻曉也諸于也而每事之上使世子曉喻于德義也保也者

（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保是護也輔相也翼助也謂護慎世子之身輔相翼助使世子而歸于道案老子先道後德則道尊德卑此師喻諸德保歸諸道先德後道者以道德無定據各有大小老子謂無為自然之道故在先德為人所法行故在後皆謂大道大德也此謂教世子之身先須于事得理若身之有德乃可通達流行故德先道後謂小道小德也已具上曲禮疏記曰虞夏商周者此作記之人更言記曰則是古有此記作記者引之耳注記所云據天子也必知據天子者以有師保疑丞下則云四輔三公故知天子也後人作記者取此古記天子之事以成世子之記耳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此皆古記之文語使能一句是後作記者辭前記之人所言以四輔三公不必須備惟擇好人者語使能也語言也言古記如此言四輔三公必使能也其四輔者案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爵視卿其祿視次國之君也注正義曰謂燕居出入時者上云在前在後行步動止之節此文言入言出故以為燕居出入也）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注聞之者聞之於古也于讀為迂迂猶廣也大也音義（治直吏反下而治國治並同于依注作迂音同又音紆）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三節中覆說周公教成王為世子之事及在學行一物而有三善之事故云抗世子法于伯禽所以善成王也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者仲尼聞古之言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不辟殺害猶尚為之況周公于其身于廣大也今乃廣大其身謂其身得廣大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為之其周公比殺身之人則優饒為之言周公自優饒光益也所以光益者古人益君則身處危亡周公益君身居尊顯又古人益君則勤苦周公益君則逸樂是于身有優饒于德又廣大也注正義曰于是語辭迂為迴遠故讀于為迂迂廣大之義也）

是故知為人子然後可以為人父知為人臣然後可以為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為世子則無為也注以為世子若為世子時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注亦學此禮於成王側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注處君父之位覽海內之士而近不能教其子則其餘不足觀矣音義（令力呈反）疏（正義曰凡教世子之法必須對父成王既幼未能涖阼為人君應須教以世子之法然後能為人君成王既無父令若以成王為世子時則無為世子之處故抗世子法于伯禽使伯禽與成王居令成王學之知父子君臣之義也注正義曰武王既崩則成王非復是世子今經云以為世子則是周公全用世子禮教之故云若為世子時言雖為君未能涖阼與世子時無異故云以為世子則無為也以寔則不為世子也）

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注（物猶事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也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注學教音義（學音斆下及注同）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注（司主也一一人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周公踐阼注亦題上事疏（正義曰物猶事也謂與國人齒讓之一事而三善者謂衆知父子衆知君臣衆知長幼是其三善則下經所云者是也俗本皆云著於君臣之義而定本無著字義亦通云父在則禮然君在則禮然直云長長不云兄在則禮然者于世子無兄故不云兄在也故世子齒于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者國人謂不知禮者疑而發問曰有父在則禮然者是知禮者曉其意而答之言父在則禮然者父在之時恒須謙退不敢居人之前故云父在則禮當如此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者國人見世子雖貴尚屈降于人則知父

（尊彌甚故云衆知父子之道父子天性自然故云道君臣以義相合故云義長幼有等級上下故云節以幼時事父成人事君故先父子後君臣長幼輕于君臣故在下父子長幼親屬易明故云知君臣以義和合於後始顯故云著也此世子齒于學者惟在學受業時與國人齒若朝會飲食則各以位之尊卑諸子職云辨其等正其位注云位朝位是也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者國人聞世子爲君父之在而居臣子之禮不敢自尊於是各知尊其君父故世子所以父在爲子禮君在爲臣禮也斯語辭也然父子天性故云爲子也君臣以義相合不云爲臣而云謂之臣者世子於君雖曰君臣異於義合故云謂之臣也周公踐阼者從上三王教世子至此皆周公踐阼之事故注云亦題上事也注正義曰司是職司故爲主謂樂正主太子詩書之業父師主太子成就其德行也云一一人也一人謂世子也元大也良善也貞正也言世子有大善則萬國以正此經謂世子也何直云一一人者恐爲一時之事故云一人謂世子也釋詁文元是首故爲大也論語云温良恭儉讓漢有賢良方正故良爲善易文言云貞固足以幹事故貞爲正也）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注（正者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爲政於公族者）音義（弟大計反倅音七對反副也）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注（內朝路寢庭）音義（朝直遥反後不出者並同）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其

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也論庶子之官治理公族朝祭燕食吉凶刑罰之事各隨文解之其朝于公者此公族之等若朝於公之內朝內朝謂路寢庭朝也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者皆同姓之臣不得踰越父兄皆以昭穆長幼為齒謂父兄雖賤而在上子弟雖貴而處下外朝謂路寢門外之朝也若公族在于外朝與異姓同處位次之時則以官之上下不復以年齒也司士為之者謂司士之官主為朝位之次外朝位既司士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上文內朝不云庶子為之者以文承庶子之下主之可知故不言也其在宗廟之中者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也言立位所在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注正義曰以經之正字乃是正定之正今案在下皆論公之接待族人及犯罪公之赦宥刑殺皆君之所為非庶子所正故知庶子惟主其政令而已故讀為政也庶子司馬之屬掌國子之倅者案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屬夏官司馬諸侯謂之庶子職掌與諸子同故周禮序官鄭注云或曰庶子掌國子之倅者倅副也鄭注諸子云國子是公卿大夫士之副貳也言副貳于父也知路寢庭者以下云其在外朝司士為之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外之朝則知此內朝是路寢庭朝也司士亦司馬之屬也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也者案周禮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故知此外朝路門外之朝也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內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內朝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是也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周禮司士屬司馬故云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班正朝儀之位皆司士職文言宗人掌禮及宗廟者別言及宗廟則掌禮謂宗廟之外諸禮皆掌也云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司空奉豕者以經云以官謂祭祀之時官官各司其事更無正文故引司徒奉牛以下證之案周禮司徒奉牛牲司馬奉羊牲其司空奉豕無文此云知奉豕者案周禮雞人屬宗伯羊人屬司馬故此云司馬奉羊犬人屬司冦案五行傳云牛屬土雞屬木羊屬火犬屬金豕屬水司空冬官其位當水故鄭注周禮司空奉豕與案五行傳馬屬火而周禮司馬羞馬牲者以其主馬故特使供之此注直云奉牛奉羊奉豕者據諸侯三卿以言之故不云雞犬及馬）

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注上嗣君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餕謂宗人遣舉奠盥祝命之餕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音義（餕音俊適丁歷反盥音管）疏（正義曰此亦公族廟中之禮論貴適子之事案特牲禮尸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等獻尸三獻禮畢主人獻賓及獻衆賓畢主人酬賓賓奠不舉主人獻長兄弟及獻衆兄弟內兄弟等訖長兄弟洗觚酌尸為加爵衆賓長又為加爵畢嗣子乃舉奠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鉶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必嗣子舉奠者鄭注特牲云將傳重累之者又云大夫之嗣子不

舉奠則此舉奠者天子諸侯及士之子禮特牲云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尸執奠嗣子進受復位再拜稽首尸答拜嗣子卒觶拜尸尸答拜則此經所謂受爵也特牲又云嗣舉奠洗酌入尸尸拜受嗣子答拜則此經所謂獻也特牲又云無算爵之後禮畢尸謖而出宗人遣嗣子及長兄弟相對而餕所謂餕也以特牲言之則先受爵而後獻獻而後餕今此經先云餕者以餕為重舉重者從後以嚮先逆言之故云其登餕獻受爵也登謂登堂無事之時嗣子在堂下餕時登堂獻時亦登堂受爵之時亦登堂此一登之文包此三事以經文連于上宗廟之中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謂衆官皆為其事其登餕獻不用衆官惟用上嗣故云則以上嗣案特牲餕時雖有長兄弟以上嗣為主注正義曰言適長子者是適子之中長也凡適皆可以嗣今云上嗣是嗣中最上云受爵謂上嗣舉奠者以特牲無受爵之文惟有嗣子舉尸之奠爵受而飲之故此經謂之受爵也云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者亦以特牲無嗣獻之文故將此為獻也舉奠謂嗣子也名此嗣子為舉奠嗣子既飲尸前爵畢乃更洗爵酌入以進尸此謂士禮若天子諸侯除此酌入之數外子孫別有獻尸故鄭注小雅云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云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者案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注治之治公族之禮也惟於內朝則然其餘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不齒者特為位不在父兄行列中音義（行戶剛反）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為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注大事謂死喪也

其為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主人主喪者次主人者主人恒在上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為賓注同宗無相賓客之道膳宰為主人注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注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注親者稠疏者希音義（稠直由反密也）疏正義曰庶子治之謂治此公族朝于內朝之時也既不計官之大小故雖有三命之貴而列位不得踰越在無爵父兄之上也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其外朝既云司士為之則內朝自然庶子治之也所以在此者當是簡札遺脫故在此也鄭不言者略耳其公大事者此謂君喪而庶子官掌之事也大事謂君喪其臣雖皆斬衰其庶子列次之時則以其本服之精麤為序衰麤者在前衰精者在後雖于公族之喪亦如之者言非但公喪如此雖於公族之內有死喪之事相為亦如之為先者服麤者居前服精者居後故云亦如之以次主人者謂雖有庶長父兄尊于主人仍次于主人之下使主人在上居喪主也若公與族燕者此明公與族人燕食之禮庶子掌之也則異姓為賓燕飲必須禮儀獻酬交酢故宜立賓以行禮也但公欲與族人相親若使族人為賓賓禮疏隔故用異姓為賓也膳宰為主人者既有其賓賓必對主人而君尊不宜敵賓故使供膳之宰以為主人對于賓使得抗禮酬酢也若與異姓燕飲則燕禮云宰夫為獻主故注云君尊不獻酒公與父兄齒者公既不為主族人又不為賓故列位在父兄之上與族人相齒見親親也族食世降一等者族食謂與族人燕食也族人既有親疏燕食亦隨世降殺也注正義曰治之治公族之禮也惟於內朝則然者鄭恐外朝亦爾故云惟于內朝則然云其餘

會聚之事則與庶姓同者其餘謂非內朝則皆並計官也云一命齒於鄉里者引黨正文解三命不踰父兄之事也一命尚卑若與鄉里長宿燕食則猶計年也云再命齒于父族者再命漸尊不復與鄉里計年惟官高在上但父族為重而猶與之計年為列也云三命不齒者三命大貴則不復與父族計年若應有燕會則別席獨坐在賓之東也以經云則以其喪服之精麤故知大事謂死喪也云序之必以本親也者案喪服臣為君斬衰今言服之精麤為序故知必以本親服之精麤謂衰服縷布精麤也皇氏云以為喪服以麤為精故鄭注雜記云臣為君三升半微細焉則屬于麤是知斬為精齊為麤若如皇氏說緦麻小功為極麤斬衰為極精也書傳何處謂斬衰為精乎但斬衰于麤之外別更稱斬見其哀痛之甚故於斬衰而稱麤也云微細焉則屬于麤者謂得入齊衰之限不復稱斬耳豈謂斬衰細乎皇氏之說非也云主人雖有父兄猶不得下齒者言主喪之人當在于上以為喪主雖族人父兄尊則主人猶不得在父兄之下而齒列焉親者稠疎者希者假令本是齊衰一年四會食若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緦麻則一年一會食是世降一等也

其在軍則守於公禰注謂從軍者公禰行主也所以遷主言禰在外親也公若有出疆之政注謂朝覲會同也音義（彊居良反）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注正室適子也大廟大祖之廟音義（守如字又手又反下同）諸父守貴宮貴室注謂守路寢音義（守貴室本或作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下宮親廟也下室燕寢或言宮或

言廟通異語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庶子從行在軍及公行庶子留守之事則守于公禰者公禰謂遷主載在齊車隨公行者也庶子官既從在軍故守於公齊車之行主也行主是遷主而呼為禰者既在國外欲依親親之辭注正義曰上云在軍謂庶子之官從公出行此云公若出疆庶子不從公行在國掌其留守對上在軍故知此出疆是朝覲會同非出軍也其庶子之官公有朝覲會同不從公行既掌留守公宮若征伐出軍庶子不從公行亦是所掌留守之事經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者與下文為總正室守太廟以下文各言其別無事謂不從行及無職事者正室適子也者謂公卿大夫之適子也案公羊傳云周公稱大廟周公是魯之始祖故知其餘諸侯大廟皆大祖之廟也謂守路寢者以下云下宮上云大廟此貴宮貴室既非大廟又非下宮下室惟當路寢也指其院宇謂之宮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此貴宮貴室總據路寢皇氏云或俗本無貴宮者定本有貴宮上云大廟此云下宮除大廟之外惟有親廟高祖以下故云下宮親廟也上云貴室此又云下室故知燕寢也云或言宮則下宮也或言廟則大廟也故春秋云立武宮明堂位云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是通異語也此云諸父及諸子諸孫者未審為是君之諸父及諸子孫之行為當是見任卿大夫者之諸父子孫也然鄭解正室適子不云世子則卿大夫之適子則諸父子孫亦謂卿大夫之諸父子孫也不云諸兄諸弟者蓋諸兄從諸父諸弟從子孫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為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注赴告於君也實四廟孫而言五廟者容顯考為始封子也音義（冠古亂反取七喻反後放此）族之相為也宜弔不

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注弔謂六世以往免謂五世音義（為于偽反下為君同免音問下及注同）至於賵賻承含皆有正焉注承讀為贈聲之誤也正正禮也音義（賵芳鳳切下同賻音附承音贈出注含胡暗反本又作唅賵賻唅襚皆贈喪之物也車馬曰賵布帛曰賻珠玉曰唅衣服曰襚總謂之贈贈猶送也）疏正義曰此論族人雖衰至賤吉凶必須相告弔賵含贈皆當有正禮庶子掌其正焉云皆有正焉者正謂正禮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贈含隨其親疏各有正禮注正義曰經云祖廟未毀謂同高祖若高祖以下惟有四廟今云五廟故云容顯考為始封子是高祖為四世也其五世祖、是始封之君自五世以下其廟不毀故為五廟也六世以往者從六世以至百世但有弔禮故言以往四世同高祖有緦麻之親五世則親盡但有袒免故云

免謂五世也承文在賻含之間則贈含之類故以承為贈云正正禮也者謂庶子之官正之以禮非訓正為禮也庶子之官治之使賵賻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賵賻含襚皆贈喪之物賵車馬賻財帛含珠玉襚衣服總謂之贈（贈送也）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於甸人注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音義（甸大遍反縣音玄縊一智反）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注纖讀為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刵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鞫音義（纖依注音殲之林反徐子廉反注本或作纖讀為殲者是依徐音而改也剸之免反告依注作鞫久六反刺七亦反又七智反下同臏頻忍反徐扶忍反鋸徐音據）公族無宮刑注宮割淫刑獄成有司讞於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注成平也讞之言白也辟亦罪也音義（讞徐魚列反言也辟婢亦反後不音者放此）公曰宥之注宥寬也欲寬其罪出于刑也音義（宥音又）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注又復也音義（復扶又反下不復復自行皆同）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注對答也先者君每言宥則答之以將更寬之至于三罪定不復答走出

刑之為君之恩無已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注罪既正不可宥乃欲赦之重刑殺其類也反命於公注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注素服於凶事為吉於吉事為凶非喪服也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今無服者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也素服亦皮弁矣音義（為之于偽反下不為服為忝袒注非為又為之舉同比必利反）親哭之注不往弔為位哭之而

已君於臣使有司哭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公之同族有死刑之罪有司行法之事）又公為之貶降之禮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者甸人掌郊野之官磬盡也謂縣縊殺于甸人之官令其性命磬盡也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者謂族人犯刑罪者欲纖剸割之時亦鞫讀刑法之書於甸人之官也公族無宮刑者雖犯宮刑不得行宮刑獄成有司讞于公者成平也讞言白也謂獄斷既平定其罪狀有司以此成辭言白于公若其所犯死罪白公之時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犯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公既得有司之白此公族之親則公更言曰寬宥之以法商量使從其寬也有司又曰在辟有司既得公言更往乎審理無可出也有司又更白公言罪在大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白在大辟又三宥有司執法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凡三宥也初有司白公公令寬宥則答公將更寬宥及公違三宥之後為公意無已有司不復對公則走出致此刑死之事于甸人也公又使人追之謂追止行刑殺之人云雖然必赦之然猶如是雖罪重如是必更寬宥赦其刑殺也有司對曰無及也言其追之不可及也公素服不舉為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者謂公身著素服衣裳皆素不舉饌食為之變其常禮如其親疏倫輩之喪身不往弔無弔服也乃親自哭之於異姓之廟注正義曰磬謂磬盡也左傳云室如懸磬杜預云磬盡也皇氏云如懸樂器之磬也案魯語云小刑用鑽鑿次刑用刀鋸案墨刑刻其面是用鑽鑿也其宮剕之屬則剸割也故云宮割臏墨剕則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云告讀為鞫讀書用法曰鞫者以刑之殺人皆於甸師氏何得惟告而已故以為鞫漢書每云鞫獄是也讀書讀四人之所犯罪狀之書用法謂以法律平斷其罪鞫盡也謂推窮其罪狀令盡也令言公族雖無宮刑但髡去其髮也罪既正定不可宥謂罪當正條無可赦宥之理君今乃更欲赦之者是重慎刑殺其族類也

公不違刑而云反命于公者秪謂行刑者反迴而來告已刑殺之命言于公案下曲禮重素鄭云重素衣裳皆素謂之重素素為衣裳也此素服亦然也于凶事為吉者人以凶事用布今乃用素是比于凶事為吉也於吉事為凶者吉時皮弁服白布深衣素積裳以采為領緣今惟素服衣裳是比吉事為凶也非如五服之限故云非喪服也云君雖不服至弁絰者並服問文也云于士蓋疑衰同姓則緦衰以弔之者案司服云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是疑衰輕于錫衰諸侯為卿大夫既錫衰士卑宜降故疑衰但士有同姓異姓故以同姓為緦衰異姓為疑衰知諸侯亦有三衰者以司服王有三衰又云上公如王之服轉次相如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也此云君弔士疑衰案士喪禮公視歛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彼謂士有俊還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於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無明文故注士喪禮為錫衰也云素服亦皮弁矣者諸侯亦為卿大夫弔服皮弁錫衰今此但云素服不言素冠故云亦皮弁也譙周云此素服著素冠非鄭義也案檀弓云天子之哭諸侯爵弁絰紂衣或曰使有司哭之是也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注謂以宗族事會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注體猶連結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注崇高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注官各有能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注上嗣祖之正統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注紀猶事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注以至尊不

自異于親之列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注殺差也音義（殺色戒反徐所例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注行主君父之象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注以其不敢以庶守君所重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注以其貴者守貴賤者守賤上言父子孫此言兄弟互相備也疏（正義曰此謂第三節中之下節覆明在上公族九條之義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一條言公族所以朝於內朝者其內親也欲使親在其內故於內朝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二條言宗族在內朝雖貴猶與賤者計年以為齒列者欲明父子昭穆之本恩故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者此覆釋在上第三條也若族人在外朝則不復計年各隨官為次者外朝主尊卑不得以私恩為異故雖族人悉以計爵為位是欲與異姓相連結以為體也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者覆釋上第四條也所以在廟中行禮時不計年而以官爵列位者爵以德序而廟中行禮時是先祖尊嚴之所所主在德不可私恩故列爵為位是崇高于有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者此覆釋廟中所以授事必隨官序司徒奉牛之屬者官由賢能而與今欲尊崇此賢故授事以表之也登餕受爵則以上嗣尊祖之道也者此覆釋所以登餕受爵用適子者夫祭祀是尊嚴于祖也適子是先祖之正體故使受爵於尸及升餕尸餕是尊祖之道理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為序不奪人親也者此覆釋前第五條臣服君皆斬而已又以本經者為下本重者為上不計爵尊卑為次序者是不奪人本親之恩故輕重為序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者此覆釋前第六條公所以降已尊而與族人燕會齒列是欲使孝弟之道通達于下也君尚存親而與族人燕則民有親屬者豈得相背棄此孝弟之道達於下也其族至殺也者此覆釋族食之事近者食稠遠者食希每世降一等是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者此覆釋前第七條公在軍戰伐之事而載遷主將行又使庶子官主守之者是為孝愛情深故也載主將行示不自專是孝也使守而尊之是愛也乃是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者此覆釋所以遣適子守大廟適子是宗室之正大廟是祖之正用適子守大廟是尊於宗及廟之室故也而君臣之道著矣者臣下不敢以庶賤之人守君所重是君臣之道著明也諸父諸兄守貴室子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者此覆釋前諸父諸子諸孫守貴宮下室之事而貴者守貴賤者守賤賤者讓于貴貴者不相陵犯是讓道達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注鄉方言知所鄉音義（臨如字徐力鴆反治直吏反鄉許亮反注同）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注犯猶干也術法也音義（百姓本或作異姓非）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月之親無絕也公族

無宮刑不翦其類也注翦割截也音義（遠于萬反）疏正義曰此覆釋前第八條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之事所以必告必赴者君不以貴仍統于親故族人有事告赴是不忘親也親未絶而列于庶人賤無能也此觧既與君有親何得爲庶人者賤其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者此覆釋前宜弔不弔宜免不免及賻賵必有正焉之事言君敬重弔臨賵賻不使闕失者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者此合結須庶子官義也不待于第九條覆而先在第八結者第九是罪惡之事今結邦國之功不宜與罪惡相連故於此結也倫理也言庶子官治則邦國治理也邦國有倫而衆鄉方矣者若邦國治理則天下之人衆皆知其所鄉之方矣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者此釋前第九條也犯干也有司獄官也術法也公族之親有罪公應宜放赦之而猶在五刑者國立有司之官以法齊治一切令不可以私親之罪而干壞有司之正法也所以體百姓也者此觧公所以不干有司正法義也法無二制故雖公族之親猶治之與百姓爲一體不得獨有私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者此覆釋上致刑于甸人之事若異姓則刑之于市此同姓刑于甸師隱僻之處者不與國人謀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者此覆釋上無服及公親哭之事所以不弔無服哭于異姓之廟者爲其犯罪忝辱先祖於公法合疏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月之親無絶也者覆釋上君爲之素服爲之變之事所以素服居在外寢不在内又不聽樂爲之變常者以其寔是己親私心喪之也所以私喪之者骨月之親雖犯刑戮無斷絶之理故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者覆釋上公族無宮刑所以無宮刑者不可翦其同類也上公族無宮刑在哭與素服之前此在哭與素服之後此覆説刑殺之後君則哭之及素服文相連接待

其事終然後别釋公族無宮刑故在後也注正義曰公族既無宮刑法當髡去其髮故掌戮云髡者使守積鄭康成注云謂同族不宮者是也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衆也注早昧爽擊鼓以召衆也警猶起也周禮凡用樂大胥以鼓徵學士音義（昕音欣說文云旦明日將出也讀若希警音景）衆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焉注興猶舉也秩常也節猶禮也使有司攝其事舉常禮祭先師先聖不親祭之者視學觀禮耳非爲彼報也有司卒事反命注告祭畢也祭畢天子乃入始之養也注又之養老之處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是以往焉言始始立學也音義（養如字徐羊尚反後皆依徐音處昌慮反下同）適東序釋奠於先老注親奠之者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于上庠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名以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羣老無數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

賓必也音義（更江衡反注同叜作叟音絲口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注親視其所有遂發咏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發咏謂以樂納之退脩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反登歌清廟注反謂獻羣老畢皆升就席也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注既歌謂樂正告正歌備也語談說也歌備而旅旅而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諸合樂之所美以成其意鄉射記曰古

者於旅也語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為之舞皆於堂下衆謂所合學士也達有神明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美文王武王有德師樂為用前歌後舞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注由清廟與武也有司告以樂闋注闋終也告君以歌舞之樂終此所告者謂無筭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注羣吏鄉遂之官王於燕之末而命諸侯時朝會在此者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孝經說所謂諸侯歸各帥于國大夫勤于朝州里皚於邑是也音義（皚皇音冀冀及也本又作愷又作駿駿亦作驥）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上節論天子視學必遂養老之法則養老既畢乃命諸侯羣吏令養老之事天子視學者謂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之時天子親往視學也大昕鼓徵者謂視學之晨大猶初也昕猶明也徵猶召也謂初始昕明擊鼓以召學士所以警衆者初昕擊鼓警動衆人令早起也衆至然後天子至者衆人既聞鼓聲而起先至會聚之處然後天子始至尊者體盤故也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者天子既至乃命遣有司行此釋奠之事興舉也秩常也節禮也謂興舉尋常舊禮以祭先師先聖爲有司則詩書禮樂之教官也有司卒

事反命者卒事謂終卒釋奠之事行事畢而反命于天子於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有司釋奠既畢天子乃從虞庠入反于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故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于先老者若其尋常視學則于東膠中惟行養老之禮若始立學既視學畢則適之養老之處東序之中天子親自釋奠于先世之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者禮先老畢遂之于東序中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若非始立學則不釋奠于先老也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者布席既畢天子親適陳饌之處省視醴酒并省視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者省具既畢出迎三老五更將入門之時遂作樂聲發其歌咏以樂納之也退修之以孝養者謂三老五更入而即位於西階下天子乃退酌醴獻之以修行孝養之道也反登歌清廟者反謂反席三老五更羣老初受獻畢皆立于西階下東面今皆反升就席乃使工登堂上西階北面歌清廟之詩以樂之也云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者謂既歌）

清廟之後則至旅酬之節語謂談說善道以成就天子養老之義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者所談說善言論父子君臣長幼尊卑上下之道理也合德音之致者德音謂歌清廟之詩文王道德之音致謂致極也言說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理合會清廟文王道德音聲理之至極也禮之大者也言登歌清廟語說父子君臣之道是禮之大者也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後笙入立于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象武之曲庭中舞此大武之舞大武即象也變文耳大合衆以事者衆謂大會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達有神者謂歌舞其樂明達上天授命周家之有神也興有德者興謂發起文王武王之有德使衆前歌後舞也正君臣之會貴賤之等焉者登歌清廟文王詩也君詩在上下管象是武王詩臣詩在下是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而上下之義行矣者既以此教上下衆知之是上下之義行於衆庶也有司告以樂闋者闋終也謂養老之末無筭樂之終也有司告王以樂終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者於時諸侯及鄉遂之吏在此席王燕末乃告之令其養老幼也曰反養老幼于東序者此則王所告諸侯之辭也令其各反其國養老幼如我于東序之禮也終之以仁也者謂仁恩王家恒自養老是仁恩也又令諸侯州里而行養老是終之以仁謂仁恩之心也注正義曰經云大昕昕明也恐是盛明之時故云早昧爽之前凡物以初為大以末為小必知早昧爽者以云鼓徵衆至然後天子至若其盛明始召學士則晚矣秩常也釋詁文也云舉常禮祭先師先聖者此謂因大合樂之時在虞庠之中祭先師先聖也若四時常奠各于其樂之中又不祭先聖也云視學觀禮耳非為彼報也者解天子不親釋奠之意所以視學者觀看有司行禮耳非是為彼學士而報先聖先師也言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為其養老是以往爲大合樂者鄭前注春合舞秋合聲為大合樂其實月令季春合樂亦是也云言始始立樂

也者以上文稱云始立學故以此始為始立學若然始立學則之養老而尋常視學則不養老何得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者然此云始之養也為下釋奠于先老之學故云始立學也若非始立學之後則視學凡養老於東膠不釋奠于先老也皇氏云若尋常視學則養老于東膠若始立學則養老于東序以為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于東謂之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故以東膠別也三老五更各一人蔡邕以為更字為叟叟老稱又以三老為三人五更為五人非鄭義也今所不取云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三老亦有更名五更亦有老稱但尊此老名特屬三老耳以其天子所父兄事故知致仕者知天子以父兄養之者以天子冕而總干而舞執醬而饋是父兄事也云取象三辰五星者三辰謂日月星五星謂東方歲星南方熒惑西方大白北方辰星中央鎮星其三辰之星者二十八宿及諸星也云三老如賓五更如介者案鄉飲酒注數席賓席牖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是也云羣老如衆賓必也者三老既如賓五更既如介矣故羣老如衆賓以其無文故云必也案鄉飲酒注席衆賓于賓之西南面各特焉是也發咏至樂闋者此文承設席省醴之後而云發咏以大射之禮約之當納賓之節案大射賓入及庭奏肆夏此養老既尊故用兩君敵禮入門即奏肆夏故仲尼燕居云入門而縣興是也云退修之謂既迎而入獻之以醴者謂迎老更就位主人乃退酌醴獻之也知反就席乃席工於西階上者約鄉飲酒禮文知之也案鄉飲酒登歌之後乃下管間歌合樂之後樂正告云正歌備定本云正歌云工歌備誤也工當為正也云歌備而旅者案鄉飲酒之禮告正歌備後作相為司正賓取觶酬主人主人酬衆賓是歌備而旅酬也旅酬之時則語說合于樂之所美以成其意者鮮經合德音之致樂之所美謂清廟之詩所美文王有君臣父子長幼之德今于旅之時論說君臣父子之道合會清廟所美之事以成就其升

（歌清廟之意案詩維清奏象舞是武王作樂稱象也故左傳云見舞象箾南籥必知此是武王伐紂樂者以上文云登歌清廟此云下管象下云正君臣之位上下之義故知此象為武王樂在堂下也云師樂為用前歌後舞者今文是泰誓之文也由清廟與武也者登歌清廟下管象父詩在上子詩在下故得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也此所告者謂無算樂者以上云登歌清廟次下管象此云告以樂闋下即云王乃命諸侯反養老是燕末之事故知樂闋者謂無算樂也經云乃命公侯伯子男又云及羣吏諸侯既為畿外故知羣吏謂畿內鄉遂之官也云各反養老如此禮是終其仁心者此是王命諸侯羣吏使之養老如此禮謂如王家于東序之禮是終竟其仁心也云孝經說以下者孝經援神契文云諸侯歸各帥于國者諸侯還歸帥行于國云大夫勤于朝者大夫勤力行之於朝云州里驩于邑者州長里宰之官希驩慕仰行之于邑是也謂此在下奉行在上之事也）

是故聖人之記事也慮之以大注謂先本於孝弟之道愛之以敬注謂省其所以養老之具行之以禮注謂親迎之如見父兄脩之以孝養注謂親獻之薦之紀之以義注謂既歌而語之終之以仁注謂又以命諸侯歸于國復自行之疏（正義曰此一節是第四節中之下節申說視學養老之義是故聖人之記事也者方釋養老之義記事謂聖人親行養老之禮記序前代之事也慮之以大者先鮮初將謀慮養老之時也慮謀也大謂孝弟也言謀慮于養老之事是本于孝弟故也故云慮之以大也愛之以敬者鮮適饌省醴是愛而又敬之也行之以禮者鮮遂發咏爲而自迎之如見父兄之禮也修之以孝養者鮮既迎又親獻醴薦饌是脩

於孝養故也紀之以義者鮮既歌而語是紀録德音之義亦存天下之大義也終之以仁者鮮樂闋而又命諸臣令歸國各行此禮是終之以仁心也）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衆安得不喻焉注言其為之本末露見盡可得而知也喻猶曉也兌命曰念終始典於學注兌當為說說命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之所作典常也念事之終始常於學學禮義之府音義（兌注作說同音悅）疏（正義曰此亦是第四節中之下節覆說養老而在下衆庶知道德之備其在學乎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者謂一舉養老之事以示於下而衆皆知其在上道德備具其備具者則上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之屬是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者大事謂養老初則慮之以大是慎其始末則終之以仁是慎其終也而衆安得不喻焉聖人養老既慎其本末終始一一露見盡以示衆庶而衆何得不曉喻焉言衆皆曉喻養老之德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者兌命尚書篇名殷高宗之臣傅說所作録記者既美養老終始而衆得曉喻是由學而來故引兌命學為可重之事以結之云念終始者言人君念録事之終始常在于學中念之以學為禮義之府故聖人于中而行養老之禮是念終始常于學也注正義曰案尚書序云高宗夢得說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故知兌當為說也典常也釋詁文）

世子之記曰朝夕至於大寢之門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注朝夕朝朝暮夕也日中又朝文王之為世

子非禮之制世子之禮亾言此存其記音義（朝夕之朝直遥反旦日朝暮曰夕舊如字朝朝上如字下文朝夕之食上同下直遥反）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注（色憂憂淺也不及文王行不能正履）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注（羞必知所進必知親所食）音義（上時掌反）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注（親猶自也養疾者齊玄玄冠玄端也）音義（齊側皆反

注同）膳宰之饌必敬視之注（疾者之食齊和所欲或異）音義（齊才細反和胡臥反）疾之藥必親嘗之注（試毒味也）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注（善謂多於前）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注（又不及武王一飯再飯）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注（復常所眡）疏（正義曰此第五節也以文王為世子是聖人之法也不可以為常行故此記尋常世子之禮也則世子親齊玄而養者內豎既言有疾則世子親自齊戒衣玄冠玄端而養也注正義曰經云親齊恐是世子親自齊戒之事非身自為故云親猶自也以其玄冠而養是世子自養故知齊是世子自齊也云齊玄玄冠玄端也者以經直云齊玄故知冠衣皆玄也是以為玄冠玄端此則齊服故玉藻云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玄端其衣則緇布衣也謂之端者端正也其制正幅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鄭注玉藻云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士冠禮上士玄端玄裳中士玄端黃裳下士玄端雜裳齊必用玄者是陰之色陰氣靜齊亦靜故用玄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

禮記注疏卷二十考證

文王世子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臣召南按應接連前文舊本相沿誤提行寫

君王其終撫諸注言君王則受命之後也疏謂受命六年之後也○臣召南按作記者追述之辭猶之言王季言文王亦追稱也鄭注謂是受命之後大誤文王終身服事何嘗一日稱王雅頌所云受命皆追敘之文溯王業所由成耳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漢儒

之陋也孔穎達疏尚書泰誓謂文王非及身改正朔所見甚明何此疏復惑於鄭注耶

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注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臣召南按鄭注大謬孔疏又引無逸篇證之無逸篇正言文王以憂勤得壽何謂損壽乎詩云執競武王無競惟烈又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古聖人未有不以憂勤治天下者也

文王之為世子也注題上事○陳澔集說引王氏謂此句衍文臣召南按此與教世子及周公踐祚當是古人竹簡記事之後自標識其目鄭注是也

春誦夏弦大師詔之○臣召南按大師即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者鄭注不言以可知也誦謂樂歌即大師職教六詩以六德為之本也弦謂以絲播其聲以六律為之音也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注當與鄰國合也○一說合即合

樂有國故則否謂國有凶荒之故但釋奠而不合樂以下文推之似較鄭注為順

凡語於郊者至取爵於上尊也○陳祥道曰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大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於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外大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於郊者於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於內然後達於朝故也又曰董仲舒以成均為五帝

之學大戴賈誼有帝入五學之說鄭謂周有四郊之虞庠王肅謂辟廱即明堂皆不可考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注疏按周禮司士掌正朝儀之位王族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是在路門外也○臣召南按此文有脱誤正朝儀之位下當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十八字太僕從者之上脱大僕大右四字又旅士係故士之訛

庶子治之疏然此句應承第二條前臣有貴者以齒之下○臣召南按此疏言經文脱簡足以補注所不及

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三老五更各一人也疏○臣召南按以東漢事證之一人為三老一人為五更鄭注自確疏引蔡邕說非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考證

謹案第六頁前六行經小樂正刋本監本毛本樂訛學據宋本改

第十三頁前二行疏獨不言夏刋本獨訛猶據毛本改

第二十六頁後三行疏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刋本奠訛尊今改

第三十一頁後三行注類也刋本類訛頖今改

第三十七頁後八行注席位之處諸本席訛帝據宋本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魏　鉻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禮運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注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亦祭宗廟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音義（與音預蜡仕嫁反祭名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字林作䄍索所百反）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注觀闕也孔子見魯君於祭禮有不備於此又覩象魏舊章之處感而嘆之音義（觀古亂反注同喟去媿反又苦怪反說文云太息處昌慮反下同處同）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注言偃孔子弟子子游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注大道謂五帝時也英俊選之尤者逮及也言不及見志謂識古文不言魯事為其大切廣言之音義（逮音代一音代計反選宣面反下文皆同為于偽反下文為已皆同）疏（正義曰皇氏云從昔者仲尼以下至於篇末凡為四段自初至是謂小康為第一明孔子為禮不行而致發嘆發嘆所以最初者凡說事必須因漸故先發嘆後使弟子因而怪問則因問以答也）

又自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至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為第二明須禮之急前所嘆之意正在禮急故以禮急次之也又自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至此禮之大成也為第三明禮之所起前既言禮急急則宜知所起之義也又自孔子曰嗚呼哀哉訖篇末為第四更正明孔子嘆意也以前始發未得自言嘆意而言偃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備述所懷也今此第一段明孔子發嘆遂論五帝三王道德優劣之事各隨文解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者謂仲尼與於蜡祭之賓也事畢者謂蜡祭畢了出遊於觀之上者謂出廟門往雉門雉門有兩觀皇氏云登遊於觀之上熊氏云謂遊目看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者喟是嘆之形貌言口輔喟然而為嘆也作記者言其所嘆之由又言其所嘆之事故云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蓋者謙為疑辭不即指正也於時言偃在側而問之曰君子何嘆言嘆恨何事不云孔子而云君子者以論語云君子坦蕩蕩不應有嘆也故云君子何嘆孔子既見子游所問若指言魯失禮恐其大切故廣言五帝以下及三王盛衰之事此一經孔子自序雖不及見前代而有志記之書披覽可知自大道之行至是謂大同論五帝之善自大道既隱至是謂小康論三王之後今此經云大道之行也謂廣大道德之行五帝時也與三代之英者英謂英異并與夏商周三代英異之主若禹湯文武等丘未之逮也者未猶不也逮猶及也言生於周衰身不及見上代不能備知雖然不見大道三代之事而有志記之書焉披覽此書尚可知於前代也注正義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者郊特牲文十二月者據周言之若以夏正言之則十月以殷言之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以萬物功成報之云亦祭宗廟者以月令孟冬云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以臘先祖故云亦祭宗廟總而言之謂之為蜡若析而言之祭百神曰蜡祭宗廟曰息民故鄭注郊特牲云息民與蜡異此據總而言之故祭宗廟而云與於蜡賓也廣雅云夏曰清祀以清潔祭祀殷曰嘉平嘉善也平成也以歲終萬物善成就而報功其蜡與臘名已具於上知此蜡是祭宗廟者以下云出遊於觀之上故知是祭宗廟也云時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者以其與蜡祭故知仕魯也魯臣而稱賓者以祭祀欲以賓客為榮故雖臣亦稱賓也爾雅釋宮云觀謂之闕孫炎云宮門雙闕者舊縣法象魏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熊氏云當門闕處以通行路既言雙闕明是門之兩旁相對為雙熊氏得焉白虎通云闕是闕疑義亦相兼案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也公羊傳云設兩觀乘大路此皆天子之禮是也案定二年雉門災及兩觀魯之宗廟在雉門外左孔子出廟門而來至雉門遊於觀此觀又名象魏以其縣法象魏魏巍也其處巍巍高大故哀三年桓宮災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熊氏云天子藏舊章於明堂諸侯藏於祖廟知者以天子視朔於明堂諸侯於祖廟故也穀梁傳云天子班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非鄭義也云感而嘆之者一感魯君之失禮二感舊章廢棄故為嘆也言偃者案仲尼弟子傳云姓言名偃字子游魯人也大道謂五帝時也者以下云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此大道在禹湯之前故為五帝時也云英俊選之尤者案辨名記云倍人曰茂十人曰選倍選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倍傑曰聖毛詩傳又云萬人為英是英皆多於俊選而俊選之尤異者即禹湯文武三王之中俊異者云志謂識古文者志謂記識之名古文是古代之文籍故周禮云掌四方之志春秋云其善志皆志記之書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注公猶共也禪位授聖不家之睦親也音義（禪善面反）故人不獨親其

親不獨子其子注孝慈之道廣也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注無匱乏也音義（長竹丈反矜古頑反匱其媿反）男有分注分猶職也音義（分扶問反注同）女有歸注皆得良奧之家音義（奧烏報反）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注勞事不憚施無吝心仁厚之教也音義（惡烏故反憚大旦反吝力刃反又力覲反）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注尚辭讓之故也故外戶而不閉注禦風氣而已是謂大同注同猶和也平也

疏（正義曰既云見其遺記此以下說記中之事故此先明五帝時也天下為公者謂天子位也為公謂揖讓而授聖德不私傳子孫即廢朱均而用舜禹是也選賢與能者鄉明不私傳天位此明不世諸侯也國不傳世唯選賢與能也黜四凶舉十六相之類是也鄭注鄉大夫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十六相八元謂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八愷謂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也講信脩睦者講談說也信不欺也脩習睦親也世淳無欺談說輒有信也故哀公問周豐云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是也又凡所行習皆親睦也故孝經云民用和睦是也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者君既無私言信行睦故人法之而不獨親己親不獨子己子使老有所終者既四海如一無所獨親故天下之老者皆得贍養終其餘年也壯有所用者壯謂年齒盛壯者也所用謂不愛其力以奉老幼也亦重任分輕任并班白者不提挈是也幼有所長者無所獨子故天下之幼皆獲養長以成人也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者壯不愛力故四者無告及有疾者皆獲恤養也男有分者分職也無才者耕有能者仕各當其職無失分也女有歸者女謂嫁為歸君上有道不為失時故有歸也若失時者則詩衛女淫奔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是失時也故注云皆得良奧之家貨惡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者貨謂財貨也既天下共之不獨藏府庫但若人不收錄弃擲山林則物壞世窮無所資用故各收實而藏之是惡棄地耳非是藏之為己有乏者便與也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者力謂為事用力言凡所事不憚劬勞而各竭筋力者正是惡於相欺惜力不出於身耳非是欲自營贍故云不必為己也是故謀閉而不興者興起也夫謀之所起本為鄙詐今既天下一心如親如子故圖謀之事閉塞而不起也盜竊亂賊而不作者有乏輒與則盜竊焉施有能必位則亂賊何起作也故外戶而不閉者扉從外闔也不閉者不用關閉之也重門擊柝本禦暴客既無盜竊亂賊則戶無俟於閉也但為風塵入寢故設扉耳無所捍拒故從外而掩也是謂大同者率土皆然故曰大同注正義曰禪位授聖謂堯授舜也不家之者謂不以天位為己家之有授子也天位尚不為己有諸侯公卿大夫之位灼然與天下共之故選賢與能也己子不才可捨子立他人之子則廢朱均而禪舜禹是也然己親不賢豈可廢己親而事他人之親但位是天位子是卑下可以捨子立他人之子親是尊高未必有位無容廢己之親而事他親但事他親有德與己親同也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配天事重不以瞽叟為祖宗此亦不獨親之義也勞事不憚者以經云力惡其不出於身欲得身出氣力是勞事無憚也憚難也謂不難勞事云施無吝心者經云不必藏於己財貨欲得施散是無吝惜之心先釋力然後釋財便文無義例也）

今大道既隱注隱猶去也天下為家注傳位於子音義（傳丈專反）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注俗狹嗇音義（狹音洽嗇音色）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注亂賊繁多為此以服之也大人諸侯也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注以其違大道敦朴之本也教令之稠其獘則然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音義（知音智朴普角反稠直由反）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注由用也能用禮義以成治音義（治直吏反）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注考成也刑猶則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注埶埶位也去罪退之也殃猶禍惡也音義（埶音世本亦作勢去羌呂反注同）是謂小康注康安也大道之人以禮於忠信為薄言小安者失之則賊亂將作矣疏（正義曰前明五帝已竟此明三代俊英之事孔子生及三代之末故稱今也隱去也干戈攻伐各私其親是大道去也天下為家者父傳天位與子是用天下為家也禹為其始也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者君以天位為家故四海各親親而子子也貨力為己者藏貨為身出力贍己大人世及以為禮者大人謂諸侯也世及諸侯傳位自與家也父子曰世兄弟曰及謂父傳與子無子則兄傳與弟也以此為禮也然五帝猶行德不以為禮三王行為禮之禮故五帝不言禮而三王云以為禮也城郭溝池以為固者城內城郭外城也溝池城之塹既私位獨財則更相爭奪所以為此城郭溝池以自衛固也禮義以為紀者紀綱紀也五帝以大道為紀而三王則用禮義為紀也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者緣此諸事有失故並用禮義為此以下諸事之紀也君臣義合故曰正父子天然故云篤篤厚也兄弟同氣故言睦夫婦異姓故言和謂親迎合巹之事以設制度者又用禮義設為宮室衣服車旗飲食上下貴賤各有多少之制度也以立田里者田種穀稼之所里居宅之地貴賤異品以賢勇知者賢猶崇重也既盜賊並作故須勇也更相欺妄故須知也所以勇知之士皆被崇重也以功為己者立功起事不為他人也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者故姦詐之謀用是貨力為己而興作而戰爭之兵由此貨力為己而發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者以其時謀作兵起遞相爭戰禹湯等能以禮義成治故云由此其選由用也此謂禮義也用此禮義教化其為三王中之英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言此聖賢六人皆謹慎於禮以行下五事也以著其義者此以下皆謹禮之事也著明也義宜也民有失所則用禮明裁斷之使得其宜也以考其信者考成也民有相欺則用禮成之使信也著有過者著亦明也過罪也民有罪則用禮以照明之刑仁者刑則也民有仁者用禮賞之以為則也講讓者民有爭奪者用禮與民講說之使推讓也示民有常者以禮行上五德是示見民下為常法也然此五德即仁義禮知信也能明有罪是知也能講推讓即是禮也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為殃者由用也去罪退之殃）

禍惡也若為君而不用上謹於禮以下五事者雖在富貴埶位而衆人必以為禍惡其以罪黜退之是謂小康者康安也行禮自衛乃得不去埶位及不為衆所殃而比大道為劣故曰小安也注正義曰上既云天下為家是天子之治天下也此云大人世及以為禮明大人非天子又云世及復非卿大夫故以為諸侯凡文各有所對易革卦大人虎變對君子豹變故大人為天子士相見禮云與大人言言事君對士又云事君故以大人為卿大夫教令之稠其弊則然者以三王之時教令稠數徵責繁多在下不堪其弊則致如此然謂謀作兵起也案史記黄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尚書舜征有苗則五帝有兵今此三王之時而云兵由此起者兵設久矣但上代之時用之希少時有所用故雖用而不言也三王之時每事須兵兵起煩數故云兵由此起也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

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注相視也遄疾也言鼠之有身體如人而無禮者矣人之無禮可憎賤如鼠不如疾死之愈音義（復扶又反下復問同相息亮反注同遄市專反）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注聖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取法度於鬼神以制禮下教令也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音義（殽戶教反注也徐戶交反）達於喪祭射御

冠昏朝聘注民知嚴上則此禮達於下也音義（冠古亂反朝直遥反）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注民知禮則易教音義（易以豉反）疏正義曰言偃既見夫子所云三王得禮則興失禮則亡故云禮之急也故孔子乃答以禮所用既上以承天之道下以治民之情不云承地者承天則承地可知故失之者死者言失禮則死若桀紂也得之者生者若禹湯也引詩鄘風者證人無禮不如速死此詩衛文公以禮化其臣子臣子刺無禮之人相視也視鼠有其形體人亦有其形體鼠無禮故賤人有禮故貴若人而無禮何異於鼠鼠之無禮不能損害人之無禮傷害更多故云胡不遄死胡何也遄疾也何不疾死無所侵害既言無禮則死又言禮之所起其本尊大故云夫禮必本於天言聖人制禮必則於天禮從天出故云必本於天非但本於天

又殽於地殽效也言聖人制禮又效於地天遠故言本地近故言效列於鬼神者言聖王制禮布列效法於鬼神謂法鬼神以制禮聖王既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本謂制禮以教民故祀天禮地享宗廟祭山川一則報其禮之所來之功二則教民嚴上之義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者民既知嚴上之義曉達於禮喪有君親既知嚴上則哀篤君親是曉達喪禮也祭是享祀君親既知嚴上則達於祭也射御是防衛供御尊者人知嚴上則達於射御冠有著代之義昏有代親之感人知嚴上則達冠昏矣朝是君之敬上聘是臣之事君民知嚴上則達於朝聘在下既曉於此八者之禮無教不從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者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下既從教不復為邪故得而正也注正義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昭二十五年左傳文云則天之明者彼傳云為昏媾姻亞杜預云若衆星之共辰極也猶昏媾姻亞繫於家人云因地之利者彼傳云為

（君臣上下以則地義是也云取法度於鬼神者下文云降於祖廟之謂仁義謂教令由於祖廟下者謂取仁於禰取義於祖是取仁義法度於祖禰之鬼神下文云降於山川之謂興作謂教令由山川下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以興作器物是取興作法度於山川鬼神也下文云降於五祀之謂制度謂教令由於五祀下者此五祀之神始謂中霤門戶竈行之法後王制禮取之以為制度是取法度於五祀之鬼神也下文又云必本於天殽於地之後方云祖廟山川五祀此文本天殽地之下總云列於鬼神則鬼神之文包此三事故鄭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也云以制禮下教令也者謂法天地鬼神以制禮既畢下此禮之教令以教民故下文云殽以降命又云命降于社又云降於祖廟又云降於山川又云降於五祀降則下也謂法此等之神以下教令又祀此等之神教民嚴上故鄭此云既又祀之盡其敬也教民嚴上也云鬼者精魂所歸神者引物而出者謂宗廟

山川五祀據其精魂歸藏不知其所則謂之鬼宗廟能引出仁義山川能引出興作五祀能引出制度又俱能引出福慶謂之神也三者皆為鬼神故下文云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又云山川所以儐鬼神是山川稱鬼神也皇氏以此鬼神謂宗廟山川五祀其義非也）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與注欲知禮終始所成音義（極如字徐紀力反與音餘）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注欲行其禮觀其所成是故之杞注杞夏后氏之後也而不足徵也注徵成也無賢君不足與成也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小正音義（有小正音征本或作有夏小正）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注宋殷人之後也吾得坤乾焉注得殷陰陽之書也其書存者有歸藏音義（坤苦門反乾其連反）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注觀於二書之意疏（正義曰言偃既見孔子極言禮故問其禮之終始可得聞不孔子曰我欲觀夏道以下至禮之大成答以所成之事但語意既廣非一言可了所答之辭凡有數節今各言之前云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此我欲觀夏道至以是觀之論披檢二記之書乃知上代之禮運轉之事自夫禮之初至皆從其初論中古祭祀之事及死喪之禮今時所法於前取以行者自昔者先王至皆從其朔論昔者未有宮室火化後聖有作始制宮室炮燔醴酪之事令世取而行之故云皆從其朔但令世一祭之中凡

有兩節上節是薦上古中古下節是薦今世之食自玄酒在室至承天之祜總論今世祭祀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總論兩節祭祀獲福之義自作其祝號至是謂合莫別論祭之上節薦上古中古之食并所用之物自然後退而合亨至是謂大祥論祭之下節薦今世之食此禮之大成一句總結上所陳之言也我欲觀夏道者我欲行夏禮故觀其夏道可成與不是故之適於杞欲觀夏禮而與之成而不足徵者徵成也謂杞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夏禮然因往適杞而得夏家四時之書為夏禮既不可成我又欲觀殷道可成與不是故適宋亦以宋君闇弱不堪足與成其禮吾得殷之坤乾之書謂得殷家陰陽之書也其殷之坤乾之書并夏四時之書吾以二書觀之知上代以來至於今世時代運轉禮之變通即下云夫禮之初以下是也注正義曰言我欲行夏禮觀此夏禮堪成與不知非直觀其禮而云觀其所成者以下云而不足徵徵為成故也案樂記云武王下

（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又史記云武王伐紂求夏后氏之後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是也徵者徵驗之義故為成若有賢君則自然成之當不須孔子而云無賢君不足與成者以杞是夏後雖有賢君欲成夏禮必須聖人贊佐若其君之不賢假令孔子欲往贊助終不能舉行夏禮雖助無益故論語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則說之在孔子行之在杞君以杞君不能行故不足與成所以不能行者論語云文獻不足故也先言坤者熊氏云殷易以坤為首故先坤後乾也案孔子以大聖之姿無所不覽故偹春秋贊易道定禮樂明舊章今古墳典無所不載而獨觀此二書始知禮之運轉者以詩書禮樂多是周代之書皇帝墳典又不論陰陽轉運之事而夏之四時之書殷之坤乾之說并載前王損益陰陽盛衰故觀此二書始知其上代也）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注言其物雖質略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鬼神鬼神饗德不饗味也中古未有釜甑釋米捭肉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今北狄猶然汙尊鑿地為尊也抔飲手掬之也蕢讀為凷聲之誤也凷堛也謂摶土為桴也土鼓築土為鼓也音義（燔音煩捭卜麥反注作擗又作擘皆同汙尊烏華反注同一音作烏抔步侯反蕢依注音凷苦對反又苦怪反土塊也桴音浮鼓捶齊側皆反釜本又作鬴音父甑即孕反燒如字又舒照反鑿在洛反掬九六反本亦作匊音蒲侯反堛普逼反摶徒端反築徐音竹）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注招之於天音義（號音戶毛反皐音羔）然後飯腥而苴孰注飯以稻米上古未有火化苴孰取遣奠有火利也苴或為狙音義（飯扶晚反注同腥音星苴子餘反苞也徐爭初反遣弃戰反）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注地藏謂葬音義（知音智）故死者北首注首陰也音義（首手又反注同）生者南鄉注鄉陽也音義（鄉許亮反注同）皆從其初注謂今行之然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代物雖質略以其齊敬可以致祭神明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者從此以下至禮之大成皆是二書所見之事夫者發語之端禮謂吉禮此吉禮元初始諸於也始於飲食者欲行吉禮先以飲食為本但中古之時飲食質略雖有火化其時未有釜甑也其燔黍捭豚者燔黍者以米洮釋黍米加於燒石之上以燔之故云燔黍或捭析豚肉加於燒石之上而孰之故云捭豚汙尊而抔飲者謂鑿地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以手掬之而飲故云抔飲蕢桴者謂摶土凷為桴皇氏云桴謂擊鼓之物故云蕢桴土鼓築土為鼓故云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者言上來之物非但可以事生若如也言猶如此不可以致其恭敬於鬼神以鬼神饗德不饗味也及其死也者上言古代質素此言後世漸文謂五帝以下至於三王及其身之死也升上屋而號呼告曰皐某復者謂北面告天曰皐皐引聲之言某謂死者名令其反復魄復魄不復然後浴尸而行含禮於含之時飯用生稻之米故云飯腥用上古未有火化之法苴孰者至欲葬設遣奠之時而用苞裹孰肉以遣送尸法中古脩火化之利也熊氏云升屋而號為五帝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云中古也中古未有宮室皇說非也故天望而地藏也者天望謂始死

（望天而招魂地藏謂葬地以藏尸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者覆釋所以天望地藏之意所以地藏者由體魄則降故也故以天望招之於天由知氣在上故也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者體魄降入於地為陰故死者北首歸陰之義死者既歸陰則生者南鄉歸陽也皆從其初者謂今世飯腥苴孰與死者北首生者南鄉之等非是今時始為此事皆取法於上古中古而來故云皆從其朔前文云燔黍捭豚謂中古之時次云及其死也似還論中古之死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上棟下宇及在五帝以來此及其死也而云升屋則非神農時也故熊氏云及其死也以為五帝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以為及其死也還論中古時飯腥苴孰謂五帝時故云然後其義非也注正義曰伏犧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若易歷三古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故易緯云蒼牙通靈昌之成運孔演命明道經蒼牙則伏犧也昌則文王也孔則孔子也故易繫辭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謂文王也若三王對五帝則五帝亦為上古故士冠記云大古冠布下云三王共皮弁則大古五帝時大古亦上古也不同者以其文各有所對故上古中古不同也此云中古者謂神農也知者以明堂位云土鼓葦籥伊耆氏之樂又郊特牲云伊耆氏始為蜡是報田之祭伊耆氏始為蜡則於時始為田也今此云蕢桴土鼓故知此謂神農也蕢讀為凷者以經中蕢字乃是草名不可為桴桴與土鼓相連凷是土之流類故讀為凷凷堛也廣雅文土鼓築土為鼓者以與汙尊抔飲相連貴尚質素故知築土為鼓周代極文而不爾也故杜注周禮籥章云以瓦為匡不須築土或以為桴則摶拊也謂摶土為摶拊以手擊之而為樂其築土為鼓先儒未詳蓋築地以當鼓節不云築地鼓者以經稱土鼓故言築土順經文也經云禮之初始諸飲食謂祭祀之禮故始諸飲食其人情之禮起則遠矣故昭二十六年左傳云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是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注寒則累土暑則聚薪柴居其上音義（窟苦忽反橧本又作增又作曾同則登反巢本又作樔助交反）未有火化注食腥也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注此上古之時也音義（茹音汝衣於既反）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注孰治萬物范金注鑄作器用音義（鑄之樹反）合土注瓦瓴甓及甒大音義（合如字徐音閤瓴音零甓步歷反甒音武大音泰甒大皆樽名）以為臺榭宮室牖戶注榭器之所藏也音義（榭音謝本亦作謝牖音酉）以炮注裹燒之也音義（炮薄交反徐扶交反裹音果）以燔注加於火上音義（燔音煩）以亨注煑之鑊也音義（亨普伻反煑也下合亨同鑊戶郭反）以炙注貫之火上音義（炙之石反貫古亂反）以為醴酪注烝釀之也酪酢酨音義（醴音禮酪音洛烝之承反釀女亮反酢七故反酨才再反徐祖冀反）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注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疏（昔者至羽皮正義曰此一節更論上古之事昔者先王既云未有宮室則總是五帝之前云未有火化之事則唯為伏犧之前以上文中古神農有火故也云冬則居營窟者營累其土而為窟高地則穴於地地下則窟於地上謂於地上累土而為窟云夏則居橧巢者謂橧聚其薪以為巢云飲其血茹其毛者雖

（食爲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助飽也若漢時蘇武以雪雜羊毛而食之是其類也後聖有作至皆從其朔者此一節論中古神農及五帝并三王之事各隨文解之也後聖有作者謂上古之後聖人作起也然後脩火之利者謂神農也火利言脩者火利先有用之蕳少至神農更脩益使多故云脩知者以世本云燧人出火案鄭六藝論云燧人在伏羲之前凡六紀九十一代廣雅云一紀二十六萬七千年六紀計一百六十萬二千年也范金合土者范金者謂爲形范以鑄金器合土者謂和合其土燒之以作器物以爲臺榭宮室牖戶者謂五帝時也以炮以燔以爲醴酪及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之屬亦五帝時也皆從其朔者謂今世所爲范金合土燒炙醴酪之屬非始造之皆做法中古以來故云皆從其朔注正義曰孰治萬物者孰謂亨煮冶謂陶鑄也瓦瓴甓及甒大者檀弓云有虞氏之瓦棺釋器云瓴甋謂之甓郭注云甗塼也禮器云君尊瓦甒又明堂云泰有虞氏之尊此等皆燒土爲之知榭器之所藏也者案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云樂器藏焉爾穀梁云樂器之所藏是也）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注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粢讀爲齊聲之誤也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也祝祝爲主人饗神辭也嘏祝爲尸致福於主人之辭也祜福也福之言備也

音義（醆側眼反粢依注爲齊才細反注皆同醍音體嘏本或作假古雅反祜音戶粢讀音咨泛芳歛反徐音汎盎烏浪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因於古昔所供之物并酒之所陳之處玄酒在室者玄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玄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玄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醆在戶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爲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近南戶故云醴醆在戶皇氏曰醴在戶內醆在戶外義或然也其泛齊所陳當在玄酒南醴齊北雖無文約之可知也以熊氏崔氏並云此據禘祭用四齊不用泛齊也粢醍在堂者以卑之故陳列又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陳其犧牲者謂將祭之夕省牲之時及祭日之旦迎牲而入麗於碑案特牲禮陳鼎于門外北面獸在鼎南東首牲在獸西西上北首其天子諸侯夕省牲之時亦陳於廟門外橫行西上備其鼎俎者以牲㸑於鑊鑊在廟門之外鼎隨鑊設各陳於鑊西取牲體以實其鼎舉鼎而入設於阼階下南北陳之俎設於鼎西以次載於俎也故云備其鼎俎案少牢陳鼎于廟門之外東方西面北上又云鼎入陳于東方當序西面北上俎皆設于鼎西是也列其琴瑟者琴瑟在堂而登歌故書云搏拊琴瑟以詠是也管磬鐘鼓者堂下之樂則書云下管鼗鼓笙鏞以間是也其歌鐘歌磬亦在堂下脩其祝嘏者祝謂以主人之辭饗神嘏謂祝以尸之辭致福而嘏主人也以降上神與其先祖者上神謂在上精魂之神即先祖也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協句而言之分而爲二耳皇氏熊氏等云上神謂天）

神也以正君臣者祭統云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是以正君臣也以篤父子者祭統云尸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以篤父子也以睦兄弟者祭統云昭與昭齒穆與穆齒特牲云主人洗爵獻長兄弟衆兄弟是以睦兄弟也以齊上下者祭統云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是也夫婦有所者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及特牲夫婦交相致爵是也是謂承天之祜者言行上事得所則承受天之祜福也注正義曰今禮饌具所因於古者此玄酒在室及下作其祝號并然後退而合亨皆是今世祭祀之禮醴醆犧牲之屬是饌具也用古玄酒醴酪是所以因於古故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也云及其事義者從玄酒以下至其先祖以上是事也以正君臣以下至承天之祜是義也云粢讀為齊者案爾雅云粢稷也作酒用黍不用稷故知粢當為齊聲相近而致誤引周禮五齊者是酒正文也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葱白色如今酇酒矣醍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醍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醆又周禮醍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案此注澄是沈齊案酒正注澄酒是三酒二注不同故趙商疑而致問鄭答之云此本不誤轉寫盎澄字耳如鄭所答是轉寫酒正之文誤盎澄字當云酒三酒也則是與禮運注同然案坊記云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注云淫猶貪也又以澄為清酒田瓊疑而致問鄭答之云禮運云醴醆醍澄各是一物皆不言酒故推其意澄為沈齊酒為三酒坊記云醴也醆也澄也皆言酒故因注云澄酒清酒也其實沈齊也如鄭此言坊記所云醴酒醆酒五齊亦言酒則澄酒是沈齊也是五者最清故云澄酒非為三酒之中清酒也是與禮運不異也云奠之不同處重古略近者奠之或在室或在堂或在下是不同處古酒奠於室近酒奠於堂或奠於下是重古略近云祝祝為主人饗神辭者案特牲少牢禮云祝稱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伯某尚饗是祝為主人饗神辭云嘏祝為尸致福於主人之辭者此下云嘏以慈告詩小雅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於主人之辭也云祜福也者釋詁文福之言備郊特牲文言嘉慶備具福之道也其用酒之法崔氏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為賓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醑尸酢用清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還酌醴齊再獻后還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盎齊三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為王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祫禘時祭本明所用總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於禘皆用二齊醴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為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也又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

盎齊以酳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禘之法既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玄酒凡六尊也通斝彝盛明水黃彝盛玄酒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玄酒之尊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袞冕而入尸亦袞冕入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為宮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啓其毛而祝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牲魯公騂犅案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太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薦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知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尸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焫蕭合馨薌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饋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壺尊盎齊以獻尸為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醴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五飯訖王以玉爵因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為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為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為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為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謂后酳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為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為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案特牲有三加則天子以下加爵之數依尊卑不秖三加也故特牲三加爵別有嗣子舉奠文王世子諸侯謂之上嗣舉奠天子亦當然崔氏以為后獻皆用爵又以九獻之外加爵用璧角璧散今案內宰云后祼獻則贊瑤爵亦如之鄭注云瑤爵謂尸卒食王既酳尸后亞獻之始用瑤爵則后未酳尸以前不用也又鄭注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可知此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醍齊沈齊盛以象尊王朝踐獻用醴齊后亞獻用盎齊王饋獻用醍齊后亞獻用沈齊尸卒食王酳尸因朝踐醴齊后酳尸因饋食沈齊諸臣為賓獻亦用沈齊禘祭無降神之樂熊氏以為大祭皆有三始有降神之樂又未毀廟者皆就其廟祭之其餘皆如祫祭之禮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醍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者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既多不得唯兩而已前已備釋也時祭唯用二齊其諸侯用齊及酒皆視天子具如前說其魯及王者之後皆九獻其行之法與天子同侯伯七

（獻朝踐及饋獻時君皆不獻於九獻之中減二故為七獻也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是也子男五獻者亦以薦腥饋孰二節君皆不獻酳尸之時但有君一獻而已九獻之中去其四故為五此皆崔氏之說今案特牲少牢尸食之後主人主婦及賓備行三獻主婦因獻而得受酢今子男尸食之後但得一獻夫人不得受酢不如卿大夫理亦不通蓋子男饋孰以前君與夫人並無獻也食後行三獻通二灌為五也禮器所云自據侯伯七獻之制也一曰尸酢侯伯子男亦用所獻之齊也）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此謂薦上古中古之食也周禮祝號有六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祇號四曰牲號五曰齍號六曰幣號號者所以尊神顯物也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皆所以法於大古也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此以下皆所法於中古也越席翦蒲也冪覆尊也澣帛練染以為祭服嘉樂也莫虛無也孝經說曰上通無莫音義（祝之六反徐之又反注同殽本或作肴戶交反越席音活注同字書作趏杜元凱云結草冪本又作羃同莫歷反衣其於既反澣戶管反示隸音祇本又作氏齍音咨黍稷大音太下大史同爓似廉反染如豔反又如琰反樂也音洛）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

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注此謂薦今世之食也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肉之貴賤以為衆俎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義也祥善也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也音義（鈃本又作鉶音刑盛和羹器形如小鼎羹音庚舊音衡分別彼列反下文同）此禮之大成也注解子游以禮所成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祀用上古中古之法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此是用上古也孰其殽以下用中古也作其祝號者謂造其鬼神及牲玉美號之辭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玄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薦其血毛者亦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於室也腥其俎者亦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於尸前也孰其殽者殽骨體也孰謂以湯爓之以其所爓骨體進於尸前也與其越席至澣帛皆謂祭初之時越席謂蒲席疏布謂麤布若依周禮越席疏布是祭天之物此經云君與夫人則宗廟之禮也此蓋記者雜陳夏殷諸侯之禮故雖宗廟而用越席疏布也衣其澣帛者謂祭服練帛染而為之醴醆以獻者朝踐之時用醴饋食之時用醆薦其燔炙者謂燔肉炙肝案特牲禮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長以燔從則此君薦用炙夫人薦用燔是也皇氏云燔謂薦孰之時焫蕭合馨薌知不然者案詩楚茨云或燔或炙鄭云燔燔肉也炙炙肝也則知此燔炙亦然皇說非也君與夫人交獻第一君獻第二夫人獻第三君獻第四夫人獻是君與夫人交錯而獻也以嘉魂魄者謂設此在上祭祀之禮所以嘉善於死者之魂魄是謂合莫莫謂虛無寂寞言死者精神虛無寂寞得生者嘉善而神

來歆饗是生者和合於寂寞但禮運之作因魯之失禮孔子乃為廣陳天子諸侯之事及五帝三王之道其言雜亂或先或後其文不次舉其大綱不可以一代定其法制不可以一槩正其先後若審此理則無所疑惑然後至大祥者論祭饋之節供事鬼神及祭末獻賓并祭竟燕飲饗食賓客兄弟然後退而合亨者前明薦爓既未孰今至饋食乃退取鼎爓肉更合亨之令孰擬更薦尸又尸俎唯載右體其餘不載者及左體等亦於鑊中亨煑之故云合亨體其犬豕牛羊者亨之既孰乃體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供尸及待賓客兄弟等體其犬豕牛羊謂分別骨之貴賤以為衆俎知非尸前正俎者以此經所陳多是祭末之事若是尸前正俎當云是謂合莫不得云是謂大祥既是人之祥善故為祭末饗燕之衆俎也實其簠簋籩豆鉶羹者此舉事尸之時所供設也若籩豆亦兼據賓客及兄弟之等故特牲少牢賓及衆賓兄弟之等皆有籩豆及俎是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者此論祭祀祝嘏之辭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鬛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少牢又云主人獻尸祝嘏主人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嘏以慈告言祝嘏於時以神之恩慈而告主人是謂大祥者祥善也謂饋食之時薦今世之食於人道為善故為大祥注正義曰案周禮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注若皇天上帝二曰鬼號注若皇祖伯某三曰祇號若后土地祇四曰牲號若牛曰一元大武五曰齍號若稷曰明粢六曰幣號若幣曰量幣是也云號者所以尊神顯物者其神號鬼號亦號是尊神也牲號齍號幣號是顯物也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胉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

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之為豚解云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者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於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横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孰次於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是也此則腥以法上古爓法中古也云澣帛練染以為祭服者此亦異代禮也周禮則先染絲乃織成而為衣故玉藻云士不衣織云孝經說曰上通無莫者孝經緯文言人之精靈所感上通元氣寂寞引之者證莫為虛無正本元字作無謂虛無寂寞義或然也各首其義者首猶本也孝子告神以孝為首神告孝子以慈為首各本祝嘏之義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

注政亂禮失以為魯尚愈音義（於音鳴呼好奴反舍音捨下舍禮皆同）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注非猶失也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言子孫不能奉行興之音義（禘大計反鼷音兮）

疏正義曰此明孔子歎意前始發歎末言自歎之意子游有問即隨問而答答事既畢故更述其所懷嗚呼哀哉是傷歎之辭言觀周家文武之道已經幽厲之亂傷此禮儀法則無可觀瞻唯魯國稍可吾捨此魯國更何之適而觀禮乎言魯國尚愈愈勝也言尚勝於餘國故韓宣子適魯云周禮盡在魯矣魯之郊禘非禮也者魯合郊禘也非是非禮但郊失禮則牛口傷禘失禮躋僖公注正義曰郊牛口傷宣三年經文鼷鼠食其角成七年經文四卜郊不從僖三十一年

（經文言子孫不能承奉與行周公之道故致使郊牛有害卜郊不從）

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注先祖法度子孫所當守音義（契息列反）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注（正義曰杞郊禹宋郊契蓋是夏殷天子之事杞宋是其子孫當所保守勿使有失案祭法云夏郊鯀殷郊冥今杞郊禹宋郊契者以鯀冥之德薄故更郊禹契蓋時王所命也）

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注假亦大也不敢改其常古之法度是謂大大也將言今不然疏（正義曰言天子諸侯所祭之時祝以主人之辭而告神神以嘏福而與主人二者皆依舊禮無敢易其常事古法是謂大假假大也既不敢易法是於禮法大中之大謂大大之極也注正義曰假大也釋詁文以經既有大字故云假亦大也從此以前皆論法於古道則為善故上云承天之祜次云是謂合莫又次云是謂大祥又次云是謂大假皆論其善也所以論其善者將欲論其惡故也鄭云將言今不然今謂孔子之時也禮廢政壞不如大祥大假之等自此以下皆論今時之惡故下云是謂幽國是謂僭君是也）

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注藏於宗祝巫史言君不知有也幽闇也國闇者君與大夫俱不明也疏（正義曰祝謂主人之辭告神嘏謂尸之辭致福告於主人皆從古法依舊禮辭說當須以法用之於國今乃棄去不用藏於宗祝巫史之家乃更改易古禮自為辭說非禮也而國之君臣秖聞今日祝嘏之辭不知古禮舊說當是君臣俱闇故云是謂幽國）

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注僭禮之君也醆斝先王之爵也唯魯與王者之後得用之耳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音義（醆斝古雅反又音嫁爵名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疏（正義曰醆是夏爵斝是殷爵若是夏殷之後祭祀之時得以醆斝及於尸君其餘諸侯於禮不合今者諸侯等祭祀之時乃以醆斝及於尸君非禮也此諸侯乃是僭禮之君注正義曰案明堂位云夏曰醆殷曰斝是先王之爵也天子有六代之樂王者之後得用郊天故知唯天子王者之後得用之其餘諸侯用時王之器而已此醆斝謂祭祀尸未入之時祝酌奠於鉶南者也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是也若尋常獻尸則用玉爵耳）

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注劫脅之君也冕弁君之尊服兵革君之武衛及軍器也音義（脅許劫反）疏（正義曰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者私家大夫以下稱家冕是袞冕弁是皮弁冕弁是朝廷之尊服兵革是國家防衛之器而大夫私家藏之故云非禮也是謂脅君者脅劫脅也私藏公物則見此君恒被臣之劫脅）

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注臣之奢富儗於國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音義（儗音擬焉於虔反）疏（正義曰大夫具官者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故孔子譏管仲云官事不攝焉得儉是也祭器不假

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又云王之下大夫亦四命聲樂皆具者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為上事則為非禮也是謂亂國者大夫為此上諸事與君相敵乃是敗亂之國也

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注臣有喪昏之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或與僕相等輩而處是謂君臣共國無尊卑也有喪昏不歸唯君耳臣有喪昏當致事而歸僕又不可與士齒音義（期居其反朝直遥反注同或與僕相息亮反一讀如字則連下為句等輩卜内反）疏（正義曰仕於公曰臣者公是諸侯之號臣是至賤之稱今若仕於諸侯其自稱以至賤之辭而曰臣自貶退也仕於家曰僕者謂卿大夫之僕又賤於臣若仕於大夫之家即自稱曰僕彌更卑賤也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者若君有喪昏則恒在於國不歸臣有喪昏則歸嚮家一期之間不復使役也故云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禮也者今臣之有喪乃不致事身著衰裳而入君朝或與家臣之僕錯雜而居齊齒等輩是為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者君之喪昏而在國臣有喪昏而不歸家亦在國是君與臣同國又臣是卿大夫與僕雜居且臣是君之臣僕是臣之僕今卿大夫與僕雜居尊卑無别亦是君臣共國也）

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注言今不然也春秋昭元年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刺其有千乘之國不能容其母弟音義（鍼其廉反又祇廉反乘時證反）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注以禮籍入謂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也天子雖尊舍人宗廟猶有敬焉自拱勑也音義（壞音怪惡烏路反拱徐居勇反後拱持同）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為謔注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甯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弑焉音義（謔許約反甯本又作寧案左傳作寧公羊作甯各依字讀父音甫數色角反取弑申志反又如字）疏（正義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者案王制云天子之田方千里是也以處其子孫者謂子孫若有功德者封為諸侯無功德直食邑於畿內也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者謂諸侯子孫封為卿大夫若其有大功德其子孫亦有采地故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是處其子孫也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者大夫位卑不合割其采地以處子孫但大夫以采地之祿養其子孫故云以處其子孫然從是謂幽國以下皆論其臣惡今此云是謂制度而論善者此論古之制度如此今日則不然為今惡起文故云是謂制度非論今日之好故注云言今不然也注正義曰此所引春秋昭元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諸侯有國處子孫之義譏秦伯不然也陳靈至弑焉者此

宣十年左傳文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徵舒之母夏姬公謂孔寧儀行父曰徵舒似女行父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後楚殺徵舒立成公是取弒也

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注疾今失禮如此為言禮之大義也柄所操以治事音義（柄兵命反儐必刃反治政皇如字徐直吏反下文注以治事同為于偽反下又為遂為皆同操七刀反）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注又為言政失君危之禍敗也肅駿也疵病也音義（倍步內反敝音弊本亦作獘疵才斯反駿恤俊反）疏（正義曰此一經疾時失禮致此上禍敗之事故為言禮之大義禮者君之大柄者言人君治國須禮如巧匠治物執斤斧之柄所以別嫌明微者此以下亦並明用禮為柄之事使寡婦不夜哭是別嫌君子表微是明微也儐鬼神者接賓以禮曰儐以禮郊天祀地及一切神明是儐鬼神也考制度者考成也制度謂廣狹丈尺以禮成之也別仁義者仁生義殺各使中禮有分別也所以治政安君也者用禮為柄如前諸事故治國得政君獲安存故孝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大臣謂大夫以上倍謂倍君行私也或有屢諫不聽皆越關倍君而去小臣竊者小臣士以下竊者盜也職閣位卑但為竊盜府庫之事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者肅駿急也敝凋殘也君位已危大臣又倍小臣盜竊愚君無奈此何唯知暴怒急行刑罰故云刑肅上下乖離故云俗敝俗敝刑肅故法教無常注正義曰案釋詁文云肅駿俱訓為疾是肅為駿也釋詁文又云疵病也疵國者君既危於上臣又叛於下刑罰嚴重風俗凋敝皆國之病故云疵國）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注於此又遂為之言政也藏謂輝光於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音義（輝音暉見賢遍反）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注降下也殽天之氣以下教令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也音義（殽戶教反注及下同）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注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音義（會古外反）降于祖廟之謂仁義注謂教令由祖下者大傳曰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音義（上時掌反下上配上生皆同）降於山川之謂興作注謂教令由山川下者也山川有草木禽獸可作器物共國事音義（共音恭）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注謂教令由五祀下者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注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疏

正義曰此一節以上文云政之不正則國亂君危此則廣言政之大理本于天地及宗廟山川五祀而來所來既重故君用之得藏身安固也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者故因上起下之辭人君身在於中則政於外人但見其政不見其身若政之美盛則君身安静故云政者所以藏身也鄭云藏謂輝光于外而形體不見若日月星辰之神是也是故夫政必本于天是故謂政是藏身之固其事既重所施教令必本于天而来天有運移若星辰圍遶北極氣有陰陽若冬夏之有寒暑殽以降命者殽效也言人君法效天氣以降下政教之命效星辰運轉於北極為昏媾姻亞效天之陰陽寒暑為刑獄賞罰是殽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殽地者上云政本於天此論政降於地上既云必本於天殽以降命此亦當云必本於地殽以降命但上文既具故此略而變文直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命者政令之命降下於社謂從社而來以降民也社即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法社以下教令故云謂殽地地有五土生物不同人君法地亦養物不一也降于祖廟者此亦政教之命降下於民由祖廟而來謂法祖廟以下政令之謂仁義者父親仁也祖尊義也言法此父祖施仁義於民也上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此亦當云命降于祖之謂殽廟以上文既具故此又略而變文與上不同自下皆然也降於山川者謂所施政令之命下於民者從山川而來謂法效山川以為教令也之謂興作者山川有草木鳥獸可作器物人君法山川以興作其物也降於五祀者所施政令降於民者從五祀而來謂法此五祀之神以施政令也之謂制度者初造五祀之神既立中霤門戶竈行大小形制各有法度後王所以取為制度等級也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者政既法天地法祖廟山川五祀所重若此謹慎行之所以藏其身而堅固注正義曰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禮者天之經地之義為父子兄弟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

育為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注云天有運移之期陰陽之節總包之也皆法天之所為以下教令也下云社者神地之道此云土地之主則神也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者此大司徒文五地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各有所生五地總生萬物人君法之施政令亦總養萬民也自禰至義也者引此者證祖禰廟有仁義也云自禰率而上至于祖遠者輕仁也者自用也率循也言用禰之仁依循而上以至於祖遠者恩愛漸輕是據仁恩也自祖率而下至于禰高者重義也者言用祖之義依循而下以至于禰高者尊重是義事也祖廟之中自然有此仁義人君法之施此仁義教令以教下民也云五祀有中霤門戶竈行之神此始為宮室制度者如鄭此言則五祀神者謂初造五祀之神此人造五祀有其制度後王法此人之神更為制度此人造五祀非五祀本神也其五祀亦自然有其虛無之神非後王所取法也故此不言之政之行如此何用城郭溝池之為者言政之行若能如此法天陰陽使賞罰得所法地高下令尊卑有序法之祖廟而行仁義法之山川五祀而為興作制度若能如此則民懷其德禍害不來何所防禦故云何用城郭溝池之為言不用城郭溝池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考證

禮運而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臣名南按宋儒解作立志之志孔子自言有志於行道文義似順鄭則以古書解志字也

疏大道之行也謂廣○廣字下闕三字又雖然下及尚可知於下並闕三字各本俱同無可考補

注疏姓言名偃字子游魯人也○臣名南按魯人也當作吳人也今常熟縣即子游故里

又疏以下云禹湯文武成王○王字下闕五字臣名南按當是惟唐堯虞舜五字下節疏文可證又案辨名下闕二字當是記曰二字倍人曰茂十人曰選云云此蔡氏辨名記語也見月令孟夏太尉贊傑俊疏

是謂小康○陳澔集說引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三王之世為小康有老氏意而語又引以實之且謂禮為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所謂孔子曰記者之辭也

而不足徵也注徵成也○朱子曰徵證也言二國不足取以為證以文獻不足故也臣名南按朱子說足以矯鄭之失

吾以是觀之疏即下云夫禮之初以○下闕三字按以字誤也以下節疏文推之當云即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

注疏觀此夏○下闕四字又求夏后之後而得下闕四字按當作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又徵者徵下闕四字

又疏皇帝墳典○臣名南按此據孔安國尚書序謂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也舊本訛作黃帝誤矣今改正

皆從其初疏前文云○下闕八字又上棟下宇之上闕八字又時也之上以為五帝之下並闕九字

皆從其朔注朔亦初也亦謂今行之然○此下闕疏一大段自先王未有宮室至然後修火之利十二句疏

解並失舊本共七行每行雖間有十數字然已不復成句矣姑盡闕之

粢醍在堂注四曰醍齊○臣召南按酒正作緹齊從糸注云緹者成而紅赤則此注醍字傳寫之誤也

注疏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臣召南按司尊彝注曰祼謂以圭瓚酌鬱鬯始獻尸也后於是以璋瓚酌亞灌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賈疏曰此注引郊特牲后亞王祼後王乃出迎

牲按內宰注云王既灌與此違者彼注取王事自相亞故先言王既灌出迎牲后乃後灌其實以此注為正也據賈疏事有先後則后從灌二獻也當在出迎牲之上

又疏至薦孰之時○下闕三字臣召南按當是尸入室三字也又祝以斝爵酌下闕五字按當是奠詔主人拜五字也又取腸間脂上闕五字按當是薦孰時祝更五字也又奠謂薦孰下闕五字按二字當作時也下三字不可曉又以妥尸上闕三字按當是主人拜三字也又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本文作祝妥尸此拜字誤又則后未酳尸下闕五字按當是以前不用也五字又正獻之外下闕五字按當是加爵並得用五字又其禘祭所用四齊者以下闕文凡八處俱闕五字

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注魯之郊牛口傷鼷鼠食其角又有四卜郊不從是周公之道衰矣○臣召

南按此注非也下文明言杞宋之郊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祭天地不王不禘惟杞宋以王者之後亦得行之魯非先代之後以諸侯而上僭天子不能守其祖周公之法制為可惜也豈謂其郊禘不度致郊牛之災傷為不能行禮乎哉

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疏謹慎行之○下闕三字又此段闕文共五處俱三字

禮記注疏卷二十一考證

謹按第二頁後三行疏刋本監本毛本並闕大道德三字據宋本補

後五行疏諸本闕不見大三字又前代也三字並據宋本補

第三頁後三行疏闕周公此大道五字據宋本補

後四行疏闕記云二字據宋本補

第九頁前八行疏其本尊大刋本大訛天今改

第十頁前六行疏制禮既畀刋本畀訛畢今改

第十一頁前六行疏論披撿二記之書刋本二訛工今改

後七行疏諸本闕下是也三字據宋本補

後八行疏闕禮堪成與四字據宋本補

第十二頁前一行疏闕東樓公封四字又騐之義故四字並據宋本補

第十四頁前四行疏闕燔黍捭豚謂中古之八字據宋本補

前五行疏闕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九字又也而之升屋則非神農九字並據宋本補

前六行疏闕時或為三王時皇氏以九字據宋本補

第十五頁後六行至十六頁前四行疏全闕據宋本補

第二十頁後七行疏闕陳於堂三字據宋本補

後八行疏闕奠於饌南故五字又既奠之後又五字並據宋本補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疏闕時當此大合五字又主人拜三字並據宋本補

後一行疏闕以前不用也五字據宋本補

後二行疏闕諸臣加爵用五字據宋本補

後三行疏闕在夏醴齊盎五字據宋本補

後四行疏闕醴齊后亞獻五字又王酳尸因朝踐六字並據宋本補

後五行疏闕沈齊祢祭無五字又樂又未毀廟五字並據宋本補

後六行疏闕祭用二齊者五字又尊盛醴齊用五字並據宋本補

後七行疏闕一尊盛明水五字據宋本補

第二十三頁前五行注闕解子游以禮所成也八字據宋本補

第三十二頁後七行疏闕所以藏三字據宋本補

第三十三頁前一行疏闕法天之三字據宋本補

前二行疏闕社者神三字據宋本補

前三行疏闕有所生三字據宋本補

前六行疏闕施此仁義四字云五祀三字並據宋本本補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悳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三）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禮運

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注並并也謂比方之也存察也治所以樂其事居也音義（所樂音岳又音洛又五孝反好也注同治直吏反注同下以自治注身治成治皆放此並步頂反）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注順時以養財尊師以教民而以治政則無過差矣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音義（差初佳反一音初買反曰仁本亦作人）疏（正義曰此一節結上政令之命降于天地宗廟之等使禮儀有序民得治理故聖人參於天地者政是聖人藏身之固所以聖人參擬於天地則法于天地是也並於鬼神者並謂比方鬼神則祖廟山川五祀也言比方祖廟山川五祀而為事以治政者治謂修治也言參擬天地比並鬼神以修治政教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者存謂觀察也天有運移寒暑地有五土生殖廟有祖禰仁義皆是人之所觀察言聖王能處其人所觀察之事以為政則禮得次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者謂典作器物宮室制度皆是人之所樂聖人能愛

（玩民之所樂以教於民則民得治理各樂其事業居處也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者若天不生時地不生財父不生子師不教訓直欲令人君教之不可教誨則君多有過今人君順天時以養財尊師傅以教民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故人君得立於無過之地言其功易成無過差也）

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注明猶尊也音義（養羊尚反又如字下同）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注則當為明人之道

身治居安名顯則不苟生也不義而死舍義而生是不愛死患生也音義（則君則音明出注分扶問反後文注除三分去一三分益一皆同舍音捨）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政之大體皆下之事上非上之事下也上下分定人皆以死事上君者所明也者明猶尊也謂在下百姓所尊奉君使之光顯尊明非明人者也者非謂違君尊明在下之人下云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並與此義同以所明與所養所事文同相類故鄭以明為尊也故君明人則有過者君位既尊乃自下顯尊人於理不順故云則有過養人則不足者君唯一身若養百姓力不能周贍故云養人則不足也事人則失位者君尊在上而屈事於在下之人是失位也故禮達而分定者達謂曉達分謂尊卑之分以下之事上於禮當然人皆知之是禮之曉達尊者居上卑者處下是上下分定也故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者愛謂貪愛患謂恥患人皆知禮上下分定君有危難皆欲殺之故人皆貪愛其以義而死競欲致死殺之恥患其不義而生不欲苟且生也注正義曰則當為明者以此則君以自治覆述上文故知則當為明）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注用知者之謀勇者之斷仁者之施足以成治矣詐者害民信怒者害民命貪者害民財三者亂之原音義（知音智注同去羌呂反後皆同斷丁亂反施治豉反下施生同）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注變當為辯聲之誤也辯猶正也君守社稷臣衛君宗廟者患謂見圍入音義（之變音辯

出注）疏（正義曰上既禮達分定患其不義而生因上生下故云故也此論去不義之事用人之知去其詐者知謂謀計曉達前事詐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者勇謂果敢決斷能除惡人凶暴怒者不敢為之故云去其怒也用人之仁去其貪者仁者好施不苟求其財貪者見之心慚止息也故云去其貪也注正義曰言用此三者足以成治如鄭此言但得知者勇者仁者則足以成治矣何須用詐怒貪者乎故云去之如鄭此言則解之當云選用人知者退去其姦詐者不須用之為其害民信也用人之勇者去其忿怒不須用之為其害民命也用人之仁者去其貪殘不須用之為其害民財也如注之意指當如此先師既為前解故備載之任使哲擇焉變與義相對明是正禮變為惡事故讀為辯辯即正也以聲相近故致字誤云臣衛君宗廟者恐是臣之宗廟故云衛君宗廟致死案孝經云守其宗廟謂大夫家之宗廟此所以為君宗廟者以人臣義

（則進不則退不可致死於己宗廟故為君宗廟也孝經謂不被黜削恒得守之故為己宗廟所據意異也）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注耐古能字傳書世異古字時有存者則亦有今誤矣意心所無慮也辟開也音義（耐音能辟婢亦反徐芳益反傳丈專反）疏（正義曰此承上君死社稷以統於下然後能治其國因上生下故云故也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此孔子說聖人所能以天下和合共為一家能以中國共為一人者問其所能致之意非意之也者釋其能致之理所以能致者非是以意測度謀慮而已須知其諸事謂以下之事必知其情者謂必知民之情也則下文

七情是也辟於其義者謂開闢其義以教之則下文父慈子孝十者之類是也明於其利者謂顯明利事以安之則下文講信修睦是也達於其患者謂曉達其禍患而防護之則下文爭奪相殺是也然後能為之者聖人必知此情義利患然後能使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皆感義懷德而歸之注正義曰案說文云耐者鬚也鬚謂頤下之毛象形字也古者犯罪以髡其鬚謂之耐罪故字從寸寸為法也以不虧形體猶堪其事故謂之耐漢書惠帝紀中具有其事古之能字為此耐字取堪能之義故古之能字皆作耐字後來能字乃假借鼈三足為能是後世傳書世人殊異耐字悉作能也故云傳書世異今書雖悉作能或有作耐字者則此耐以天下為一家及樂記云人不能無樂仍作耐字是古字時有存者云則亦有今誤矣者今書雖存古字為耐亦有誤不安寸直作而字則易屯象云利建侯而不寧及劉向說苑能字皆為而也是亦有今誤矣案鄭注樂記耐古能字後世變之此獨存焉古以能為三台字兩注雖異其意同矣彼云後世變之即此傳書世異也彼云此獨存焉即此云古字時有存者云古以能為三台字者謂今世以能字為堪能之能古者以能字為三台字是古今異也云意心所無慮者謂於無形之處用心思慮無慮即慮無也宣十二年左傳云前茅慮無是備慮無形之處謂聖人以德義而感天下非是以意豫前無時以測度思慮故云非意也一云心所無慮謂心無所思慮但知其情等而已）

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修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

注極言人事音義（惡烏路反下皆同弟弟上如字下音悌長竹丈反爭爭鬬之爭）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注唯禮可耳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中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注言人情之難知明禮之重音義（度大洛反見賢遍反）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上經情義利患四者聖人皆知之能有天下故此覆釋情義利患必須禮以治之又明人之欲惡在心難知若其舍禮無由可化喜怒哀懼愛惡欲者案昭二十五年左傳云天有六

氣在人為六情謂喜怒哀樂好惡此之喜怒及哀惡與彼同也此云欲則彼云樂也此云愛則彼好也謂六情之外增一懼而為七熊氏云懼則怒中之小別以見怒而怖懼耳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也案彼傳云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晦樂生於明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其義可知也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者此文先從親者為始以漸至疏故長幼在後君臣處末案昭二十六年左傳云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與此大同兄愛即此兄良也弟敬即此弟弟也夫和即此夫義也故彼云夫和而義妻柔即此婦聽也君令即此君仁也以仁恩而號令臣共即此臣忠也又隱三年左傳云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義亦同但傳之二文皆以國家之事言之故先君臣後父子但異人之說既有多少不皆同也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者七情好惡不定故云治十義俱是義事故云脩信是深隱故須講

睦惡爭離故云脩各隨事立文也欲惡者心之大端也者端謂頭緒飲食男女是人心所欲之大端緒也死亡貧苦是人心所惡之大端緒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者言人深心厚貌內外爭違包藏欲惡之心既無形體不可測度而知故美惡皆在其心外邊不見其色欲一窮之舍禮何以哉者一謂專一窮謂窮盡言人君欲誠愨專一窮盡人美惡之情若舍去其禮更將何事以知之哉禮所以知人心者有事於中心貌必見於外若七情美善十義流行則舉動無不合禮若七情違辟十義虧損則動作皆失其法故云舍禮何以哉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注言人兼此氣性純也疏（正義曰上既言禮知人情從此以下言人感天地鬼）神而生聖王還因天地鬼神作其法則以化人所以人情萬物可知也故人者天地之德者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人感覆載而生是天地之德也陰陽之交者陰陽則天地也據其氣謂之陰陽據其形謂之天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氣相交乃生故云陰陽之交也鬼神之會者鬼謂形體神謂精靈祭義云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必形體精靈相會然後物生故云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者秀謂秀異言人感五行秀異之氣故有仁義禮知信是五行之秀氣也故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是其氣也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是其性也故注云兼此氣性純也今案下文云鬼神以為徒覆說此經鬼神不云陰陽鬼神者陰陽鬼神天地中物故不重陳鄭下注鬼神謂山川也此義未知孰是故兩存焉

故天秉陽垂日星注秉猶持也言天持陽氣施生照臨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

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注竅孔也言地持陰氣出內於山川以舒五行於四時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必三五者播五行於四時也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合為十五之成數也音義（竅徐苦弔反播彼佐反舒也五行四時絕句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伸音升）

五行之動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注竭

猶負載也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終於南事更相為宮凡六十也五味酸苦辛鹹甘也和之者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滑甘是謂六和五色六章畫繢事也周禮考工記曰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也音義（迭大計反又田結反竭義作揭其列反負擔也還音旋下同六和戶臥反注同更古衡反下同徵張里反南事律名京房律始於執始終於南事凡六十續戶對反圜音環又音圓）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上經人稟天地陰陽鬼神五行而生此又述明天地之德及五行之氣也以陰陽鬼神是天地中物故不重陳但陳天地與五行耳故天秉陽垂日星者此論天德言天秉持陽氣垂懸日星以施生照臨於下也地秉陰竅於山川者此一經總論地之德也謂地秉持於陰氣竅孔也為孔於山川以出納其氣也播五行於四時者播為播散五行金木水火土之氣於春夏秋冬之四時也和而后月生也者若四時不和日月乖度寒燠失所則月不得依時而生者五行四時調和道度不失而后月依時而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者以其依時得節是以三五十五日而得盈滿又三五十五日而虧闕也日無虧闕之理故前經天德直言垂日星地既播五行之氣月有虧盈之理故須備言之故略於天德而詳於地德也五行之動迭相竭也者前經論天地既畢故此）

（更論五行之動動謂運轉竭謂負戴言五行運轉迭相負竭猶若春時木王則水為終謝迭往王者為負竭夏火王則負戴於木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者猶若孟春則建寅之月為諸月之本仲春則以建卯之月為諸月之本是還迴迭相為本也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者五聲謂宮商角徵羽六律謂陽律也舉陽律則陰呂從之可知故十二管也十一月黃鍾為宮十二月大呂為宮是還迴迭相為宮也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為質也者五味謂酸苦辛鹹加之以滑與甘為六和也每月之首各以其物為質是十二月之食還相為質也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為質也者五色謂青赤黃白黑據五方也六章者兼天玄也以玄黑為同色則五中通玄繢以對五方則為六色為六章也為十二月之衣各以色為質故云還相為質注正義曰地持陰氣出納於山川氣有陰氣陽氣皆出於地地體秉陰故雖陽氣亦總謂之陰氣也云以舒五行於四時者謂氣在地中含藏聚斂出於地則舒散故云舒五行於四時也定本無於字直云播五行四時謂宣播五行及四時也五行四時者以金木水火各為一行土無正位分寄四時故云播五行於四時也云此氣和乃后月生而上配日若臣功成進爵位也者此氣謂此五行之氣凡月體之生稟於日光若氣之不和日月行度差錯失於次序則月生不依其時若其五行氣和則月依其時而生上配日也猶若治理得所臣之功成進受爵位上配君也云一盈一闕屈伸之義也者盈謂月光圓滿若臣之進受高位是其伸也闕謂月光虧損若臣之退就下位是其屈也云一曰水二曰火以下是尚書洪範文也積一二三四五總為十五也竭是擔竭之名故為負戴負謂背負戴謂頭戴也云言五行運轉更相為始也者解負戴之義也物之在人上謂之為負戴氣之過去在上者其在下者亦負戴也春為木王負戴於水夏為火王負戴於木秋為金王負戴於火冬為水王負戴於金是也）

更相為始負戴前氣也云其管陽曰律陰曰呂布十二辰始於黃鍾管長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者皆律歷志文云終於南事更相為宮凡六十也者以十二管更相為宮以黃鍾為始當其為宮備有五聲言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此則相生之次也隨其相生之次毎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畢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蔟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宮上生大蔟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大蔟為第三宮下生南呂為徵上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上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生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上生大蔟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大蔟為羽下生南呂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南呂最處於末故云終於南呂以此言之則南呂為是然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則是京房律法案漢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十二律之數上使大子大傅韋玄成等親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

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一期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正其高下黃鍾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大蔟為商林鍾為徵一日律九寸色育下生謙待色育為宮未知商謙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分微強執始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八弱丙盛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分動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質未下生否與質未為宮形晉商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大呂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分否下生解形分否為宮開時商解形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陵陰下生去南陵陰為宮族嘉商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少出下生分積少出為宮爭南商分積徵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大蔟下生南呂大蔟為宮姑洗商南呂徵一日律八寸未知下生白呂未知為宮南授商白呂徵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時息下生結躬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屈齊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隨期下生未卯隨期為宮形始商未卯徵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形晉下生夷汗形晉為宮依行商夷汗徵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夾鍾下生無射夾鍾為宮中呂商無射徵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開時下生閉掩開時為宮南中商閉掩徵八日

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族嘉下生鄰齊族嘉為宮内負商鄰齊徵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强爭南下生期保爭南為宮物應商期保徵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强姑洗下生應鍾姑洗為宮蕤賓商應鍾徵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强南授下生分烏南授為宮南事商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强變虞下生遲内變虞為宮盛變商遲内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强路時下生未育路時為宮離躬商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一微强形始下生遲時形始為宮制時商遲時徵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依行上生色育依行為宮謙待商色育徵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强中呂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南中上生丙盛南中為宮安度商丙盛徵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内負上生分動内負為宮歸嘉商分動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强物應上生質未物應為宮否與商質未徵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强蕤賓上生大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强南事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盛變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形商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强離宮上生陵陰離宮為宮去南商陵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强制時上生少出制時為宮分積商少出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林鍾上生大蔟林鍾為宮南呂商大蔟徵一日律六寸謙待上生未知謙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去滅上生時息去滅為宮結躬商時息徵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安度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歸嘉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商隨期徵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强否與上生形晉否與為宮夷汗商形晉徵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强夷則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解形上生開時解形為宮閉掩商開時徵八日

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强去南上生族嘉去南為宮鄰齊商族嘉徵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强分積上生爭南分積為宮期保商爭南徵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强南呂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白呂上生南授白呂為宮分烏商南授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强結躬上生變虞結躬為宮遲内商變虞徵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强歸期上生路時歸期為宮未育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未卯上生形始未卯為宮遲時商形始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夷汗上生依行夷汗為宮色育商依行徵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强無射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强閉掩上生南中閉掩為宮丙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鄰齊上生内負鄰齊為宮分動商内負徵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强期保上生物應期保為宮質未商物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强應鍾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徵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强分烏上生南事分烏窮次無徵不為宮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强遲内上生盛變遲内為宮分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未育上生離宮未育為宮陵陰商離宮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强遲時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弱又京房易云十二律得位者生五子失位者生三子不失不得生四子五律得位各生五子謂黄鍾大蔟姑洗林鍾南呂也五五二十五并本五凡三十也失位者生三子亦五律謂大呂夾鍾中呂夷則無射三五十五并本五凡二十二十就三十合成五十也不得不失者生四子謂蕤賓應鍾也二四為八并本二為十也十就五十合為六十也言其得位者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失位者謂以陽居陰以陰居陽不失不得者處陰陽交際之間也又黄鍾大蔟等七律各統一日自為宮其餘五十三律隨所生日六

七等為其日之宮則周一期日數如京房所述然其所生者則黃鍾生色育執始大呂生分否陵陰之類是也其上生三分益一下生三分損一皆漢書律歷志文云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皆有甘滑者周禮食醫之文以四時有四味皆有滑有甘益之為六也是為六和也云五色六章畫繢事也者繢猶畫也然初畫曰畫成文曰繢鄭注司服云畫以為繢是也云周禮考工記曰至謂之巧也證繢畫有五色六章也土以黃其象方者言若畫作土必黃而四方之象地之黃而方鄭注古人之象無天地也為此記者見時有之耳云天時變者畫作天則無定色是隨四時色而為之也鄭司農云畫天隨四時色云火以圜者鄭司農云為圜形似火鄭康成云形如半環然云山以章者鄭康成云獐山物也云水以龍者鄭云龍水物云鳥獸蛇者鄭康成云所謂華蟲也蟲之毛鱗有文采者云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者鄭康成云章明也繢繡皆用五采鮮明之是為巧庾云鄭注考工記以六章為當時行非古人之象而引之以證此者明亦周制也其十二管每月各一得有還相為宮其事可明其食與衣服唯有四時之異故周禮春多酸月令食麥與羊春三月其食皆同夏秋冬亦然無每月之異故月令云春衣青衣夏衣赤衣三月俱同亦無每月之異此云十二食十二衣似月各別衣食者熊氏云此是異代之法故與周禮月令不同或則每時三月衣食雖同大總攷之一歲之中有十二月之異故總云十二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注此言兼氣性之效也音義（別彼列反被皮義反徐扶義反）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

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禮義以為器人情以為田四靈以為畜注天地以至於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者其徵報也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量猶分也鬼神謂山川也山川助地通氣之象也器所以操事田人所捊治也禮之位賓主象天地介僎象陰陽四面之位象四時三賓象三光夫婦象日月亦是也音義（柄本又作枋兵命反量音亮下同畜許六反下同治直吏反麟良人反近附近之近操七刀反捊蒲侯反徐音普溝反介僎上音界下音遵）

疏（正義曰此一節以前文論人稟）天地五行氣性而生此以下論稟氣性之有效驗各依文解之故人者天地之心也者天地高遠在上臨下四方人居其中央動靜應天地天地有人如人腹內有心動靜應人也故云天地之心也王肅云人於天地之間如五藏之有心矣人乃生之最靈其心五藏之最聖也五行之端也者端猶首也萬物悉由五行而生而人最得其妙氣明仁義禮智信為五行之首也王云端始用五行者也食味者人既是天地之心五行之端故有此下之事也五行各有味人則並食之別聲者五行各有聲人則含之皆有分別也被色者五行各有色人則被之以生也被色謂人含帶五色而生者也五行有此三種最為彰著而人皆稟之以生故為五行之端者也然味言食聲言別色言被各別隨義為言也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則法也本根本也人既是天地之心又

帶五色五行五味故聖人作法必用天地為根本也祭帝於郊祭社於國是用天地為本也然則自此至四靈以為畜凡十句分為三重此至五行以為質七句明聖人制教所法象也又自禮義人情二句明聖人為治政之時事也又四靈一句明徵報之功也以陰陽為端者端猶首也用天地為根本又用陰陽為端首也猶如劒戟以近柄處為根本以鋒杪為端首也聖人制法左右法陰陽及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法陰陽為端首也以四時為柄者春生夏長秋斂冬藏是法四時為柄也劒戟須柄而用之聖人為教象須法四時而通也以日星為紀者紀綱紀也日行有次度星有四方列宿分部昏明敬授民時是法日星為綱紀也月以為量者量猶分限也天之運行每三十日為一月而聖人制教亦隨人之才分是法月為教之限量也鬼神以為徒者鬼神謂山川鬼神助地以通氣是以為地之徒屬聖王象之樹立羣臣助己以施教為己徒屬也五行以為質者質體也五行循迴不停周而復始聖人為教亦循還復始是法五行為體也禮義以為器者此以下二句明聖人為治政時事也上既有法象為先故可執禮義為器用如農夫之執耒耜也人情以為田者禮義以為器可耕於人情人情得禮義之耕如田得耒耜之耕也四靈以為畜者此一句明徵報也聖人既法象天地用禮義耕人情故獲天地應以徵報也四靈並至聖人畜之如人養牛馬為畜然自天地為本至此凡十句上四句皆以以字在於事上從月以為量以下六句以字置於事下者上明天道事遠故以字在事上連於天也後明地道事近故以字居下欲連於人案前經云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備論四者此經云天秉陽覆說天有日星次經云地秉陰地有四時并有月也次經云五行之動覆說五行也於前天地陰陽鬼神五行之中唯說天地與五行舉其大者此經總覆前事故云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以日星為紀月以為量鬼神以為徒五行以為質皆覆說前事禮義以為器覆說上舍禮何以哉人情以為田覆說上人情也四靈以為畜一句論若行以前諸事施之得所則四靈報應也注正義曰此並是五行彰著之事而人氣性有之故云兼氣性之效也然前注五行秀氣亦言兼此氣性純而此云氣性效者前明之始此明之末以末故云效效猶驗實也即五味五聲五色是其效也天地以至於五行制作所取象也者天地陰陽四時日星月量鬼神五行等皆外物非人所行故云所取象也謂聖人所法象以為教也云禮義人情其政治也者此是人親自行故云其政治謂聖人行之為政以治天下也云此則春秋始於元終於麟包之矣者言此一經初以天地為本終以四靈為畜是當春秋始於元年終於獲麟也包之者謂春秋元年以後獲麟以前包籠此天地陰陽四時星辰日月之等案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為五始元者氣之始則天地也春者四時之始則四時

也王者政教之始則禮義也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則月以為量也公即位者即一國之始亦禮義也熊氏云春秋書郊祭天是天也書地震是地也書冬無冰是陽也書大雨雹是陰也書春夏秋冬是四時也又四時陰陽也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春秋記事皆書日是日也莊七年恒星不見是星也春秋記事皆有月是月也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是鬼神也桓二年取郜大鼎是金也成十六年雨木冰是木也桓元年秋大水是水也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是火也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是土也金木水火土即五行也春秋得禮則褒失禮則貶是禮義也桓元年公即位先君被弑而行即位安忍其喪其情惡也莊元年不書即位文姜出不忍行即位之禮其情善也此是人情也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四靈為畜也云呂氏說月令而謂之春秋事類相近焉者呂氏謂呂不韋也說十二月之令謂為呂氏春秋事之倫類與孔子所脩春秋相附

（近馬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云器所以操事者操執也謂操執所為之事若手秉耒耜耕田之事手操執之云田人所捊治也者捊謂以手捊聚即耕種耘鋤也即上汙尊而抔飲之類也云禮之位至三光是鄉飲酒義文賓於西北象天主於東南象地介是賓副坐於西南象天嚴凝之氣始於西南僎是主人之觀禮者坐於東北象陽氣之始是介僎象陰陽主人在阼階西面賓在戶西南面介在西階東面僎在房戶之間南面以四者位殊故為四面之位象四時云三賓者衆賓三人在正賓西南面是為三賓也禮器云君在阼夫人在房象日月也云亦是也者以禮之取象其數非一以無正文故取此義而明之故云亦是言亦是法象之義也）以天地為本故物可舉也注物天地所養生以陰陽為端故情可睹也注情以陰陽通也音義（睹丁古反）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注事以四時成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注事以日與星為候興作有次第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注藝猶才也十二月各有分猶人之才各有所長也藝或為倪音義（倪五計反視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注山川守職不移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注事下竟復由上始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注考成也器利則事成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注奧猶主也田無

主則荒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注由用也四靈與羞物為羣疏（正義曰此一節覆明前經諸事若行諸事治理皆應則萬事得成也以天地為本故萬物可舉也天地生養萬物今本天地而為政教故萬物可舉而興也以陰陽為端故人情可睹也人情與陰陽相通今法陰陽為教故人情無隱所以可睹見也以四時為柄故事可勸也生長收藏隨時無失故民不假督勵而事自勸成也以日星為紀故事可列也列猶次第也日中星鳥敬授民時無失早晚故民事有次第也月以為量故功有藝也藝猶才也十二月限分猶人才各有所長聖人隨人才而教之則人竭其才之所長而為功故云功有藝也鬼神以為徒故事可守也山川鬼神各有分職不移今為教引鬼神為徒屬則事無失業故云事可守也五行以為質故事可復也五行周而復始運迴無窮為教法則此則事必不絕故云可復復反也禮義以為器故事行有考也考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治國用禮義為器是器之利者故所治之事行必有成也人情以為田故人以為奧也上人是人民下人是聖人奧主也田無主則荒廢故用人為主今以人情為田用聖人以為田主則人情不荒廢也四靈以為畜故飲食有由也由用也靈是衆物之長長既至為聖人所畜則其屬並隨其長而至得以充庖廚是飲食有用也注正義曰案易文言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溼火就燥是萬物之情因陰陽而通也五行相次終而復始凡所營為之事亦終而復始故云事下竟復由上始也謂事於下終末竟了更復從上而始也考成也釋詁文論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是器利則事成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

淰鳳以為畜故鳥不獝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注淰之言閃也獝狘飛走之貌也失猶去也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音義（鮪于軌反魚名淰音審徐舒冉反矞字又作獝況必反狘況越反閃失冉反）

疏正義曰此一經以上有四靈之文便復解四靈之事故記人假問答以明四靈也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者問答四靈名也謂之靈者謂神靈以此四獸皆有神靈異於他物故謂之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淰者解飲食有由之義也淰水中驚走也魚鮪從龍者龍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淰然驚走也鳳以為畜故鳥不獝者獝驚飛也鳥從鳳鳳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獝然驚飛也麟以為畜故獸不狘者狘驚走也獸從麟者麟既來為人之畜故其屬見人不狘然驚走也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者以龜知人情龜既來應人知人情善惡故人各守其行其情不失也然上三靈皆言其長來而族至則此應云龜以為畜而甲族馴狎今獨云其感信而至者與上三族相互也此言感信則上亦感仁義禮而至也但因龜是知人情之易見者故就龜而言耳又初陳四靈麟在初者孔子獲麟記者隨時所見為先也後列以龍為首依四方之舊次也注正義曰讀淰為閃者淰是水中之形狀故字從水閃是忽有忽無故字從門中人也人在門或見或不見猶是飛而獝起狘是狘然驚走故云獝狘飛走之貌也云龜北方之靈信則至矣者案月令冬云其蟲介注云龜鼈之屬則龜為水蟲水主信故信則至知水主信者易乾鑿度云陽氣合閉信之類故北方水為信水既為信則土為知也故乾鑿度云四時之義皆法中央中央土者可以兼四方之行知之決也是土為知但水土二行俱有信知故樂緯云宮致鳳皇身信羽致幽昌身知又中庸注云水神則信土

神則知是土水俱有信知龜屬北方水大戴禮及樂緯云介蟲三百六十龜為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為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長案月令春其蟲鱗則龍屬東方木也夏其蟲羽則鳳屬南方火也秋其蟲毛則麟屬西方金也案異義說左氏者以昭二十九年傳云水官不脩故龍不至以水生木故為脩母致子之說故服虔注獲麟云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言從乂成而神龜在沼聽聰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為以脩母致子之義也若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脩當方之事則當方之物來應故異義公羊說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瑞周亡失天下之異左氏說麟是中央軒轅大角獸孔子脩春秋者禮脩以致其子故麟來為孔子瑞陳欽說麟西方毛蟲孔子作春秋有立言西方兌兌為口故麟來許慎謹案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更生等議石渠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亡天下之異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玄之闕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見志其言少從以為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興者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然何言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如鄭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熊氏申鄭義云若人臣官脩則脩母致子之應左氏之說是也若人君脩其方則當方來應孔子脩春秋為素王法以立言故西方毛蟲來應未知然否且具錄焉或以脩母致子康成所以不用也故異義公羊說麟木精左氏說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陳欽說麟是西方毛蟲許慎謹案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

麟中央也鄭駁云古者聖賢言事亦有效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則無近誣乎如鄭此言是麟非土精無脩母致子之義也四靈配四方如上所說若其取象理有多途虎雖屬西方以其淺毛得屬中央土也故月令中央土其蟲倮注云虎豹之屬恒淺毛又於陰陽虎屬寅是也麟屬東方取其性仁則屬木也故公羊說麟者木精鄭云金九以木八為妻金性義木性仁得陽氣性似父得陰氣性似母麟毛蟲得木八之氣而性仁鶡冠子云麟北方玄枵之獸是上象不一也鳳屬南方亦屬中央故樂緯云宮致鳳皇是也龜屬北方亦屬東方五行傳云一曰貌時有龜孽是也龍屬東方亦屬天五行傳云皇之不極則有龍蛇之孽是也五行傳又云二曰言時則有介蟲之孽三曰視時則有倮蟲之孽是取象既多理非一概今以頻而無用故不備言其數也釋獸云麐麐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云麟麐身牛尾馬蹄有五采腹下黃高丈二廣雅云麒麟狼頭肉角含仁懷義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檻穽不入羅網文章斌斌故呼為大角之獸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注皆卜筮所造置也埋牲曰瘞幣帛曰繒宣猶揚也繒或作贈音義（著音尸瘞於例反一音於器反繒本又作增同似仍反又則登反又似登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既言龜知人情故此言卜筮所造置之事故先王有事秉蓍龜龜既知人情因美龜德也先王聖人將有大事必秉執蓍龜而問吉凶言蓍者凡卜皆先筮故兼言之也列祭祀自此至禮有序皆秉蓍龜事也陳列祭祀謂郊廟以下皆用卜筮也瘞繒者瘞埋也謂祀地埋牲也祭法云瘞埋於泰折祭地也幣帛曰繒繒之言贈也謂埋告又贈神也宣祝嘏辭說者宣揚也祝嘏有舊辭更宣揚告神也設制度謂造宮室城隍車旗之屬也故國有禮者上諸事旣並用卜筮故國家必有其禮也官有御者國旣有禮故百官各御其事也事有職者官旣有御故百事各有職主也禮有序者凡所行禮皆有次序也）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注患下不信也疏（正義曰此一經為下生文雖並用卜筮而民下猶未見信先王患之更為下諸事使達下也）

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注此所以達禮於下也教民尊神慎居處也宗宗人也瞽樂人也侑四輔也音義（儐皇音賓敬也舊必信反朝直遙反下同筮市制反瞽音古侑音又）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云禮有序故記人因說禮須達下之事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者天子至尊而猶祭於郊以行臣禮而事天也是欲使嚴上之禮達於下天高在上故云定天位也亦即是必本於天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者天子至尊而猶自祭社欲使報恩之禮達於下也地出財故云列地利也亦即是命降于社之謂

（殺地也祖廟所以本仁也者王在宗廟以子禮事尸是欲使仁義之教達於下也亦即降于祖廟之謂仁義山川所以儐鬼神也者王自祭山川是欲使儐敬鬼神之教達於下也儐敬也亦即是降於山川之謂興作也五祀所以本事也者王自祭五祀是欲使本事之教達於下也五祀是制度故云本事也亦即是降於五祀之謂制度也故宗祝在廟者前明因事鬼神使禮達於下此明因委於人使禮達於下也宗宗伯也祝大祝也王在宗廟則委於宗祝示不自專以達下也三公在朝者在朝職事則委任三公也三老在學者乞言則受之三老王前巫者若王弔臨則前委於巫也而後史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不敢為非也既言前巫故云後史也卜筮瞽侑皆在左右者卜筮主決疑瞽是樂人主和也侑是四輔典於規諫者也示不自專故並置左右也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者謂以禮尊神及委任得人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之道也注正義曰自祭帝於郊至五祀所以本事是教民尊神也自宗祝在廟至皆在左右是慎居處也左輔右弼前疑後丞皆侑勸人君為善故以為四輔其四輔之義已具於文王世子）

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注言信得其禮則神物與人皆應之百神列宿也百貨金玉之屬音義（應應對之應宿音秀）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注脩猶飾也藏若其城郭然音義（藏如字徐才浪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禮既達於下有功而見徵應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者百神天之

羣神也王郊天備禮則星辰不忒故云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王祀社盡禮則五穀豐稔金玉露形盡為國家之用故云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王祭廟盡禮而天下皆服行孝慈也詩云無思不服是也王云孝慈之道為遠近所服也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王祭五祀以禮而天下法則行得其正也然前有山川興作此不言者法則之事包之也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此經覆說祭在上諸神是義之脩飾禮之府藏也）

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其降曰命注聖人象此下之以為教令音義（大音泰下注同）其官於天也注官猶法也此聖人所以法於天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言禮既藏於郊社天地之中是故制禮必本於天以為教也必本於大一者謂天地未分混沌之元氣也極大曰大未分曰一其氣既極大而未分故曰大一也禮理既與大一而齊故制禮者用至善之大理以為教本是本於大一也分而為天地者混沌元氣既分輕清為天在上重濁為地在下而制禮者法之以立尊卑之位也轉而為陰陽者天地二形既分而天之氣運轉為陽地之氣運轉為陰而制禮者貴左以象陽貴右以法陰又因陽時而行賞因陰時而行罰也變而為四時者陽氣則變為春夏陰氣則變為秋冬而制禮者吉禮則有四面之坐凶禮有恩理節權是法四時也列而為鬼神者鬼神謂生成萬物鬼神也四時變化生成萬物皆是鬼神之功聖人制禮則陳列鬼神之功以為教也其降曰命者降下也言聖人制禮皆仰法大一以下之事而下之以為教命也其官於天也者結之也官猶法也言聖人

（所以下為教命者皆是取法於天也）

夫禮必本於天注本於大一與天之義動而之地注後法地也列而之事注後法五祀五祀所以本事也變而從時注後法四時協於分藝注協合也言禮合於月之分猶人之才也合於月之分本或作日月之分日行字其居人也曰養注養當作義字之誤也下之則為教令居人身為義孝經說曰義由人出音義（養音義出注）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注貨摯幣庭實也力筋骸強者也不則偃罷音義（冠古亂反摯本又作贄音至罷音皮）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本說禮從天地四時五行而生也而教於人故此以下論人用之以行刑罰冠昏朝聘之等皆得其宜也夫禮必本於天謂本於大一與上天也謂行至誠大道是本大一教天降命是本於天也動而之地祀社於國是也列而之事謂五祀即五祀所以本事是也變而從時時四時也則四時以為柄是也協於分藝協合也分是月之量也藝人之才也言制禮以月為量合人才之長短也其居人也曰義者義宜也言制度以上諸事之禮居人身中則人得其宜也其行至朝聘者此皆居人身曰義之禮也謂諸禮皆須義行故云行也貨庭實也力筋力拜伏也辭讓賓主三辭三讓飲食饗食之屬也冠二十成人而冠昏三十而取射五射御五馭朝五年朝及諸侯自相朝相見之禮聘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言人若有義在身則能行此諸禮也注正義曰知養當為義者以上云義之脩禮之藏下云聖人陳義以種之又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故知養當為義也案聖證論王肅以下云穫而弗食食而弗肥字宜曰養家語曰其居人曰養鄭必破為義者馬昭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此云禮義者人之大端下每云義故知養當為義也張融謹案亦從鄭說云下之則為教令居人身為義者鄭為此注欲明改養為義之意言法天地山川下教於民者則為教令本天地山川居在人身之中者則為義事是不得為養也引孝經說曰義由人出者證義從人身而出也）

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注竇孔穴也音義（竇音豆）

故唯聖人為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注言愚者之反聖人也音義（壞音怪又呼怪反喪息浪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說禮為治理之本故今說禮不可去之事注正義曰案哀元年左傳云逃出自竇又篳門圭竇是竇孔穴也孔穴開通人之出入禮義者亦是人之所出入故云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注皆得以為美味性善者醇耳音義（糵魚列反醇市春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文禮不可去故次云禮之在人有厚薄之事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者禮不可以已之故在人譬如釀酒須因麯糵則成酒無麯糵則酒不成人無禮則敗壞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者君子譬精米嘉器也小人

（譬麤米弊器言譬如釀酒其用一麴分半持釀精米嘉器則其味醇和一半釀麤米弊器則其味醨薄亦猶如禮自是一耳行之自有厚薄若君子性識純深得禮而彌深厚小人智慮淺薄得禮自虛薄者也）

故聖王修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注治者去瑕穢養菁華也音義（菁子丁反）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修禮以耕之注和其剛柔陳義以種之注樹以善道講學以耨之注存是去非類也音義（耨奴豆反鉏也）本仁以聚之注合其所盛音義（盛市正反又音成）播樂以安之注感動使之堅固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注協合也合禮於義則與義合不乖刺音義（刺力達反本或作制）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注以其合於義可以義起作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注藝猶才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强注有義則人服之也仁者義之本也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注有仁則人仰之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君子小人厚薄不同故此論聖人脩禮義治人情以至大順也各依文解之故聖人脩義之柄者柄操也謂執持而用者謂脩理義之要柄脩理禮之次序以治正人情使去其瑕穢之惡養其菁華之善也故人情者聖王之田也者土地是農夫之田人情者亦是聖王之田也脩禮以耕之者農夫之田用耒耜以耕之和其剛柔聖人以禮耕人之情正其上下陳義以種之者農夫耕田既畢

以美善種子而種之聖王以禮正人情既畢用此善道而教之講學以耨之者農夫種苗既畢勤力耘鋤去草養苗則苗善矣聖王以善道教民既畢又須講說學習以勸課之存是去非則善也本仁以聚之者農夫既勤耘耨苗稼成孰當本此仁恩愛惜之心以聚集所收刈令浪為費散聖王勸課行善既畢本此仁恩和親聚集善道使不廢棄也播樂以安之者播布也農夫收穫既畢布其歡樂之心共相飲食以安美之聖王既勸民善道備足又說樂感動使其勤行善道保寧堅固也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前既明禮耕義種仁聚之今此以下廣明上三者相須也此明禮義相須禮是造物為實義以脩飾為禮之華故云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者協合也諸之也今將此禮合會於義謂以禮比方於義而協謂禮與義相協會也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者起作也禮既與義合若應行禮而先王未有舊禮之制則便可以義作之如將軍文氏之子是也先無其禮臨時以義斷之垂涕洟待賓于廟是其以義而作禮也庾云謂先王制禮雖所未有而此事亦合於義則可行之以義與禮合也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者此明仁須義也義者裁斷合宜也藝才也仁施也人有才能又有仁施若非義裁斷則過失故用義乃得分節也此唯明仁須義而云才者因明一切皆須義斷庾云藝者審其分仁者宜得節皆須義以斷之是義為藝之分仁之節明義之貴也協於藝者斷才得分即是義能合藝也講於仁者講猶明也使仁得節是義能明於仁也得之者强者若能得才分仁節之理則是豪强為衆所畏服也仁者義之本也者上云義者藝之分仁之節明義能與仁為節此言仁者義之本謂仁能與義作本順之體也者仁者施生故為順之體也得之者尊既能施生又為順體故為人所尊仰也但義主斷割能服於人故得義者强仁是恩施衆所敬仰故得仁者尊也注正義曰合禮於義解經協諸義則與義合者解經而協也云

（合禮於義者謂將禮比方於義云則與義合者言禮與義相合不乖剌也禮所以與義合者禮者體也統之於心行之合道謂之禮也義者宜也行之於事各得其宜謂之義也是禮據其心義據其事但表裏之異意不相違故禮與義合也云以其合於義者謂此禮以其合會於義故雖當無禮臨事制宜而行禮是可以義起作也衛將軍文子之子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於時無除喪後受弔之禮主人乃量事制宜練冠垂涕洟待于廟而受弔是以義而起此禮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注無以入也音義（耜音似）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注嘉穀無由生也音義（種之用反不亦作弗何休注公羊云弗者不之深也下皆放此）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注苗不殖草不除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注無以知收之豐荒也音義（穫戶郭反收如字又手又反）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注不知味之甘苦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注功不見也音義（見賢遍反）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

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注常謂皆有禮用無匱乏也車或為居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間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注言人皆明於禮無有蓄亂滯合者各得其分理順其職也音義（苑于粉反積也繆音謬畜丑六反）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注能守自危之道也君子居安如危小人居危如安易曰危者安其位疏（正義曰此以下顯前譬也人君治人情若無禮猶農夫耕而無耜也為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治雖用禮不本其所宜如農夫徒耕而不下種子也為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者治國雖用善道所宜而不更為講學使民知其道理如農夫雖種嘉穀而不耘耔則苗不滋茂厚實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者治國雖講之以學而不聚其仁行者如農夫雖耘耔成熟而不收穫取之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者治國雖聚仁若不奏樂和之則仁心不堅如農夫雖聚穀而不食則甘穀空失也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者前陳聖人禮耕以至樂安今顯譬農夫耒耜以至食之其事相似今更欲設譬以人身之肥譬家國禮足聖人為教反覆相明正在此矣言雖奏樂於仁人而不使知達至順之理亦為未善猶如人雖食五味而調和溫清不順則雖食不肥也四體至常也者此一節明人及國家天下等皆悉肥盛所以養生送死常事鬼神膚革充盈者膚是革外之薄皮革是膚內之厚皮革也天子以德

為車以樂為御率土皆達順故合天下之肥也天子以德為車謂用孝弟以自載也德孝弟也以樂為御謂用要道以行之樂要道也行孝弟之事須禮樂如車行之須人御也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者前雖明國家之順而皆局有條目而順理廣被無所不在此更總說其事也一切生死鬼神無不用順為常也故孔子答孟武伯問無違之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是也養生送死事鬼神無違道之常也皇氏云事大積焉而不苑者既用順為常事無苑滯事大者天子事也雖復萬幾輻湊而應之有次序不使苑積也並行而不繆者並行記諸侯來朝也既四方隨時貢賦有序雖並列俱陳而不錯繆也細行而不失者謂大夫士出聘者也天子不遺小國之臣是不失也深而通者深為九州之外也雖地在遠荒而皆通貢王庭越裳是也茂而有間者謂萬國貢賦庭實密茂而國朝之間自不厠雜連而不相及動而不相害者以國之朝貢連絡相次小則讓大不相及入也萬乘龍趨千乘雷動不相妨害也自四體既正至此皆由王者順之至也熊氏云此普據天下萬事有大有細有深有通有連有動言人皆明禮順政事無蓄亂滯合各得其分理順於其職所以大小深淺並合得其宜此順之至結自四體既正以下至此並是順之至極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者上言順之至此明順有益明於順然後能守危者既明順道不敢為非則能守自危之道謂以危戒慎而自守保也注正義曰危者安其位者此易上繫文也案易繫辭云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危者安其位謂所以今日危亡者正為不知畏懼偷安其位故致危也引之者證人之所居恒須危懼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注豐殺謂天子及士名位不同禮亦異數所以扶持其情

合安其危音義（殺所戒反徐所例反注同）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注小洲曰渚廣平曰原山者利其禽獸渚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勞敝之也民失其業則窮窮則濫音義（渚之汝反）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注用水謂漁人以時漁為梁春獻鼈蜃秋獻龜魚也用火謂司爟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及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也用金謂丱人以時取金玉錫石也用木謂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飲食謂食齊視春時羹齊視夏時醬齊視秋時飲齊視冬時音義（漁音魚鼈必列反蜃石忍反爟古亂反丱革猛反又瓜猛反徐古猛反夏戶嫁反下同謂食音嗣齊才細反下皆同）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注謂媒氏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司士稽士任進退其爵祿也音義（頒音班當丁浪反媒音梅取音娶本又作娶稽古兮反）用民必順注不奪農時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注言大順之時陰陽和也昆蟲之災螟螽之屬也音義（烖音災妖孽又作蠥魚列反妖又作祅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螟亡丁反螽徐音終）故天

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注言嘉瑞出人情至也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注膏猶甘也器謂若銀甕丹甑也馬圖龍馬負圖而出也棷聚草也沼池也音義（澧本又作醴音禮麒麟音其下音栗人反棷素口反徐總會反澤也本或作藪沼之紹反卵力管反胎土才反俯音府闚本又作窺去規反甕本又作罋鳥弄反徐於弄反）則是無故注非有他事使之然也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注實猶誠也盡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上既得明順乃安位此以下說行順以致太平之事各依文解之故禮之不同也者天子至士貴賤宜順故禮不得同也不豐也者禮應須少不可求多也不殺也者禮應須多不可殺少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者能順序如上故使扶持其情合安其危不使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既使天下皆肥由于至順此更廣說順也既欲其順本居山者所利便於禽獸本居川者所利在舟檝故聖人隨而安之不奪宿習不使居山之人居川也不使渚者居中原小洲曰渚渚利魚鹽廣平曰原原利五穀既順安之故不使渚者從中原而弗敝也者必各保其業故恒豐而不敝因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者舉動皆順故必時也水時者謂虞人入澤梁及出入水之屬也火時者鄭注司爟引司農說以鄹子曰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釋者曰榆柳青故春用之棗杏赤故夏用之桑柘黃故

季夏時用之柞楢白故秋用之槐檀黑故冬用之金謂金錫石丱也木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也飲食必時者謂食齊視春之屬也合男女者媒氏仲春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頒爵位者頒分也謂司士稽士任而進退其爵祿也必當年德者合男女使當其年頒爵位必當其德年謂男三十女二十也當德謂君十卿祿下士食九人等是也用民必順者使之以時不奪農務也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此論聖王用大順之道故致陰陽和調羣瑞並至正由順之誠實故至於此也故天不愛其道者此以下明天地為至順之主下瑞應也四時和甘露降是天不愛其道也地不愛其寶者謂五穀豐醴泉生器車出也人不愛其情者皆盡孝悌及越裳至也山出器車案禮緯斗威儀云其政太平山車垂鉤注云山車自然之車垂鉤不揉治而自圓曲河出馬圖案中候握河紀堯時受河圖龍銜赤文綠色注云龍而形象馬故云馬圖是龍馬負圖而出又云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畫八卦又龜書洛出之也鳳皇麒麟皆在郊棷案中候握河紀云鳳皇巢阿閣今云在郊棷者言鳳皇之衆或郊棷或阿閣也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也者此飲食有由也各隨其長而至既不獝狘故生乳而衆多也俯下頭也鳥不畏人作巢在下故下頭可闚其巢卵也手撫獸背則知有胎也則是無故者言致此上事則是更無他故由先王能脩禮達義體信達順之誠盡故致此也注正義曰銀甕丹甑援神契文案援神契德及於天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及於地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八極則景星見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皇來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動狐九尾雉白首德至山陵則景雲出德至深泉則黃龍見醴泉涌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其所致羣瑞非一不可盡言故略記之而已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考證

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疏因自然之性其功易成云云○臣召南按疏非是經言人君當自正其身立於無過之地故能裁成輔相富而敎之以成治功即皇建其有極之義鄭注自明疏非經意并失注意矣

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注則當為明○注以上文言所明也非明人者也故謂此則字當為明陳澔謂則字當讀如字而上文兩明字並當為則陳說較勝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疏天以覆為德地以載為德云云○臣召南按疏非是天地之德健順是也惟人德肖乾坤故曰天地之性人為貴又按注云人兼此氣性純也是統論四句之意疏以天地陰陽屬氣言鬼神五行屬性言強為分析亦非也人所以異於萬物者以得氣最靈而賦性完備耳

播五行於四時音義本亦作播五行於四時○臣召南按孔疏亦云定本無於字然則注疏今本亦俗本相沿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也注終於南呂疏十二管相生之次至中呂而畢○臣召南按當作至南呂而畢蓋終於南呂此司馬遷劉歆班固之說而康成所本也若終於中呂則京房之說非康成之意故下文備引京房律呂相生本末以辨其異因各本並同姑仍之而識於此

又疏諸本及定本多作終於南事○作字舊本訛則今改正

又疏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等○臣召南按後漢志無等字此等字衍又當月者各自為宮後漢志作當日者此月字誤又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復字此誤作後又色育六日律八寸九分微強後漢志作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此脫三字又執始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八弱後漢志作小分七大強此文誤又質未下生否與後漢志作質末此未字誤又陵

陰下生去南後漢志作凌陰是此陵字誤又路時為宮離躬商依後漢志當作離宮又小分一微強當作二微強 臣按京房六十律之說可謂詳矣然細碎而不可用故宋何承天譏其不悟古人簡易之說隋牛宏亦謂六十律不可行也

何謂四靈注疏故北方水為信水既為信則土為知也○臣召南按以五德分配五行北方水屬知中央土屬信自是不易之理漢儒自五行傳以後水土所屬

往往紛雜不明而讖緯復亂之故言四靈瑞應者並穿鑿無謂也此記言四靈為畜不過言盡物之性萬類得所云爾何有修母致子及當方來應諸說之妖妄也哉

又疏許慎謹按公議郎尹更始○按公下脫羊字

又疏則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元之闇也○臣召南按元之闇也係元之聞也之訛此以下引洪範五事云云皆康成駁許慎語詩麟趾疏可證此疏孔子下當有鄭駁異義云五字刊本相沿並脫又誤以云字作至字耳

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注疏○臣召南按此節當與下節相連孔疏特以有注而隔之實非也

其居人也曰養注疏○此疏闕四處並三字又順人情之大竇也疏闕三字

可以義起也注疏○疏闕一段臣召南按疏當是引檀弓衞將軍文子受弔於廟一節

猶耕而弗種也注（空空）無由生也○闕處疑是五穀二字

禮記注疏卷二十二考證

禮記注疏卷二十三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禮器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注禮器言禮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為用也人情以為田脩禮以耕之此是也大備自耕至於食之而肥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注釋猶去也回邪辟也質猶性也措置也音義（錯七路反本又作措又居音同去起呂反邪似嗟反辟匹亦反）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注箭篠也端本也四物於天下最得氣之本或柔刃於外或和澤於內用此不變易也人之得禮亦猶然也音義（箭節見反筠于貧反鄭云竹之青皮也貫古亂反柯古何反篠西了反徐音小刃而慎反）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內無怨注人協服也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注懷歸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能使人成器則於外物無不備各依文辭之禮能使人成器故云禮器也既得成器則於事無不足故云是故大備也身既成器又能備足則

是盛德也此大備者則上禮運所云自人情以為田脩禮以耕之至食而弗肥是也禮釋回者此以下用禮為器以耕人情之事釋去也回邪也用禮為器能除去人之邪惡也增美質者增益也質性也禮非唯去邪而已人有美性者禮又能益之也措則正者措置也言置禮在身則身正也施則行者施用也若以禮用事事皆行也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者禮道既深此為設譬也竹大竹也箭篠也言人情備德由於有禮譬如竹箭四時葱翠由於外有筠也筠是竹外青皮顧命云敷重筍席鄭云筍析竹青皮也禮記曰如竹箭之有筠案鄭引禮記之筠以為青皮是知呼筍為筠如松柏之有心也者又設譬也人經夷險不變其德由禮使然譬如松栢陵寒而鬱茂由其內心貞和故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者二者竹松也端猶本也松竹居於天下比於衆物最得氣之本也故貫四時不改柯易葉貫經也既得氣之本故廻四時柯葉無凋改也改易互言也外諧內無怨者謂於外疏遠之處與人諧和於內親近之處無相怨恨以其有禮接人故內外協服也為譬既畢此合之也前并舉筠心二事正欲譬於君子內外俱美外柔刃如筠故能與一切物相諧內和澤如松心故能與人無怨經云二者據譬也鄭云四物者析別言之故物無不懷仁者懷歸也由外內協服故悉歸仁故云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者鬼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物既懷仁故神亦饗德也）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注言必外內具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注鬼神所祀事有德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

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注言皆有異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爲禮鬼神弗饗也注天不生謂非其時物也地不養謂非此地所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注不順其鄉之所有也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注定國之數謂地物所出多少禮之大倫以地廣狹注謂貢賦之常差音義（狹音洽又户夾反差初佳反徐初宜反）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注用年之豐凶也音義（上時掌反）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注言用之有節也殺謂穀不孰也匡猶恐也音義（殺色戒反徐所例反注同匡懼音恇又匡往反恐匡勇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禮則人外内諧和逆云禮須信義兼說行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忠信禮之本也者禮之為本即忠信是也忠者内盡於心也信者外不欺於物也内盡於心故與物無怨外不欺物故與物相諧也義理禮之文也禮雖用忠信為本而又須義理為文飾也得理合宜是其文也無本不立解須本也無忠信則禮不立也無文不行解須文也行禮若不合宜得理則禮不行也禮也至知禮者此一節論禮者合於天地協於鬼神合於人心而行其禮若不得天時不得地財而行其禮則不知禮也禮也者合於天時者前云忠信為本易見而義禮為文難覩故此以下廣說義理為文之事也夫君子行禮必須使仰合天時俯會地理中趣人事則其禮乃行也仰合天時即依於四時及豐儉隨時）

（也設於地財者俯會地理也財物也所設用物為禮各是其土地之物也順於鬼神者鬼神助天地為化之鬼神也祀之必順不濫逆也合於人心者中趣人事也雖合天會地順於鬼神又須與人心符合其禮乃行也是以書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是也理萬物者也者若能使事事如上則行葦得所豚魚戴賴是萬物各得其理也是故天時有生也者言天四時自然各有所生若春薦韭卵夏薦麥魚是也地理有宜也者地之分理自然各有所宜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是也人官有能也者人居其官各有所能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及庖人治庖祝治尊俎是也物曲有利也者謂萬物委曲各有所利若麴蘖利為酒醴絲竹利為琴笙皆自然有其性各異也皇氏云有聖人制禮得宜故致天時有生地理有宜之等非其義也故天不生者既得時財而為天地人物美功故君子行禮不為失時非財之事故此以下明之也此是不合天時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若寒瓜夏橘及李梅冬實之屬也地不養者此是不設地財也地不養若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也君子不以為禮者此是不合人心也鬼神弗饗者此是不順鬼神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者此翻廣設地財也鹿豕是山養魚鼈是澤物今若非其地所養而設為禮此是謂為不知禮也故必至節矣者此一節以上文制禮因合天時地宜故此論隨地之所有以制禮也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物必鄉之所有故有國者必書其國內所生物多少定數以為國之大法也經法也禮之大倫以地廣狹者倫猶例也制禮之大例又宜隨地廣狹為法謂貢賦之常差也禮之薄厚與年之上下者此廣順天時上猶豐也下猶荒也雖以地廣狹為制而又皆須隨於天時也多少隨年豐荒也是故年雖大殺衆不匡懼者此言得時之美也大殺謂五穀不孰也匡猶恐也雖大凶殺之年則人主隨而省斂狹用故天下之衆不恐懼也則上之）

（制禮也節矣合結地財天時也廣狹隨地而賦豐凶逐時而斂衆之不恐並由君上制禮有節故也注正義曰以經云順於鬼神先王制禮所以能順鬼神者以鬼神是有德之人死乃祀為鬼神禮既合於人心故得順於鬼神也）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注言聖人制禮所先後也音義（稱尺證反後皆同）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注言受命改制度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者非必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為孝音義（革紀力反注同）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注倫之言順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注天地人之別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注義之言宜也人道之宜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注足猶得也稱稱牲之大小而為俎此指謂助祭者耳而云百官喻衆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亦因上制禮得節故以下諸事皆由禮合天時今各依文解之禮時為大者揖讓干戈之時於禮中最大故云時為大也順次之者雖合天時又須順序故順次之也體次之者有時有順又須小大各有體別也宜次之者大小雖有體行之又須各當其宜也稱次之者稱猶足也行禮又須各自足也堯授至來孝者此釋時為大也堯舜所以相授者堯舜知子不賢自能遜退而授人此時使之然也桀紂凶虐不能傳位與人湯武救民之災不可不伐亦時使之然也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此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道也聿述也言文王改作豐邑非是急行已之道能述追先祖之業來行孝道於此豐邑時使之然不得不爾釋時之義也令詩本革作棘猶作欲聿作適字不同者鄭荅靈模云為記注之時依循舊本此文是也後得毛詩傳而為詩注更從毛本故與記不同革棘聿適字異義同詩主來勤也言作豐邑非急成已之欲乃追述王季勤行孝之道也天地至倫也者此事皆是下之事上以順為本故云倫也以前經云時為大順次之故以倫為順也社稷至體也者以前經云體次之此覆說體也社稷山川為天地之別體鬼神是人之別體各有軀體也喪祭至義也者此釋宜次之也宜義也主人有喪祭之事應須賓用而賓客有賻賵之交是人道之宜也故後云喪禮忠之至賓客用幣義之至也羔豚至稱也者此釋稱次之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足猶得也夫臣助祭則各有俎祭竟播及胞翟雖復羔豚之小而百官一切皆悉得也大牢而祭不必有餘者假令大牢亦不使有餘也此之謂稱也者小而皆得大而不餘是各稱牲體也注正義曰革急聿述並釋言文猶道也釋詁文神是天之別體社稷山川是地之別體鬼是人之別體兼云天者社稷山川雖形屬於地精靈上連於天也此經鬼神之祭則上宗廟之事而別屬體者宗廟至尊事之須順故屬順也體是人死所為故後屬體也故云天地人之別體也案儀禮士祭用特牲大夫祭用少牢皆以成牲不用羔豚此得有羔豚祭者案王制云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則無地大夫士薦羔豚也無地則無臣助祭故云百官喻衆也）

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寳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注古者貨貝寶龜大夫以下有貨耳易曰十朋之龜瑞信也諸侯執瑞孤卿以下執贄闍者謂之臺音義（闍本又作堵音都又丁古反徐音常邪反）疏（正義曰此一節還明上經稱次之事也但禮主威儀以尊卑大小多少質文各有所宜其稱非一故從此以下更廣明為稱之事各依文解之諸侯以龜為寶者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也以圭為瑞者圭兼五等玉也諸侯之於天子如天子之於天也天子得天之物謂之瑞故諸侯受封於天子天子與之玉亦得為瑞也書云輯五瑞又云班瑞於羣后是也此云圭不云璧從可知也家不寳龜者家卿大夫也大夫卑輕不得寳龜故臧文仲居蔡為僭也不藏圭者卿大夫不得執玉故不得藏圭不臺門者兩邊築闍為基基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捍之重故為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言有稱者結上得與不得各有所稱注正義曰言古者貨貝以貝為貨若今之用錢為貨也貝有五種案食貨志王莽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寳貨大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文壯貝三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文幺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三十文也小貝一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十文也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文是為貨貝五品又以龜為寳故云古者貨貝寳龜云易曰十朋之龜者案損卦六五爻云或益之十朋之龜鄭注引爾雅云一曰神龜郭注此當龜以為畜在宮沼者二曰靈龜注云今江東所用卜龜黄靈黑靈者此蓋與天龜靈屬一也三曰攝龜注云以腹甲翕然攝斂頭閉藏之即當周禮地與四方之龜知者以皆有奄斂之義故也四曰寳龜即遺我大寳龜及樂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寳龜及公羊定公八年龜青純皆是也五曰文龜注甲有文采者河圖云靈龜負書丹甲青文是也言靈者直是神龜之義非天龜也六曰筮龜注云常在蓍叢下者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注此皆說龜所生處也大凡神靈寳文攝唯五體而已家語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文仲三年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此云家不寳龜案三正記白虎通天子之龜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者彼謂卜龜士亦有龜故士喪禮卜宅是也龜出於蔡故得以為名也臣瓚注漢書云蔡龜名非也臧氏又有僂句故左氏昭二十五年傳云僂句不余欺是也食貨志云元龜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十為大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此等皆謂一貝有十朋與十朋之龜義同也云闍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

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翣此以多爲貴也注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

上八豆設于户西則凡致饔餼堂上之豆數亦如此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三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周禮上公九介九牢侯伯七介七牢子男五介五牢聘義所云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乃謂其使者也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橫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橫三此士之禮一重者以此差之上公四重

音義（介音界副也後皆同俗讀古賀反非也重直龍反下及注皆同翣所甲反相食音嗣下同餼許既反夾古洽反又古協反使色吏反抗木苦浪反又音剛又户剛反茵音囙縮所六反）

疏（正義曰天子七廟尊者誠深孝篤故五廟乃多世為稱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者德轉薄故廟少為稱也士一廟者據下士為言若適士則二廟也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謂天子朔食也尊者宜備味多乃稱之故多致豆二十有六也諸公十有六上公也謂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諸侯十有二者侯伯子男也亦謂相朝時堂上之豆數也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者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數諸侯七介七牢者介副也牢大牢也謂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大牢禮賜之也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言之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臣為君使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諸侯之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尊者須温厚故多重乃稱也三重則四席也熊氏云二重則三席也大夫再重者卑於人君故也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者五重謂抗木與茵也尊者宜堅固故多重也八翣者尊宜多鄣蔽以稱之也三重六翣者五等同也卑於王故鄣蔽少也然前介及牢不云天子者天子無介牢禮無等及為賓客之事再重四翣者諸侯大夫又卑故從而少飾也此以多為貴也者都結上之文也注正義曰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者以文連下大夫六豆上大夫八豆皆食饗大禮明天子諸侯之豆數亦是大禮故為天子朔食諸侯相食也其天子齊則無文亦當與朔食同也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案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醓醢六豆設于醬東是正羞也將食士羞庶羞設于稻南膷臐膮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為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為正羞故熊氏以為正羞醓醢百二十甕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為陳列皇氏以為庶羞其義非也云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者鄭引以證下大夫六豆之義云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者下大夫六豆設于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顯著可知故云其餘著矣云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于户西者證明此經上大夫八豆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亦有上大夫八豆之文必引聘禮上大夫者此以公食大夫是食禮聘禮上大夫是致饔餼禮欲見食與饔餼堂上豆數同故鄭此云凡致）

饗餼堂上豆數亦如此謂亦如此食上大夫之禮云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此豆數皆周禮掌客文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此鄭以意量之案聘禮致饔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此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也子男堂上亦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云諸侯七介七牢者周之侯伯也者大行人云上公介九人禮九牢侯伯介七人禮七牢子男介五人禮五牢此獨言侯伯者舉中言也云大夫五介五牢者侯伯之卿使聘者也者案大行人云凡卿大夫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侯伯七介七牢其臣既降二等故卿大夫五介五牢其介數得各下其君二等若牢則以爵等五等之卿同牢今言五牢者唯據侯伯之卿降君二等也其餘牢禮則否云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者明五重之義云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者古者為椁累木於其四邊上下不周致茵於椁下所以藉棺從上下棺之後又置抗木於椁之上所以抗載於土引士喪禮下篇陳器曰抗木横三縮二加抗席三加茵用疏布緇翦有幅亦縮二横三此士之禮一重者引之者證此經葬五重三重之義也皇氏云下棺之後先加折於壙上以承抗席折猶庋也方鑿連木為之蓋如牀縮者三横者五無簀於上加抗木抗木之上加抗席三此為一重如是者五則為五重茵者藉棺外下縟用淺色緇布為之每將一幅輒合縫為囊將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有絮褥也而縮二横三每為一重也抗木上横三下縮二以其在上象天天數奇故上三也下象地地數偶故下二也茵則上直二下横三茵既在下下法地也上數二象地下數三象天以天三合地二人中央也故鄭注士喪禮下篇云謂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此皆皇氏之說也今案既夕禮抗木横三縮二茵縮二

横三鄭注云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如鄭此注則茵縮二在下皇氏云茵縮二在上横三在下象天裹於人與鄭注違其義非也云以此差之上公四重者案天子既五諸侯乃三案豆數及棺之重數上公與諸侯不同今諸侯既三明上公四重也熊氏於此明筵之例既是禮之通義今畧載熊氏云天子祫祭席五重此文是也禘則宜四重也時祭三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大朝覲大饗食封國命諸侯皆然知者司几筵職文其平常朝覲及燕蓋亦三重席知者以諸侯燕禮有加席故也其卧席則亦下莞上簟則詩斯干所云是也天子待諸侯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待諸侯之孤亦然故公食大夫禮注云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是也待諸侯之卿大夫則公食大夫禮云上下大夫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注云謂三命大夫是也公食大夫雖是諸侯之法然天子待之亦然也天子於己臣子孤卿以下蓋亦然若其燕此上等之人皆單席故燕禮賓無加席注云燕私禮臣屈也然天子燕臣亦然也祭天則蒲越稾鞂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郊特牲鬼神之祭單席是也及司几筵云甸役則設熊席注表貉所設席亦是也顧命席鄭注不用生時席新鬼神之事故也諸侯則司几筵云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酢席紛純加繅席是祭祀二重也諸侯相朝亦二重也相饗此經三重及郊特牲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於燕則兩重以介為賓或可賓亦單席也待聘卿大夫諸侯自坐蓋亦兩重也其聘者身則禮時及饗食孤則莞筵藻席卿大夫則蒲筵萑席故聘禮之賓改筵注引公食大夫禮曰蒲筵萑席公燕則以介為賓故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是也於己臣子則燕禮賓無加席卿辭重席則司宮徹之諸公亦無加席大射則賓有加席以射辨尊卑故也然則饗食己卿大夫亦重席其祭社稷山川亦單席大夫士祭祀止一

（席也故特牲少牢無異席也其卿大夫依法再重席燕禮賓及卿一席屈也聘賓為敬徹席屈大射賓雖加席餘卿一席亦屈也然則孤卿大夫再重正也故鄉射注大夫再重席正也然則鄉飲酒諸公三重席者鄉人特尊之也故諸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人去之注謙自同於大夫是也大夫再重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注云大夫席再重也卿大夫為主人正一重席者以賓鄉人之賢者故下之也公食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者注云贊者以告公公聽之重來擾賓也凡儀禮之例一種席皆稱重故燕禮注云重席重蒲筵是也所以鄉射大夫辭加席亦是一種稱加者以上已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變云加耳若餘經雖異席亦稱重則此經是也凡席有兩則稱二重有一則稱一重與括重別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侯

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圭璋特琥璜爵鬼神之祭單席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注天子無介無客禮也灌獻也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食力謂工商農也大路繁纓一就殷祭天之車也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之）

音義（犢音獨本亦作特朝直遥反下及注同灌古亂反注同鬯丑亮反脯醢上音甫下音海繁步干反下及注同琥音虎又作虎璜音黃單音丹翦子淺反一音牋鵠工毒反）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以少為貴亦是稱之義也天子無介者為賓用介而天子以天下為家既不為賓客故無介也祭天特牲者特一也天神尊尊質故止一牲也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者諸侯事天子如天子事天天既用一牛故天子巡守過諸侯境土諸侯奉膳亦止一牛而已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者轉臭湏味轉多也諸侯相朝謂五等自相朝也灌獻也天子祭天不用鬱鬯諸侯膳天子亦無鬱鬯而自相朝朝享禮畢未饗食之前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示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何以知朝享畢而灌案司儀職云凡諸公相為賓將幣畢云儐

亦如之鄭云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而引禮器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謂此朝禮畢儐賓也案大行人云上公王禮再祼而酢則諸侯朝天子天子灌用鬱鬯此特云諸侯相朝者此經據以少為貴諸侯於天子無鬱鬯諸侯相朝則設鬱鬯欲見卑者禮多故特舉諸侯相朝也無籩豆之薦者義在少而不在味故唯有鬯而無殺也大夫聘禮以脯醢者大夫出使行聘禮畢至國禮之酌以酒而又有脯醢無芬芳之德故湏味稍多也天子一食者食猶飱也尊者常以德為飽不在食味故每一飱輒告飽而待勸之乃更飱故云一食也諸侯再者德降天子故致再飱而告飽湏勸乃又食大夫士三者德轉少告轉疏也故少牢特牲禮皆三飯而告飽也食力無數者食力謂工商農庶人之屬也以其無德不仕無祿代耕故但陳力就業乃得食故呼食力也此等無德以飽為度不湏告勸故飱無數也庾云食力力作以得食也大路繁纓一就者大

路殷祭天之車也殷尚質以木為車無別雕飾乘以祭天謂之大路也繁謂馬腹帶也纓鞅也染絲而織之曰罽五色一帀曰就就成也言五色帀一成車既樸素故馬亦少飾止一就也次路繁纓七就者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用故就多也然郊特牲云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而此云次路七就鄭注郊特牲以此云七為誤圭璋特者圭璋玉中之貴也特謂不用他物媲之也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執璋表德特達不加物也琥璜爵者琥璜是玉劣於圭璋者也天子饗諸侯或諸侯自相饗行禮至酬酒時則有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將幣故云琥璜爵也琥璜既賤不能特達故附爵乃通也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琥賤者以璜則公侯以琥伯子男以璜也鬼神之祭單席者神道異人不假多重自温故單席也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者視朝謂日出視諸臣之朝者也特猶獨也旅衆也君行日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人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少而君衆共一揖之也是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衆共得一揖是以少為貴也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注正義曰此云天子無介謂無以客禮陳擯介也其實餘事亦有介副故鬯人共介鬯是天子臨鬼神使介執鬯也云一食再食三食謂告飽也者案儀禮特牲有九飯少牢十一飯鄭云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此云一食再食與彼不同此據食畢更加飯告飽之數也云食力謂工商農也者以經既云大夫士別云食力大夫士之下唯有工商農故知食力是工商農也若對文言之則庶人食力故晋語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也云周禮王之五路玉路繁纓十有二就金路九就象路七就革路五就木路翦繁鵠纓者皆周禮巾車文案巾車云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二曰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三曰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四曰革

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五曰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云圭璋特朝聘以為瑞無幣帛也者聘禮曰聘君以圭夫人以璋是聘也典瑞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諸侯以相見及朝天子亦無束帛是圭璋朝聘以為瑞無幣帛案聘禮行享之時則璧以帛琮以錦是加束帛又小行人云以玉合六幣圭以馬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璋以皮注云二王之後享后皮馬不上堂唯圭璋特升堂亦是圭璋特義也云琥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者琥璜非爵名經云琥璜爵故知琥璜送爵也案聘禮禮賓之幣束帛乘馬又致饗以酬幣又致食以侑幣鄭云禮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則諸侯於聘賓唯用束帛乘馬皆不用五令琥璜送爵故知是天子酬諸侯及諸侯自相酬也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音義（量音亮皿命景反字林音猛）

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大小未聞也易曰尊酒簋貳用缶音義（散悉旦反注同觶支豉反缶方有反甒音武觚音孤）疏（正義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案特牲云主人獻尸用角角受四升其器小佐食洗散以獻尸散受五升其器大是尊者小卑者大案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

（者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畧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角者下大夫也尊者舉觶卑者舉角者崔氏云案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角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文不具也五獻之尊者五獻子男之饗禮也凡王饗臣及其自相饗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其饗有酒列尊之次故云尊也門外缶者缶尊名也列尊之次缶盛酒在門外門內壺者壺亦尊也盛酒陳尊在門內君尊瓦甒者君尊子男尊也子男用瓦甒為尊故云君尊瓦甒云君尊則壺缶但飲諸臣也不云內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尊專惠也此以小為貴也者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不重味故以小為貴稱也注正義曰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者皆韓詩說文案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為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餉不得名觴古周禮說爵一升觚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觚二升不滿一豆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為過多鄭駁之云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觚觚寡也觶字角旁著氏是與觚相涉誤為觚也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為斗與一爵三觶相應如鄭此言是周禮與韓詩說同一也此周禮一獻三酬案燕禮獻以觚又燕禮四舉酬熊氏云此一獻三酬是士之饗禮也若是君燕禮則行無算爵非唯三酬而已若是大夫以上饗禮則獻數又多不唯一獻也故知士之饗禮也云壺大一石瓦甒五斗者漢禮器制度文也此瓦甒即燕禮公尊瓦大也云缶大小未聞也者今以小為貴近者小則遠者大

缶在門外則大於壺矣案禮圖瓦大受五升口徑尺頸高二寸徑尺大中身銳下平瓦甒與瓦大同引易曰尊酒簋貳用缶易坎卦六四爻辭案六四尊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鄭云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疏（正義曰天子之堂九尺此周法也案考工記殷人重屋堂崇三尺鄭差之云夏高一尺故知此九尺者周法也）

有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埽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禁此以下為貴也注（廢猶去也棜斯禁也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棜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音義（壇大丹反棜於據反去起呂反斯禁如字劉昌宗音賜隋他果反高如字又古報反）疏（正義曰至敬不壇埽地而祭者此謂祭五方之天初則燔柴於大壇燔柴訖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此周法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謂廢去其禁司尊彝鬱鬯之尊用舟以承之其犧象等六尊皆無用舟又燕禮諸侯之法瓦大兩有豐是無禁也是天子諸侯廢禁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注正義曰棜斯禁此文謂之棜案鄉飲酒是大夫禮謂之斯禁也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為飾刻其足為褰帷之形也云謂之棜者無足有似於棜或因名云耳者棜是轝名故既夕禮云設

棜於東堂下注云棜今之轝也又注特牲云棜之制如今大木轝矣上有四周下無足今大夫斯禁亦無足似木轝之棜故周公制禮或因名此斯禁云棜耳故少牢司宮尊兩甒于房户之間同棜是周公時已名斯禁為棜也今定本無世人二字熊氏以為後世人因名云耳謂後世作記之人始名為棜其義非也云大夫用斯禁者案玉藻云大夫側尊用棜則斯禁也案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謂之禁者鄭注士冠禮云名之禁者因為酒戒也案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案特牲是士禮而云棜禁在東序士亦言棜者鄭注云棜禁者祭尚厭飫故得與大夫同也云禁如今方案隋長局足高三寸者案漢禮器制度而知今案鄭注儀禮棜今無足轝皇氏以為棜一頭足一頭無足未知有何憑據且鄙下不等何以承尊其義非也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注 此祭冕服也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 **音義** 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黼音甫黻音弗纁字又作熏許云反藻本又作璪亦作繅同子老反注同 **疏** 正義曰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人君因天之文章以表於德德多則文備故天子龍袞諸侯以下文稍少也然周禮上公亦袞侯伯鷩子男毳孤卿絺大夫玄士爵弁玄衣纁裳今言諸侯黼大夫黻雜明夏殷禮也但夏殷衣有日月星辰山龍今云龍袞者舉多文為首耳日月之文不及龍也崔云然也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者亦是夏殷也周藻五采也十二謂旒數也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者言夏殷也周家旒數隨命數又士但爵弁無旒也此以文為貴也者是其稱也注正義曰此祭冕服也既漫云龍袞黼黻故鄭云此是祭祀冕服也云朱綠似夏殷禮也周禮天子五采藻者鄭據經非周法也而云似夏殷者夏殷無服禮文今此文非周制故云似也熊氏云朱綠以下是夏殷禮其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等皆周法無嫌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特舉黼黻而言耳故詩采菽云玄袞及黼是特言黼也詩終南美秦襄公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熊氏之義踰於皇氏耳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為貴也

注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琢當為篆字之誤也明堂位曰大路殷路也鼏或作幕樿木白理也 **音義** 琢字又作瑑丈轉反徐又依字竹角反大羹音泰和胡臥反越席音活犧尊鄭素何反王如字幎本又作幕又作鼏莫歷反樿章善反又市戰反杓市約反長直亮反杼直呂反幕音莫 **疏** 正義曰至敬無文至敬謂敬之至極謂祭天服用大裘是無文也父黨無容者謂父黨族黨是親質素故事之無有折旋揖讓之容大圭不琢者大圭天子朝日月之圭也尚質之義但抒上終葵首而無琢桓蒲之文也大羹不和者大羹肉汁也不和無鹽梅也大古初變腥但烹肉而飲其汁未知調和後人祭也既重古故但盛肉汁謂之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者大路殷家祭天車也越席蒲席也祭天本質素故素車蒲席也犧尊者先儒云刻尊為犧牛之形用以為尊鄭云畫尊作鳳羽

（婆娑然故謂娑尊也祭天既用陶匏蓋以瓦為尊畫犧羽於上或可用犧為尊是夏殷禮也周用陶也皇氏以為犧尊即周禮犧象也而祭天用陶匏者謂盛牲牢及酌酒器具義非也具在郊特牲疏疏布鼏者疏麤也鼏覆也謂郊天時以麤布為巾以覆尊也故冪人云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注云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也樿杓者樿白理木也貴素故用白理木為杓而鄭注周禮亦云祭天爵不用玉也注正義曰杼殺也長三尺下頭方而殺其上故云杼上終葵首者椎名也於杼上之頭又為方椎故云終葵首也）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注省察也不同言異也音義（殺所戒反又所例反下而殺注芟殺皆同）疏（正義曰禮不可不省記者引孔子語證上諸事也省察也禮既有諸事所趣不同不可不察不察則

禮道無由可知也禮不同者此是可省之事也不同謂或高下大小文素之異也不豐者應少不可多是不豐也不殺者應多不可少也是不殺也此之謂也蓋言稱也者此之謂上諸事也上事各異蓋是各言其有稱故也此經總說在人稱之事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注外心用心於外其德在表也德發揚詡萬物注詡猶普也徧也音義（詡況矩反徧音遍）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其發也注發猶見也樂多其外見也音義（樂五孝反注同見賢遍反下外見告見皆同）疏（正義曰此一節以上言稱作記之人因廣明稱之事禮之以多為貴者此說禮之所以須多為貴之意以其外心者也謂其用心於外也用心於外謂起自朝廷廣及九州四海也王者居四海之上宜為四海所畏服故禮須自多厚顯德於外於外亦以接物也故云以其外心者也隱義云萬物在人外非己所有故以多為貴也德發揚詡萬物者此以下解心在外義也詡普也徧也言王者撫有四海宜發揚其德普徧萬物也大理物博者言王者大領理萬物之事廣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者結上也既有德發於外徧萬物理博事備如此則豈得不貴多乎故貴之也故君子樂其發也者君子則天子也發見也既須外接故所行事樂得其禮迹發見於外也一云君子謂民下識禮道者也庾云王功被於物君子樂其外見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者也注內心用心於內其德在內德產之致也精微注致致密也音義（致直置反注皆同）

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注萬物皆天所生孰可奉薦以稱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注少其牲物致誠慤音義（慤字又作愨若角反下文同）疏（正義曰此一節亦覆說禮之以少為貴之意以其內心者也內心謂用心於內也用心於內謂行禮不使外迹彰著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者此以下解心在內義也德天地之德也產生也致密也言天地之德生於萬物深密唯精唯微無所遺忘者也盧云天地之德所生至精至微也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觀猶覽視也言視天下萬物皆是天地所生若持彼所生以報於彼終非報義故云無可以稱其德者也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者既無物可稱則宜少外多內也是其外迹豈得不貴少乎王云欲徧取萬物以祭天終不能稱其德報其功故以

（特牲貴誠慤之義也是故君子慎其獨也者獨少也既外迹應少故君子用少而極敬慎也前云故此云是故者慎之情深故加是也）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音義（樂音洛）疏（正義曰此一節覆說聖人制禮或內或外或少或多然後為稱也古之聖人內之為尊者解內心也天不可外報所以內極敬慎而其理為尊也外之為樂者解外心接物須廣大故外極繁富而其事可樂也隱義云樂多其外見者謂衣服萬物悉外見物也已有功德故得使有此物以光輝祀先人為樂也少之為貴者極心於內故外以少為貴也多之為美者極禮迹於表故以外多為美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者合結多少乃異而以有稱為禮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注（君子謂大夫以上攘盜竊也）音義（匹士本或作正士攘如羊反上時掌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說禮即須稱中則得禮僭則盜竊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者君子大夫以上大夫常祭少牢遣奠及卒哭祔用大牢故祭用大牢而謂之禮也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者匹士士也攘盜也士常祭特豚遣奠卒哭祔加一等少牢若用大牢則是盜竊用君子之禮也然不直言士而言匹士者庾云士言其微賤不得特使為介乃行故謂之匹也白虎通云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偶陰陽相成之義也故論語云匹夫匹婦檢於禮本時有匹字作正字者有通者云天子大夫常祭亦大牢故此文云大夫大牢謂之禮正也若諸侯大夫自常祭少牢加一等乃大牢耳少牢饋食是諸侯大夫禮也崔氏所用此義然盧王禮本並作匹字矣今定本及諸本並作正字熊氏依此本而為正字恐誤也）

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注（濫亦盜竊也鏤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為龜耳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稜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之禮也）音義（鏤簋力豆反下音軌紘音宏藻梲章悅反依字當作棳梁上侏儒柱栭音而稜力登反斲

陟角反礱力工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奢而失禮之事管仲鏤簋朱紘者此是不稱之人也管仲齊大夫也簋黍稷器也紘冕之飾用組為之以其組從下屈而上屬之於兩旁垂餘為纓此鏤簋朱紘是天子之飾而管仲僭濫為之也山節者山節謂刻柱頭為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管仲僭為之也鄭注明堂云山節刻欂櫨為山也藻梲畫侏儒柱為藻文也君子以為濫矣者君子識禮者也謂管仲行此事是為僭濫也注正義曰鏤簋謂刻而飾之鏤謂刻鏤故知刻而飾之云大夫刻為龜耳者案少牢敦皆南首鄭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器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也龜簋聲相近故知刻為龜也云諸侯飾以象者案燕禮有象觚故知飾以象也云天子飾以玉者案周禮九嬪云贊玉盛玉府云共玉敦是也云朱紘天子冕之紘也諸侯青組紘皆祭義文也云大夫士當緇組紘纁邊者案士冠禮緇

（組紘纁邊是士也天子諸侯用純大夫當雜故宜與士同也云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棁者釋宮云其梁上楹謂之梲孫炎云梁上侏儒柱也又云栭謂之節李巡本節作楶謂欂櫨一名節皆斗栱也熊氏云栭上著木鬚檼謂之欂櫨即今之楷木也以欂櫨與栭異物其說非也云宮室之飾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者此莊二十四年穀梁傳文彼云大夫斲之士斲本與此異案禮緯含文嘉云大夫達棱謂斲為四棱以達兩端士首本者士斲去木之首本令細與尾頭相應晉語及含文嘉并穀梁傳雖其文小異大意畧同也此管仲所僭皆天子之禮知者明堂位云山節藻棁天子之廟飾故也）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為隘矣注（隘猶狭陋也祀不以少牢與無田者同不盈禮也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澣衣濯冠儉不務新）音義（澣又作浣户管反濯直角反朝直遥反隘本又作阨於賣反）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慎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注（言二大夫皆非也紀絲縷之數有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儉而不中禮非稱之事豚肩不揜豆者晏平仲齊大夫也大夫祭用少牢士用特豚而平仲今用豚豚又過小併豚兩肩不揜豆也必言肩者周人貴肩也肩在俎今云豆喻其小假豆言之其實在俎不在豆也澣衣濯冠以朝者大夫須鮮華之美而晏氏澣衣濯冠以朝君是不華也君子以為隘矣者隘狭也識禮君子評其大儉褊狭注正義曰與無田者謂與無田之士同不闕大夫也無田大夫猶用羔羊也）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注（我我知禮者也克勝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述知禮之人自稱戰克祭受福之事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者又引郊特牲語結稱也我謂知禮者克勝也言知禮之人戰必勝祭必受福蓋得其道矣者解所以戰勝而祭受福也戰勝祭受福是所為得道不多不少隨而稱當也秖為二大夫之不稱也然此無戰事秖應云祭受福而此連言戰者彼為二句相連故合引之也且彼因祭之田獵而教戰選兵祭有戰事注正義曰知非孔子自我者君子務在謙光不應自言祭祀受福之事故知述知禮者而言我也）

君子曰祭祀不祈注（祈求也祭祀不為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己耳）音義（為于偽反下為母為父母皆同）不麾蚤注（麾之言快也祭有時不以先之為快也齊人所善曰麾）音義（麾本又作麾毀皮反齊人謂快為麾蚤音早）不樂葆大注（謂器幣也葆之言襃也）音義（葆音保又保毛反本又作保）不善嘉事注（嘉事之祭致夫人是也禮宜告見於先祖耳不善之而祭）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注（以禮之義有以小少為貴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祀之事依禮而行不樂華美祭祀不祈者祈求也凡祭祀之禮本為感踐霜露思親而宜設祭以存親耳非謂就親祈福報也不麾蚤者麾快也蚤謂先時也孝子感霜露應心而思親思親而宜祭不以霜露未至而先時早設為快也不樂葆大者葆者襃也襃崇高之稱也祭之器幣大小長短自有常宜幣通丈八尺豆盛四）

升不以貴者貪高大為之也不善嘉事者嘉事冠昏也人年二十成人自宜冠三十嗣世自宜昏若無親者昏三月祭以告廟冠畢掃地而祭禰並是有為而然非謂善之而設祭牲不及肥大者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尺各有所宜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不美多品者薦祭品味宜有其定不以多為美故郊特牲而社稷大牢是也注正義曰案鄭志答趙商問祭祀不祈商案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故敢問禮記者何義也鄭答云祭祀常禮以序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為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又鄭發墨守云孝子祭祀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為而祝尸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祭祀內盡己心外亦有祈福之義也案桓三年齊侯使仲年來聘致夫人于時公取文姜三月廟見故仲年來致夫人于時無祭而云嘉事之祭者當致夫人之時必告廟也故曾子問卿大夫取妻三月有廟見之禮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燔柴於奥

注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莊文之間為大夫於時為賢是以非之不正禮也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是夏父弗綦為宗伯之為也奥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音義（父音甫不綦音忌不亦作弗燔音煩）又芳云反奥依注作爨七亂反下同彄苦侯反大廟音泰下注大平下文大廟並同躋子西反升也本又作隮（饎爨昌志反下七亂反）

夫奥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

注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祭似失之音義（盛音成餅步丁反）疏（正義曰此以下引仲尼譏不得所宜之人也文仲魯大夫）也事莊閔僖文四君時人衆尊為知禮故孔子譏其不知禮之事以識時人也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也者此非禮之一事也魯閔公僖公俱是莊公之子閔適而少僖庶而大莊公死而立閔為君僖時為臣閔少而死後乃立僖為君僖死僖公子文公立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是時夏父弗綦為宗伯典禮侫文公云吾見新鬼大故鬼小使列昭穆以閔置僖下是臣在君上為逆亂昭穆時臧文仲為卿大夫見有此逆祀之事而不諫使止故云安知禮也燔柴於奥者此又非禮之事奥音爨爨以爨煑為義也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言其有功於人人得飲食故祭報之而夏父弗綦為禮官謂爨神是火神而逆燔柴祭之此是失禮而文仲又不能諫止之又為不知禮也夫奥者老婦之祭也者既譏燔柴於爨又明祭爨不可以燔柴之義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唯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若此何得燔柴祭之也注正義曰云文仲魯公子彄之曾孫臧孫辰也者案世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是公子彄曾孫也云莊文之間為大夫者案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文二年縱逆祀是莊文之間為大夫云於時為賢者襄二十四年左傳云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於後世死猶不朽於是時為賢也云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始逆祀者案文二年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何休云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閔僖為兄弟以繼代言之有父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故云先禰後祖

此公羊之義也案外傳云躋僖公弗綦云明為昭其次為穆以此言之終文公至惠公七世惠公為昭隱公為穆桓公為昭莊公為穆閔公為昭僖公為穆今躋僖公為昭閔公為穆自此以下昭穆皆逆故定公八年順祀先公服氏云自躋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同國語之說與何休義異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為大惡也許君謹案同左氏說鄭駮之云兄弟無相後之道登僖公主於閔公主上不順為小惡也如鄭此意正以僖在閔上謂之為昭非昭穆也云奧當為爨字之誤也者下文云老婦之祭盛於盆尊於瓶故知非奧也奧者夏祀竈神其禮尊以老婦配之耳故中霤禮祭竈先薦於奧有主有尸用特牲迎尸以下畧如祭宗廟之禮是其事大也爨者宗廟祭祀尸卒食之後特祭老婦盛於盆尊於瓶是其事小也云或作竈者諸禮記本有作竈字故云或也云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者特牲記注舊說云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云時人以為祭火神乃燔柴者依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當時失禮又以此為祭火神遂乃燔柴故文云燔柴於奧明失禮也皇氏云弗綦既以逆祀為是又以燔柴祭爨為是云祭火神乃燔柴者熊氏云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乃燔柴案異義竈神今禮戴說引此燔柴盆瓶之事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許君謹案同周禮鄭駮之云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為堯司馬其尊如是王者祭之但就竈陘一何陋也祝融乃是五祀之神祀於四郊而祭火神於竈陘於禮乖也如鄭此言則祝融是五祀之神祀於郊奧者正是竈之神常祀在夏以老婦配之有俎及籩豆設於竈陘又延尸入奧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此祝融并奧及爨三者所以不同也

禮也者猶體也注若人身體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注致之言至也一謂誠也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音義（當丁浪反）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注三百三千皆由誠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因上禮之有稱故此以下廣明三代之禮皆由誠信乃合亦各依文解之禮也者猶體也者猶若人身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釋體也人身體髮膚骨肉筋脉備足乃為成人若片許不備便不為成人

也設之不當猶不備也者合譬也禮既猶如人之有體體雖備但設之不當則不成人則設禮不當亦不成禮猶人體之不當也所以已祭天地復祭山川社稷已事生人復祭宗廟是備祭之義也禮有大者謂有大及多為貴也有小者謂有小及少為貴也有顯者謂有高及文為貴也有微者謂有素及下為貴也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者各隨其體而設禮不得不當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既設禮大小隨於萬體不可不備故周公制禮遂有三千三百之多也其致一也者致至也一誠也雖三千三百之多而行之者皆須至誠故云一也若損大益小揜顯大微皆失至誠也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為設官分職之法亦名周官有六卿每卿下各有屬官六十凡三百六十經秦焚燒之後至漢孝文帝時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博士作考工記補之非上之義唯證周禮三百六十職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室猶禮也戶猶誠也

（入室必由戶行禮必由誠故云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言皆由誠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注謂以少小下素為貴也若順也有美而文而誠若注謂以多大高文為貴也疏（正義曰此經覆明上以少小下素之義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者）謂所以少小下素為貴者當求諸於內有所求竭已情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行至誠和順故以少小下素為貴也有美而文而誠若者此一經明多大高文為貴之義有美而文者謂有威儀之美而文章顯著而行至誠和順者章之於外故須多大高文也言內行誠順則以少小下素求諸內也外行誠順則以多大高文章之外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注謂若始死哭踊無節也有曲而殺也注謂若父在為母期也音義（期音基）有經而等也注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為父母三年有順而討也注討猶去也謂若天子以十二公以九侯伯以七子男以五為節也音義（去起呂反下去之同）有摲而播也注摲之言芟也謂芟殺有所與也若祭者貴賤皆有所得不使虛也音義（摲所監反又所覽反芟所咸反）有推而進也注謂若王者之後得用天子之禮有放而文也注謂若天子之服服日月以至黼黻音義（放方往反下有放必放同）有放而不致也注謂若諸侯自山龍以下音義（不致本或作不至）有順而摭也注謂若君沐粱大夫沐稷士沐粱音義（摭之石反）疏（正義曰此經廣明禮意不同有）直而行也者君子之於禮一事也直而行謂親始死孝子哀慼哭踊無節直率已天性而行也有曲而殺也者二事也曲殺謂服父斬衰三年為母齊衰期是曲殺也有經而等也者三事也經常也常而等謂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雖尊卑有異而服其父母則貴賤同等也有順而討也者四事也順猶順序討猶去也謂天子至尊每十二為節自此以下轉相降差公九侯伯七子男五是順序而稍去之也有摲而播也者五事也摲芟也播布也謂君祭而羣臣助祭得俎而下至胞翟一切悉有所得是芟上貴之分以布徧於下也有推而進也者六事

也謂二王之後已喪天位而天子必推而進之使用王禮也有放而文也者七事也放法也謂天子畫日月星辰於衣服是法天以為文有放而不致也者八事也致極也謂諸侯以下亦有放法而不得極也有順而摭也者九事也摭猶拾取也謂若君沐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士卑不嫌是拾君之禮而用之也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注一也俱趨誠也由用也素尚白青尚黑者也言所尚雖異禮則相因耳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變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廣明三代損益不同三代之禮一也者謂三代所行之禮雖各別一皆趨於至誠故云一也民共由之者由用也非唯君行禮用誠如一也民亦共用誠如一也或素者前明三代雖異而俱用誠是同此述其迹異也或素尚白也尚白殷世之禮也或青者尚黑夏世之禮也然夏先殷後今先云或素者記是周時今欲見周因於殷殷因於夏禮也夏造者往來之禮雖同而先從夏始故云夏造也殷因者因於夏禮而用之故云殷因也注正義曰一也俱趨誠也文承上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一謂至誠故知此一亦至誠也云青尚黑者也者夏以十三月為正於時草之萌牙變白而青也夏正尚黑故知青謂黑也云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者案史記秦二世名胡亥於時丞相趙高欲殺二世未知人從已否乃指鹿為馬人畏趙高皆稱鹿為馬是其事也其以青為黑以黑為黃鹿為馬之類也鄭云胡亥既近相傳知之此作記之人在胡亥之後故或素或青若王肅之說則異於此故家語云夏后以水德而王色尚黑周以木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聖證論王肅以為夏同堯皆尚其紫色舜土德王尚白而尚青者土以生為功東方生物之始故尚青土既尚青水則辟之青而用白也故殷是水德而尚白王肅此說與檀弓緯候文乖不可用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三

禮記注疏卷二十三考證

禮器詩云匪革其猶聿追來孝疏革棘聿遹字異義同詩主來勤也○詩主當作詩注舊本誤脫偏旁

諸侯以龜為寶注古者貨貝寶龜云云○（臣召南）按鄭注非謂是泉貨龜貝之龜乃以貝解龜之可貴重耳前疏謂諸侯有保土之重宜須占詳吉凶故得以龜為寶此經意也此疏特以注言貨貝而詳引食貨志以明之非正解也

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注木路剪繁鵠纓○（臣召南）按翦巾車本文作前注讀為緇翦之翦翦淺黑也木路無龍勒以淺黑飾韋為樊鵠色飾韋為纓不言就數與革路同也此疏但引巾車本文證之而未解明翦繁鵠纓之義

此以大為貴也○此自為一節舊本誤連下文今分斷

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注五升曰散○（臣召南）按鬯人疈事用散注謂漆尊也無飾曰散則形制亦異於

爵之飾以玉矣

此以高為貴也疏○舊本疏誤脱下節之下今移正

禮有以文為貴者注疏○舊本與下節相連而疏脱在後又孔子曰節總論前文亦接以文為貴以素為貴二節之下今並提行

天子龍衮注疏孤希冕而下○孤下脱卿字希當作絺

管仲鏤簋朱紘注疏案周禮九嬪云贊玉盤玉府云共玉（闕）○臣召南按疏闕四字汲古閣本作共王之服玉非也玉府掌王之服玉佩玉珠玉指服飾言與本文言飾簋無涉以文義推之當作玉府云共玉敦是也而下文朱紘上當有云字又士冠禮緇組紘纁邊是士也下闕四字當是天子諸侯四字又孫炎云渠

上侏儒柱下闕四字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注經禮謂周禮也云云○臣召南按周禮為禮之經儀禮為禮之曲康成說也朱子則謂禮儀三百如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之類此其大節也其中如始加再加三加之目是其小目則有三千說異於鄭

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疏○此疏闕文八處又君子之於禮也節闕文七處又或素或青夏造殷因疏闕文五處

禮記注疏卷二十三考證

謹按卷二十二第四頁後四行疏故字從寸刊本寸譌卜今改

第八頁前三行注終於南事刊本監本毛本事譌呂據宋本改

第九頁前二行疏夏火王則負戴於木也諸本戴譌竭今改

第十一頁前四行疏當日者各自為宮諸本日譌月今據後漢書志及宋本改

第二十四頁後八行疏此一節論上文刊本上譌下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疏諸本闕融謹案三字據宋本補

前四行疏闕注欲明三字又令字並據宋本補

前五行疏闕養也二字據宋本補

第三十頁疏闕禮臨事制宜以下六十七字據宋本補

前七行注闕嘉穀二字據宋本補

第三十二頁後八行注所以扶持其情刊本扶譌拱今改

卷二十三第一頁前七行注自耕至於食之而肥刊本而譌弗今改

第六頁前一行疏行禮又須各自足也刊本足譌是今改

第十一頁前七行疏若守則以爵等刊本若譌君今改

第十五頁後三行疏謂告飽也者刊本告譌居今改

後六行疏王之五路刊本王譌玉今改

第十六頁前一行疏絛纓五就刊本絛譌條據周禮改

第十七頁前四行疏列尊之次刊本次譌法據宋本改

第二十二頁後七行疏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刊本得譌德今改

第二十四頁後八行疏諸本闕敦是也云四字據

宋本補

第二十五頁前一行疏闕天子諸侯四字據宋本補

前二行疏闕也又云栖四字據宋本補

前五行疏晉語及含文嘉刋本及訛乃今改

前八行注隘猶狹陋也刋本狹訛挾今改

第二十七頁前四行疏而社稷大牢是也刋本是訛多今改

第三十頁後五行疏闕於萬體不可不備七字又一也者致至也一誠也九字並據宋本補

後六行疏闕故云一也若損大益小九字又七年制禮作樂為設官分十字並據宋本補

後七行疏闕各有屬官六十凡三百六十計十一字又求得此書不見冬官一篇乃使十二字據宋本補

後八行疏闕義唯證周禮三百六十職也十一字

又禮也户猶誠也入室必由户行十二字並據宋本補

第三十一頁前一行疏闕言皆由誠也五字據宋本補

前四行疏闕覆明上以少小下素之九字據宋本補

前五行疏闕若者謂所以少小下素為貴十一字又盡其戒慎致其恭敬而行至十一字並據宋本補

前六行疏闕有美而文而誠若者八字又文者謂有威儀之七字並據宋本補

前七行疏闕外故須多大高文七字又求諸內也外行誠七字並據宋本補

第三十二頁後五行注青尚黑刋本訛黑尚青今改

後六行周因於殷禮刋本殷訛因今改

第三十三頁前六行疏諸本闕青也夏三字據宋本補

後一行疏闕胡亥之三字據宋本補

後二行疏闕青聖謚三字而尚青者四字並據宋本補

後三行疏闕則辟之青四字據宋本補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李憙滋
謄録監生臣胡容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四五）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十四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禮器

周坐尸詔侑武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注言此亦周所因於殷也武當為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者常若孝子之為也孝子就養無方詔侑或為詔圜音義（侑音又本或作宥武音無養羊讓反詔圜音圓下圜丘同本亦作詔圓）夏立尸

而卒祭注夏禮尸有事則坐殷坐尸注無事猶坐周旅酬六尸注使之相酌也后稷之尸發爵不受旅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注合錢飲酒為醵旅酬相酌似之也王居明堂之禮仲秋乃命國醵音義（醵其庶反又其約反與音餘）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三代尸禮不同周坐尸者此言周之所因於殷也殷人坐尸周因坐之也詔侑武方者亦因殷也詔告也侑勸也方常也子事父母就養無方故在宗廟之中禮主於孝凡預助祭者皆得告尸威儀勸尸飲食無常人也其禮亦然者其於周禮坐尸及詔侑無方之禮亦因於殷禮故云亦然也其道一也者其用至誠之道一也夏立尸而卒祭者此更本殷周所損益之因也夏祭乃有尸但立猶質言尸是人人不可久坐神坐故

尸惟飲食蹔坐若不飲食時則尸倚立以至祭竟也殷坐尸者此殷因夏之有立尸而損其不坐之禮益為恒坐之法也是殷轉文也言尸本象神神宜安坐不辯有事與無事猶坐也周旅酬六尸者此周又因殷而益之也旅酬六尸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在室西壁東嚮為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在后稷之東南北對為昭穆更相次序以酬也殷但坐尸未有旅酬之禮而周益之也然大祫多主而唯云六尸者先儒與王肅並云毁廟無尸但有主也曾子曰周禮其猶醵與者曾子引世事證周禮旅酬之儀象也醵斂錢共飲酒也凡相敵斂錢飲酒必非忘懐之酌得而遽飲必合平徧不偏頗與周禮次序旅酬相似也其王肅禮作遽注云曾子以為使六尸旅酬不三獻猶遽而略注正義曰告尸行節解經詔也勸尸飲食解經侑也案特牲少牢延尸及詔侑相尸之禮皆是祝官則是有常而云無常者熊氏云謂就衆祝之中但有祝官皆得為之不常用一祝也案周禮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是皆得相侑尸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注近人情者褻而遠之者敬音義（近附近之近注同遠于萬反）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注郊祭天也大饗祫祭先王也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爓沉肉於湯也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音義（爓似廉反）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注作起也敬非已

情也所以下彼音義（下戶嫁反）此有由始也注有所法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慤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注已猶甚也慤蹙愿貌大愿則辭不見情無由至也音義（蹙本又作慼子六反又音促愿音願大音泰見賢遍反下龍見同）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注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告之者將以配天先仁也頖郊之學也詩所謂頖宮也字或為郊宮音義（頖本或作泮依注音判）

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注惡當為呼聲之誤也呼池嘔夷并州川音義（惡依注音呼又音虖好故反池大河反注同嘔夷烏侯反）

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注配林林名音義（泰本或作大音同下注放此）

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注繫繫牲于牢也戒散齊也宿致齊也將有祭祀之事必先敬慎如此不敢切也音義（順之至也順當作慎散齊悉旦反下側皆反後放此）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注皆為温藉重禮有擯詔告道賓主者也相步扶工也詔或為紹音義（相息

亮反注同温紆運反注同藉徐子夜反道音導**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以尊遠為敬近人情為褻禮之近人情者謂若一獻孰飲食既孰是人情所欲食啗最近人情也非其至者也既近人情非是敬之至極也郊血者以近者為褻遠者為敬其事非一今此先從鬼神之事而說也郊用犢犢有血有肉肉於人食啗之事於人情為近血於人食啗最遠天神尊嚴不可近同人情故薦遠人情者以為極敬也大饗腥者大饗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宗廟為私比郊為劣故薦去人情稍近之腥示為敬降於天也三獻爓者三獻謂祭社稷五祀也其禮三獻故因名其祭為三獻也爓沉湯肉去人情漸近而社稷五祀降於宗廟故用爓又明其敬劣也一獻孰者一獻祭羣小祀小祀卑酒一獻也其薦用孰肉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為褻近小祀神為最輕故以褻近人之食祭之表其敬又劣也是故至至也者此一節論君子行禮當降下於彼積漸擯相敬慎之至非作而致其情也者作起也君子行禮本意所為上下前人非是私自尊輒徒起而致其己情也此有由始也者既非直任我情而凡有所行皆有由以為始也由謂法天地之道先人後己是故七介以相見也者行敬既非直起己情皆有所由為始故陳七介以相見申賓主之情也此言七介者舉中言之也不然則已慤者已甚也慤愿貌若不如是陳擯介相見則甚為愿慤言愿慤太甚也三辭三讓而至者依司儀賓至大門外陳擯介交擯三辭畢君迎賓拜辱至大門三讓三讓入大門主君每門讓賓一辭是三辭三讓而情意相至也不然則已蹙者謂慤愿急蹙若不為此三辭三讓則太急蹙情無由達也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者明相見有積漸之義有事於上帝謂祭天也必先有事於頖宮之中告后稷告以將配天也是先告卑然後祭尊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者有事於河謂祭河也必先告惡池小川從小而祭也先告從祀者然後祭河也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者有事於泰山謂祭泰山也先告配林配林是泰山之從祀者也故先告從祀然後祭泰山此得積漸從小至大之義也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者上云先小後大此言事神積漸潔敬之義三月繫謂祭前三月繫牲于牢也七日戒謂祭前七日齊七日之中散齊戒慎也三日宿者謂祭前三日而嚴宿以致齊也將祭之時以漸如此謹慎至極也禮須積漸不敢切迫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温之至也者禮既不可卒迫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詔告也但作樂之人今既無目有扶相行步所以擯詔輔相者温藉之至極也注正義曰知郊祭天者郊特牲云於郊故謂之郊是郊為祭天也云大饗祫祭先王也者案宗伯以肆獻祼饗先王以下宗廟之祭凡有六饗者此云大饗饗中最大故為祫也此大饗之文在郊血之下故知非大饗帝也云三獻祭社稷五祀一獻祭羣小祀也者以冕服差之案司服祀四望山川則毳冕毳冕子男之服子男五獻以下差之祭社稷五祀則絺冕宜三獻也祭羣小祀則玄冕宜一獻也云血腥爓孰遠近備古今也者血為遠腥次之爓稍近孰最近遠者為古近者為今一祭之中兼有此事故云備古今也云尊者先遠差降而下至小祀孰而已者郊祭是尊而用血是尊者先遠也案宗伯祭廟以祼鬯為始祭社稷五祀以血為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者謂祭祀初始降神之外於正祭之時有此郊血大饗腥之屬也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孰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毛血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是郊祭天有孰也有孰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獻祼饗先王是大饗有腥有孰也此云三獻爓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爓明有腥有孰可知也然則郊天與大饗三獻竝有血腥爓孰今所以各言者皇氏云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也後設腥

（與爓孰雖以郊為主其祭天皆然也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於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其三獻之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凡薦爓之時皆在薦腥之後但社稷五祀初祭降神之時已埋血宗伯之文是也至正祭薦爓之時又薦血此文是也若羣小祀之屬唯有薦孰無血腥爓也以其神卑故耳先薦者設之在前後進者設之居後皆皇氏之說義當然也熊氏云宗廟之祭無血鄭注論語云禘祭之禮自血腥始者謂腥肉有血今案詩小雅論宗廟之祭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則是有用血之明文也熊氏云無血其義非也上帝周所郊祀之帝謂蒼帝靈威仰也者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周人出自靈威仰則后稷配靈威仰也云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上帝與周同者明堂位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故知也云先有事於頖宮告后稷也者魯人無后稷之廟

今將祭天而於頖宮告后稷也云將以配天先仁也者謂將欲以后稷配天先以仁恩存偶之也云頖宮郊之學也者周人立大學於東郊則天子魯侯大學在公宮東也小學在郊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藻則魯以小學為頖宮頖宮在郊天子以小學為辟廱故鄭駁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明矣呼池嘔夷并州川者夏官職方之文繫牲于牢者充人云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是繫於牢也云戒散齊也宿致齊也者祭義曰散齊七日致齊三日謂之宿者鄭注儀禮云宿是又戒宿之言肅肅敬之義也云不敢切也者以積漸敬慎不敢偪切也皇氏云温謂承藉凡玉以物緼裹承藉君子亦以威儀擯相以自承藉今定本作温字又當云温潤相承藉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事以樂注二者反本也哭泣由中非由人也朝廷養賢以樂之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注三者脩古穗去實曰鞂禹貢三百里納鞂服音義（鸞力端反莞音官一音丸簟徒點反稾字亦作藁古老反鞂江八反）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注主謂本與古也故可述而多學也注以本與古求之而已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禮之所設反本脩古故可述而多學反本謂反其本性脩古謂脩習於古定本及諸本作循字當作脩不忘其初者也由其反本脩古故不忘其初也故凶事不詔者此凶事及朝事是反本也本謂心也凶事喪親之事也詔告也孝子親喪痛由心發故啼號哭泣不待外告而哀自至是反本還其孝性之本心也朝事以樂者朝事謂朝廷之事也以樂奏

音樂也朝廷是養老尊賢之地為賢所樂也故臣入門必縣興奏樂之事是反本還其樂朝廷之本心醴酒之用玄酒之尚者此下三事是脩古也醴酒五齊第二酒也玄酒是水也尚上也言四時祭祀有醴酒之美而陳尊在玄酒之下以玄酒之尊置在上此是脩古也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者割刀今之刀也鸞刀古刀也今刀便利可以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為難而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亦是脩古故也莞簟之安而稾鞂之設者莞簟今之席也詩云下莞上簟乃安斯寢言其細精而可安人也稾鞂除穗粒取稈稾為郊席祭不用莞簟之可安而用設稾鞂之麤席亦脩古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者主謂本與古也既初不可忘故先王制禮必有反本脩古之法也故可述而多學也者禮既反本而脩古若欲述行學習但用本與古以求之則可得也故云可述而多學也注正義曰案禹貢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謂所刈禾也二百里納銍謂刈禾穗也三

（百里納秸服謂禾去其實唯稾秸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注節猶驗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注致之言至也極也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作事云爲非禮不可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者節猶驗也內猶心也物萬物也察猶分辨也言若欲外觀察萬物必先內有識驗之明若心內無明則外不能分辨也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者心由內所識是可節是禮也言若外物觀察萬物而心不由禮則察物不能得也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者引舊語結察物必須禮也致猶至極也無禮既不爲民物敬信故禮所以爲萬物之至極也）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注大事祭祀也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音義（烝之承反）爲朝夕必放於日月注日出東方月生西方爲高必因丘陵注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爲下必因川澤注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注達猶皆也亹亹勉勉也君子愛物見天雨澤皆勉勉勸樂音義（亹亡匪反徐音尾樂音洛）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必因其財物之性而事天地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者財物猶云才

性也禮既爲一切萬物之至極故聖人制禮因萬物之才性而致其義也故作大事必順天時者自此以下皆因財物之事也但財物大莫過於天故順天時而起也順於天時其事在下爲朝夕必放於日月者亦順天時也爲朝謂天子春分之旦朝日於東門之外爲夕謂天子秋分之夕祀月於西門之外也日是陽故朝旦用事月爲陰故夕晚用事也日旦出自東方故於東方而朝之月初生出自西方故於西方而祀之朝禮有東西之異是故法於日月之始爲高必因丘陵者爲高謂冬至祭皇天大帝耀魄寶也丘陵謂圜丘天圜而高故祭其天神於圜丘之上也是爲高必因丘陵也爲下必因川澤者爲下謂夏至祭崑崙之神也川澤方澤也地方而下故祭其神於方澤是爲下必因川澤也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者達猶皆也亹亹勉勉勸樂之貌也君子謂天子也天以高圜爲質地以下方爲體天子愛物爲用故天地感祭而降雨澤天子皆愛物生而勉勉

勸樂所以與天地合德也注正義曰案成十三年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謂祭祀也引春秋傳者桓五年左傳又云啟蟄而郊者謂夏正建寅之月蟄蟲啟戶郊祭天也云龍見而雩者謂建巳之月龍星昏而見雩祭天求雨也云始殺而嘗者謂建酉之月陰氣始殺而嘗祭宗廟也云閉蟄而烝者謂建亥之月烝祭宗廟烝衆也萬物皆成可薦者衆）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注古者將有大事必選賢誓衆重事也是故因天事天注天高因高者以事也因地事地注地下因下者以事也因名山升中于天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中猶

成也謂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孝經說曰封乎泰山考績燔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也音義（上時掌反守手又反燎力妙反又力弔反禪善戰反梁父音甫本亦作甫）因吉土以饗帝于郊注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于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今漢亦四時迎氣其禮則簡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注功成而太平陰陽氣和而致象物音義（假音格至也）饗帝於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注五帝主五行五行之氣和而庶徵得其序也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音義（暘音陽燠於六反）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注南面立者視朝音義（治直吏反及下注同）

疏正義曰上經論作大事必順天時故此經明舉賢任能敬事天地遂致龜龍降集寒暑順時尚有德者為貴尚有德之人尊有道者謂尊崇有道之士任有能者謂使任有能之眾舉賢而置之聚眾而誓之者謂至將祭之時選舉賢能置之在於祭位則射以擇士是也而又聚集其眾而誓戒之則其有不恭則服大刑是也是故因天事天者謂因天體之高以高處以事天則上文為高必因丘陵是也因地事地者地體卑下因卑下之處以事地則前文為下必因川澤是也因名山升中于天者此還因天事天但事天非在一所此謂封禪之時中成也謂天子巡守至方嶽之下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諸侯成功之事以告於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者此謂祭五方之帝因其所卜吉土以為都饗祭五方之帝於都之四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者假至也此覆說上文升中于天以天下太平故鳳凰隨德而降龜龍感化而至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者覆說前文因吉土以饗帝以陰陽順序故風雨應節寒暑順時然上因天事天因地事地是圜丘方澤不有感致者以圜丘方澤等未太平之時未能感致故不云升中于天此是太平之後故致鳳凰與龜龍吉土饗帝雖未太平已行此禮但功成之後陰陽彌更順之故舉以言焉若據太平饗帝則致時和自然圜丘方澤太平之時致祥瑞可知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者以其尚德尊賢奉天事地陰陽相合嘉瑞並來以是之故聖人但南面而立朝夕視朝而天下大治注正義曰太山謂方嶽也巡守至於方嶽燔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也此謂封禪也太平乃封禪其封禪必因巡守而為之若未太平但巡守而已其未太平巡守之時亦燔柴以告至故王制說天子巡守必先柴若太平巡守之時初到方嶽以燔柴告至之後乃考諸侯功績及封土為壇更燔柴祭天告諸侯之成功也此唯泰山為之餘嶽則否其巡守則每嶽皆至也而皇氏云太平乃巡守案詩頌時邁巡守告祭柴望時邁武王之詩而有巡守之禮武王未太平何得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云孝經說曰至刻石紀號皆孝經緯文也封乎泰山者謂封土為壇在於泰山之上考績燔燎者謂考諸侯功績燔柴燎牲以告天禪乎梁甫者禪讀為墠謂除地為墠在於梁甫以告地也梁甫是泰山之旁小山也刻石紀號也者謂刻石為文紀錄當代號謚案白虎通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迹以自勸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故

（孔子曰封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數者七十有餘三皇禪於繹繹之山五帝禪於亭亭之山三王禪於梁甫之山繹繹無窮之意禪於有德者而居之無窮已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梁甫者梁信也甫輔也信輔天地之道今案書說禪者除地為墠而白虎通云禪以讓有德其義非也案史記封禪書齊桓公欲行封禪管仲諫止辭云自古封禪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昔有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伏犧氏封泰山禪云云神農炎帝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唯禹禪會稽成王禪社首其餘皆禪云云云云者亦泰山旁小山名也但白虎通與史記禪處不同未知孰是也白虎通又云王所以巡守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謂循行天下收人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政化幽隱有不得其所者故必自行之謹敬重民之至也熊氏云太平乃巡守其義非也已難於上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謂木帝於東郊火帝於南郊金帝於西郊水帝於北郊土帝亦於南郊又王者各祭感生之帝於南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謂此也五帝主五行者即蒼帝靈威仰之屬分主五行各主七十二日故坤靈圖云五帝東方木色蒼七十二日云云是也云庶徵得其序也者即尚書洪範八曰念用庶徵庶眾也徵驗也謂眾行得失之驗云五行木為雨金為暘火為燠水為寒土為風案洪範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是五行之氣各有所主也鄭義五行所主如此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注（曰下事也）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注（禮樂之器尊西也小鼓謂之應犧周禮作獻）音義（罍音雷犧素河反注及下同縣

音玄應應對之應作獻本又作戲同素河反下同）君在阼夫人在房注（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注（大明日也）音義（分扶問反）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注（象日出東方而西行也月出西方而東行也周禮曰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諸臣之所酢）音義（夏禴戶嫁反下音藥祼古亂反彝餘音夷）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注（言交乃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放之以為德故君立於阼以象日夫人在西房以象月天道至教者謂天垂日月以示人以至極而為之教聖人至德者聖人法天之至極而為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者罍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者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之熊氏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故罍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祭則罍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則君不酌罍也案大射禮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一建鼓在南東鼓朔鼙在其北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大射禮是諸侯之法此亦諸侯之禮所以大鼓及應鼓所縣不同者熊氏云大射謂射禮也此謂祭禮也是諸侯之法雖同諸侯祭射有異案大射注云應鼙應朔鼙也又云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以此言之則朔鼙應鼙皆大鼓之旁先擊朔鼙次擊應鼙乃擊大鼓以其相近故云便也以其稱朔朔

（始也故知先擊朔鼙以其稱應故知應朔鼙也又大射稱建鼓此云縣鼓大射應鼓既在大鼓之旁此應鼓在東乃與縣鼓別縣者皆謂祭與射別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者案上云罍尊在阼當阼階堂上而設之則犧尊在西當西階堂上而陳之故君於阼階西嚮酌犧尊夫人於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於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和之至也者謂堂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注正義曰禮樂之器尊西也者鄭據此經而論犧尊貴於罍尊而犧尊在西縣鼓大於應鼓而縣鼓在西故云禮樂之器尊西云犧周禮作獻者案周禮司尊彝兩犧尊字作兩獻尊鄭云獻讀為犧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此以經云君在阼夫人在房故云君尊東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鄉大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髽于室在主人西喪是記君之喪婦人髽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夫人東酌罍尊是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引周禮司尊彝者證罍尊與此經中夫人東酌罍尊不同故引以明之見其不同之意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之屬其義具於明堂疏於此略之）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注（自由也制禮者本已所由得民心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注（作樂緣民所樂於已之功舜之民樂其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音義（護户故反又作濩）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注（動反本也）脩樂以道志注（勸之善也）音義（道音導）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注（國亂禮慢而樂淫也）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注（觀其禮樂則知治亂也遽伯玉衛大夫也名瑗）音義（遽其居反瑗于卷反）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注（禮樂亦猶是也）音義（知音智）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注（將以是觀）疏（正義曰前經明禮樂相交故此經更論先王制禮樂以節事道志化民治下也禮也者反其所自生者自由也言王者制禮各反其本王業所由生以制禮也猶若殷周為民除害以得民心初生王業其制禮還以得民心之事而為禮本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者自亦由也言王者制樂樂已所由成者以制樂若殷周之等民樂其用武除殘討惡以成王業故作樂以尚其威武也但禮之與樂俱是象其王業所由但禮據王業之初樂據王業之末俱太平功成治定之後制禮本論其初故云反其所自生作樂論其末故云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者以禮為反本故用禮以節萬事動皆反本以初生王業用此禮以得民心故用民心之義以節事宜修樂以道志者王者修治所作之樂以道達已志由已用此樂以成王業故修正其樂以勸道已志使行之不倦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者若能以禮節事以樂道志則國治也若不以禮節事不以樂道志則國亂也故云治亂可知也遽伯玉曰君子之人達者達謂通達言有德君子自達義理觀其禮樂則知治亂遽伯玉先有此言故記者引之結成治亂可知之事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者此又以工匠之事譬喻禮樂觀其器之善惡而知工匠巧拙器善則工巧器

惡則工拙覩其發而知其人之知者此又以人事譬喻禮樂觀其人之發動所爲而知其人之有知若發而皆中則知有知若發而不中則知無知禮樂亦猶是也若禮正而樂和則知其國治若禮慢而樂淫則知其國亂也故曰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禮樂既爲人之所觀以此之故君子治國必謹慎其所以與人相接者謂禮樂之事此禮樂者謂與人交接之具故慎之言將以是觀之注正義曰制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者若舜元由能紹堯之功得民心而後王業全制禮之時還基本初時得民心之事而制禮若舜質素初則陶於河濱後制禮則尚質素故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是也禹則治水始立溝洫後制禮則尚其工匠之事夏后氏尚匠是也湯則以桀荒淫器物失所湯以制禮樂之器而得民心殷人尚梓是也周武王以紂昏淫尊卑無叙故尚文物車旗之屬而得民心周人尚輿是也此皆本其所以得民心是已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作樂章功成之事己之功成人之所樂故云所樂於己之功也舜之民樂舜紹堯而作大韶湯武之民樂其濩伐而作濩武者此亦因其所由與禮不異但禮雖治定乃作則本其初始得民心之時樂以成功乃爲即歌當時喜樂之事所以與禮異也但禮是初始得民心而已樂是樂其末故其民心樂其紹堯樂其濩伐動反本也者王者治國動皆反本修古而以禮節之經云修樂以道志者言功成之極故王者作樂之後恒修治此樂章以道己志行善不忘故云勸之者也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注納牲於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音義（從才用反下同）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於鬱

鬯以祭於室及主音義（盎烏浪反膋了彫反）君親割牲夫人薦酒注親割謂進牲孰體時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音義（洞音動屬之玉反）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注肉謂之羹道猶言也音義（定徐丁磬反一音如字）設祭于堂注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孝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頌絲衣曰自堂徂基音義（祊百彭反繹音亦處昌慮反）故曰於彼乎於此乎注不知神之所在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宗廟之事太廟之內敬矣者舉大祫之祭故云太廟其實諸廟亦皆敬矣此章所論謂侯伯子男祭廟之禮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者此謂祼鬯既訖君出廟門以迎牲牽牲而入納於庭之時也於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君親制祭夫人薦盎者此謂殺牲已畢進血腥之時斷制牲肝洗於鬱鬯入以祭神於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侯伯子男之君朝踐君不獻故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者謂薦孰時君親割牲體於時君亦不獻故夫人薦酒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

人者謂制祭割牲之時則卿大夫從君也薦盎酒之時命婦從夫人也洞洞乎其敬也者洞洞質慤之貌言君與夫人卿大夫之等皆容貌洞洞然其為恭敬也屬屬乎其忠也者屬屬專一之貌其心則屬屬然專一盡其忠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者勿勿猶勉勉也言中心勉勉乎欲望神之歆饗納牲詔於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於庭血毛詔於室者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羮定詔於堂者羮肉湆也定孰肉也煮肉既孰將欲迎尸主入室乃先以俎盛之告神於堂是薦孰未食之前也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者道言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告之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此所薦饌在於堂為祊乎外者祊謂明日繹祭在廟門之旁謂之祊言為此祊祭在於廟門外之西也故曰於彼乎於此乎者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祭之於堂或祭之於外不知此於彼堂乎於彼室乎於此祊乎以古

語如此故記者引以結之注正義曰下云納牲詔於庭此有大夫贊幣故知納牲於庭時用幣以告神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者案郊特牲云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爓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爓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時也云所制者制肝洗於鬱鬯者約漢禮而知也知祭於室及主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親割謂進牲孰體時者皇氏以為謂薦孰之時進牲之孰體也熊氏禮本牲為腥也謂薦腥體孰體薦腥體謂朝踐薦腥時孰體謂饋食薦孰時案經文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酒薦酒薦盎既不得同時則割牲何得薦腥兼薦孰熊氏之說非也肉謂之羮爾雅釋器文設祭之饌於堂人君禮焉者知者特牲少牢皆設饌在奥此言設饌於堂故知人君禮也此云為祊乎外稱外故知明日繹祭也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不云外故鄭彼注不云明日繹祭也云謂之祊者於廟門外之旁因名焉者以釋宮云廟門謂之祊令曰繹祭於廟門外之兩旁因以廟門為稱故云因名焉云其祭之禮既設祭於室而事尸於堂者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設饌在室案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坐尸侑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但卿大夫賓尸禮略不設祭於室又不在廟門異於君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頌絲衣之篇者證繹祭在堂事尸也絲衣之篇論繹祭之時從堂上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徂基案郊特牲云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此文唯云於彼乎於此乎故鄭云彼上文為注以會此文明是一也

一獻質（注謂祭羣小祀也）三獻文（注謂祭社稷五祀）五獻察（注察明也謂祭四望山川也）七獻神（注謂祭先公）

疏正義曰此一節明祭諸神獻數之差取義各別一獻質者謂祭羣小祀最卑但一獻而已其禮質略三獻文者謂祭社稷五祀其神稍尊比羣小祀禮儀為文飾也五獻察者謂祭四望山川其神既尊神靈明察七獻神者謂祭先公之廟禮又轉尊神靈尊重也注正義曰案周禮司服職玄冕一章祭羣小祀故知一獻當祭羣小祀絺冕三章祭社稷五祀故知三獻祭社稷五祀也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故知五獻祭四望山川也鷩冕七章享先公故知七獻祭先公也案此社稷三獻卑於四望山川而大宗伯職云以血祭社稷五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太蔟祀四望奏姑洗又禮緯云社稷牛角握五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尊於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熊氏云獻與衣服從神之尊卑其餘處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從國中之神莫貴於社稷之類直以功見尊其實卑也以是地別神故不為尊也

大饗其王事與注（盛其饌與貢謂祫祭先王）音義（與音餘）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注（此饌諸侯所獻）音義（腊音昔）內金示和也注（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金從革性和荆揚二州貢金三品）音義（內音納）束帛加璧尊德也注（貢享所執致命者君子於玉比德焉）龜爲前列先知也注（龜知事情者陳於庭在前荆州納錫大龜）金次之見情也注（金炤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設）音義（見賢遍反下注世一見同炤音照本亦作照）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注（萬民皆有此物荆州貢丹兖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音義（纊音曠綿也劉昌宗古曠反簜大黨反）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注（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音義（蕃本亦作藩方煩反下同近附近之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音義（肆依注作陔古來反注又作祴音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大

饗之事諸侯各貢其方物奉助祭之禮大饗其王事與者饗謂饗祭先王饗中之大謂祫也其王家之事與與是語辭也諸侯雖有祫祭不可致有九州之物唯王者乃然故云其王事與也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者言此等是諸侯所貢故云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者此亦諸侯所貢實於籩豆是四時和氣所生故云四時和氣也內金示和也者謂諸侯所貢納金以為庭實示其柔和也以金能從革故也束帛加璧尊德也者謂朝而行享之時以束帛加璧於上尊崇其德也以君子之德與玉相似故尊之也龜為前列先知也者此謂布庭實之時龜在衆物之前而為列先其有知也以龜有靈知故云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者陳列此金次在龜後所以次在龜後者以金能炤物露見其情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者龜金之後布陳丹之與漆也絲也纊也竹也箭也與天下衆人共有此財也故諸侯之朝來而貢之陳列在下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者知以上所陳謂九州之內諸侯此言其餘者謂九州之外其於四海之國無常貢之貨各以其國之當時所有而貢之則招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重禮也者肆夏當為陔夏其諸侯之賓禮畢而出去則奏陔夏之樂而送之蓋貴重於禮雖禮畢而出猶陔切而戒之使不失禮注正義曰盛其饌者即三牲魚腊籩豆是也貢者則內金示和龜為前列之屬是也謂祫祭先王者以有三牲魚腊則非祭天以內金布庭實又非饗賓饗賓時無此庭實故也知非朝而貢物謂之大饗者以朝而貢物不名大饗孝經云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故知此大饗是祫祭也以饗中最大故稱大饗知為庭實者左傳云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故知金為庭實今先設金者發首先云內金故知先設金云荆揚二州貢金三品者禹貢文鄭注以為金銀銅三品者三色也知束帛加璧行享之時所執致命者覲禮文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謂諸侯執玉）

（來貢欲自勗勵以玉比德又示敬王以玉比王龜能豫知吉凶故云知事情云陳於庭在前者據與所陳衆物最在前仍在馬之後故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鄭注云初享以馬若皮然後乃陳龜金竹箭之等是也金炤物者鮮經見情金有兩義者一示和二是見情故云兩義云先入後設者此經先云内金示和是先入陳在龜後是後設荆州貢丹兖州貢漆絲豫州貢纊揚州貢篠簜皆禹貢文也其餘謂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之國者案周禮大行人陳六服之貢乃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具六服之外於九州言之唯有夷鎮蕃三服是九州之外也云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者案周語穆王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往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言近之者彼因征而得非因貢而來故云近之近者謂近其貢寶也肆夏當為陔夏者案大司樂云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今破為陔夏者以大司樂之文大饗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是助祭之後無筭爵禮畢客醉而出宜奏陔夏故燕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注（言就而祭之不敢致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注（仁恩也父子主恩也）喪禮忠之至也注（謂哭踊袒襲也）音義（袒襲音但下音習）備服器仁之至也注（謂小斂大斂之衣服葬之明器）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注（謂來賻賵）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注（言禮有節於内可以觀也）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祭祀死葬賓客之等所以禮為備具人道之至

也祀帝於郊敬之至也者天尊彌遠祭之宜極盡於敬故云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者宗廟主親祭之必極盡於仁愛故云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者親戚之喪必盡忠追念故云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者此亦據喪禮備此小斂大斂之衣服及葬之明器亦是仁愛其親故云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者此亦喪禮賓客用幣帛以相賻賵於事合宜故云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者言君子欲觀其人行仁義之道必須用禮為其本若行合於禮則有仁義若不合於禮則無仁義故云禮其本也案前文有仁有義有敬有忠此不言敬與忠者舉仁義則忠敬可知也）

君子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爲貴也注（道猶由也從也）音義（和戶臥反）疏（正義曰前文觀仁義之道禮為其本此經明學禮之人唯須有忠信甘受和白受采者記者舉此二物喻忠信之人可得學禮甘為衆味之本不偏主一味故得受五味之和白是五色之本不偏主一色故得受五色之采以其質素故能包受衆味及衆采也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者心致忠誠言又信實質素為本不有雜行故可以學禮也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者苟猶誠也道猶從也言人若誠無忠信為本則禮亦不虛空而從人也言雖學禮而不得也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者其人即忠信之人也學禮得忠信之人則是禮道為貴也）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注（誦詩

三百喻習多言而不學禮也大旅祭五帝也饗帝祭天

毋輕議禮注謂若誦詩者不可以強言禮音義（強其丈反）疏

正義曰此一節明禮之為貴貴於衆事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者假令習誦此詩雖得三百篇之多若不學禮此誦詩之人不足堪為一獻之祭言一獻祭羣小祀不學禮則不能行也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者言雖習一獻小祀其禮既小不堪足以行大饗之禮大饗謂祫祭宗廟也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者大饗其禮雖繁仍是去人不遠其禮可知大旅是總祭五帝天與人道隔其禮轉難故雖能行大饗之禮不堪足以行大旅事天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者大旅雖總祭五帝是有故而祭其禮簡略不如饗帝正祭之備故云大旅具矣不堪足以正饗天帝謂郊祭天也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是祀天重於旅帝又郊特牲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是郊為祭天之重毋輕議禮者若不學於禮無得輕脫論議于禮猶如誦詩三百篇不能行小祀禮也

注正義曰知大旅祭五帝者案典瑞云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與上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其文相對祀地云旅四望則知上云旅上帝是旅五帝也云饗帝祭天者經既云大旅又云饗帝是饗帝與大旅不同故知此饗帝是常祀祭天也鄭直云祭天則感生之帝與圜丘俱包之也

子路爲季氏宰注宰治邑吏也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注謂舊時也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注以其久也有司跛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注偏任為跛依物為倚音義（跛彼義反注同倚於綺反注同）他日祭子

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注室事祭時堂事儐尸音義（與音豫朝直遙反又張遙反）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注多其知禮疏正義曰前經既明禮為其重故記者引子路能行禮之事季氏祭逮闇而祭者逮及也言季氏祭於宗廟逮至日闇而行祭禮日不足繼之以燭者謂祭祀未終日已昏沒故云日不足祀事未畢故繼日明而以燭也有司跛倚以臨祭者以其事久有司倦怠故皆偏跛邪倚於物臨於祭祀其為不敬甚大矣他日祭子路與者言往舊以來所祭之時恒皆如此他日謂別日其後別日而祭子路與在行禮之中室事交乎戶者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在室故云室事交乎戶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戶受饌設於尸前相交承接在於戶也堂事交乎階者謂正祭之後儐尸之時事尸於堂故云堂事交乎階謂堂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之人在階受取是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者質正也晏晚也謂正明之時而始行事朝正罷晚禮畢而退言敬而能速也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者子路好勇時人多不尚其所為故孔子以此明之誰謂由也而不能知禮乎言其知禮也以其禮從宜寧可禮略而敬不可禮煩而怠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四

禮記注疏卷二十四考證

周旅酬六尸疏餘自文武二尸就親廟尸凡六○（臣召南）按六尸之文可知天子七廟除后稷尸是六也周初制禮時文武猶在親廟之末疏以文武二尸曲證康成五廟之説非也

必先有事於頖宮注告后稷也○（臣召南）按頖宮學也所祀者先聖先師周之禮樂興自周公而魯主周公之祀則先有事於頖宮者告周公也后稷之主如何得在頖宮魯頌傳箋並不言頖宮祀后稷且魯人僭禮既為郊祭以稷配天魯頌閟宮明言新廟奕奕箋謂姜嫄廟也姜嫄且有廟乃於后稷無廟其主必寄祀於頖宮乎蓋魯所以僭郊其名為周公也故郊雖以稷配而必先告先聖先師於頖宮是以閟宮之詩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也周公之視后稷與惡池視河配林視泰山何以異哉注謂頖宮告后稷固遁辭也

注疏則天子魯侯大學在公宮東也○（臣召南）按天子辟廱諸侯頖宮定制也魯人事事僭天子惟學未僭辟廱故仍稱頖宮耳泮宮即是魯之大學疏非也

醴酒之用疏醴酒五齊第二酒也○（臣召南）按此但對明水而言則五齊三酒通名為醴酒猶詩言為酒為醴也疏太拘

觀物弗之察矣疏言若欲外觀察萬物○萬物上舊本衍先字今去

因吉土以饗帝於郊注吉土王者所卜而居之土也饗帝於郊以四時所兆祭於四郊者也○（臣召南）按注觧吉土是也而觧饗帝於郊則太拘匡衡言昔周文武郊於豐鎬成王郊於洛邑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即此經吉土之説饗帝即祀天也饗帝於郊即祀天圜丘也上句言名山升中王者巡狩之柴於方岳也此句言吉土饗帝王者平時之祀於南郊也何必為

此紛紜之說乎

縣鼓在西應鼓在東注疏縣鼓大於應鼓○大舊本訛木今改正

爲祊乎外注祊祭明日之繹祭也○臣召南按郊特牲疏曰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復求神於廟門之內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之西室禮器言爲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但以經文推之此句亦似指本日求神於門

內之祊蓋以門內對廟中言則為外也下文言於彼乎於此乎正見祭時無所不求之意鄭必以繹解祊拘矣

則致遠物也注周穆王征犬戎得白狼白鹿近之○臣召南按致遠物如肅慎氏貢楛矢及周書王會篇所列是也穆王事何足法哉此注又不如大行人注

禮記注疏卷二十四考證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郊特牲

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注犢者誠慤未有牝牡之情是以小為貴也孕任子也易曰婦孕不育音義（膳市戰反犢音獨孕餘證反慤苦角

反）大路繁纓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注此因小說以少為貴者禮器言次路七就與此乖字之誤也音義（繁步干反）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注血腥爓祭用氣音義（爓本又作膶夕廉反）諸侯為賓灌用鬱鬯灌用臭也大饗尚腶脩而已矣注亦不饗味也此大饗饗諸侯也音義（灌本又作祼古喚反腶丁喚反鍛脯加薑桂曰腶脩）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少小及薄味為貴各依文解之既以郊祭名篇先儒說郊其義有二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今具載鄭義兼以王氏難鄭氏謂天有六天天為至極之尊其體祇應是

一而鄭氏以為六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以五配一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顛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也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故周禮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五帝若非天何為同服大裘又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禮器云饗帝於郊而風雨寒暑時帝若非天焉能令風雨寒暑時又春秋緯紫微宮為天帝又云北極耀魄寶又云大微宮有五帝坐星青帝曰靈威仰赤帝曰赤熛怒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黃帝曰含樞紐是五帝與天帝六也又五帝亦稱上帝故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下即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帝若非天何得云嚴父配天也而賈逵馬融王肅之等以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大皥炎帝黃帝五人之帝屬其義非也又先儒以家語之文王肅私定非孔子正旨又王肅以郊丘是一而鄭氏以為二者

案大宗伯云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又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也祭法又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也又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為宮黃鐘為角大蔟為徵姑洗為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上文云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也故鄭以云蒼璧蒼犢圜鐘之等為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鐘之等以為祭五帝及郊天所用王肅以郊特牲周之始郊日以至與圜丘同配以后稷鄭必以為異圜丘又以帝嚳配者鄭以周郊日以至自是魯禮故注郊特牲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鄭必知是魯禮非周郊者以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魯郊用日至之月案周郊祭天大裘而冕郊特牲云王被袞戴冕璪十有二旒故知是魯禮非周郊也又知圜丘配以帝嚳者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禘嚳在郊稷之上稷卑於嚳以明禘大於郊又爾雅云禘大祭也大祭莫過於圜丘故以圜丘為禘也圜丘比郊則圜丘為大祭法云禘嚳是也若以郊對五時之迎氣則郊為大故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故郊亦稱禘其宗廟五年一祭比每歲常祭為大故亦稱禘也以爾雅唯云禘為大祭是文各有所對也后稷配天見於周頌故思文云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周若以嚳配圜丘詩頌不載者后稷周之近祖王業所基故配感生之帝有勤功用故詩人頌之嚳是周之遠祖為周無功徒以遠祖之尊以配遠尊天帝故詩無歌頌或可詩本亦有也但後來遺落故正考甫得商之遺頌十二篇至孔子之時唯五篇而已以此言之明詩有遺落也皇氏云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冬至圜丘一也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也雩與郊禖為祈祭不入數崔氏以雩為常祭九也凡祭天其服皆大裘周禮司服文其尸服亦大裘故節服氏云郊祀裘冕送迎尸是也其樂除圜丘所用圜鐘為宮之外皆奏

黃鐘歌大呂舞雲門故大司樂云乃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注云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是也其玉圜丘用蒼璧夏正郊天用四圭有邸其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玄璜其中央無文先師以為亦用黃琮熊氏以為亦用赤璋鄭注宗伯云璧圜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琥猛象秋嚴半璧曰璜象冬月閉藏地上無物唯天半見其牲幣各放其玉之色案天色玄而用蒼犢者但天色雖玄遠望則蒼取其遠色故用蒼也其祭天之器則用陶匏陶瓦器以薦菹醢之屬故詩生民之篇述后稷郊天云于豆于登注云木曰豆瓦曰登是用薦物也匏酌獻酒故詩大雅美公劉云酌之用匏注云儉以質祭天尚質故酌以用匏為尊皇氏云祭天用宗廟犧尊皇氏又云祭天既用犧尊其陶匏者其盛牲牢之器今案陶匏所用如上所陳而皇氏以匏為盛牲之器義

無此理其說非也其祭天之處冬至則祭於圜丘圜丘所在雖無正文應從陽位當在國南故魏氏之有天下營委粟山為圜丘在洛陽南二十里然則周家亦在國南但不知遠近者其五時迎氣則在四郊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鄭云春迎青帝於東郊夏迎赤帝於南郊季夏迎黃帝亦於南郊秋迎白帝於西郊冬迎黑帝於北郊司馬法百里遠郊鄭注書序云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謂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之郊去國皆五十里也其夏正祭感生之帝亦於南郊知者孝經緯云祭帝於南郊就陽位是也其雩祭五天帝亦於國城南故鄭注論語云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其上是也其九月大饗五帝則在明堂鄭駮異義云明堂在國之南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圜丘之祭崔氏云其初先燔柴及牲玉於丘訖次乃埽丘下而設正祭若夏正及五郊初則燔柴及牲玉於壇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次則於壇下埽地而設正祭故禮器云至敬不壇埽地而祭是也其所配之人虞夏商周用人各異文具祭法圜丘之祭周人則以嚳配之祭法禘嚳是也其感生之帝則以后稷配之五時迎氣及雩祭則以五方人帝配之九月大饗五帝則以五人帝及文武配之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崔氏云皆在明堂之上祖宗通言故祭法云祖文王文王稱祖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文王稱宗文王既爾則武王亦有祖宗之號故云祖宗通言其祭天之樂皆用雷鼓故鼓人云以雷鼓鼓神祀是也其圜丘之祭皇氏云祭日之旦王立丘之東南西嚮燔柴及牲玉於丘上升壇以降其神故韓詩內傳云天子奉玉升柴加於牲上詩又云圭璧既卒是燔牲玉也次乃奏圜鐘之樂六變以降其神天皇之神為尊故有再降之禮次則埽地而設正祭置蒼璧於神坐以禮之其在先燔者亦蒼璧也次則以豆薦血腥祭天無祼故鄭注小宰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然則祭天唯七獻也故鄭注周禮云大事于太廟備五齊三酒則圜丘之祭與宗廟祫同朝踐王酌泛齊以獻是一獻也后無祭天之事大宗伯次酌醴齊以獻是為二獻也王進爵之時皆奏樂但不皆六變次薦孰王酌盎齊以獻是為三獻也宗伯次酌醍齊以獻是為四獻也次尸食之訖王酌朝踐之泛齊是為五獻也又次宗伯酌饋食之醍齊以獻是為六獻也次諸臣為賓長酌泛齊以獻是為七獻也以外皆加爵非正獻之數其尸酢王以清酒酢宗伯以昔酒酢諸臣以事酒其祭感生之帝則當與宗廟禘祭同唯有四齊無泛齊又無降神之樂唯燔柴升煙一降神而已王朝踐獻以醴齊宗伯亞獻以盎齊次饋孰王獻以醍齊宗伯又獻以沈齊尸食訖王獻以朝踐之醴齊宗伯獻以饋孰之沈齊諸臣為賓長亦獻以沈齊不入正數其五時迎氣與宗廟時祭同其燔柴以降神及獻尸與祭感生之帝同但用二齊醴盎而已諸臣終獻以盎齊從上至此皆皇氏所說皇氏以圜丘之祭賓長終獻不取沈齊而取泛者以禮運約之沈齊當在堂丘下不可用之故更上取泛齊案禮運沈齊在廟堂之下尚得酌之升堂以獻又皇氏祭感生帝及五時迎氣沈齊亦在壇下賓長皆得用之升壇以獻何為圜丘沈齊獨不可用乎若以圜丘高遠不可下取沈齊凡齊泛醴為尊盎醍為卑賓長終獻祇可以次用醍齊何得反用泛齊乎今謂圜丘賓長之獻用沈齊也以其賓長是臣助祭終獻遠下於君故從丘下酌沈齊又崔氏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案司尊彝云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鄭注云酌罍以自酢不敢與王之神靈共尊罍盛三酒唯云諸臣所酢不云酢王酢后崔氏所說於義疑也皇氏於此經之首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及諸雜禮制繁而不要非此經所須又隨事曲解無所憑據今皆略而不載其必有所須者皆於本經所須處各隨而解之他皆倣此熊氏云四時迎氣及諸神小祀等並有降神之樂則大司樂分樂而序之以下降神

正祭同用其樂亦是一義也然此郊特牲以下至降尊以就卑文承禮器之下覆說以少為貴之事郊所以用特牲者郊謂於南郊祭感生之帝但天神至尊無物可稱故用特牲郊與配坐皆特牲故下文云養牲必養二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又召誥云用牲於郊牛二是也然祭天初有燔燎後有正祭皆須有牲故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司農云實牛柴上也鄭康成云實牲體焉郊唯特牲得供燔燎正祭二處所用者熊氏皇氏等以為分牲體供二處所用其實一特牲也而月令郊禖用大牢者彼是求子之祭不與常祭同故不用犢我將祀文王於明堂經云維羊維牛者據文武配祭得用大牢也若孔安國之義后稷配天亦用大牢故召誥云后稷貶於天有羊豕案羊人云釁積共其羊牲注云積積柴則祭天用羊者熊氏云謂祭日月以下故燔燎用羊也祭日月以下既用羊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注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然則王者之祭無不用牛又

禮緯云六宗五嶽四瀆之牛角尺則日月以下之祀皆用牛者蓋日月以下常祀則用羊王親祭則用牛故小司徒注云玄冕所祭據王親祭也此郊特牲指用而言故下文云用騂犢故牧人云陽祀用騂牲毛之注云陽祀祭天於南郊及宗廟以此約之夏殷以上祭感生之帝各用其正之色其迎五方之帝其牲上已備陳帝牛稷牛其牲雖異其色宜同凡配祭之人牲與天同色也其四月大雩九月大饗其天及配人其牲各依當方之色其文武汎配則用大牢其牲色無文周人尚赤當用騂也論語云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注云帝謂大微五帝用玄牡者彼謂告祭也其四鎮五嶽之等各用當方之色故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若尋常山川時祭以下則用純物不隨四方之色若國外表貉禡祭之等則用雜色故牧人云凡特祀之牲則用牷物凡外望毀事用尨可也其常祀之牲則皆用牡祈禱之祭或用牝唯孟春禁之故月令孟春犧牲無用牝

其日月以下及五祀之等常祀用羊王親祭則用牛其如前說而社稷大牢者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功及於人人賴其功故以大牢報祭其牲則黝色牧人云陰祀用黝牲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則神州亦用黝牲也其崑崙地祇用黃犢故大宗伯黃琮禮地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其社稷與神州其樂用大蔟與應鍾故大司樂云乃奏大蔟歌應鍾以祭地祇注云謂神州之神謂社稷其玉神州則用兩圭有邸其社稷無文崔氏云王當與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其服社稷則絺冕神州與崑崙服無明文崔氏云用大裘為崑崙之神玉則用黃琮鄭注宗伯琮八方象地其樂則用函鍾為宮故大司樂云凡樂函鍾為宮大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是也其夏至祭方澤之禮齊酒獻數與圜丘同其神州獻數與夏正郊天同而社稷之祭尊用大罍三獻文具崔氏義宗

於此煩而不錄也天子適諸侯諸侯膳用犢謂天子巡守至諸侯之國諸侯致膳於天子則用犢也諸侯適天子天子賜之禮大牢謂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禮用大牢熊氏云大牢者則掌客云殷膳大牢非是飧積饔餼之等皇氏云此直云大牢則總包饔餼飧積之等雖牢數多少有異皆用大牢今謂此經說以小為貴天子少而諸侯多又膳文與殷膳同則熊氏皇氏未知孰是也貴誠之義也釋郊所以用特牲天子所以膳用犢之意郊之特牲亦是犢也貴此犢未有牝牡之情貴其誠愨之心故云貴誠之義也然社稷及諸侯大牢非是貴誠而載之者言社稷大牢以明郊用特牲言諸侯大牢以明天子用犢顯其貴誠也不取大牢之意故天子牲孕弗食也祭帝弗用也天子尊極貴其誠愨之心故因上起下之辭是以云故大路至五就者因貴誠重小故說以少為貴也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也故明堂位云大路殷

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有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先相次為言對次故稱先也每加以兩大路一先路三也次路故五就也郊血至臭也者因貴少更說不貴味也所進血腥如禮器中說崔氏云周禮之法郊天燔柴為始宗廟以祼地為始社稷以血為始小祀疈辜為始此云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孰者謂正祭之時薦於尸坐之前也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者此解郊血義血氣也夫孰食有味味者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貴事宜極敬極敬不褻近故用血也用血是貴氣而不重味故云貴氣臭也而宗廟敬降於天故用腥腥稍近味社又降於宗廟故用爓爓又稍近味諸侯至已矣者此一經亦明貴氣義也諸侯為賓灌用鬱鬯者灌猶獻也謂諸侯來朝在廟中行三享竟然後天子以鬱鬯酒灌之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侯伯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酢諸子諸男之禮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鄭注云王禮王以鬱鬯禮賓也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賓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賓賓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賓而已不酢王也灌用臭也者覆說諸侯為賓灌用鬱鬯之意鬱鬯是臭故云灌用臭也此亦明貴氣之禮大饗尚腶脩而已矣者謂諸侯行朝享及灌以後而天子饗燕食之也若上公則三饗三食三燕若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若子男則壹饗壹食壹燕也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其行饗之時雖設大牢之餼于時先薦腶脩於筵前然後始設餘餼故云尚腶脩而已矣此亦明不饗味之義也注正義曰易曰婦孕不育者易漸卦九三爻辭云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案漸卦艮下巽上九三上與九五互體為離離為火腹孕之象也又互體為坎坎為丈夫坎為水水流而去是夫征不復也夫既不復則婦人之道顛覆故孕而不育引之者證經孕是懷任之意

也禮器至誤也者今此經大路一就先路三就次路五就是節級相降以三案禮器大路一就次路七就無先路之文若以先路為三則於次路七就非加兩之差若以先為五則於大路一就又非加兩之差故知此經次路五就為是禮器云次路七就為誤也此大至侯也者以文承上大饗腥之下上大饗謂祫祭恐此大饗者亦是祫祭故云饗諸侯也必知饗諸侯者以此經前云諸侯為賓下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皆論待諸侯之事故以為饗諸侯也

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注言諸侯相饗獻酢禮敵也音義（重直龍反下注同酢才各反）

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注三獻卿大夫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尊敬則徹重席而受酢也專猶單也音義（介音界注同單音丹下文注同）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尊卑之席各依文解之此大饗謂諸侯相朝主君饗賓賓主禮敵故主君設三重之席而受酢焉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者此謂諸侯遣卿來聘卿禮三獻其副既是大夫與卿為介謂之三獻之介此介是大夫大夫席雖再重今為介降一席秖合專席主君若受此介之酢爵雖是諸侯合三重之席必徹去重席單席而受此介之酢爵焉所以然者降諸侯之尊以就介之卑故也注正義曰知非諸侯朝天子天子饗之而云諸侯相饗者以經云君三重席而酢三重席是諸侯之禮而又稱君故知諸侯相饗也案周禮司几筵諸侯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止有二席得為三重者皇氏云三重者有四席為三重謂鋪莞筵三上加繅席一熊氏以為席之重數異於棺也三重止三席也云獻酢禮敵也者以賓與主人

俱是諸侯並有三重之席無所降下對下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降尊就卑之義是尊卑不敵也故此云獻酢禮敵也三獻卿大夫者以五等諸侯有九獻七獻五獻故五等諸侯之卿皆三獻也大夫卿之總號若春秋之時則與此禮有異若大國之卿則禮同子男故昭元年鄭人饗趙孟具五獻籩豆杜元凱注云朝聘之制大國之卿五獻其侯伯次國其卿與大國大夫同故昭六年季武子如晉晉人享之武子辭云下臣得貺不過三獻杜云大夫三獻是也云來聘主君饗燕之以介為賓賓為尊敬者案燕禮記云若以四方之賓燕賓為尊敬席於阼階之西北而其介為賓注云主國君饗而親進醴于賓今燕又宜獻焉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為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尊敬者賓賓主國所宜敬如鄭此言則燕時賓為尊敬饗時則否今此注云饗燕之賓為尊敬連言饗者因燕而連言饗其實饗時賓自為賓不為尊敬也案燕禮注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為賓揖讓升乃命宰夫為主人獻賓於西階上其有媵爵羣臣入即位如燕禮案禮主人與賓俱升自西階主人酌於賓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賓就筵祭酒西階上卒爵賓酢主人主人於賓右北面受酢此是使宰夫為主人與賓客相獻之禮據燕禮之文唯有賓酢主人無賓酢主君之禮今此主君尊席而受賓酢者案燕禮無賓酢公禮至於說屨升堂坐之後賓降洗升媵觚于公公受賓爵飲以賜下此云受酢蓋謂此也或可燕已臣子賓不酢公若與鄰國賓燕以介為賓賓得酢公也但禮不具耳皇氏以介為賓宰夫為主人賓與主人席於西階上主人在東賓在西俱北面又席主君於堂中南面今案鄭注燕禮主君迎上介為賓宰夫為主人獻賓之後如燕禮如是則事事如燕禮案燕禮筵賓于戶西南面席公于阼階上西面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燕禮席位分明如此而皇氏乃云主人與賓

俱席西階上北面主君堂中南面未審何為憑據而知之

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注言義同而或用樂或不用樂也此禘當為禴字之誤也王制曰春禴夏禘音義（饗禘音藥下春禘同食音嗣夏戶嫁反）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饗禘食嘗有樂無樂之異饗禘有樂者饗謂春饗孤子禘謂春祭宗廟也以其在陽時故有樂而食嘗無樂者食謂秋食耆老嘗謂秋祭宗廟以其在陰時故無樂陰陽之義也者無樂為陰有樂為陽故云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者此覆釋上文饗有樂而食無樂之義以飲饗清虛養陽氣故有樂而食是體質養陰氣故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者此明饗禘在春為陽食嘗在秋為陰也其義一也者禘之與嘗俱是追慕饗之與食同是賞功其事無殊故云一也而食嘗無樂者文承秋食耆老之下以秋是陰時故云食嘗無樂重結之也舉食嘗無樂亦應重結饗禘有樂不言者略可知也飲養陽氣也故有樂者更覆釋上文飲養陽氣饗有樂也食養陰氣也故無聲者覆釋上文食養陰氣故無樂也凡聲陽也者釋所以饗有樂食無樂凡聲是陽也陽時為饗故有樂陰時為食故無樂也注正義曰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春曰祠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為禴此經所論謂夏殷禮也熊氏云此夏殷禮秋嘗無樂而下文云殷人先求諸陽則秋嘗亦有樂者謂殷人春夏祭時有樂秋冬即

無也舉春見夏舉秋見冬也若周則四時祭皆有樂故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升歌清廟下管象是秋嘗有樂也案王制夏后氏養老以饗禮則夏家養老用春時有樂無秋食之禮殷人養老以食禮而秋時不作樂無春饗之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則周人養老春夏用饗禮秋冬用食禮四時皆用樂故文王世子云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注云春合舞秋合聲下云養老之禮遂發咏焉登歌清廟是秋時養老亦用樂也皇氏云春是生養之時故饗孤子取長養之義秋是成孰之時故食耆老取老成之義熊氏云春饗孤子亦饗耆老秋食耆老亦食孤子而皇氏云此既破禘為禴故於祭統春禘秋嘗不復更破從此可知也

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注水土之品言非人常所食音義（奇居宜反下鼎組奇同）不敢用

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旦明之義也注旦當為神篆字之誤也音義（褻息列反旦音神出注篆直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鼎俎籩豆所法陰）陽之事鼎俎奇者以其盛牲體牲體動物動物屬陽故其數奇籩豆偶者其實兼有植物植物屬陰故其數偶故云陰陽之義也籩豆之實水土之品也者謂籩豆所充實之物皆是水土所生品類非人所常食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者覆釋籩豆所以用水土品族之意言不敢用褻美食味而貴重衆多品族也何意如此所以交接神明之義也神道與人既異故不敢用人之食味神以多大為功故貴多品鼎俎奇者案聘禮牛一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是鼎九其數奇也又有陪鼎膷一也臐二也膮三也亦其數奇也正鼎九鼎別一俎俎亦九也又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其腸胃從羊五鼎五俎又所俎一非是正俎也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所俎一非正俎不在數是皆鼎俎奇也有司徹陳六俎者尸及侑俎主人主婦各一俎其餘二俎者司馬以一俎羞羊肉湆其一俎司士羞豕肉湆此二者益肉之俎也此云鼎俎奇者謂一處並陳又籩豆偶者案掌客云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又禮器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案禮籩與豆同是籩豆偶也鄉飲酒義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而奇數者彼是年齒相次非正豆也士喪禮注小斂一豆一籩者降於大斂又不同於吉故也籩人饋食之籩棗㮚桃乾䕩榛實凡有五物似五籩者熊氏云乾䕩之中有桃諸梅諸則為六物實六籩也

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注賓朝聘者易和說

也音義（易以豉反注同朝直遥反下注朝覲朝服同）卒爵而樂闋孔子屢歎之注美此禮也音義（闋苦穴反止也屢力住反本又作婁）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注以詩之義發明賓主之德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注匏笙也音義（匏步交反竹箎笛也）樂由陽來者也禮由陰作者也陰陽和而萬物得注得得其所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朝聘之賓及己之臣子有王事勞者設燕饗之禮奏樂之節各依文解之饗禮既亡無可憑據今約大射及燕禮解其奏樂及樂闋之節案大射禮主人納賓是己之臣子又無王事之勞故賓入不奏肆夏賓入及庭公升即席乃奏肆夏於是主人引賓升主人酌獻賓賓拜受爵坐啐酒拜告旨樂闋賓飲卒酒酢主人主人

受酢畢主人盥洗獻於公公拜受爵乃奏肆夏公飲卒爵拜主人荅拜樂闋主人洗爵受酢於公主人受酢畢主人又盥洗媵觚于賓所謂酬也主人飲畢酌以酬賓賓筵前受酬奠于薦東不舉下大夫二人於阼階下媵爵于公公取一大夫所媵爵以立飲卒爵酬賓賓受爵請旅大夫公許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受旅爵畢主人洗獻卿于西階上獻卿徧又二大夫媵爵于公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大夫受旅畢主人又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受獻畢乃席工升歌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乃管新宫此是大射賓入門至工升歌之禮也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酒主人荅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而樂闋鄭注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此是已之臣子有王事之勞賓及庭而奏肆夏也其餘與大射禮同以大射禮燕禮而言此云賓入大門謂朝聘之賓行朝聘既畢燕饗之時燕則大門是寢門也饗則大門是廟門也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者樂主和易今奏此肆夏大樂者示主人和易嚴敬於賓也卒爵而樂闋者賓至庭樂作乃至主人獻爵賓受爵啐酒拜告旨而樂止賓飲訖酢主人主人受酢畢主人獻公而樂作公飲卒爵而樂止是卒爵而樂闋也此卒爵謂兼賓及主君也依大射禮主人受酢不作樂若其饗時主君親獻賓賓親酢主君賓主俱作樂也孔子屢歎之者孔子見禮入門而縣興卒爵而樂闋屢數也數數歎美此禮善其和易恭敬之義奠酬而工升歌者據大射禮獻卿之後大夫媵觶于公所謂酬也公奠置此酬而未舉于時工升歌也或可饗時主君親酬賓賓初奠酬薦東於時即工升歌也大射與燕禮異也發德也者所以奠酬升歌歌詠其詩發明賓主之德案燕禮記賓及庭奏肆夏此入大門即奏肆夏者熊氏云燕禮燕已之臣子此謂朝聘之賓故入即奏肆夏也皇氏云鍾師奏九夏一曰王夏大司樂云王出入所奏二曰肆夏大司樂

云尸出入所奏三曰昭夏大司樂云牲出入所奏也四曰納夏注云四方賓來所奏也五曰章夏注云臣有功所奏也六曰齊夏注云夫人祭所奏也七曰族夏注云族人侍所奏也八曰陔夏注云客醉出所奏也九曰驁夏注云公出入所奏也皇氏又云襄四年左氏傳云三夏天子所以饗元侯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燕禮歌鹿鳴合鄉樂凡合樂降於升歌一等王饗燕元臣升歌三夏三夏即頌合樂降一等即合大雅也元侯自相饗亦歌頌合大雅故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歌清廟是也侯伯子男相見既歌文王合鹿鳴也準約元侯則天子饗燕侯伯子男亦歌文王合鹿鳴也諸侯燕臣子歌鹿鳴合鄉樂燕禮是也其天子燕在朝臣子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作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是也升歌合樂所以異者案鄉飲酒禮及燕禮工升自西階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於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奏訖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間歌訖乃合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間者謂堂上堂下一歌一吹更遞而作合者上下之樂並作此其所以異也皇氏云此經卒爵樂闋之義主人受酢之時作樂今案大射禮宰夫為主人受酢之時不作樂皇氏說非也皇氏又云卒爵而樂闋作樂三闋也一是賓飲畢樂闋也二是主人受酢飲畢樂闋也三是賓奠酬之後工升歌畢將旅酬之時樂闋也今案此經初云入門而奏肆夏次云卒爵而樂闋下云奠酬而工升歌所陳之事依先後次第則樂闋之中不得并數奠酬升歌樂闋也且工升歌之後則有笙入奏南陔之等及間歌合樂無樂闋之文何得卒爵樂闋之中數之為三闋皇氏非也案鍾師九夏皆夏文在下而南本納夏獨夏又在上其義疑也皇氏云天子燕饗已之臣子與燕饗諸侯同歌文王合鹿鳴今案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歌鹿鳴合鄉樂皇說非也歌者在上匏竹在

（下貴人聲也者解所以不升堂之義也匏笙也竹篪笛也歌是人聲人聲可貴故升之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然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樂由至物得者此因上有賓主禮樂之事遂說禮樂之義樂由陽來者也者此明樂也陽天也天氣化故作樂象之樂以氣為化是樂由陽來者也氣化謂五聲八音也禮由陰作者也者陰地也地以形生故制禮象之禮以形為教是禮由陰作也形數謂尊卑大小拜伏之事也陰陽和而萬物得者和猶合也得謂各得其所也若禮樂由於天地天地與之和合則萬物得其所也）

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注旅衆也邇近也音義（別彼列反下注無別同）龜為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注鐘金也獻金為作器鐘其大者以金參居庭實之間示和也音義（為作于偽反下文為君同）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音義（往皇如字徐于況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朝聘貨賄庭實之物旅幣無方者旅衆也幣庭實也衆國貢獻幣物非止一方故云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者五方各殊所出有異所以分別土地所分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者邇近也六服有遠近或嬪或貨所貢之屬各有期也龜為前列先知也者此即旅幣無方之事也龜是靈知之物陳之於庭則列龜最在前故云先知也以鐘次之者鐘金也陳金則次於龜後也不謂之為金而謂之為鐘者貴金以供王之鑄器器之大者莫大於鐘故言以鐘次之也以和居參之也者解以金次龜義也金性柔和從時變革也金列庭實前龜後皮帛以金參廁居龜帛之中間故云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者釋庭實有皮義也虎豹是威猛之獸今得其皮來列在王庭是表示君臣之德能服四方之威猛者也束帛加璧往德也者解享用束帛帛上又加璧之義也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或錦繡黼黻之上是以表往歸於德故也謂主君有德而往歸之南本及定本皆作往德北本為任德熊氏云任用德恐非也）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十音義（燎力妙反徐力弔反僭子念反後同）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注僭諸侯趙文子晉大夫名武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夷王以下總論朝聘失禮之事各隨文解之庭燎之百者謂於庭中設火以照燎來朝之臣夜入者因名火為庭燎也禮天子百燎上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齊桓公是諸侯而僭用百後世

襲之是失禮從齊桓公為始注正義曰公蓋五十者此數出大戴禮也但崇翺問引大戴禮也何以言蓋沈閔對曰言蓋無別意猶如禮運云仲尼之歎蓋歎魯也亦無別意百者皇氏云作百炬列於庭也或云百炬共一束也衆大射禮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是諸侯之禮今文子亦奏之故云僭諸侯此謂納賓樂也若登歌下管正樂則天子用三夏以饗元侯元侯相饗亦得用之周禮九夏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其陔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但非堂上正樂所用也）

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注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音義（覿大力反下同使色吏反見賢遍反下同）不敢私覿所以致敬

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注非其與君無別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注私覿是外交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從君朝覲行私覿非禮之事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者朝覲謂君覲往鄰國行朝覲之禮大夫從君而行輒行私覿是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者既從君而行不可私覿若專使而出則可為之故云大夫執圭而使謂受命執圭專使鄰國得行私覿所以申己之誠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者覆明從君而行不敢行私覿所以致敬於己君也而庭實私覿何為乎諸侯之庭者當周衰之後有臣從君而私設庭實私覿於主國之庭作記者譏之庭實私覿何得為乎諸侯之庭譏其與君無別也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者解所以從君而行不敢私覿之意為人之臣既無外交惟專一事君既從君而行不敢貳心於他君所以不行私覿之禮注正義曰案聘禮臣出使有私覿今云私覿非禮也故知從君行也且經朝覲是君覲行之事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者解經文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約聘禮有私覿故云以君命聘則有私見也）大夫而饗君非禮也注其饗君由强且富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注三桓魯桓公之子莊公之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季友以君命鴆牙後慶父弒二君又死也音義（慶父音甫鴆直陰反弒音試）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注明饗君非禮也音義（升自阼才路反本又作升

自作階）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注正君臣也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注夷王周康王之玄孫之子也時微弱不敢自尊於諸侯疏（正義曰大夫富强專制於君召君而饗之非禮也大夫强而君殺之義者大夫强盛則干國亂紀而君能殺之是銷絕惡源得其義也由三桓始也者從三桓以後有能誅殺强臣由三桓而來故云由三桓始也案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熊氏云春夏受三饗之時乃有迎法義或然也故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注云節謂王乘車迎賓客及送相去遠近之數是也由夷王以下者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自此以後或有然故云以下注正義曰案春秋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弟是桓公子也云慶父與牙通於夫人以脅公者案莊公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公羊云辟內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何休云公病問後於牙牙對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牙欲立慶父是脅公也云季友以君命鴆牙者案莊三十二年左傳云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是也然慶父弒二君者莊公三十二年左氏云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是弒二君也云又死也者案左氏云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是慶父又死也案三桓之前齊有公孫無知作亂衛有州吁宋有長萬皆以强盛被殺而云由三桓始者熊氏云據魯而言猶如論語云十世五

（世希不失矣三桓之後若襄仲季孫意如雖强君不能殺據時有能殺者言之然此經注並公羊文以左氏傳為鮮耳明饗君非禮也者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臣不敢有其室臣既不敢為主明饗君非禮結上文也春秋之時則有諸侯饗天子故莊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亂世非正法也夷王者案世本康王生昭王昭王生穆王穆王生恭王恭王生懿王懿王崩弟孝王立孝王崩懿王大子燮立是為夷王懿王是康王之玄孫夷王是懿王之子故云玄孫之子也）

諸侯之宮縣而祭以白牡擊玉磬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乘大路諸侯之僭禮也注言此皆天子之禮也宮縣四面縣也干盾也錫傳其背如龜也武萬舞也白牡大路殷天子禮也音義（縣音玄注及下同錫音陽注同盾本亦作楯純尹反又音尹傳音附背補佩反）

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注言此皆諸侯之禮也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反坫反爵之坫也蓋在尊南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繡讀為綃綃繒名也詩云素衣朱綃又云素衣朱襮襮黼領也音義（坫丁念反繡依注作宵音消注或作綃亦同黼音甫簾音廉於反爵焉本或作賓反爵焉領緣移絹反繒似陵反襮音博）

故天子微諸侯僭大夫强諸侯脅於此相貴以等相覿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注言僭所由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注言仲孫叔孫季孫氏皆立桓公廟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三家見而僭焉

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諸侯及大夫奢僭强盛之事各依文解之諸侯之宮縣者諸侯唯合軒縣今乃有宮縣又諸侯祭用時王牲今用白牡又諸侯擊石磬今擊玉磬又諸侯得舞大武故詩云方將萬舞宣八年萬入去籥是也但不得朱干設錫冕服而舞今朱干設錫冕而舞大武諸侯合乘時王之車今乃乘殷之大路並是諸侯僭禮也臺門至禮也者此一節明大夫僭諸侯禮臺門者兩邊起土為臺臺上架屋曰臺門而旅樹者旅道也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為敬也反坫者反爵之坫也若兩君相享則設尊兩楹間坫在尊南坫以土為之繡黼丹朱中衣者綃繒也黼刺繒為黼文也丹朱赤色謂染繒為赤色也中衣謂以素為冕服之裏衣猶今中衣單也大夫之僭禮也者自臺門以下於時大夫皆有此事故言僭禮也於此相貴以等者謂臣下不畏懼於君而禮相尊貴以等列故庾云禮相封爵也相覿以貨者大夫私相覿以貨賄不辟君注正義曰案小胥天子宮縣案文十三年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又明堂位云祀周公於太廟牡用白牡擊玉磬則皐陶謨云鳴球是也祭統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路其祭統明堂所云皆天子禮樂特賜周公故云皆天子之禮魯唯文王周公廟而得用之若用於他廟則為僭也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祀受命之君而用之）

皆為僭也云錫傳其背如龜也者詩云鏤錫謂以金飾之則此錫亦以金飾也謂用金琢傳其盾背盾背外高龜背亦外高故云如龜也蓋見漢禮然也白牡是殷之正色大路與白牡同文故知白牡大路是殷天子之禮也旅道也所行處故以為道也云屏謂之樹釋宮文引管氏樹塞門者據經旅樹之義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者禮緯文南本及定本皆然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誤也云反坫反爵之坫也者以明堂云反坫出尊則坫為尊而設故知反坫反爵也以言出尊故云蓋在尊南也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己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獻則尊於兩楹間故其坫在兩楹間云兩君相見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者案論語云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故知兩君相見也彼注云其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故云主君既獻於反爵焉謂於此坫上而反爵焉熊氏云主君獻賓賓筵前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於西階上拜主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坫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爵飲畢反此虛爵於坫上主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畢反爵於坫上也而論語注酌畢各反爵於坫上者文不具耳其實當云飲畢或可初酌之時則奠於坫與鄉飲酒禮異也義有疑故具存焉云繡黼丹朱以為中衣領緣也者中衣謂冕及爵弁之中衣以素為之繡黼為領丹朱為緣云繡讀為綃綃繒名也者案注昏禮引詩云素衣朱綃魯詩亦以為綃綃綺屬以魯詩既為綃字又五色備曰綃白與黑曰黼綃黼不得共為一物故以繡為綃也謂於綃上而刺黼文也引詩云素衣朱綃者證以繡為綃又引詩素衣朱襮者證黼領也案釋器黼領謂之襮故云襮黼領也案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此素衣是緣當為冕及爵弁之中衣禮朝燕之服皆以布為之皇氏云此素為中衣兼為朝燕服之中衣非也案禮公之孤四命則爵弁自祭也則天子大夫四命亦當爵弁自祭則中衣得用

素但不得用綃黼為領丹朱為緣耳熊氏云此云大夫借謂非四命大夫而著素衣為僭今為四命得著素衣但以綃黼丹朱猶為僭也其大夫士助祭於君服爵弁以上雖中衣用素亦不得用綃黼丹朱以為領緣以其是諸侯之服故唐詩揚之水刺晉昭公微弱云素衣朱綃從子于鵠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為諸侯也知魯得立文王廟者案襄十二年秋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云周廟謂文王廟也此經云諸侯不敢祖天子而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莊二十八年左傳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與此文不同者此據尋常諸侯大夫彼據有大功德者故異義禮戴引此郊特牲云又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士諸侯不得專祖於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為諸侯者得祀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有先君之主公子為大夫所食采地亦自立所出宗廟其立先公廟準禮公子得祖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許慎謹案周公以上德封於魯得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得祖天子諸侯有德祖天子者知大夫亦得祖諸侯鄭氏無駁與許慎同也其王子母弟無大功德不得出封食采畿內賢於餘者亦得采地之中立祖王廟故都宗人家宗人皆為都家祭所出祖王之廟也

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

注過之遠難法也二或為三音義（過古臥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王者立二王後尊賢之事天子存二代者天子繼世而立子孫以不肖滅亡見在子孫又無功德仍須存之所以存二王之後者猶尚尊其往昔之賢所取法象尊賢不過二代者所以尊賢之事取其法象但代異時移今古不一若皆法象先代今則

（不可畫行故所尊之賢不過取二代而已若過之遠難為法也案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夫三統之義引此文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為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許慎謹案云治魯詩丞相韋玄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與左氏說同鄭駁之云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之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

諸侯不臣寓公故古者寓公不繼世注寓寄也寄公之子非賢者世不足尊也寓或為託音義（寓音遇）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寄公之子為臣之事注正義曰案喪服傳云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為失地也諸侯不臣者不敢以寄公為臣也）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注答對也音義（鄉許亮反下君南鄉同）

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注辟國君也音義（辟音避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臣辟正君之事諸侯則稽首於天子大夫則稽首於諸侯皆盡其臣禮以事君今大夫家臣於大夫之處拜時不為稽首非是尊敬此家臣不令稽首所以不稽首者以辟國之正君臣於國君已皆稽首今大夫之臣又稽首於大夫之君便是一國兩君故云以辟君也大夫得稽首於諸侯不辟天子者謂諸侯有大功德出封畿外專有其國故大夫得專盡臣禮事之也）

大夫有獻弗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己也注不面拜者於外告小臣小臣受以入也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也疏（正義曰此經論君尊大夫之事大夫有獻弗親者謂大夫有物獻君使人獻之不親來獻君有賜不面拜者謂君有物賜大夫大夫不面自來拜所以然者恐為君之答己故不自來不報而去注正義曰案大僕掌諸侯之復逆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皆無大夫之文即此小臣所掌孤卿中兼之故鄭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也）

鄉人禓注禓強鬼也謂時儺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禓或為獻或為儺音義（禓音傷鬼名也強其丈反難乃多反下同本又作儺索色百反下文注皆同毆又作驅同起居反）

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注神依人也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孔子存神之事鄉人禓者庾云禓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強鬼孔子則身著朝服立于阼階之上所以然者於時驅逐強鬼恐己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于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己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孔子曰射之以樂也何以聽何以射注多其射容與樂節相應也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注男子生而設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女子

設帨音義（弧音胡帨始銳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歎美祭廟擇士之射必使容體合樂故云射之以樂何以聽者言何以能聽此樂節使與射容相應何以射者言何以能使射與樂節相應故各善其兩事相應故鄭注射義云何以言其難也孔子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縣弧之義也者孔子既美射之與樂相應又論射之不可不習為士之法理合能射今使之射若其不能便是乖於為士之義則當辭以疾病縣弧之義也者以男子初生縣弧於門左示有射道而未能也今士亦有射道以其疾病而不能與男子初生縣弧相似故云縣弧之義也注正義曰案內則云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男子所以設弧者示其有射道所以縣之者以其未能也長大不得不能故辭以疾也）

孔子曰三日齊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注居讀為姬語之助也何居怪之也伐猶擊也齊者止樂而二日擊鼓則是成一日齊也音義（齊本又作齋同側皆反後放此何居音姬）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祭之失禮之事祭前宜齊而專一不得伐鼓也凡祭必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不樂不弔致齊三日專其一心用以祭祀猶恐為敬不足故云猶恐不敬也于時祭者在致齊三日之中而二日伐鼓使祭者情散意逸以違禮敬識而問之二日伐鼓何姬姬是語助之辭也）

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繹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朝市宜於市之東偏周禮市有三期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音義（繹音亦祊百彭反賈音古販甫萬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魯失禮之事繹之於庫門內者繹祭之禮當於廟門外之西堂今乃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者祊當在廟門外西室今乃於廟門外東方朝市之於西方者朝市謂朝時而市當於市內東方謂市內近東也今乃於市內西方失之矣者言此三事皆違於禮故言失之矣注正義曰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者下文索祭祝于祊是為祭設故當在廟門外又釋宮云門謂之祊孫炎云謂廟門外又引詩云祝祭于祊故知廟門也知廟門外者禮器云為祊乎外故知在外也以西是鬼神之位室又求神之處故知在廟門外之西室云繹又於其堂者祊是求神之名繹是接尸之稱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故云繹又於其堂云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繹者祊於室內求神繹是堂上接尸一時之事故云二者同時案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繹者云繹又祭詩絲衣云繹賓尸但有繹名而無祊稱是大名曰繹云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者案儀禮有司徹是上大夫儐尸也但於堂上獻尸獻侑全無室中之事又絲衣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是祭神也下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是接尸也故知祭神禮簡事尸禮大天子諸侯謂之為繹在祭之明日於廟門外西室及堂而行禮也上大夫曰儐尸與祭同日於廟堂之上而行禮也下大夫及士雖有獻尸及賓等相酬酢行禮於廟之事不謂之儐尸也引周禮大市日側而市以下皆周禮司市文日中百族為主者注云百族必容來去商賈為主謂商賈家在於市城販夫販婦朝資夕賈凡日中朝夕百族商賈及販夫販婦皆言為主者據其多耳皇氏以為日側日將中而未中猶在東側故鄭注彼云

（日昃昳中也）

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注牆謂之墉北墉社内北墻音義（庸本亦作墉音容）日用甲用日之始也注國中之神莫貴於社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注大社王為羣姓所立音義（大音太下文注大社大王大廟大古大王皆同為于僞反下文為社為喪皆同）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北牖使陰明也注絶其陽通其陰而已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音義（喪息浪反薄本又作亳步各反牖音酉）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材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注中霤亦土神也唯為社事單出里唯為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注單出里皆往祭社於都鄙二十五家為里畢作人則盡行非徒羨也丘十六井也四丘六十四井曰甸或謂之乘乘者以於車賦出長轂一乘乘或為鄰音義（乘時證反注同又徒徧反共音恭粢音資甸徒練反又繩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社神之義兼明所祭之禮社祭土而

主陰氣也者土謂五土土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也以時祭之故云社祭土土是陰氣之主故云而主陰氣也君南鄉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者墉牆也社既主陰陰宜在北故祭社時以社在南設主壇上北面而君來在北墻下而南鄉祭之是對陰之義也日用甲用日之始也者社是國中之貴神甲是旬日之初始故用之也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者是解社不屋義也達通也風雨至則萬物生霜露降則萬物成故不為屋以受霜露風雨霜露風雨至是天地氣通也故云達天地之氣也是故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猶喪國社者謂周立殷社也立以為戒不生成天是生法其喪國社無生義故屋隔之令不受天之陽也白虎通云王者諸侯必有誡社者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為惡者失之薄社北牖使陰明也者即喪國社也殷始都薄故呼其社為薄社也周立殷社為戒而屋之塞其三面唯開北牖示絶陽而通陰陰明則物死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者言立社之祭是神明於地之道故也發此句為下張本也地載萬物者釋地所得神之由也地之為德以載萬物為用故也天垂象者欲明地之貴故引天為對也地有其物天上皆垂其象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取財於地者地須産財並在地出為人所取也取法於天者人知四時早晚皆放日月星辰以為耕作之候是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者所取法者故尊而祭之天子祭天是也所取財者故親而祭之一切親地而共祭社是也故教民美報焉者此結祀社也地既為民所親故與庶民祭之以教民美報故也家主中霤者中霤謂土神卿大夫之家主祭土神在於中霤而國主社者謂天子諸侯之國主祭土神於社示本也者以土神生財以養官之與民故皆主祭土神示其生養之本也唯為社事單出里者社事祭社事也單盡也里居也社既為國之本故若祭社則合里之家並盡出故云單出里也此唯每家出一人不人人出也

唯為社田國人畢作者田獵也畢盡也作行也既人人得社福故若祭社先為社獵則國中之人皆盡行無得住家也唯社丘乘共粢盛者鄕說祭社用牲此明祭社用米也丘乘者都鄙井田也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乘唯祭社而使丘乘共其粢盛也粢稷也稷曰明粢在器曰盛庾蔚云粢盛所須者少故丘乘共之也皇氏云若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藉田若祭社則丘乘之民共之示民出力也所以報本反始也者結美報也皇氏云國人畢作是報本而丘乘共粢盛是反始言粢盛是社所生故云反始也熊氏云祭社稷之神為報本祭所配之人為反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注正義曰知為羣姓所立者祭法文但社稷之義先儒所解不同鄭康成之說以社為五土總神稷為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必以為此說者案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又禮運云命降于社之謂殽地又王制云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據此諸文故知社即地神稷是社之細別別名曰稷稷乃原隰所生故以稷為原隰之神若賈逵馬融王肅之徒以社祭句龍稷祭后稷皆人鬼也非地神故聖證論王肅難鄭云禮運云祀帝於郊所以定天位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言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為鄭學者馬昭之等通之云天體無形故須云定位地有形不須云定位故唯云列地利肅又難鄭云祭天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用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裘衮冕祭社稷絺冕又祭天地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神豈庶民得祭地乎為鄭學者通之云以天神至尊而簡質事之故牛角繭栗而用特牲服著大裘天地至尊天子至貴天子祭社是地之別體有功於人報其載養之功故用大牢貶降於天故角尺也祭用絺冕取其陰類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地也肅又難鄭云召誥用牲于郊牛二明

后稷配天故知二牲也又云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知唯祭句龍更無配祭之人為鄭學者通之云是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祇之別尊卑不甚縣絶故云配同牲也肅又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配天明文后稷不稱天也祭法及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即句龍也為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唯尊祖配之故云不得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得云祀以為社而得稱社也肅又難云春秋說伐鼓於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又月令命民社鄭注云社后土也孝經注云社后土也句龍為后土鄭記云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為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言之句龍為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云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稱后土與句龍稱后土名同而實異也鄭注云后土者謂土神也非謂句龍也故中庸云郊社之禮注云社祭地神又鼓人云以靈鼓鼓社祭注云社祭地祇也是社為地祇也其社稷制度白虎通云天子之社壇方五丈諸侯半之說者又云天子之社封五色土為之若諸侯受封各割其方色土與之則東方青南方赤之等是也上皆以黄土也其天子諸侯皆有二社者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又各有勝國之社故此云喪國之社屋之是天子有之也案春秋亳社災公羊云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是魯有之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鳥鳴于亳社是宋有之也此是天子諸侯二社之義其所置之處小宗伯云右社稷左宗廟鄭云庫門内雉門外之左右為羣姓立社者在庫門内之西自為立者在藉田之中其亡國之社穀梁傳云亡國之社以為廟屏戒或在廟或在庫門内之東則亳社在東也故左傳云閒于兩社為公室輔魯之外朝在庫門之内東有亳社

西有國社廟廷執政之處故云間於兩社也其鄉大夫以下案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注云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如鄭此言則周之政法百家以上得立社其秦漢以來雖非大夫民二十五家以上則得立社故云今之里社又鄭志云月令命民社謂秦社也自秦以下民始得立社也其大夫以下所置社者皆以土地所宜之木則論語云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故大司徒云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也其天子大社之等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其天子諸侯大夫等皆有稷也故注司徒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田正則稷神也田主尚然故知天子諸侯社皆有稷其亡國之社亦有稷故士師云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是有稷也但亡國之社稷故略之用刑官為尸則其祭餘社為尸不用刑官也其社之祭一歲有三仲春命民社一也詩云以社以方謂秋祭二也孟冬云大割祠于公社是三也其社主用石故鄭注宗伯云社之主蓋用石案條牒論稷壇在社壇西俱北鄉營並壇共門或曰在社壇北其用玉無文不可强言今禮用兩圭有邸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為社古左氏說共工為后土后土為社許君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為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玄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異義稷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為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許君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社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

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即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祇則土祇與原隰同用樂也又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之黍稷或云原隰生百穀黍為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得以稷米祭稷為難單出里皆往祭社于都鄙者案周禮都鄙公卿大夫采地公卿大夫祭社其里之人皆往就祭此據采地言之故云往祭社於都鄙必知據采地者以經云唯社丘乘丘乘是采地井田之制故舉采地言焉其公邑之民所屬鄭鄙縣遂有祭社之事則亦往鄭鄙中助之其六鄉之內族祭酺黨祭禜雖滿百家以上不祭社也唯其州祭社其所屬閭民祭社祭禜祭酺之時亦皆往也但此文主於社故特言社耳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也者案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則家一人之外皆為羨也此云人則盡行非徒羨似羨外更有人者若六鄉上劑致民一人為正卒又一人為羨卒其餘為餘夫則據都鄙及六遂之外羨卒外有餘夫故云非徒羨（也云丘十六井也以下皆司馬法文）

季春出火為焚也注謂焚萊也凡出火以火出建辰之月火始出然後簡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注簡歷謂算具陳列之也君親誓社誓吏士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祭社也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然後獻禽至季春火出而民乃用火今云季春出火乃後誓社記者誤也社或為省音義（卒祖忽反算思管反省思）

（淺反）而流示之禽而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注流猶行也行行田也鹽讀為艷行田示之以禽使歆艷之觀其用命不也謂禽為利者凡田大獸公之小禽私之音義（鹽依注音艷行行上如字下及下行田皆下孟反歆許金反）求服其志不貪其得注失伍而獲猶為犯命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仲春祭社之前田獵取禽以祭社獲福之事季春出火為焚也者祭社既用仲春此出火為焚當在仲春之月今云季春者記者以季春之時民始出火記者錯誤遂以為天子諸侯用焚亦在季春故誤為季春當為仲春也為焚者謂焚燒除治宿草然後簡其車賦者謂既焚之後簡選車馬及兵賦器械之屬而歷其卒伍者謂歷其百人之卒五人之伍而君親誓社者謂君親自誓此士衆以習軍旅既而遂田以所得之禽獸因以祭社故云親誓社左之右之坐之起之者謂戒勑之以習軍旅之事或左或右或坐或起以觀其習變也者謂君親自觀於習武變動之事而流示之禽者流行也謂教陳訖而行田禮謂驅禽於陳前而示士卒也而鹽諸利者鹽者艷也諸於也利則禽也所以驅禽示之而歆艷之以小禽之利以觀其不犯命也者於此之時觀其士卒犯命與不犯軍命者求服其志不貪其得者所以觀其犯命與否者求欲服其士卒之志使進退依禮不欲貪其犯命苟得于禽言失伍得禽猶為犯命不免罰也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者以其所為得禮戰則克勝祭則受福注正義曰出火以火出者案春秋火出為夏三月此出火者謂出陶冶之火故左氏昭六年鄭人鑄刑書火未出而用火故晉士文伯譏之若田獵之火則昆蟲蟄後得火田以至仲春也簡歷謂筭具陳列之

者經云左之右之軍或須左或須右坐之起之謂須坐須起崔氏云謂士卒至前列而坐將行而起崔氏所言是仲冬大閱之禮未知春時亦然與否云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者此經無祭社之文禮連前經祭社之事故云此是仲春之禮云仲春以火田田止弊火者周禮大司馬職文引之者證仲春火弊而田止云至季春出火而民乃用火者案司爟云季春出火民咸從之故民乃用火云今云季春出火乃誓社記者誤也者謂作記之人見季春民之出火謂為焚萊祭社故稱季春鹽艷聲相近歆艷是愛欲之言故讀從艷也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二者大司馬文）

天子適四方先柴注所到必先燔柴有事於上帝也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音義（燔音煩守手又反岱音代）疏（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巡守祭天之禮天子適四方先柴者謂巡守至方嶽先燔柴以告天是尊天故也注正義曰此虞書舜典文案鄭注尚書以為別有舜典之篇將此為堯典與古文異也此祭上帝謂祭當方帝皇氏云謂祭感生帝義非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考證

郊特牲而社稷太牢疏案聖證論以天體無二郊即圜丘圜丘即郊鄭氏以為天有六天丘郊各異○臣召南按孔疏亦似心疑於鄭說者但曲為回護不如賈氏大宗伯疏云一天而已似無六天之義為直截明快也

又疏天有六天歲有八祭○八字舊本訛六今據下文改正　臣召南按祭天一歲有九曲禮天子祭天地疏言之已詳故此文稍略楊復曰疏言周禮一歲九祭天孫奭亦言歲有九祭但疏謂郊祭感生帝不如孫奭謂正月郊是祈穀於經有明證也上帝即天故程子以秋明堂冬圜丘夏大雩春祈穀四者俱為祭天不可易矣

又疏以文王配五天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五人神則謂之宗○臣召南按此亦曲說孝經祇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序祇云祀文王於明

堂並不及武王也

又疏社五土總神稷是原隰之神○白虎通曰社者土地之主稷者五穀之長土地廣博不可徧敬故封土以為社五穀衆多不可徧祭故立稷而祭之臣召南按穀神為稷故與社並重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注曰社稷土穀之神有德者配食焉義甚明白此注乃謂稷是原隰之神夫原隰即土也何以異於社神哉

又疏則神州亦用黝牲也其崑崙地祇用黃犢云云○楊復曰大司樂祭地祇注云地祇所祭於北郊及社稷牧人注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夫祭地惟有夏至方澤之禮此外則有社之祭亦祭地也鄭既知之矣又云地祇有二夏至祭崑崙之神於方澤夏正祭神州之神於北郊何也有崑崙復有神州有方澤又有北郊析一事以為二事此則惑於緯書而牽合聖經以文之者也

三獻之介注疏但禮不具耳○但舊本訛俎今改正

諸侯之僭禮也注疏若他國諸侯非二王之後云云○臣召南按此經似指魯之僭禮其不明言魯者為本國諱也白牡魯頌有明文朱干舞大武則子家以譏昭公矣疏似非

諸侯不敢祖天子注疏文三年左傳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臣召南按宋祖帝乙先代之後自無可疑鄭祖厲王此即僭禮之實疏謂有大功德云云非也謂有大功德即可立天子廟此魯人僭祀文王之飾辭也

尊賢不過二代疏○臣召南按疏所引左氏說古說也襄二十五年傳曰封諸陳以備三恪杜注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杜所說與古說及鄭不同

社所以神地之道也疏○楊復曰社者五土之神是亦

祭地也而有廣狹之不同曰里社者所祭不過一里之地而已曰州社者所祭不過一州之地而已諸侯有一國曰侯社所祭亦祇一國之地天子有天下其社曰王社則所祭者天下之地也故以祭社為祭地惟天子可以言之臣召南按社與郊對則社是祭地天子圜丘方澤之大禮是也經文明言神地之道王肅輩尚謂是祀勾龍宜為孔疏所駁惟社與稷對舉者可云社祀土神而配以勾龍耳

注疏案尚書無逸篇曰大社唯松云云○臣召南按無字衍此尚書逸篇文也見後漢志注

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注言祭社則此是仲春之禮也○顧炎武曰此鄭糾經之違

天子適四方先柴○舊本即接前文祭則受福之下而前文疏畫誤脫於此節下今移正

禮記注疏卷二十五考證

謹按卷二十四第三頁前四行音義慼本又作慼
刊本慼亦訛作慼據監本改
第四頁後七行疏是先告卑然後祭尊也刊本卑
訛畢據宋本改
卷二十五第二頁後八行稷卑於嚳刊本卑訛畢
據毛本改
第四頁後八行疏次則以豆薦血腥刊本血訛白
今改

第八頁前五行疏是貴氣而不重味諸本氣訛血
據宋本改
第十五頁後七行疏與燕饗諸侯同諸本饗訛合
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前八行疏是諸侯而僭用百刊本百訛
者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二行疏是殷之正色刊本色訛也
今改

前五行疏則祜為尊而設刊本設訛誤今改
第三十頁後七行疏天子祭社刊本祭社訛社稷
據宋本改
第三十一頁前六行疏社后土也刊本社后訛后
稷據宋本及孝經注改
第三十五頁前四行疏季春出火刊本出訛山今
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胡容佺

謄録監生臣孫　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郊特牲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易說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音義（正音征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郊祭之義迎長日之至也者明郊祭用夏正建寅之月意以二月建卯春分後日長今正月建寅郊祭天而迎此長日之將至注正義曰此易緯乾鑿度文必用夏正彼文云方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所以順四時法天地之道案書傳云迎日謂春分迎日也即引寅賓出日皆謂春分知此迎長日非春分者此云兆於南郊就陽位若是春分朝日當在東郊故知非也又下云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故知祭天非唯祭日也）

大報天而主日也注大猶徧也天之神日為尊音義（徧音遍）

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注日太陽之精也疏（正義曰大猶徧也雖特尊於所出之帝而又徧報天之一切神而天之諸神唯日為尊故此祭者日為諸神之主故云主日也不用所出之帝為主而主日者所出尊不與諸神為賓主也猶如君燕羣臣使膳宰為主人不以君為主也注正義曰天之諸神莫大於日祭諸神之時日居諸神之首故云日為尊也凡祭日月之禮崔氏云一歲有四迎氣之

（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為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為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其牲皆用犢故小司徒云凡小祭祀奉牛牲鄭云小祭祀王玄冕所祭是也若所祈禱則用少牢故祭法云埋少牢於泰昭祭時及日月等鄭注云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是也皇氏云以為日月合祭之時用犢分祭之時用少牢其義非也）

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注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音義（稱尺證反）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注尚赤者周也音義（騂息營反徐呼營反）疏（正義曰燔柴在壇正祭於地故云掃地而祭陶謂瓦器謂酒尊及豆簋之屬故周禮旊人為簋匏謂酒爵此等已具解於上）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說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用辛日者凡為人君當齋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音義（圜本又作圓音員凡為如字或于為反非也）

疏（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上文云郊之祭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此言始者對建寅為始也鄭康成則異於王肅上文云迎長日之至自據周郊此云郊之用辛據魯禮也言郊用辛日者取齋戒自新周之始郊日以至者謂魯之始郊日以冬至之月云始者對建寅之月天子郊祭魯於冬至之月初始郊祭示先有事故云始也注正義曰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者謂日體以周郊天建子之月而南至云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者以冬至一陽生故云新用事而用辛日云此說非也者謂日以周禮郊天之月而日至陽氣新用事此等之說非也謂董仲舒劉向而為此說所以非者案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論郊也又此下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周禮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是服不同周禮王路以祀天此下云乘素車是車不同也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用騂犢周禮蒼璧禮天牲從玉色是牲不同也爾雅曰非人為之丘泰壇則人功所作是圜丘與泰壇別也以是知郊與圜丘所祭非一故云此說非也云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者言此經始郊日以至是魯國之禮必知魯禮者以明堂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又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故知冬至郊天魯禮也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者證明天子之郊必用夏正魯既降下天子不敢郊天與周同月故用建子之月而郊天欲示在天子之先而有事也但魯之郊祭師說不同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故左傳云啟蟄而郊又云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二郊也若依鄭康成之說則異於此也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故穀梁傳云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故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郊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春秋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也但春秋魯禮也無建丑之月耳若杜預不信禮記不取公羊穀梁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者欲見經文實是魯郊而為周事故云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誤作周也從上說郊是周禮自此以下是魯禮為此周禮雜亂也案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玄以為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玄以為冬至之日迎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為之說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玄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鄭玄以祭法禘黃帝及嚳為配圓丘之祀祭法說禘無圓丘之名周官圓丘不名為禘是禘非圓丘之祭也玄既以祭法禘嚳為圓丘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玄又施之於郊祭后稷是亂禮之名實也案爾雅云禘大祭也繹又祭也皆祭宗廟之名則禘是五年大祭先祖非圓丘及郊也周立后稷廟而嚳無廟故知周人尊嚳不若后稷之廟重而玄說圓丘祭天祀大者仲尼當稱昔者周公禘祀嚳圓丘以配天今無此言知帝配圓丘非也又詩思文后稷配天之頌無帝嚳配圓丘之文知郊則圓丘圓丘則郊所在言之則謂之郊所祭言之則謂之圓丘於郊築泰壇象圓丘之形以丘言之本諸天地之性故祭法云燔柴於泰壇則圓丘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圓丘知圓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

始也對啟蟄及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為天子郊祭之事如聖證論之言王肅所據經傳分明鄭必別為其說者案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周天子不用日至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為理乎周禮云冬日至祭天於地上之圓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可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圓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于郊服袞服乘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圓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為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弒禮俗未嘗相變而弒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為別冬至之郊特為魯禮案聖證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周禮似用冬至之日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案張融謹案郊與圓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言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與鄭玄同周禮圓丘服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袞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同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為魯禮與鄭玄同融又謂圓丘是祭皇天孟春祈穀於上帝及龍見而雩此五帝之等並是皇天之佐其實天也融又云祀天神率執事而卜日圓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此是張融之說鄭此注云以建子之月郊天用辛日者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但郊丘大事王鄭不同故略陳二家所據而言之也案聖證論凡異義皆同穀梁之義魯轉卜三正之內一郊則止而崔氏皇氏以為魯冬至郊天夏正又郊凡二郊非鄭義也

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注受命謂告之退而卜疏（正義曰郊事既尊不敢專輒故先告祖後乃卜亦如受命也故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是也作龜于禰宮者作灼也禰宮禰廟也先告祖受命又至禰廟卜之也尊祖親考之義也者考亦禰也尊祖故受之命命宜由尊出也親禰故作龜作龜是事事宜就親近者也）

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注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可與祭祀者因誓勑之以禮也禮器曰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也音義（可與如字一音預）疏（正義曰澤澤宮也王在於澤宮中於其宮以射擇士故因呼為澤宮也王卜已吉又至澤宮射以擇賢者為助祭之人故云王立于澤也禮器云舉賢而置之是也然王者獵在囿而主皮射亦在澤故鄭注鄉射記引尚書傳主皮射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又云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親聽誓命者因以澤宮中又使有司誓勑舊章齋戒之禮王又親聽受命之故禮器云聚衆而誓之是也受教諫之義也者釋前義也告祖作禰是受教義也又立澤聽誓是受諫義也）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注王自澤宮而還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庫門在雉門之外入庫門則至廟門外矣大廟者祖廟也百官公卿以下也百

姓王之親也入廟戒親親也王自此還齊路寢之室庫或為廐音義（還音旋下同重直用反廐九又反）

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示民嚴上也注報猶白也夙興朝服以待白祭事者乃後服祭服而行事也周禮祭之日小宗伯逆粢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也音義（鑊戶郭反）疏（正義曰王自澤宮而還至欲致齋之時有司獻王所以命百官之事王乃于庫門之內戒百官大廟之內戒百姓百官疏故在公朝重戒之百姓王之親屬故在大廟而重戒之祭之日王皮弁以聽祭報者報白也郊日之朝天子早起皮弁服以聽之小宗伯告日時早晚及牲事之備具也未郊故未服大裘而冕當且服日視朝之服也示民嚴上也者結早朝著皮弁朝服以聽祭報之義示教人尊嚴其君上之義也注正義曰以上有百官之文故以百姓為王之親也王親謂之百姓也者皇氏云姓者生也並是王之先祖所生云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者卜法必在祭前十日祭義云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又云七日戒三日齋鄭既云王自此還齋路寢之室則此經戒百官百姓則祭前三日欲致齋之時以誓命重相申勑也周禮至王也者引之者證小宗伯既有告事王皮弁聽之是也）

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為田燭注謂郊道之民為之也反道剗令新土在上也田燭田首為燭也音義（汜芳劒反本亦作汎埽素報反剗初產反徐又初展反令力呈反）

弗命而民聽上注化王嚴上疏（正義曰郊祭之旦人之喪者不哭又不敢凶服而出以干王之吉祭也汜埽反道者

氾埽廣埽也反道剗路之土反之令新土在上也郊道之民家家各當界廣埽新道也鄉為田燭者鄉謂郊內六鄉也六鄉之民各於田首設燭照路恐王嚮郊之早弗命而民聽上者合結喪者不哭以下至此並非王命而民化王嚴上故也然周禮蜡氏云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野郊而此云不命者蜡氏所云有司常事至郊祭之時王不特命故云不命且作記之人盛美民之聽上之義未必實然也蜡氏云除不蠲及刑者任人等此不言者文不備也

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注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音義（被皮義反卷本又作袞同古本反注卷冕同冕亡展反字林亡辨反）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注天之大數不過十二音義（戴丁代反本亦作載璪音早過古和反）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注設日月畫於旂上素車殷路也魯公之郊用殷禮也天垂象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注明謂則之以示人也疏（正義曰當祭之日王）被袞冕袞冕有日月星辰以象天也首戴袞冕其璪十二旒法則天數也乘素車者乘殷之朴素之車貴其象天之質也所建之旂十有二旒畫龍為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者旂十有二旒象天數十二也龍為陽氣變化日月以光照下皆是象天也聖人則之郊所以明天道也者總結上王被袞冕以下之事言天垂日月之象各有其數故聖人則之郊天象日月所以光明天之道以示於人故事事則之注正義曰此明被袞象天明堂位云日月之章故袞有日月星辰也與周不同故云此魯禮也引周禮以下者證王禮與魯禮不同云魯侯之服自袞冕而下也者證魯侯得著袞冕故經云袞也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而稱王也皇氏云魯用王禮故稱王或亦當然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者此哀七年左氏傳文明堂位云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又此上文云大路繁纓一就此云乘素車故知殷路也云魯公之郊用殷禮也者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犅周公既用殷之白牡故知用殷禮也

帝牛不吉以為稷牛注養牲必養二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注滌牢中所搜除處也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音義（滌范音廸徐徒嘯反別彼列反所搜本又作度所流反處昌慮反下之處同處皆同）疏（正義曰郊天既以后稷為配故養牲養二以擬祭也若帝）牛不吉或死傷以為稷牛者為猶用也謂用稷牛而為帝牛其祭稷之牛臨時別取牛用之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者此覆說上文帝牛不吉而取稷牛之事以帝牛既尊必須在滌三月令帝牛不吉故取稷牛已在滌三月也其祀稷之牛臨時別取故云稷牛唯具天神既尊故須在滌人鬼稍卑唯具而已是分別天神與人鬼不同注正義曰案春秋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公羊云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何休云先卜帝牲養之有災更引稷牲卜之以為天牲養之凡當二卜爾復不吉則止不郊滌牢中所搜除者搜謂搜埽清除故周禮掌養馬者謂之廋人云唯具遭時又選可用也者遭時謂帝

（牲遭災之時既取稷牲而用之其祀稷之牲臨時選其可者凡帝牲稷牲尋常初時皆卜取其牲繫於牢芻之三月若臨時有故乃變之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注（言俱本可以配）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疏（正義曰此一經論祖配天之義人本於祖物本於天以本配本故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者此一經釋所以郊祭天之義天為物本祖為王本祭天以祖配之所以報謝其本反始者反其初始以財言之謂物為本以終言之謂初為始謝其恩謂之報歸其初謂之反大義同也皇氏云上文社稷下直云報本反始此文天神尊故加大字義或然也）

天子大蜡八注（所祭有八神也）音義（蜡仕詐反蜡祭有八神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伊耆氏始為蜡注（伊耆氏古天子號也）音義（耆巨夷反或云即帝堯是也）蜡也者索也注（謂求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注（歲十二月周之正數謂建亥之月也饗者祭其神也萬物有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也祭之以報焉造者配之也）蜡之祭也主先嗇而祭司嗇也注（先嗇若神農者司嗇后稷是也）祭百種以報嗇也注（嗇所樹蓺之功使盡饗之）音義（種之勇反下之種也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蜡祭之事各依文解之大蜡八者即鄭注云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畷四貓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所祭之神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但以此八神為主蜡云大者是天子之蜡對諸侯為大天子既有八神則諸侯之蜡未必八也謂若先嗇古之天子諸侯未必得祭也云諸侯亦有蜡者禮運云仲尼與於蜡賓是諸侯有蜡也案周禮大司樂云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云有象在天所謂日月此神不數象物及日月者先嗇司嗇並是人神有益於人水庸之屬在地益其稼穡故索而祭之急其近者故也天神象物去人縣遠雖祭不為八神之數祭百種以報嗇也者此一經為下饗農及郵表畷起文百種則農及郵表畷禽獸等所以祭之者報其助嗇之功使盡饗焉注正義曰明堂位云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禮運云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蕢桴而土鼓俱稱土鼓則伊耆氏神農也以其初為田事故為蜡祭以報天也下云主先嗇神農既始為蜡豈自祭其身以為先嗇乎皇氏云神農伊耆一代總號其子孫為天子者始為蜡祭祭其先祖造田者故有先嗇也知歲十二月是周十二月者下云既蜡而收民息已收謂收斂則詩所謂十月納禾稼又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知蜡用建亥之月三代皆然此經文據周故云十二月皇氏以為三代各以十二月為蜡其義非也已具於月令疏云饗者祭其神也者解經合聚萬物而索饗之萬物非所饗但饗其萬物之神所以饗其神者萬物所以能功加於民者神使為之故云祭之以報焉云造者配之也者賀瑒云謂造此蜡祭配此八神而祭若神農者若是不定之辭以神農比擬故云若司嗇后稷無所疑故不言若直云后稷是也經言主先嗇而祭司嗇者以先嗇為主司嗇從祭種曰稼斂曰嗇不云稼而云嗇者取其成功收斂受嗇而祭也）

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注（農田畯也鄭表畷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於井間之處也詩云為下

國畷郵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音義（郵本亦作尤有周反字或作卸畷丁劣反又丁衛反畯音俊督約因妙反擾而沼反馴也）古之君子使之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迎而祭之也注迎其神也音義（貓字又作猫音苗為于偽反下同）祭坊與水庸事也注水庸溝也音義（坊音房後注同）疏（正義曰此一經總明祭百穀之事農謂古之田畯有功於民郵表畷者是田畯於井間所含之處郵若郵亭屋宇處所表田畔畷者謂井畔相連畷於此田畔相連畷之所造此郵舍田畯處焉禽獸者即下文云貓虎之屬言禽獸者貓虎之外但有助田除害者皆悉包之下特云貓虎舉其除害甚者仁之至義之盡也者不忘恩而報之是仁有功必報之是義也蜡祭有仁義之至盡也祭坊與水庸事也者是營為所須之事故云事也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故祭此坊與水庸之神注正義曰所引詩者齊魯韓詩也郵謂民之郵舍言成湯施布仁政為下國諸侯在畷民之處所使不離散今毛詩作畷旒在商頌長發之篇云禽獸服不氏所教擾猛獸也者若非猛獸不能殺害於物以助天故也迎其神也者恐迎貓虎之身故云迎其神而祭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注此蜡祝辭也若辭同則祭同處可知矣壑猶坑也昆蟲暑生寒死螟螽之屬為害者也音義（壑火各反祝之六反又之又反坑若衡反螟莫經反螽音終又作蝝）疏（正義曰此一節皆蜡祭之祝辭土即坊也反歸也宅安也土歸其宅則得不崩水歸

其壑者水即水庸壑坑坎也水歸其壑謂不汎溢昆蟲毋作者昆蟲螟螽之屬也得陰而死得陽而生故曰昆蟲毋作謂不為災草木歸其澤者草皆稗木榛梗之屬也當各歸生藪澤之中不得生於良田害嘉穀也蜡祭乃是報功故亦因祈禱有此辭也一云祝辭言此神由有此功故今得報非祈禱也注正義曰蜡有八神恐祭處各别故言則祭同處可知也陳辭有水土昆蟲草木者以其無知故特有辭也而先嗇之屬有知故不假辭也據此祭草木有辭則草木當有神八蜡不數之者以草木偏地皆是不如坊與水庸之屬各舉一物故不數）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蜡之祭仁之至義之盡也注送終喪殺所謂老物也素服衣裳皆素音義（榛杖側巾反以榛木為杖也殺所界反徐所例反注及下德之殺並同）疏（正義曰素服送終是仁恩也故云仁之至葛帶榛杖示陰氣喪殺斷割其理是義也故云義之盡也注正義曰送終喪殺所謂老物者案周禮籥章云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息老物以物老故素服物老將終故葛帶榛杖素服衣裳皆素者謂白素衣積素裳經直云素服以送終不云皮弁者從上省文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論語云黃衣狐裘音義（臘力合反勞力報反）疏（注正義曰上云蜡此云祭故知既蜡臘先祖五祀對文蜡臘有别總其祭俱名蜡也故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注云此周禮所謂蜡是也云於是勞農以休息之者即經文息田夫是也勞農王制文）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注言祭以息民服象其時物之

色季秋而草木黃落疏（正義曰此解上息田夫用黃衣黃冠之意田夫則野夫也野夫著黃冠黃冠是季秋之後草色之服故息田夫而服之也）

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諸侯貢屬焉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注諸侯於蜡使使者戴草笠貢鳥獸也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皆言野人之服也音義（笠音立使使上音史下及下使者皆色吏反撮七活反又七括反餉始尚反糾居黝反）

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注詔使者使歸以此告其君所以戒之音義（好呼報反下好女可好皆同）

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注華果蓏也又詔以天子樹瓜蓏而已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音義（蓏力果反蓄丑六反又許六反蘊於粉反）疏（正義曰此一節因上蜡祭廣釋歲終蜡時之事天子掌鳥獸之官謂大羅也謂為大羅者鄭云能以羅捕鳥獸者也周禮羅氏掌羅烏鳥蜡則作羅襦鄭司農云襦細密之羅也解者云順秋冬殺物故羅氏用細密之羅網以捕禽鳥矣然周禮不云掌獸此云獸者以其受貢獸故也諸侯貢屬焉者大羅氏既以羅為名能張羅得鳥獸故四方諸侯有貢獻鳥獸於王者皆入屬大羅氏也草笠而至者草笠以草為笠也此諸侯所使貢獻鳥獸之使者著草笠而至王庭也尊野服也者草笠是野人之服今歲終功成是由野人而得故重其事而尊其服羅氏致鹿與女而詔客告也者詔亦告也客謂貢鳥

獸之使者羅氏先受貢畢使者臨去羅氏又以鹿及女子致與使者而宣天子之詔於使者令使者反還其國以告戒其君故云詔客告也以戒諸侯曰好田好女者亡其國者此宣詔所告之言也令使者還其國以如此告汝君曰不得好田獵及女色使國亡也言鹿是田獵所得之物女是亡國之女而王所以獲者也故與之鹿女明以此為戒也一云豈每國輒與女鹿邪正當羅氏以鹿為女示使者爾天子樹瓜華不斂藏之種也者瓜今之瓜華果蓏也言天子唯樹瓜與果蓏所以唯樹植此瓜華者是供一時之食不是收斂久藏之種若其可久藏之物則不樹之不務蓄藏與民爭利令使者歸告其君亦當如此不得蓄藏與民爭利注正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是小雅都人士篇也毛詩箋云臺夫須都人以臺夫須為笠緇布為冠云又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者此周頌良耜之篇也引此二詩者證笠是野人所著之服戒諸侯以蓄藏蘊財利也者天子可蓄聚斂藏之物既不種殖戒諸侯不可蓄藏蘊積財利也）

八蜡以記四方注四方方有祭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注其方穀不熟則不通於蜡者使民謹於用財蜡有八者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蟲八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注移之言羨也詩頌豐年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此其羨之與音義（移以豉反注同羨才箭反又辭見反烝之承反畀必利反妣必履反與音餘）

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

蜡君子不興功注収謂収斂積聚也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為臘必矣音義（既蜡而収絶句積聚並如字徐上音茲賜反下才樹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蜡祭四方不同豐荒有異兼記臘祭宗廟息民之事各依文解之八蜡以記四方者言蜡祭八神因以明記四方之國記其有豐稔有凶荒之異也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者謂四方之內年穀不得和順成熟則當方八蜡之神不得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謹慎民財欲使不熟之方萬民謹慎財物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者謂四方之內有順成之方其蜡之八神乃與諸方通祭所以然者以蜡祭豐饒皆醉飽酒食使民歆羨也皇氏以此一節皆據諸侯之國而為蜡祭以記其功當國不成則不為蜡成則為蜡義亦通也注正義曰鄭數八神約上文也王肅分貓虎為二無昆蟲鄭數昆蟲合貓虎者昆蟲不為物害亦是其功貓虎俱是除田中之害不得分為二不言與故合為一也所引詩者周頌豐年之篇烝進也畀與也言豐年多黍多稌故為酒醴進與祖妣謂烝嘗於廟之祭也息民與蜡異者上文雖云黃衣黃冠而祭不云臘之與蜡似為一此文云既蜡而収民息已先蜡後息民是息民為臘與蜡異也前黃衣黃冠在蜡祭之下故知是臘也是以云為臘必矣故月令臘在祈天宗之下但不知臘與蜡祭相去幾日唯隋禮及今禮皆蜡之後日經云既蜡不興功者謂不興農功若其土功則左氏傳云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土功建亥之月起日至而畢也）

恒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其醢陸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其醢水物也注此謂諸侯也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麕臡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其餘則有雜錯云也音義（菹爭居反醢音海麋音眉臡字又作䐑乃兮反字林作腝人兮反茆音卯又力首反麕九倫反蠃力戈反拍音愽）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注言禮以異為敬音義（薦即見反又作薦同或作廌非）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耆也卷冕路車可陳也而不可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

樂之義也注武萬舞也音義（耆市志反路本亦作輅音同樂皇音洛下同徐五孝反便婢面反徐比緜反）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簟之安而蒲越槀鞂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質而已矣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如是而后宜注尚質貴本其至如此乃得交於神明之宜也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蒲越槀鞂藉神

席也明之者神明之也琢當為篆字之誤也幾謂漆飾沂鄂也音義（莞音官徐音丸簟六點反越音活注同槀又作藁古老反鞂簡八反徐古八反和胡卧反琢依注為篆轉反雕多調反又作彫幾巨依反注同乘時證反樸普角反烜音毀鑑古暫反藉字夜反沂魚斤反鄂五各反）鼎俎奇而籩豆偶陰陽之義也注牲陽也庶物陰也音義（奇居宜反）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注黃目黃彝也周所造於諸侯為上也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

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音義（醯呼兮反本又作醯同斷丁亂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祭祀籩豆酒醴莞簟尊彝醯醢鸞刀之屬明其尚質所用之宜自恒豆之菹至之道也偏明諸侯祭祀之禮恒豆之菹者謂朝事恒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是水草和美之氣若昌本茆菹是也其所盛之醢陸地所產之物也加豆陸產也者謂祭末酳尸之從其菹陸地產生之物而為之若葵菹豚拍之屬是也其醢水物也者加豆所盛之醢用水中之物若蠃醢魚醢是也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者其籩豆所薦之物或水或土所生品類也前文唯云豆此連言籩者籩是配豆之物所盛亦有水土所生也而周禮籩人云天子朝事之籩其實有麷蕡白黑則土所生也鮑魚則水物也但籩之所盛陸產甚多也不敢用常褻味而貴多品者言所薦之物不敢用常褻美味貴其多有品類言物多而味不美也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非食味之道也者解所以物多不美之意所以交接神明之義取恭敬質素非如人事飲食美味之道也先王至義也者此以下總明祭祀之物不可同於尋常安樂之義而不可嗜者祭祀薦羞質而無味不可歆嗜而不可好也者衮冕路車尊嚴不可尋常乘服以為榮好也武壯而不可樂也者武是萬舞大武也以示壯勇之容不可常為娛樂宗廟之威而不可安也者言宗廟尊嚴肅敬不可寢處其中以自安也而不可便其利也者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之道不可迴便以為私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是總結上文酒醴至后宜者此明祭祀所用之物不尚繁華皆取尚質貴本玄酒明水之尚者玄酒謂水也明水謂取於月中水也陳列酒尊之時明水在五齊之上玄酒在三酒之上是玄酒明水之尚謂尊尚其古故設尊在前也疏布之尚者羃人云疏布羃八尊禮器云犧尊疏布鼏是也蒲越稾鞂之尚者凡常而居下莞上簟祭天則蒲越稾鞂之上

也明之也者釋所以祭天用蒲越稾鞂之意是神明矣此祭天不取用褻美味故用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者雕謂刻鏤幾謂沂鄂言尋常車以丹漆雕飾之以為沂鄂而祭天以素車之乘者尊其樸素貴其質而已矣者此一句包上酒醴以下諸事言祭祀之時不重華飾唯質素而已故用玄水疏布稾鞂之屬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同於所安褻之甚也者解所以諸事貴質者以其交接神明不可同於尋常身所安褻之甚極者也若其安褻之不甚者亦得同之如是而后宜者言尚質尚儉如是而后得交神明之義也黃目者黃彝也以黃金鏤其外以為目因取名也因將貯鬱鬯酒故云鬱氣也祭祀時列之最在諸尊之上故云上也故鄭注司尊彝云黃目以黃金為目是也黃者中也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解用黃目之義也黃是中方色目是氣之清明者也言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者又解必用中及清明義也言酒清明在尊中而可斟酌示人君慮）

於祭事必斟酌盡於中也目在尊外而有清明示人君行祭必外盡清明潔淨也祭天至斷也者此所論亦尚質及貴天產及聲和之義貴天產也者餘物皆人功和合為之鹽則天產自然故云貴天產也言煎者煎此自然之鹽鍊治之也言煎鹽之尚者皇氏云設之於醓醢之上故云尚熊氏云煎鹽祭天所用故云尚義俱通也貴其義也者言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聲和而后斷也者必用鸞刀取其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注正義曰知此謂諸侯者以其與周禮天子豆物不同故知是諸侯也案醢人加豆謂尸食訖酳尸所加之豆則此恒豆者謂朝事及饋食俱為恒豆也諸侯菹悉用水物醓悉用陸產與天子不同故引天子朝事之豆以下不同之事以明之天子朝事之豆有昌本麋臡茆菹麇臡與此經同其菁菹鹿臡其菁菹非水物與此經異也天子饋食之豆有葵菹蠃醢豚拍魚醢與諸侯加豆不同其天子加豆有芹菹兎醢深蒲醓

醢菭菹鴈醢筍菹魚醢芹菹與深蒲及菭菹等非陸產也鹿與醓醢非水物也與此經異也又天子饋食有蜃蚳醢蜃為水物亦與此經不同故鄭總云其餘則有雜錯是天子與諸侯異也尚質者則大羹不和大圭不琢素車之乘是也貴本者則玄酒明水之尚及疏布之尚是也云明水司烜以陰鑑所取於月之水也者周禮秋官司烜氏文也云蒲越稾鞂藉神席也者今禮及隋禮稾鞂為祭天席蒲越為配帝席俱藉神也云幾謂漆飾沂鄂也者幾與畿字相涉畿是畿限之所故以畿為沂鄂也牲陽也者案宗伯云以天產作陽德注云天產者動物謂六牲之屬也動物故為陽也庶物陰也者庶物雖出於牲體雜以植物相和非復牲之全體故為陰也然聘禮陳醯醢在碑東醯在碑西鄭云醯穀陽也醢肉陰也與此不同者醯是穀物所為其體清輕故為陽也醢是肉物所為肉有形質故為陰也文各有所對故不同也黃目黃彝也者案明堂位云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是周所造也天子則黃彝之上有雞彝鳥彝備前代之器諸侯但有黃彝故云於諸侯為上也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注始冠三加先加緇布冠也音義（冠義古亂反下文注始冠冠而敝之而冠冠於阼冠而字之冠禮士禮冠皆同）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注大古無飾非時人緌也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大白即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唐虞以上曰太古也音義（齊側皆反緌耳佳反上時掌反後以上皆同）冠而敝之可也注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

冠質以為喪冠也音義（敝本亦作獘婢世反徐又房列反棄也復扶又反）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注東序少北近主位也音義（適丁歷反近附近之近）醮於客位加有成也注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醮於客位尊之也音義（醮子妙反）三加彌尊喻其志也注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冠益尊則志益大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注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注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或謂委貌為玄冠也音義（毋追上音牟下多雷反）周

弁殷冔夏收注齊所服而祭也音義（冔況甫反字林作緷火于反）三王共皮弁素積注所不易於先代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注言年五十乃爵為大夫也其有昏禮或改取也諸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注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篡弒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音義（篡初患反弒音試）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注儲君副主猶云士也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音義（行下孟反下德行同）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注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以官爵人德之殺也注言德益厚官益尊也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注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謚也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耳今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注言禮所以尊尊其有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

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注言政之要盡於禮之義疏（正義曰此一節總明尊卑加冠因明官爵及禮義之意各依文解之冠義者一節總論初冠之義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如下篇有燕義昏義與此同皇氏云冠義祇明用緇布重古之義其說非也始冠緇布之冠也者謂人之加冠必三加初始所加之冠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者此釋有緇布冠之由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為緇今始冠重古先冠之也其緌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者以緇布之冠古禮不合有緌而後世加緌故記者云其今世加緌非禮故引孔子之言云我未之聞也言未聞緇布冠有緌之事冠而敝之可也者言緇布之冠初加暫用冠之罷冠則敝棄之可也以其古之齊冠後世不復用也言三加者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是益尊至三加爵弁是彌尊所以尊者曉喻其冠者之志意令其志意益大初加緇布冠欲其尚質重古次加皮弁欲其行三王之德後加爵弁欲其行敬事神明是志益大也委貌至素積者此下三代恒所服行道之冠然三代乃俱用緇布而其形自殊周為委貌之形殷則為章甫之形夏則為毋追之形故云委貌周道也鄭注士冠禮委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質言所以表明丈夫毋發聲追猶堆也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周弁殷冔夏收者鄭注冠禮記云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三王共皮弁素積者以其質素故三王同服無所改易也無大至之有者前所明悉士禮故無大夫冠禮也所以然者二十而冠五十爵為大夫故無大夫冠禮也然四十強而仕亦應無士冠禮而云士有冠禮者士是有識之目故立禮悉用士為正所以王等並依士禮冠子也若試為大夫者亦用士禮故鄭注冠禮記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

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而有其昏禮者言有大夫昏禮也然禮三十而昏五十乃為大夫亦應無大夫昏禮而云有者是改取也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者記者覆解無大夫冠禮所由也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者此釋夏末以來有諸侯冠禮之意也以官爵人德之殺也者此明所以無大夫冠義也言官爵之授隨德隆殺也大夫以上雖以德授爵猶無冠禮兼明士又德薄而無爵也死而至無諡者此一經明士禮此是士冠禮記之文也以士為主故此論士死而加諡是為記之時加諡故云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者古謂殷以前士生時無爵謂爵不及也死時無諡謂不制諡也禮之至下也者此經所論因上論冠義下論昏義故記人因上起下於中說重禮之義也禮之所尊尊其義也者言禮之所以可尊重者尊其有義理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者若不解禮之義理是失其義惟知布列籩豆是陳其數其事輕故云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其義難知也者謂籩豆事物之數可布陳以其淺易故也其禮之義理難以委知以其深遠故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所以治天下也者言聖人能知其義理而恭敬守之是天子所以治天下也注正義曰鄭云此者解經始冠之義始冠者謂三加之時以緇布冠為始故云先加緇布冠先加即始也大古無飾緇布冠無緌也云雜記曰大白緇布之冠不緌者孔子云吾未之聞是非駮時人加緌也引雜記文者證緇布冠無緌而玉藻云緇布冠繢緌則緇布冠有緌者皇氏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緌諸侯則位尊盡飾故有緌也云大白即太古白布冠今喪冠也禮運云後世有絲麻雖絲麻同出尚質故用白布也云齊則緇之者鬼神尚幽闇也者謂祭前齊時著緇布冠正祭則著祭服有虞氏皇而祭是也云唐虞以上曰太古也者以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三王之前云大古故云唐虞以上曰大古與易之大古別也唐虞既用之為齊冠三代改唐虞之制齊冠不復用之以委貌章甫年追三代去緇布冠其唐虞白布冠三代用之為喪冠緇布冠既棄而不用所以詩彼都人士臺笠緇撮注云緇撮緇布冠者彼謂儉且質故著古冠耳案士冠禮冠者在主人之少北是近主位也其庶子則冠於房戶外南面醮於客位者謂戶牖之間南面此謂適子也若夏殷醮用酒每一加則一醮於客位周則用醴三加畢乃一醮於客位其庶子則昏醮於房戶外始加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者此皆約士冠禮文案士冠禮三加者謂冠時三徧加冠也至冠日賓至而主人設冠身之席於阼階上近主人之北又設筓纚櫛具于席南冠身立於東房賓揖冠身出就位佐冠為冠身梳頭著纚畢賓洗手為正髻正髻畢往西階至第一等受取緇布冠還至冠席前跪為冠身著冠畢冠身起入東房著玄端玄裳士子皆隨其父朝夕之服朝用玄衣素裳夕用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雜裳前黃後玄若大夫以上至天子當同上士玄裳也畢又揖冠身出就位就位畢賓又下西階至第二等受皮弁冠還為冠身著冠然後又著爵弁其儀皆如緇布冠也重以未成人之時呼之者賀氏云重難也難未成人之時呼其名故以字代之案冠禮冠身既冠見母畢立于西階東南面賓東面字之曰伯某甫是也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者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若視朝行道則皮弁也此云委貌而儀禮記稱玄冠故云或謂委貌為玄冠也齊所服而祭也者言齊及祭時所服也若三命以下齊祭同冠四命以上齊祭則異冠委貌一條論三加始加之冠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在後言皮弁者以其三王共同故在後言之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知用士禮者以儀禮冠禮是士之正禮於冠禮之末云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者明夏初以前諸侯未有冠禮與士冠同其夏末以來諸侯有冠禮與士禮異故大戴禮有公冠篇加玄冕為四加也皇氏云諸侯亦三加

與大戴禮違其義非也此經直明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與士異也然則天子冠禮其來已久但無文以言之王藻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鄭注云始冠之冠也是天子別有冠禮儲君至貴也者此文繫冠禮之下皇氏云天子元子唯冠同於士其餘則與士不同也故喪服諸侯之兄弟得行大夫之禮也周制爵及命士者案典命云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士既有命命即爵也故知爵及命士猶不謚者檀弓云士之有誄自此始也既從縣賁父士國為始明以前無誄也無誄即無謚也

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注目禮之義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注同姓或取多相褻也音義（取音娶本又作娶遠皇于萬反別兵列反下及注皆同）幣必誠辭無不腆注誠信也腆猶善也音義（腆天典反）告之以直信注直猶正也此二者所以教婦正直信也信事人也信婦德也注事猶立也音義（信事側吏反人如字注同）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注先謂倡道也音義（迎魚敬反先悉見反下及注同倡昌亮反道音導）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注言不敢相褻也摯所奠鴈也音義（贄音至本亦作摯）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

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注言人倫有別則氣性醇也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注言聚麀之亂類也音義（麀音憂）壻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注言已親之所以使之親已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注先王若太王文王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注先者車居前也音義（出乎大門而先如字絕句又悉遍反）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注從謂順其教令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注夫之言丈夫也夫或為傅音義（知音智）玄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注玄冕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共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注爵謂夫命為大夫則妻為命婦器用陶匏尚禮然也注此謂大古之禮器也三王作牢用陶匏注言大古無共牢之禮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大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餕餘私之也注私之猶言恩也音義（盥音管饋其位反一本無婦盥饋三字餕音俊）

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注（明當為家事之主也）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注（幽深也欲使婦深思其義不以陽散之也）昏禮不賀人之序也注（序猶代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聖人重昏禮之事各依文解之○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者言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合配則萬物生焉若夫婦合配則子胥生焉此與下昏禮為目故鄭云目禮之義也皇氏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以下結上爵德之事其義非也所以附遠厚別也者取異姓者所以依附相疏遠之道厚重分別之義不欲相褻故不取同姓也幣必誠者誠謂誠信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辭無不腆者腆善也謂賓之傳辭無自謙退云幣不善不詐飾也告之以直信者所以幣必信辭必直欲告戒婦人以正直誠信也信事人也者事立也言婦人立身之道非信不立信婦德也者言貞信是婦人之德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者摯鴈也章明也壻親迎入門而先奠鴈然後乃與婦相見是先行敬以明夫婦禮有分別不妄交親壻親至之也者案昏禮婦降自西階壻親御婦車授綏是壻親御授綏也親之也者謂壻御婦車授綏欲親愛於婦也故云親之也言壻所以親其婦者欲令婦之親己也故云親之也者親之也玄冕齊戒廣陳敬事也玄冕謂助祭服五冕通玄故合為玄冕也今用助祭之服以親迎也齊戒者齊戒自整勑也鬼神陰陽也者陰陽謂夫婦也著祭服而齊戒親迎是敬此夫婦之道如事鬼神故云鬼神陰陽也將以為社稷主為先祖後而可以不致敬乎者釋所為者重故宜用敬所以冕而親迎也妻為內主故有國者是為社稷內主也始此嗣廣後世故云先祖後也明如此之重可以不致敬乎言宜敬也器用陶匏尚禮然也者共牢之時俎以外其器

但用陶匏而已此乃貴尚古之禮自然也陶是無飾之物匏非人功所為皆是天質而自然也厥其也其明謂共牢之明日也舅姑卒食謂明日婦見舅姑訖婦乃盥饋特豚舅姑食特豚之禮竟也食餘曰餕婦餕餘謂舅姑食竟以餘食與之也而禮本亦有云厥明婦盥饋者也私之也者解婦餕餘義也私猶恩也所以食竟以餘食賜婦者此示舅姑相恩私之義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者謂適婦也婦見餕餘之禮畢舅姑從賓階而下婦從主階而降是示授室與婦之義也案昏禮既昏之後夙興贊見婦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婦執笲棗栗奠于舅席又執腶脩奠于姑席訖贊者醴婦席于戶牖間贊者酌醴以醴婦薦脯醢婦受醴畢取脯醢降出授人于門外舅姑入于室共席于奧婦盥饋特豚無魚腊無稷卒食一酳席于北牖下婦徹設於席前婦即席餕姑之餘卒食姑酳之此士禮也其大夫以上牲牢則異也昏禮所以不用樂者幽深也欲使其婦深思陰靜之義以修婦道樂陽氣也者陽是動散若其用樂則令婦人志意動散故不用樂也注正義曰二者謂辭也幣也辭不詐飾是正也幣不濫惡是信也故昏禮記云辭無不腆皮帛必可制鄭注云賓不稱幣不善此二者正也信也下唯云信事人信婦德不云正者正是信之小別信則兼之玄冕祭服者案昏禮士昏用上服以爵弁爵弁是士服之上者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也）

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注（尚謂先薦之爓或為䐑）音義（䐑直輒反）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注（滌蕩猶搖動也）音義（滌音狄徐又同弔反三如字徐息暫反）周人尚

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於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蕭薌蒿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詩云取蕭祭脂羶當為馨聲之誤也奠或為薦音義（灌用鬯臭絶句庾以鬯字絶句鬱字又作鬱同合鬯絶句焫蕭如悅反下音蕭合如字徐音閤羶依注音馨許經反薌音香贊在旦反鉶音刑蒿呼毛反染如琰反羶當失然反）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注此其所以先後異也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奥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音義（祝之六反下及注並同又之又反膟音律膋力彫反燎力炒反又力弔反下文同爐音盧墮許恚反或許垂反奥烏報反）用牲於庭注

謂殺之時升首於室注制祭之後升牲首於北墉下尊首上氣也音義（墉音容）直祭祝于主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之為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敬心耳索祭祝于祊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注室與堂與音義（室與堂與並音餘下遠者與同本作室與堂也與則如字讀）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注尚庶幾也音義（遠人徐于萬反）祊之為言倞也注倞猶索也倞或為諒音義（倞音諒）肵之為言敬也注為尸有肵俎此訓也音義（肵音祈為尸于偽反）富也者福也注人君嘏辭有富此訓之也或曰福也者備也音義（嘏古雅反）首也者直也注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犆也音義（犆徒得反）相饗之也注相謂詔侑也詔侑尸者欲使饗此饌也特牲饋食禮曰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音義（相息亮反注及下之相并注同侑音又妥他果反）嘏長也大也注主人受祭福曰嘏此訓也音義（長直良反徐知兩反）尸陳也注尸或詁為主此尸神象當從主訓之言陳非也音義（詁音古）毛血

告幽全之物也注幽謂血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注純謂中外皆善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注氣主氣之所舍也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注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也明水司烜所取於月之水也齊五齊也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音義（齊才細反注及下説齊并注同綏許恚反）取膟膋燔燎升首報陽也注膟膋腸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明水涚齊貴新也注涚猶清也五齊濁泲之使清謂之涚齊及取明水皆貴新也周禮慌氏以涚水漚絲涚齊或為汎齊音義（説始鋭反字又作涚泲子禮反下同慌莫剛反漚烏豆反汎本又作泛同）凡涚新之也注新之者敬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絜著此水也注著猶成也言主人齊絜此水乃成可得也音義（齊側皆反篇末文注同）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注割解牲體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注謂事祖禰稱曾孫某謂國家也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尊祖以上稱曾孫而已祭祀之相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嘉而無與讓也注相謂詔侑尸也嘉善也腥肆爓腍祭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注治肉曰肆腍孰也爓或為腤音義（肆勑歷反注同腍而審反腤直輙反）舉斝角詔妥尸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尸神象也祝將命也注妥安坐也尸始入舉奠斝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妥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也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古謂夏時也音義（斝古雅反坐才卧反）縮酌用茅明酌也注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藉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酌猶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凡行酒亦為酌也音義（縮所六反注同齊才細反下皆同去起呂反醳音亦共音恭斟章金反彝音夷）（注之樹反）醆酒涚于清注謂泲醆酒以清酒也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泲之而已泲盎齊必和以清酒者

皆久味相得音義（醆側產反盎烏浪反差初賣反又初佳反）汁獻涗于醆酒注謂泲秬鬯以醆酒也獻讀當為莎齊語聲之誤也秬鬯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莎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也音義（汁之十反獻依注為莎素何反下注同）猶明清與醆酒于舊澤之酒也注猶若也澤讀為醳舊醳之酒謂昔酒也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獻以醆酒天子諸侯之禮也天子諸侯禮廢時人或聞此而不審知云若今明酌清酒與醆酒以舊醳之酒泲之矣就其所知以曉之也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音義（澤依注讀為醳音亦徐詩石反為其于偽反腊毒上音昔隱義云腊久也久酒有毒）祭有祈焉注祈猶求也謂祈福祥求永貞也有報焉注謂若穫禾報社有由辟焉注由用也辟讀為弭謂弭災兵遠罪疾也音義（辟依注作弭亡婢反遠于萬反）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注齊三日者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則見之也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祭祀之事各依文解之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先薦

用氣物也血腥爓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初以血詔神於室腥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爓祭祭腥而退是也今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殷人尚聲者帝王革興殷不尚氣而尚聲謂先奏樂也不言夏或從虞也臭味未成滌蕩其聲者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殷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者解所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豁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號呼告於天地之間庶神明聞之而來是先求陽之義也周人尚臭者周禮變於殷故先求陰尚臭也灌用鬯臭者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又以擣鬱汁和合鬯酒使香氣滋甚故云鬱合鬯也鄭注鬱人云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鬯盧云言取草芬芳香者與秬黍鬱合釀之成必為鬯也馬氏說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為鬯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也瓚所以斞鬯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王氣亦是尚臭也周言用玉則殷不用圭瓚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先求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者周人後求陽也取蕭草及牲脂膋合黍稷燒之也此謂饋食時也臭陽達於墻屋者謂以蕭合黍稷之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者明上焫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孰時也堂上事尸竟延尸戶內更從此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鉶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腸間脂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又求諸陽之義也馨香謂黍稷詔祝於室者謂朝事時也詔）

告也祝呪也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於堂户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祝乃取牲膟膋燎於爐炭入告神於室又出墮於主當此時王乃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今云詔祝於室是燎於爐炭入告於室也坐尸於堂者既灌鬯之後尸出堂坐户西而南面也直祭祝於主者直正也祭以薦孰為正言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於主若儀禮少牢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是也索祭祝于祊者索求也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祝官行祭在於祊也祊謂廟門祭于廟門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内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祊門内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是也今此索祭于祊當是正祭日之祊矣知者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祊祭明日之繹祭鄭又注上文云祊之于東方云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此經直云祊不云外又注直云廟門曰祊亦不云外是據正祭日祊也故下云祊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者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在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之所在之處為於彼室乎為於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至者與者此解索祭為祊之時或諸遠人乎者諸是語辭其神靈或遠離於人不在廟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者尚是庶幾也言正祭之時祭於廟門祊者庶幾求於遠處者與言於遠處求神也祊之至陳也者此皆訓祭祀所為之事相饗之也者相謂詔侑所以立祝詔侑尸者欲尸歆饗此饌毛血至道也者謂祝初薦血毛於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内衷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故鄭云純謂中外皆善言中善則血好外善則毛好也血祭至主也者此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時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此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是貴於氣之主故也血是氣之所含故云盛氣也三者非即氣故云氣之主也祭黍稷加肺者謂尸既坐綏祭之時祭黍稷加之以肺言兼肺而祭故云加肺也祭齊加明水者謂於正祭之時陳列五齊之尊上又加明水之尊故云祭齊加明水也報陰也者解加肺加明水之意肺是五藏在内水又屬北方皆是陰類又親形魄歸地是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也取膟膋燔燎升首者此謂朝踐時祝取膟膋祭于爐炭入以告神於室出以綏於主前又升首於室至薦孰之時祝更取膟膋及蕭與黍稷合燒之是臭陽達於牆屋也報陽也者言膟膋黍稷並是陽氣之物首又是牲體亦是陽親之魂氣在天為陽今以陽物祭之故云報陽也明水涚齊貴新也者明水謂以陰鑑取月中之水也涚猶清也謂泲五齊使清故云涚齊所以說明水及涚齊者貴其新潔之義也凡涚新之也者釋涚齊之意言所以涚此齊者以敬於鬼神故新潔之也其謂之明水也由主人之潔著此水也者此釋明水之意所以謂之清明之水者著成也由主人清潔成就此水乃成可得而用也敬之至也服也者言君所以再拜稽首肉袒者是恭敬之至極恭敬之至極乃是服順於親也此總結上再拜稽首肉袒之文下又各釋拜稽首肉袒之事拜服也者釋再拜之文拜者是服順於親也稽首服之甚也者釋稽首之文拜既是服而稽首頭至於地是服之甚極也肉袒服之盡也者釋肉袒之文言心雖内服外貌不盡今肉袒去飾是服之竭盡也祭稱至家也熊氏云祭稱孝孫對祖為言稱孝子對禰為言以其義稱也者義宜也事祖禰宜行孝道是以義而稱孝也稱曾孫某謂國家也者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既有國家之尊不但祭祖禰而已更祭曾祖以上但自曾祖以上唯稱曾孫而已言已是曾重之孫祭祀之相者解為相之法也相謂詔侑也嘉善也庾氏

士賓主之禮相告以揖讓之儀祭祀之禮則是主人自致其敬盡其善故詔侑尸者不告尸以讓是其無所與讓也腥肆爓腍祭者肆剔也腍孰也言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孰故云腥肆爓腍祭也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者四種之薦豈知神適所饗邪正是主人自盡敬心而求祭之心不一耳斝角爵名也天子曰斝諸侯曰角若依此則饋食薦孰之時尸未入祝先奠爵于鉶南尸入即席而舉之如特牲禮陰厭後尸入舉奠焉也但云舉斝角恐非周禮耳崔云是周也詔妥尸者詔告也妥安也尸始即席舉奠斝角之時既始即席至尊之坐未敢自安而祝當告主人拜尸使尸安坐也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者古夏時也夏立尸唯有飲食之事時乃坐若無事則倚立也由世質故耳尸神象也者尸是神象故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祝將命也者祝以傳達主人及神之辭命也縮酌至酒也此一節記人總釋周禮司尊彝泲二齊及鬱鬯之事縮酌用茅明酌也者縮泲也酌是斟酌謂醴齊既濁泲而後可斟酌故云縮酌也用茅者謂泲醴齊之時而用茅也明酌也者謂事酒之上酒色清明謂之明酌言欲泲醴齊時先用明酌和此醴齊然後用茅泲之不云泛齊者與醴齊同醆酒涚于清者醆酒盎齊也涚泲也謂泲之以清酒盎齊差清先和以清酒而後泲之泲謂泲漉也以其差清不用茅其醍齊沈齊泲之與醆酒同鄭注司尊彝云泛從醴醍沈從盎此記不言五齊獨舉醴盎二齊者以司尊彝涚時祭惟用二齊三酒與鬱故此言記者釋之天子時祭所用尤多故特言之汁獻涚于醆酒者獻謂摩莎涚謂泲也秬鬯之中既有煮鬱又和以盎齊摩莎泲之出其香汁是汁莎泲之以醆酒也猶明清與醆酒于舊醳之酒也者猶若也明謂明酌清謂清酒醆酒謂盎齊作記之時呼明酌及清酒與醆酒等皆泲於舊醳之酒謂以舊醳昔酒和此明酌清酒等三者而泲之作記之時其事如此古禮

廢亡恐人不知泲醴齊以明酌泲醆酒以清酒泲汁莎以醆酒之意故記者云泲此醴齊之等猶若今時明清醆酒泲於舊醳之酒也就其今日所知以曉古者難知之事祭有祈焉者謂求福祥也有報焉者謂獲福而報之有由辟焉者由用也辟弭也謂用此祭之以弭止災兵罪戾之事齊之玄也以陰幽思也者解齊服所以用玄冠玄衣義也玄陰色鬼神尚幽陰故齊者玄服以表心思幽陰之理故云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解陰思義也三日謂致齊時也所祭者謂親也為親而祭故云所祭者也鬼神居陰故三日齊思其親之居處笑語故祭時如見其所祭之親也注正義曰言先薦者對合亨饋孰為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六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為殷人先求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熊氏又云凡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為致神始以煙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地以樂為致神始以埋為歆神始以血為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為致神始以灌為歆神始以腥為陳饌始義或然也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為陳饌始於義未安也熊氏又云社稷以下之祭皆有三始於義非也云天子諸侯之禮也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臭鬱灌鬯之事故也云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禮所云祝酌奠于鉶南是也者尸未入之前當饋孰之始饋孰有黍稷此云蕭合黍稷既奠然後焫蕭故知當饋孰之時也云染以脂合黍稷燒之者此云蕭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脂是蕭與脂合也故知有蕭及脂黍稷合馨香也謂朝

事時者以下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此云詔祝於室當殺牲之初故知堂朝事時也云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者此等並於堂上而燔燎之故始云入以詔神明以前在堂也云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者墮謂墮祭也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也云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云詔祝於室下云用牲於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云時尸薦以籩豆者即是朝事籩豆也云至薦孰乃更延主於室之奥者約少牢特牲饋食在奥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以在奥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在南主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主各席故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鄭之此注雖參禮記及少牢特牲而言之亦約漢時祭宗廟之禮言也故其事委曲也制祭之後者熊氏云見下文升首在燔燎下故知在制祭後也又知在北墉下者見下云升首以報陽明是當戶北墉可知此升首非說有虞氏祭以首者故羊人云祭祀割羊牲登其首則三牲之首皆升也謂薦孰時者以上文云詔祝於室次云用牲於庭升首於室下云索祭祝于祊以文次之知此當薦孰之節也廟門曰祊爾雅釋宮文云謂之祊者以於繹祭名也者此既正祭日於廟門內求神應總稱云廟而謂之祊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為尸有肵俎者案特牲少牢設饌之後尸祭饌訖祝取牢心舌載于肵俎設于饌北尸每食牲體反置于肵俎是主人敬尸之俎也人君嘏辭有富者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此是大夫嘏辭也人君則福慶之辭更多故詩楚茨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是也訓所以升首祭也者經云首者直也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云特牲饋食禮曰者證饗尸時節延

尸初入主人拜安尸尸答拜訖執此鉶南之奠祝則設辭以饗之欲尸饗此奠也尸遂祭與啐之下經云嘏長也大也者尸嘏主人欲使長久廣大也尸或詁為主者此經尸為陳諸本尸為主尸是神象當從主主是人所主事陳是器物陳列今訓之為陳故云非也祭黍稷加肺謂綏祭者案特牲禮云祝命綏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挼于醢祭于豆間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綏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皇氏以為尸綏祭之時無黍稷至主人綏祭之時乃有黍稷解此祭為主人綏祭也違背儀禮正文其義非也云五齊加明水則三酒加玄酒也者崔氏云五齊尊上加明水之尊五齊重明水亦重故加明水三酒輕玄酒亦輕故云三酒加玄酒也此云玄酒對明水直謂水也若總而言之明水亦名玄酒故禮運云玄酒在室及司烜注云明水以為玄酒是也此經祭齊加明水之文謂總據祭時而用五齊非謂綏祭之時也故鄭云祭黍稷加肺謂綏祭不云祭齊也案儀禮綏祭之後亦祭酒必知此祭齊非綏祭者以鄭云三酒加玄酒三酒本非綏祭之用故也與蕭合燒之者凡祭血腥之時已有膟膋燔燎故前文詔祝於室鄭注云取牲膟膋燎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是也至薦孰之時又取膟膋而燔之故上經云蕭合黍稷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故鄭此注云與蕭合燒之謂饋孰時也云亦有黍稷也者非但有蕭與膟膋兼有黍稷故云亦也謂諸侯事五廟也者熊氏云經既稱國家則兼諸侯及大夫今注直云諸侯者注文畧也大夫三廟亦事曾祖而得稱曾孫也其諸侯大夫事祖禰之時亦稱孝子孝孫事曾祖以上雖是內事則同於外稱故下曲禮云諸侯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是也此記不云某侯者畧也上士二廟祖禰各一廟中下士一廟祖禰共廟前經注云謂祖禰據上士也謂泲醴齊以明酌者言泲醴齊之時以明酌和之引周禮醴齊縮酌者證此經縮酌是醴齊也云五齊醴尤濁者

以醴比盎齊醍齊沈齊以次漸清故云尤濁其實泛齊亦濁也云明酌者事酒之上也者周禮三酒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三酒之中事酒尤濁五齊之內醴齊尤濁醆酒清於醴齊清酒又清於事酒故知以事酒泲醴齊也明謂清明故知是事酒之上清明者也云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者言古之事酒正是漢之醳酒事酒與醳酒皆是新作而成故鄭注周禮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謂為事而新作者醳是和醳醞釀之名即今卒造之酒也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證此用茅是縮酒也云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者以別器泲之泲訖取之以實尊彝也言彝者通鬱鬯而言也引昏禮曰酌玄酒三注于尊者證實尊稱酌之意云凡行酒亦為酌也者言非但實尊為酌凡以爵行酒亦為酌故儀禮鄉飲酒燕禮賓爵與人皆稱為酌也醆酒盎齊者周禮云盎齊涚酌此云醆酒涚于清涚文是同又周禮醴齊之後有盎齊禮運醴後有醆故知醆謂盎齊也云皆久味相得者盎齊既清作之必久清酒又冬釀接夏而成故云皆久味相得也不以三酒泲秬鬯者既以事酒泲醴齊清酒泲盎齊則泲秬鬯應亦用三酒今泲秬鬯乃用盎齊故曰不以三酒泲秬鬯者秬鬯尊以其尊故用五齊泲之五齊早故用三酒泲之事相宜也天子諸侯禮廢者謂祭禮廢則今日見存此經所云泲酒皆天子諸侯之事以其禮廢其事難知故舉今事以譬曉之云泲清酒以舊醳之酒者為其味厚腊毒也者舊醳之酒謂昔酒作雖久成比清酒為薄故用薄酒泲此清酒為其清酒是冬釀夏成其味厚久腊毒害故以薄酒泲之故國語云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毒鄭之此注解記時清酒泲於舊醳之酒辟讀為弭者祭既有祈有報除祈報之外唯有攘除凶惡故解為弭災兵遠罪疾取周禮小祝之文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考證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注夏正建寅之月也此言迎長日者建卯而晝夜分分而日長也○（臣召南）按經文是言冬至圜丘之祭非寅月祈穀之祭也日至冬至極短從此漸長是所以迎長日之至也中春未暑也而暑漸至故曰迎暑中秋未寒也而寒漸至故曰迎寒四時迎氣亦然鄭必以為郊非圜丘因以春分解長日此拘泥左傳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之文而誤者也

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注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云云疏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為周郊云云○（臣台南）按王肅謂是周郊確當之至此經蓋曰郊何以必用辛日由周始郊時冬至日用辛其後凡遇冬至後辛日則郊天也經文明明言周而鄭謂是魯禮又自生荊棘矣王肅謂圜丘即郊義甚簡易故後儒多從之

汜埽反道注刻令新土在上也○土舊本訛仕今改正

祭之日王被衮以象天注此魯禮也周禮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臣名南按鄭所據以為魯禮者以此文衮象天異於周禮天官司裘春官司服之大裘下文乘素車又異於春官巾車之玉輅以祀也然經文明言王被衮是天子禮矣魯侯其可稱王乎禮文殘缺作記者考據未審猶自可言若疏謂魯公得稱王者作記之人既以魯禮而為周郊遂以魯侯而

稱王也此必無之理也

伊耆氏始為蜡注古天子號也音義或云即帝堯是也○臣名南按注不質言是何帝陸氏云是帝堯陳澔從之

饗農及郵表畷注詩云為下國畷郵疏今毛詩作畷旒○臣名南按今毛詩作綴旒此疏畷字誤也鄭所據當是齊魯韓之詩耳

八蜡以記四方注四方方有祭也○臣名南按鄭引此文以解大宗伯而誤云祀四方賈疏云祀字誤也又按大宗伯以疈辜祭四方百物與小雅以社以方來方禋祀相合故鄭以蜡解之

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臣名南按此及昏義二段可見古記篇簡淆亂諸儒編集時偶未審定後遂相沿耳陳澔集說引王氏曰冠一段當附冠義昏一段當附昏義

厥明婦盥饋疏而禮本亦有云厥明婦盥饋者也○臣

名南按此句有脫誤以釋文證之是言別本厥明下無婦盥饋三字

周人尚臭句灌用鬯臭句鬱合鬯句臭陰達於淵泉句此注疏句讀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六考證

謹案第十一頁前四行疏並是人神刋本監本毛本人訛一據宋本改

第十三頁前五行疏各舉一物刋本舉訛棄今改

後六行疏祈年於天宗刋本天訛王今改

第十八頁後三行疏是水草和美之氣刋本美訛羨今改

第二十頁前八行疏有葵菹刋本葵訛蔡今改

第二十一頁後五行注次皮弁刋本皮訛布據宋本改

第三十三頁後四行注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刋本王訛主無訛涉縮訛酌據左傳改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馬植基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注疏卷二十（七八）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注疏卷二十七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內則

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注后君也德猶教也萬億曰兆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音義（后王鄭云后君也謂諸侯也王天子也盧云后王后也王天子也孫炎王肅云后王君王也并必政反兼如字一音古念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子事父母由此后王之教使之然故先云施教之法后王者后君也君謂諸侯王謂天子不先云王者辟天子妃后之嫌故言后王也命冢宰者若天子則天官為冢宰若諸侯則司徒為冢宰今記者據諸侯為文命此司徒之冢宰降德于衆兆民者降下也德教也諸侯命冢宰降下教令於羣衆兆民也既據諸侯當云萬民而云兆民者此經雖以諸侯為主雜以天子言之故文稱王又稱兆民也注正義曰后君也釋詁文云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億曰兆億億曰秭故詩頌毛傳曰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兆在億秭之間是大數之法鄭以此據天子天下之民故以大數言之詩魏風刺在位貪殘魏國褊小不應過多故以小數言之故云十萬曰億云天子曰兆民諸侯曰

（萬民者閔元年左傳文周禮是天子之法每云萬民者據畿內言之或可通稱也鄭引此者明天子諸侯之異經云兆民互明天子也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者欲明飲食教令所掌各有別官不得獨云冢宰云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者今此內則之篇既有飲食又有教令則經文當云命冢宰司徒兩官備言之今唯一云冢宰不兼言司徒者是司徒兼冢宰之事故云記者據諸侯而言之云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者此明司徒兼冢宰之事意疑而不定故稱或焉盧氏云后謂天子之妃者若是后妃唯主內事不得降德于衆兆民孫炎王肅皆云后王君王謂天子也此經論教訓法則是司徒所掌不可獨據冢宰盧與孫王之說其義皆非故鄭以為據諸侯言也但雜陳王事耳）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注咸皆也縰韜髮者也總束髮也垂後為飾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為之象幼時鬌其制未聞也緌纓之飾也端玄端士服也庶人深衣紳大帶所以自紳約也搢猶扱也扱笏於紳笏所以記事也音義（盥音管洗手漱所救反徐素搆反漱漱口也下同櫛側乙反梳也縰所買反徐所綺反黑繒韜髮笄古兮反總子孔反髦音毛緌耳佳反韠音必紳音申搢徐音箭又如字音晉揷也笏音忽韜吐刀反去起呂反著竹畧反下文及注同鬌多果反扱本又作捷又作揷初洽反徐采協反）左右佩用注自佩也必佩者備尊者使令也音義（令力呈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注紛

帨拭物之佩巾也今齊人有言紛者刀礪小刀及礪礱也小觿解小結也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金燧可取火於日音義（紛芳云反或作帉同帨始銳反佩巾也觿許規反本或作鑴音同解結錐燧音遂火鏡拭音式礱力工反）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管筆彄也遰刀鞞也木燧鑽火也音義（捍戶旦反謂射捍遰時世反徐作滯彄苦侯反鞞必頂反鑽子官反）偪注偪行縢屨著綦注綦屨繫也音義（屨九具反綦其記反注及下同）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至不敢私祭以上總論在內法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男女出入之禮長幼相事之法其文既多各隨事節而解之自子至著綦以上還論子事父母之法也此子謂男子知者以經云端韠紳搢笏故也咸盥漱者盥謂洗手漱謂漱口此據年稍長者若其孺子則晏起而不能雞初鳴也笄者著縰既畢以笄揷之熊氏云此笄謂安髮之笄以縰韜髮作髻既訖橫施此笄於髻中以固髻也故士喪禮云笄用桑長四寸纋中是也纋中謂殺其中使細非固冠之笄故文在冠上且玄冠有纓約士冠禮有纓者無笄問喪云親始死雞斯之時去玄冠而有笄縰是知笄縰不得為冠總者裂練繒為之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為飾也此經所陳皆依事先後櫛訖加縰縰訖加笄笄訖加總然後加髦著冠冠畢然後服玄端著韠又加大帶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者皇氏云左旁用力不便故佩小物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者皇氏云以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物注正義曰縰韜髮者也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矣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未知孰是盧說為優云緌纓

（之飾也者結纓頷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云端玄端士服也者特牲禮士祭服玄端故云士服也云庶人深衣者以深衣是服之最下者庶人是人之賤者故知服深衣也云紳大帶者其制備於玉藻云笏所以記事也者玉藻文其制亦備於玉藻鄭恐人不識佩巾當鄭之時齊人呼佩巾為紛故鄭指而言之云今齊人有言紛者是也云刀礪小刀及礪礱也者鄭恐刀礪是一物故明之云小刀及礪礱也知小刀者與小觿連文故知也拾斂也故鄉射大射將射謂之遂射罷謂之拾拾是收斂之意也云遰刀鞞也者此刀大於左觿刀也云木燧鑽火也者皇氏云晴則以金燧取火於日陰則以木燧鑽火也綦屨繫者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為行戒未知然否或可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青約云約之言拘也以為行戒）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注笄今簪也衣紳衣而著紳音義（如父母一本作如事父母衣紳如字又於既反）（注同簪徐側林反又作南反）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線纊施縏袠大觿木燧注縏小囊也縏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音義（箴之林反線本又作綫息賤反纊音曠縏字又作鞶同步干反袠陳乙反又作帙囊奴郎反又作橐徐音託為于偽反）衿纓綦屨注衿猶結也婦人有纓示繫屬也音義（衿本又作紟其鴆反注同嬰又作纓）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女事父母婦事舅姑所服之衣所佩之物皆異於男子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云笄今簪也者謂婦人之笄異於上男子笄縰故於此始云笄今簪也則與士冠禮男子爵弁笄皮弁笄同故鄭注冠禮亦云笄今之簪也則喪服女子吉笄尺二寸也云衣紳衣而著紳者鄭恐經云衣紳謂衣著此紳故云衣而著紳謂加玄端綃衣而後著紳帶此異於男子故不有冠緌端韠紳搢笏之屬熊氏云袠刺也以針刺袠而為縏囊故云縏袠也餘物皆不言施獨於箴管線纊之下而言施縏袠明為四物而施矣案鄭注昏禮云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明有繫蓋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鄭注昏禮既云笄而著纓則未笄無纓也下男女未冠笄亦云衿纓者彼未冠笄之纓用之以佩容臭故下注云容臭香物以纓佩之故童子男女皆有之與此婦人既笄之纓別也）

以適父母舅姑之所注適之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注怡說也苛疥也抑按搔摩也音義（燠本又作奧同於六反煖也苛音何養本又作癢以想反搔素刀反說音悅疥音界說文云瘙瘍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注先後之隨時便也音義（便婢面反）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注槃承盥水者巾以帨手音義（少詩召反後皆同奉芳勇反本或作捧下同長竹丈反後皆同帨始銳反拭手也本又作挩同）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注溫藉也承尊者必和顏色音義（溫本又作薀又作慍同於運反注同藉字夜反）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注酏粥也芼菜也蕡熬枲實音義（饘之然反厚粥也酏羊皮反薄粥也芼毛報反蕡字又作黂扶云反徐扶畏反大麻子注同粱音良秫音述粥之六反又羊六反熬五羔反枲思里反）棗栗飴蜜以甘之

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注謂用調和飲食也荁堇類也冬用堇夏用荁榆白曰枌免新生者薨乾也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也音義（飴羊之反餳也堇音謹菜也荁音九似堇而葉大也枌扶云反免音問注同薨字又作藁苦老反滫思酒反溲也瀡音髓滑也滑胡八反又于八反諸卷皆同膏之古報反調如字又徒弔反和如字又胡卧反夏用戶嫁反溲所九反）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注敬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事父母婦事舅姑至其處所奉扶沃盥之儀奉進酒醴膳羞之事各依文解之棗栗飴蜜以甘之者謂以此棗栗飴蜜以和甘飲食以滑之者謂用堇荁及枌榆及新生乾薨相和滫瀡之令柔滑也脂膏以膏之者凝者為脂釋者為膏以膏沃之使之香美此等總謂調和飲食也注正義曰苛疥者以其苛與癢共文故知苛疥也藉者所以承藉於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藉承玉然酏既為粥粥是薄者則饘為厚者故左傳云饘於是注云饘粥也爾雅釋言云餬饘也郭景純謂糜也芼菜者案公食大夫禮三牲皆有芼者牛藿羊苦豕薇也是芼乃為菜也用菜雜肉為羹云蕡熬枲實者釋草云蕡枲實也此中穀豆以下供尊者所食悉皆須熟或煮或熬故云熬枲實也案士虞禮記夏用葵冬用荁鄭注云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與此不同者此經堇荁相對故冬用堇夏用荁士虞禮葵與荁相對故夏用葵冬用荁也所對不同故注有異云榆白曰枌者釋木云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郭景純曰枌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云免新生者薨乾也者案庖人云共鱻薨之物鱻薨相對此經以免對薨薨既是乾故知免為新生此免薨於周禮據肉為言熊氏皇氏皆云文承堇荁枌榆之下據堇荁等為免薨義或為然）

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注總角收髮結之容臭香物也以纓佩之為迫尊者給小使也音義（冠古亂反為迫于偽反）昧爽而朝注後成人也音義（朝直遥反下而朝同後如字徐胡豆反下同）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注具饌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未冠笄者事親之禮注正義曰臭謂芬芳臭物謂之容者庾氏云以臭物可以脩飾形容故謂之容臭以纓佩之者謂纓上有香物也）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注斂枕簟者不欲人見己褻者簟席之親身也音義（衣如字又於既反簟徒點反灑本又作洒所買反又所賣反掃素報反）孺子蚤寢晏起唯所欲食無時注又後未成人者孺子小子也音義（孺如樹反蚤音早）疏（正義曰此一經總論子婦之外卑賤之人爰及僕隸之等故云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之屬）

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日出而退各從其事日入而夕慈以旨甘注異宮崇敬也慈愛

敬進之日出乃從事食禄不荒農也音義（以上以或作已上時掌反後放此）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命士以上事親異於命士以下之禮）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注將衽謂更卧處音義（奉芳勇反下同鄉許亮反衽而鴆反又而甚反卧席也止本又作趾足也處昌慮反）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注須卧乃鋪之也襡韜也音義（縣音玄篋口協反襡音獨）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將坐將卧奉席之禮及未卧之前且斂枕簟衾篋舉藏須卧乃鋪御者舉几者謂早旦親起之後侍御之人則奉舉其几以進尊者使馮之斂席與簟者斂此所卧在下大席與上襯身之簟又縣其所卧之衾以篋貯所卧之枕也斂簟而襡之者簟既襯身恐其穢汙故斂此細簟以襡韜之言簟則韜藏席則否）

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注傳移也音義（傳丈專反注同近附近之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注餕乃用之牟讀曰堥也卮匜酒漿器敦牟黍稷器也音義（敦音對又丁雷反牟木侯反齊人呼土釜為牟卮音支匜羊支反一音以氏反杜預注左傳云沃盥器也餕音俊堥字又作堥木侯反）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注餕乃食之恒常也旦夕之常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舅姑所服用之物子婦不得輒用所恒飲食之餘不得輒食衣衾簟席枕几不傳者侍御之人停貯常處子婦不得輒更傳移令觸他處杖屨祗敬之勿敢近者杖屨是尊者服御之重彌須恭敬故云祗敬之勿敢逼近也與恒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者與及也按上敦牟之文非但不敢用及父母恒食飲食非因餕時莫敢飲食注正義曰敦則周禮有玉敦今之杯盂也隱義曰堥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卮酒器也匜盛水漿之器故春秋傳二十三年左傳云懷嬴奉匜沃盥是也）

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注婦皆與夫餕也既食恒餕注每食餕而盡之末有原也父没母存冢子御食羣子婦佐餕如初注御侍也謂長子侍母食也侍食者不餕其婦猶皆餕也旨甘柔滑孺子餕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之食子婦餕餘之禮也子婦佐餕者謂長子及長子之婦佐餕者食必須盡以父母食不能盡故子婦佐助餕食之使盡勿使有餘恐再進故注云末有原也末無也原再也無使有餘而再設也羣子婦佐餕如初者冢子既侍母而食羣子婦謂冢子之弟婦及衆弟婦而佐餕如初者如上父母在子婦佐餕之禮故云如初也注正義曰經云冢子御食則云羣子婦佐餕不云冢子故知侍食者不餕冢子無父故得侍母而食冢婦既不侍食故云猶皆餕也）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齊注齊莊也音義（唯于癸反徐伊水反齊側皆反）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

噎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注睇傾視也易曰明夷睇于左股音義（噦於月反噫於界反嚏音帝咳苦愛反欠丘劒反伸音申跛彼義反倚於義反又其寄反睇大計反視如字徐市志反唾吐卧反涕本又作洟同吐細反）寒不敢襲癢不敢搔注襲謂重衣音義（重直龍反）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注父黨無容音義（袒音但裼思歷反）不涉不撅注撅揭衣也音義（撅居衛反下起例反又起列反一音起言反）褻衣衾不見裏注為其可穢音義（見賢遍反揭同為于偽反穢紆廢反又烏會反）父母唾洟不見注輒刷去之音義（刷色劣反去丘呂反）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注手曰

漱足曰澣和漬也音義（垢古口反漱素候反後皆同澣本又作浣戶管反漬似賜反）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注綻猶解也音義（綻字或作袒直莧反徐治見反裂本又作列紉女陳反徐而陳反下之林反綴竹劣反又竹衛反解胡買反又佳買反）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足垢燂湯請洗注潘米瀾也音義（燂詳廉反溫也潘芳煩反淅米汁靧音悔洗面瀾力旦反）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注共猶皆也帥循也時是也禮皆如此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事父母舅姑在尊者之所畏敬之法并論漱澣沐浴并明少事長賤事貴如事父母舅姑注正義曰明夷睇于左股者是明夷六二爻辭彼注云旁視為睇六二辰在酉酉在西方又下體離離為目九三體在震震東方九三又在辰辰得巽氣為股此謂六二有明德欲承九三故云睇于左股引之者證睇為旁視也撅揭衣也者言於尊所不因涉水不敢揭衣手曰漱足曰澣者以冠帶既尊故以手漱之用力淺也衣裳既卑故以足澣之用力深也此據士故冠帶得漱晏子是大夫故謙其澣衣濯冠也此漱澣對文為例耳散則通也故上曲禮云諸母不漱裳是裳亦漱也詩周南箋云澣謂濯之耳亦是不用足）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注謂事業之次序非祭非喪不相授器注祭嚴喪遽不嫌也音義（遽其據反）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后取之注奠停地也音義（篚非尾反）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

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注湢浴室也音義（湢彼力反本又作偪）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注嘯讀為叱叱嫌有隱使也音義（嘯依注音叱尺失反）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注擁猶障也音義（障音章）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注地道尊右疏（正義曰此經論男子女子殊別之宜注正義曰以經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則是祭與喪時得相授器所以得者祭是嚴敬之處喪是促遽之所於此之時不嫌男女有淫邪之意嘯是自嘯叱謂叱人經言不嘯與不指連文而指既指物明嘯是叱人故以嘯為叱矣云嫌有隱使者若其常事以言語處分是顯使人也如有姦私恐人知聞不以言語但諷叱而已是幽隱而

（使故云叱嫌有隱使也）

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注恃其孝敬之愛或時違解音義（解佳賣反下解倦同）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注待後命而去也音義（飲於鴆反食音嗣耆市志反去起呂反本又作而食之）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注待後命釋藏也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注謂難其妨己業音義（難乃旦反）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后復之注遠懟怨於勞事姑猶且也音義（姑與以渚反下同遠于萬反懟直類反本又作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注不可愛此而移苦於彼也音義（縱本又作從足用反數色角反）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注庸之言用也姑教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注怒譴責也音義（譴弃戰反）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注表猶明也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也音義（為于偽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婦事父母舅姑受飲食衣服之事并明父母舅姑接待子婦之禮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者子孝於父母婦敬於舅姑或恐倚恃孝敬之心違逆其命意有怠惰其身故戒令勿逆勿怠也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者謂尊者以飲食與己己雖不嗜愛必且嘗之而待尊者後命令己去之而後去之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者為尊者加己衣服己雖不欲必且服之而待後命而藏去之加之事人代之己雖弗欲者謂尊者言加己以事業事業欲成尊者又使人代己此事既斷成不欲他人代己而難其妨己之業姑與之而姑使之者姑且也且與代己者之事而且使代己者為之而后復之者待代己者休解而后復本事業於己身也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者從此以下論尊者接待卑者之禮有勤勞之事者謂子婦有辛苦勤勞之事雖甚愛之者謂父母舅姑素來雖甚愛此勤勞之子婦姑縱之者姑且也所愛子婦既有勤勞且緩縱之而寧數休之者寧可數數休息此所愛子婦不可移此勤勞於他不愛之子婦也子婦未孝未敬勿庸疾怨者庸用也子婦既不孝敬勿用憎疾怨惡之姑教之者姑且也且教誨之若不可教而后怒之者不可教謂教而不從然後責怒之不可怒者謂雖責怒之而不從命者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者既不可責怒子被放逐婦被出棄表明也雖被出棄猶為之隱不顯明言其犯禮之過也）

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注子事父母有隱無犯起猶更也音義（說音悅下同）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注子從父之令不可謂孝也周禮曰二十五家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也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注撻擊也音義（撻吐達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有過子諫諍之禮不說者謂父母有過子犯顏諫諍使父母不說也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者謂子恐父母不說不敢

（孰諫使父母有過得罪於鄉黨州閭謂鄉黨州閭所共罪也寧孰諫者犯顏而諫使父母不說其罪輕畏懼不孰諫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孰諫不可使父母得罪孰諫謂純孰殷勤而諫若物之成孰然）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注（婢子所通賤人之子）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注（由自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注（宜猶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父母有婢子庶子庶孫父母所愛己亦愛之并明己有妻妾被父母之所愛己亦當愛之由衣服飲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者由自也為自己身所愛妾衣服飲食及執事毋敢比視父母所愛者故鄭云由自也子甚宜其妻者宜謂與之相善而寵愛子不宜其妻者謂不與之相善被疏薄父母曰是善事我者言此妻汝雖疏薄是善能事我子當行夫婦之禮焉子雖寵愛其妻父母不說出者出謂出去也案大戴禮本命云婦有七出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口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為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亂其族也妬為亂其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竊盜為其反義也大戴禮又云婦有三不去有所受無所歸不去曾經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何休又云喪父長女不娶無教戒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世有刑人不娶棄於人亂家女不娶類不正逆

家女不娶廢人倫也案周易同人六二鄭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則猶有六出也其天子之后雖失禮亦不出故鼎卦初六鄭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后尊如其犯六出則廢之）

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注（貽遺也果決也）音義（貽以之反遺以季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事父母父母雖沒思行善事必果決為之若為不善思遺父母羞辱必不得果決為之）舅沒則姑老注（謂傳家事於長婦也）音義（傳長專反）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注（婦雖受傳猶不敢專行也）介婦請於冢婦注（以其代姑之事介婦眾婦）音義（介音界注及下同）舅姑使冢婦毋怠注（雖有勤勞不敢解倦）音義（勌本又作倦其卷反）不友無禮於介婦注（眾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善兄弟為友婦姒猶兄弟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注（雖有勤勞不敢掉磬）音義（掉磬徒弔反隱義云齊人以相絞訐為掉磬崔云北海人謂相激事為掉磬也）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注（下冢婦也命謂使令）音義（下戶嫁反令力呈反）凡婦不命適私室不敢退注（婦侍舅姑者也）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

注不敢專行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注家事統於尊也音義（畜許六反又許又反又勑六反）婦或賜之飲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注或賜之謂私親兄弟音義（茝蘭本又作芷昌改反韋昭注漢書云香草也昌以反又說文云虈也虈火喬反齊人謂之茝昌在反）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注待舅姑之乏也不得命者不見許也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事舅姑之禮并明冢婦介婦相與之節又明婦

有私親賜之美物當獻於舅姑也注正義曰若舅姑未沒年七十以上傳家事於長子其婦亦從夫知家事也若舅沒姑未老則其婦不得專知家事也故經云姑老若其不老則不得知也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者以其無禮故冢婦疏薄之此無禮謂非七出之罪者若其七出自當棄之若冢婦無禮罪非七出衆婦當友之以適婦尊故也不敢掉磬者庾氏云齊人謂之差許崔氏云北海人謂相激之事爲掉磬隱義云齊人謂相絞許爲掉磬命爲使令者謂介婦不敢與冢婦並有教令之命下冢婦也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者以下文云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此云或賜之獻諸舅姑故知私親兄弟賜也雖藏之以待舅姑之乏若舅姑不乏私親兄弟既貧將欲以物與之不敢別請其財則必於舅姑處復請其故賜所藏之物舅姑既許然後取而與之）

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注祇敬也宗大宗音義（復扶又反適丁歷反）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注入謂入宗子家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注猶若也子弟若有功德以物見饋賜當以善者與宗子也若非所獻則不敢以入於宗子之門注謂非宗子之爵所當服也不敢以貴富加於父兄宗族注加猶高也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注賢猶善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當助祭於宗子之家音義（齊側皆反）終事而后敢私祭注祭

其祖禰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族人敬事宗子之禮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者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婦言小宗及庶子等敬事大宗子及宗婦也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衾車馬者猶若也歸謂歸遺也子弟若有功德被尊上歸遺衣服裘衾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若富則具二牲獻其賢者於宗子者賢猶善也善者獻宗子使祭之不善者私用自祭也夫婦皆齊而宗敬焉者大宗子將祭之時小宗夫婦皆齊戒以助祭於大宗以加敬焉謂敬事大宗之祭終事而后敢私祭者謂大宗終竟祭事而后敢以私祭祖禰也此文雖主事大宗子其大宗之外事小宗子者亦然）

飯注目諸飯也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稰穛注孰穫曰稰生穫曰穛黍黃黍也音義（稰思呂反穛側角反）膳注目諸膳也膷

膷膮醢牛炙醢牛胾醢牛膾羊炙羊胾醢豕炙醢豕胾芥醬魚膾雉兔鶉鷃注此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也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間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以鷃為鴽也音義（膷音香牛臛也臐許云反羊臛也膮許堯反豕臛也字林云豕羹也火攸反炙章夜反下同胾側吏反膾古外反芥徐姬邁反鶉順倫反鷃音晏食音嗣酏食糝食並同鴽音如下文同）飲注目諸飲也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注重陪也糟醇也清泲也致飲有醇者有泲者陪設之也音義（重直龍反注同糟子曹反徐沮到反醇常倫反泲子禮反）或以酏為醴注釀粥為醴黍酏注酏粥漿注酢胾音義（酢七故反胾才載反）水注清耕醷注梅漿音義（醷本又作臆於紀反徐於力反）濫注以諸和水也以周禮六飲校之則濫涼也紀莒之間名諸為濫音義（濫力暫反以諸乾桃乾梅皆曰諸）酒注目諸酒也清白注白事酒昔酒也羞注目諸羞也糗餌粉酏注糗擣熬穀也以為粉餌與餈此記似脫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此酏當為餰以稻米與狼臅膏為餰是也音義（糗起九反又昌糾反餌音二下同酏讀曰餈又作餰之然反又之善反擣本又作搗丁老反下同餈本又作粢）

（自私反下同糝西感反臅昌錄反徐又音燭）食注目人君燕食所用也音義（食音嗣飯也下苽食麥食食齊皆同徐如字）蝸醢而苽食雉羹麥食脯羹雞羹折稌犬羹兔羹和糝不蓼注苽彫胡也稌稻也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蓼則不矣此脯所謂析乾牛羊肉也音義（蝸力戈反苽音孤字又作菰同雉羹絕句麥食脯羹雞羹絕句折之列反稌音杜徐他古反和糝上胡臥反下三敢反注同蓼音了齊才細反下文同析星歷反下同）濡豚包苦實蓼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食蓼濡鼈醢醬實蓼注凡濡謂亨之以汁和也苦苦荼也以包豚殺其氣卵讀為鯤鯤魚子或作攔也音義（濡音而下同苞伯交反醢音海一本作醯呼兮反次下句同卵依注音鯤古門反亨普彭反煑也荼音徒攔音闌本又作門音門）腶脩蚳醢注腶脩捶脯施薑桂也蚳蚍蜉子也音義（腶丁亂反蚳直其反蟻子也捶徐之蘂反蜱本又作蚍音毗蜉本又作蜉音浮）脯羹兔醢麋膚魚醢魚膾芥醬麋腥醢醬桃諸梅諸卵鹽注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似皆人君燕所食也其饌則亂膚切肉也膚或為胖卵鹽大鹽也音義（卵力管反胖音判）凡食齊視春時注飯宜溫也羹齊視夏時注羹宜熱也音義（夏戶嫁反下放此）醬齊視秋時注醬宜

涼也飲齊視冬時注飲宜寒也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注多其時味以養氣也牛宜稌羊宜黍豕宜稷犬宜粱鴈宜麥魚宜苽注言其氣味相成春宜羔豚膳膏薌夏宜腒鱐膳膏臊秋宜犢麛膳膏腥冬宜鮮羽膳膏羶注此八物四時肥美也為其大盛煎以休廢之膏節其氣也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腒乾雉也鱐乾魚也鮮生魚也羽鴈也音義（薌音香腒其居反盧云雉腊說文云北方謂馬腊曰腒鱐本又作驌所求反臊素刀反麛音迷鹿子腥音星雞膏也說文作胜云大膏臭也羶升然反為于偽反大音太）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麕脯麋鹿田豕麕皆有軒雉兔皆有芼注脯皆析乾肉也軒讀為憲憲謂藿葉切也芼謂菜釀也軒或為胖音義（麕九倫反本又作麇又作麏下田豕麕同軒音憲出注後放此）爵鷃蜩范注蜩蟬也范蜂也音義（蜩范上音條下音犯范蠭也蠭本又作蜂芳凶反）芝栭蔆椇棗栗榛柿瓜桃李梅杏楂棃薑桂注蔆芰也椇枳椇也楂棃之不臧者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記者不能次錄音義（芝音之栭音而本又

作檽蔆音陵椇音矩榛側巾反柿音仕楂側加反芰其寄反枳居氏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總論飯飲膳羞調和之宜又明四時膳食所用并明善惡治擇之等又顯貴賤所食之別各依文解之飯黍至稰穛者此飯之所載凡有六種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也下言黃粱則上粱是白粱也案玉藻諸侯朔食四簋黍稷稻粱此則據諸侯其天子則加以麥苽為六但記文不載耳膳膷至鶉鷃者此一節論豆上所盛美膳謂羹與胾醢之屬也飲重至醷濫者此一節明諸飲之物也酒清白者此一節論酒之所用清謂清酒白謂事酒昔酒以二酒俱白故以一白標之配清酒則三酒故鄭云白事酒昔酒也此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羞糗餌粉酏者案周禮羞籩之實糗餌粉餈鄭注云合蒸曰餌餅之曰餈此二物皆粉稻米黍米為之糗者擣粉熬大豆為餌餈之黏著故以粉糗擣之據周禮粉下有餈今無者記文脫漏更以酏益之酏者於周禮羞豆之實故周禮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酏謂餰也食蝸至卵鹽者此一節總明人君燕食所用蝸醢而苽食雉羹者謂以蝸為醢以苽米為飯以雉為羹三者味相宜麥食脯羹雞羹者謂以麥為飯析脯為羹又以雞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析稌犬羹兔羹者稌稻也謂細析稻米為飯以犬兔為羹此三者亦味相宜也和糝不蓼者此等之羹宜以五味調和米屑為糝不須加蓼也濡豚包苦實蓼者濡謂亨煑以其汁調和言濡豚之時苞裹豚肉以苦菜殺其惡氣又實之以蓼濡雞醢醬實蓼者言亨濡此雞加之以醢及醬又實之以蓼濡魚卵醬實蓼者卵謂魚子以魚子為醬濡亨其魚又實之以蓼濡鼈醢醬實蓼者謂亨其鼈加醢及醬又實之以蓼凡言實蓼者皇氏云謂破開其腹實蓼於其腹中又更縫而合之腶脩蚳醢者腶脩謂腶脯也言食腶脯之時以蚳醢配之脯羹兔醢者脯羹即上析脯為羹以兔醢配之麋膚魚醢者麋膚謂麋肉外膚食之以魚醢配之麋

腥醢醬者腥謂生肉言食麋生肉之時還以麋醢配之此云麋腥則上麋膚謂孰也桃諸梅諸卵鹽者言食桃諸梅諸之時以卵鹽和之王肅云諸菹也謂桃菹梅菹即今之藏桃也藏梅也欲藏之時必先稍乾之故周禮為之乾䕩鄭云桃諸梅諸是也案凡食齊視春時至魚宜苽者皆周禮食醫之文記者載之於此論調和食飲之法此春宜羔豚一經又記庖人論四時煎和膳食之宜以王相休廢相參其味乃善春宜羔豚膳膏薌者膏薌牛膏也牛中央土春為木王木尅土木盛則土休廢用休廢之膏故用牛膏也夏宜腒鱐膳膏臊者腒乾雉鱐乾魚膏臊犬膏也犬屬西方金夏南方火火尅金火盛則金休廢故用犬膏也秋宜犢麛膳膏腥者膏腥謂雞膏也雞屬東方木秋西方金金尅木金盛則木休廢故用雞膏也冬宜鮮羽膳膏羶者鮮魚羽鴈膏羶謂羊膏也羊屬南方火冬水王水尅火水盛則火休廢故用羊膏也周禮庖人文與此同鄭彼注云羔豚物生而肥犢與麛物成而充腒鱐暵熱而乾魚鴈水涸而性定此八物者得四時之氣尤盛為人食之弗勝是以用休廢之脂膏煎和膳之義與此同麋鹿田豕麕皆有軒者言此等非但為膴又可腥食腥食之時皆以藿葉起之而不細切故云皆有軒不云牛者牛唯可細切為膾不宜大切為軒故不言之雉兎皆有芼者為雉羹兎羹皆有芼菜以和之芝栭者庾蔚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盧氏云芝木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庾又云自牛脩至薑桂凡三十一物則芝栭應是一物也今春夏生於木可用為菹其有白者不堪食也賀氏云栭軟棗亦云芝水椹也以芝栭為二物鄭下注云三十一物則數芝栭為一物也賀氏說非也注正義曰穊是斂縮之名明以生稷故其物縮斂也稱既對穊故為孰稷云上大夫之禮庶羞二十豆者案公食大夫禮文云二十豆者膷一謂牛臛也臐二謂羊臛也膮三謂豕臛也牛炙四炙牛肉也此依公食大夫禮所陳設此等四物共為一行最在於北從西為始醢五謂肉醬也牛胾六謂切牛肉醢七牛膾八此等四物又為第二行陳之從東為始羊炙九羊胾十醢十一豕炙十二此等四物為第三行陳之從西為始醢十三豕胾十四芥醬十五魚膾十六此等四物為第四行陳之從東為始以上十六豆是下大夫之禮也雉十七兎十八鶉十九鴽二十此等四物為第五行陳之從西為始此是上大夫所加二十豆案公食大夫禮膮之下牛炙之上無醢字故云以公食大夫禮饌校之則膮牛炙閒不得有醢醢衍字也又公食大夫禮以鴳為鴽案釋鳥云鴽鴾母郭氏云謂鵪李巡云鴽鵪一云鴾母郭景純云鵪青州呼為鴾母皇氏用賀氏之說鴽蝙蝠其義未聞熊氏云此經醢文承牛羊之下則是牛肉羊肉之醢以其庶羞故得用三牲為醢若其正羞則不得用三牲故醢人職無云牲之醢也重陪至之也者此稻黍梁三醴各有清糟以清糟相配重設故云重醴云凡飲之時有清者有糟者案周禮漿人共王之六飲有水漿醴涼醫酏不云糟也共夫人致飲于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注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若后之致飲于賓客有糟無清故酒正共后之致飲于賓客之禮醫酏糟注云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案漿人六飲有涼注云涼今寒粥若糗飯雜水也康成以涼與濫是一物矣則此以諸和水謂以諸雜糗飯之屬和水也諸者衆雜之辭案漿人六飲一曰水則此經水一也二曰漿則此經漿一也三曰醴則此經重醴一也但用清耳四曰涼則此經濫一也五曰醫則此經或以酏為醴一也六曰酏則此經黍酏一也除六飲之外此經別有醷也若鄭司農之意醷與醫為一物即以酏為醴者非康成義也鄭必知醷為梅漿者見下文云調之以醯醯及若醯醷則醷是醯之類也又云獸用梅故知梅漿也案酒正云一曰清則此醴也二曰醫則此以酏為醴也三曰漿則此漿也四曰酏則此黍酏也但無水涼二物鄭云無厚

薄之齊故酒正不辨矣此酏當為餰者上以黍酏是粥知此酏當為餰者案周禮酏食共糝食文連則酏是糝之般類此內則作糝與餰其事相連故云此酏當為餰若其黍酏非膳羞所用且餰雖雜以狼臅膏亦粥之般類也云卵讀為鯤者以鳥卵非為醬之物蚳醢是蚍蜉之子今卵醬承濡魚之下宜是魚之般類故讀為鯤鯤是魚子也自蝸醢至此二十六物者皇氏云蝸一也苽食二也雉羹三也麥食四也脯羹五也雞羹六也析稌七也犬羹八也兎羹九也濡豚十也濡雞十一也濡魚十二也濡鼈十三也自此以上醢之與醬皆和調濡漬雞豚之屬為他物而設之故不數矣自此以下醢及醬各自為物但相配而食故數之腶脩十四也蚳醢十五也脯羹重出兎醢十六也麋膚十七也魚醢十八也魚膾十九也芥醬二十也麋腥二十一也醢二十二也醬二十三也桃諸二十四也梅諸二十五也卵鹽二十六也諸儒更無所說今依用之云似皆人君燕所食也者案周禮掌客云諸侯相食皆鼎簋十有二其正饌與此不同其食臣下則公食大夫禮具有其文與此又異故疑是人君燕食也云其饌則亂者案上陳庶羞有膷臐膮有牛炙牛胾始云羊炙豕炙而依牲大小先後而陳此則先云雉羹後云脯羹又先云雞羹後云犬羹不依牲之次第又飯食在簋醢羹之屬在豆是上下雜亂故云其饌則亂也云膚切肉也者以其與醢醬相類在豆之物故為切肉若其正膚則在俎故少牢特牲膚皆在俎也云卵鹽大鹽也者以其鹽形似鳥卵故云大鹽也依經方春不用食鹽夏不用食苦四時各減其時味也此云多其時味以養氣者經方所云謂時氣壯者減其時味以殺盛氣此經所云食以養人恐氣虛羸故多其時味以養氣也言其氣味相成者此云牛宜稌上云析稌用犬羹又云犬宜粱而以犬羹配析稌者此牛宜稌之屬據尊者正食上之所云據人君燕食以滋味為美故與此不同案洪範五行傳云思之不睿則有牛禍牛

屬土也言之不從則有犬禍犬屬金也貌之不恭則有雞禍雞屬木也視之不明則有羊禍羊屬火也今四時各用所尅脂膏而和膳食故知牛膏薌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也云腒乾雉也者士相見禮云冬執雉夏執腒故知腒為乾雉云鱐乾魚也者周禮籩人云膴鮑魚鱐鱐與鮑相對鮑為濕魚故知鱐是乾魚也云鮮生魚也者鱐既為乾魚故鮮為生魚也月令云季冬獻魚又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是冬魚成也云羽鴈也者羽族既多而冬來可食者唯鴈故知羽鴈也庖人云春行羔豚行謂行用此云宜謂氣味相宜其事同也椇棃之不臧者俱是棃屬其味不善故云不臧也云自牛脩至此三十一物者牛脩一鹿脯二田豕脯三麋脯四麕脯五麋軒六鹿軒七田豕軒八麕軒九雉芼十兎芼十一爵十二鷃十三蜩十四范十五芝栭十六蔆十七椇十八棗十九栗二十榛二十一柹二十二瓜二十三桃二十四李二十五梅二十六杏二十七樝二十八棃二十九薑三十桂三十一云皆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也者以下文云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故知此是人君燕食也案周禮籩人醢人正羞惟有棗栗榛桃無以外雜物故知所加庶羞也引周禮天子羞用百有二十品以下者證天子庶羞既多不惟三十一物而已云記者不能次錄者謂作記之人不能依次條錄天子之事但錄諸侯燕食三十一物而已亦不能依次也

大夫燕食有膾無脯有脯無膾士不貳羹胾庶人耆老不徒食注尊卑差也疏正義曰此一經接上人君燕食因明大夫士庶人燕食不同有脯無膾者言大夫燕食若有脯則不得有膾案鄭志云脯非食殽此燕得食脯者脯非食殽謂食不得專以脯為食殽若有餘饌兼之則得有脯士不貳羹胾者謂士燕食也若朝夕常食則下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

人無等

禮記注疏卷二十七

禮記注疏卷二十七考證

内則后王命冢宰注后君也云云○王氏曰注分后王作兩字解不通書説命后王君公后王猶言君王天子之別稱也鄭注皆非記者本意但據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則教典在所兼統如此亦可解鄭分天子諸侯甚無意義（臣召南）按釋文載孫炎王肅以君王解后王甚為直截何得以冢宰不司教即疑為諸侯之卿乎三代以上治教無二理始教之本不外孝弟冢宰佐王平四海不過使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耳孔疏曲護鄭失亦非也

疏君謂諸侯王謂天子○舊本天子上衍諸侯王三字今去

子事父母雞初鳴疏自子至著綦以上還論子事父母之法也○陳選曰在首則櫛髮加縰加笄加總拂髦著冠結纓委緌在身則服元端著韠加紳搢笏佩用在足則縛偪納屨著綦各以次第施之

又疏以右廂用力為便故佩大物〇右廂應作右旁

右佩箴管〇陳澔曰箴在管中也臣名南按注云綮袠言施明為箴管線纊有之疏云明為四物而施矣疏似解箴與管各一物也

總角衿纓皆佩容臭〇陳選曰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之

升降出入揖遊〇揖遊二字注疏未解陳選曰揖謂進而前其身畧俯如揖也遊揚也謂退而後其身微仰

而揚也

睇視注易曰明夷睇于左股〇臣名南按鄭所據易本往往與今易不同如明夷六二夷于左股夷傷也鄭作睇則為斜視之義

不友無禮於介婦注衆婦無禮冢婦不友之也〇臣名南按依注則經當云不友無禮之介婦不當云不友無禮於介婦解說甚曲劉敞曰使以事使之也毋禁止辭不友者不愛也無禮者不敬也言舅姑以事命冢婦則冢婦當自任其勞不可怠於勞而怨介婦不助已遂不愛敬之也陳選曰友字當作敢言舅姑以事使冢婦既不可怠於事又不敢恃舅姑之命而無禮於介婦也按二說雖稍不同並勝鄭注之說

糗餌粉酏注此酏當為餰〇陳澔曰酏字當讀作餈許慎云餈稻餅也炊米擣之臣名南按鄭注疑粉下脫餈字而酏字為餰字之訛陳氏則直云酏字當作餈不必有餰字也

凡食齊視春時〇臣名南按食齊羹齊醬齊飲齊齊字並去聲釋文脫

禮記注疏卷二十七考證

禮記注疏卷二十八

漢鄭氏注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內則

膾春用蔥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注芥芥醬也脂用蔥膏用薤注脂肥凝者釋者曰膏音義（薤戸界反俗本多作薤非也）三牲用藙注藙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爾雅謂之榝音義（藙魚氣反會古外反稽古兮反榝色八反似茱萸而實赤小）和用醯注畜與家

物自相和也音義（和戸臥反注皆同注又如字醯呼兮反酢也畜許又反又許六反）獸用梅注亦野物自相和鶉羹雞羹鴽釀之蓼注釀謂切雜之也鴽在羹下烝之不羹也音義（鶉雞羹本又作鶉羹雞羹）魴鱮烝雛燒雉薌無蓼注薌蘇荏之屬也燒煙於火中也自膾用蔥至此言調和菜釀之所宜也音義（魴鱮上音房下音敘烝皇絕句之丞反雛字又作鶵仕俱反又匠俱反賀讀魴鱮烝雛為句燒如字一音焦皇絕句雉皇此一句一讀雉薌為句蘇荏而甚反調徒弔反）不食雛鱉狼去腸狗去腎狸去正脊兔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注皆為不利人也

雛鱉伏乳者乙魚體中害人者名也今東海鰫魚有骨名乙在目旁狀如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醜謂鱉竅也音義（去起呂反下並同尻苦刀反腦如老反為于偽反下皆為同伏扶又反乳而樹反鰫音容篆直轉反鯁本又作哽古猛反字林云鯁魚骨也又工孟反竅苦叫反）肉曰脫之魚曰作之棗曰新之栗曰撰之桃曰膽之柤梨曰攢之注皆治擇之名也音義（膽丁敢反攢再官反本又作鑽）牛夜鳴則庮羊泠毛而毳羶狗赤股而躁臊鳥皫色而沙鳴鬱豕望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漏雛尾不盈握弗食舒鴈翠鵠鴞胖舒鳧

翠雞肝鴈腎鴇奧鹿胃注亦皆為不利人也庮惡臭也春秋傳曰一薰一庮泠毛毳毛別聚不解者也赤股股裏無毛也皫色毛變色也沙猶嘶也鬱腐臭也望視視遠也腥當為星聲之誤也星肉中如米者般臂前脛般般然也漏當為螻如螻蛄臭也舒鴈鵝也翠尾肉也鵠鴞胖謂脅側薄肉也舒鳧鶩也鴇奧脾肶也鵠或為鴇也音義（庮音由泠音零泠結毛如氈也毳昌銳反躁早報反皫本又作皫劉昌宗音普保反徐芳表反又普表反沙如字一音所嫁反注同睫音接腥依注作星說文云腥星見食豕令肉中生小息肉也字林

（音先定反般音班臂本又作擘必避反徐方避反漏依注音螻力侯反鵠胡篤反鷂吁驕反胖音判鴇音保與於六反胃音謂字又作膶同薰許云反或作焄又作葷鮮胡買反嘶音西字又作斯音同腐扶甫反脛胡定反蛄音姑鵝五何反鶩音木脾扶移反胵昌私反）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注言大切細切異名也膾者必先軒之所謂聶而切之也音義（腥音星字林作胜云不熟也先丁反聶本又作攝又作牒皆之涉反下同）或曰麋鹿魚為菹麕為辟雞野豕為軒兔為宛脾切蔥若薤實諸醯以柔之注此軒辟雞宛脾皆菹類也釀菜而柔之以醯殺腥肉及其氣今益州有鹿𣨙者近由此為之矣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軒或為胖宛或作鬱音義（麕為九倫反辟必益反徐芳益反注同宛于晚反脾婢支反醯徐呼兮反本或作醓𣨙於偽反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𣨙是也近附近之近）羹食自諸侯以下至於庶人無等注羹食食之主也庶羞亦異耳音義（食音嗣注羹食并下文食禮同）大夫無秩膳注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秩常也大夫七十而有閣注有秩膳也閣以板為之庋食物也音義（庋又作度九委反或居彼反本亦作庪）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注達夾室大夫言

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音義（坫丁念反夾古洽反又古協反處昌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調和飲食之宜鶉羹雞羹者謂用鶉用雞為羹駕者唯烝煮之而已不以為羹故文在羹下釀之蓼者釀謂切雜和之言鶉羹雞羹及烝駕之等三者皆釀之以蓼魴鱮烝者魴鱮二魚皆烝孰之雛燒者雛是鳥之小者火中燒之然後調和若今之臛也雉者文在烝燒之下或燒或烝或可為羹其用無定故直云雉薌無蓼者薌謂蘇荏之屬言魴鱮烝及雛燒并雉等三者調和唯以蘇荏之屬無用蓼也不食至攢之者此一節論治擇肉物惡者及果實之屬肉曰脫之者皇氏云治肉除其筋膜取好處故李巡注爾雅釋器云肉去其骨曰脫郭云剝其皮也魚曰作之者皇氏云作謂動搖也凡取魚搖動之視其鮮餒餒者不食李巡注爾雅云作之魚骨小無所去郭氏爾雅今本作斮之注云謂削鱗也棗曰新之者棗易有塵埃恒治拭之使新栗曰撰之者栗蟲好食數數布揀撰省視之桃曰膽之者桃多毛拭治去毛令色青滑如膽也或曰膽謂苦桃有苦如膽者擇去之柤梨曰攢之者恐有蟲故一一攢看其蟲孔也牛夜至鹿胃者此一節論腥臊羶臭及諸物不可食者從牛夜鳴至般臂漏皆與周禮內饔職文同牛夜鳴則庮庮者庮是臭惡之氣牛夜鳴則其肉庮臭羊泠毛而毳羶者羶謂羶氣泠謂毛本稀泠毳謂毛頭毳結羊若如此其肉羶氣狗赤股而躁臊者臊謂臊惡赤股股裏無毛躁謂舉動急躁狗若如此其肉臊惡鳥皫色而沙鳴鬱者鬱謂腐臭也皫色其色變無潤澤沙鳴者沙嘶也謂鳴而聲嘶鳥若如此其肉腐臭豕望視而交睫腥者腥謂肉結如星望視謂豕視望揚交睫謂目睫毛交豕若如此則其肉似星也馬黑脊而般臂漏者漏謂螻蛄臭黑脊謂馬脊黑般臂謂馬之前脛其色般般然馬若如此其肉如螻蛄臭也）

雞尾不盈握弗食者雞謂小鳥尾盈一握然後堪食若其過小未盈握不堪食也自此以下因廣言不堪食之物舒鴈翠者舒鴈鵝也翠謂尾肉也言鵝尾之肉不堪食也鵠鴞胖者胖謂脅側薄肉也謂鵠鳥鴞鳥脅側薄肉不可食舒鳧翠者舒鳧謂鶩鶩即是鴨其翠不可食雞肝鴈腎亦不可食鴇奥者奥謂脾肶謂藏之深奥處鴇奥及鹿胃亦不可食凡此皆為不利人也或曰至柔之者此一節明齏菹之異用肉不同言或曰者作記之人為記之時無菹軒辟雞宛脾之制作之未審舊有此言記者承而用之故稱或曰麋鹿魚為菹者凡大切若全物為菹細切者為齏其牲體大者菹之其牲體小者齏之用此麋鹿魚為菹及野豕為軒是菹也麕為辟雞兎為宛脾者是齏也故鄭注醢人云細切為齏全物若牒為菹少儀曰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牒而不切麋為辟雞兎為宛脾皆牒而切之是菹大而齏小也案少儀不云魚此云魚者記者異聞也此魚與麋鹿相對是魚之大者故以為菹其辟雞宛脾及軒之名其義未聞切葱若薤實諸醯以柔之者此亦少儀文也或用葱或用薤故云切葱若薤肉與葱薤置諸醯中故云實諸醯物置醯中悉皆濡孰故云柔之羹食至坫一者此一節論天子諸侯及大夫士等尊卑膳食節級之等差注正義曰上云魚膾芥醬則謂秋時用芥芥辛於秋宜也藙煎茱萸也者賀氏云今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藙也引春秋傳者僖四年左傳文論晉獻公卜娶驪姬其繇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薰謂香草蕕謂臭草薰蕕一時相和十年臭氣尚在言善易銷惡難除也猶比於驪姬之惡也云沙猶嘶也者嘶謂酸嘶古之嘶字單作斯耳云腥當為星者謂肉中白點似星也故不得為腥臊之字也云漏當為螻者以漏非臭惡氣名故讀為螻也云舒鴈鵝舒鳧鶩也者爾雅釋鳥文某氏云在野舒翼飛遠者為鵝李巡云野曰鴈家曰鵝李巡又云野曰鳧家曰鶩醲菜而柔之以醯者此經云葱薤是醲菜而柔之故鄭注醢人云齏菹之稱菜肉通也云今益州有鹿㿈者近由此為之矣者鄭以今益州人有將鹿肉畜之㿈爛謂之鹿㿈附近由此名古之菹軒而為此鹿㿈也云菹軒聶而不切辟雞宛脾聶而切之者皆少儀文聶則牒也聲相近耳羹食者食謂飯也言羹之與飯是食之主故諸侯以下無等差也此謂每日常食若非是依常禮食之外或別有牛羊豕之肉隨時得為羹也其黍稷稻粱之屬依禮正食之外臨時別有稼穡收穫皆得為飯故云羹食無等若依禮正食天子日食即周禮膳夫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菹及天子八簋諸侯六簋大夫四簋此等即尊卑亦有差降也言羹食食之主也者凡人所食羹飯為主助以雜物醬是衆食所須故曲禮云醯醬處內注云近醯醬者食之主又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注云以其為饌本是也又牲與黍稷亦諸食之本故掌客云鼎簋十有二注云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雖文各有所施大理不異云庶羞乃異耳者公食大夫禮下大夫十六豆上大夫二十豆又周禮掌客云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二子男食二十四鄭注云食謂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乃異也謂五十始命未甚老也者以下云六十宿肉是有常秩此經云無秩膳故知是五十也秩常釋詁文有秩膳也者此經云七十而有閣故知有秩膳也然則六十者比五十者則有常肉比七十者則有無肉時也達夾室者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為正室正室左右為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減殺於天子唯在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三者豕魚腊也士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為土坫庋食也云五者三牲之肉及魚腊也者以天子膳用六牲今云五閣是不一牲為一閣以魚腊是常食之物故知三牲及魚腊也

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脩而兼用之凡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國七十養於學達於諸侯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瞽亦如之九十者使人受五十異粻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違寢膳飲從於遊可也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紟衾冒死而后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七十不俟朝八十月告存九十日有秩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七十不與賓客之事八十齊衰之事弗及也五十而爵六十不親學七十致政凡自七十以上唯衰麻為喪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瞽亦如之凡父母在子雖老不坐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

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有虞氏皇而祭深衣而養老夏后氏收而祭燕衣而養老殷人冔而祭縞衣而養老周人冕而祭玄衣而養老注記王制有此音義（粻知良反糧也字林云量也絞古交反紟其鴆反本又作衿同冒亡報反煖乃管反朝直遥反下同珍從才用反又如字與音預下同齊側皆反衰七回反膠音交冔況于反縞古老反又古報反）疏（正義曰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而録之後人雖知其重因而不去慎疑不敢刪易也）

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孝子之身終終身也者非終

父母之身終其身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注賤喻貴也音義（樂音洛下同養羊亮反）疏（正義曰此一節因上陳養老之事遂陳孝子事親之禮孝子之身終者謂安樂其親之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中心養之是孝子事親之身終也終身也者非終父母之身終其身也者作記之人既云孝子之身終恐人不解謂言孝子事親至親身終故解云終身也者非終竟父母之身也終其孝子之身也言父母雖没終竟已身而行孝道與親在無異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者言父母所敬愛犬馬之屬盡須敬愛而況於父母所敬愛人乎）

凡養老五帝憲注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三王有乞

言注有讀為又又從之求善言以施行也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三王亦憲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注惇史史惇厚是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音義（惇音敦）疏（正義曰此一節論五帝三王養老之禮五帝憲者憲法也言五帝養老法其德行三王有乞言者言三王其德漸薄非但法其德行又從求乞善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者覆說上五帝憲之法奉養老人就氣息身體恐其勞動故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為惇史者惇厚也言老人有善德行則記錄之使衆人法則為惇厚之史亦微其禮皆有惇史者言三王養老既法德行又從乞言其乞言之禮亦依違求之而不偪切三代皆法其德行善言為惇厚之史故云皆）（皆者皆三代也）

淳熬煎醢加於陸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注淳沃也熬亦煎也沃煎成之以為名音義（淳熬之純反下五羔反下及注同）淳母煎醢加於黍食上沃之以膏曰淳母注母讀曰模模象也作此象淳熬音義（母依注音模莫胡反下同食音嗣）疏（正義曰此一節論養老須飲食如養親之事明八珍之饌并明羞豆糝餈之等淳熬者是八珍之內一珍之膳名也淳謂沃也則沃之以膏是也熬謂煎也則煎醢是也陸稻者謂陸地之稻也謂以陸地稻米熟之為飯煎醢使熬加于飯上恐其味薄更沃之以膏使味相湛漬曰淳熬注正義曰以經云淳母母是禁辭非膳羞之體故讀為模模象也法象淳熬而為之但用黍為異耳經云黍食食飯也謂以黍米為飯不言陸者黍皆在陸無在水之嫌故不言陸）炮取豚若將刲之刳之實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謹塗炮之塗皆乾擘之濯手以摩之去其皽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以付豚煎諸膏膏必滅之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使其湯毋滅鼎三日三夜毋絶火而后調之以醯醢注炮者以塗燒之為名也將當為牂牂牡羊也刲刳博異語也謹當為墐聲之誤也墐塗塗有穰草也皽謂皮肉之上魄莫也糔溲亦博異語也糔讀與滫瀡之滫同薌脯謂煮豚若羊於小鼎中使之香美也謂之脯者既去皽則解析其肉使薄如為脯然唯豚全耳豚羊入鼎三日乃內醯醢可食也音義（炮步交反將依注音牂子郎反刲苦圭反刳口孤反又口侯反編必縣反又步典反萑音丸蘆也苴子餘反苞裹也謹依注作墐音斤徐如字炮之絶句涂皆乾絶句涂本亦作塗擘之必麥反絶句濯直角反去起呂反注同皽章善反糔息酒反又相流反又息了反溲所九反付徐音賦鉅音巨其據反鑊戶郭反使湯一本作使其湯穰如羊反草也魄莫上普伯反或普博反下亦作膜武博反析星反）擣珍取牛羊麋鹿麕之肉必胈每物與牛若一捶反側之去其餌孰出之去其皽柔其

肉注脄脊側肉也捶擣之也餌筋腱也柔之為汁和也汁和亦醢醢與音義（脄音每徐亡代反夾脊肉餌音二本或作䬳下句作餌筋音斤腱徐其偃反皇紀偃反一音其言反隱義云筋之大者王逸注楚辭云筋頭也與音餘）漬取牛肉必新殺者薄切之必絕其理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以醢若醯醷注湛亦漬也音義（湛子潛反又直蔭反又將鴆反一音陟鴆反注同期音朞）疏（正義曰炮取豚若將者言為炮之法或取豚或取牂故云取豚若將封剝其腹實香棗於其腹中編萑以苴之者萑是亂草也苴裹也編連亂草以裹帀豚牂裹之既畢塗之以謹塗謂穰草相和之塗也以此墐塗而泥塗之炮之塗皆乾擘之者謂擘去乾塗也濯手以摩之去其皽者手既擘泥不淨其肉又熱故濯手摩之去其皽莫為稻粉糔溲之以為酏者付全豚之外煎之於膏若羊則擗析肉以粥和之膏必滅之者滅沒也小鼎盛膏以膏煎豚牂膏必沒此豚牂也鉅鑊湯以小鼎薌脯於其中者謂以大鑊盛湯以小鼎之香脯實於大鑊湯中使其湯毋滅鼎者使鑊中之湯無得沒此小鼎若湯沒鼎恐湯入鼎中令食壞也三日三夜毋絕火者欲令用火微熱勢不絕注正義曰以經云取豚若將則將是豚類故知將當為牂聲相近又字體一邊相似云封剝博異語也者案易云士刲羊又云刳木為舟意同而語異云謹當為墐者以謹非泥塗之物以聲相近故為墐也云墐塗塗有穰草也者用之炮豚須相黏著故知塗有穰草也云糔溲亦博異語也者亦者亦上封剝封剝既博異語故云糔溲亦博異語也云唯豚全耳者案周禮封人有毛炮之豚豚形既小故知全體周禮鄭注云毛炮豚者爓去其毛而炮之豚既毛炮則此牂或亦毛炮既無正文不敢定也知脄是脊側肉者以脊側肉美令擣以為珍宜取美處故為脊側肉云餌筋腱也者以經云去其餌又曰去其皽皽既為皮莫則餌非復是皮莫故以為筋腱腱即筋之類云汁和亦醢醢與者以上炮豚炮牂調以醢醢下漬亦食之以醢若醯故知擣珍和亦用醢醢）為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洒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施羊亦如之施麋施鹿施麕皆如牛羊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注熬於火上為之也今之火脯似矣欲濡欲乾人自由也醢或為醯此七者周禮八珍其一肝膋是也音義（洒所買反徐西見反鹽音豔又如字乾而食一本無而食之三字濡音儒下同膋音遼徐音勞）疏（正義曰此一經論作熬之法施羊亦如之者為熬之法於牛如上所陳若施設於羊亦如牛也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者言食熬之時唯人所欲若欲得濡肉則以水潤釋而煎之以醢也注正義曰七者謂第一淳熬也第二淳模也第三第四炮取豚若牂也第五擣珍也第六漬也第七熬也云其一肝膋者則此糝下肝膋也但作記之人文不依次故在糝下陳之）糝取牛羊豕之肉三如一小切之與稻米稻米二肉一合以為餌煎之注此周禮糝食也音義（食音嗣下酏食同）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骨腸間脂膋或為巨音義（幪音蒙燋字又作焦子消反）取稻米舉糔溲之小切狼臅膏以與稻米為酏注狼臅膏臆

中膏也以煎稻米則似今膏餈矣此周禮酏食也此酏當從餰音義（酏讀為餈之然反又之善反注餰同饘音憶餈本又作餈又作餈並同之然反音旃）疏（正義曰三如一者謂取牛羊豕之肉等分如一稻米二肉一者謂二分稻米一分肉也注正義曰案周禮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故云然也此先陳糝食者亦記人不次舉或為巨者舉皆也謂炙骨皆燋也則似今膏餈矣者似漢時膏餈以膏煎稻米鄭舉時事以說之云此酏當從餰者此內則及周禮酏之字當從餰字以酏是粥非是膏煎稻米故改酏從餰也）

禮始於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注閽掌守中門之禁也寺掌內人之禁令也音義（閽音昏）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注竿謂之椸楎杙也音義（椸本又作椸以支反枷音嫁縣音玄楎音揮笥息吏反竿音干杙音弋）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注不敢褻也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注咸皆也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同藏無閒注衰老無嬻及猶至也音義（閒徐閒廁之閒皇如字讀）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注五十始衰不能孕也妾閉房不復出御矣此御謂侍夜勸息也五日一御諸侯制也諸侯取九女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次兩媵則四日也次夫人專夜則五日也天子十五日乃一御音義（年未五十本又作年未滿五十與音預復扶又反下文夫復同姪大結反娣大計反媵羊證反又繩證反）將御者齊漱澣慎衣服櫛縰笄總角拂髦衿纓綦屨注其往如朝也角衍字也拂髦或為繆髦也音義（齊爭皆反下皆同澣音浣朝直遥反下文朝服注朝於君皆同繆居虯反）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注人貴賤不可以無禮音義（後胡豆反）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注辟女君之御日也音義（辟音避下辟人雖辟皆同）疏（正義曰此

一節論夫婦男女及內外之別又明妾與適妻尊卑相降之等各依文解之唯及七十同藏無閒者閒別也夫婦唯至七十同處居藏無所間別以其衰老無所嫌疑故也夫七十則婦六十以上若夫雖七十婦唯六十以下則猶閒居也詩傳云男女不六十不閒居據婦人言之若其宗子雖七十無妻猶得更娶故曾子問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是必須有主婦也注正義曰案爾雅釋宮云樴謂之杙郭景純注云樴音杙李巡曰謂橛杙也釋宮又云在牆者謂之楎郭景純引禮云不敢縣於夫之楎椸植曰楎橫曰椸然則楎椸是同類之物橫者曰椸則以竿為之故云竿謂之椸五十至一御者此經據妾言之未滿五十必與五日之御五十以上則不與也然則妻雖五十以上猶得與也云姪娣兩兩而御則三日也者以夫人及二媵各有姪娣凡六人故三日也云次兩媵則四日也者如鄭此言夫人姪娣卑於兩媵若望前卑者在前尊者在後望後乃反之知者約天子御

（法云天子十五日乃一御者案九嬪注云女御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亦十五日而徧云自望後反之是也辟女君之御日也者此謂卿大夫以下故經云妻而注云女君大夫一妻二妾則三日御徧士一妻一妾則二日御徧妾恒辟女君之御日非但不敢當女君之御日縱令自當君之御日猶不敢當夕而往故詩小星云肅肅宵征夙夜在公注引此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是也）

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側室謂夫之室次燕寢也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妻不敢見使姆衣服而對至于子生夫復使人日再問之注作有感動音義（見賢徧反下及注同姆音茂字林亡又反女師也一音母又音亡久反）夫齊則不入側室之門注若始時使人問子生男子設弧於門左女子設帨於門右注表男女也弧者示有事於武也帨事人之佩巾也三日始負子男射女否注始有事也負之謂抱之而使鄉前也音義（鄉依亮反下文西鄉皆同）疏（正義曰從此以下終篇末論國君以下至庶人生子之禮及適庶差別妻妾異等所生男女養教之法從此妻將生子至男射女否則明大夫以下未生子之前夫問之宜及生子設弧矢之法注正義曰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既居側室則妾亦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

（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經云及月辰謂生月之辰初朔之日也若始時使人問者夫不齊之時未動作之前夫使人日再問之今雖動作之後以其齊故但使人問之故云若始時使人問之也）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宰掌具注接讀為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强氣也音義（接依注音捷字妾反下接子同食音嗣下注食子食乳皆同）三日卜士負之吉者宿齊朝服寢門外詩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注詩之言承也桑弧蓬矢本大古也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音義（射天地食亦反承如字徐音拯救之拯大音泰）保受乃負之注代士也保保母宰醴負子賜之束帛注醴當為禮聲之誤也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注食子不使君妾適妾有敵義不相褻以勞辱事也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音義（嫡本亦作適同丁歷反）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國君世子生及三日負子及食之法注正義曰王肅杜預並以為接待夫人以大牢鄭必讀為捷為補虛强氣者以婦人初產必困病虛羸當產三日之內必未能以禮相接應待負子之後今在前為之故知補虛强氣宜速故也詩含神霧云詩者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謂以手承下而抱負之云桑弧蓬矢本大古也者以桑與蓬皆質素之物故知本大古也云天地四方男子所有事也者男子上事天下事地旁禦四方之難故云所有事然射禮唯四）

（矢者謂天地非射事所及唯禦四方故止四矢蓬是禦亂之草桑衆木之本禮以一獻之禮酬之以幣者此約士昏禮禮賓酬幣之法此士負子故禮之還用士禮使其食之須有乳汁故知時自有子者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者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

凡接子擇日注雖三日之内尊卑必皆選其吉焉冢子則大牢注天子世子也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世子大牢注皆謂長子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注謂冢子之弟及衆妾之子生也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庶人猶特豚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至庶人以上接子牲牢之異并適庶不同注正義曰此云冢子大牢下云國君世子大牢既别言國君世子故知此冢子大牢謂天子世子也云冢子猶言長子通於下也者喪服父為長子是上下通稱長子故云通於下鄭云此者以天子特云冢子則大牢恐冢子之名唯施天子世子故云通於下必知冢子通於下者以下文云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下即云其非冢子則皆降一等明冢子之名庶人大夫士等皆有其號庶人猶特豚也者以冢子庶人特豚士特豕大夫少牢國君大牢庶子既降一等天子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則庶人全應無牲今以禮窮欲與士同故云猶特豚此是三日接子之禮故牲牢如此若三月名子之時則與此異故下文云具視朔食注云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豕士特豚也與此接子適庶參差不同）

異為孺子室於宮中注特埽一處以處之音義（一處尺御反）

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子師其次為慈母其次為保母皆居子室注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士妻食乳之而已音義（嗜市志反）他人無事不往注為兒精氣微弱將驚動也音義（為于偽反下為改為大温皆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謂三日負子之後三月名子之前諸侯養子選擇諸母及養子之法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故喪服小功章中君子為庶母慈已者鄭注引此内則三母獨言慈母舉中以見上下是知大夫有三母也為之服小功若諸侯之子三母則不服也又此雖在三月之前其實三月之後養子亦當然也注正義曰士妻食乳之而已者既有子師慈母保母各為其事故知士妻但食乳之而已）

三月之末擇日翦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注鬌所遺髮也夾囟曰角午達曰羈也音義（鬌丁果反徐大果反囟音信又思忍反）

是日也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為衣服由命士以下皆漱澣注貴人大夫以上也由自也男女夙興沐浴衣服具視朔食注朔食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夫特

豕士特豚也夫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注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見妾子於內寢辟人君也音義（楣音眉）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三月之末卿大夫以下名子之法又書名藏之州府妻遂適寢夫入與妻饌食之事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三月翦髮所留不翦者謂之鬌云夾囟曰角者囟是首腦之上縫故説文云十其字象小兒腦不合也夾囟兩旁當角之處留髮不翦云午達曰羈也者案儀禮云度尺而午注云一從一横曰午今女翦髮留其頂上縱横各一相交通達故云午達不如兩角相對但縱横各一在頂上故曰羈羈者隻也文雖據大夫士天子諸侯之子亦當然也知入側室之門也者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文則知恒在側室此云夫入門謂入側室之門但側室在燕寢之旁亦南嚮故有阼階西階夫立於阼西嚮但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云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者見子謂見適妻子就側室則此文是也云見妾子於內寢者則下文云妾將生子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是也鄭注云內寢適妻寢也大夫所以見適子於側室見庶子於適妻寢者辟人君也人君則見適子於路寢見庶子於側室故云辟人君也知人君見世子於路寢者下文云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既著朝服又東西階相對故知在路寢也又知人君見庶子在側室者下云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是就側室也然大夫見妾子於內寢諸侯見妾子於側室何以下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云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又是人君見妾子於外寢不在側室者但人君世子之弟見於外寢妾子見於側室但庶子撫首咳而名之與世子弟同故連文云見於外寢其實在側室也熊氏皇氏俱為此説故今從焉）

姆先相曰母某敢用時日祗見孺子注某妻姓若言姜氏也祗敬也或作振音義（相息亮反）夫對曰欽有帥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注欽敬也帥循也言教之敬使有循也執右手明將授之事也音義（孩字又作咳户才反）妻對曰記有成遂左還授師注記猶識也識夫之言使有成也師子師也音義（還音旋轉也）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注後告諸母若名成於尊音義（辯音遍下同）妻遂適寢注復夫之燕寢夫告宰名宰辯告諸男名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注宰謂屬吏也春秋書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宰告閭史閭史書為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注四閭為族族百家也閭胥中士一人五黨為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州長中大夫一人也皆有屬吏獻猶言也夫入食如養禮注夫入已見子入室也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音義

（養羊尚反）疏（正義曰此一節論母以子見父及父名子妻遂適寢之事姆先相者妻既抱子當楣東面而立傳姆在母之前而相佐其辭曰母某氏敢用時日祇見孺子祇敬也孺稚也謂恭敬奉見稚子夫對曰欽有帥者欽敬也帥循也夫對妻言當教之令其恭敬使有循善道對妻既訖父遂執子右手咳而名之謂以一手執子右手以一手承子之咳而名之妻對曰記有成者當記識夫言教之使有成就遂左還授師者妻對既訖遂左嚮迴還轉身西南以子授子師也子師辯告諸婦諸母名者諸婦謂同族卑者之妻諸母同族尊者之妻後告諸母欲名成於尊注正義曰祇敬及下注欽敬帥循皆釋詁文也宰謂屬吏也者此經所陳謂卿大夫以下故以名徧告同宗諸男也若諸侯既絶宗則不告諸男也此舉諸男舉其卑者卑者尚告則告諸父可知此既據卿大夫以下而引春秋桓六年子同生者欲證明子生年月日之事彼謂諸侯也直云子同生不云世子者杜元凱云不云世子書始生言始生之時未立為世子也經云書名而藏之者謂以簡策書子名而藏之家之書府四閭為族以下皆周禮地官文云皆有屬吏者閭之屬吏則有閭史也州之屬吏則有州史也州伯則州長也州府是州長之府藏夫入已見子入室也者夫既就側室而見子見子既畢從側室而入正室云其與妻食如婦始饋舅姑之禮也者經云如養禮是如養舅姑之禮案士昏禮婦盥饋舅姑特豚合升側載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其大夫以上則無文必知如婦始饋舅姑者以下文云妾生子及三月之末見子之禮如始入室明知此如養禮如始入室養舅姑之禮也）

世子生則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皆立于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注子升自西階則人

君見世子於路寢也見妾子就側室凡子生皆就側室諸侯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音義（褖通亂反）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及適庶之禮各依文解之注正義曰凡子生皆就側室者案上文妻將生子居側室是卿大夫生子居側室此文人君見世子在路寢經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是世婦抱子從外而入其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在側室也云夫人朝於君次而褖衣也者案內司服注云后六服后從王祭先王則服褘衣祭先公則服褕翟祭羣小祀則服闕翟鞠衣黃桑服也展衣以禮見王及賓客褖衣御于王之服諸侯夫人以下所得之服各如王后之服則夫人亦如王后也此既在路寢與君同著朝服則是以禮見君合服展衣此云次而褖衣者此謂見子又見子若訖則當進入君寢侍御于君故服進御之服異於尋常以禮見君故不服展衣也次者首飾次第髮為之則少牢禮髲鬄是也鄭注云古者或剔賤者刑者之髮為之其褘衣褕翟闕翟首服副副者覆首為飾鄭注云若今步繇矣鞠衣展衣首服編鄭云編列髮為之若今假紒矣）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禮帥初無辭注此適子謂世子弟也庶子妾子也外寢君燕寢也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音義（適丁歷反注及下同）疏（正義曰此一節明人君見世子弟及妾子之禮適子庶子見於外寢者適子謂太子之弟見於外寢庶子則見於側室但撫首咳名無辭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禮帥初無辭者禮謂威儀也帥循也初謂前文世子生見於路寢君夫人皆西鄉言見適子庶子威儀依循初世子之法但無勑戒之辭然夫人

（所生之子容可如世子見禮君與夫人俱西鄉若妾之見子則不得與夫人同當與卿大夫之妻見適子同但不親抱子耳注正義曰燕寢當在內而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為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為外寢也云無辭辭謂欽有帥記有成也者案前世子生直云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名之乃降亦無辭也而云適子庶子無辭者以前文卿大夫妻見適子之時既有父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之辭其文既具故於見世子之禮畧而不言其實世子亦執右手咳而名之及戒告也故鄭引前文卿大夫見子之辭而言之也）

凡名子不以日月不以國注（終使易諱）音義（易以豉反）不以隱疾注（諱衣中之疾難為醫）大夫士之子不敢與世子同名注（尊世子也其先世子生亦勿為改）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子名之法尊卑上下同有諱辟又大夫士之名子辟世子之名注正義曰知先世子生亦勿為改者案春秋衛襄公名惡其大夫有齊惡明齊惡先衛侯生故得與衛侯同名是知先生者不改也）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問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夙齊見於內寢禮之如始入室君已食徹焉使之特餕遂入御注（內寢適妻寢也禮謂已見子夫食而使獨餕也如始入室始來嫁時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凡妾稱夫曰君）音義（三月之末一本作子生三月之末）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妾生子之禮異於適子之法君已食徹焉者君謂夫也以妾賤故謂夫為君使之特餕者尋常夫食之後衆妾共餕今以其生子故使之特餕也注正義曰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但夫之燕寢對夫人及適妻之寢及側室等其燕寢在外亦名外寢故前注云外寢君燕寢是也云妾餕夫婦之餘亦如之者案昏禮夫婦同牢之後媵餕夫餘御餕婦餘彼謂正妻若妾初嫁始來夫婦共食初來之妾特餕其餘今妾已見子之後夫婦共食令生子之妾特餕其餘亦如始來時故云亦如之云既見子可以御此謂大夫士之妾也者以前文大夫之妻見子之後妻遂適夫寢未即進御後始云夫入食如養禮是夫始入與妻食乃後進御此文云見子遂入御故謂云此大夫士之妾也言其異正妻也）

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注（擯者傅姆之屬也人君尊雖妾不抱子有賜於君有恩惠也有司臣有事者也魯桓公名子問於申繻也）音義（繻音須）疏（正義曰此一經明君庶子生處及三月見父異於世子之禮前文已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異於世子今此更重出者以前文庶子與適子連文恐事事皆同適子故以此經特見庶子之法案前注云凡子生皆就側室則世子亦就側室今特云庶子就側室者舉庶子世子可知也君所有賜君名之者謂生子之妾君所特有恩賜偏所愛幸君則自名其子故云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者衆子謂衆妾之子不特寵御則使有司以名其子也注正義曰人君尊雖妾不抱子者以經云其母朝服見於君乃云擯者以其子見於君是

（擯者抱子也故知妾不抱子引春秋問名於申繻者證有司名之一邊同耳其實異也春秋所云謂世子也）

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注夫雖辟之至問妻及見子禮同也

庶人或無妾疏（正義曰此一經論庶人之禮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者以無側室妻在夫寢妻將生子故夫出辟之若有側室則妻在側室夫自居正寢不須出居羣室也其問之也與子見父之禮無以異也者與及也言夫問妻及子見父之禮無以異於卿大夫士言與卿大夫士同也亦夫使人日再問之作而自問之其見父之時父亦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及有戒告之事一如上矣）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無辭注見子於祖家統於尊也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也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雖卒而庶孫猶無辭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孫見祖之禮卿大夫以下之事故鄭注云家統於尊所以無辭者若父之於子有傳重之事故有戒告之辭今孫見於祖而隔於父故無辭也注正義曰所以無辭者適子既在其孫猶為庶孫無所傳重故云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若所生適子其父既卒則適孫與長子相似當有辭也故云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若庶孫父雖卒見祖亦無辭也）

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劬勞也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賜之音義（食音嗣注及下文食母同勞賜力報反）

大夫之子有食母注選於傅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注賤不敢使人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國君以下及大夫士適妻養子之人尊卑有別）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疏旬當為均聲之誤也有時適妾同時生子子均而見者以生先後見之既見乃食亦辟人君也易說卦坤為均今亦或作旬也音義（旬音均出注）

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必循其首注天子諸侯尊別世子雖同母禮則異矣未食已食急正緩庶之義也音義（別彼列反下其別同）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夫及命士適妻與妾同時生子見之先後差異之別并明天子諸侯見冢子及適子庶子緩急之儀旬而見者旬均也謂大夫命士適妾生子皆以未食之前均齊見又先生者先見後生者後見雖見有先後同是未食之前故云均而見冢子未食而見必執其右手者此謂天子諸侯之禮未食謂未與后夫人禮食而先見冢子是急於正也故先見乃食也適子庶子已食而見者謂先與后夫人禮食之後然後始見適子庶子是緩於庶也必循其首者言見適子庶子之時必以手撫循其頭首示恩愛之情也注正義曰引易說卦者證此經旬為均義案易說卦以坤為均象地之均平今易之文或以均為旬者是均得為旬也皇氏云母之禮見子象地之生物均平故引易以為均若然案周禮均人職云上年公旬用三日鄭注亦引易坤為均豈是母見子

之禮皇氏說非也如天子諸侯尊別者以上文云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適庶均見此則有食前食後見之不同又前文云世子生其次云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是國君之禮此經亦云適子庶子故知是天子諸侯也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注俞然也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繒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同也音義（食食上如字下音嗣唯于癸反徐以水反俞以朱反鞶步干反盛音成緣于絹反裂音列或音厲與音預厲音列）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男女自幼少之時教之言語及鞶革鞶絲之事也注正義曰此鞶是小囊盛帨巾男用韋為之女用繒帛為之云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者言男女鞶囊之外更有繒帛之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疑而未定故稱與案傳作鞶厲鄭此注云鞶裂厲裂義同也衹謂鞶囊裂帛為之飾又引詩云垂帶如厲者證厲是鞶囊裂帛之飾也此詩小雅都人士之篇也案彼注云而如也而厲如鞶厲也鞶必垂厲以為飾厲字當作裂謂彼都之士垂此紳帶如似鞶囊之裂是以厲為裂也又引紀子帛名裂繻者雖引毛詩以厲為裂其義未顯故引紀子帛名裂繻者以證之言帛必分裂也此隱二年經稱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又紀裂繻來逆女云字雖今異意實同也者言古時厲裂通為一字今時厲裂字義俱異大意是同故云字雖今異意實同言同為分裂之義也此是鄭康成之義若如服虔杜預則以鞶為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故服氏云鞶大帶杜云紳大帶厲是大帶之垂者詩毛傳亦云厲帶之垂者並與鄭異）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注（方名東西）七年男女不同席不

共食注（蚤其別也）八年出入門户及即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注（示以廉恥）音義（後胡豆反）九年教之數日注朔望與六甲也音義（數所主反）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注外傅教學之師也不用帛為襦袴為大温傷陰氣也禮帥初遵習先日所為也肄習也諒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信謂應對之言也音義（襦字又作褕音儒袴苦故反肄本又作肆同以二反大音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注先學勺後學象文武之次也成童十五以上音義（勺章略反注同）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注大夏樂之文武備者也內而不出謂人之謀慮也音義（冠古亂反衣於既反行如字又下孟反弟音悌）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注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政役也方猶常也至此學無常在志所好也孫順也順於友視其所志也音義（孫音遜注同好呼報反）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注方猶常也物

猶事也音義（去如字）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注統一官之政也七十致事注致其事於君而告老凡男拜尚左手注左陽疏（正義曰此一節論男子敎之從幼及長居官至致事之事衣不帛襦袴者謂不以帛為襦袴禮帥初者帥循也行禮動作皆帥循初日所為朝夕學幼儀者言從朝至夕學幼少奉事長者之儀請肄簡諒者肄習也簡禮篇章也諒信也謂言語信實言請長者習學篇章簡禮及應對信實言語也舞勺者熊氏云勺籥也言十三之時學此舞籥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謂十五以上舞象謂武舞也熊氏云謂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也可以衣裘帛者二十成人血氣强盛無慮傷損故可以衣裘帛也舞大夏者大夏是禹樂禪代之後在干戈之前文武俱備故二十習之也博學不敎者唯須廣博學問不可為師敎人內而不出者唯藴畜其德在內而不得出言為人謀慮始理男事者三十丁壯受其田土供給征役始理男事故韓詩說三十受兵若口率出泉國中則二十野則十五也孫友視志者言孫順朋友視其志意所尚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者方常也物事也言年壯仕官行其常事要謀孫出其謀計發其思慮以為國也）女子十年不出注恒居內也姆敎婉娩聽從注婉謂言語也娩之言媚也媚謂容貌也音義（婉紆晚反徐紆願反娩音晚徐音萬）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注紃絛音義（枲思里反繭古典反紝女金反又如林反組音祖紃音巡共音恭絛他刀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注當及女時而知音義（相息亮反）

十有五年而笄注謂應年許嫁者女子許嫁笄而字之其未許嫁二十則笄音義（應應對之應）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注故謂父母之喪聘則為妻注聘問也妻之言齊也以禮聘問則得與夫敵體奔則為妾注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也奔或為衒音義（見賢遍反衒古縣反本又作御字魚據反）凡女拜尚右手注右陰也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女子自幼及嫁為女事之禮聘則為妻者妻齊也奔則為妾者妾接也接見於君子也女拜尚右手者右陰也漢時行之也注正義曰案九嬪注云婦德貞順婦言辭令婦容婉娩婦功絲枲則婉娩合為婦容此分婉為言語娩為容貌者鄭意以此上下備其四德以婉為婦言娩為婦容聽從為婦順執麻枲以下為婦功組紃俱為絛也紝為繒帛故杜注左傳紝謂繒帛皇氏云組是綬也然則薄闊為組似繩者為紃當及女時而知者下云十有五年而笄此觀於祭祀是未嫁之前故云及女時而知經云納酒漿籩豆菹醢謂於祭祀之時觀看須於廟外納此酒漿籩豆菹醢之等置於神坐一納之文包此六事言之也）

禮記注疏卷二十八

禮記注疏卷二十八考證

不食句○臣名南按此不食二字總下一節

鼈去醜注謂鼈竅也○陳澔曰醜或云頸下有骨能毒人

凡養老疏此一節皆王制文記者重而録之後人雖知其重因而不去慎疑不敢刪易也○臣名南按王制作於漢文帝時在記中諸篇最為後出則此一段係内則本文而王制引之也疏特以禮記篇第王制在

前故云然耳

塗之以謹塗注謹當為墐○許慎說文墐黏土也以醢

若醢醷○陳澔曰醷梅漿也

屑桂與薑以洒諸上○洒集說本作灑

摻取牛羊豕之肉云云○臣名南按此節雖居肝膋之前實不在八珍數中摻與下文酏相對也注自明

國君世子生告于君接以大牢注接讀為捷捷勝也○臣名南按注太迂接猶見也重世子生當承宗廟之祀故以太牢禮接見之方慤謂當讀如本字是也易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臣覲於君亦稱接也

男角女羈注夾囟曰角○囟舊本訛自今改正

由命士以上及大夫之子旬而見注旬當為均云云○應鏞曰子固當以禮見於父父則欲時時見之又不可瀆故每旬而一見之若庶人則簡畧易通不必以旬而見臣名南按此說較注為直截旬字不必讀為均也

舞勺○朱子曰酌即勺也十三舞勺即以於鑠王師詩為節而舞也臣名南按象即大武於皇武王篇是也然則成童舞象亦以武詩為節而舞矣

禮記注疏卷二十八考證

謹案卷二十七第三頁後八行疏足以韜髮而結之矣刋本監本毛本足訛起據宋本改

第四頁後四行音義鞶步干反刋本干訛于今改

第五頁前三行疏而言施鞶袠諸本袠訛囊據宋本改

第六頁後三行疏郭景純刋本純訛鈍今改

第九頁後三行疏無使有餘而再設也諸本使訛所據宋本改

第十四頁後八行疏喪父長女不娶刋本父訛婦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二行疏謂桃菹梅菹刋本桃菹訛桃諸據監本改

後四行疏芝木芝也諸本木訛水據宋本改

卷二十八第二頁前四行音義竅苦叫反刋本叫訛門據毛本改

第九頁前一行注有讀爲又諸本讀訛善又訛法據宋本改

第十二頁前五行經則釋而煎之以醢刋本釋訛擇據監本改

第十四頁後二行疏則婦六十以上諸本上訛下據宋本改

第十五頁前六行注謂夫之室諸本夫訛夾據宋本改

第十七頁後四行疏士特豕刋本特訛豚今改

第二十一頁前一行疏妻既抱子刋本抱訛拘今改

第二十二頁前七行疏與君同著朝服刋本與訛是今改

後一行疏則少牢禮髲鬄是也刋本髲訛髮今改

後二行疏首服副諸本首訛是據宋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三行疏但夫之燕寢刋本之訛人今改

摛藻堂全書薈要寶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庶吉士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馬植基
謄錄監生臣胡灝

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記注疏

17

林人民出版社

吉林人民出版社